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一

鄒守益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謚文莊東廓先生行狀 宋儀望

世有大儒曰東廓先生、姓鄒氏、諱守益、字謙之、吉之安福人。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徙永豐。八世祖天成因族父渢從文丞相起兵、尋敗於元、乃自永豐徙居安福城岡。傳二世而當元季紅巾之亂、諱思貞以智勇為鄉里所推、有保障功。入國朝、諱克修始居澈源里、子孫漸以儒術起家。曾祖竹坡府君諱仕魯、祖毅軒府君諱思傑、俱隱德弗仕。毅軒公以子貴封大理寺左評事。考即易齋大夫諱賢、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致仕。母夫人周氏、有賢德、封孺人。先是、易齋公夢先聖孔子立於門之石橋、母夫人亦夢日墮於懷、尋以弘治辛亥二月二日生先生於澈源之第。稍長、即穎敏不羣。已從易齋公游宦留都、讀書至忘寢食。是時彭公禮巡撫南畿、一見大奇之、曰是兒出必爭鋒天下。易齋公遣從司寇胡南津公璉受學、多所問難。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江西鄉試。是年、娶夫人王氏、尋丁母夫人憂、少間、乃受徒講春秋。陽明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其名見之、極相稱許。辛未、王公由吏部主事同考會試。時主考得先生卷甚喜、謂王公曰、子素知文善識、此為誰者。曰、此必安福鄒某。先生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尋授翰林院編修。方是時、先生年弱冠、丰格夐異、同榜中望之如玉映山立、主考內閣野亭劉公深以國器待之。時易齋公在漳南、得報喜曰、吾志有托矣。竟致其事去。先生在翰林踰年、念易齋大夫不置、遂抗疏養病歸。四方人士慕先生名、咸來受學。一日與諸生論及中庸、輒慨然曰、子思學於曾氏、今程朱補大學必先格致、中庸乃首言戒懼慎獨而不及格致、何也。時諸生辨難良久、先生終不釋然。丙子丁外艱、悉力喪葬、待庶母弟三人咸

遵易齋公遺言、撫愛有加。己卯、謁陽明王公於虔臺、因論及格致之學、王公乃盡語以致良知之說、反覆辨論。先生翻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子弟禮。未幾、宸濠反江西、王公起兵吉安、先生聞變、星馳軍門。王公喜曰、君臣師生之誼、在此一舉。企江西功成、王公力薦先生、先生乃疏讓同列。先生既受徒山房、乃以聞於王公者精思力行、沛然有得。既又探之周程、以遡孔顏、考之濂洛諸書、以證六經、若同軌合轍、無復疑二。於是作學說以警同志。今上登極之明年、錄用舊臣、先生將戒行北上、尤惓惓作祠堂規、立鄉約、置義田周鄉族有差。作別同志說、語甚警切。明年癸未、復謁王公於越中、參訂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可謂近之矣。入京、復授館職、與經筵、修國史、進階文林郎。於是贈父易齋公奉政大夫、母進宜人、王夫人封孺人。會大禮議起、先生率同館上疏、不報。明年甲申、先生復上疏忤旨、下詔獄。是時修撰呂君柟繼疏入下獄、先生與呂君曰講學不輟、有獄裏雙況集。尋謫廣德州判官、復入會稽省王公、聞如保赤子之教。先生自是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觸、作諭俗文以訓父老子弟、長吏亦加敬信、遂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先生自為記。從游之士自四方來者日衆、所著有時習講章、學者爭相傳誦感發、然先生雖由文學起家、至判州動能發姦摘伏、一時稱為神明。民有通其室者、值其甲冒爭而訟、先生飾為婦試之、輒冒以為妻。先生笑曰、此僮也、庸可冒耶。遂屈服。陳姓者兄弟皆黠盜、逮其弟而兄逸、監司詰捕不已。會先生攝篆、逮者之妻稱枉、先生故麾去之、審遣人伺之、果有私訊者、於是逸盜立獲。部民有婢竊其藏以逃、詰朝婢殪於他所、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人、拷訊不服、乃授隸方畧、捕其幼子至、訊之果得藏物。富民步氏因繼爭產、連年不決、先生審其應立者、諭之以理、尋又處分其餘為祭祀宗族之需、其人悅服、仍願割其田三百畝助給書

院。在廣德三年、乃轉為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先生既去、廣德父老子弟送至白茆、涕泣以別、先生以詩慰遣之、民乃為立生祠。既至南都、日與海內同志砥礪於學。歲戊子、陽明王公征田州、班師卒於南安、遂率同志為位以哭。是歲、撰九華山陽明書院記、於良知之學大相發明。具後甘泉湛公、涇野呂公與先生咸聚南都、講學之風於是為盛。又三年辛卯四月、先生給由至真州、痔作、遂上疏乞養病、由吳中就醫、與魏莊渠諸公力論知行合一之旨。既趨會稽、哭陽明公、與同志大會於天真書院。是冬、進階奉政大夫、封王夫人宜人。先生既南歸、家事悉置度外、日與門生故人商確問學、如饑如渴。每歲會同志於青原、白鷺之間、又數入吉水、永豐、泰和、萬安、永新、樂安、崇仁、臨川、南昌。既又徧歷名山、從遊之士自大江南北、楚、廣、閩、越之間、去來恒數百十人。海內交遊以書問學者、日不暇給。丙申歲、松溪程公文德量移安福、先生喜曰、昔人謂移風易俗莫善於學、具在此乎。

乃相與行鄉約、併里役、省糧長、朔望聚諸生論學於明倫堂。已乃建復古書院、先生為記。十七年戊戌、累用薦者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道南浦、時今師相徐公督學江西、乃約藩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聚講於貢院。先生發明性善之旨、痛快明白、一時聞者莫不躍然省悟。明年、由考功改司經局洗馬。時同以名入者、如渭厓霍公、少湖徐公、念菴羅公、荊川唐公、浚谷趙公等、皆負一時重望。會先生與霍公同繪聖功圖及疏以獻、上初下禮部參勘、既念納忠免罪、尋題充經筵講官。庚子、先生年五十、應詔議薛文清公從祀、評品精當、見者歎服不已。夏、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同志集京師者咸不樂先生遠去、先生作醫說以別。六月履任、會途次酷暑、王夫人病渴不起、時季子善侍側、二子義、美尋自訃所奔至、乃命美扶柩歸。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今相國南渠李公為司業、先生相與興教化、申明約束、端嚴士氣、一時士習丕然為之一變。雖外國入肄

業及武臣輩、亦津津受學不已。歲辛丑、會九廟災、有旨兩京文武大臣着自陳時政闕失。故事、諸大臣多惶懼引罪自解、先生乃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為祥之說、語甚懇切。已遂落職閒住、先生乃遍遊金焦、張公洞、玉女潭諸勝、既歸、遂卜築東陽行窩、四方學者日衆。王夫人既卒、中饋失助、先生始議繼室。壬寅五月、娶令夫人李氏。癸卯春、遊衡嶽、登嶽麓諸峯、謁諸先正祠、有南嶽風詠稿。歸歷攸邑、聚講金仙洞。先生自以身棄草莽、不得進輔天子、弼亮左右、所藉以明己志而酬上恩、惟有培養人才、講明學術、為生平實際。每歲出會青原白鷺、郡中諸賢先後來集。已同志又建連山復真書院、先生歲主教其中。其任各邑以企撫虔南昌袁廣江浙徽寧諸郡、或一至再至、未有厭倦。至赴冲玄齊雲象山盧嶽天真諸會、動經數月。其答同志企門人問辨、皆隨罷成就、因事辨晰、其言明白簡易、學者多所啟悟。前後會語俱載集中。歲庚戌、先生屆六十九、邑士大夫以及門生親識俱赴復古書院為壽、無慮千餘人。先生家居既久、凡邑有疾苦、若恫瘝乃身。如舉安福丈量、則以一人呶呶其間、不便者日為訕謗、先生不少移、節推危君嶽實克成其事、百姓至今賴之。所著有危君遺愛集序。甲辰乙巳、連歲大饑、先生率諸子出粟賑貸其鄉、又數為書請糶於郡邑、乞發於當道、甚至為粥以飼餓莩。既又捐義倉、歲計贏餘以贍宗戚。鄉人貧窘不能自活者、則多方恤憐之。嘗率諸子企鄉人修建橋梁、躬自督勸。至於清邑稅、復沙米、減額外機兵、復水夫常數、及議帶徵、諸凡利於民者、先生力贊有司、致書懇於當道、悉施行之。鄉之父老子弟以及田野細民、無不陰德鄒氏、至有籲天以祈報者。諸子及孫前後以科第發身、每捷至、邑中人輒曰、此為善之報也。人或以橫逆相加、惟閉門講授、若不知聞。平居無他嗜好、每與客延坐、和氣盎然可掬。往來與諸子諸孫書、惟惓惓勉以問學、於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季子善自丙辰登第、歷

刑部郎中。庚申、以考績奉特恩、先生復原職致仕、母夫人俱進贈封恭人。是歲先生壽七十、海內士大夫仕於朝食於家者、咸肅幣陳辭以獻祝誦。視昔有加。辛酉、善奉命恤刑湖廣、便道歸省、先生泒以欽恤氏命戒之。壬戌九月、先生寢疾、邑之髦倪交額奔禱、諸子諸孫咸侍、先生惓惓以毋侵人產、毋縱家人生事、毋傷骨肉和氣為訓。疾之先月猶與同志大會復真書院、發明言行合一之旨、愈加緊切。至十一月九日、王龍溪畿至自浙、入問疾、先生拱手以別。次日疾亟、命義等扶坐、正衣冠、端然而逝。訃聞、通邑大夫士民奔哭於堂、深山窮谷不能至者、皆會哭於其鄉。諸生依各書院為位、朝夕奠哭。其在各邑亦然。嗚呼、先生可謂有始有終、完名全歸者矣。王夫人出嘉溪少參公理孫女、有賢行、事載念菴羅公所為誌中。李夫人出氏畬巨族。子五人。長義、癸卯江西鄉薦。美、辛酉順天鄉薦、俱入高等。次善、由乙卯鄉薦、尋登進士、歷今官。俱王恭人出。次養、次益、俱李恭人出。義娶廬陵黃氏、提督僉事國用女。美初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娶周氏。善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養聘劉氏、員外郎文孫女。益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人、長適劉方伯佐子紹潘、太學生。次適廬陵楊少參儲子應禎。幼許聘今吏部侍郎萬安朱公子維京。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溥、俱邑諸生。德涵、戊午中江西鄉薦。德溥、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淥。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圭、庚、京、立、唐、圭、庸、袁。曾孫女二人。娶聘俱名族。先生既卒之數月、諸子遑遑經營葬事、乃獲地於同里白竹陂之原、期以甲子閏二月甲申襄事。先期、義等相率肅贄稽首泣請儀望曰、先大夫葬且有期、純德純行、不可磨述、願吾子狀其實、將請銘於當時鉅儒。予惶懼力辭、不獲、乃謹按年譜次第書之。卒乃申言曰、嗟乎、斯道在天地間、自孔孟既沒、異端蜂起、性命之精、寖微寖滅。至宋周程氏起、而吾道正脉復有指歸。乃再傳而門人私淑者互持所見、競立門戶、而異議遂紛然矣。迨至我明陽明王公

勑起於困踣顛躓，力求本心，乃恍然特悟於致良知一脉，以為直接千古聖門不傳之秘。於是海內學者翕然歸之。顧王公所言良知明白直截，言下立悟，於是習聞其說者，立以聖人為必可至，其於躬行實踐多所缺畧。平昔所稱高明穎達，又多從意見悟入，各持所得以授學者，甚者參以老佛之說，自以為得良知妙悟。嗟乎，二氏之教，先儒以為闢之甚難，溺之甚易，吾輩乃又從臾之，若云與吾道互相發明，何其悖也。先生蚤歲博極羣書，自六經子史以及百家，一經誦習，終身不忘。弱冠登第，即以文章氣節命一時，然自虔臺一見王公，遂盡棄舊學，終身師事其說。平日著為文章，發為述答，自六經學庸語孟之外，惟元公聖學篇、純公定性書，亟為學者稱之。今觀先生語錄，如跋大學古本、企或問一篇，其於王公之學極相發明。至論寂感則云，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闢斂。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器則云，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為器。今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論良知則云，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絲，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着實洗刷。論真性超脫，離從無極太極悟入，則云悟得此意，只在二氣五行流連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論聖學則云，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汙，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技節點撿，亦不在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隔幾層。論費隱則云，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觀諸天道，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於穆無言，萬古如一日。吾輩知費而隱，隱而費，則日用云為、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論克己復禮則云，以非禮

為己之私則可、以己為私欲、則禮安頓在何處。故克己復禮即是修己以敬、天下歸仁即是安人安百姓。論性善則云形色天性、通一無二、以盡性而言性即是氣、以踐形而言氣即是性。嗚呼、斯道之傳、自濂洛以還、諸儒之説具在、其脉絡指歸至有出入、求如先生之言明白痛切、至當歸一、蓋亦罕矣。蓋先生之學指受雖有所自、至其深造自得、彌老而篤、則今之學者莫能至也。海內之士謂陽明王公之學所賴以不墜者、先生之功為大、識知言矣。先生有集數十卷、大要主於扶天常、植人紀、不立異以駭俗、不衒奇以釣世。蓋其胸次豁達、精神瑩徹、怋怋然脱去藩籬、洞徹人我。其切磋善類、接引後學、涵以和氣、温以春風、潤以時雨、故凡海內及門之徒、一見先生、傾心景慕、退則同聲而和曰先生今之程伯子也。夫古之君子懷才抱德、患不得遇休時而際明主。先生自正德登第、逡巡館職、屢進屢退。彼其時勢艱危、年資未至、其引而退避、亦其宜也。今上以明聖膺武御極

餘四十年、先生夙負重望、主上素知其名、然自嘉靖初復還史局、尋以議禮貶逐、再宮洗、以上聖功圖不合、暨官祭酒、教國學、四方學者嚮風景從、乃復以自陳閒住。先生自遭廢家居踰二十年、前後薦者無慮數十章、而卒莫能用、豈其汲引者未至耶、抑先生所遭蓋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與者。予觀明道在當時、遭遇神宗、欲用之者數矣、乃累以諫諍不合時事、卒為執政所扼。企後有登對者至自洛、神宗輒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注意如此、然竟莫之用也。以今先生觀之、其與淳公出處可謂先後一轍矣、豈非天哉。先生平昔交遊多海內鉅儒長者、而在吾郡十居其三。及門之徒亦多以文章節誼自表見、前後躋膴仕、樹功業者亦十數輩。若夫先生平生履歷及所論著、他日自當書於太史、播於金石、儀望竊以得於先生一二大者、僭為論次、以俟立言者採擇焉。隆慶元年、奉特恩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恭、蓋異數云。（《明文海》卷四四四）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
莊鄒公神道碑銘

公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吉之安福人也。年二十一、冠多士於南宮。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其所爲文、天下士爭傳以爲式。然公不自謂足、退而讀書山中。數有疑於格致戒懼慎獨之說、以質陽明先生。先生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故大學、中庸之旨一也。公大悟、北面師事焉。轉以其說告語門人弟子。嘗記陽明書院曰、良知者、非自外至也。天命之性、靈昭不眛、塗之人與聖賢同之、特在不爲塵所縈而已。戒謹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靈昭之本體、不使纖塵縈之也。纖塵不縈、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中立而和出、天德純而王道備矣。記主客之遁名曰、時無動靜、學亦無動靜。疲神外騖、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凝神內照而脫略於人倫庶物、是自私者也。戒謹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性、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其赴南考功也、子時督學江西、延公於貢院、公爲予誨諸生曰、後世講學率自習染之後言之、故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學、而不察夫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意爲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證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善學者必反觀內照、直求本體、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纔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一派源流。及公自南雍歸、士不遠數千里、相率就公以學、遊觀所至、戶外之屨常滿。公亦忻然與之辨義利、析眞僞、闡慥慥肫肫之義、申志學集義之說、揭司儀之箴、示學聖之要、嚴講說聞見思索之戒、推自卑自邇之可以光四表通神明、抑虛談虛見之末可以爲知德。凡爲會七十餘、大會十、答問訓迪、亹亹不勸、而其大指則惟在戒謹恐懼以致其良知。至其謂世之豪傑孰不欲位育之運諸掌也、而欠却中和。孰不欲中和之體諸躬也、而欠却戒懼。闚見日博、測度日巧、摹擬日精、至善日遠、與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時措於子臣弟友、期相顧而慥慥、是聖門規矩彀率者。其言尤簡明警切、故聞者莫不悚然興起、隨其質

之高下、功之疎密、各有所得、以成其身。羅文恭公稱公、以爲能守其師傳而不疑、能述其師之說而不雜。君子曰、此天下之公言也。公爲人內剛外和、色溫言厲、長善救失、出於誠心、義所必行、利害毀譽莫能挫奪。在嘉靖初、其學已信於人、田夫市儈時其講說、趨而聽之、惟恐或後。識者謂公大用、卽古風動之化、殆可庶幾。顧公仕于朝、嘗顯矣、而以直言勁節屢進屢躓、竟不克一覩其道之行、夫豈非斯世斯民之不幸歟。初、公以編修從陽明先生平寧庶人之亂、加俸一級。及大禮議起、與涇野呂公先後上疏、下詔獄、謫判廣德州。久之、遷南京主客郎、轉考功郎。

世宗皇帝將建儲、以當事者所選宮僚多出貨來、不足備輔翼、改　命太宰松臯許公、於是許公盡引一時之譽望、而公　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當事者以爲非己出、不悅也。會公偕渭厓霍公上聖功圖、小人相與搆之、禍幾不測、賴渭厓故有寵得已。然公亦緣是見目爲迂、南學士缺、因以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南祭酒。

九廟災、公上疏自陳、中引天人感應等語、莫行所感動、小人又因以爲譏、　詔閒住。其居家、祭民所不便言諸有司、去苛役、與其賦之不平者。繕橋梁、廣陂堰、剏義倉、恤災拯饑、汲汲若不足、事皆可書。然予以爲自孔孟没、正學不傳、陽明先生出、始一祛卑陋支離之弊、而學者乃或失其宗旨、競談玄虛而忘實踐、便於無所拘檢而以戒懼爲窒於自然、非公力排遏之、其風靡波蕩不入於王何之爲不止。故公於斯道立坊樹準、有大功焉。公之爲洗馬、予實與同召。及居京師、予又從文恭諸君子日侍公。予方歸而公謫、其後予濫竽內閣、公賜之書、惓惓以用易爲教。及予去秉政、方擬爲公、未數月而公遽卒。

今上皇帝卽位、褒錄諸賢、　詔贈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予始獲以職事少見意於　誥詞、則今著公功之大者以銘於碑、固予責也。昔公序陽明先生集、謂時有稱先生之文章、政事、氣節、勳業、而獨病其講學、以爲去此則爲全人者。先生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是全人。今予銘公、略於其四而於講學獨詳、其亦公之意也夫。公生于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卒于嘉靖壬戌十一月十日、享年七十二。後三年甲子閏二月甲申、葬白竹陂之原。又後二年、邑人士祠公學宮之左、與其生祠之在廣德者、皆以春秋薦

祖亙，爲曾祖。諱仕魯，祖。諱思傑，考。諱賢，舉弘治丙辰進士，仕至按察僉事。元配王氏，封宜人，贈恭人，生子三，義、嘉靖癸卯貢士，順天府通判，美、辛酉貢士，善、丙辰進士，山東提學副使，繼李氏，封恭人。生子二，養、蓋。女三，長嫁太學生同邑劉紹藩，次嫁盧陵楊應禎，幼受萬安朱維京聘。孫男十，德源、德滄俱邑庠生，德涵、戊午貢士，德溥、邑庠生，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澡。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五，詳見賀子世采等所輯公行實中。銘曰、

維古明道，必資於言。洙泗以降，其言日繁，道以言明，亦以言晦，玄虛眇微，皆道之累。昔在紹興，發明良知，格物慎獨，惟以致知，聽謬傳訛，異說則起，窮高極幽而遺踐履，士樂其便，或眩其奇，讙呶奔走，公用嘆咨。闡我道真，闢彼淫詖，曰惟戒懼，知乃可致，去爾測度，黜爾見聞，翼翼兢兢，以事天君，庸德庸言，慥慥篤實。是謂聖門規矩彀率，士乃恍然，如客得歸，持循據守，道以不違。猗嗟正學，紹興始倡，幾晦而明，惟公是仗。公於斯道，其功實弘，乃其緒餘，世已競稱，我揭斯銘，公之神道，後有作者，尚其來傚。

徐階撰（世經堂集卷一九）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東廓鄒公墓志銘

夫學之始也，莫善於以言相啟。及其久也，莫不善於執言而離宗。知言有宗，不爲所眩，性情相應，加損不形，而擔當負荷，屹然特立，此師道至難，古今一奇遇也。自陽明王公以學自命，遊其門者衆矣，融會敷衍，傳之人者，無若東廓先生。故於其來也，虛席以待之。其去也，凝目而送之，以爲斯人也，吾道之所寄也。嗚呼，其望之重如此，是可一日失之，使不得與於斯道也哉。先生名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鄒之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澈源里，始以儒起家。曾祖仕魯，祖思傑，父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僉事，母周夫人，以弘治辛亥二月一日生先生，有異夢。僉事官南都，而先生師胡司寇璉，年十七舉鄉試，娶王夫人，未幾，周夫人卒。辛未鄉試，陽明公爲同考官，賞識之，遂置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而僉事遂解官。踰年，先生亦告歸。自少舉業有聲，比歸，授經山房，無異也。一日，談論語、中庸、

訏曰、程朱補傳而先格致、中庸乃言愼獨、何耶。積疑莫釋。己卯、就問於陽明公、論辨反覆、惝然悟曰、道在是矣。自是奉言無所違。宸濠反、從義起兵。今上登極、錄舊臣、先生始出。癸未、如越、旣別、悵望不已。門人問之、公曰、曾子羨友、所謂以能問不能、彼幾之矣。旣復職、與經筵、加文林郎。於是贈僉事奉政大夫、母進宜人、封妻孺人。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忤旨、下詔獄、與呂修撰柟聯事。未幾、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而復行。在官未歷民事、至是無敢退託、發奸擿伏、有未嘗試而剖析如見者、猶曰若保赤子、愧未之能也。三年、擢南京主客郎中。戊子、服陽明公喪。辛亥、當給由而痔作、遂以病歸。冬、進奉政大夫、妻進宜人。丙申、程太史文德量移爲令、爲之翊化、任嫌不少辭。戊戌、用薦起爲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有所犯、衆救得免。在職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品據精確。是夏、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六月、王夫人沒。十二月、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以嚴爲教、意不少回。辛丑、九廟災、上時政奉奉解譬、莫有感動。語太直、致竟解官。明年、娶李夫人。己卯至壬戌四十餘年、學之不足、反而加密、益進進不知幾矣。而教之所施、莫大於自任之隆、無一日而衆不與聚、亦無一日而不與衆偕。中之自得、有名位卑高所不能移也。道之衰矣、士無承稟、故不得不力振以爲先驅。始而尊求篤踐、無少疑滯。旣惟恐其說之不明、已而心與言俱、言與聲應。又惟恐其傳之不廣、久則精神意氣無有二事、欣欣朝夕、不知孰爲在我耶、孰爲在人耶、與之俱忘、不自覺也。蓋紹興之學與、而致良知之說、莫不甚習、衆口交騰、是非互出、未有即其心所安者。先生引誘其入、不至相忤、旣得底裏、而唯諾應對、又皆足以發之。舉其似者、不聞則已、聞則莫不盡其情。執而疑者、不見則已、見則莫不平其氣。欲究陽明之說者、採之而愈深。欲伸百家之喙者、辨之而不得。温言和氣、隨叅轉授、無往而非可教之人、曲譬廣證、隨事發揮、無感

而非可動之聽。雖未嘗立奇異以駭常，而隨問隨答，莫不各中其節，而得所欲。雖不必懐饑渴以慰意，而無小無大，莫不各吐其衷，而遂所長。入門者得指摘以為持守之階，向風者取形似以為關鑰之助。故與先生交者徧天下，而尊王公之學者，至於今不忘。然冰玉皎潔，有如神明，怡怡可親，無復嫌忌，恩愛為德，被以春温。怒者忘，躁者釋，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即之而莫能舍也。蓋其得於天者厚，故出之而有餘；成於學者多，故泯之而益競。獎人之善，能悅服矣，不以志合而益增其高。拯人之愚，能含容矣，不以踈殊而始張其大。雖家庭耳目之近，言皆可師，而衽席屏帷之間，曲而不隱。蓋躋之使前，不可得而克肖也。知教之不可不豫也，則立書院，建祠宇，廣鄉約，以濬其源；知弊之不可不革也，則舉清量，明戶役，以正其始。其他賑貧周族，睦隣施義，繕道橋，廣陂堰，又若恫瘝在身，不容但已，恐去害之不速，不知永利之垂也。至於文辭翰墨，巨冊十餘，咸主從心，獨出

已見。若寂感之無界，道器之無分，良知之無倚，真性之無待，聖學之無染，費隱之無間，性善之無二，又皆發先儒之所未發，實則根約理緒，會無勦襲。然則先生不朽於世，遠而必傳者，是可以輕擬妄儗哉！庚申，先生以季子孝纘思復職，致仕，妻王氏、李氏進恭人。是年先生七十，海內學者咸祝誦之。又明年壬戌，偶病不愈，病亟，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時。十一月十日，無言而卒。病之稍加，走而禱者交于途；變之驟起，哭而奠者屬于道。嗚呼，希矣！夫人王氏，嘉溪少叅公理孫女。李氏，出丘畬巨族。五子。義，舉癸卯鄉試，娶盧陵黃氏，提學僉事國用女。美，舉辛酉順天鄉試，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周氏。善，登進士，刑部郎中，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出王氏。養，聘劉氏，員外郎文孫女。蓋，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長適劉布政使佐子紹藩，太學生；次適盧陵楊叅議儲子應貞；幼聘萬安朱吏部侍郎衡子維京，出李氏。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濬，俱諸生；德涵，舉戊午鄉試；德溥、德温、德治、德

泳、德濟、德洙、德泎、德深。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曾孫女二人。娶聘皆名族。又明年閏二月甲申、義等奉柩妥于里之白竹陂、首震趾兌。先期請銘。洪先少先生十有三歲。後進行也。每勞汲引、不過鄙夷。己亥之徵。得與同列。辛丑遠播。事異跡符。香社精廬。追隨寶久。閉戶三載。何遽見遺。曾不踰年。雙江亦逝。行輩漸寡。附麗安從。嗚呼。豈不悲哉。惟先生所營、關係萬古。一日之是、人心所同。矧會大方、立辨諸觚。既執要領、且獲依歸。秉妙鑒而群分、賦異質而深造、尚友之士亦有考于斯乎。銘曰。

惟道在人、如水隨器。盡其所容、皆以爲是。哲人器巨、言與道稽。或就質問、響答無疑。繼師作人、幾四十歲。有覺方來、陽明之裔。早繙帝紀、違俗求之。應時而出、爲夔爲夷、入聽不諧。一斥南服、親歷諸難。郎曹再屬。宮臣載召。于國有華、手綰正印。日麗天葩、立之司成。士有歸命。不諒其忠、奉身以正。歛於旁達、守嘿時揚。一時之遇、百世之光。惟道之精、多與時會。孰嗇而存、孰施而潰。孰引孰尼、惟是之歸。於乎斯藏、來世其依。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五）

東廓鄒先生守益傳

王畤槐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王公於虔臺、諭辨反覆、憣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録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于越、請益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者、良近之矣。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之乃涖任。作諭俗文以訓民、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來學者講授其中、而決事發奸擿伏、剖析如見、猶曰、如保赤子、吾愧未之能也。擢南京禮部主客郎中。任滿告歸、程太史文德量移安福令、相與舉行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所興起。用薦起爲南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幾得罪、衆拯得免。尋上薛文清從祀議、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國子祭酒。以嚴立教、士習爲之一變。九廟災、有旨諸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獨上疏、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語、甚懇切。遂落職閒住。先生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先生温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接受、隨材而牖迪之。學者望其容冰玉皎潔、如神明之恍臨、而鄙心自消。聽其言乎易融徹、如天籟之清響、而宿蔽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如春風披拂、藹然天地生生之德、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凡得見先生、即孤介者自愧其隘、執見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慚其支、而負材抱奇擅長一得之士、咸爽然自失、如涉滄溟而自知川澮之小也。先生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爲實地、以戒慎恐懼徤行不息爲真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以肫肫皜皜合德天地爲極致、語具在遺集中。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與百家羣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蓋陽明王公之學盛於東南、實賴先生力也。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痌瘝厥躬、履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邑人

沾裳恩利、受戴不啻所生。疾亟、召諸子孫、以爲倫戢下愛人爲訓。正衣冠、端然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元年、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蓋異數云。諸子及孫登進士鄉薦者繼踵、皆能世其家學云。

《國朝獻徵錄》卷七四

東廓鄒先生傳

先生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其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澈源里、始以儒起家。生仕魯、仕魯生思傑、思傑生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按察僉事。僉事一夕夢孔子立于門、厥配周宜人亦夢日墮于懷、乃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先生生。先生生而穎敏、循齊、九歲從僉事公南大理官邸、羅整菴公欽順見而奇之。已游胡司寇璉之門、力學精思、德器日粹、棘寺寮宷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鄉試。其年婚娶王氏、尋母周宜人卒、治葬廬墓側。越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會試第一。先是文成王公務令廬陵、先生慕而謁之、一見期許。是歲王公以吏部主事司分校、主試者知王公有精鑒、出諸雋卷取裁。王公閱及先生卷曰、此必安福鄒某也。亡論文、其人品亦冠天下者。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僉事公時任閩、遂解官歸。踰年、先生亦引疾歸侍養。四方人士

來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己卯、先生年二十九、就質王公于虔臺。王公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〻物〻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〻物〻、則事〻物〻皆得其理矣。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先生豁然悟、遂肅贄師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先生聞變、率昆季群從趨吉郡、從義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嘉靖壬午、世宗登極、錄舊臣。踰年、先生始出、如越謁王公、淼訂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王公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　經筵、加文林郎、贈僉事、公奉政大夫、母宜人、妻孺人。會大禮議起、先生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于越、省王公而後履任。先生未歷吏事、而莅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嵩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尋、徙池太開志學、風至今冠江左。先生啓之也。丁亥、先生年三十七、陞南京王客郎中。踰年、王公卒于師、先生服心喪。九華書院成、先生記之、其略謂良知即天命之性、靈昭不昧、塗人與聖賢同、惟能戒謹恐懼、保其本體、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中立和出、而天德純王道備云。在部日、與甘泉、柟涇野、崇發講。一日病、同門王心齋、薛中離、倪、錢緒山、德洪王龍溪、歲偕來商究、先生臥聽之。嘗自省曰、從前就事體念、尚非本體、流行不免起滅云。記主客司題名、明學無分[illegible]得外騖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凝神內照而脫畧於倫物、是自私者也。戒謹恐懼、無內外、無須臾離、以求復其性、方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云。辛卯、給由至真州、痔作、請告歸。過蘇、常、訪魏莊渠校、諸公發知行敬義合一旨。秋

趨會稽、哭王公、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眞書院。還里會程太史文馭時量移爲其邑令、贊之方田均賦、不避嫌怨、邑民至今賴之。甲午、叙文成文録中、稱文成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其文章政事、氣節勳烈、皆一良知流行云。丙申大會於復古、作惜陰說以警同志。畧云、天道無停機、元亨利貞以時行而百物生。良知無停機、仁義中正以時出而萬化成云。戊戌、先生年四十八、薦起爲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時徐文貞階督學江西、約藩臬諸公率諸生、廟先生開講於貢院。先生發明性善之旨、畧曰、後世講學、率自習染之後言之、故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學、而不察夫良知本体原與堯舜無異。近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同体、故遂以任意爲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証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孟子道性善、是直指本体、使學者反身切已、自成自道、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不是性中帶來。善學者反觀內照、直求本体、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繼是兢兢業業、純一不已、一派源流云。巳亥、　世宗將建儲、太宰許奉　旨簡宮僚、先生以譽望　召入、爲司經洗馬。當事者以非已出、不悅。會公偕霍公上　聖功圖、因搆之、禍幾不測、賴衆救免。充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從祀議。見集中。時與徐文貞、羅文恭、洪先 趙浚谷、時春 唐荊川、順之 相資切。侍御毛介川、愷 張浮峯、元冲 胡梅林宗憲 咸從之游、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毛介川上疏留、亦謂外任先生出京時、著醫說爲同志留別。畧云、善教之淑群才也、猶醫療病。學者思淑身、猶抱病而求療也。夫直而不至於温、不足爲直、寬而不至於栗、不足爲寬、剛而不免於虐、簡而不免於敖、不足爲剛且簡。唐虞敎學、醫案具可覆云。六月抵南都、王夫人卒。尋改南京國子監祭酒。先生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

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先生蹟中寓交儆意、諗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是歲嘉靖辛丑、先生年五十有一也。明年夏、繼娶李夫人。秋會西里。明年癸卯、遊南嶽、申濂溪無欲篇示楚學者。又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云。歸歷攸邑、諸生聽講於金仙洞、語諸生格致旨、謂子臣弟友庸德庸言、至於相顧而慥慥、是聖門致知格物工課云。甲辰、會北里、發易損卦旨、云懲忿則火不炎上、窒欲則水不下流、是謂水火既濟、長生久視之方云。乙巳、會冨池申卯訓云、聖門志學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安之、何以示善協一、秉彝之良。必不能安、自戒自懼、顧明命而順帝則、此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無愧怍、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只是一矩云。丙午、大會於青原、遂會白鷺、發孟子大丈夫旨。丁未、遊廬山、開講於白鹿洞、揭濂溪易惡至中語、是聖學正脈。舉晦菴脫凡近遊高明四語、是喚醒來學趨避關頭。舉象山辨義辨利講義、是指出本心斬截支離、爲勝。末申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裁成輔相、舉自中和流出、乃是學術王伯誅辨云。又著學聖篇畧云、無欲爲要、是希聖希天徹上徹下語。古聖於逸樂聲色罔游罔淫、不邇不殖、猶惻惻勸規如是、吾儕不猛自洗刷而係違其中、安望其入聖域而達天德哉。戊申、會復古石屋、友有嗟苦世界磨者、先生謂善學者以拂逆爲玉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爲桎梏。知無入而不自得、乃可以語須臾不可離學術云。其年九月、會吉水之龍華、語羅文恭及諸同志云、古人發育萬物、只從此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有中和、一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云。又云、學分動靜、分有無、不是。 正脈。仰觀於天、常運、俯察於川

常流、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渴[illegible]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illegible]晝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何言學。己酉、會復古、作惜陰申約。畧云、惜陰之會、始於丙戌、到今、閒會之友精進者少、因循者衆。亭溪履邁、而自以爲認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爲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敗闕。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幾於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師門、下以疑誤後學。中夜思之、極自然[illegible]可也。其年大會南浦、諸公論心体自然、先生曰、天體健而不已、聖學常惺爲不息。彼是太極之自然、強是真性之自然。邇來學者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瑟僩、幾若長物、恐非自然宗旨。云有友云真性超脫之機、須從無極大極悟入、先生曰、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見得真性本体、而日用應酬奏泊不得、非下學上達之旨也。又述勝菴嘗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心後此心常發。惟當於常運處見太極、於常發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太極、離常發而求真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此語甚精確。云庚戌、先生年六十。其年至新門、會講于東山、舉齊景千駟不及餓夫、管仲一匡取羞童子、以破世貧富功利之關。又舉考亭勿爲嬰兒而爲大人語、因引孟子語丈夫有曰大曰小曰賤三品申之、訂會約云、先生往處考亭舉小成厭遠之旨爲勸戒、瘖而惕然。至是爲文以冀中。云安於小成者、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至於不著不察。騖於虛遠者、寥寥自衒而不務實病、至離物遺倫。既畏侵尋、猛自怨艾、以是取善四方、不遑寧處。云、時聶雙江豹有歸寂說、先生致書畧云、良知一字與天地同運、日月同明。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惟能戒懼保本体、不以世情一毫自污、不以氣質自襍、不以聞見推測自鑿、方是合德合明、皜皜肫肫宗旨。若倚於

感則爲逐外、徇於寂則爲執内、病於本性、均也。辛亥、避暑武功、與學者發明孟子牛山章。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以聲色貨利對者、曰此公劉、太王興王之具、而可咎耶。或以妻子爲累者、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孝養之資、而可咎耶。諸子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己、先生然之、曰、知自由己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躱避處。辨先生教語多主默識、曰默識是不厭不倦、宗旨子思戒懼不聞不覩、正是默識工夫。此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云有以出處、常非先生者、先生云、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乃無往不潔淨也。壬子、會復古、示學者、曰、戒懼之功雖同、而其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與念皆未也、惟戒懼不覩不聞者、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極云。乙卯春、會復古、極論好學辨志之旨。曰、求飽求安、是千罪萬過之窠臼。從古聖賢皆從不求安飽煆煉出來、顔子之

樂從簞瓢陋巷中得。禹無間然、在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丙辰、季子善登第、詩勗之中云、 國恩何以報家範安可踰。爲諗同升友、全歸明命初。是歲甘泉湛公由衡山來青原、時公年九十一、而先生年亦六十六矣。率仲子及諸同志迎之、預誡同志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辨論、而先生晨夕躬定省、執爵執醑、一準古養老禮。惟謹。嗣冐大水、連舟送至虔、洒涕而別。湛公慰之曰、子慮此別不可再耶、踰十數年重來晤子也。湛公重嗟嘆王公之門得人如此。丁巳、會白鷺、學者以王敬所率生儒以千計聽講。先生發明學庸合一之旨、略曰、大學以家國天下納諸明〻德、中庸以天地萬物納諸致中和。天地萬物、家國天下之總名也。中和者、明德之異名也。明德新民而止至善、安焉曰率性、復焉曰脩道、而本本源源不越愼獨一語。獨愼則意誠、誠則忿懥好樂無所滯、而心得其正、命之曰中。親愛賤惡無所辟、而身得其脩、命之曰和。立中達和、溥博

而駢出之、以言乎家庭曰齊、以言乎閭里曰治、以言乎四海九州曰天下平。人人有家國天下、人人有天地萬物。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二學、自唐虞至於洙泗無二功。世欲位育而不致中和、欲致中和而不戒懼、聞見日博、測度日巧、摹擬日精、而至善日遠矣。純公定性之功、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無將迎、無内外、無動靜、而川上一嘆、獨天德王道之要、歸諸慎獨、宛然聖門宗旨云。會香稹學者問顏子克己。曰、以非禮爲己之私則可、以己爲私欲則不可。曰、爲仁由己、正兼此己、視聽言動皆己也。問曾子爲人謀旨、曰、仁者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仁義行心而全歸、是謂人道、賊仁賊義、無惻隱羞惡之良、則爲禽獸而非人。發憤忘食、忘憂老至不知、孔子爲人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服膺勿失、顏子爲人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是曾子爲人謀而忠處。不能仁爲己任、則一善自足、爲弗弘。不能死而後已、則半途而廢、爲弗毅。非忠於自謀

者。交而信、溥此學於友也。傳而習、迪此學於師也。若以忠人之謀、釋之、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非其守約之學矣。問費隱、曰、即博文約禮旨。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于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根于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何費也。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無所、措之無定、執之無得、是禮也、何隱也。知費而隱、隱而費、則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營爲、視聽言動、一于天則而不可須臾離、斯可與語、欲罷不能。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言象求、斯可語欲從末由矣。問孟子性善、曰、此即大學明德、中庸率性一派源流。分氣質天地言性者、離矣。其年、又示季子書云、古之學脉、只從齊明盛服以事上帝事鬼神、以明庶物、察人倫、游衍出王、更無二塗轍。先師謂齊明即惕慄、盛服即威儀、良工苦心云。戊午、會復古、與雙江、念菴、師泉諸公究極寂感之旨、及再會、殷同心卷、慨仁之難成、由人或

知範可善者不知力學、知力學者不知歸道、而猶於仁云。又、復真書院成、示學者云、仁者人也、是聖人示彼人正脉。須仁為己任、力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便近於禽獸。茲仁義之實、只從事親從兄、自邇自卑做去、便可通神明光四表。云、解徐文貞當國、寓書勉之用易畧云、一陽之卦、隨寓有以自得。在初為復、不遠復無祇悔、而見天地之心。在二為師、承天寵以懷萬邦。在三為謙、勞謙而有終。在四為豫、朋盍簪而大有得。在五為比、三驅而邑人不戒。在六為剝、得輿而民所載、真純精粹、不受一毫陰邪汙染。是以朋來無咎、充實輝光、為泰為乾、以立三才之極。云、巳未、又書示李子云、學之正脉只是慎獨、獨知不舍晝夜、天運川流、三千三百、發育峻極、皆由此出、不是聞見測度講說得來。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戰戰兢兢、臨履復齋古人事親事天、更無別途轍。須臾離之、便於仁孝有虧。云、庚申、先生年七十、赴懷玉會、

發孟子雞鳴章、是學脉研幾利善之間、舜蹠攸分、中更別無駐足處。云、其年謁陽明祠、門人胡宗憲、時總制浙東、來迎、因入天真開講、語具浙遊講語中。或問知德者鮮、曰、此聖學入微脉路、虛談虛見、未可為知德。子路聞善必行、告過必喜、勇矣、而猶未知德。蓋善從開來、過從告來、非降衷靈明自充自訟者、故惟擇中弗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天運川流、始為知幾、始為知止。斯為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傳。游閩、游武夷、謁文公書院、及陽明其泉祠、語具武夷答問中。其年李子善以刑部主事給由、復先生原官致仕、贈封王氏、李氏俱恭人。辛酉、會復古、發道心人心之旨。曰、動以天曰道心、無聲無臭、故曰微。動以人曰人心、作好作惡、紛然不安、故曰危。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雜也。惟一者、一於道心也、常精常一、是為允執厥中。云、壬戌、先生年七十有二。八月、大會復貞、開示學者益肫切、謂天下之道二、惟誠與僞。天下之學術二、惟言與行。庸行

庸言、脐措於子臣弟友、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
規矩彀率云。九月寖疾、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
脐。十一月十日、諸子扶坐、端拱正衣冠而卒。當
疾亟時、走而禱者交於途。訃聞、哭而奠者屬於
道。爲位以哭、服心喪者幾徧域中。越二年甲子、
塟於邑竹坡原、羅文恭銘其墓、徐文貞表之。邑
人士呈請祠之學宮左、春秋蒸嘗焉。丙寅、　穆
宗登極改元、　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莊。先生
生子伯義、字某、舉嘉靖癸卯江西鄉試、仕。　仲
美、舉辛酉順天鄉試。季善、登嘉靖丙辰進士、仕
累太常卿。義生某、善生德涵、登隆慶辛未進士、
仕至河南按察司僉事、具別傳。德溥、登萬曆癸
未進士、見任翰林[illegible]修。美生德泳、登萬曆丙戌
進士、見任某道御史。
楚黃耿生曰、孔氏學脉、歸于求仁。學不識仁而
師友道喪久矣。惟先生以天授現材、蕣冠魁天
下、遡迹金馬、蓋不待薦躋崇膴、而燁燁清華、僉
夸其地望蔑重矣。顧一聆文成致知旨、而遂委
心遜志、俛就弟子列、何自抑損如是。綜其終生、
凡形之譔著、見之答問、家庭孺稚之訓飭、屏帷
閈闥之諭誡、一惟師旨是繇、不少違異、緊豈不
能增一新諦、特標一異幟哉。蓋天寔啓之、妙契
神解、的見夫師所授旨、是孔氏爲仁正脉、擧之
釁庭者、本諸身心、推之家國、達之天下、俟之百
世、不容易矣。且玩其緒言、因証諸日履、跡其顕
行、宠厥隱衷、蓋以身發師傳、非若世學徒以言
詮知解承接者。是故進而立朝、抗論正議、納約
矢謨、至忤權貴、觸雷霆、屢蒙嚴譴、迺遭沒世而
無悔、非以爲名也、致其獨知、不欲負所學以負
吾君也。退而林居、力贊有司方田均賦、卹災賑
饑、與夫繕橋梁、捌義倉、廣陂堰、凡創利剔弊、雖
有嫌怨而不避、非以爲德也、致其獨知、若瘝鼎
納溝、不容自已也。自南雍免歸、繼室之嘉禮甫
成、踰月即出西里講學。明年遊南嶽、尋遊廬阜、
若越之天真、閩之武夷、徽之齊雲、寧之水西、咸
一至焉。而境內之青原、白鷺、石屋、武功、連山、香

積歲每朔二至。遠者經年、近者彌月。常會七十、會聚以百計。大會凡十、會聚以千。絳帷一啓、雲擁星羅、或更端承稟于函丈之前、或簪筆記述於比席之后、負牆側聆者肩摩、環橋跂覩者林立、而先生温言和氣、隨機轉授、曲譬廣証、隨事發揮、若無往非可教之人、無感非可動之物。然者、蓋先生居嘗齋順逆之境、若晴雨、視榮貴之遇、如浮雲、而于會友明學則若飢之于食、寒之于衣、植根自天、而不容自已矣。緬懷自受學后四十年間、歷壯至老、歲正抵暮、月朔至晦、日夕達旦、心之所營、趾之所措、曷常一息一念及私圖哉。蓋亦無間矣。又覩近承學有以縱任爲性体自然者、先生旣〻焉申戒謹恐懼、言明自強不息爲真性、蓋懼后之流于蕩、而約之于獨知也。有以寂靜方爲知体之良者、先生旣〻焉示天運川流之幾、明寂感動靜無二界、蓋懼后之倚于內、而一之于獨知也。又有以學從無極悟入、方透向上一機者、先生旣〻焉揭庸言庸行、明下學上達無二途轍、蓋懼后之離而流于邪、而實之必物格知乃致也。凡以弘師旨之傳、廣與人爲善之量者、心獨苦矣。羅文恭誄之曰、先生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其深知先生之獨知也哉。善哉乎、王心齋氏推言之也、嘗寓書謂先生曰、堯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孔子以不得顏曾爲已憂。位分雖殊、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一也。愚謂姚姒以君相爲仁、而仁覆天下、孔顏以師友爲仁、而仁流萬世矣。孔之顏、故堯之舜也。昔文成稱先生幾顏子、所期者遠也。王心齋所自悟大學止至善旨、于先生智亦足及之、乃先生則固神明默成之矣。惟我昭代、巍科膴仕、奕世雲仍多有之、顧此學一脉淵源世濟、如先生者、儻不少槩見。識者僉稱先生弘大博厚、厥后浸昌浸盛、有以也夫。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四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二

張岳　童承叙　戚賢

明故資政大夫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察院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淨峯張公
墓誌銘

公諱岳、字維喬、號淨峯。其先蓋出黃帝之後、少昊氏
有子曰揮、能制弓矢教民、帝賴其用、命爲弓正而封
之尹城、賜姓曰張。其後世子孫益蕃、代有顯者。漢留
侯良、晉司空華、唐文獻公九齡、其尤著者也。五代時
始自曲江遷閩之惠安。入　明有爲桐廬丞諱茂者、
公曾大父也。祖諱綸、萍鄉令。考諱慎、英德令。自萍鄉
至英德、皆有文行、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
鄭氏、贈淑人。公生而穿有光、桐廬異之、曰是必亢吾
宗。名之岳。岳、大名也。及長、端凝不爲羣兒戲、好學不
勸、遂博極羣書。弱冠試于鄉、其所對策書紙背盡滿、
主司大奇之、擢置第一。舉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
武皇帝寢疾、豹房獨宦者數人侍、公上疏請令大臣
臺諫朝夕起居、不報。寧庶人謀逆、聲播遠近、
上將南巡、中外洶洶、諫者數十輩、已前繫詔獄。公復
率其僚切諫、
上怒、杖闕下、既而釋之、調南京國子監學正。
今皇帝即位、盡還
武廟時諫者官、復以公爲行人、居久之、遷司副、尋擢
南京武選員外郎中。丁祖母憂、服闋、補主客郎
中。由主客出爲廣西提學僉事、復改江西、坐廣西所
貢士　廷試黜落七人、貶廣東提舉。初、公爲主客、大
宗伯與執政議禘禮不合、執政知其出於公也、忌之、
然未有以罪。至是乃貶云。甲午、起知廉州、始教民田
而嚴盜珠之禁、民以不溺死。改提學官、選其俊髦親
爲講授、廉用得去荒陋、嚮中州。安南以亂久不克貢、
朝議將討之。公疏言遠夷相攻殺、不足爲出兵勞弊
中國。既不報、則遂治兵食、立營堡、計王師所從入水
陸道里之詳。事有緒矣、會滿三載、擢浙江提學副使、
尋擢布政司參政。以方有事安南、調廣東。至則莫登
庸已欵鎮南關乞降、公爲督府畫所以受降之策、甚
備。安南平、　詔賜金幣、陞俸一級。是年秋、督府檄征
崖黎、涉海南、攻羅活抱萬抱有諸洞、破之。有　賜金
幣、陞俸一級。於是
天子以公果可大用、壬寅、拜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改
江西。江西饑、公疏留當輸京師銀五萬兩、又請浙江

充役兌米數十萬石、民饑而不傷。乙巳、擢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從獞數寇廣右、公既久在兩廣、熟知其山川險易與獞之情僞、至則以兵討會封文德文滑腦諸巢、平之。遷兵部右侍郎、　賜銀幣。明年、平融懷遠諸獞、進攻馬鞍魚窩、平之。又陞俸一級、　賜銀幣。召爲刑部侍郎。御史奏留、不果行。又明年、平連山獞、兩廣無事。復　召爲兵部侍郎、尋以前後平獞賊功、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先時湖之麻陽鎮筸、貴之銅仁諸苗叛、當事者僥倖苟安、曲意爲撫、由是貴苗益肆、而湖苗亦且伺釁以動。公既開府于沅、聚錢穀、飭戎伍、易將帥之不足任者、下令爲征勦計、而　朝廷方議撫守二策、公力言其非、　詔報可。苗始大恐、然猶欲藉口於撫以逭誅。乃放兵四出、寇印江、寇石阡、寇思恩、幸　朝廷以失利去公而罷兵。詔書切責、最後奪一官以激之、而公用兵愈急、以計從其內諜因應朝蹺諸獄、集土漢兵九萬二千有奇、檄諸將分道進勦、前後斬獲以數千計、其頗逃匿山箐、悉諭降之。苗既衰破震懾、其黨皆自分必得、相繼擒首惡龍許保吳黑苗以獻、三方遂寧。功未及奏而公卒。前數月、有大星隕西南、公曰、我當應之。至是果卒。卒之三年、本兵疏上其功、

上復公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廕子、　賜祭葬、皆從中降、蓋特典也。公生於弘治壬子十月四日、卒於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配陳氏、封淑人、綜理內政、與公合德。後二年亦卒。子三。焌、太學生、娶黃大叅潤女。寓、官生、娶洪御史庭桂女。宿、幼。女一、適庠生李忱。孫男女各一。公識遠器弘、平居寡言笑、天性孝友、篤於人倫。其學宗宋大儒程朱、曰程朱之言如蓍龜神明、不可忽也。故其敎學者、必以持敬窮理、反躬實踐爲務、而凡談說性命、一切指以爲籠罩揣摩、毅然排之而不顧。一時賢智之士、亦莫能屈焉。歷官風釆毅然、不爲身計利害。時宰將以事罪公、士由廣西貢者、相約毋就試。公適在京師、強之曰、若輩涉萬里以求升斗之祿、奈何以吾故乃爾。及試、公果坐落職、亦無幾微見顏面。公始以文章氣節著名、及交南用兵、更推有將帥之略、雖蠻夷亦聞其威名。莫福海將入款、謂其人曰、向廉州太守安在也。然是時邊臣爲自全計、競餽遺用事者、公獨不通一書、故每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賴天子明聖、卒能以功名終。兩廣沅皆立祠以祀、鄉人

亦祀諸學。嗚呼、公可爲一代之名臣矣。公所著有惠
安誌、古文要典、三禮經傳、宋元名輔事業、宋名臣奏
議、載道集、大儒文集、聖賢正傳、歷代兵鑑、恭敬大訓、
小山類稿凡若干卷、藏于家、皆有補於世教云。公弟
戶部主事峯、率宓等以其月日葬公許山、而乞銘于
予。予故與公爲道義交、而兄事焉、乃爲銘曰、
張始受氏、以弓正封。植固而蕃、赫赫厥宗。既振文學、
亦纘武功。良爵垓下、華定江東。曲江策掀、聿稱遺忠。
矯矯襄惠、克配於先。三已無愠、百鍊彌堅。俎豆揖讓、
文敎屢宣。帷幄笑談、決勝萬全。有頑不庭、王師四征。
或偏或專、功罔不成。黎患既息、蠻寇亦平。蠢茲鬼方、
三年弗克。有謀盈庭、宜撫以德。公曰無庸、誓滅此賊。
蠻方言言、王旅翼翼。罙入其阻、殪戎糾忒。公始視師、
衆論謂危。惟
皇之斷、信任弗疑。公之既沒、寇亂始夷。惟
皇之仁、褒錄弗遺。既多受祉、生榮死哀。刻銘幽墟、以
勸千來。

徐階撰《世經堂集》卷一七

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岳傳 總督

張岳字維喬、爲人沉毅簡重。正德癸酉解元、丁丑進
士、授行人。寓慶壽寺、不苟接人、獨與郡同年陳琛、林
希元閉戶讀書、出則三人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
狂。岳獨上書言事。　武宗寢疾、豹房獨宦者侍、岳疏
乞內閣九卿輪直嘗藥、庶防奸變。疏入不報。巳卯四
月、宸濠行賂嬖倖蠱南巡、諫者數十人、多杖死。岳偕
行人司疏上、鎖械跪廷中五日、捽下獄、又杖於闕
下、幾死。謫南監。　世宗即位、復行人。俄丁父憂。釋服
赴部、廖太宰取選科道、辭不就。轉司副、尋乞南、陞南
武選員外、祠祭郎中。丁亥、復以憂歸。每言平日所爲
客氣用事、多病狂疎、於是深日刻勵、收斂益嚴。服除、
補主客郎中、出廣西提學僉事。廣西士樸、岳懇懇與
講文義。壬辰、調江西、念士習空虛、嚴責守程朱氏說、
毋輒變。尋陞廣東提舉。岳爲郎時、　上議禘祭、張閣
老孚敬議推先代某祖爲所自出之帝、李宗伯時心
知不可、又未知神位之銜之所書、疑以問岳。岳請書
皇初祖位。堂堂天子之祭、精誠以臨之、雖遠而千
百世、可假而至也、豈必附會某祖以爲重哉。李以岳
言語張、怒、以原議上。內批　皇初祖如岳言、於是爲

張所忌、出廣西。張又行遴貢法、遴縣雜兼多不任貢。岳謂遴第汰甚衰謬者足矣、調停行之。拜表入京、又不候見張而歸、張愈怒、故遂坐濫貢貶、轉守廉州。廉與交南隔一水、時方征交、張請吏部推岳征交、議譁甚。岳獨爭謂不可、疏六不可征之狀聞於朝。疏上、又陰飭兵食、立營堡、預征討之策以待命。毛尚書伯溫出視師、莫登庸懼、密使岳求通款。已亥、陞浙江提學副使、轉參政。伯溫頗用岳言、議撫處。登庸問曰、向廉州太守安在也。伯溫會督府蔡經奏、移岳廣東、守欽廉。莫酋叩關、岳往受降、賦二詩予之。北虜犯邊入内地、詔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俄轉江西巡撫。岳言江西民困、用民一錢如針刺吾體血、吾不忍也。陞副都御史、督撫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至盡革之。土官從征舊多納賄乞功、岳嚴禁絕。封川賊稱王橫劫、岳討平之。陞兵部右侍郎、再征郴州、破魚窩馬鞍諸險巢、將稱奇功。岳不通相府一幣、總兵加太保、岳止陞俸。越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徐御史南金奏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岳宜留。明年、召爲兵部左侍郎。平連山賀縣捷聞、總兵又廕子、岳乃陞右都掌院事。湖廣苗猖獗、初設總督、衆方顧望莫肯行、世蕃請岳當之。徐相公階報岳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其危幾在前、冥不知避、亦不可謂智也。蓋指嚴氏父子云。岳謂備國大臣、雖危無所避也。單車入楚、熟計苗情、請撫臣異同、前卻而苗出劫日橫、上命易貴撫院。岳謝　上曰、充國湟中之議、初頗譁於衆口。裴度淮蔡之役、功竟成於獨斷。又曰、此賊不平、臣亦有何面目奉勑書以對將吏。於是條上用兵方略、詔下報可。岳自督戰、斬擒苗幾盡。土宣慰冉玄等糾苗爲叛、苗平懼誅、陰以兵賕龍許保、吳黑苗掄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蕃、幸世蕃去岳而罷兵。徐相公執不可、竟降兵部侍郎。岳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尚匿玄所、岳疏玄罪、併訐其挾金事。世蕃益怒、日傾岳。岳不一貶、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力請召岳、嚴氏不可、岳遂卒。是年夏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卒後三省巡按奏岳功、岳復右都、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廕子。嚴氏擅政二十年、制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名者、僅岳一人耳。岳長身玉立、隆準高顴、眉骨稜稜。天性孝友、篤人倫、學以程朱爲宗。嘗謁陽明、與論持敬知行明德新民之旨、往還三日、陽明終不能絀。第曰、子亦閩中一豪傑也。歸家、於草堂中

立爲學則、存養四條、動作威儀之節十七條。出則輒以程朱微義諄諄然言之。集中有與聶豹、鄒守益、歐陽德、郭持平、羅欽順、張邦奇、黃佐諸公書、大畧如此。官所如沅柳州德慶廉瓊、咸專祠。鄉則泉州祀郡學。恩安志、交南議稿、征苗錄、所輯禮經、聖學正傳、恭敬大訓等書、凡數千卷。

《國朝獻徵錄》卷五八

左春坊左庶子童公承敘傳

童承敘字士疇、其先隨州人。元季、始祖避兵居沔陽、遂爲沔陽人。承敘方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餘歲、通經史百家言。登正德辛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壬午、授編修。乙酉、以父中憲憂倚廬哀毀、遂致羸病。服闋、買舟至清源閘、大獄起、且念兄承德繫處、輒嘆曰、此尚可逐逐狗祿仕哉。卒帆而返。未幾、承德歿矣。人咸服承敘之爲智且孝。壬辰北上、充　經筵官。甲午、充講官。時　上御文華殿、承敘進講周書立政、爲極陳王業艱難、周公夾輔之忠、詞意婉切、上改容聽焉。乙未、充會試同考官、陞右春坊右中允。丙申、以重書歷朝　訓錄成、陞司經局洗馬、仍理司業事。承敘爲司業、嘗疏明監規五事、倣學政六事上之、皆鑿鑿可紀。祭酒呂柟以推明正學爲己任、乃計樂律與興禮崇先王之化、承敘之志咸與協合。柟嘗曰、天作之合、吾教其有興乎。己亥、　上因正冊儲位、乃選承敘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慎輔導之選也。庚子、承命主順天鄉試。撤棘之日、莫不以得士稱。權貴子弟被黜者、或構之、承敘弗理、久之恬如也。壬寅以先墓歷歲弗省、具疏乞假歸。未幾卒。　上賜諭祭。

《國朝獻徵錄》卷一九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賢行狀　羅洪先

嘉靖壬子九月、全椒南玄戚君病。明年、余始知之、將遣人持藥往候、以他故不果。會龍溪王汝中期余匡廬、至則汝中已走全椒哭君、且兩書以訃余、持之泣。因南玄竟止於是、余乃竟不復見耶、尚忍聞之。且其年纔六十二、非甚衰且老之期也。世道姑勿論、天獨不爲吾輩計耶。將自匡廬走哭之、值未果、而諸孤遣使以狀請、何忍嘿嘿也。即日發書、聯其所載行事與書所不及、而獨得於余者、合以爲狀。君名賢、字秀夫、初號南山、晚歲更爲南玄。先世居溧陽、本姓胡氏。元末姑蘇盜起、有初五者避亂江北、經全椒、樂其風土、

徒居之、乃更姓盛。矜五生勝三、勝三生通、通為人雄桀、修幹長髯、累貲喜施。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輿馬赫奕、屏足嘆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人、安得見吾子孫若是、覆吾辱乎。而妻鄧病難子、聞水灣右經歷有女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儒、意得子必且傳其業也、娶納之。生敏剛、敏剛生永富、號愚菴。愚菴生二子、畫與珊。皆世農不習儒通。至是年且九十二矣、垂絕、撫床悲曰、天乎、吾家縱不得達官貴人、乃靳一儒家兒耶。因欷歔卒。比葬、有敝衣道人指其壠謂愚菴曰、葬此十年貴人生、且易汝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愚菴夜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亟抱、覺而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愚菴先後所生子四人、力農自食、獨君力弱不任耕、而穎拔多慧。嘗從家人聞通垂絕語、輒憤憤誓必誦讀為儒生。愚菴性不好書、數數令負重苦楚之、即數數巧免。不聽。母劉不能忍、日夜相持哭。隣翁聞而食之、即亟隣翁所誦讀。是時全椒少文墨吏、縣中聞有少年多識字、將遂為佐書史。君匿不見。會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請於愚菴曰、某願為秀才、奈何縣以佐書迫我。請宛不就佐書。愚菴感其言、任其所為、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

史以為才、遂補縣學附學生。明年為正德壬申、補增廣生。君既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之得血疾。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有九、始婚于印氏、是為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大饑、縣奉檄給粥病者、例擇有行誼諸生二人督其事。旁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甚衆。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學諸書讀之、心忽闇發、文思坌湧。乙酉舉南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理賞其文、遂第進士。是年冬、授浙江歸安縣知縣。君嘗恨不得執弟子禮于陽明先生、至是遣使稟學先生、先生答之曰、此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子以適往之資、加之篤志問學、其於此道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暇他求乎。君得書、遂主先生之言為依歸、然猶間為時忌所尼。汝中嘗過訪、日逆之曰、得無猶踏兩家船乎。君惕然愧謝曰、過矣。自是身任此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而世俗形迹不復拘。在衆人顧望退縮莫之前者、必且犯難為之、矢激弦絕、不論其果。雖竟以此蒙訕買禍、不恤也。歸安隸湖州、以饒富名、異時官府廚傳供張不精侈、則使者銜有司為慢。已有司疑畏、多厚飾

以緩責、或陰籍爲身利、猝不辦、率仰富人。富人既得倖、則貧者日見傾奪。又轉輸例入羨金、破產以應、豪右把其短、恣行武斷、有司內顧、益與昇不振。君酌廩稍節目、使足備儀、而罷其浮艷、歲省里家數千金。其諸徭役、視貧富爲等、轉輸者既無重困、更不復自隱行謁。暇日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在家右朝聞夕發、㚒摧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卅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即市肆交易雞豬羊牛布縷果蔬充溢衢衕、不得收斂。民既稱便、而壟斷罔貧弱者倉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睹君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贓、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君素有心計、善刺姦、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値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舟中、侍人失色沮、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君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之顧岸傍有敝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益策諸賽者必且蹈沒人爲之也。君所至使人株過不暇、大抵若此。縣中遭避卒遠、繫人禍及雞犬、而老胥工揣摩、講張舞文、雖痛懲之不戢。至是斂手引去。朔望謁廟畢、坐學宮、與諸生講學、爲言訓詁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篤行者優禮之、而黜其尤無良者。當是時、隨城萬公雲鵬爲郡守、剛愎、有舉數以事相忤、君無所屈。戊子入覲、聞有甘心於萬者、獨忞吏部直其枉、詞氣激發。安仁桂公萼爲冢宰、[illegible]其言、謂得不搖縣令入吏部、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爲[illegible]不孚、即不聽縣令言、去爲邳守人、兩以爲難。庚寅、聞祖母羅氏訃、即月歸。士民思之不置、將樹碑紀政、不果。後十二年、君已致仕、尚書蔣公瑤始竟其事。壬辰服除、補唐縣知縣。唐民愿而野、瘠而鮮食。君新學宮、興弦歌、敎其諸生如歸安。訟者至、既剖曲直、則勸以孝友仁讓之行、多泣下不終訟者。歲且饑、公爲賑糶、納券予粟、約期來償、銷佛像、伐淫祠木、製爲禮器、令毋得作佛事、禁酗逐佚民、用不耗。繞三月、流移漸歸。而君以吏科給事中召。當是時、　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

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怒、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抹之以防其黨。其言曰、進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於不遜。孤臣孼子之流與善避時局者、相去何啻什百。此雖過於容恕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頃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限罰、而忠藎者未盡齊抒。短於才者間蒙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憸人、倖冒崇階、而孤臣孼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致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穽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抹、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　上寬其言、諭吏部曰、咸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中粟洪、劾冢宰汪某、謫寧國縣丞、而參議章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嫌怒、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即論抹如言、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　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貳、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　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劾、必先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即如考察一事、　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即時論抹、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抹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窒之。　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等背負伯鯀方命之罪、稔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等雖不抹、然　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逐、朝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明年、與安遠侯柳珣冊立荆王、餽遺一無所取。北虜寇陝西、總制尚書唐公龍與巡按御史上功罪反異、朝議遣給事中問狀、且舉有才力者二人上請、　上特命君往。旋進兵科右給事中。君在邊、舉劾爾平、兵氣自倍。歸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如御史徐九皐議、開苑光湖、月河以通運餉。丙申、任告。戊戌、丁繼母朱氏憂。辛丑三月、起復補刑科都給事中。是年廷試進士、　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名次、仍下內閣詳定、務求其是。又以　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謁見禮、兼欲舉庶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　上溫言勞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而士之緣幸以進者畧

無顧藉。君目擊心痛、以為　上之取士儲養、必求其
是、皆所以為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
悔改以報知遇、是尚可以坐視乎。乃上疏曰、皇太子
將出閣、宮僚不可無人、此聖諭拳拳盛心也。且今之
庶吉士即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
令下、奔競日恣、行已有耻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法、
徒事華藻、不培本根、背書作課、詭時諧俗、苟且不振、
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真才也。臣願今歲所選、盡從人
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為之師模、言足以
啟關鑰、動足以鎮浮妄、而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
業、以風馮翼孝德之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
燕貽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主於輔臣、而
教養爲之館閣、皆操資序以遣、無所選擇。及上用公
言、諸大臣叢怒、恐其復動　上意。未幾　太廟災、諸
大臣應詔自陳、君翼　上因此有所更置、以盡修省
之實、自諸大臣以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
之臣十四人以進。其論列者既皆據權寵有氣力、而
十四人者、止南京二三大臣所稱侍郎呂柟、太常卿
魏校、郎中王畿、都給事中魏良弼、參議徐樾、又皆被
斥與疏遠之人、且以講學取人怒、而王為尤著。怒者
既益衆、又機便可乘、遂坐左遷山東布政使司都事。
君以　上恩雖寬然、勢不可復留、又思巷年且高、得
請於巡撫都御史曾公銑致仕去。曾與大臣論薦者
數四、皆不報。君既去、士風自是遂一變矣。君嘗自病
負意氣嫉惡如讐、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蹈水火、
犯金革、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強。故凡引掖善類、提獎
後進、惟恐不及。自為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
來道途、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為主、
執之以堅、而意氣足以發之。在廣坐中、隨事隨物、往
日合矣、吐露心膽。嘗曰、吾所言如是、汝之良知可明
白否。能信此良知、可快樂否。其有議論不一者、則曰、
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是。反覆辨析、不明不已。海
陽陳盍撝、林敬夫輩始或與君角勝、久之咸入彀。率
帖帖乖受約束、不能去。若是者先後不下十數人。君
於此十數人、無問遠近疏戚、若與締肺腑、親嘗伺察
微隱、考見誠偽、一聞缺失、若已有負、厲色正言、恨不
速改。其有不幸罹禍與謬敗者、不遠千里、資遺而調
護之。自陽明先生沒、講學者滿海內、而聲氣聯屬、微
若不足。君與汝中汲汲維持於朋友之間。君嘗以悟
性直捷應用圓融歸汝中、觸衆怒薦之朝、至於克己

爲義、善鑒知人、汝中恒自以爲不逮。蓋其抱有爲之才、不忍泯没、而又切世道之慮、不獨朋友相晲而已、此可與淺淺者道哉。君歸鄉十餘年、講學者過江上、莫不就問。至則君率縣之子弟請益、率數日乃去。縣學久圮、爲言于有司、盡撤其敝而侈大之。聞必爾居菴爲南譙青院、分居諸生。然以規過太切、嫉惡太嚴、閭里往往持私短君。君聞之、曾不介意。治家謹于禮敎。恥菴性難事、有過必欲泣以諫。待兄弟子女如其子。其弟以盲廢業者人、弟予婚、多方營之。弟既死、又分田廬給其婦子。思菴卒于君歸之七年、壽九十。嘉靖甲午、以君貢敕封文林郎、唐縣知縣、而母劉贈孺人。於是印孺人亦得今封。始思菴所聞奔時道人言、至是一一皆驗。

《國朝獻徵錄》卷八〇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三

陳九川　黃弘綱　胡天鳳　楊爵

陸粲

明故禮部主客郎中致仕明水陳公墓志銘

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于螺川上。又五年、再聆于毘陵。繼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雪浪閣、甲寅過桐江、衹朝夕請益、既久乃別。最後丙辰大水、獨對於寓舍、尤盡傾倒。蓋先生之學得之陽明公致良知爲深、以爲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于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方欲求決于先生、而先生亡矣。悲夫悲夫、此豈交遊之情已乎。自念此學當諸極致、不負千載一時之機、而先生自任其重、負荷且堅、東南士人歸心服平而卒無疑貳者、在吉有東郭、雙江諸公、在撫則先生爲倡首、蓋浙中所未有也。如是而不得少延歲月、以卒所請、豈不大可悲哉。先生名九川、字惟濬、初號竹亭、改明水。陳本宣之寧國人、高祖觀擅智勇、高皇征僞漢時、實在行、以功進小旗、留撫州守禦所、既老返宣城。曾祖禮代隷元帥金大望麾下、樂臨川風土、始留家于孫、遂爲臨川人。祖溥、寡言笑、能前知。生崑、字獻璧、號閒翁、娶吳氏、生先生、後推恩封文林郎、大常寺博士。母某氏、封孺人、常夢吞星而娠。先生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爲督學崆峒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嫉毀。已而忽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公于虔、有所聞、盡失舊所爲、周易春秋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己卯、武宗將南巡、衆莫計、獨與舒梓溪國裳、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旨荷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

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業於度辛巳今上即位拔諸諫臣仍補太常癸未進禮部儀制員外郎冊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啣會是時有他甘心者思藉為媒嗾通事假夷語奏之下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救弗聽丙戌戍鎮海衛己丑郊祀覃恩解還後兩遇詔得閑住致仕凡再履危機而卒不肯濡滯依違以為身家之謀而易其計蓋性成然也歸餘二年六旬內連遭父母兄弟四喪躬覩斂含無遺憾始未師陽明公卓卓衆中篤倫嚴禮實恐玷缺比務學即謹喪祭正廟制宗法塋域諸役不一他議宗族不足者捐已助之間走寧國掃丘壠以畢先志嘗構別墅術者羨其所定惻然曰伯父久殯敢私乎遂奉之而事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既喪自走越紀其家而蹤跡所經北至毘陵南盡東粵徜徉鴈蕩九華匡廬閩登五老峯之絕標窮三級泉之奇勝結茅忘歸自以為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即無地而非講習之處其說主於陽明公以致良知為主以物格為實下手處不特定會期擬峴臺與懷玉浙東青原玄潭尋訪而已先生卒後數月即有東廓之變嗚呼此豈交游之情已哉先生生弘治甲寅十月十六日卒嘉靖壬戌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諸生即以言之官祀學官未卒之春疾上壅耳不聽至秋遂不能言有星隕居旁須臾瞑殯于家隣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宮弗震若有衛者初娶潘氏繼董氏大理卿璜溪公女側室王氏李氏子三長本嘉靖壬子舉人娶張氏合州善女繼李氏董出次朱縣學生娶樂貢士其任女繼李氏李出幼休聘何永興文明女王出女三長適縣學生黃國紀次適府學生吳朝禎幼適安城刑部員外郎鄒善曾潘出孫男三本子文垠未聘朱子文燉聘崇仁謝氏文棨未聘孫女二本女許嫁曾如閩朱女許嫁詹勝本等將以明年癸亥某月某日葬先生城北南岡山首癸趾丁近閒翁之墓而封同潘先期持衡

州推官舒化所為狀來請銘。予悲先生不可復得，又愧無以相報，虛其平日知待也，慨而銘之。銘曰：

良知之致，得者其誰。二紀相從，達矣奚疑。有來青衿，示以蓍龜。爰述所聞，可師可資。力主國是，不慮身危。載戍于閩，莫援彼夷。迫其還歸，汝水之湄。邁邁何求，獨守我雌。斯道若何，今屬舉之。既永斯藏，亦以志悲。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五

明故雲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黃公墓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中丞督軍于虔，延見士人，輒語以聖學。是時虔中士人無少長皆得其門，獨雩都洛村黃君與何善山兩人最有名。是時君以詩經舉丙子鄉試第七人，丁外艱。往兄弘婁隳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君償焉，自代三百金以解。先生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黃君來何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說，即能無悖於先生。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掖獎頓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誨誨操習其誦說，與已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且察其性行何若，俟漸領畧，徐共面語，故已不勞而人易知。君首在造就中，自以接引得朋友益，故從先生去虔至歸越，不忍離者四五年。戊子冬，先生道卒，門人做築場義，咸擇一人紀其家，君居守二年，身處以禮而用情於人，內外大小咸信服，莫可指誹。於是士人出先生門者，無問遠近，莫不知有黃洛村矣。久之，思得一職自試，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厭世俗脂韋，皆公無忌，執法明峻，不肯少失尺寸。巡按御史何公維柏而下，率倚為重。遇疑獄及人畏忌不敢發者，必以相屬。君亦感激知遇，不事姑息，能聲漸著，而望者亦衆。戊申，召為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北邊告警，皇上震怒，邊將多逮西曹，或不盡法，即加責問，畏罪者務深刻以希旨。君直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兼質任剛直，既不能為軟熟語，即有容貸，又不能自暴示恩，以故讒者四起。辛亥，當考察期，閑之望君者適當事，例于謫

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蓋公卿中多嗟惜之、故爲曲全若此。既歸、每歲必放舟青原玄潭閒、與吉之雙江聶公、東郭鄒公期會。先會必走書速予與劉君方與爲後先。興未慊、或留蓮洞、更旬月乃能去。其體肥稍短、目長秀而聲厲、以舒。士人有所請質、瞠視注聽、不遽舉似、以俟意盡衆論既畢、徐擇一二言諷之、不競詼以駐所知、意態含蓄、未易涯涘。然善咳喜浴、曾不自異。已未臘、忽痰壅轉爲風痺、歲加劇。辛酉五月二十八日、端坐而逝、距其生弘治壬子七月十八日、壽止七十、後善山者十年。憶予識君兩人旅中、善山慈和、曲意款納、而君嚴簡難近、未嘗假色笑於人。然予獨與心契、往來二十三年而敬不衰。觀其學亦且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至其平生終始、會未少變。大抵厚於自信而薄逆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卒不撼、可以鎮躁心、瑣屑不入、可以消鄙見、古之所謂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者、庶幾近之。蓋望而知爲有道、不待言之出也。雩都士人多出兩人門、而邑中喪祭舊俗尚鬼、至君始還古云。君名弘綱、字正之。先世居贛縣下横、自春源翁始徙雩都。生子敬、子敬生仲庸、仲庸生廷本、廷本生思盛、號静軒、里中稱長者。娶于吴、生君。君配易氏、有二女三子。女適易廷科、劉克端子褒、歲貢國子生。次裴、褒、皆縣學生。孫子十一人①、瓚、珍、珩、瑨、玖、璨、珙、璁、琯、璞。珍珩縣諸生。孫女二、一適易紹音、一許何某。曾孫四人、某、某、某、某。曾孫女三人。君卒之十二月二十五日、褒等塟之西門外生佛寺右、首巽而趾乾。何之殯也、予走雩都哭之哀。君訃至、而予卧病、則哭諸寢門。明年、褒持劉君之狀來取銘。予泣曰、如君者、可復得耶。且我、信矣。銘非我、孰宜。銘曰、

宋儒窮理、理實心虚。虚與實合、匪學弗居。君雖得師、
速悟由己。一言而判、即心即理。持之既久、持以不持。
流行坎止、自心不疑。感本寂中、寂非感外。心有本靈、
嚴師斯在。維内之私、維外之疑。不隨不倚、胡施靡徽。

我將質之、逝矣弗作。載韻遺言、堅珉亦託。

明故贈刑部雲南清吏司署員外郎晴岡胡君墓銘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五）

贈署員外郎晴岡胡君泰和義禾田人也、名天鳳、字時鳴。父諱行恭、號謙齋、篤學慕古、行誼嚴振。嘗慼時事、有所論著、識者謂可裨政議。尊居平恕、每歲里中弟子爭迎師、莫能舍、以是終身不去其鄉。君自少稟家學、不更他師、性行方介、酷類父。既補縣學生、授經虔之雩都。是時王陽明先生去虔未久、高第弟子雩人何公廷仁、黄公弘綱傳先生學、主於求心、而緩窮索。居聞之、未即信、退而沉思。會冬夜從友人所宵分歸、已熟寢、覺聞漏下不及三十刻、心訝之。已而數覺漏不加促、則疑守者怠課、披衣起立候天曙、比四問、雞未鳴也。慨然悟曰、漏非有永不永、由吾心動、聽聞亂耳。夫聽聞亂、故逆億起、而愛憎移、不自知其妄也。不求諸心、吾之妄可勝計哉。於是積疑頓釋、乃著自信篇以明己志。時時就何、黄究所傳。且曰、始吾未信先生之學、謂與宋儒異耳。夫性即理與在物為理、皆宋儒語也。理在物猶可言外、謂性為外可乎。性非在外、理非在外、吾之窮索宜何從。於是復為理論申之。然君不獨能信其言、反諸己、自處獨至接衆務與心應、以為快。嘗過病痺者、旁有人云、孰予一金、當出奇藥起之。君即倒橐從者、疑曰、驗否安知。君曰、吾心誠不自已、豈俟其驗哉。門人問見色不動有道否。曰、人之自視子女、未嘗有動、視人猶子女、固其道矣。雩士雖以舉業從君、君所語多在舉業外、以是出其門者即有聞。御史袁淳、訓導周文其最也。在雩三年、所學視昔大異。方以稱力澤物為己責、而竟卒於瘵、年纔三十有八、不及其成。里中嗟曰、謙齋阨矣、復阨君耶。後卒三十年、君之子直登進士、為刑部、致有今贈。未幾、出為湖廣按察僉事、念君待吉溪土、亟歸卜地於某山之原、面乙辰、負辛戌、將以辛酉正月五日下窆。前期自撰世敘來請銘。僉事故與余遊、嘗疑有啟之者、其私淑先生也、志甚厲而位漸進、將所謂稱力以澤物者、終有在乎。於是諾

其銘以告諸幽。胡之先徙自金陵、宋慶曆進士衍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幾傳爲伯雅、登永樂丙戌進士。進士之弟季和、生寶坻訓導哲、哲生介極、君之高曾祖也。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配周氏、生子三人、長按察、次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世叙云、銘曰、

學晦識凝、如夜方寤、孰寤有聞、晝酣未悔、匪辭是修、自踐抑抑。命或格之、極諸未即、皇錫有赫、貴豈在名。惟古好德、乃福之榮、又何考祥、不曰有子、遺者方長、雖夭弗死。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五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憤讀書、苦無繼晷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即挾册往、意欣欣也。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爲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罹法、先生徙步百里外申厥冤、遂並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貲、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贄求往拜其門。公睇先生貌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者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訖曰、繼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是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爲不及。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爲邑諸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饋贈俱讓不受、或以爲矯、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自重天子使耶。聞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母歿、毀瘠踰禮、廬墓三年、有冬筍馴兔之瑞。服闋、家

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歛避、而所覩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民閒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疏入、人皆愕然。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覿、都人呼為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柙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並未有柙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嫡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鋐、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詣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略無憤悱不平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適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為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幽圜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玄殿、災、火圜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為民。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

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爲人硜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至老、篤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爲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濱諸君子爲友、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礱精光、展拓胸次。其所涵養者誠深、以故冒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鏗鍧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當、眈眈以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愧死矣。先生沒若干年、莊皇帝以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今上用禮官議、謚忠介。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粲墓表　　黄佐

給事中陸公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邇聞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瑱。祖諱泰、以別子貴贈工部主事。考諱應賓、世傳儒業、旁通軒岐、爲醫學正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絕人、六歲日誦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燦。燦與季氏采皆太學生、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術學益進。布素謹敕、出入鼎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澤王文恪公鏊見所作、嘆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秋舉鄉薦第四。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珤將置首選、忌者訐沮、遂列名三甲。尋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連七試居首。少師石淙楊公一清稱爲通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已。丁亥冬、詔簡五人充史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與備職異、故事所亾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人銜之、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邊警、即上疏請修

寧夏邊墻以退虜衛。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言君臣同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愼簡天下博聞有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教職卓異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愼簡、不宜以願就遠方俗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調遠省者、亦宜調停。今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愼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皆采納。戊子春、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上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爲之奪氣。其秋、始用朝官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朝、適有張福殺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鞫。熊都御史決請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愼、不宜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逮因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無黜誠恐法吏以決爲戒、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而止。自是代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桂用事、公夜草疏論之、有鬼叫于庭。公笑謂曰、死即死爾、吾義不可已也。言既叫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旨璁以原職、萼落散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震悚、都下讙稱奇男子、抄其疏紙爲涌貴。岳司副倫王給事準繼有章、　上內批曰、陸粲等何不早言。俱下詔獄。既而霍詹事韜上疏詆公、辨萼與己同薦王瓊、初不受賂、且謂石淙與腹心門生嗾公爲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璁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公謫丞貴州都鎮驛、與倫準偕出都城、有賦三生行美之者。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業、與之講授、有擬科第者。壬辰、稍遷知江西永新縣。縣素嚚訟、蕃盜號難治、公損益保伍法、隨戶稽口、召諸藏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劫江湖、莫敢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

而購以重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美二劇盜、猝起郡邑間、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鐸擾欽殺人、豈唆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道路稱快。有張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公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鋤暴植弱此類也。乃卷家禮以教愚氓、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去私供堂饌、明清法律、修廣庠序、賑給師儒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閉、澆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嘗欲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堂曰夢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錄也。撫臺高都憲公韶、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既歸、養志惟謹、祭先惟敬。事寡姊、撫孤甥、皆極恩禮。復特祠外王舅胡少叅琮於居第之西、報其育己也。又畫王文恪、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而敬事之、報其知己也。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托孤、皆撫之成人。徐文學元祿亦賴以成名、且又造就其子。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下事。又曰、忠孝少虧、雖稽百善、無足稱矣。優游林壑十有八年、足跡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釁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汚。其勁直每如此。己酉、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苫凷顛側、不入便寢、經理窀穸、日漸羸尩、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爲馬文淵笑耶。言訖儵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於忠孝之道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自刓委屈、所謂崑玉比質者也。憶予己亥起官、偕北上、艤舟吳門、始晤公。公長身朗秀、美鬚髯、風采英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纚纚不休。王文恪嘗出所記、輒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議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楊修撰慎韻林、移書指摘、每相契合。又嘗索予所記革除遺事、證以所見、無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吾浚

明乎。公著述雄深雅健。比予家居羆澤、時寄數篇、曰以雋永。著左氏春秋雋及附注、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於世。文集及胡傳辨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藏於家。他若禮史二記詁釋、見聞隨筆、鉤玄抉秘諸錄、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謂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内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予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翊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聖明、匪直貞元之世而已。惜公靖獻之初已沮於人、甫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僅下壽、齎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國朝獻徵錄》卷八〇

給事中陸公傳

陸公者、諱粲、字子餘、浚明其別字也。嘗讀書貞山、學者稱貞山先生云。其先居吳、自漢豫章都尉始。宋避亂、居長洲之陳湖、號陳湖陸、代有顯人。公之父應賓爲醫學正科、娶叅議胡公琮女、館其家、因生公郡城弦歌里。公超悟絶人、六歲能屬對、質疑義。九歲能文章。十有四、選隸校官弟子、與伯氏煥、季氏釆自相師友、時稱三鳳。嘗受經錢鴻臚先生貴、學益有名。王文恪公鏊讀其文、歎曰、他日我輩人也。嘉靖乙酉舉鄉試、丙戌舉會試、咸魁其經。及　廷對、石文隱公珤將首薦、公中忌者訐、不果。尋被選爲庶吉士、連七試皆第一、名聲大譟。少師楊公一清稱爲通儒。丁亥、詔簡吉士五人充史官、公名業已列上、而會新貴人得權、公不往揖、心嗛之、乃從中媒櫱、改授工科給事中。三日虜報至、公奏請備邊、悉合機宜。又論致治用人累數百言、大略言、禍亂皆由上下不交、而壅蔽生、請退朝之後、御便殿

接見羣臣、咨訪政事。經筵日講之外、如洪熙間開弘文閣故事、選儒臣更直、涵養漸摩、宜有益。又言、今日用人專重進士一科、非　祖宗意。今舉人監生不預選取、教職不被超擢、王府官不獲叙遷、遠方長吏不擇賢否。太僕苑馬鹽運諸司屢議變法而不務得人、卽欲致理、其道無繇。臣請久任使、愼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則人才可盡得、而治道可舉。　上皆采納。戊子春、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陳牧政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奪氣。其秋、各省始用　京朝官典試、公往浙中、最稱得士。還　朝、適廠衛與法司爭死獄未決、　上令會訊。熊都御史浹是法司議、坐奪官。公抗疏言、廠衛積威久矣、毎傳致死、比卽究濫、理官莫敢爭。今幸以法爭、輒黜大臣以戒爭者、非國之福也。　上怒、杖公、下詔獄、踰月乃釋。是時張桂以議禮合　上意、躐致宰執、紛易朝政、聞言官言輒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爲沮。尋上疏極詆二相、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公叱曰、疏已就、卽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乃寂。翌日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轉相傳觀、或爭覩其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相一旦猝斥、　上心憐之、而會霍詹事韜訟璁蕚誣公、且謂楊少師實嗾之言。上乃召張還、而謫公都鎭驛丞。都鎭夷徼、公至、僦舍以居、考論經史如故。諸生有請業者、親爲講授、士始知文學、有擢科第者。歲餘、稍遷知永新縣。縣素蕃盜難理、公至則令民爲什伍而相參稽、召諸舍盜者與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彭陳二渠寇行略江湖、吏弗能禁。公出其黨於獄、誘以重賞、令甲夫隨之、卒俘以歸。里有左氏豪藪盜、及諸刀兇號十虎三彪、悉考斃之、境中肅清。張氏子虎者方幼、其父旅死、衆利其產、以計陷之。公廉得寔、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尚書尹公臺童虎傳。又纂家禮、行鄉約、修廣庠序、振給師儒、旌異節孝、由是

澆訛之俗漸於禮義矣。癸巳，公念太夫人老，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送者數千人，去後猶見思。公既歸，則日承養太夫人，孝敬甚備，旦暮一室，手不停披，口不輟誦，足跡不踐公府。十有八年，而太夫人沒，公竟以哀勞成疾，疾革，猶顧謂其子曰，男兒不馬革裹尸，待盡牖下，令馬文淵笑人。言訖，儵然而逝，年五十有八。公長身玉立，鬚髯朗秀，好讀書，於百氏之學無所不窺，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今，談議鑿鑿，如矢激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嘗出所記示公，公輒爲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欽順困知記、楊修撰愼轉注音略、黄詹事佐革除遺事，皆經公校讎，諸公並心服焉。爲文章出入左、馬，詩在選、唐之間。所著有左氏鐫、附注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性侃侃，遇事果激，期必達其志，諄諄倫理，事寡姊，撫孤甥，恩意甚篤，尤勇于赴義，周人之急，甚已之私，故與徐先生元祿石交，庇之終始。陸長史鍾、張都水約咸託之孤，卒賴公成立。歲時祠外王父胡公，以報育已，繪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寓拜展，以報知已。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忠孝苟虧，雖積百行無足稱矣。前後中丞、侍御史薦公章三十餘上，皆不起。大臣有釁事者薦及公，公恥語人曰，吾不幸爲匪人所汚。其介直多類此。子延枝，太學生，以學行世其家。史氏曰，余讀漢張文紀傳，至埋輪都亭，議彈貴戚，亦矯矯壯激矣。及守廣陵，平劇盜，以恩信稱，蓋有良吏之風焉。余觀陸公劾張、桂疏，慷慨峻切，一時忠直之名震天下，而永新之政略與廣陵等，方之文紀，殆庶幾哉。至其優游林泉，蟬蛻塵壒，軼材淵思，發爲文章，則度越文紀遠矣。姜憲副龍嘗稱公曰，節行、政事、文章，三者有一，足以名世，兼之者其浚明乎。君子以爲知言。今世言用人者，獨曰材難耳，然材寔弗用，幸用矣，因事斥，輒不復竟，汝汝死。余於陸公有概焉，爲列其大者以傳。

申時行撰（《賜閒堂集》卷一八）

校記

①十一人：下文所述僅十人，疑誤。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四

歐陽德　劉陽　萬表　周復俊

程梓　謝祐

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
莊歐陽公神道碑銘

公諱德、字崇一、別號南野。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六安州知州、遷刑部員外郎。會
上選士大夫之有文行者以實翰林、改編修、仍其服色俸給。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卿、遷太僕少卿、以親在南、不樂也。當軸者知其意、奏以為南京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留養其母蕭宜人、以薦復為南鴻臚、將為疏乞終養母、不許、遂奉以行。未至、遷南京太常卿、尋　召為太常卿、掌祭酒事。入白其母、母遽曰吾幸無恙、當與兒俱往矣。至則遷禮部左侍郎。
上雅知公熟儀禮、　孝烈皇后葬、　遣監護諸司。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充會典副總裁、教庶吉士、　遣代拜先聖先師、陪祀　帝社稷、主考庚戌會試、皆儒臣所謂榮。其夏以三品考績、贈祖時勉、父庸如其官、祖母某為淑人、封母太淑人。踰月母卒、　賜祭葬。嘉靖壬子春三月、持服未終、　召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冬、　召直無逸殿①、時同勳輔諸臣奉　賜劄與聞大政、中外咸慶喜、以為旦爰立。又明年甲寅三月二十一日、得疾卒、距生弘治丙辰五月二日、享年五十九。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賜祭幾壇、　命工部治葬事、又蔭其弟昱為國子生。而士大夫則相與咨嗟涕洟、奄然失其所望。嗚呼、是可以觀公之槩矣。初、公領鄉薦、陽明先生倡道於虔之行臺、其說以為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明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為禪、公獨曰此正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日有所自得。比入官、則遂以其學施諸政事。知六安州、為二籍稽公使錢及其俸錢之出納、曰非以為名、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歲侵、捐俸之半以倡吏民、得粟若干石、隨所在作粥食飢者、活數萬人。已乃為興水利、汰冗役、定經費、省訟獄之追呼、罷諸苛法、作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問學、民士咸附。為編修、奉　詔

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
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
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
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在南京國子、故事司業當課其
諸生爲文詞、公因引之於道。作講亭、進四方來學者、
與諸生講論其間。或以疑質、爲稽之經訓、證之事物、
本之人情、叅之世變、誘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諭之、
使得其心之所安。公固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
易、士以是日親。及侍太淑人居于家、益與雙江聶公、
東廓鄒公、念菴羅公以講學爲事、學者自遠而至。當
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
下。即陽明無以加也。奉　命教庶吉士、歎曰、此　朝
廷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文爲也。教之如國
子、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聞者莫不興起。爲禮書、首
請建儲、不報。會　詔二王同出府而婚、公上疏曰、昔
我
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
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
太祖時同、宜如初制。又引黜命詞有承宗承家之說、
請　賜裁定。
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
不同日。　裕王母康妃甍、公具喪儀、援
憲廟淑妃例爲請、　詔準鄭賢妃淑妃者
孝宗之母、賢妃者
上之諸妃、附葬　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
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　康妃以葬。秦府爲其中尉
女請封、公曰、　祖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
尉、女則封號止於曾玄、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
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於　祖制
所將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
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
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
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子援他郡王例乞襲
封。公曰、事當愼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
民不堪矣。具言不當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
宗室以罪降爲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抑之、其所
入乃更多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擅婚、花生雖禁之
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爲裁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
之一。
上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造

安樂安諸王爭攝寧府事、嗾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已得。公曰、寧既巳國除、復有府事須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以罪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屬之。爭遂息。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衆相顧未有處、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氣閒暇如無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爲是、卽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如知其非、雖利不敢爲。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居家孝友、數撙節衣食以周其族、凡賴以婚葬者若干人。置社倉於鄉、集子弟敎以禮義。又爲立保伍法、使相救助。後歲凶、其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掠之患。故公之講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修諸身、施諸事、能無媿於其言也。公先世長沙人、三徙而居泰和之蜀鄉。詳見予所爲巖溪翁碑。子男二、餘慶、膺補國子生。紹慶、江西壬子鄉試第二人。俱配康淑人出。女一、許嫁郭太守平川次子某、側室蕭出。孫男三、宗衍、宗翰、宗發。女三、尚幼。餘慶等卜以丙辰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奉公高第弟子工部侍郎雷公狀、請予銘其神道之碑。予昔與公同舉進士、公時已稱名德而予幾弱冠、於道未有聞、公朝夕與予論學、所以啓迪夾持者甚至。及予佐吏部、念公不可使一日不立於朝、因薦公用之、後遂同總裁會典、相繼敎庶吉士於翰林、論議志意無一不相協。予自禮寺入內閣、公又實代予、而公之來至于攝篆以俟者七月、所以處二王之間與夫杜宗室之妄請、予蓋開其端而公能發明充廣之、以補予所未及、由是相得益深。公於當世之務無不究心、其言之無不有條緒、以予淺薄獲從輔臣之末、方期與公相左右、庶幾少有建立、而公遽已卒。予凡三哭之慟、其與人語及公、輒嗚咽不能勝者、不知其幾也。然則銘公而因以抒死生之感、予固不得辭也。夫銘曰、

大江之西多名臣、文章事業垂聲均。以學發聞自公身、曰孔有軌吾所循。先於治巳推之人、寂感順應虛乃神。公學以心非脗脣、深造實踐功力純。良知學然燭無垠、歷官中外名孔振。惟
帝知公久益眞、召典三禮承咨詢。訏謨至計日敷陳、潛植國本亨時屯。喁喁海內延頸頻、幸公旦夕持衡鈞。道誰尼之弗盡伸、星斗晦翳江漢堙。無能起公百感臻、我涕一日三沾巾。推本學術刻貞珉、千載神道瞻嶙峋。公則逝矣光流新、以此寨悲悲孰倫。嗚呼、以

此寮悲悲孰倫。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南野歐陽公墓誌銘

徐階撰《世經堂集》卷一九

嘉靖壬子春、上虛禮卿位、特召泰和歐陽公于憂居、仍聽終制。辭不獲、以是年冬初至朝、詔兼翰林院學士、入內直、同勳輔元寮贊密謨、皆殊典也。公耆德宿望、自慶遭逢、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天下方偶喁然期治平也。迺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官。上震悼不能已、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命官護喪、營域、錄其弟旦爲國子生、聖皇眷德之隆、賢臣始終之遇、誠曠視千古矣。然天不憖遺、典刑山斗、其所繫豈微哉。公諱德、崇一字。南野先生、學者稱之也。曾祖漈、祖時勉、考庸、世有隱德。祖考皆以公貴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母郭氏、張氏、贈淑人。母蕭氏、封太淑人。公初娠、父母咸感異夢。幼神穎不群、讀書數行俱下。九歲以奇童稱、邑尹延見、進退如成人。十三爲弟子員、督學北郡李公大奇之、名動三楚。二十一舉于鄉、聞陽明先生講學虔臺、褰糧從之。值春試者再、皆不赴、力踐精思、食貧自樂。癸未舉進士、與同年更僕共馬、講習齋閣、酒食徵逐不與焉。授知六安州、至則興教化、省追呼、絕宴享之供、導原泉之利。憲臣行部、至過境不入、曰有賢守在。歲大饑疫、捐俸倡賑、設廠煮藥、全活數萬人。丁亥、擢刑部員外郎。會輔臣薦、公文行茂異、特改翰林編修。閉門誦讀、不隨衆謁候。預纂修　會典、編摩獨該核。郊祀議起、倡者引公爲助、堅不可。仍疏請憲章　祖制、斟酌成周、庶貫省民安、禮意不悖。壬辰、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於館下、誨以心身之要、聞風至者至不能容、乃復闢齋宇。周貧病、均勞逸、恩義藹然。時當事者不相悅、迺遷南尚寶卿。三載、遷太僕少卿、又改南鴻臚卿。值外艱歸服、既除、太淑人踰八袠、依依不復出。暇則約予及鄒東廓、羅念菴諸君子、周旋于青原梅陂之上、相與求未發之真知、究先師之遺旨、訢訢若將終身焉。丙午、以薦起、仍舊任。丁未、晉南太常卿、尋　召入掌國子祭酒事、遂擢禮部左侍郎。寅清夙夜、簡在　上心。己酉、改吏部、兼翰學、掌詹事事、後　命教庶吉士于翰林。公曰、是我朝儲相基也、詎文詞已哉。每試暇、輒聚一堂考天人之際、探理亂之原、講經綸之畧、談疑擊節、士咸知所嚮往。庚戌、主會試、黜浮崇雅、最號得人。是夏、太淑人卒、特錫祭葬、并祭侍郎公。及正位春曹、値　二王簡婚、康妃薨逝、

俱禮難沿襲，酌今稽古，曲盡情文。　上嘉納焉。宗人既行，踰僭日聞，厥處高墻，供輸浸困，且監閹所至橫擾，公深悲之。會靖江中尉某當坐，公請即所在闢閒宇，聚處高墻制居焉。　奉邸中尉女請封，公稽　祖訓本無②將以丙辰年四月二十八日，葬公于萬安縣十五都上宏灌山首庚趾甲之原，以銘請于予。惟先師倡道東南，一時豪傑雲集景從，人人自以爲莫公若也。先師語來學，必曰先與崇一論之，而公則自視欿然。予素遲鈍，定交四十年，辯論啓發，寔公是資，乃垂晚就　召，得侍同朝，可面相訂正，以究此學之實。公每病予拘狷不諧世，而通和濟變，予不及公遠矣。方慶麗澤，而公遽止此，予何能淑哉！悲夫悲夫！且天之生賢不數，賢矣而會逢其際者又不多見。公資稟兼人，躬逢　聖主，方與元臣碩輔期翊熙明，而天亟奪之，寔理可致詰耶？計聞中外，哭者失聲，泊者失色，蓋非爲一人一家之私也。予抆淚而銘之曰：

聖遠言湮，大道斯晦，我師奮興，主盟命代。及門濟濟，入室則公，獨知妙契，先後包蒙。有政大施，民用和樂，發爲文章，星虹炳若。孤忠一德，際我　聖明，爰置左右，眷莫與京。夙夜在公，嘉謀入告，贊協朶燮，周行是好。有猷有爲，維　國之楨，無黨無黨，寔世之衡。篤生胡艱，而奪則速，自昔所嗟，生民無祿。潛帝隱澀，表被既多，鴻名茂烈，永以不磨。勒典貴終，　皇恩有赫，昭揭儒真，考終玄宅。

聶豹撰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六

御史劉先生陽傳

王時槐

三五劉先生陽，字一舒，安福縣人。自其兒時端重若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王公撫虔時，先生亟慕，一見其人，禀學焉。而梅源先生故是王公弟子，間示之語錄，則益嚮往，遂專如虔。除夕泊舟野水，風雪霏霏，齒牙下上，拈麻木不得歷，信，先生顧津津然喜也。旦日見王公，稱弟子。王公視其修幹疎眉，飄飄然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嘗享清福已。又謂先生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先生跪受教。自是日兩謁見，退則與冀君元亨等互相稽切。越數月辭還。先是督學使者與王公持論不合，則發策詆之。先生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先生且殿，而先生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碭山盜警無虛日，先生捕其魁桀格殺之，奸民相顧懾慴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旌節婦墓，百廢具興，

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先生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精禱、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昆弟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先生。先生避身如寒士、時入覲、褁俸金以行、不煩民一楮。居碭山四年、九被薦剡。僚志稱先生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尙理學、政暇則引四民訓諭之、無賢愚皆獲其益。蓋實錄云。旣召去、士民遮道、哭聲震野、爲祀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天威叵測、衆洶洶歸過先生。先生曰、卽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爾。旣授疏、猶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先生泰儉、先生曰、不聞靑萊侍郞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喪、基樓者三年、哀吟嗚悲、感行路。旣除服、被召、尋陪點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邑士人談學不倦。嘗會復眞鞏公夜講罷、門弟子就先生避牀趺坐、退若有得也。氣淸明、爣然海鶴。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嶽、夜半坐祝融峯、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牛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於踐履、嘗曰、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至其所以深造而獨得之者、則猶不容以易窺矣。先生每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卽是語推之、先生所以孜孜不懈者、蓋尙未有涯也。先生天性溫良馴雅、自少至老、不能害物。與人交仁經義縛人、人以先生親已。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逆於耳。尤訥達事體、善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先生之廬。閒有背先生指結訟者、有司曲直之、一如先生言。人以是愈益歸服。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數、相與祠祀之、至今不絕。

（《國朝獻徵錄》卷六五）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萬公表

墓志銘　　　　濬園集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銘栽九流、筆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間庞闈偶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公歿、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亾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賂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別號鹿閬居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淮甸、始祖囝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克萬戶。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略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詔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生禧、禧生齡椿、即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略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顱、頟有三文、風神炯炯、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人、盡啓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不、臥苫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像、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參我之痛也。姊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毋宦游、恭毋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褒貧、爲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即以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童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頫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策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閫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運總兵挂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詘贏、河渠通塞、　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請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德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

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須濬而黄水始來、稍稍與漕合。至正德六年、黄船盛來、浚漫衝決。方黄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壅、淤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黄河漫浸、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隄防原衛河衝入爲漕者。今二洪以下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兼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黄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另浙中海船於遼瀋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滂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遲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内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葑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珫、賊據内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

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舩艎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歆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疏鹵可誘而縛也，爲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遠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巢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舉夷其類，居處、飲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

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同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隄以取魚、圖一斬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耆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闢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體會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淡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

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仰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移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闢敘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宫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絶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脩無爲跡者蚩耶。爲文斂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藤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貲橙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爲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缾缽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嗟乎、公晰理窮微、鋼入毫芒、而臨陣出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電擊、不可狎視、而瀹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褰屍殉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君武不外兜、而公文不内推、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偽惟千奇。哲人崛起、澄徹其源。玄宗釋部、是究是追。凝發聯倫、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房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紓石畫、既肩日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過蘇門、擐甲揮戈。以一杉作、矢死靡他。賊氣以析、餘此危城。人日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于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翦爲殃。可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匿功。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于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國朝獻徵録》卷一〇七

南京太僕寺卿周公復俊墓志　于慎行

于子曰、今世論士人操行、率取畸觭爲名高、舉羣趨之。至僕方尚實之士、詘而不稱。其談執文、以激亂幼眇、盛相夸翊、而沈深容裔、本原六籍者、亦弗貴也。舍軌迹而馮虛、偭規矩而錯巧、謂世道何、顧安得先民

之與刑而風之。頃讀張文學所狀周太僕公、則悅仰而嘆曰、嗟夫士之操行與秇文、桀鸌不在是耶、世胡莫之述也。蓋公沒而家中落、至孫女歸倪貴、乃克營其墓石、故予得悉公之文行而爲之志曰。公諱從俊、字于顴、館於木人涇之旁、曾自號木涇子。自宋南渡以來、世居崑山之塗㙑里。里有鼎姓三、亦謂之三家市、周其一也。國初有諱勝十者、于公爲六代祖、傳高祖道祥、曾祖毅、並隱不仕。祖元學、以德誼稱。考諱在、舉鄉進士、授養利州知州、辭疾不就、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妣皆夫人。初、養利公兄弟六人、而已最少、出而室於吳、諸兄析產、斥不與分、曰當受諸吳。吳亦不與分也、曰當受諸周。養利公皆讓不言、而食貧治經、嗇曰、丈夫墮地、顧自樹何如耳、安問周與吳爲。已而名果成、偕計長安。從日者卜、卜曰、君法故不當貴、有子乃貴耳。而吳太夫人夢龍翔于庭、是夕公生、相與異之。公生而器度純雅、風儀韶令。弱冠從諸生遊、試輒爲首。與方伯顧公夢圭、太史王公同祖齊名、號爲崑山三儁。嘉靖乙酉、南直省試中式、舉壬辰會試第七。明年授工部主事、奉命朱青滇南、尋進員外郎、庀材潞渚、闢四門于苑、貫人輸木、各從其方、魚貫而入、無所留難、歡聲大譟。再進郎中、綜事鳩工、具有規程、司空倚重焉。東宮出閤、詔選郎官侍從、公名在牘、或賂而更、公不恤也。以望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申布功令、獨持風紀、貴要私請亦格不行、以刻核見中。太夫人春秋高矣、謝病歸侍、五年不出。內艱服除、以故官改補雲南備兵。鹿滄猓夷叛西洱海中、遮略三郡、吏不能制。公與隣道謀、遣誘致別種、取猓自効、西洱遂平。撫臺上公功最、相臣子用事、銜其無賄也、賞格不行。稍遷本省左參政、尋陞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仍轉爲雲南左布政使。考核吏治、無所阿邑、有所牧體。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遷即開府。公三年奏績、受策書矣、而以入覲聞命遷南京太僕寺卿、例改別使入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北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某繼至、別宿民舍、心固不快、故以好謁公、語次爲言孤遠之臣、中朝無援、浮沉滇蜀數年、僅從量擢、又困是役。御史宵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辨、亟上疏乞休、詔與致仕。　穆廟登極、乃進今階、士論惜焉。狀稱公爲人儀觀偉重、言笑有常。在官三十年、貞介勵明、終始一節、監司所積贓鍰、悉付諸守藏、未嘗私

取。滇南寶貨出納，一無所染。有士爵嗣官者，旁支厖竊，以賄奪適，公衡以法正之，適感公恩，因里人博士某以金瓶異寶爲壽，直可萬緡，公正色卻之，亦不語人。博士歸里，爲人誦說，乃知其事。今舉世浮競，清修至譽揚太尉卻金，皆謂固然，無足異者，綜其實不爾。如公趣操，亦大難矣。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嚴，時有不悅，即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重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即得平地，乃敢登車。少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誡之，自此終身止飲，曰吾法陶士行。兄伯伉直使酒，公能曲順之，及與分產，以腴田讓兄，自取其瘠。瘠田大獲，復分其入。至其敦睦群從，奉事寡姊，恩禮篤至，爲人所稱，尤不可勝紀云。里居杜門掃軌，不修請謁，凝塵晏然，一如寒素。故蜀中諸生有宦于吳者，屢屢及門，方出一見，亦不使里人知也。其學淵源經藝，而稱說程朱之言，于子史群籍多所涉獵，尤嗜左馬屈宋諸家。獨不喜佛書，嘗著論闢之。少時與從兄子言以聲詩相和，及至滇中，交楊用脩太史，雅相矜許。太史校公集，序之。公始以使至滇，愛其山水，圖之以歸。後爲監司，出入滇蜀間③幾若千歲，故所遊覽歌吟，於西南爲多。所著有元史備遺、玉峰詩纂、東吳名賢記及涇林詩集若干卷，行于世。別有詩十卷及涇林雜記、涇林類記、四書解各若干卷，藏於家。嗟嗟，以公所操持韞藉而槩其文與行，可謂先民之典刑，非耶。吳即多壯士材人，如公品第，實亦無幾。而後進恭名，少所稱說，豈其耳目所涉遠而不及聞耶。抑風會之流，各有所趣入而不返也。故亟表而傳之，以爲世模楷，淳風幾可復焉。

《國朝獻徵錄》卷七二

贈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程公墓碑

今天下爲方伯者，必積資二三十年，甫得而已迫遲暮，倦勤，而其階去公卿纔一間，惟恐失之，不能無阿邑覬速化。又所職重錢穀，手足拮据，無復遊戲翰墨之日。而余出爲藩臬，所事方伯凡數十人，晚得永康程叔明公。公年踰艾，晨興夜作，即居恒燕談，每有不盡之興，而又善爲古文辭及晉人書，應之如流。其執義甚堅，部使者悍塞相撑距，不爲動，而一切出納明審，媒蘖之卒無端。余甚異之，久而後知公之賢，益受其父方峰先生云。先生名梓，字養之。先世爲徽槐堂人，勝國有廉訪副使稆者，避徙永康，二傳徙方巖，又二傳徙附馬堂，又三傳爲

伯詳、娶于楊、即先生父母也。有三子、季則先生。先生生而明惠若神、六七歲無戲言嬉容。臧獲不敢以惰見。見輒詆訶之。既長、聞婺有何王金許者、聖人之徒也、就外傅問學。傅不能對。久之、讀正學編、至所爲眞實心地克苦工夫者、躍然曰、學在是矣。又進而求之濂洛關閩、又進而求之鄒魯、未得則終夕不寐、已得則若饗大牢。而其父不悅也、是安所當舉子業乎。先生長跽而請曰、世不乏公卿、惟聖賢不數見。兒雖不敏、願大人爲聖賢父。父譙讓之、古公卿獨無聖賢耶。未聞合之兩傷、離之雙美也。先生乃出就試、輒奕然舉首、爲邑諸生矣。而是時王文成公學大行、先生與李生侯璧、周生德恭輩負笈執雉、文成奇先生年少而志銳、令從高第弟子錢仲實、王汝中諸君居陽明洞中。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學聖人。端而言、端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凡六年、文成卒、先生謂邑故多大儒、自陳同甫以來何寥寥也。乃偕從父文恭公及司丞應公爲五峰社、而推二公長之。衡發括蒼諸郡邑人士、其從如雲矣。五峰故有招提、朱晦庵、呂東萊、陳龍川三賢所講學地。而中先率臺有晦庵遺書臺。傍多隙地、又石洞爽塏可居。謀於司丞及李周兩生、構屋數十楹、其奥以祀三賢、而左右个以居四方學者、命之曰麗澤之祠。學徒雲集、幾與陽明等。先生雖宗文成、而文成之徒往往以通脫無規檢爲得良知本體、流弊不可勝言。故壹是以眞實心地爲本、瞬有存、息有養、言動啓處不失尺寸。其意氣鮮所服下、而恒以謙受持之、穆穆落落、如渾金璞玉。事二人孝、一舉足出言未之或忘。沒而擗踊哀號、廬于墓者三年、弗忍歸。葬祭一準於禮。自曾大父以來、惑形家言不葬者數世、食指益繁、皆相仗無適任者。先生不愛重貲、悉爲卜地而厝之、不以煩衆子姓。伯氏貧而仲氏鰥無子、先生事之沒身、衣食豐腴逾於己。其喪也、附身若槨無不誠信。盧生德卿者、故授徒兆、卒僧舍、僧兒某里豪也。惡德卿而辱之。德卿訟諸官、懼無左驗、則陰署諸生名而首先生。豪訟先生及德卿以下若干人於御史臺、是建淫祠倡僞學、熒惑衆心者。御史故不善文成、而中豪言、則先生諸生籍廢、祠四方學者扼腕。薦紳大夫宗伯黃公綰、方伯應公良數十百人詣臺言狀、復先生諸生籍、祠以不廢。先是有司受臺檄逮先生及德卿、德卿亡匿、而獨先生詣臺對簿、榜掠百方、無呼暴聲、又亟爲德卿明其無他。人言德卿實首難、而子爲受惡乎。先生曰、德卿以諸生爲豪所窘、固當洗之、且渠首署吾名、

正爲今日、賢者急病而讓夷、臧文仲固知之、吾所學何事而負德卿爲。德卿卒不挂爰書、更與同學如故、口不道前事矣。先生雅不樂爲諸生、奪于父命、已舉叔明善屬文、上書請除諸生籍、而數數誨其子曰、若太父所望爲公卿者、公卿而聖賢其人者也。士尚志、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誠得爲聖賢、固不害爲公卿、不者取詬病、更易適足自點耳。所耳提面命皆嘉言善行、無一及私。叔明舉進士、司理武昌、先生來視之、吾往所訓汝者何若、無負吾所學、則可以不負君。兀坐一室、左右琴書、啖葵羹麥飯而甘之、無令司理以養傷廉。居二年、語叔明、爾不嫌以葵羹麥飯養我、幸甚。然吾家固饒此、何更費爾。買舟從兩奚奴、負所攜襆衣琴書歸。而過匡廬、則晦庵講學地、盤桓久之乃去。自是叔明爲比部郎及陳滇臬、皆不就矣。先生年七十有奇、無他房御、既喪其偶孫夫人、不復娶。素髮長委至地、步趨强駛、日與故友講學五峰、而稍及二氏家言。構亭五龍之巔、顏之抱一。時據榻若卧若、而實未嘗欠伸、振襟跏趺。賓客來造請、輒先知其候。亭瓦有朱光、月朔掌文作丹砂色、人異之以爲仙。叔明司理考最、繼爲比部主事、爲郎中、凡三封先生如其官。先生北鄉稽首拜璽書之辱已、服賜服朝于先廟、衆之不復御。足不履公府、郡守王公以鄉飲酒禮禮先生爲上賓者三、卒不應。邑大夫吳明故迺家子、三年僅得一奉杖履、亦不報謝。而叔明爲主事、當國者以申韓治、至歲課誅戮多寡爲殿最。叔明決囚吳中、還上先生壽、先生酌而祝之、以無寃民壽我。而叔明坐決不滿品罰、先生顧大快樂之。尋以郎治獄山東、復勅厲如吳中時、所平反殆千餘人。還朝、遷副滇憲事、念先生老不欲行、先生艴然曰、緬夷聳我邊鄙、天子旰食、兒官稱治兵使者、所部臨安當要害、食焉而避其難、吾不以爲子。老夫强飯、恨無階執殳前驅、兒顧戀戀膝下耶。即定省温凊、有諸孫在。叔明强起之滇、未二年先生卒矣。先生蓋下堂而傷其足、猶時令童子舁籃筍眺望谿壑間、與至口占成韻語、諷諷可誦。於古好陶靖節、卲堯夫之爲人。所著白翁吟稿與擊壤同。卒之前一日、命諸兒治殮具、曰、吾逝矣。吾内省不疚、不倍學矣、小子勗哉。其與靖節委運去來又何符也。先生生弘治戊午八月一日、卒萬曆乙酉八月十有六日、年八十有八。葬于五龍山之陽。又十有四年、叔明以四川左布政使奏最、贈先生如其官。配孫、四贈爲夫人。丈夫子一、曰正誼、即叔明、娶吳、四封爲夫人。女子子一、爲邑諸生

徐文育婦。孫男子五人。明志、婦朱、叅政方孫女、繼盧、諸生仲吕女。明理、諸生、婦黃、諸生伯新女。明允、諸生、婦張、經歷泳女。明試、諸生、婦徐、知縣顯臣女。明見、婦李、從祖文恭公外孫女。孫女一人、爲太學生黄志道婦。程於婺歙爲望族、當嘉靖朝、文恭以斥大宰諂墨及不奉玄詞、復以上疏忤旨罷、廪廪大臣風節、後進稱説之、實爲永康程起宗。至縫衣淺帶之士、浮英華而沈道德、則無如先生矣。先生學如射不失正鵠、其所旁綜衆該、雖小道必可觀。鴻生鉅儒、洵不可名以一家、即位不逮文恭、而名埒之、多壽多賢子孫、殆有甚焉。叔明行且爲文恭、[illegible]穀似穀、巽地則皆然耳。先生身先後四命通奉大夫、學者累不言、第目之方峰先生。余因以陳太丘郭有道例、爲樹碑表墓而銘之。其辭曰：其人士而其學希聖賢、其道正大而其游藝無所不詮。其跡田野而其遺澤在吳學齊楚蜀滇。其福考終命而其示化若仙。宰木鬱然、有光燭天。是爲永康大儒程方峰先生之阡。

李維楨撰 《大泌山房集》卷一一二

逸士謝葵山先生墓碣銘

於乎、此吾友謝葵山之藏也。葵山名祐、字天錫、廣州府學生、棄去、從遊白沙先生于江門、聞混淪之學、自林南川外、惟葵山獨得其指。曾從石翁遊古勞葵根山、石翁詩曰、手拍崑崙歌、沉濛、虹橋月下拜相邀。謝生卜築葵根宅、纔到葵根怕路遥。天錫遂結廬栽茗爲生、曰、吾不猶多於雲卿之屢乎。安貧樂道、糟糠不饜腹、布襪不掩脛。甘泉子與之詩、有曰、短褐度玄冬。其貧如此、晏如也。天錫生於甲寅年六月初八日、終於丙寅年九月二十日。一子宗濂云、被人謀絶。初、甘泉子不肯會試者將十二三年矣、天錫勸之駕、乃因母命赴禮闈、辱上第。天錫病、遺詩四首、中有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見眞元處。又曰、相歡不盡言、君歸我無口。已而果然、可哀也。甘泉子奉使安南、爲正德八年癸酉十二月、親往瘞之葵山巳酉向之原。至嘉靖癸丑十月、則甘泉子致南京兵部尚書事已十四年矣。遣守墓古眞廟天祐代奠之。天祐者少服侍白沙先生七十以上不忘舊也。甘泉子既將龕公神位、與陳清江同祀于白雲尚友堂、時侍食于師側、蓋二君皆無後也。予哀之、遂修其墓而誌之墓碣、系以銘曰、於乎公乎、求志于葵、精神在于葵。予藏公體魄于葵、維手植茗于葵、白縣帖福祀于葵。於乎、瞻葵之陽、山高水長。公在宇宙、久而不亡。

湛若水撰 《甘泉文集》卷三二

校記

①直無逸時：《明史》卷二八三《歐陽德傳》作「直無逸殿」，「時」字疑誤。

②「無」爲原卷第十二頁尾字，此下原缺第十三頁約四百字。

③幾：當作「凡」。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五

林春　薛甲　陳讓　梁格

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辯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脩之問畏之若浼苴然讟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截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杳眇浮溷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閩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窶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行箸注膏縈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于箸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晏織屝織屝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不能炊貰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半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户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崖岸鐍門謝賓客雖親故人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以嫌隙相猜詆君色温氣柔不以行能先人

具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剌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至蒸蒸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為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悃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泚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矣。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瘵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

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居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中。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趑趄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責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佚張又犇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擯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

撫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本其職。然事有牽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悚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與二十年，其將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穎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娶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塟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諄諄，且喜且嗟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曉之，君蜿詞踧踖，乃解。後君貴，嘗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彌謹，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觭。天心之寔，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閣，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賓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曖曖姝姝，不其淺而，我願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明文海》卷四四二

憲副畏齋薛公墓表　薛應旂

吾常至古延陵郡，吳公子札所封。札以禮樂見推於上國，迨卒，塟申浦，吾夫子表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基。蓋謂其達於理學也。自是之後、兩極學莫、禮壞樂崩。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韓退之傳孔門之餘緒、斯道賴以不墜。然皆西北之産、而東南則聊乎其未之有聞也。至宋政和間、楊中立承伊洛之傳、僑居於常、於是常之屬邑武進則有鄒志完父子、周伯忱兄弟、無錫則有尤延之師弟、宜興則有唐彦思、皆知以道為學而實為東南之倡矣。未幾、學禁旋作、宋祚遂衰。迨我洪武、崇尚理學、迨今二百年間、吾常謝處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司徒用中、毛給事式之、唐中丞應德、皆以理學聞於時。江陰人文雖盛、其以理學聞者則尚未之有也。長齋薛公應登者、其殆襄然而崛起者乎。公諱甲、字應登、長齋其别號也、常之江陰人。父淳休先生諱章憲、以文學名、娶張氏、生公。公生而穎敏有異質。年二十五、中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己丑、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遂以言忤當路、謫湖廣布政司照磨。壬寅、量移浙江寧波通判。又三年乙未、陞保定同知。明年丙申、陞四川按察僉事、整飭叙瀘兵備。又四年庚子、陞江西南贛兵備副使、在贛五年致仕。歷任政績、皆種種可述、具在公年譜中。而公平生所自為者、則不屑屑於是也。公自弱冠時、即謂文人之文於身心無益、遂潛心晦菴之學。迨入仕後、得陽明傳習録讀之、遂遵其教、而以象山為宗、曰：解縛者陽明先生也、不然、桎梏死矣。時四方從事陽明之學者、所在聳起、公皆斂衽下問。按公年譜、在京師則會於白塔寺、在江西則會於青原山、居鄉則約諸友為名山之游、往往會於僧舍。雖在會者其人未必盡誠、而公之探討服行、務求良知之究竟、知行合一之本原、則皆真心實意、以冀其必得所歸、而略無狥外為人之私。故年逾邁而志愈勵、汲汲焉未嘗少懈、所謂朝聞夕死、斃而後已者、公實其人焉。歲辛未、公年且七十有四矣、特顧余山中。余迎之竹樹間、值雨過石滑、公累步艱行、余進而扶之、公即笑而言曰：陳璀生長東南、不識伯淳、猶可委也。吾為魯人、不識東家、可笑也哉。吾是以來。余問云何、公

謂近見君考亭録、謂晦菴之言孔子教人之法、象山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不覺恍然而悟、前人數百年之爭辯、吾輩數十年之講求、誠費辭矣。不然良知之言又一桎梏也、吾敢不以筋力為禮、而不至君一拜耶。余謝不敢當、而心服公之真切為道、蓋誠不在於附和趨時、襲音笑貌間也。余方將從公以永餘年、詎謂不逾年而公遂易簀矣。余既為文哭公、而公之子逵等乃表經詣余、稽顙請表公墓。余謂公之莅官行政、不表可知、而江陰之以道為學、則實自公始。惟其道之是否、而不惟其人之從違、惟其言之當否、而不惟其人之顯晦、亦唯公為能之也。謂公為豪傑之資、聖賢之學、亦何過哉。是故表而出之、俾過公之墓下者、得以覽觀而興起也。公生於弘治戊午十月二十四日、卒於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五。娶華氏。子男四、長某、次某、縣學生、次某、恩貢生、早卒、次某、太學生。女幾。孫男女幾。具在誌狀中。所著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録、藝文類稿、行於世。

（明文海）卷四四四

江西副使薛次公甲傳

張時徹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厥考曰浮休公章憲、負不羈之才、有經世之志、倚馬命詞、藻麗溢發、其於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仕籍、抗跡烟霞、希仲長之樂志、若王符之潛夫。意興所屬、輒輕數千里而赴之、無留難者。公受過庭之訓、方在髫齔、已了解古文詞矣。已又厲志作聖之方、日尋繹聯翁之學、動以為準、因以畏名齋、比諸書紳云。嘉靖壬午、舉於應天。己丑、舉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關李尚書試諸進士以時正論、公獨冠其曹、遂藉有異譽。會選臺諫、輒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匡違擿、而其末攻排異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以左道得幸、親為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為奸、怒公之訐、齕之也。悉其黨饒秀劾公競進佞諛、銓部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當是時、公以所學發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合異為同、反博于約、充然有得也。壬辰、陞浙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者、蓋世所稱散曹也。公事不避難、歷試輒效、而疾奸必良、尤為肇尊。人曰世恆病遷吏、服遷任使、罔功食祿、奉上不當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申、陞四川叙瀘兵備

僉事。其地固戎蠻之所都也、猺獞悖黨鬭鬨無虛日、命吏率以兵剿之。公曰、是不可攻乎。蠻苗雖獷、孰非吾民者。乃興利除害、寢兵息爭、解冤撤累世之讐、靖禾播方苗之患、談者多焉。庚子、陞江西按察司贛州兵備副使、大張法紀、振飭宿偷、誅桀延春之負固、拓乍角水之堡城、而民知有遺育矣。他如清屯糧之隱蔽、却鹽稅之羨餘、立小學以牧新民、議開採以餉部伍、峻防戍畫、涼禦一方之保障、不徒弦飾且恭已也。時分宜嚴相方貪寵用事、而其子世蕃干紀亂政、然無日月。公治與之降、諸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氏爲城社、而公直行一意、罔所顧忌、苞苴問遺又絕不與通、由是大忤嚴氏而欲甘心焉。會大計群吏、風言官拾遺罷免、知者駭焉、曰嗟哉、秉國之鈞、獨柰何求多於善人乎。公語其子曰、物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吾號樵之性不能適俗、若爾進不止、必有殺身之禍。今得正首丘、幸矣幸矣。公既歸、不自給、乃與家人計口授田、自食其力。樹藝隄防、曲畫方略、所獲率倍他農。治田之外、一無他營。家居不入城府、縣官涖任、始一修謁。有以公事來咨、則吐其衷臆之、曰庶幾小補於邑里耳。辛亥以後、倭寇陸梁、暴于內地。公請築捍舍之城、

罷諸鄉之堡、守君山之險、操團練之兵、嚴選將之法、畢舉皆可行。至於表錢尹之死忠、葬死綏之群旅、捐家累以食寡戶、用審計以破內應、白庫役糧役均催之大弊、規水利之興復、皆人所扼腕興歎者也。晚節獨斷家事、一切無得關白、蓋其神識有所寓也。公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平居無所容、待妻子如嚴賓。侵晨必入家廟肅揖、次至宥館、子弟後至者呵責之。常曰、人五倫爲大、故凡倫理所在、必本諸心以求至當。如讓先世之產於伯氏、群族子弟而教誨之、特其一二大者耳。公自少力學、老而不衰、真於忘食忘憂者無異。而尤篤信象山、陽明之遺訓、故其言曰、格物即所以致知、慎動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宜之謂也。其他與同志辯難、生徒授受、不下數千萬言、備載各集。今其傳者有日易象大旨、曰四書口義、曰心傳書院講義、

日心學淵源錄、日藝文類稿、日藝文類稿續集。海内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菴氏、唐荆川氏、林東城氏、蕭鶴皐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吉陽氏、萬履菴氏、管南屏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延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論曰：天下將治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毁操，處不隨俗，推講說之緒言，爲制行之準的，謂之向行非耶。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著其事，使後之論世者有所考云。

（《國朝獻徵録》卷八六）

監察御史見吾陳公讓傳　張元忭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飭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徼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探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即禀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王陽明子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爲兩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已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忒海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門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不羣，爲文奇崛遒勁，不爲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迎主田，三江閘之捍海，悉公區畫贊襄之力爲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

敢言、無所諱避。　肅皇帝既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方視事東城、逐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獄中上疏、謂　陛下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　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　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蘇泰遠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罔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　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衮被交葬便。　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亹亹爲上官陳說。爲人剛方廉介、見者悚慴。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眞意溢出、人益信慕之。　上自承天還、俯問公姓名。亟使者至閩、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于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爲廉吏、爲直臣、爲博雅之儒、爲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益眞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然偉然者、皆其學之緒餘、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歿未幾、子孫無以具饘粥。予往嘗見其子於溧陽、裋褐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三千里外來謁予、請爲公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既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國朝獻徵錄》卷六五

南京兵科給事中見齋梁公墓表

南京兵科給事中定齋梁公以嘉靖壬寅十二月三日卒、明年癸卯祔葬先兆。前侍御少京兆曲沃李公為銘誌納之羨中、其述公世行詳矣。公有三子、伯紀、仲綱、季維、俱通敏宏諒、為能以文行世其家。當公歿時、伯子已有聲庠序中、仲季方幼。迨後八年、為嘉靖己酉、而伯子舉于鄉。又三年壬子、仲子繼之領省解。又六年戊午、而季子復繼舉焉。迨歲壬戌、仲子遂登進士、蓋公歿且廿年、而門祚奕奕盛矣。夫君子修德學道、入以治身、出以澤物、咸所自盡者、非以要福于天而責效于後也。然德厚則享豐、澤深則報重、猶之濬泉獲滋、植木蒙蔭、理有固然矣。其或厚積于躬而不延其享、博施于物而不食其報、則其渟蘊未艾之祉、必於嗣人發之、此天道也。公自髫年志學、誦詩讀易、隆師取友、奉父遺訓、與伯兄砥礪、期繼先業。以所聞見著之於躬行、而發為文詞、故其事親孝、事兄悌、與人忠、其汲汲獎尊後進也、若不及、而所著述若窺易集、定齋存稿、皆鑿鑿有條要、不為空言。蓋其德之積于身者如此。登第後、為山東濟陽尹、濟陽劇邑也、久無善理民、以孤殺。公汰貪墨、抑豪右、懲渠惡、剔宿弊。未幾、邑理肅清、民相率復業。既又為之罷無名之稅、以通商賈、詭隱之田以均賦、立朔望稱察之令而馬政修、定賓旅往來之式、而民供省。諸所措施、稱古循良吏風。嘗自牓其堂云、一鶴一琴、亦是身邊長物。匹夫匹婦、孰非膝下嬰兒。旨哉言也、仁政厥有本矣。至若辨禹城之滯冤而卻其餽、戢巨鐺之橫索而使之服、則尤所表表者。于是撫按諸監司亟稱之曰賢、署上考、是公道之徵於物者又如此。使天假公以年、方當昌言讜論以佐廟謨、薰濟廣施、以康黔庶。乃甫拜諫職、尋居憂而歿、不惟百鍊之刃試于小割、千里之足靳于遠到、使識者為國器惜。乃西河故里薰善良之德者、望拱木而興悲。東土舊識懷愷悌之仁者、覩甘棠而發詠。衆心所思、衆口所頌、于是餘慶旁衍、膺在後哲、科第蟬聯、昆季競爽、且將數引未究之施、寖久寖昌、以永賁于邦國。即往事而方來者可必矣。維昔獲與公仲子同游臨川皆所陳先生之門、己酉又獲與伯子同舉。雖生晚不及覩公、然叨此世契、私淑風烈深矣。仲子既僉豫臬、使燕京、徵維為文以表于阡道。公行義甚多、語在李京兆誌中、茲不悉具、但著公之大都如此、以明屬仲相秉德福感應之不誣、俾為善者勸焉。若夫世次出處之畧、系在左方。按公諱格、字君正、號定齋。先世當勝國時、自絳徙稷山。祖鑄、貢入太學、任河南揚庄巡檢。父濟、領弘治己酉鄉

爲、歷官泰府右長史。母姚氏。以公貴、父贈奉政大夫、母封太宜人。公以弘治己未九月二十日生、以嘉靖乙酉領鄉薦、以乙未登進士、以山東濟陽知縣擢南京兵科給事中、歿年四十四。配郝氏、封孺人。仲子綱貴、公進階承德郎、孺人加封太安人。子紀、娶胡氏、綱娶郝氏、繼娶綦氏。紀、維俱舉人、綱今任河南按察司僉事。孫男二人、蕙、蘅。孫女十人、一適舉人裴賜、一適舉人王濟、一適史大棻、一適庠生寗埜。餘幼。

張四維撰　《條麓堂集》卷二五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六

何良俊 鄭曉 劉邦采 劉文敏
吴悌 胡應麟 沈謐

南京翰林院孔目何公良俊傳

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縣人、以所居自稱柘湖居士。少與弟良傅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傅舉進士、爲南禮部郎。良俊假寒場屋不售、久之、貢入太學。當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院孔目。良俊故負勝情、喜南都山水奇麗、日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會趙文肅公來視院篆、一見相契合、引與深語。良俊談當世之務、亹亹然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後王論德維楨至、待良俊亦如之。每出遊、必挾與俱。唱和篇章具載集中。二公既去、不樂與録録者處、輒棄去。其學無所不窺、下筆波委雲屬、千言立就。於金石古文書畫詞曲、精於鑒賞。卜居金陵、十年始歸。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友齋叢説三十卷、書畫銘心録一卷。

（國朝獻徵録）卷二四

刑部尚書端簡公曉傳

敢元佐

端簡公鄭氏、海鹽人、名曉、窒甫其字、小字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逐羣兒導導循瀆塹捕蚌也。里中王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阿文昂藏豐頤、蒼頰鳳目、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歲、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傳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識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爲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即富貴無爲也。公聞教、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教之也。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董文簡公力薦之政府、政府亦雅知公、願一見之、公竟不一謁政府。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繹九朝故牘閲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虚實强弱之數、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獻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於是屬藁、爲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會大禮議起、公抗章諫、且偕諸司跪左順門、慟哭不已。 上怒、下錦衣獄、杖闕下。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獨以爲不可、疏乞正法、疏留中不報。未幾、以母喪

歸。服除、補武選、又以父喪歸、家食者八年。已而言官薦者衆、用薦者言起考功主事、尋轉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謫御史夏桂溪麗相、嚴分宜黜之、欲藉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予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1]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銜怒密疏數公譽、 詔聽和用[2]判官、而世蕃遂起留尚寶少卿。公既左遷、郎習洽民事、視州治如家、求所以安輯和民者而布之政、民大悅。已轉大僕丞、又回翔南卿寺者幾十年、而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時倭奴倡禍、大江南北戈戟鋒列、吳會轉漕者至不得達、丟世者有隱憂焉。公至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鹺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我衆厚集、計算已定、一鼓而擊之于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于如皋、又大勝。遂長驅而搗之于海門、又大勝。既則破之于呂泗、圍之于狼山、又無不大勝。餘燼遁去、遐道無梗、皆公力也。公生手博雅、手不釋書、人稱其偏嗜墳索、而以文學取名天下。及撫淮、所至以武功顯、一時諸老蒔以爲不及、於是始知賢者達用、蓋不可測也。既而遷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世宗以公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至則參罷諸軍之役工作者、衆咸感以奮。戊午、改刑部尚書、兼兵部事。當是時、大司馬楊公方總督宣大、有欲留楊公久鎮北門者、遂與浮議。公疏以爲楊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皆得人、何慮于宣大之偏隅者。權總其要、臣自以爲有功於國家。於是世宗俞其言而從之、乃 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刑部故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鐫、郭希顏以諫立儲錮、提督宗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倭釀亂既然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分宜欲寬假王直及亂卒、公議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恐、公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以職掌奏公、欲感怒主上。公素嫻于職掌、具疏進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擠之、竟落職還。公既還、角巾布衣、徒步郊野、時時共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子姓將各一青室

相對、日探討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子間自爲師友。會其婿項篤壽同履淳舉進士、前後告歸。恒過從門墻、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忠孝、其教子婿必爲君子、即其少所聞於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怠矣。公生平小心畏慎、常有以自下者。至其涖官酬物、愛動長慮、常在數世之後。故歷任甚久、諸所關防案牘、無一毫詿溺、大都善用其機、不特娖娖謹而已。乙丑、忽命履淳治後事。丙寅秋、病卒、年六十八歲。履淳等念公履歷不勝誣訟之于朝、世宗詔復公官。穆宗皇帝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蔭一子入監。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行於世。子履淳、穆宗朝爲尚寶丞、以言事廷杖削籍。今皇帝即位、復其官、已晉光祿少卿。履準、詹事府主簿。其外孫項德禎、薊州兵備僉事。

維風編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官有饋金首飾承筐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呼僕趣請公入、以詩公。公適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冢適之茗、故拜君惠。項入内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訝其意。已授之、令持歸。太学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劾於公所。公廉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稔鄭倘中具揭、托名饋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即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昨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亭階、槩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愧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愚按、鄭公之卻饋也、從容暇豫若此、非素有養不能也。且即其夫人若此、其刑于之化可知已。若楊公之卻賄、不獨裁之以義、抑且濡育以仁、即一語間便令人有生色焉。若徒自皦皦立節、而令人惴惴愧懼終身、生機息矣、安能望之戮力於疆場哉。憶余往處關中一州守事、義則未敢、仁則有愧於公也。

（國朝獻徵錄）卷四五

師泉劉先生邦采傳　　王時槐

師泉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峰先生從弟也。自少爽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即厭舉子業、毅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峰先生及弟姪

九人，過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若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焉。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册，尉丞偕之行。至南昌，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卑詞，請具衣巾。曰，不爾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延按御史儲公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召，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王公倡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真。先生有憂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先生以心之體曰主宰，貴知止以進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據於惟精。是謂博約並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鳥翼，不可偏廢。從學能領會者益鮮，既乃著易編二篇，訓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雲、楚越之間，皇皇誘引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開其宿錮，令人豁然有省。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有攖其鋒。人以爲善狀先生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生環榻前猶論學不輟。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少頃遂卒。里中人士入哭皆盡哀。先生疾時，若有所遇，頗涉奇秘而不言。及將殮，體更溫，久之乃已，亦其養盛而氣完之一驗云。年八十有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初，陽明公爲南鴻臚，吉郡士未有及門者，惟先生從子曉最先受學。歸以語先生，至老共學不衰。先生常稱爲嘉穀之種云。以鄉舉官新寧令。

《國朝獻徵錄》卷八五

兩峯劉先生文敏墓志銘　王時槐

先生諱文敏，字宜充，姓劉氏，吉之安福三舍人。三舍之劉在邑爲鉅姓，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學者既瞻望先生素養之高不可及，以兩山之秀而特起

也、足以配先生之德、遂稱之曰雨峯先生云。先生自幼凝重端確、不妄言笑、飲食出入必禀命於父母。比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情。既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勵、實天植之。歲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卽枕。一夕語思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盍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朱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爽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見王公、執侍門墻、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造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日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慮應、生生化化、務協天則、雲銷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敎人大指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衷懇。及門之士、敬畏誠服、已在未言之先。蓋其貞毅直方、可矜金石、儀刑之矩、素定而潛孚之機有在也。同郡東廓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

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先生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存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念菴公極論蘊淺底裏。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旣別、公貽以詩曰、嘆息卓瑯城、千載能幾語。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歲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上壽畢、先生退居一室、稱微疾。一日、忽語其孫弘餘曰、吾了當而歸矣。遂明日逝。先生早遊邑庠、已棲泰書之養、廩食需貢有期矣、一聞正學、卽棄去不復應試。布袍蔬食、韜光晦景、茇齒不求人知。滁陽朱遜暴先生教當州、乃具薦於學憲存齋徐公曰、劉某養深學粹、見大志遠、孝友刑家、身任斯道、安於躬耕、無慕世用、乞賜錄拔、必有補於當時。徐公嘉之、然公徵聘已先下、且欲召之貢、先生竟辭焉。先生雖樓跡林壑、遯世不悔、而實修粥著。撫院學憲郡侯邑長往往引重、知其不可招致、則降臨、以綴問老褒賢、以寓其傾企之誠、蓋數數然也。卒之踰月、郡侯欲吾豫公未之知也、猶移文稱劉某砥躬飭行、敦尚古誼、下邑延訪。已而郡邑諸士合詞請祀先生於賢祠、公遂俾許之、未及行而學憲楨瑯邢公下郡曰、劉某力振聖域、倡

明正學、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諸博士弟子其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以上、吾將俎豆之、以風來進。嗟夫、先生學不求知而聲光自溢、所謂誠不可掩者非歟。時槐與廬陵陳子嘉謨弱冠時師事先生、從執灑掃之役者、迄今二十有　年、而賀子涇、王子時仕已筮仕、並委贄受學。蓋嘗竊窺先生、其峻特而不可正視也、有嵩華壁立之氣。其敦樸而不少緣飾也、有大羹不和之味。其光明瑩潔、則日星炯炯之昭垂、其精進勇詣、則江河浩浩之排決。其敎責直截、則駕安驅良而振轡於如砥之周行也。其確誠無隱、則啓扃授鑰而洞闢乎九陛之堂奧也。其言躬行、庸則聚布帛之無以異於人、而屋漏不愧[illegible]溺水寒火爆之必信於世也。先生之學、[illegible]益於天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乃其敎人惓惓焉一術其本然之知、以省克於念慮而實踐於倫物、不爲[illegible]辟險臘之誹。歲己巳、先生年八十、術始三峯之巔餘日。已而語時槐曰、夫道本自不離、非力挽之使不離也。先生未卒之先、春且暮、時槐方自關西謝病歸、先生命舟來神岡西原之間、時槐偕賀子、陳子侍左右者旬日。別之、久之、先生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此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卽詮徹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夫先生豈預知其永訣、乃喫緊見囑、俾二三子不終墜其緒耶。嗚呼悲夫。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南京刑部右侍郎吳公悌傳　　澹園集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籍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齮齕、輒自刭死。所司鞫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覈所書傷、指示衆曰、卽如生殺婦、能令婦自仰頷以頸受刃耶。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藉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爲傳。余嘗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邪先生貢卓峯、貢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劘切、故充然日

有闕。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欒安。爲政貴大
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竟以欒安之治治
之。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巳出帑金若干
緡、令彊幹者糴之封以外、而糴之封内、民不苦累貴、
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衛公介特、當
公滿考、度且 內召也、以邑積逋吏六七、令不能完
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
逋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
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
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 詔併逮公。求發、
上怒解、逮公御史、諸生得上。公事後、有起家九列
者。巳亥、視兩淮鹺政。海潮暴溢、廬舍漂沒、亟疏請蠲
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視
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
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即
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
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筭。一日念母朱
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
祿米、改歸德州爲郡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州至今
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竊
柄、鴟張、力自求退、歲居餘二十年。柄臣敗、當事者引
用耆碩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
趣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
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
公至此益異數也。明年爲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
郎、無滯獄、無骫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
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
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鋼賦、議禁
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
謬、請聘處士王艮、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
之制所相 上表德章義、卒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大
都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鄒
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
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
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 天子憲臣、非 殿下所
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
不從。而遇德人則欲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卑
諂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蔬魚疏食、有會
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興祖。兩爲巖邑、其代
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

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縣錢潛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借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則、邪之著祭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余開而具述之。歸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國朝獻徵録）卷四九

胡元瑞傳

胡元瑞者、名應麟、其字元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而纂其鄉人黄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爲行絶類萬石君、而文彩過之、所至好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歸、今尚壯無恙。元瑞爲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五歲、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九齡、從里社師、日佔畢習經生業而心厭之已。悉胠按察公篋、得古文尚書、周易、國風、雅、頌、檀弓、左氏、莊、列、屈原、而司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爲歌詩、籍籍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尚書禮部郎、挾與俱。度錢唐、過吴閶、汎揚子、北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所經錄弔古即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吴郡周公瑕、吴興徐子與、嘉禾戚希

仲、沈純甫、永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發元瑞篋詩覽之、咸嘖嘖歎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當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書賢錄事奉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孝惟寅裒元瑞甚、使客裒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元瑞三十韻、首以北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侍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跳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從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朱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勿失之、天下奇材也。滕君甄破格爲授受、徵學官、上趣入試、而御史。御史再試之、再爲諸生千人冠。已屬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竟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參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會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當勝卿。遂即元瑞劇語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曰、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庶幾得足下。又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即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余方稱居曇陽觀、稱病謝客、聞元瑞來、喜不自勝。與語久之、出其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斷斷者、余二人俱不顧。元瑞乃高臥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溪令喻邦相彖於詩、與元瑞意合、志形爾汝。嘗與偕過趙學士靈洞山房、倡和連日夕。元瑞之臥山中凡六載、而始就公車。至都下、過張觀察助甫。助甫余兄弟友也、奇元瑞詩、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甫詩、晤賞亡間、且各自恨相遇晚。試復報罷。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浙難、按部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令

者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徼徼耶。爲我致之錢唐、請得長賓主禮。元瑞乃強爲錢唐謁、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敬集至、伯玉數與元瑞相聞問、把臂劇驩出。元敬所贈七絶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滚滚。既大將軍集、相向歎賞不置。伯玉因曰、我欲東過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乎。元瑞曰、吾心也。遂偕來弇州園。伯玉道爲少室山房詩序、其重不下余。時與元瑞偕來者伯玉與弟仲淹、從弟仲嘉、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名跡伯玉而來、辱先別去。余與伯玉、元瑞諸君子積日游弇中瀍園、甚樂也。元瑞性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拜麈尾品、時流、不能無置雌黃脣吻。有某生者躁而貪、以品不登上中、恨元瑞切骨。屬伯玉元敬游西湖、故過某坐客、欲以爲關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弇、仲淹侍酒傳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彼某生害者、胡以受之。元瑞徐曰、某生者屠渠足枝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元瑞築室山中、復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仿佛劉氏七畧而加詳密。黎惟敬爲大書曰二酉山房、而屬余記之。旦夕坐臥其間、意倚如也。居恒笑蠹魚去人意不遠、又謂我故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托尚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怪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首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頓首而從周禄將、以視賓王何徑庭也。上之采風使者蘇君禹、君禹雅敬信元瑞、亟下其事、賓王得祀祠鄉賢、而孝標亦暴顯。元瑞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岩棲、臥遊、長嘯、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編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他論著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析衷四卷、史叢十卷、史評十二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堂書目六

卷、文選紀略二卷、兜率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隆萬稗聞六卷、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蒐輯諸書有庫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眞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他書未成者又數百卷。元瑞壯未有子、過始舉二子。戊子冬、復應公車、至瓜州而病。病積久不愈、慨然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惟子、幸及吾之身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也。

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淸而意甚舒、即偶犯霜露、何慸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生僅三十年、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當又何如耶。元瑞於地文亡所不工、積學稱是、乃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元瑞詩才高而氣雄、鴻鬯朗儁、横絶無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勤成一家之言、若所謂詩藪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古、而周審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二紀餘、姑為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我。

王世貞撰 《弇州續稿》卷六八

明故湖廣布政司右參議石雲沈先生墓誌銘

沈氏世家汴、宋南渡時徙會稽其後有庭芝者徙松江、又徙嘉善。庭芝生瑾、始徙秀水、遂爲秀水人。瑾生璠、璠生淵、淵生度、度生復、自稱東園處士石雲先生父也。先生幼有氣略、嘗與里中兒戲、輒具蕞列隊伍行陣、指麾設敵制變、稱雄衆兒中、識者知其奇兒。然數好馳馬、一日馬逸蹶、東園翁因間謫之、遂折節爲學。性穎異、兒時能日誦數百言、通其大指。至是益攻苦銳志學、遂成。充邑庠生、貢爲國子生、舉順天鄉試、登己丑進士、授行人。嘗使代過渾源城、會虜犯雲中、而遣別騎圍渾源。方糧竭甚恐、先生時在圍、與其守議曰、渾源雲中犄角、而虜雖強不能久。今能盡發帑羨、誠得十日糧、因雲中爲形援、足持虜矣。已而圍遂解。當是時、虜急人無完心、其計畫所以全者、先生力居多。先生由渾源趨雲中抵代、與虜騎間前後、見者驚嚙指。代藩以其馳不測致命重之、厚與金帛、一切謝不受。爲行人秩滿、當詣部選。諸赴選者前拜冢宰、更伏謁乃退、獨先生拱不伏謁。冢宰方切詆論學者、衆讙譁之、獨先生就試輒論學、遂擯不與選。然部皆目曰、是不肯伏謁而好論學不諱者也。再選因得刑科給事中。嘗條上四事、其一言內閣輔弼臣宜首選道德。其二言明徵士吳與弼、檢討陳憲章、尚書王守仁皆卓然爲世儒宗、功振絕學、宜下禮官議謚配祀、以風厲學者。其三言諸巡按御史及諸督學憲臣所以總率綱紀、化道所先、宜博求其人、庶于治理有所幾助。其四言今賦益繁、吏緣爲奸、以罔愚民之不逮、甚非所以壹法守而示久遠也。宜令有司均賦定式以明、畫一以制。疏入、人稱其知大體、而均賦事自先生發之、江南諸部③縣多施行、稱便焉。星殞應變、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甚切直。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諸前後章五六上、往往見采納。會吏部舉外考察、而冢宰阿權輔意、專以睚眦中人、黜平生所不快者、無故罷者甚多、而僉事韋先生商臣等四人賢行其最著者也、在罷中。故事、考察畢給事御史得論其當黜而遺者、謂之拾遺、即不當黜而罷者、不得復論。而先生與給事中戚先生賢等先是上言考察當世大典、宜最慎重。其當黜不當黜、請令臣等得以俱論。會四人報罷、乃奏以此四臣者治能卓絕、徙以剛忤權貴、而部挾報復、亂白黑至此、宜亟還以正國是。事下部議、以諸給事變例違令、坐以重比、人咸危之。而上知其忠直、且業以預請、無以罪也。遂得釋、而四臣者卒不留。初、先生舍與冢宰鄰、不往候冢宰、冢宰固已銜之。及是又無所發怒、而先生已轉右給事矣、乃出之爲山東僉事。衆益籍籍、持不平、遂交論冢宰、一日至十餘上。上以其言訐、杖之、冢宰亦竟罷、而諸言者或黜或

死、先生用慼然、日夜謀解印綬。會母疾、乃乞終養、先脫身馳。月餘得報許。始先生聞母疾、馳也甚憂。忽假寐、似聞逢間語曰、無恙、無恙。歸果愈、人以爲孝感云。然母終患末疾、先生家居侍者且十年。先生初侍母疾、父東園翁方康、乃治具、日召故人所善賓客與父爲樂、恰如也。及母喪闋、先生爲父在、益謀所以樂之者、如侍母時。而東園翁責曰、爾本請侍母、且母有疾宜爾。今父無疾而欲以我爲辭耶。因歎以君臣義趣去、而東園翁故嚴、每斷斷不可、先生不可逆旨、乃去。改授江西屯田僉事、轄池郡屯政廢、而池民連他諸郡豪占屯者不下累萬、積三十四年不輸軍暴骸償、有司莫能問。先生廉得其弊、建白移有司躬勘還之官、而貸其故逋、貰其罪。民既情見幸免逋與罪、益願還田。歲餘、侵田還者數千。嘗攝虔州兵備、大庾酋李文彪賊其母兄質官以叛、郡縣皆震。或言宜急剿、先生曰、是烏合、寬之則黨散、急之則勢聚。因其瑕釁可以立散而成擒也。乃赦其黨而計誅文彪、兵不勞而寇息。南安諸屬邑各額機兵數千、歲班赴贛操。正德中割上猶增設崇義縣、而上猶兵不減、民苦之。先生乃議裁上猶額三之一歸崇義、而崇義守城免贛操、兩縣稱平焉。尋攝九江兵備。河南賊驛騷、自商成立舒南走英山掠、將迫九江。先生躬以上旬校舟兵、以下旬校步騎兵、務水陸得其便以制賊、賊卒不敢犯境。初、東園翁聞其子所至功業有迹、歎曰、甚善、是如何日在我側乎。我所以教督趣之者、有以也。喜甚。然先生竟以在九江時暑淫閱兵得之勞而強事、疾發遂篤。會上績抵家、與東園翁見閱月而卒。卒之前二日、報轉參議云。

先生少有志慨然、慕陽明先生之學、讀傳習錄曰、得吾心矣。乃欲渡江從之游、會陽明往征思田、弗果。及爲國子生、始獲見甘泉先生及陽明高弟中離薛先生者、益發其精義、其學日進。及宦游、益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切磋講明、遂以學自任。方陽明蒙謗奪爵、眾懼且有奇禍、莫敢復爲言者。獨先生抗言、請表章謚祀、在前四事中。事雖未行、竟不罪人、乃知上本無意深過之。時禁稍解、居山東建書院二于青萊間、江西修書院五于虔、而虔故有陽明祠、多圮、益行縣具飭凡十餘所、而先生所居舍傍亦有祠祀、皆所以尊陽明。進師儒諸生弟子、歌誦修習其間、務有所興起、士彬彬嚮風焉。蓋先生不及見陽明、見甘泉、中離而晚與一菴唐先生、緒山錢先生、龍溪王先生游益親、其得于三先生者尤深且久、自是篤信陽明尤益甚。先生其解悟融會浹洽、吾不知其與三先生上下也。及其沈毅深湛之思、各有獨至焉。逡逡唯謹、擇而蹈畫、尺寸不失。雖廣所建置、延進同學、然好推讓、行之本于至誠、不峻門戶、故人多喜議諸公論學者長短、獨無以訾先生云。居官勤切、常程日籍、吏按事傳

爰書互讞數夜分不休性敏吏抱按具前頃刻判數十按無留事至見人若無能者斷獄善中情隱造訊立辯然不喜鉤鉅取辭具而已嘗慮囚盡傑剗當出者俾贖或代其贖而遣之其仁如此家故贍食不重肉衣不重彩自米鹽出入皆有數或言其纖細先生曰道無巨細顧心之用何如耳使密察于細而不累本體此所以爲學也且君子于財與其取于人孰若節于已乎與其汰于家孰若能施于人乎故先生自奉薄一介不受而待以舉火若千家然其所施有制人請寄不遂者稍望之先生不加益亦不絕也以是其交皆可久蓋先生信心而不移于外多此類故人之知不知者其稱先生皆曰雅醇篤厚君子云先生病人爲禱壇字者所在常數十百人多至遮道其死弔者哭皆悲焉先生諱謐字靜夫別號石山又號石雲父東園翁以先生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母賀氏封孺人配盛氏封孺人繼配盛氏封孺人子男二啟原繼孺人出鄉進士娶禮部員外郎錢君萱女啟文側室潘氏出娶鄉進士王君愛女女三許嫁吳邦校項國亨盛朝綱孫男一先生生弘治辛酉五月十一日卒嘉靖癸丑八月十八日至是將葬啟原以其友吏部進士余君狀又述遺事遣人走數千里來乞銘記予始受經傳得見先生若書上當是時予方弱冠而先生顯達也一語意合定交既雅知先生有年悲原之意而嘉余君狀足徵也許之銘葬以某月日墓在里賢里銘曰公昔諫闈出驄憲垣二十年而不調何其進之難也聞調二日而竟死命何艱也公既聞道謂齊生死進退淹速又何語此予則悲公未究厥志俾其有待何弗能致乃勒此石垂示後世

董份撰（董學士泌園集卷三三）

校記

①實：當作「實」。

②用：當作「州」。

③部縣：疑當作「郡縣」。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七

徐階一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存齋徐公行狀上

公姓徐氏、諱階、字子升、淞江之華亭人也。其先自河南徙為華亭風涇鄉人、世世受耕不仕。至高祖公德始成、以仁厚善施予閭里中呼之為佛子徐。佛子徐有子公賢、公賢子公禮、皆不廢為長者、而公禮尤斤斤守然諾、急義敦讓。公禮有四子、其長曰思復公黼、少子琉。思復公以文無害繇吏部選人授宣平丞、再補寧都丞、所至著廉公惠慈之政、其吏民謳思之。滿九載、課最當遷、竟謝去弗顧。琉亦舉鄉貢、有聲公車間、徐始大。思復公娶於林、繼娶錢、皆夭。最後娶顧、而舉公及贈太常典簿陳南京刑部右侍郎陟。公賢之婦沈、公禮之婦黃、暨思復公顧夫人、皆以公鼎貴推恩、累贈三公、皆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婦皆為一品夫人。天子所以褒揚隱德政術備至、而宣平寧都二邑至為祠以祀思復公、華亭亦祀之於鄉賢、如召信臣故事、時人榮之。公之舉也、寔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公窺眢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宣平績還、道括蒼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沈深峭石戟拒、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絓於樹、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又嘗置公於古刹讀書、刹故多魅、僧苦之、公宿而魅不出。思復公始心異公、俾就外傅、受小學以至四子。甫閱歲、悉成誦。思復公補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迎、思復公戲謂公、父遠迴、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益大異公、教之屬文、即工屬文。十五而補博士弟子、又二載以優等試應天不利歸。亡何、而大司馬聶貞襄公豹來為令、試公而奇之、曰、是子國器也。因進公以聖賢之學、

而公亦慨然自奮、以一第不足名。公年二十、而督學蕭君鳴鳳負人倫鑒、試公第一、食於庠。再試應天學士董公玘得公文於黜而異之、取以冠諸試者。會有所齟齬不果、然猶為第七人、梓其文。會試復在高等。既廷對、大司寇林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屬內閣。時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揆、用子嫌不預讀卷、諸閣臣狥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賜進士及第。當入謁、楊公獨目屬之曰、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輩下。已而顧少保費文憲公宏、公奈何不以衣鉢屬此少年。費公蓋第一人也。其後公官與二公埒、又與楊公俱宣力鼎鼐間、而名壽終始則過之。尋授翰林院編脩、予告歸娶沈夫人。明年八月北上。當是時、言事者以不當上尊親意、逮訊戍謫累累。公行而過故諫官安磐、翰林楊慎、王元凱、皆狼藉血肉中。公出橐裝遺之、或謂有尾舟而詗者、公行意自若。頃獨以時事稍異、有二親在、身未敢許、忽忽不樂。至清源、夜忽夢思復公帕首而名呼公者再、輒心動、返棹還抵彭城、而訃至矣。公號哭馳歸、毀瘠營葬。明年大慶覃恩、得贈思復公如公官、顧夫人為太孺人。服除、次且久之、乃入都復故官。尋奉命授中貴人書。故授書者晏入早出、一切以苟簡文具而已。公曰、毋易此曹、此曹能償天下事。於是寅而入、申而出、課業必謹、約禮詳說、毋不欣欣傾聽。時上嚴亡所假貸、中人為流言、以不如正德時饒者。公謂正德時何可得、若曹晚不能悉舊事。今雖嚴、寬於憲孝朝多矣。且正德以饒故貴人亡不用侈坐法、若曹不覩憲孝朝諸冢塋甲第相望耶。咸拱手曰、命之矣。尋充經筵展書官、俄復充廷試受卷官、預脩大明會典、再以選脩祀儀成典、蓋上所最屬意、以一代儀禮職編纂者不能數人、而公與焉。顧首揆永嘉公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絀王號、下儒臣議、相顧懾讋、無敢異同者。公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晳。疏上、永嘉公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帝盡革嶽瀆號、獨不革孔子號、而語遯、乃曰、高帝少時

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作也。永嘉公頗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公對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到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為公股栗、勸公謝、公弗應、揖而出。於是上亦緣永嘉公意為說以辯、公當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他御史有繼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鋐綰院章、復緣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實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以示天下。牘具而渴之、公時沈夫人病前歿、獨遺二歲孤令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橐中裝、得金二十枚之、曰、以此為棺殮費。屬其孤於鄉人李刑部日章、沈進士愷曰、幸歸我太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涉在足養也。君父賜我死、即死耳。蓋怡然委順云。亡何、而少司寇閩莊簡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為解、乃隱公名而緩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得添注延平府推官。始公自弱冠取甲第、為侍從臣、出一語而天下豔傳之、履相蹤於戶。公意不自懌、益從聶貞襄公游、及同年歐陽文莊公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及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反之身心而後出之、不瀾踈口語而已、至於國家典訓章程比詳閭閻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為學、而他綴羽績繡、移商刌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伉慨持論、從容於雷霆之下而弗為動、天下益信公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縱不鄙薄之、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公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增益我者不淺。乃馳歸泣謝太夫人、弗獲朝夕罪、而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公晝夜拮据案牘、清宿繫者三百人。更輸銀法、毋得落猾胥手。毀淫祠、敝社學、取

鄉所教授鄧杺書墡之、而采宋大儒之格言諧之韻、俾稍習誦、俗翕然變。時大盜寇尤溪、險而四出剽郡邑、勢張甚、分巡諸僉事俑欲以屬公捕而難發言、公奮請身任之。乃設方畧、懸賞格、以授三老、窮其寇、旬日而得首首併餘黨百二十人、人以為神。滿三載、遷湖廣黃州府同知。當發、其吏民以十家醵酒道傍、泣稱觴、公為人人釂、遂步至舟、貽書謝父老。父老相率勒之石、諸生追送至建寧乃别。抵嚴陵而提督浙江學校之命下、其官僉事。公歸拜太夫人、已娶令張夫人、僅八日、而奉太夫人之浙。既履任、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較、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他務鈎棘晦僻以相高者、雖名士弗錄。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名而後折之。不得已而施檟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也。御史禮公修浙通志垂成、而有以勢强之伸屈者、公毅然不可、乃發第業具草、遂為後志張本。三載、改提督江西學校、其官副使。所摹畫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公所稱良知學本故王文成公守仁、而文成於江西最顯著、自公推行之、且像文成而祀焉。其地遂有生像公以祀者。前後兩省試、偕計士所登式半公造、第一人而他亦無不優等。其後服官政中外、踐臺省以政術名者比比。吏部初擬薦公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少卿、俱不果。最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官屬、公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以四品服俸居職。公之初至江西也、時相夏文愍公言犀從子姓有欲倖進者、公面謫之曰、適公居壆主以而曹屬我誨、不以而曹屬我進也。夏公聞之不悅、故於初宮寀選不及公、而言官有所指列、奪而屬之吏部。許文簡公讃采物情、得公、遂以公應。公去國十年矣、而賜環益猶未强仕。屬承華政稍簡、得以其暇與故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相琢劘、為聖學益切。俄而太夫人捐館、公哀毁骨立、悉屏謝時俗尚、以古禮行之、三載不御内。是時太夫人得請賜祭、官為塋矣。甫服除、進國子祭酒。未

上、上再問公何以遲遲、意蓋有屬也。公之為祭酒、下令諸生滿而歷事他曹者、必以久次、毋得用貲人居間。置籍以稽膳餼之數、謂與籍曰、吾代汝彈謗也。復為籍籍諸生之淑慝、使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曰忝在師長、毋所逃若慝也。諸生人人相戒勉。二籍實久之、擢禮部右侍郎、遂遷吏部。乃榜於壁曰、咄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實、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擯賢、或殉賄而鬻法、或背公以行媚、或持祿以自營、神之殛之、及於子孫。吁、可畏哉。故事、吏部大僚踞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諮訪吏治民瘼、遐陬幽蔀、因以窺見其人。頗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公益有搢紳間譽以為恒。太宰熊恭肅公浹雅重公、自以得共事晚、公亦不復守循默、轍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奔競、一時翕然歸稱於熊公。而會熊公以直諫忤旨去、啓文襄及吾郡周恭肅公用相繼之。二公重公不異熊公、而又老多病、公數奉旨署部事。當是時、有行重貲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脅公至再、皆弗應。後其人為大帥、竟坐敗績抵罪、而公所推轂宋莊靖公景、張襄愍公岳、王文定公道、歐陽文莊公及范大司馬鏓、皆天下所共信以為長者。大計吏、公復代周公司之、尤能於毀譽外定去留。亡論留者、即去者亦心服亡敢望。周公卒、公推聞莊簡公淵。聞公耆老、人以為非上所急、公弗顧也。聞公入未幾、公改兼翰林院學士、誨庶吉士。公雖名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儷帖括之舊、推所真得於身心者訾娓說之。又間勗以國與民事、其後多卓然、及公世而稱名臣、咸歸公善誘功。公滿三品考、錄璠入太學。踰年、掌翰林院事、復充會典副總裁。會典雖再更定、而事由諸曹草創、往往相矛盾。上即位後、數與革大禮、禮官不勝綿蕞。公始為創義例、挈綱領、井然一代程書。久之、廷推公入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學士如故。疏

辭、溫旨不允。禮部之為政者久，好以寬大養奬，至公而肅然更始。凡王國爵封秩謚，併文武大臣陳乞祭塟，公皆裁之以請，報可，定為絜令。其考諸蕃通事、太醫、諸生，皆為裁畫一，即猾吏有拱手受而已。時莊敬皇太子冠，公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議喪禮，以上及百官皆為朞之服，百官仍詣門哭。上不懌，謂天子絶朞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絶朞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上使中涓詗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衰。公遂為莊敬冊謚副使，已命題主。上察公慎勤，又有所應制文字獨多稱旨，召入直無逸殿廬，給供餼如例，尋賜飛魚服。公遂請立皇太子，不報。自是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蓋次當繼莊敬而立者裕王，是為穆宗，而景王與同歲差少，中外未測上指所嚮。公恐有鈎奇者，故請之亟。最

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公復請以齒敘，先裕而後景，復不允。既冠，公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何若。公曰：有上觴座，在坐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毋何，詔二王婚，俱出就外邸。公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一墻耳，名位既不別，而聲御均衆，能保無閒隙以上塵雍睦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神宵，有鶴禁，而後人主之勢洸洸。今者僅二王耳，而悉就外邸，臣不能不為陛下寒心也。復留中。萬壽節推恩，加太子太保。北兵闌入塞，遂薄都城，時事出倉卒，中外洶洶。公念諸營皆子侯，無可將者，亟請赦諸邊將在廷尉獄若戴綸、李珍輩，復其官，俾詣行營自効，報可。復手疏請上還大內，亟召羣臣面計兵事。上褒公忠愛，而尚難還內，召羣臣時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倚公左右自安，故特用其副王少宰邦瑞，而諭公意焉。會有中涓陷敵歸者，以敵求貢書聞，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輔

臣分宜公嵩等、且召對便殿。上顧謂當何處、分宜對曰、敵饑困、不足患。公曰、敵萬衆薄城、剽殺人若刈菅、尚何論饑。急、謀所以禦之耳。上顧曰、善。復問敵求貢書安在、分宜出諸袞中曰、禮部事也。上復顧公、公曰、敵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能受、則柰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達譯者至營而詰之以無番文、故且微其情實、實則令暫出邊、用前歲成例貢馬行賞、互市往返。少日我城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敵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上稱善者再。分宜乃進曰、上幸出一視朝。上不荅、公從傍史之。上曰、可爾、得無遽耶。公曰、敵兵薄城下、人心惴惴、倚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亢旱之得雷霆、寧駭也。上始首肯。公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本情、不可許。公因兼酌所以而請者疏聞、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甚厲。會勤王兵四集、敵亦飽且去、乃下公疏不許貢。時聶貞襄公以副使為民、都御史何公棟久廢、公疏薦其才、即用之。上又密諮公善後策、公言營兵久惰而得弱、今欲轉之強、宜責新帥鸞。京城樓櫓廢、守兵懈、瞭者俾敵自退耳、宜責督臣邦瑞及定西侯傳。前敵以邊備弛得闌入、宜以嚴侯火治亭障責新撫鎮。勤王兵獨延綏卒可留、今疲矣、宜卹。諸道募兵者皆文臣、預選而不預戰、宜恭之一二廉將。得敵情毋如用諜、用諜毋如大同、宜增選。上皆虛已聽焉。時以諜延三衛我外藩、而導敵入境、集責使顒責之。公謂事虛實未可知、顒責之虛則彼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敢、將顒叛我而我不能討、是驅使就敵也。不若責之以扞圉不虔、使彼易受而後撫之。衆咸服。公念敵外訌、綱紀抂分宜公口、至是益發舒、亡所顧。公之用雖非分宜意、而前是太宰缺、廷推公當補、上猶恕之、謂方侍朕左右、何輒擬外遷。見以為旦夕且大拜、南北緣分宜指、飾他

事有所苛摘、上不聽、益厚公。分宜箕亡以間之、且愧懼、而孝烈祔太廟之議起。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而僉壓於先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公定議、欲以孝烈先祔。公合諸大臣議朝房、大約以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為然。疏上、上大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為。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為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祧而孝烈可速祔。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雖不獲終守前說、然天下信其為正。上後於元旦摘楊君表誤、杖之百而斥之、冀以警公。分宜因遂謂公可撼、鋒距百出、公

坦然而已。時大帥鸞驟有寵、利諸延之弱、欲撝之以為功、謂其實導敵、請發兵征之。下公與兵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謂導諳達者、即得之諳達所失、安知諳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為敵外圍、何乃弗果征。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侯鸞惡而欲併之、謂趙君暴且貳、流言漸狎聞。公挾緹帥炳出搞、所以慰諭有加。歸語中貴人福、俾婉曲白之上、乃又弗果併。侯鸞雖內銜公、第時方與分宜爭權、相搆不暇也。而會偕薊帥有獲間功、上復下公及兵部議、侯鸞分宜輩俱獲上賞、乃僅錄公一子入胄監、而上特手注加公少保、分宜為忱然自失久之。尋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禮部事、俟代者服除而後解。公上疏辭、溫旨不允。始侯鸞自詭以必大破敵得上要契、眷寵無兩、而其後富益不讐、傾益縱肆、邀請無已、上已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邊警沓至、尚貪嗜

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歎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其所為耳。廼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時家卒五百人、多降卒、亡所屬、公請於緹帥炳、俾厚撫之、尋令就外新帥時陳。其後鸞事發、妻子僇東市、家見籍、而麾下亡一譁者。公又言入衛兵趨數千里、棄家室、委頓途道、而提督禬不能撫、戶部復從而削其餉、不能亡怨嗟。又兵部所議明歲入衛兵、僅四分之一、夫懲侯鸞之噎而遂廢食、非計也。乞罷禬、復故餉、益入衛兵。上以問分宜、有所異同、遂寢。久之、上報公、禬已罷矣、卒已餉矣、獨入衛非例。夫門庭固而堂自安、何京師之虞焉。公對、所謂門庭者、大同薊鎮耳。今大同殘而薊鎮弱、何以言固。幸添調西卒以付外帥陳、使有警而後入、其於堂戶相臂使亡害。公因頗及京營積弱狀、上乃嘉公忠悃、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令振之何繇。公謂營兵皆市人子、食不給、仍匿跡為輿儓、以其羨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譁諑。故其帥務為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為宜汰去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以充賞賚、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上嘉納之。自是眷公日益重。一品滿三載、進階光祿大夫、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六載、兼支大學士俸、錄一子中書舍人、兩予誥命。再以築外城功、錄一子中書舍人、加少傅。滿九載、賜兼金文幣新鈔肥羜上尊、改吏部尚書、宴禮部、百僚陪列、視禮如元輔焉。賜勑諭、謂公通明濟世、端潔範俗、因事納忠、識微發逆、蓄久積厚、施之不窮、計熟慮深、謀無不獲。蓋公自入直、即聽於西內乘馬、所賜有麒麟服、有繡蟒服、他金帛不可訾數。會兵部員外郎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公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怒、下忠愍錦衣獄。分宜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錦衣帥炳加根究。公戒炳、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

為危語動分宜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
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柰何顯結宮邸怨也。分宜
懼然懼、乃寢然。以公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益疑公矣。
錦宗茂故論分宜者也。公之主癸丑會試、得進士四百
人、其後亦多名臣、而所錄文簡切溫厚為後先冠。是時
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公卿、而公又曉暢軍事、以故數
屢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
去、誰任其費、大司馬惑之、公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
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
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
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
隃度賊之已去、又隃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
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
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
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
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
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
方以發兵為公咎、冀因而擠公、而公所請入衛西卒、其
帥陳鳳力戰卻敵、敵逡巡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
留兵、策無異也、將自有堪否。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
戰而闕　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儼然自
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
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令為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
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
則哨探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
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
史江南督臣、皆報許。時江南無見兵、所調兵獨永保二
土帥強、所有王江涇捷。其奏事郎校來謁、公以酒食慰
勞之、且貽之文綺、俾各選精兵萬人待調。二土帥感激、
行千金以謝、公不受、所以慰勞之有加。故一承檄而萬
人立至、遂大破倭殺蓋、捷聞、公預賜金幣優渥、蓋上知

公之於莫倭事尤中綮也。公念敵移庭牧宣大、與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錣、半菽且不繼。時發旬二麥熟、石止直四錣、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錣、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錣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尋錄邊功、推一子中書舍人、以子仲琨。敵既輕我、而牧宣大者久不肯出塞、大同右衛益困、樵採俱絕、城旦夕且下、而督臣順與御史楷比而內鬨、求速遷以避之。大司馬計以無所出、於是吳給事時來劾大司馬罷之、而逮楷順。上赫然起故大司馬楊襄毅公博於部、而命別推督臣代順、又已命右侍郎江襄敏公東暫行順事、而復有言江公不任者、公謂東以暫行而又詆之、恐無固志。上即命楊公出為督、而諭江公不得推阻、仍詔緹帥炳推二校參軍事。公召炳授之方畧、俾授二校以佐江公、卒解右衛圍。順、楷者故皆分宜客也。吳君業已勝、即上疏極論分宜、公、而刑部主事董君傳策張君翀繼論如吳君。分宜念公於吳君、張君俱座主、而又董君鄉人、具其故白上、若公嗾之者。即上不盡信、亦可用以自解。而上果為動、下三君獄、命緹帥炳考掠、必求其主名。三君瀕死者數四、卒以正對、得遠戍乃解。而分宜猶謂人事豈必由彼、但彼好為臺時憤俗語、播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罵、非以事使之、以意使之也。公亦不為辯、唯自直出多稱病謝客、而益恭謹於應制筆札。

王世貞撰　《弇州續稿》卷一三六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八

徐階二

徐文貞公行狀中

上久而察知公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公者、皆會而之公。尋加太子太師。念公久官、令尚寶丞璠代歸祭掃、仍給驛。會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念故宮工鉅不易復、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徙南城。上以南城故英皇嘗御地、不懌、乃以永壽工屬公。公計之、楚蜀甫肩息、不可復膺之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詔如公議、仍命公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公乃率雷公與大司馬楊公等之工所、計度土石、程工力、搜伏緣、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恐、欲以大營兵入衛。公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為備禦、以相屏蔽。報可。上尋自玄都徙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嘉公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錄一子中書舍人、而璠亦超拜太常少卿。時公言邊事、則薦故邊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即為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上即為罷歐陽太宰、而拔令少傅安陽郭公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露、嚴詗察以防挾遞、上即為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聖意所右左、謂治有機矣。會公滿十二年考、賚金綺鈔緡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公固辭、乃以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焉。勑諭褒公行醇而學邃、識朗而器宏。雅度康襟、得大臣之體、竭忠謀國、無私便之闕。獎廉懲墨而官箴用植、崇儉戒奢而士習漸移。選將練兵而邊防克振、緩征寬賦而民困稍紓。蓋實錄也。亡何而鄢御史應龍論分宜公父子、上勑分宜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

容言非嚴恭謹為上奏主。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袁文榮公煒、欲退奉事主、如法侍嗣、治安天下、令擬詔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遣郡君通政參議、得旨矣。忽復奉諭、責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旦官此邪物。公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為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郡君內危甚、謀於公。公曰、弟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久直無以杜兒輩奸。公謂陸博走馬使酒、挾邪為姦長安中者、不在外而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為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上悟、敕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公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衆公數出直、公請以時遊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公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責臣過

當、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公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為我擊之、深情隱慝人為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公彌益發舒矣。公弟陟既以九列久次當遷、公令勿遷北、故其為廷尉、為少司空、司寇皆在南、而太常君再請急還里休沐、以示自遠。公約勒子弟居鄉者、毋得干有司政、其諭有司亦如之。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公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贓罰、公謂贓罰例以濟邊市發者、令一切充筐篚、宜嚴禁。兵與餉日益增、民益困。令敢稍輕矣、宜栽省。道額不分年而徵、民何所措手、宜以緩急

徵。皆取詔旨行之、吏民大悅。伊王坐法錮皇祖陵、皆當籍沒。事、籍沒者悉入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二以充邊用、一以補宗藩之祿不給者。中涓爭欲蚍蠹之、弗得也。先是、廣大盜張璉猖獗、公薦張中丞臬撫之、芟平之。臬病歸、倭復犯廣、公薦吳少司馬桂芳為丈帥、出裨將湯克寬於獄、撫之芟敗之。倭復大犯閩、公薦譚中丞綸為文帥、以戚將軍繼光為副、撫之芟大敗之。上以張璉功歸公、公力辭弗就、僅拜下賞。公念以聚者自信州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分宜、重則加孫卿、錄蔭、輕亦兼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戚以中上意、而將士効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為播設以要之。故於奏功疏擬旨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完、公自擬僅從賞金一鎰二幣、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既已久絓尚書銜、欲崇以太子太保、公力諍而止。人謂公苟一染指焉、能為杲諍也、然上神聖、益察知公賢、久而益置肺腑。以萬壽節進公兼建極殿大學士、俾中書舍人琨為尚寶少卿。久之、尋復以第三子瑛為中書舍人。公當考十五年滿、逡巡未敢請。上知之、賜金幣羊鈔珎饌法酒如前、而勅吏禮二部具公政績以聞、請加公特進、錄一子尚寶司丞、賜勅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上報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示特眷。公力辭、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輔政多年、勳猷茂著。奏績加恩、彝典不逾。覽奏、情詞懇切。上柱國及部宴允辭、其餘宜悉承恩命、以副朕眷荅忠勞至意。仍以金帛為宴資如前。前是、公嘗以例乞骸、上欲公自擬留旨、不可、則謂何不令煒代我言。公謂煒之擬留、使臣知而後聞、即臣擬也。上乃批荅、卿念在邦民誠圖事圖、輔嘗居正、宜贊朕不及、罔棄是恩。搢紳感鼓舞加額、以上之知公、逾於公自知也。上嘗賜公玉帶、仍侑以白金一錠、曰為帶資。又揮蟒衣賜公、手授所謂教子

升天者、令衣以入。公病痰嗽、遣御醫徐偉視疾、中涓賜猪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復出尚方珍劑二瓶、命司禮貴臣木齋手札喻公、虛火一疾、惟須自慎、既不可用寒劑、又不宜名降火。又有謂痰隨氣降、此非治法也。但仍以涼平性品用之、便消順耳。又青州白丸子、真者亦效、非其本地合者無益。至於牽扯背肩痛、當以袪風順氣之劑間服之、亦少資云。前是上嘗為永嘉公調藥溫喻、籍甚一時、及公而二、乃所喻公尤諄切、若家人父子。公感泣、不敢言歸。上時慕玄素術、多所服餌、公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為妖、妄煉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為先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公、公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公、公對謂紫姑附箕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遣使媾結、得上旨乃能荅。今不得上旨、故不能荅耳。且藍田玉、胡大順譸張恫喝、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北兵由墻子嶺闌入、直趣通州。報至、公立草勑命大帥侯寰等為九營營郭外、文武大臣英國公溶等巡視、分守九門、緹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千掫。以故敵雖外訌、如庚戌、而京輦內達、亡敢為盜竊者。先是、上方有竹宮祠釐、楊襄毅公時守大司馬、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公、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總帥江襄敏公各率兵入援。芳兵先至、公請於上亟賞之。又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敵阻白河水、從通退掠香河、上令看詳楊公奏、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於古北口。敵果趣順義、不能入、乃走古北口、遇參將郭琥伏而敗、死者以數百千計、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上以楊公不蚤聞、恚之甚、且叵測、公愈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楊公、即一旦失之、緩急何倚、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上疏、而二鎮兵皆其所素撫者。上意稍解。公自是為楊公畫策、往往先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為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注倚楊公、不復

督矣。公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九邊平、咸加額頌天子恩德。明年、敵復窺黄土嶺及一片石上、憂以問公。公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慮也。亡何、敵果爲文智所拒卻。上悅、超子二官、吏士人賚一金。時天下委輸皆在張家灣、敵垂涎久、公請城之、出光禄上供羨三萬金以往、城成、設裨將一、隸以通州衛兵五百人、屹然重鎮矣。姦民爲白蓮教者匿燕中、與惡少年趙李輩相結、幸一旦有間、探赤白丸而起。公刺得其狀、屬大司馬捕誅之、三輔齊魯汴晋間、其魁株累見法、餘黨無所容、相率解散去。公自表文榮公卒後、獨當國、意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公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據此位爲私物、而恩寵常出於上、此例也。上曰、而亦狥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君爲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公弱踏言、臣雖庸、寧不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爲主推國政計、俾恩威常在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據耳。於是公緣上旨、復請益二輔、而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慎擇乃可。公言、臣不敢避難、顧衰病甚矣、内閣事體繁、即閑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即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十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即可、以爲未可、恐未可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公謀、進太宰嚴公訥、大宗伯李公春芳入輔、而起太宰郭公於憂、扣滿代嚴公。郭公、公所薦也。蓋時有覬之者、而公以其不滿朝望、故詘焉。上以少宰缺、問公誰當補、公薦少司馬胡莊肅公松、少司寇毛公愷、少宗伯高文端公儀及新鄭公拱、上復次第大用如公指。新鄭公之主乙丑會試也、上以進題守有所觸不懌、以問公、公爲剖析本義、乃解。蓋前是乙卯主應天試者、亦以文義有所觸、賴公而解、人謂非公則遠

適如累歲故事矣。廷試當讀卷、公令諸受卷者參伍其數、而分授讀卷大臣、諸讀卷大臣銓其可讀者以授首臣、與衆共之、第其甲乙而進之上、宿獘盡革。毋奉命遴庶吉士、公具如廷試。既開館、所頒條教至今以爲式。始公之爲大宗伯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册東宫疏凡數上。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事、輒報寢。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爲蠱矣。一旦詔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久之、上忽下諭公、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如要我爲不能矣。今疾病多、形體弱、目下便至卦盡之年、止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人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同在直諸臣計、此爲安美易爲之事。不然、恐後艱醜耳。公皇恐對、大畧謂傳繼之事、臣不敢聞命。若同在直諸臣計之、恐不免漏泄、或生事端。自古艱醜之事、必有絶等兇惡之人及有大奸大逆在其左右、然後至今妄作。今皆無之、聖明勿過疑也。復奉諭、汝昨對何又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公復言、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謂昔人則今賢孝非昔人比、謂昔年則恐乃是離間之語、聖明勿聽也。復奉諭、汝對不知指昔指今、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不叠思。賢孝雖必、吾所言或不甚妄。公復對、昔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促、皆是天命。其繼承之間、史册所載自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者、萬萬無可疑慮。公既已報而不得其自。月餘、景恭王上書、以上不豫、請躬詣玄嶽祈醮以嘗上。詔下公所、公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阻止者、而王亦病、復上書求醫。公請遣醫乘遽往治、而擬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攝、玄嶽之醮、遣官代行可也。王謀乃寢。無何、王竟薨、長史以訃聞。故事、聞訃當王妃、不當長史。上問之公、公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俱爲景所侵、租入而賦猶在民、即小緣諸藩有因而請佃者、急爲上言景府乏老成人、所以有此誤、恐誤復有

大者、宜遣一信臣往。公草勅、令其慎護王柩、祇奉靈筵、宮眷日用、必令給足、內外出入、必加謹嚴。庫藏存積之貲、禁戢王人、毋容侵擾。田湖租賦之籍悉歸所司、毋容欺隱。既成而以指諭撫按、令奉詔行之、獲永為建人業云。公之始三上疏、寢食盡廢、上意故稍稍釋、而左右遂有以為奇貨可市者。會恭王薨乃止、公始復能寢食。然其事秘、公亦絕不以語人、而其後言官咳嗾者、謂公不能蚤請建儲。公雖畧言之、亦不敢深辨。至公八十而輔臣白發之、人主為布之德音、所謂定國本於危疑、而公疏始稍出、天下曉然知公之有宗社功非淺鮮也。公熟計國賦入不能衡其出、事以節儉為主。上緣祈雨故欲建雩壇、又欲更興都故宮殿、公以庫藏匱、鄖襄水力沮而止。尚衣監臣席寵奏補匠役千百人、公請減其半。若內官供應二監庫缺而請補、公直以詔旨裁之。內庫之司鑰者盜寶貨多懼露、故縱火冀以解、公發其事抵罪。至徐沛大水、黃河溢、得大司空朱公衡治之、鑿夏邨等鎮新河百二十里、計工費以巨萬計。人或謂公不難費耶、公曰、國喉咽也、舍而不治、即歲歲計之、為巨萬者可指屈也。河工成、漕自是毋阻。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上供司農為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出經理、肆為蠹盜、乃欲以利孔誑結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為歲額。額輒不登而商澌困、至有雉經者、不則亦鳥獸匿。公熟知其獘、俾御史發之、擬旨仍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公既以恭謹得上意、即貴重甚章矣、而其為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沓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踰頃刻期、人以謂公、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違之。亡論信州傲而僇、分宜慎而重。夫分宜者、特不善用重耳、寧可廢慎也。吾宣不知愧諸少年、計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為於天下。夫欲為一己名不難、誰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日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稗益亡間。當公之前、天下無所不

中、兵水旱沴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闔以上、第無論貪債事、一語不上、指立就逮、緹騎操鋃鐺旁午道路、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上顏色為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並惴惴不自保、計唯有徒索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公既日以寬大廣上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徼遠戍、往往若身歷之、戚惛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故公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盧無所用深文、雖其究曲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也。公於他豈情罪、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其杜干請、絶苞苴、亡論公家車門、即長安公卿郎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篚出入者。大計摔質、察吏皆有餘貲歸、老吏白首相驚咤、以目創見無有。時海中丞瑞為戶部主事、上疏極言上過失、他所以諷譏公亦不少。上恚甚、逮置詔獄、欲殺之、且諭公於南都理別殿棲止以避瑞。公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沽一直

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始抵公疏地、已徐取讀之、已又取海君疏讀之、得毋死。當是時、以海君能觸上、上能不殺海君為異、然亡能名公者。今具見世經堂集中。時上久疾、忽忽不愈、諭公欲幸興都。公謂其辭緩、因據上體不耐輦路勞為對、而上意忽決、諸中消貴人皆具帶幞糗餔之類、六軍且甲矣。以問公、公力上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為聖躬計、一以為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為己亥、距於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之壯健、孰與往時。計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即更度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遠次不及殿庭之適。計天祐聖躬、宜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己亥之歲、敵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九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填之。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尚或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而

已、至於有司科斂小民如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公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讙呼若再生。公之初屬草也、顧太卿革而歎、安危在此一紙耳。上必成行、吾請死之。久之、上病益甚。公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公可少慮、輔理非輕者。當是時、閣臣併公為四人、而上有所顧問獨公、他閣臣取充位而已、以是不能無後言。公弗復顧。時穆宗猶在裕邸、而有訛傳上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公。公驚詎曰、誰為若言、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為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法、且上恩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公念上英斷類高帝、晚節獨齋醮土木、纖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足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歉於攸父、而於上克終之德未光、夜飲泣具遺詔草、恐泄之、不

敢以語同列。而至明日始奉諱、乃偕入直諸大臣詣裕邸、請入臨喪儀、出諸襄王撫而行之無害。遂具詔草上之、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時朝儀廢不講已二紀餘、而上享天下久、登極吉凶大典亡所考見。初元老臣僅公一人在、公動據章典、酌以物情、從容應之。自中條理、遠邇大服。公所上登極詔草、所以奉宣德意、救弊補偏者、視遺詔尤詳。至天下以二詔擬嘉靖登極詔、為正始正終第一政。嘉靖登極詔、故相楊文忠公所草也、文忠蓋前言之世以為知人。上大行皇帝諡議諡冊、是曰世宗肅皇帝、公所草也。尋以例乞休、奉旨、卿輔弼首臣、忠誠體國、勳庸茂著、中外具瞻。朕茲嗣位、眷倚方切、宜益竭謀猷、贊成化理、所辭不允。亡何而胡應嘉之事起。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於新鄭公。前是訛傳世宗晏駕時、諸入直者爭移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公獨不動。應嘉緣是而劾新鄭、謂其當二心、賴上病潰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

院考察庶僚、已得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新鄭之鄉家時在事、合而擬旨、謫應嘉為編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而一時弗能救、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而他給事遂有論糺新鄭者、公乃具疏、謂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遣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狥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謫。當公上疏時、新鄭之鄉家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聞外、言路之攻新鄭者婁上、因相激為詈、其傳公益堅、而移譽者亦遂顯矣。公嘗從容語新鄭、人主之尊能以謫斥箴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君者出、吾曹人臣寧可以力勝。新鄭益不悅。公復引疾辭、奉旨、卿輔弼元臣、德望隆重、朕方虛懷倚托、贊理化機、豈可以微疾引退。開經筵、公知經筵事。上孝潔肅皇后、孝烈皇后謚議謚冊、亦公草也。以登極恩進中書舍人、瑛尚寶少卿。重錄大典成、加支正一品俸。命題世宗神主、賜金幣。初議以三月發梓宮、而中貴人猶遲之、風欽天監、前其期為二月。公謂去玄堂日益遠非便、且無故而促發引之期、豈所以全聖孝也。執如初議。時上欲幸故邸、命擬旨行。公與同列上疏、謂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未有輕出者。今上即位無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幸故邸、何以示天下後世。疏上、旨遂從中下。已而禮部及科道皆有疏、公復擬以請止、凡三上、皆不報。然上竟以項刻歸、不移日矣。亡何、御史齊康有所論列、上為遠謫康以慰留公。公引答乞骸骨、凡四上、於是九卿大臣皆為公辨雪、且挽留、而齊康者、新鄭之門人也。都御史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為出新鄭、因劾康併及新鄭、遂去國、而公始出視事。

王世貞撰《弇州續稿》卷一三七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九

徐階 三

徐文貞公行狀 下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脅、辭悖厲甚。公曰、往者已失刑、再邀賞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公繼祿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即變、有郭成、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之任者、皆邊將、公使以家丁百五十人往、曰、新軍易與耳、茍生變即疾擊殺之、以為若功、不而罪也。公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亡敢譁。纂修實錄、公為總裁。上以天暑傳日講、公固請勿傳、不報。鄭王厚烷當出皇祖陵錮、公請御書褒之、歲益祿百石。王致以進諫忤先帝旨者也。於是大小言事得罪臣僚及以寬見抑者、次第登用、或有遷造崇顯者矣。而言路氣益張、上時有所不堪、諭公等科道官不諳事體、敢屢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昌時、思効報荅、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或失實。其不諳事體誠有之、然天威在上、以臣等度之、非敢為冒犯也。謹錄申聖諭、令彼各省改、以仰承皇上天地寬容之德。草具而有同列尼公者、奈何不導譴之。公曰、即上遂有譴我曹、且力爭、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上諭詳處何。公曰、今諭令省改、即處也。及疏上、上亦竟弗罪也。御史李君惟觀乃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公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君成能復推其意為疏語婉而加詳。同列謂公、將無復作報聞乙乎。公擬荅曰、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乃為不諳事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同列皆難之、公曰、夫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昨所以乙者、正謂未

有以開上意耳。有不可、吾請自當之。及擬上、上果不畀。而時有一邑丞王邦直者、條奏時務頗剴切、公擬旨稱其多切時弊、該部爲看詳。毋以官卑廢言。於是人人稱頌君明臣直。時有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致語、公驚謂、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之盛哉。臣等必不敢奉詔。上於是併罷宴。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諸陵、公與同列言、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劍之藏、切嚴時霜露之感、非他游幸比。第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爲大、玆龍輴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於遣官。今自大雨而後、禾稼淹沒、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盖持者再而上不聽、乃疏陳北兵窺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俟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上竟行謁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曰、行禮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游。故事、扈駕萬人、人給一金。公時在告、兵部誤以二萬人請、而給止萬金、流言籍籍。公至陵所始知之、乃究曲慰籍、令騎兵給六鍰、步兵給四鍰、得無他。兵部復請令薊鎮總督鎮巡而下、各以兵扈駕。疏上、公謂公等賞賚具乎。夫營兵以賞薄籍籍矣、奈何復召之來、使籍籍也。且兵悉入、敵乘虛有所侵犯、誰任其咎。擬旨令總督以標兵一枝入衛、餘勿動。蓋是時諸中貴人業以枕守土臣而索之、公借以塞其竅、諸不能無怨。怨而忽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公率同官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景帝而革於世宗、臣望陛下以世宗爲法、以兵政聚廢爲慮。上不懌、所以督責頗峻、而公等諍愈力、乃爲寢前旨。俄復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公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欲示遣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當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

可不三思也。事亦寢。一時傳誦、上聽諫若轉圜、不爾幾復成正德時事、而公等所以乂安宗社功非小。敵分道入邊、其犯近畿者土蠻、自墻子嶺入掠灤河西、而犯山西者破石州等郡邑。公以京師及諸陵尤重、今二邊関而黄台吉者尚匿不露形、恐其憤兵東西援而突入、以掎我之虚、急請切責總督劉燾等督兵隨敵剿逐、仍阻守灤河、勿容西渡。其黄花等鎮加慎隄備、以防黄台吉竊發。仍發京兵一枝駐通州以護陵寢、保漕餉。俱取旨行之。時上御經筵畢、面詢公以戰守方畧、公條對甚詳、上首肯久之。蓋上方東淵穆、至是始一奉玉音、敵退當第失守狀。時薊鎮頗能尾敵、函斬至千數、然不蔽罪、與有旨逮撫鎮以下置詔獄問。公謂薊鎮吏士自託以獲功當逮賞、而驟問逮其帥、不無駭怨。當緹騎行、戒之曰、吏士遮而曹訴、第云山西失事重而薊鎮輕、法不得不逮、以示警耳、必不以山西例例而帥、必不以而帥罪掩若等功。兵部已為若等上功藉矣。緹騎業至鎮、吏士萬人環擁馬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公指諭之、立解散。聖誕加恩、錄公一子尚寶司丞、賜衣一襲、蓋猶用世廟故事也。疏辭、温旨不允。公一品考九載、復滿九載、上疏自劾求去。有旨、卿輔佐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勲猷益茂。拔九年再滿、朕心嘉悅、着照舊贊理、不允辭。應得恩典、吏部議擬來看。公遂力求去、且請吏部毋議恩典。復奉旨、卿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國壽登、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議擬重加恩賚、用示眷酧、何又求去。宜遵前旨、即出贊理、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議疏上、奉旨加公支伯爵俸、錄一子錦衣衛千户、賜勑褒諭、宴禮部、而少卿璠超為太常寺卿。公疏辭、仍求去。復奉旨、卿才兼文武、久著勲勞、特加異典、以示酧眷。宜承命即出輔理、不允辭。會耕藉田公與九推禮、乃不敢言去、而辭恩命。上乃曰、卿忠貞茂績、加恩非過。覽奏、具見謙慎、伯爵俸併部宴准辭、其餘宜承朕命。詔冊今上為皇太子、時甫五齡、遇公等於御道西、召公謂曰、先生每辛苦。公等頓首

謝、因謂殿下茂齡、宜讀書進學。皇太子顧公而曰、我已讀三字經矣。又曰、先生毋請回、如是者再、屬音琅然、不攝不驟。公出而以手加額曰、宗社萬世慶也。老臣即歸死瞑矣。工部奉旨建壽宮、公謂先帝作永陵在十五年後、今上登極未幾而遽有所建立、小民無知、或妄生口語。詔已之。俄復奉旨、內官監太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詔令既停久矣、公疏阻之不可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顧長者、乃盡以宿獘告曰、公往、毋言利。今夫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柰何代之受謗也。吾欲使臺臣掺去之、是又代公受謗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謗、且教其以所織作徑進御前、毋落局中少年手。李君曰、善。一如公言。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群璫趣之司禮所、欲論糾御史、公業為解得免、而御史乃論糾璫。其黨百餘、徼御史於午門外毆辱之。御史大夫王公廷欲上疏糾群璫以問公、既已許爲念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群毆御史、業何庭。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為御史惜。公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公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之所而群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詗得其人而逮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參之。王公疏繼上、群璫竄不能自匿、又無可以究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餘遣戍、餘九人各六十、為南京淨軍。公既以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仲者十且八九、往往假究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所謂承奉芳者、既貴與滕埒、雅好名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時時言外廷事、所司以格裁之、不能快、而歸咎公、謂公主之。公亦覺其意、會諫章南海子不聽、遂上疏稱疾乞休。奉旨、卿德望優隆、

練達政體、安攘大計、方賴贊襄、豈可引疾求退。再疏辭、爾奉旨、卿才德優裕、精力未衰、朕眷倚方隆、豈可屢疏求退、宜即輔理。不允辭。尋遣中貴人至公邸諭指、公皇恐出視事。時同列未視公疾、問何以不擬旨見俞。諸公相謂、毋論不忍負公、我曹焉敢擬俞旨。公曰、不然、公等今不擬而令異日諸閣擬之乎。先帝四十五年收此曹擢歸之公等、萬一復失之、可惜也。時種馬大為民閒累、而官不得其利、公令賦其價倍而入之官、太僕歲贏金數十萬、以備邊用、而民困蘇。時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初使遼、納遼商賕、有所挾、大司農格而不遂。事且泄、乃詭為大言聳公、欲發兵十萬襲遼民之入敵曰拜甡者為奇功以解。公哂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以非例持不聽。益迫、遂露劾公六事、多御史康陳語。得旨褒公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輒敢遂肆詆誣、姑不究、調外任。及公再上疏辭、奉旨、卿屢疏乞休、特准致仕、着馳驛去。尋以公同列疏請加恩、詔公輔政多年、勲勞茂著、朕念其年高、屢疏乞休、用允所請。着寫勅諭、差官護送還鄉、仍月給米六石、歲撥夫八名、以示優眷至意。於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各上疏留公、且為公辨雪、而都御史王公廷獨探得齊納賄事、下詔獄發而戍之。公得請、以次日謝恩、其又次日朝辭、賜白金五十兩、新鈔三千貫、綵幣四表裏、大紅織金雲鶴綵幣衣衣、有副。公既辭、公卿大夫送者至傾都邑、而父老耄稚次且涕泣、後先攀擁、不得行。亡何、南京之給事御史及外臺臣相繼而請留公者接踵、俱報聞。公甫抵家而勅諭至、其稱公謂、遭濟時艱、善藏其用。專司揆席、獨運鈞衡。默伏膺回、屏除貪墨。宣揚遺命、與四海以更新。翊衛朕躬、聽百官之總己。俾予一人垂拱之休、皆十八載輔相之力。方切毗倚、共致昇平、而屢托微痾、力求避位。舉朝有勉留之疏、在卿堅肥遯之情。朕非不欲屢任老成、而又不忍煩以機務、特賜俞允、敦錫璽書。公拜誦之、感激涕下、因謁諸祖塋、勒所錫告辭於石。公故居近城西隅

踏水曰少湖、嘗讀書其傳、自號曰少湖、學者尊之、不敢以官與字稱、而曰少湖先生。其後讀孟子存心養性篇而有深契、更其齋曰存、學者遂復尊之曰存齋先生。當公拜首揆曰、少湖水忽踊起、高八尺餘、踰兩時始息。人謂蒸雲從龍、膏澤四海、其兆殆不虛也。公自杜門屏一編閒、此筆有所著述。或勸之於湖濱築廬舍、蒔花木以自娛遣者、公笑不荅。生平無姬媵、丈室蕭然、布衾緼袍、往往至敝。恒食唯二簋、菜羹糲飯、間佐之腊醢而已。三子間以甘旨薦、則卻之、曰故非吾所嗜也。公雖已得老、然望益重、刺史干旄時造戶請質、門生故吏踰越山海執贄門益、公不忍距其意、人人為叩兩端、則皆大喜以廬往實歸。而間及天下事、老臣惓惓憂國、喈壹不休、見若以為志千里者。新鄭公復暴從田間起、兼握銓柄、內銜公而更難之、傾危之徒遂以公為貲、詆媒禽訛、項劃篤狀。於是召齊康、復張辭、而爪牙吏横出為郡邑守令、至號召奸胥、劇揪以擬、太常君兄弟幾不免。公弟曰、兒子坐得富貴固當、且夫禍福者猶循環然、而可預擇也。事稍白、亡何新鄭敗、益大白。公具衣冠望闕拜曰、天子聖明、念老臣無罪、何以報塞大恩。自是益寬然亡所競。人或問以前事者、公笑曰、老而好忘、忘之久矣。性友弟、尤喜施予。既讓新第於前母兄、歸自延平、念其產拙、割田二百畝贍之。歸自江西、贖故鄉先生何君之第以還其子。東屋三間、俾為先生享室。西屋三間、使其子居。餘屋收僦租為衣食費。以太夫人之愛施氏妹也、迎其夫婦歸侍太夫人、推家共之七間。痛仲弟陳早殤、而季君陟有餘子琳、俾為後而授以所得胄子敘、琳仕為太常典簿、以其官推贈陳。公所用意厚、非直欲無死陳、且欲使季君之子仕也。晚節與季君及從弟陞隣、日惟會無間。恒曰、吾昆弟在者僅三人、季昔稚、齒亦漸脫、而何忍露睽径為。及季君卒、公慟哭、為衷辭以祭。有曰、閒重門而晝掩、帶高堂以夕空。暢排徊而四顧、曷由一接君之音容。聞者悲之。公於天下事無所不通曉、而家江南、少

而察小人依至、類悉賦役利害、屈指借箸、縷縷言之、即三老主計所不能及。其居政府日、稍無歲、江南之人倚公若家長、公亦自任乳哺社席之事。既歸屬大水、言之巡按御史邵君陛、具疏改折漕糧、所貸得十一。明年又大水、田卒汙萊、民相椎剝不已、力言之中丞胡公執禮、為具疏、尋用危語抵政府、獲改漕糧、蠲存留之半、停徵鳳陽馬價十三、而顏料馬草等銀一切悉罷不徵。又明年大水、復移書政府、折荒田漕糧十二。獨其為洗馬還里、而松江守鈂欲量田、公持不可行。守謂、公所莊事鄒先生、鄒先生不量安福田乎。此百世利也。公曰、安福之賦無異則、賦之多寡按田數可知、故人往往減訟而鬻田。松之賦其則至三十餘、賦之多寡必計則以為算、故人往往減則而鬻田。獘在減訟、量之獘可革也。獘在減則、不在量也。故安福之利在量田、松之賦在稽則、用各異也。守信公、遂罷不復量。蓋四十年而量田之說行、佗以為名美、而民不勝擾、怨聲闐道路、人益思公言。孫元春舉進士、公貽書發明敬肆之義、誨以堅志力行、勿怠勿恐。交游中有慕悅勢利者、談說恩怨者、厭惰職業者、鮮腆服食者、洮色湎酒者、一切謝遠之、必卓然不惑、乃成大丈夫。毋負我。既授刑部郎、公復貽之書、謂得此官有為汝不平者、慎也、吾殊為汝喜。夫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縲思之身可以遠謗。勉之、勿生厭薄而志遷轉、則汝福耳。進德修業、汝衣食也。衣食之苟具而可驕人乎哉。如互相標榜、高立門户、非獨乖遠害全身之道、為己之學、故不如是。前是公與二三鉅公明王文成公良知之學、又推仁體以示人。而居宰輔日、計吏與朝士之為是學者、相率詣道廬醵會、以要公主盟。公雖在直不能出、而間有所酧荅、遂相率梓公書以為存齋先生教言。間一二假公名重者以為公私我、而忌者真以公為私彼、而訐摘其短、公不與知也。至公與元春劄、其所要歸曰為己、所戒曰標榜立門户、讀之而皦然發矇矣。江陵公之命夜、示若厲公以代者、而公已老、貽書辭之、又為元

春歸改官、語具集中。公年八十、江陵乃卑同列上疏、謂公當世廟時、承嚴氏亂政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賢才、一時朝政脩明、官常振肅、海内治平、皆其力也。又引先帝居藩邸時、世廟忽有所疑、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獨臣居正知之耳。所有存問之典、宜從優厚。報旨謂公輔佐皇祖、翼戴先帝、忠勤端亮、茂著勳勞。今年及八旬、足稱眉壽。特勅遣使存問、賜白金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旋奉勅諭、古者公孫在朝則坐而論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寔褒德勸功之典。睠言耆碩、著有勳庸。世咸仰爲達尊、朕宜靳於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於清華、歷試功於盤錯。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履忠貞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當僉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汙而仕路肅清、獎忠直而真材彙進。中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畧。定邦本於危疑之際、宣上德於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沖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於黄扉、遽乞閒於綠野。後先多績、朝廷實其典刑。終始完名、寰寓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届茲八旬、欽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寔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適先猷、追惟舊德、粤稽功載、中錫寵章。於戲、衛武雖在耄年、箴儆不忘於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綏蕃祉、慎保脩齡、尚謀黄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時行人及公里、而太常君致在侍、尚寶卿少卿與孫光祿少卿皆以使事歸沐、諸孫之爲太學爲諸生與當爲尚寶錦衣者垂二十人。公率以迎於河之滸。至第開讀、陳所賜於堂、歡極歔欷。垂白之叟與諸文學掌故嘖嘖稱羨、以爲輔臣八十有賜者、僅毛文簡、費文靖、然無身使璽書。守正被擯者、劉文靖、謝文正諸公、有身使璽書而無特賜象龍之衮。則林下大臣絶不復沾被。而公璽書所褒辭、隱然阿衡師尚父、又他所不敢

望也。於是公卿大臣若江陵公而下數百人、推本上意、爲壽辭若干萬言、公合而梓之、以玉音所稱名之曰榮壽。行人返命、公使其孫元善上疏謝、而末復勸上清心省事、講學勤政、崇廉直、屏貪邪、緩徵科、寬役賦。識者以爲言簡意盡、不勝老臣惓惓餘忠焉。詔官元善爲中書舍人、尋得請改錄其子如元善。前是公謝政歸、遇世廟諱日、晨起望闕拜哭、蔬食竟暮。穆廟崩亦如之、以爲常、歲有詩識痛。歸十五載而天子加異恩非一、即毋論祿位名壽、於君臣之際相爲懇至、亦近代所未有矣。公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鬚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然冰玉。及接之而藹然春溫色笑襲人、有所談論、霏霏皆芬屑。或盛氣欲臨公者、見而自融釋。博辯之士將敖公以所不能、而不忍也。公既貴極人爵、且老壽、推以爲達尊、而所荅謝士大夫、毋論卑少、即蚤暮風雨不避、亦牘必精謹、毋令失意。或風公胡自苦乃爾、公正色曰、毋衆寡、毋小大、毋敢慢、非我先師訓乎。即不穀不敢當、君子寧忘服

膺焉。然公竟以過勞得微痾、尋愈。元旦朔、公具衣冠望闕拜成禮、諸子姓羅列陳椒酒爲壽、而地震者再、有疑之者曰、是何祥也、得無厲於哲人耶。亡何、郡邑守長復以詔例致綵幣羔醴、公爲觴觴之、甚洽也。居月餘、屬寒疾小損、猶能作細楷牘以貽親知、已寢劇、然猶自飭厲、遺選於室。一日忽呼太常君集子弟而命之曰、吾受國恩厚、無以報、是在若等。吾旦暮且去矣。案頭篋一冊、指曰、待吾去而後可啟緘也。太常君憂皇甚、於名醫無所不致、咸請進藥。公拱手謝曰、勞苦諸君、胃弱甚、藥何能補。且吾數盡此矣。更一日、語左右、若欲起坐者、儼脫然而逝。太常君哭啟緘、則所以經紀身後咸備、而其大者毋乞恩、毋侈祭、毋作齋醮、毋遠送、塟殮止單練、幅巾深衣、不得用金玉繒綺蓋。公前二歲手筆也。太常君奉行之唯謹、而中丞郭公思極已具疏聞、上震悼、輟朝、加祭者三、爲十二壇、工部郎余君寅治塟、追贈太師、謚文貞、錄一孫尚寶司丞。嗚呼、諸所以哀榮終始之典極矣。公

生以弘治癸亥九月二十日、卒以萬曆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距其成進士及第適一甲子。有丈夫子三人、即所謂太常卿璠、尚寶卿琨、少卿瑛者也。璠沈夫人出、娶贈汀州守李公錦女、封孺人、贈淑人。琨、瑛皆繼張夫人出、娶南京太僕卿范公惟一女、封宜人。瑛娶前太保左都督陸武惠公炳女、封宜人。李、陸皆前卒。女一、適太學生顧九錫。孫男十九人。長即光祿少卿元春、娶瑞安丞朱雲炯女、封宜人。次即太學生元普、娶四川右布政使潘允端女。肇、蔭官生、夭。元陽、聘教授臧文弘女。元昭、聘太學生王翼恩女。元暉、聘詹事府主簿吳馭女。元曄、聘太學生施順禎女。元儀、聘太學生潘玄授女。元畋、優給錦衣千户。元暐、元曜、元昕、皆璠出。元材、元寀、聘貢生李鴻女。元植、元朴、元樞、皆琨出。元忠、聘太學生陸光任女。元性、聘御史許樂善女。皆瑛出。孫女□人、嫁大理寺評事包湘、諸生陸瑪、及史陳學鸞、恩生林有麟、太學生張世良、聘皆璠出。嫁禮部儀制員外董嗣成、及未字者、皆琨出。一未字者、瑛出。曾孫三。有慶、娶尚寶卿沈玄華女、元春出。迎慶、中書舍人。迪慶、元普出。曾孫女二、受劉承禧聘、元春出。一未聘、元普出。公所著有世經堂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諸詔誥典冊、渙汗之號、寂勿之對、皆在焉。學則若干卷、家訓若干卷、年譜五卷。先程紀公先生言、謂其能得聖人蘊、手錄之若干卷。愛白香山詩、又愛蘇長公詩若文、謂其能暢情事、節之若干卷。太常君兄弟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湖州某山之賜塋、而以治命紀公之行履、屬世貞狀。世貞伏自念、在郎署旅謁公於燕中邸、公以先御史大夫有朝行舊、又辱與季君司寇同年、進而與之語。是時世貞數以公事失緹帥意、公從容解之、世貞不悟、語侵公、公弗色忤。自是坐先大夫難退伏田里者十年、無一字以干公、公亦不知公尚能記否。隆慶之元、始叩闕上疏、爲先大夫辨雪、亦不敢以私請。公是時方有新鄭梗、不獲盡如志、而先大夫得免於身書之籍、而以故官就土。自是有一命起世貞於田間、而

公亦得謝政歸矣。官滿武公除待次、以至選書里居、厳必造公、公必留款、語及三才之恒變、朝典之新故、人才之是非、國家兵事之得失、未嘗不三復焉。公固未嘗不躍然世貞之管窺、而憂其跅弛。然既憂之而又復獲之、尚以為可用者、而世貞竟自廢負公矣。獨於文章最為晚合、然世貞頗能悉公之有根柢、而公能悉世貞之違而不為弔詭、故世經堂集成、首見命為序。公之壽世貞凡再、劭一言之頌、其頌不稱公之盛、而獨稱公之難。蓋自古宰相之佐理天下、其難未有如公者。其能善用難、亦未有如公者。公讀而首肯之。當是時猶未能盡公、以為分宜時公但默而善藏其用而已、不知其密勿之隙奏、未嘗不侃侃娓娓中情、實破妥害也。竊嘗謂世皇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為霖雨、是故似難而實易。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欲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日、是故似易而實難。然公去國十五年矣、天下所以晏寧而化被蠻貊者、安能遂廢公德也。嗟乎、世之善稱大人、進而伊周、退而更其說云、勢故不得不爾、第有如稱公之可以亡異辭乎。雖然、藉令有善稱公者、孰有如人主之善稱公者乎。人主之善稱公、後先無慮千萬言、又孰有如易名之二言所謂文貞者乎。今夫館閣之為文也、人例而押得之、文而所謂敏學好問也、亦人例而押貺之。至公乃以道德博聞也、則駸駸乎洙閩遺哉。清白守節之謂貞、我知之矣。其舉曰大慮克就、非公其疇當焉。嗚呼、奠宗社、席黔黎、公之大慮也。君子於嘉隆之際可想見矣。是謚也、前公為名相者僅一人、曰楊廬陵、所謂清白守節者也、祿位名壽庶幾其埒矣。瑩儒焉、敢弟熟業、即駪駪振振、畫繡晨珂、奕然於華亭里者、不亦徑庭哉。世貞竊謂公寬厚如丙弱翁、敏練如姚元之、強記如楊邃庵、宏遠如王子明、鎮定如韓稚圭、忠順勤勞則庶幾諸葛孔明、柔物釆望又有吾家始興所不能及者。即亡敢竊附華袞之後、汙不至阿而為伊周叓也。讀太常君狀叙

而旨、似無容世貞口、顧於一二察案之際、若有懲而赦於喙者、則非公所著年譜與世貞所以報公意也。昔永叔稱范呂之平觀、堯夫削而不書。子瞻狀金陵之流枝、司馬以爲實錄。何則、不敢緣生者以掩死者也。世貞從公宇下久、且年而當無諱之朝、其容洪涊於筆以取譏南史氏。惟賜裁削、付之記室、稱藁草焉、幸甚。

王世貞撰《弇州續稿》卷一三八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

徐階 四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存齋徐公神道碑

當嘉靖末載，世風之烟濁甚矣。民不見德，惟賄是聞。四夷交侵，萬民失業。天下勢蓋岌岌乎其殆矣。一旦肅皇帝赫然斥逐盜臣，而以政柄歸之徐文貞公，若雷霆震而妖怪伏，陰翳披豁而旭日升也。令出朝堂，不崇朝而歡聲暢于四海，若蘊隆炎熾之極，而時雨沛也。由是中外洒然易慮，士大夫得以守身修職，自見于世，爭自淬礪，以名節相尚，苞苴屏絕，清議凜凜。回視前日寵賂狼籍，狎習而不怪者，若異世事矣。未幾，廢墜興，瘵瘝起，流徙者復，怨咨者靖，文武小大吏咸黽勉理其官守，內撫外攘，國勢儼然增重，迄于今賴之。夫是時道敝風淪二紀餘矣，久難變而極重不可返也。識者憂焉。乃清濁分覩，安危異度，成功化于俄頃間，而貽諸永世如此，豈非忘身徇國之忠，正己格物之效，夫固有不言而信，不行而至者哉。嗚呼，肅皇帝臨御凡四十六年，其知人善任之弘猷，蓋善克終，于是爲不可及已。公諱階，字子升，別號存齋，松江之華亭人。父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思復公黼，母贈一品夫人顧氏。思復公嘗丞宣平，以弘治癸亥九月二十日生公于官舍，有異徵焉。公警敏性成，弱不好弄，知學，即隱然有巨人志。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登鼎甲，授翰林院編修，予告歸娶。尋丁思復公憂，服闋復職，益孜孜務實學，德日進。俄以議孔廟祀典忤旨，謫福建延平府推官。滿三載，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陞副使，移任江西，江浙士至今頌公德教不衰。己亥，冊立東宮，召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公去國且十年矣，歸而望益重。丁顧夫人憂，終禫，以國子祭酒徵。上遲其至，屢語侍臣趣之，由是人始知宸注于公者隆也。再逾年，陞禮部侍郎，改吏部。公則榜門內曰：嗟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有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竊法，背公自營，以干神譴，將殃及子孫，可不畏哉。蓋其事心之嚴如此。尋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擢禮部尚書。時部務久不治，壅爲弊竇，猾胥夤緣爲姦利，紛不可詰。公乃詳徵故牘，稽覈近事，諸所沿習若宗藩封爵、文武大臣恩卹等例，悉折衷情法，裁定畫一奏

之。又遷汝太常寺、太醫院官生、四夷館通事、光祿寺厨役、凡遊惰失職并寄空名不事事者若干人，槩為考選稽試、登黜之令、頒定其數、于是政紀清肅、人罔倖心。莊敬皇太子薨、上欲令百官毋制服、公以禮爭之、遂服衰。既而以冊立皇太子請、不報。連請之、上察公忠勸、召儼直西內、加太子太保。會虜十餘萬騎入薄都城、中外大震、不知所為。公疏請出遼將以罪繫獄者、令輸死自效。又請無禁關廂民之入城避寇者、宜籍其壯勇充行陣。京軍脆怯、見虜恐奔潰不支、宜配以大同徒卒乘城隅、為關廂捍護。又請上出視朝、召群臣問計。由是都人恃公心稍安。內閣因請令公督調九門、公亦自請視師。上不欲公遠左右、不許。俄虜縱所掠馬房內使還、以番書求貢、上召內閣及公諏所以應之。分宜謂餓虜掠食耳、不足慮。公曰、今環城皆虜、所焚屠至慘矣、豈止掠食。宜亟圖勦禦。上目公曰、然。公因進言、今我戰守具未備、虜求貢雖誠偽未卜、宜從權以款之。遣使往詰來文真贗、即虜誠也、責令歛兵出塞、介邊臣為請。即不誠、則使往返間、我四方兵至矣。上稱善者再。時有謂朶顏三衛導虜入者、議集其入貢使詰責之。公曰、事無左驗而遽顯詰之、壓且失夷心、實則罪在不赦、而我力未能討、是驅

就虜也。不若但以捍圉不虞責之。諸夷使果懾伏。上由是益知公可大用。及叙薊鎮護諜功、上特筆加公少保、麻拜旦夕矣。會奉旨欲祔孝烈皇后太廟、祧仁宗、主令廷臣集議。衆知其非、莫敢言。公執以為不可、上怒、詰其尊禮、令再議。公請增太廟為十一室、祔孝烈而亦不祧仁宗。上不從、竟祧仁宗。再逾年壬子、上意解、始命公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云。是時分宜方縱其兇子以漁貨于四方、濁亂國經、漫無紀極、且猜忮隱狠、鋒距百出。既與公枘鑿不相入、而外論後推公籍甚、公蒿目時艱、欲拯之不啻援溺救焚、而形格勢禁、搖手觸忌、又不忍默默坐視、負上特知、乃外晦內貞、隨事自效、冀有所維持匡正、而不著其迹。于時有世道慮者、咸為公危懍、謂不異藉虎枕蛟云。賴上明聖、察公忠謹、專一眷信、久益篤。一品三載、詔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六載、加少傅。滿九載、改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師。西內永壽宮火、上雅不欲還大內、徙居玉熙殿。公朝夕徬徨、曰、此非至尊安居所也。乃請掄三殿餘材營之、躬為督視、數旬而工成。上大悅、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上雖深居法宮、然殷憂天下、四顧臣工無與分猷念者、習見公肫肫保民憂國之誠、內善之、自是密札諮問、亥午

公所、其及分宜者希矣。會御史鄒應龍盡發分宜子世蕃奸狀、上震怒、勒分宜致仕、下世蕃獄、戍之。于是公始為政、乃揭三語座隅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是非賢否還公論。蓋是三者、分宜皆攬而私之、為中外痛心疾首者也。分宜既去、諸比周附麗、干紀作奸、布在列位者、先後為言官糾繩、多得罪去。乃言者摘別大苛、益抨擊不已、上厭之、以語公。公婉詞為解、上不懌。會問知人之難、公因對言、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故知人之哲、帝堯猶難之。欲易其難、無過廣聽納者。聽納廣則窮兇極惡人為我攖之、深情隱慝人為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已用者不倖留矣。故聖帝明王、必廣求言之路、用其言之善者而容其未善者、則嘉言競進矣。上亟稱善、意乃解。是時朋淫既黜、公旁引正人、或拔自微寮、或起諸巖穴、于是中外彬彬仁賢在列、曩時窳國殃民之政、次第更置且盡、天下莫不想望風采。乃公自惟承積蠹後、以多故為憂、內之則曰延賢士大夫、廣詢民瘼、求康阜長計。外之凡筦牘往還、必究極利弊、數腎腸相示、俾人獲自盡、期于成功。上剛明任決、歷慮萬幾、凡四方所上章奏、每事與公疇度、手勑秘札、晝夜絡繹下。公故以恭謹得上心、既承專任、益傴僂懼隕越、沓王促應、未嘗逾頃刻期。夜則具楮墨燈火以候、不敢安寢也。時上方崇釐祀、益以應制文勞甚矣。或謂公、公曰、君猶天也、臣子義靡所憚勞、吾豈不知媿諸少年、顧敢一己名不難念誰與上共天下者。蓋其心良苦矣。久之、上益信嚮公、進建極殿大學士、又特旨加上柱國、公力辭。又賜以上方玉帶、嘗因公乞骸、手批答之云、卿念在邦民、誠國寧固、宜贊朕不及、圖棐忠吉下、衆朝異之。公嘗有小病、上出內死珍劑二器以賜、手札溫諭、究若家人父子間云。是時上春秋高、亟求祈年術、諸迂怪士競獻異藥、公多方警止、勸上勿餌。黃岡大猾胡大順者、往夤緣陶仲文用事、尋以罪斥還籍、至是復詭稱以乩事呂仙、獲萬壽金書及鍊水銀為神丹術、服之不老、賂上所幸道士藍田玉等、令其子上書言狀。上意動、田玉等輒陰召大順入京。上欲復用之、以問公、公極言其誣罔狀、且曰、詐傳旨在律必誅、今不治、異日夜半出寸紙有所指揮、誰能辨者。上大悟、乃下諸人者于獄、悉論死。自後遂無敢復以不經語試上者。乙丑、上有疾弗懌、屢以禪繼為言、公皆踧踖婉曲以對。因請舉冊立典、不報。俄上欲南幸承天、內中嚴辦趣發矣、人心皇皇、諸司皆失措。公諫止不從、則再三危言之、上竟用公言罷行。丙寅冬、上疾大漸、

覺前後為方士所悞、有悔心。俄而棄群臣、公哭之慟、乃緣上意草遺詔、諸秕政宵人一舉而芟蕩之。詔下、士民多感泣者、人擬之嘉靖登極之詔、謂為世廟善始令終之懿典焉。穆宗臨御、以公先朝耆碩、傾心委任、每事屬已受成。然更代之際、庶政填委、兼以朝儀久廢、百務創始、公殚精徇國、兼總巨細、頓減常食、遂決意求去。上勉留至懇、公意竟不變、一歲中疏凡十餘上、始得請。乃賜勑給傳、遣官護送以歸、仍令有司月給廩六石、歲撥夫十名、示優眷焉。時隆慶戊辰秋也。迨萬曆壬午、輔臣等以公壽八袠聞、天子為之動容、乃降勑遣行人存問、賜白金五十兩、大紅蟒紵一襲、彩幣四表裏。公遣孫請闕謝、疏末勸上清心省事、講學勤政、登庸斥貪、緩征寬役、語亹亹出衷懇。上覽而善之、詔官其孫為試中書舍人。越明年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公遂薨。上聞訃、輟視朝一日、賜祭十三壇、遣官治葬、贈太師、謚文貞、錄一子尚寶司丞、蓋恩禮之始終備矣、至矣。非公之元忠懋德、功在社稷、其孰能當之。公德本天授而培之以學、雖由良知為入門、然篤志力行、不事口耳、務求真契于心、而實見之事、與世之借頓悟以文禪覺者不同。公冢孫元春登進士、公貽書訓之、謂進德修業乃日用本分、猶衣食然。若立門戶相標榜、即非為己。蓋公之為學如此、故其暢于四體、發于事業、旋乾轉坤、磊磊然卓異而迥邁若、誠有本也。當公之初得政也、余告公以所聞四方人情。公曰、此風耳、譬湮之久、人心思治甚、故若此、久且將責實焉、未易副也。余曰、所謂風者、若秉人心所嚮、誠而引之、乃恐實不繼耳。公不動聲色、而天下歸德、足以誠心至仁為風之自也、久且入人益深、何患無實。居有間、庶務駸駸舉矣、公色愈滋甚。余問之、公曰、屏貪滌瑕、改前政厥常耳、今閱計所最可慮而難措手者在財用、總歲所入不敷所出十三、凡括之民者至纖悉無遺利矣、而經費日以積衍。今所取盈帑、積光作蔑耳、後將若何。所謂恭攻他日憂也。嗚呼、悠哉思深乎、老臣之謀國也。今去公世有年矣、賴天子明聖、百度修舉、內鮮逋徵、而外無兵興費也、乃歲計僅僅支目前、度支問告詘焉、而胡以待意外虞耶。嗚呼、公之賜民賴之至今、乃公之憂其究未之釋已。公子太常卿璠、尚寶卿琨、少卿瑱、諸孫南京鴻臚卿元春等徵余為文、碑于公之神道。維公門下士也、不敢以固陋辭、乃摭所見聞、用徵信史如右。若夫世系之綿、支行之盛、以及孝友惇睦之行、經綸布濩之詳、則備見于狀志云。銘曰、於鑠肅廟、握符四紀。頷俊亮

工、登閎上理。粵有匪人、惟國之蠹。竊寵拂經、黷我皇度。天啓聖聰、迸棄四裔。聿求良弼、授政元忠。惟此元忠、夙抱純一。叶望雲霓、更調琴瑟。滌腥以馨、拯炎以灌。洄流駭澄、烈焰隨撲。巫風既殄、百工共事。大法小廉、不懈于位。解彼倒懸、措之大厦。旅悅于途、農歌在野。亂絲棼如、伏莽旋厭。坐致救濟、靡俟朞月。幽通鄰屋、洪被海澨。不假置郵、德流若神。在昔楊令、素絲章軌。白麻始宣、風移貴倖。亦有司馬、名聞遐海。朝駕鋒車、煩苛久改。緯彼往蹟、二代民瘼。我儀自今、實公是蒸。唐風暫肅、咄哮而識。元祐不慭、紹聖抗之。詎若公猷、力振頹綱。訏謨弗裕、歷世允臧。波靡逢迎、公挺其節。在遠不忘、天子之哲。俗工自禁、公志勤民。選衆特舉、天子之仁。公生有爲、惟天純祐。奠圖彌鞏、納世仁厚。公歸有時、眉壽惟期。典刑不作、永代遐思。南有靈原、崇封翼翼。豐碑勒銘、行道是式。

張四維撰　《條麓堂集》卷二五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徐公墓誌銘

萬曆癸未、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華亭徐公以閏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家。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祭加等、爲十三壇、飭所司治葬事、贈太師、廕一子尚寶丞、謚文貞。國朝輔弼臣以文貞易名者、惟廬陵少師及公、而兩廬陵事　四朝、殫忠竭節、功施甚偉、而公危身極慮于嘉隆之際、其所解紓調劑、難寔百之、卒以澄濁定傾、厚終正始、于法得稱曰道德博聞、大慮克就、爛焉軼于廬陵。嗚呼休哉。公諱階、字子升、學者稱少湖先生、晩更號曰存齋、松江華亭人也。其先自河南來徙所居曰楓涇鄉。高祖德成、以行誼高里閈。曾祖賢、配沈。祖禮、配黃。父黼、號思復、公爲宣平寧都兩丞。配顧、生公。自曽祖以下、皆用公貴贈如公官、配皆一品夫人。公生宣平官舍、少有貴徵、聰穎絶

異。稍長爲博士弟子、有聲。弱冠舉嘉靖壬午應天鄉試、癸未、登進士第三人及第、新都楊文忠公爲首揆、目公謂同列、是少年者我輩人也。亡何、乞假歸娶。明年北上、道奔思復公喪。服除、補職教內侍書。纂修大明會典及祀儀成典、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議、公疏言三不必、五不可、詳在國史。及面折永嘉、以　高皇不革孔子號爲證、忼慨辯難、永嘉不能屈、竟以忤旨出爲延平府推官。久之、遷黃州府同知。未至、擢浙江僉事、提調學校。又陞江西副使、仍提學。所至蒞官造士、治辦皆有名迹。己亥選　東宮官屬、以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仍四品服俸。已丁太夫人憂、服除、召爲國子祭酒、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榜壁自警曰、所不竭忠稱塞、而或植黨徇賄、背公持祿者、明神殛之。更折節交賓客、博諮吏治民隱、因以知其人。丁未、改兼翰林學士、教庶吉士。逾年、掌翰林院事、充　會典副總裁。廷推公入內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久之加太子太保。　上方注思典禮、多所釐正、禮官艱于仰承、公敏慎周洽、獨稱意指。　莊敬太子冠暴薨、公議　上及百官皆期服、　上不懌、謂天子絕期不制服、而公竟以百官衰經臨、　上覘知是之、命宮中皆服衰。已召入直殿廬、公請立　皇太子、先後五疏、皆不報。　二王冠、公偕諸大臣謁于臨保室。　上使問公行坐禮、公曰、有　上黼座在、坐俱面西、行則遵倫序。　祖訓嚴、誰敢紊之。亡何、　孝烈皇后崩、　上慮千秋萬歲後、廷議所出祔必先　孝潔后、祧必　睿考、欲身親臨定其儀、乃　詔廷臣議升祔。公言女后無先入廟禮、宜祀之　奉先殿別室。　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乃小婉其辭、以爲祧祔乃　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不敢煩　上親議耳。無已則倣古廟數遍加之意、益　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　仁宗綏祧而　后先祔、宜可。　上不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公雖不獲堅守前說、然天下以公之議爲正。庚戌秋、虜大

入塞、薄都城、畿輔振恐。公疏請　上還大內、面延見群臣、口畫便事。　上難之。會有中涓陷虜、持虜求貢書聞、語甚驁。　上宣問輔臣及公、公曰、虜勢張且深矣、不許將激之怒、許且遲而重要我。　上曰、策安出。公曰、請遣譯至虜營、詰以無番文故、遷延少日、我備完而援兵日集、拒之可百全。且以　視朝請、曰中外心惴惴、一聞蹕聲、衆志定矣。　上始首肎。公出而集廷議、謂求貢非虜欵誠、宜勿許。旦日、　上視朝、申飭諸警備、而復下公議、絕虜貢、督諸道軍并力逐虜、遁去。由是　上倚公安危、嚮意益親。會廷推吏部尚書、　上不許、曰、階方直左右、何外遷也。而本兵錄薊帥獲諜功、　上特手注公加少保。明年、命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密、仍綰禮部篆、候代者至而解。癸丑、主會試、得進士四百人。是時海內多故、北中虜、東南絓倭、山海之盜蜩起、悍帥柄臣相表裏爲奸。公自以身受　上知、益發紓任事、數言用兵方略、疏薦文武材堪督撫大帥者十餘人、　上輒用公策。其後以卻虜殲寇樹功名者、皆出公薦。京營兵弱、　上問公所以振之者、公請汰老稚、以美餉厚給勇敢、而嚴不練之罰。賞罰明、兵乃可振。　上從之。侯鸞怙寵張甚、好大言罔　上、多不讐。公乘間爲　上言、奪大將軍印、鸞自恨死。尋以計散其麾下兵、都城大安。楊忠愍繼盛論分宜奸狀、謂　二王皆知之、分宜大恚、疑有交鬪者、將請竟之。公以危言譬止曰、事有如得、　上所罪左右耳、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事遂寢。戊午、虜困大同、右衛督臣順與御史楷比而內賄取自脫、吳給事時來劾司馬罷之、而逮順、楷。順、楷者、故分宜所卵翼、給事即論分宜素饜邊臣賂爲罷本、而主事董君傳策、張君翀繼之。吳、張皆公所取士、而董鄉人也、于是分宜意公、密白　上窮治主使者、三君皆下詔獄、榜掠瀕死、卒以正對、幸解。分宜嗛公益甚、然力未有以傷之。　上久而察公忠、故有所咨問于分宜者、皆舍而之公、由是中外窺　上

意所注矣。後四年而鄒御史應龍論分宜父子、
上怒、勒分宜致仕、下其子世蕃獄、論戍邊、命吏
部擢御史五品京職。分宜在事久、善候伺調巧、
左右多從中爲道地、 上亦務憐之意、忽忽不
樂、欲傳嗣治天下、 諭公擬詔。公謝不敢、而部
臣奏遷御史通政叅議、 上不悦。御史危甚、謀
于公。公曰、某在、君無恐。 上一日諭公、久直無
以杜兒輩奸、蓋入間者言云。公對言、六博蹋鞠、
飲酒狹邪、爲奸長安市中、不在外、弗杜甘言呫
囁相播弄、爲奸朝堂、以謝 主上、内猶外也。
上大悟、遂輟分宜直廬賜公。公始爲政、書三語
示警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
舍刑賞還公論。朝野翕然、延頸太平。而是時少
湖水忽踊起高八尺、輝然五色、人以爲公首揆
之祥。始公以一品滿三載、進光禄大夫、柱國、兼
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支大學士
俸。以築外城工竣、加少傅。滿九載、進兼吏部尚
書、賜宴禮部、尋以直贊勞、加兼太子太師。 萬
壽宮成、加少傅、兼支尚書俸。滿十二載、辭部宴、
賜敕褒諭。以 萬壽節頒恩、進兼建極殿大學
士。滿十五載、辭部宴、及上柱國、加特進。公嘗乞
骸骨、 上付同事輔臣擬留。公懇請、 上裁乃
親批答、有念在邦民誠國寧固之稱。薦紳交賀、
以爲 人主知公、逾于公自知也。時閣臣惟公
一人、 上以公孤忠足以辦、不更命。公屢請、而
後允。公病、特出珍劑、 賜手札勞苦公。公感泣
不忍復言去。癸亥、虜穿墻子嶺塞、趨通州、公授
策大司馬、備虜所欲掠、儌其罷劇逐之、輦下晏
如。明年、虜窺一片石、公請城張家灣、以一裨將
駐守、自是虜不敢深入矣。 上春秋高、雅不樂
言繼嗣事、及 景王之國、天序默定、而左右中
搆者輒以蜚語聞、 上疑之。忽手詔公、欲屏居
奉玄、議傳繼、毋令久待。公大驚、倉卒對言不可、
且盛稱 皇子賢孝、萬無可疑、離間語不可聽。
凡三 問、三以其意對、幸卒調護、以鬬釋 上
意、安定國本者、公力也。丙寅、河決徐沛、公薦大

司空濟治之鑿新渠百餘里河不能至漕復通。公計國賦入不能衡其出乃會諸邊歲例汰冗剔浮定爲經制邊臣不敢闌請。上欲有所興建公常奏罷之先是分宜操權利自恣大小遷授視賕入爲等債帥墨吏攘敓成風選舉陵夷狴犴充斥官職多耗廢不治自公秉政始倡廉節懲貪冒獎恬退抑躁競一洗苞苴干謁之習而尤銳身扶植公論拔引才望公卿百執事各任其職庶廱嚮至治焉其以文字筆札贊 上玄修甚謹或諷公公曰君天也安所逃之且必得上意而後可樹尺寸即不難一去誰與共天下者會海主事瑞者端言 上過失亦頗刺譏公 上震怒公承間言瑞不過沽一敢諫名耳殺之遂成其名容之適以昭 聖度。上始取公疏擊地徐而解海君得無死。上久不豫忽欲幸興都中人大治裝六軍且甲。公晢欬爭具言 聖躬不耐遠涉且京邑空虛狡逆或竊發事不可測。上讀至狡逆語而悟竟不成行逾

月 上晏駕公率諸大臣詣 裕邸奉迎嗣位。公默念 世皇神功聖德甚盛顧獨晚節齋醮土木不休民蕭然煩費而一時抗言諸臣坐廢錮公論亦少湮鬱欲于新詔中有所縱舍不能無疑于攸父乃悉以 遺詔行之而 登極一詔諸錮濯宿蠹翼贊新政尤偉。時 朝講久廢禮典叢沓元臣舊德僅公在動援章程應之由由然暇也。上新御講筵以公知經筵事重錄大典成加支正一品俸纂修 世皇實錄公爲總裁時新鄭高公頗以舊學喜自負嘗憾給事中胡應嘉劾已欲因事中之公不可則并憾公而御史齊康者阿新鄭不已公亦乞罷。上固留公而聽新鄭去乃解南都振武營軍素驕悍故事頒賞九邊無及南都者會得匿名牘有所要脅公曰往失刑今更濫賞如紀法何遂勅所司陰部署爲備而後下令解散其黨帖帖無敢讙者。時言路騁開人人爭爲骨鯁多觸忌諱上久而益厭思懲艾之公從容爲開說乃已。

上欲修內教場、勒中人習騎射。公疏言、　上本
深念邊防、欲示意嚮、然邊方遠、禁地近、　聖躬
重、戎務輕。　先帝欲舉而不果、良有深意、不可
不三思也。乃止。虜分道大入、東掠灤河、西殘汾
石。　上御講日、召公問戰守籌策、公條對甚具。
穆皇尚恭默、惟公嘗一奉　玉音、其重公如此。
一品再滿九載、加伯爵俸、賜宴禮部、公皆力辭。
疏請冊建東宮、報許。公率群臣見　今上、叩首
以讀書進學請、　睿答琅然中節。公出而舉手
加額曰、　宗社萬年慶也、老臣歸死瞑矣。公初
擬　詔旨、裁省進鮮織作諸監局工作、阻止內
監督團營、奪太和守備事權、與貂璫爭氣力、相
贅牙。又諫幸南海子、不聽、遂稱病臥。　上遣中
貴人持手詔趣公、公惶恐起視事、而給事中張
齊以陰事覺懼不免、則上書糾摘公以爲名。
上爲謫齊外任、公遂力請骸骨、特允致仕、馳驛
還、仍　賜勑諭、遣行人護送、給月廩歲夫、以示
優眷云。公歸、望顯顯益甚、部使者徃徃蹐門請
質、而公亦自許以老臣憂國、語時事、嘗亹不休、
見謂不能遺世者。會新鄭再起、兼握銓柄、將齮
齕公、小人希指爭進、于是召齊康、復張齊、引繩
批根、生平睚眦者侵公日益急、公怡然無慼容。
新鄭去、事亦益白。人或問公前事、公笑曰、老而
善忘、忘之久矣。壬午年八十、　詔特遣使存問、
賜蟒服金幣甚厚。使者入里門、公率諸子若孫
盛衣冠迎道周、父老嗟嘆、以爲曠見。公疏謝、
上爲褒荅、廕一子中書舍人。癸未元日地震、公
晨起望闕拜、聞而訝之。月餘病、强起呼諸子授
之一冊曰、待吾逝而啟。翌日遂卒、啟冊則經紀
身後事咸備、而大者毋乞恩澤、毋作齋醮、歛毋
以金玉繒綺、蓋前二歲手筆也。公神襟迥秀、清
輝襲人、而內持養深堅、執義甚果。自爲諸生、而
聶貞襄公豹令其邑、遂切磋理學。及登朝、與歐
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
端簡公曉及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推明
王文成良知之學相磨淬。益力于羣書、無不綜

貫、而惟以資經濟。自　本朝典章條格、邊防阨塞、度支盈縮、刑名比詳、遠方謠俗利蠹、耳濡手汪、强記精識。長于論議、與人言刃迎縷解、愈叩而愈嚮、應無窮者。喜誘引後進、當世知名士多出其門。生平寡嗜欲、無姬媵之侍、丈室蕭然、布衾緼袍、菜羹糲飯、泊如也。性友悌惇、讓田宅、錄廕推分及其弟姪。爲詩文不尚雕繢譎詭、一本之六經。嘗手錄程純公語、愛其得聖人精粹。喜誦白香山詩、蘇長公文、以爲能寫性靈、當事實。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及學則、蒙訓諸書、藏于家。公生弘治癸亥九月二十日、卒年八十有一、距始及第適一甲子矣。母弟二、季陟、爲南京刑部侍郎。元配沈、封孺人、贈一品夫人。繼張、封一品夫人。子三：長璠、太常卿、娶季氏、沈夫人出；次琨、尚寶卿、娶范氏；次瑛、尚寶少卿、娶陸氏、皆張夫人出。女一、適太學生顧九錫。孫男十八人：元春、甲戌進士、今爲南鴻臚卿；元普、太學生。元暘、恩生、元昭、元暉、元曄、元曦、元敃、元暐、元曜、元肇、元聊、皆璠出。元材、元寀、元植、元朴、元樞、皆琨出。元忠、太學生、元性、皆瑛出。孫女九人、已嫁者三、壻曰評事包漸、林、諸生陸堣、禮部郎董嗣成。曾孫男四、曾孫女二。公墓在湖州長興縣嘉會區東山、蓋公所自營壙、　詔即賜葬。葬以萬曆甲申三月十九日。先是、太常君兄弟以少司寇王先生狀來徵銘。狀覈而備、是足以傳于世矣、惡用銘。然時行以鄉小子受知公、從閣臣之後、時時誦公所書三語、雖不能至、然心慕好之。爰最其大者銘而納諸墓。銘曰、憲憲徐公、命世偉人。應運而興、蔚爲鼎臣。輔翼　世皇、契合魚水。密斡天心、力扶國紀。厝危于安、澄濁爲清。百職咸序、周道砥平。爰佐　穆考、治象載闡。化瑟更張、煩苛盡滌。德崇勳茂、名立道尊。何以臻茲、學有本原。淵邃能容、虛明善應。渙若風行、屹如山定。神明在御、回矞在旁。卻曲委蛇、其施彌光。外禦搶攘、內紓芬結。文條武鬯、其聲烈烈。弱冠登朝、大耋攸躋。履顯思沖、受福提提。天不慭遺、　帝

曰予憫。飾惠之穉、僉言惟允。羅波少湖、精靈所鍾。公孕其英、傑然人龍。乘軸之旦、湖騰五色龍。見文明、其徵靡忒。潛輝戢潤、蛇蜒而休。世皇在天、公從之游。嘉惠之丘、公神安此。我銘幽宮、爲示無止。

申時行撰 《賜閒堂集》卷二三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一

尤時熙　羅洪先

河南西川尤先生誌銘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為戶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共稱為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與四方之賢士為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為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憎去、一以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戶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而警敏不羣、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弱冠舉于鄉、是為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士大夫泥於舊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讀之不休、則嘆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抑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嘆曰、文成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而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為己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時祭酒為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為恨、且曰、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疑、執時時從犴狴中質辨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榷滸墅稅。先是司榷者務以苛斂溢歲額為能、甚且年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止、纖介不以自污。所居蕭然亡異於學宮也。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薦其人賢者、初不與較。

他日代權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日以脩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於體驗者為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寖讀寖入、寖入寖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嘆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善學文成而捄其末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風、擔簦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覲顏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澠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其世、蓋篤行君子也。視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葬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卒。孫三、居庠、居默、居朴。庠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衍、諸門人方謀梓而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為誌、僅紀里氏歲月、不欲為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為請哉。雖然、凡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泯沒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為宜。予於是摭次其狀而為之銘。銘曰、

瞻彼伊洛、其源洧洧。真儒迭興、如流有派。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溯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流長。

張元忭撰《不二齋文選》卷五

明故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念菴羅公洪先墓誌銘

徐階

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傳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於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爲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慎恐懼爲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念菴羅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闊用功語、輒生詆訝、其弊將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知精而力鉅。階昔未冠、即幸受業雙江聶公之門。及舉進士、與南野歐陽公爲同年、益得相切磋於同學。二公先生高第弟子也。又後六年、始獲識公。公於時所交游盡一世名士、而與予言獨相入。未幾、公請告、予亦以論孔子祀典謫、不相見者十年。已乃同召爲宮僚。明年夏、予遭先夫人憂歸。其冬、公及荊川唐公、浚谷趙公論 東宮朝儀、罷爲民、自是不復見以卒。每憶與公對榻劇談、宛然前日事、未嘗不泫然而泣也。公爲學尤務力行。居父母喪、終三年不入室。先世所遺田宅、盡以讓二弟。其季卒、哭之累月、廢食爲失常。與人處、言語恂恂、乃其中毅然不可動以利。所居沒於水、巡撫中丞馬公聚公前後所卻坊值、謀改築、爲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既推轂荊川、起家爲兵部主事、遂以書致意於公。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荊川邀公會齊雲巖、將強與偕出。公辭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得兄爲之、即比自效可也。罷贊善歸、足未嘗入城市。繼闢道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間、益與世削跡。然閭民所疾苦、輒蹙額思去之。邑故多虛糧、言於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稅、弊頓絕。

建同江水大倉去邑之虛、丁二萬、民以不困於時役。歲饑、移書郡縣、得粟數千石、率士友粥賑給之。閩廣寇流入吉安、擁兵者不能制、公爲畫策守禦而戮力、寇遁去。嘗遊衡嶽、館楚石欲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俗學招者、作長書拒之。故公之初、士大夫或疑其學近禪、久乃知公眞能主靜歸寂、本無欲以措之經世、卓然得致知之眞傳也。公當

世宗皇帝朝、屢爲時宰所擯沮、　今皇帝登極、公論明矣、乃公則已先卒、僅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諡文恭、而不及見諸用、豈非斯世斯文之厄歟。公諱洪先、字達夫、念菴其號、厥初祿章人、三徙而居吉水。曾祖貝、廣海衛經歷。祖玉、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考循、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副使、嘗抗逆瑾、侃侃著風節。娶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生公。公年十五、即下視舉子業、得傳習錄手抄而讀之、竟夜不寐。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

世宗親其文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授翰林院修撰。壬辰、以病乞充經筵展書官。己亥、　召拜贊善、充經筵講官。凡三立朝、皆不踰歲而罷。甲子八月十五日、卒於松原之新第、年六十一。配曾氏、生子世光、吉水邑庠生、能世其學。孫乃靜、民新。公卒之明年三月、側室劉氏生子曰夷光。某年某月某日、世光葬公赤石潭山之原。介其姻文選郎君顧可學、公門人曾乾亨、王選、劉敬以公門人提學憲副胡君狀來徵銘。予與公友三十年、既不能及公之存爲起之、則今誌其美、傳諸無窮、固予所不得辭也。公有文集若干卷、吉水令王子乘于已鋟梓邑齋、而公嘗手書一冊與今提學侍御脩撰周君、大要以言說爲不濟事、以落思想爲存守、爲不能隨用具足、而以不存而存爲學之至。公絕筆也、予且告周君刻而存之。銘曰、　昔在洙泗、以聖爲師。於道之實、智或失之。別世之下、學以口耳。遂道日遐、理固宜爾。猗公奮起、獨楷道眞。弄觿以言、實乎以身。儒佛詞章、一時盡諱。斯道復明、厥惟公力。公身雖隱、公言則彰。我銘備之、彌久弗亡。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九

念菴羅先生傳

先生姓羅氏、諱洪先、字達夫。嘗讀書至克念作聖、遂自號念菴居士。其先豫章人、曰志大者始徙居吉水之橙溪、世爲吉水人。志大嗣孫曰慶同、同生艮、艮生循、附籍陜之白河、登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配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誕日適副使公起復寓京、復除工曹呂梁洪、故名洪先云。先生生而神穎殊絕、身不踰中人、方面秀眉、脩髯皙膚、吐音鏗然、目無游睇。自童端重、不爲嬉弄。八歲屬對語奇、外祖李公驚曰、此兒後當爲大丈夫。九歲始就塾師、三年授尚書、竊讀古文、遂喜爲古文辭、慨然慕羅文毅倫之爲人。方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或嘲誚之、不爲動。比傳習録出、先生乞假手錄、玩讀之、雖往往脫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年十九、始就試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乙酉、年二十二、舉于鄉、以憲副公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谷平李公學、李公端嚴有守、學以闢邪爲訓者。戊子冬與計偕、聞同郡黃洛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文成學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先生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公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何君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衷徵顯先人心耳。先生憮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裡、日充文成致知旨。己丑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肅皇帝親閱、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時外舅曾公官大僕、聞報初下、曾趣告先生曰、喜吾壻幹此大事也。先生聆之、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既授官翰林院脩撰、常心怦怦、念憲副公不置。踰年、遂請告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愈。乃謁谷平公于浙邸、訂舊學。方病時、有瓜州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同年項甌東按治、乃餙名姝、介金、謁求解。已[illegible][illegible]之矣。項聞之、微以意聳

先生、先生辭益厲、項嘆服、遂定交爲深分。既歸、懈曰、紀所遺當押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錄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爲之愴然。是後二年、先生侍憲副公于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事焉。明年壬辰、 詔聚在告過期者、憲副公趣之入京、補原職。時南野歐陽公德、文貞徐公階共事館中、先生每過從論學、歸輒綴記。久之遂載帙矣。嗣充 經筵官、躬展御書。尋陪祀孔廟、聽講彝倫堂、俱錫宴。一夕忽夢別憲副公、伏地哭大慟、悲極而醒、淚零枕席、心掉不能出戶。日未晡而公訃音至、先生痛欲絕、奔歸至楊子江、舟人難之。先生曰、吾不得見父矣、用身爲祭、驅抵家、即喪次三年、啣哀不入室、蔬食水飲、罪祭以禮、携二弟常齋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之謂居喪講學非宜、先生報書謂處此蓋竊倚廬意、且以病便靜攝、求免於辱。齋閒側聆諸長者緒論、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既闋之二年、母李宜人病痺、先生廢寢食、烹藥供饍、衣不解帶者數月。諸婦請代、宜人不許、曰、出吾兒躬親者心安之。居喪痛慕、執禮獨殷。一日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噫、是將入禪那矣。乃懺置前功、篤志聖學、正脉必繇濂溪無欲旨。居常與同郡東廓鄒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次年、改葬憲副公李宜人于廬陵之盤龍山。已亥、推補宮寮、改左春坊贊善。赴 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溪錢諸公質辨累日、大都主無欲旨。至維楊、趨泰州安豐場、訪心齋王公艮。心齋時病不出、先生就榻傍語、述近悔恨處、求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云。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育把柄。不知此、縱說真不過一節善耳。踰月再見、因論正己物正、此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

未盡善。已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一身不小、一正百正、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遇天下之故。聖人脩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先生聆此深省、謂林東城春日、月聞心齋言、未能盡展、論至此、却灑然有鼓舞處。語具冬遊記。時心齋作大成學歌、以贈先生、感切、記末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真。聞過乃易簪、受言未書紳。誰知百年內、二義無疎親。詳記中。先生于時殷求友意、殆若無若虛矣。踰歲抵京、入春坊進講、與其友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語先生之學輙傾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閫室中、一無有、乃曰、羅君內外翛然若此。繇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時儲位未定、浸聞有它異、先生乃與二公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 旨謫爲民。先生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聯舫、角巾布袍、蕭然世外。

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遯隱意。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先生盡推先世田宅、咸令主焉。乃于舍外別建一宅、居題云芸館、僅足避風雨者。仲弟病卒、哀楚累月、廢食失常、其友愛篤至如此。先生自歸田削跡城市、辭受取與、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徇。嘗曰、此吾當然、非祈免毀譽也。時郡中東廓、南野及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千人。先生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一時薦紳逢掖、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辭之末者。久之、遊衡岳、爲文盟告岳神及白沙先生祠、語載集中。登山絕嶺、至會仙橋、過觀音岩。岩有僧楚石者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外册、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先生拒不受。丙午、送季弟如南雍、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契心、相對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遂達旦不寐。時先生與荆川皆以重名爲海內宗仰、所至聚望若仙。然荆川自以博大不如先生、稚曰、念菴之學平正云。冬闢石蓮洞、

洞故虎穴，剃莽蓊翳，不知年矣。先生異之，遂加撲剔，闢其中，容可百餘人，遠望頰蓮花，故名。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洪德、偕龍溪邀會如青原、士友同聲至者百數十人，先生多告以去欲除根云。訂約擇龍虎山中爲江浙會所。己酉秋，先生遂預赴龍虎之偃岩，過冲玄觀，登爱山樓，意甚悅之。遲諸君子未至，爲書壁歸。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問者曰：到此能無續斷乎。先生哂曰：今固去了，又在也。邑令王西石諱之以先生聚講無所，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西石自是亦津津嚮學云。庚戌，聞虜逼都城，先生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不起。尋愈，聞龍溪論良知當下具足，意遠人悟入。先生曰：吾人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顧以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猖裂恣肆，至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之人蕩然無歸，悍然不顧，斯爲

道病不淺。故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繫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乃爲知体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爲主靜而歸寂云。又答友書略曰：陽明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証以入井怵惕，盖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証以孩提愛敬，盖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証以平旦好惡，盖指日夜所息未及反覆而言。然嘗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云。甲寅，邂逅王龍溪于海天，遂同舟西歸，謂龍溪云：往年見談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良知，依此行之即致知。予嘗從此用力，久而疑之。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龍溪曰：近

覺何如。先生曰、年來與前自別。蓋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求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待感有時。蓋人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内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内、故未可言處。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此近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龍溪曰、今於感中寂得否。先生喜曰、切問也、豈曰能之、收攝保聚焉耳。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北轅乎。返而會玄潭、龍溪再問、先生以工夫不挽心爲言。已而龍溪曰、何以贈我。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惜也遠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公等受煆煉最久、其得證問最明、爾等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也。前語具集中夏遊記篇。曾以示荆川唐公、公報書云、兄爲世說法、固不得不爾。若爲己性命、須死心塌地靜求一番始得也。彼二氏以出

世住世爲証果、自難混帳。吾儒學在經世、亦須無欲之極、乃能用之。智精而力鉅、世儒混帳此貢、旁落于釋老之徒矣。先生韙之、故于二氏從侶未嘗盡絶。乙卯春、先生因偕龍溪遊楚、寓黄陂溪山中。龍溪先返、先生獨留栖一樓、月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咏夜坐詩十首。貽蔣道林書畧云、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來、渾然一片、而吾身乃其發竅、非形質所能限也。又曰、知吾心体之大、則凡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体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特自知、難以語諸人。先生到此、蓋豁然見大矣。尋病作、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先一旬矣。踰年、水漂沒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先生昆登第后、臺省爲建坊、咸力辭、則又覓坊值、先生悉却之。然有司仍將藏積累數千金、撫臺鍾陽馬公知先生家故窶、又罹水災、檄理前金助之、業已入墨吏私囊久矣。先生懇爲官屬累致書馬

公以悉領爲辭、事遂得寢。同志因醵金相耿先生用搆正學堂於洞南。戊午、荊川邀會於雲岩、共訂出山。先生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即某自效、奚必我出。荊川意乃寢。時分宜既推轂荊川、公因致惠問、以出處詢先生。先生報書、辭謝甚懇、乃已。冬、以病謝客屏居。先生自是語學者多言知止、因扁其室曰止止所、時嘿坐其中。荊川訃至、哭、始下榻。先生初雖在榻間、然四方書問未嘗不應、族戚交游之休戚與　國事之然否、關知未嘗不致意。蓋嚮然玄嘿、而物無不綜、瞭然無爲而自無不爲、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雙江公嘗駁其專主寂靜、又以佛氏之異吾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其誤、人易入者惟在幾微、似是之間、乃著異端論三篇明似是之非。龍溪復來訪、信宿語別、作松原志晤、嘗移書致規切、至是復移其槩云。次年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末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如。是歲先生年六十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先生弗以爲倦、乃又於止止所後闢有斐亭。于時杜儒自吳江、周釆自安成、劉孟雷自廬陵、曾乾亨羅徵竹先生儕、咸也、咸先後稟學向往篤切。及舊游諸君日聚襟亭中、先生教先嘿識重躬行、日以精神相蕃。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每日環坐、先生相對嘿然、時起立循闌吟哦、上下從容、指發一二語、聞者莫不興起。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后不絕。先生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其意融盎、飫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嘗曰、凡與人解釋文義發揮道理、此心甚是明白。言說既畢、此理無存、如此只是說話與道無當。纔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守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守得、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見然、不類。又曰、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學

存者非執著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卻從彝求中得深由人識取八月初予世光省試手書曰沙一絕句走示之一日忽病髀至十二月日明日行矣家長老入室問疾覲無長物曰甚矣窶也吝曰窮固自好吾見歸以是語之姪國光再請遺言曰已矣復何說中秋日門人託箒扶翼危坐正巾斂手而逝年六十一于時雖山谷細民聞之澀泣計聞四方大夫士無不嗟惜曰天喪斯文合邑諸生請於臺司祠列學宮之右其門人鼓篋奉入玄渾閣于邑令因扁曰江陽書院迤邑其山 隆慶改元詔贈光祿少卿諡文恭子世光次奕光所著詩文分內外別三集統凡若干卷方先生之歸田也攻苦淡泊寒暑靡間鉤考圖觀史其大者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鹽邊防職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研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至五十前後觀時事日非始絕意仕官然慨溺由已捷

市引墓之東未嘗一日不禁禁也先是邑苦虛糧貽書上官力請方田里大滑飛言撼阻不為動促郡邑竟成之邑人又為多米輸將苦言之邑令建倉同江水次又邑籍苦虛丁力言諸當路聚之減去一萬邑人咸稱便后同水鄉飢移書郡縣請賑為之立法周密推之一邑民賴以不殍閩廣寇起流突吉地移書當路提兵臨禦而密畫贊之一境以全時當攢戶籍戒其鄉勿置區域按畝出杈擇士友公正者尸之俾人得自盡一時稱平當事者例薦將薦章聞虛歲矣下士想望其出以上治平雖 先皇重于起廢臺臣有耳被廷杖而言不已者今 天子即位多名用者碩天下士咸咨嗟嘆曰悲夫念菴先生胡不逮也門人胡正甫曰直更重悲焉論先生書言孟子后學者本末倒易宋儒繼出啟明濂溪明道倬乎尚矣晚宋儒者轉于理氣動靜之分漫衍贅複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此孔氏之厄也陽明崛起揭格物致知旨此於明

物察倫、敷于載若出一語、豈非孔孟正脉哉。顧今玩弄于知識、馳騖于言說、浮沉于老釋、莫能實致其良知。氣質之不美者、益恣益遂、其極至于妨人病物、疑阻天下嚮往之心、斯又陽明一厄也。天啓我先生、孝友通神明、忠誠堅金石、絜自寒於霜、凝重峻山岳、蓋自少然也。比長聞學、邁往仔肩、退乎恭默、遜以入也、確乎躬行、日以履也。湛乎應感之常、寂而非虛也。炯乎先幾之常、復而非念也。兢兢乎嚴細行之矜、而非小也。屬屬乎盡人物天地之性、而非大也。浩乎環槃于四方而非動也。寂乎亢坐于木榻、而非靜也。至于一切知見言說、以逮老釋似是之非、咸不得參。蓋自其生平用志不分、竭力凝道、駸駸乎達天德、入聖域矣。方今天下尊[illegible]然師表、奉其片言為服衷、蓋致知之訓、先生與人同、至其不言而人莫不信、不動而人莫不從、俾天下欣然知末學之非、而堯舜孔孟之緒必在于是、則自先生而定。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之。顧年才六十一耳、一旦已矣、未見其止、直所為重悲也。

楚黃鼎生曰、近世逢掖士、疇不艷慕大魁、為世千萬人一人哉。惟我　昭代、粵自洪武辛亥高皇策士伊昉、逓三歲得一人焉。綜之掄此選者、到今計百有奇、彼勛藏無聞者何衆也。此亡論、即由此膺躋崇極、秉鈞樹庸者、亦可十數指數。先生立朝、秩未及瀛靡、所表建窮約終其身矣。然賢士大夫心鄉往之、未敢軒彼而輊此者、蓋齊昇于騶不啻儼夫夷吾一匡、取羞董子、自昔校品然矣。斯猶易明也、惟先生之學、其見諦所至、世多能及之、容有尚焉者、乃衛道翊教者、卒揚傾心于彼、而推宗先生者居多、此何以哉。噫、其幾微矣、斯未可與膚識闊見者道也。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四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二

余胤緒　周怡　尹臺
歸有光　周士淹

大理寺卿余公胤緒傳　胡直

余胤緒，廬城人，登嘉靖丙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監所兼浦口諸倉，會計允當，大司徒雅重焉。戊子秋同考應天鄉試，秉公得名士，銓部嘉其錄文，即調吏部稽勳主事，歷陞考功郎中。承行六年，考察之典，且留意人才，考註臧否，黜陟甚明，不奉要重，以不題互升新例，編管九年，閒建書舍聚徒訓講，甘處淯泊，絕跡公門。屢經輔臣、臺諫交薦。庚子夏，吏部題覆不准互升新例，正是恪遵成憲，起補南考功郎中，考察竣法。甲辰春，陞南通政司參議。因母病足，三疏告歸，以便養親，俱未得允。乙巳母疹，始赴任。七月入賀，事竣領誥命封親，迨母捐養，執喪中禮，朝夕哭，後即解髮衰以兩文，雖暑從吉而哀未少忘也。後兩臺交薦，服代春，補南通政原職。是夏陞南太僕少卿。至冬，轉北特北虜入寇既退，　上將大興六師撻伐之，所急在馬，留心牧養，得廄馬數萬以濟。辛亥春，陞南太僕卿。冬，陞南大理卿，明敕刑書，夙夜詳審，務使適中。凡廷讞有疑，與僚采相議，必執法求生。雖秋部都察或不欲，而其辨益明，民自以為不冤。壬子秋，又輪入賀，事竣，轉大理寺卿。會足病偶發，謝恩之辰，進御道趨跪不及，因乞閒住。得歸，感恩泣下。家居惟樂清虛，訓飭與子而已。自壬子至乙丑，十有四年，年高德邁，聞久望隆，屢經公卿臺諫交薦二十餘疏，迨　上用人圖治之典將行，而遽以疾卒，是為嘉靖乙丑九月十六日也。

（《國朝獻徵錄》卷六八）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明興，士大夫之學謹規矩，守格套，以爲道在是矣，而或滯於事，爲形器之末。有陽明先生者出，一剖其藩籬，倡良知以覺天下，世之從事其説者，欣欣然足矣，而或墮於空虚無著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彼曰汝拘，此曰汝放，如方圓之齟齬也。然陽明之學特謂知行之無二耳，專事空談，而無復踐履，則末流失之矣。有能不滯於事爲形器，不墮於空虚無着，袪一偏之弊，以坐臻乎道德之實，則豪傑其人哉。若余所見訥谿周公是已。公之學以大同爲旨，以誠一爲功。以爲乾、坤與人號曰三才，同也。由我而之人，人我同也。由人而之物，洪纖霊蠢，一切天地間無弗同者。其有弗同者，不誠故也。誠則一，惡得不同。不誠則二，惡得同。苟能致其誠一以歸于同，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而位育之功成矣。公蓋嘗以是語余，而余竊之以自潤者也。公名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訥谿，寧國之太平人。少果敢，有氣節，常以溝壑不忘自勵。在邑庠，大爲督學章介菴公鑒賞，文譽鬱然。一日見傳習録，曰：此聖學也。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鄒東廓先生倡道南都，徒步往從之，聽其言論，喜曰：不然，枉此生矣。甲午，中鄉選，遊南雍。時山陰王龍溪在職方，公復師事之。一時交友皆海内名士，非其人則不妄交。大司成倫公深加器重。戊戌登第，授順德府推官。大書皋陶祥刑以自矢，以明恕爲本，而以公正折之，高明不畏，煢獨必伸，民大悦服。鄰郡爭求質成，監司交薦。天子聞其治狀，徵拜吏科給事中。廣劾群臣不職，最後將論柄臣，告其母劉太恭人。太恭人慰勉之，因南還。癸卯夏，公遂抗論大臣不和狀，幾數千言，其所指不和者，相嵩、冢宰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也。而其意則專責相嵩，且曰：嵩威靈氣焰，凌逼百司，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言甚剴切。嵩多結中黨爲援，
肅皇帝震怒，摘其疏中日事禱祀語，謂爲訕謗，廷撻之，送鎮撫司監。公創甚，先是，楊御史爵、劉員外郎魁亦以言事繫獄，二人者曲爲調治，得不死。公囚禁踰二年，艱苦備至，卒莫敢有救解者。乙巳秋，
上信箕仙言，釋三公。
上欲爲箕仙築壇，熊太宰上言箕仙妖妄，
上怒，熊太宰罷爲民，因復逮繫三公。公再就繫，又三年。丁未冬，

上修醮事、三殿災、
上大悟、手勑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 恩
就道。嗚呼、箕仙非正也、其釋三公、人方幸其 天啓。
㫌太宰之言正也、而竟不虞三公之復逮。然使三公之釋不出於箕仙、而出於
聖衷、尤可尚已。公歸、值劉太恭人病篤、家人驚喜。太恭人曰、此 朝廷再生洪恩也、汝不可以忘報。公復得侍湯藥十三日、視含視殮、以終大事。吁嗟、其孝心所感哉。公爲人守直不阿、方在杻堄時、有巡按御史投刺欲見、公曰、某公之來不弔我、我不可以喪禮見客。俟之良久、卒不出。公家居久之、
穆宗登極、召用。未幾、陞太常寺少卿、上疏言五事、觸中貴人忤 旨、調山東僉事、陞南監司業。二任雖不久、然盡心職業、講學益勤、聲望逾重。己巳夏、復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既上道、疾作、不克赴任、以十月十七日卒于家。卒之前一日、猶置酒饌、命子弟歌詩和之。遺命戒其子身後勿求入鄉賢祠、又貽其弟遂安令恪書、勉以供職、精神意氣如常、不少亂。公平時萬物一體之學最爲得力、於事無所厭、於人無所不容。其待公卿大夫與樵夫牧豎只此一心、一言既出、則終不改易。人之接之者、就之如春風、信之如元龜、不覺其心醉而神融也。嘗念楊、劉二公同在患難、而二公出獄、已先朝露、乃往泰和弔劉公、往富平弔楊公、因遍歷名山川及諸名公、懇求印證、充然其有得也。其於賢人善士、中心好之、效法之如不及。若唐荆川、羅念菴二先生、則尤其所嘆服者。迺公之始終、未嘗不講學、而不脫畧於片言細行之微、未嘗不力行、而直通徹於高明光大之表。其以忠諫顯名於世、偶任一職、不得不然、非公之心也。乃公之心則欲君臣一德、天下同風。世有良臣、而無忠臣。太和元氣、盎然在宇宙間而已。噫嘻、此爲得公之心否也。公弟恪予可貴以余素交厚于公、乞表其墓、余爲著其大畧、以示世之學者、使知有正學不偏如公者、則紛紛爭辯、庶幾其有瘳乎。於是乎表。

萬士和撰　《履菴文集》卷九

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前南京國子司業訥谿周公怡墓志銘

姜寶

公諱怡、字順之、號都峯、後改號訥谿。世爲宣州太平人。高祖巒慶、祖德夫、祖全、皆不仕。父本秀、號西疇。西疇公初以公考推官滿、贈如公官。繼因 穆皇帝登

極軍恩以公南太常少卿貴、加贈中憲大夫。母劉封太孺人、又加贈太恭人。公少遊邑庠、中嘉靖甲午鄉試、登戊戌進士。初授推官、司理順德、以治行第一人徵選吏科給事中。言事忤旨、杖闕下、仍逮繫錦衣衛詔獄。時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七日也。歷甲辰、乙巳凡三年、　上用箕降神之言、乃與前此言事同逮繫侍御富平楊公爵、員外郎泰和劉公魁並得釋。未兩月、而　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公浹極言不可、然忘其請釋三公也。　上於是怒罷熊公爲民、而復逮三公焉。歷丙午、丁未凡兩年、而　內殿災、　上親於火光中聞半空有神語令釋三公、於是三公者竟釋云。公歸猶得送母劉太孺人終。自是家居凡十九年。歲丁卯、　肅皇帝賓天、　遺詔還公吏科、尋轉太常少卿。未及任、改而北。既任太常也、又以言事忤旨、外補山東按察僉事。戊辰、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已復轉太[illegible]少卿、提督四夷館事。未及行而疾作、度不可行也、托友人樑江都御史吳公時來上疏以請、罷爲少師石鹿李公所力阻、不果上、竟卒於家。時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也。公自諸生時、即能有暴虔不避、濟堅不忘之志。郡倅古冲李公、督學介菴章公、大司成白山倫

公方舉業相知、已奇公器識非尋常矣。及爲順德司理、書皐陶祥刑之戒、時自觀省、旁郡邑皆以神明稱。其署府篆也、適　章聖太后國喪、　肅皇帝南巡省視　陵寢之日、　鑾輿往來境上、諸供應取諸倉卒、公一以身應之、無不立辦也。既而梓官從并南行、當有協辦於他郡、時則守既至視事矣、卒未能辦、公代爲辦其事、亦無不井井。於是撫按其地者皆存公卓異。木天曾授公吏科、猶以資望當權銓司、適南衛員數克、溢不獲留爲恨。居掖垣朞月、而封事凡八九上。如請巡撫論不肖不及方面、文臣論郡守不及見任、察令丞自矛盾、舉境內人才濫及貪邪爲失體、請計部、本兵及司空三大臣皆不職、宜亟罷、請文選、考功二司宜得人而久其任、謂贈諡予奪失當、出相嵩調旨爲專恣而欺罔、元旦日食昧爽前不及三分、免救護也、謂少廚不如無廚、收護可免、修省不可無、種種皆確論。最後大臣不和、欲人黨比、言官罷繭、太敵在前、而文武搆釁、皆非國之福、爲三可懼。轅阨竊威福、吏部輕黜陟、督撫辱將官、而將官褻小忿誤大事、爲四當戒。蓋指相嵩、嵩家宰贊、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而意專在嵩、謂嵩盛氣焰、陵轢百司、中

外不畏　陛下而惟畏嵩、尤人所不敢言。嵩故多中傷激　上怒、摘疏中日事齋祀語爲訕謗、於是被廷杖。前後繫詔獄四五年、志愈壯。既起廢官奉常、猶疏陳五事、以仰答　新天子之知遇。一曰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時近習用事之人以方導　上宴遊、公所言妨己也、卽[illegible]亦途忤旨謫外矣。公既名高海內、且自中朝淸貫出、宜薄外僚不屑事事也。然在山東最肯留心職業、暇則與僚友義河李公、幼滋、潁泉鄒公善、時講授湖南、聞者興起。蓋東郡因公在、庶幾還鄒魯之風焉。其詞業而雍也、真能以身爲師。而竇適承之祭酒、深愧楷模在前、故自予以及大舘師生、無不看祭事公者。後轉奉常、當去、爭欲請留、而不能。人以比唐陽公城。然又謂陽公稍似激、而公德器渾全、實過之。蓋公學聖賢之學、非但節槩過人、如陽公而已也。嘗遡公[illegible]淵源所自、其蚤歲師事東廓鄒公、龍谿王公。以二公皆陽明先生高第弟子、欲因以窺先生之蘊奧、而得其傳。既於傳習等錄皆口誦而身體矣。然而公之心未已也、於是又旁求曲取、上自宰執、下至山林布衣、遠而數千里外、近在鄉井間、凡有道望可印證學術者、無往來辨難、要歸於一是。而不喜爲高而無實之談、故惟公之學、能會知行於一條、非徒言者比也。性甚孝、居西書公之喪、及哀而廬於墓、能盡哀以復古禮。奉母劉太孺人、尤善承顏、始論事必先、而得請乃可。獄中以書寄慰、皆曲盡人子之情。與二弟忻怡友愛、老猶不忍分。饗念族黨、恐離散、置祭田以展墓而合食。斛山、晴川二公卒、數千里弔哭於其家。時韋仰已者、顧其人才可用、猶爲之當道。無幾微芥蒂於胸中。比番踈、口授子椅、豸遺囑、猶謂生平以許爲[illegible]忤甚多、戒子孫勿干有司、親鄉賢、其所謂得[illegible]焉者歟。公生弘治乙丑十二月、年六十有四。所[illegible]奏疏若干卷、集若干卷、並梓行。

《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宗伯尹洞山先生臺傳　胡直

洞山先生尹氏、諱臺、字崇基、吉永新人也。其取號以居左有石山空洞、故咸稱洞山先生云。母劉太淑人夢神人饋美珠白餐、始有娠。大父夢神登中堂而生。五歲受小學、誦至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語、作而指曰、至言也。聞者異之。甫齔、侍父少宰公莫司訓吳縣、業已慕故相王文恪、尚書劉鐵柯二公、心自負。束髮

又隨往潸。嘉靖元年、公卒于潸、哭幾不生、居喪如禮、以孝聞。戊子舉鄉薦、明年入南雍、名震白門。乙未登第、　肅皇帝御覽子大夫列十二卷者、命與一甲並拜行世。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故相顧文康、張文忠二公暨𥳑先生文、與內江趙公更相雄、稱二儁云。貴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爲力解、諷令造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脩。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撤長史司罷一切饋餉、及報先生儀節、迄不敢言饋事。使竣、登衡嶽、窺金簡、上疏融、慨然思禹功而詠歌之。追尋朱張軼步、割俸建二賢祠。辛丑、充會試同考試官。癸卯、請乞終養。三年、劉太淑人即世、又哭幾不生。既襄事、猶粥食、　大宰鄉大司成兩文莊、宮贊羅文恭、數勸勿滅性、始肉。戊申、除舊官。乙酉、同修大明會典。庚戌、復充會試同考試官、策問及重臣權臣。　上覽、亟取臣鑒錄、賢奸傳省覽、爲之感動。繇是稔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相能者、進讒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答以好言、而中心怨次骨矣。國子缺司業、序得遷、會趙公新起復、橐裝畚、先生既分俸助、又諗於

嵩曰、趙寠甚、司業有衙舍馬皂、願先趙。嵩笑曰、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中允管國子司業、督六館生、首在端習、所集拔多爲名士。辛亥、以舊官兼翰林修撰、回坊專理誥勑。先生曰、是所謂代天言也。故其言務古雅、不爲偶儷。咸寧侯仇鸞掌柄兵、請互市、陰實俾虜、欲以款之。鸞知先生言濇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覷、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鑒曰、有如上怒逮君、柰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壯之、進巵酒。會鸞先伏逆誅、録入、　上覽摘策中數事咨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爲對。乃令廕臣世蕃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先生竟確辭之、以是怨日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年、陞南祭酒。嵩舉卮酒曰、何以別不穀。先生從容請曰、楊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願相公勿貽　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退、爲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屬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謁嵩以請、嵩詭而曰、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決譎。諸鄢懋卿、鄢侍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內猜知王救楊、竟莫知出先生也。甲寅、過家、見邑士五科弗舉、會文廟

火乃柏邑西廢署徙之、捐百金費厥成。自是登名天府者蹻起。是年、幾舟玄潭、與鄉文莊羅文恭三公及郡搢紳士、無遠近咸集、盡攄所學。諸士喜曰、得先生斯學、其登聞乎。蒞任首革典、薄賢宿、藏太學、諸生欣欣向往、遂改北道三年。時鄉士胡生直爲句容學諭、挈而登焉。次日、慨然語曰、吾嘗以新學與言說、解躬行。邇歸頗有觸於鄉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屢屢不尠、則又喜曰、學在吾鄉。因重相勗。過京口、又期武進、歸安、雨唐入、再訂學。抵京、屬與宗伯歐陽文莊公講磨無虛日。己卯、　上諭嵩遴忠謹文臣二人供奉內直、意在先生。嵩乃以宰淳公某及先生名進。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　上於籙內指曰、前行者狀元、後者學士也。二月、特傳御劄、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賜臣以金花鑲帶一、輿一。賀曰、　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執擇。先生曰、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　上弗悸、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陰爲書無所之、而諷諸胡士、胡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來年慈錄序中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諱乎。嵩用其言以對、上釋。及　莊皇即位、首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自先生晒曰、吾爲國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　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擇之語。時　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誹、以爲不經、乃諭嵩曰、尹臺言自養自擇、豈以朕爲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習爲玄教語、而先生止言玄德、或遠青宮字、皆拂　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同寮有欲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嬖臣、構蜚語誣先生。忽旨從中出、指謫先生曰、某受朕簡任、問安于曹光、着罷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御史名也。詹事府缺、先生應推補、又有鄢懋卿戚者賄得之。鄢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爲都御史、乃爲相門傳語客耶。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察、與太宰王公默陟惟允、大司馬許公、少宗伯殷公、方面朱君、薛君爲郎、時以與嵩有郤、部欲罷之。有附嵩者、部欲庇之。先生皆持不可、誇類裁賴以全。會次當覲　萬壽節、既至、　上降溫旨賜銀綺、復念舊直之勞、出內帑緋羅衣一襲、銀十五兩賜焉。嵩迎上意、故欲留北、乃竟復南。乙未、三年滿、詰闕進階通議大

夫、贈父祖如其官。詔舉遺才、先生首以王公邦瑞、曾公邦輔、胡公松應薦、後皆起爲名臣。癸亥、陞南禮部尚書。故事、教坊司供應公曹長及臺省諸司、先生以非典裁之。是時新政府與先生及趙公皆嚮昔同志相翼、已而以事與二公異議、黠者搆蜚語間之。丙寅秋、先生將以南尚書三年赴考、御史王某乘風遂誣奏沮其行、奉旨爲民。然有識者知爲讒中、相與愕曰、清朝乃有是耶。而言者亦竟以是取誚。　今上元年、詔起原任、不允所辭。介行、與親族決曰、吾感　主上知遇、出郎還耳。未朞再疏乞骸骨、遂歸。先是嘗割腴田三百畝入社備賑。復歸、乃別建鳳西書院、又割田四百畝給來學。蓋先生早極崇信紫陽、暨泰和羅文莊公、獨至中年、因有廓於大學知本之旨、浸與鄒羅二公語合。晚年益以明學術爲首務、諄諄至老不倦。爲文槩主六經、而體裁一準西京、蓋自廷對已然。詩歌備建安天寶開樂游。四方謁文者充戶。所著詩文及永新志凡若干卷。暇則偕田畯野老談笑、或乘箏與梓小艇、尖猶江畔、觀者不知故上卿也。己卯秋、感疾、既革、無惰容。晨興、櫛髮、瞑目而逝、年七十有四。胡直曰、吉郡昔以甲第、盛勛節、乃若儒學、則與自正嘉間、蓋踔偉無前矣。于時有予邑羅歐兩文莊、安成鄒文莊、吉水羅文恭、泳豐聶貞襄、永新則有大宗伯澗山先生、相與上下、羽翼洙泗、人謂吉郡後伊洛而盛、豈不信哉。直最晚出、恒私以文字謁先生、數倒嚴爲。及丙辰乃出門下。方文場啓彌封、時先生目雖識佇說有直名、則爲析羅拼謝房考者曰、得士得七。甚先生爲國惜才、推轂海內士、爲世名卿者不鮮。昔尹乘衡、劉顯、武士中錚錚者耳、先生亟爲引重、不遺餘力。曰、世所需也。先生豈私樹人哉。伯子參軍某、又與直子締婣、因屬狀先生行事。不敢狀之、又懼文蕪不足傳、乃著其大者爲傳、視狀不能十之二三、猶挹之耳。

《國朝獻徵錄》卷三六

歸震川先生墓表

歸熙甫卒八年矣、余序其文。同年王子敬、熙甫門人、報書曰、先生墓有宿草、銘屬許相國、表屬吾子。及讀行狀、斯亦桓君山之于楊子雲哉。按歸爲吳著姓。明興、大父始令城武。祖天峰公、好養生家言。父岫雲公、竟老諸生。以先生貴、贈文林郎。周孺人生先生、虹光滿家、故名有光云。先生穎悟絶人、八九歲時爲文有聲、倚馬立就。研究經史、尤好司馬子長、得其神氣、不爲摹畫。嘉靖乙酉、督學盧公試第一。南充都御史王公廷守蘇、奇之。丙申、貢入太學。庚子、茶陵張文毅公典試、奇先生文、國士遇焉。先生嘗夢出處同吳原博、人以文定公高第望先生。屢試不第。張公入相、先生恥私謁。庚戌、張公典試、語先君子曰、子幸第吾、以首卷爲歸子、柰何不第耶。乙丑、先生年六十九、上春官。余文敏公奇先生文、大學士高公嘆曰、張公數十年難得者、得于一旦。徐文貞公薦館職、先生以限年不與試、選長興知縣。長興湖州巨邑、先生寬和爲治。書卓子康傳于座右、每聽斷、呼兒童婦人、與之吳語、務得其情、片言解去。有盜依湖山者、先生計擒之、奔逸者不追。空王寺捕盜者拷掠、使誣人爲盜、先生釋七人。有重囚母死、求葬者、先生許之、感泣、如期至。時令濟軍清寺田、先生曰、勾一軍而擾百姓、僧道力田服役、與民等耳。悉停止之。又議華糧長用里甲、先生調停。大豪規避、與攝令者媒孽其短、先生幾危。轉順德府通判、乞休、不報。高公移書曰、長興、漢代之良也、主爵者何處以此耶。順德職掌馬政、移文諸縣、先生掃蓬戶讀書、蕭然忘老。太僕寺檄脩志、高公與趙文肅公推南京太僕寺丞、薦掌制勑、脩　世宗實錄。先生言、閣中有人間未見書、欲盡讀而長往矣。先生嗜書、如饑渴之飲食也、寒暑之裘葛也。家四壁立、不問生產。爲文根本六經、鼓鑄百家、絶翰墨畦徑、必傳無疑。經術之外、如御倭、馬政、水利、三途竝用、諸議鑿鑿可行。天性孝友、聞少失母

者感泣，每悲岫雲公不見登第。嫁弟妹子孫貧者二人。脩世譜，合族内外親黨，施從其厚。古稱經明行脩之士與。所著六經、莊子、史記摽註、先秦文録、兩漢詔令諸書，藏于家。生卒世系詳志中。予祐子寧，博雅善讀父書。先生與余莫逆，江閣山房諸篇及邢州詩，覽之泫然。陳子曰：余讀歸太僕草張公易謚制詞，謂其文而毅，乃太僕處不干時仕，不狥俗，毅然哉。文章與張公如大河同出岷嶓，播九河而入海，衣鉢傳焉。先君子謂張公雖在相位，未究其用，况太僕乎。論士不以成敗，論其大耳。過太僕墓者式焉。

陳文燭撰（《二酉園續集》卷一九）

周孺亨墓誌銘　歸有光

昔孔子修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説，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没，天下為道術者襍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修其説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為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為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為倡，既有名位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禄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没，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漸然以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為己任，是時海内慕從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勵行，脩其孝友

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為先生之徒者也。

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為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右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為御史、上書武宗、忤佞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為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

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為功、緣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為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荊溪唐應德始事先生、後復向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道終不變。余少為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為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復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甚、余愴然有顧形無儔之歎。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三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為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為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明文海》卷四四二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三

周子恭　彭湘　唐順之　陸樹聲
陳言　張之象

明故湖廣鄖陽府同知七泉周君墓志銘

聖人之道雖至近、學者尚非忘己而無累於外、不可以造其微。而質弗美、志弗切、不能學也。美且切矣、其時力不足、亦無以幾動忍增益之功。故學可精而不可期、道可求而不可能、此朝聞所以難、而聖人之不數見也。始余與七泉周君師谷平李先生、先生之言兢括包并、不涉蹊徑、以俟人之契悟。君處二三子中、獨以為名節不立、不可以範俗也、於是取所聞以自重其身。又數年出而友四方之士、增其所未高、則又以為議論不一、不可以決趨也、於是持所見以自居其學。已而為郡、政聲大起、則又以為內外不違、不可以適時也、於是據所行以自信其心。其於為郡也、亦何異於天下。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者、閎閎乎將出而小試、而身病矣。數月、謂余曰、吾今乃欲根未能除、靜機未嘗入也、吾幾不免罔生。嗚呼、今之才能如君者幾何人、即有之、固不能自致於道、即嚮道稍信、所行必不能一、且自見其短、以為悔恨、使不即死、得踐言、必且屢變以求其是、其不止於此也明矣。然竟死也、豈非大可悲哉。或人因君卒、咸疑聖道至大、曾弗若一行易完也。解之曰、僅僅食力者細民也、如為朱頓、必收效速而失算多、固孔門取狂遺意也。此正可以觀君。君姓周、名子恭、字欽之、幼有異質、觸目而心解、聞言而機生、能超忽於眾之所難、而脫落於人之所執、喜於用奇而恥於持下、為文酷似其人。有司駭之、竟不第、然名騷騷滿江右。以增廣生舉嘉靖辛卯歲貢第一。歲貢故不以增廣生、實自君始。明年卒業太學、後連試有司、又不第。辛丑授湖廣永州府通判。至官、廉儉逾儒生。嘗奉父戒菴公、母黃氏孺人行、肉食或不繼、即行縣蔬食莅事。事已、嘿坐、或走學宮說諸生經義。其他行罷建措、一就己意、大率在惠、惠省約、人稱為周佛子。署居江華、主治盜賊、多痺、君數

數往久之得摩盜出沒道路與攻守之宜躬躡僑入猺洞撫諭廖道臤等廖感泣聽命。嘗以策干當道當道信之卒殲九嶷郡盜魁鄭大義等數百人。道州蔣居鄉哨守踈遠增靖邊營戍將屯兵調發有紀。楚大饑臺省遣糴萬金君執不可比再至移通郡在官之食以應分授、其直纔六十金。上不逆令下不病農人服其敏。檢柳州廩藏上議易陳化滯可省歲費。又治僧訟當沒貲請市田增祀濂溪食其裔孫之貧者。君之行於郡多此類也。居五年當道上治狀越次擢德安府同知治如永州。歲餘以戒菴喪歸。當道廉之給喪貲。免喪至京師公卿以下聞其來爭相引重欲留內例不可補鄖陽府同知。未上丁黃孺人憂禫而病。明年癸丑二月八日辛于家。距生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五日年纔四十有八。君既康儉賻而後能喪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祔六十二都鷓鴣龍圖山黃孺人墓右。娶上官氏達相女有婦德。二子秉鈞秉忠皆縣諸生。一女適谷平先生次孫暹。一孫豫。

當師先生時余多病自分且夭。覩君目瑩而骨竦謂且必壽嘗戲屬君銘。安知君竟先於余。君銘友人墓曰我今銘君我自悲後之銘我其誰與。又安知後之銘予者以何言也。嗚呼。銘曰、

二人于旅爲期千里。一人載塗車敗馬瘏困不復起。
一人趦趄行且其止。於乎欷歔匪命也歟寄斯道者
終何如。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五

明雷遂彭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道浩博淵涵大者明其傳關宋學次者遵其行潔已敦厲其流風餘韻亦使頑愞者有所興發云。安成自諸君子以理學倡人材輩出其形神灑灑獨得其趣則共推雷遂彭公。余初知公以余友其子開語余曰公皆爲邑諸生有聲已從鄒文莊公學遂謝青衫然羅實搜奇書秘籍不惜重價售之家藏自寔軒以下幾充棟。所著有華夯族譜郡志考本朝人物表庶幾博雅君子

識。而大理慎所傳公語余曰、君自幼即能御父私齋、四十妻喪不更娶、姪國子生柏溪卒、以地葬之、護其孤不遺餘力、其孝友類若此者。適余讀中丞三泉周公所為公記甚悉、則謂公行不隨俗、遇不近名、似知公最深、非人所易窺也。余於公不能無疑焉。生小蓬、對名山、似忘世矣、而好閱除目、自謂汲汲否泰之際、又非術者傳也。禮仁賢、慕高蹈、似親賢矣、而避匪桑若蛇蝎、又與泛愛者殊科也。臨終操牘判故人、詩詩譊陡、似乎違矣、然生乎所獨達者不一語以傳、又何秘也。公之行吾不得而名。公常自稱曰小徐、諸之、悳曰、大徐孺子、小徐彭子。識者謂公善於自況。爰考其行、亦頗相類、余終不得而定公焉。因諸君子委余銘公、余取公姪孫九亮狀而銘之。公諱湘、字元宗、行十二、系出華秀彭氏、為邑著姓。生正德丁卯六月初二、沒丁亥二月念六、享年八十二。子二。長乘、娶三舍劉氏、繼上城劉氏。次桀、娶朱二尹東楹女、繼太守王公方南孫女。女一、適學博劉君全峯。男習識。孫男二。徵曾、娶儒官劉呼山女。僑昂、聘二尹張肖柏女。孫女一、適太學生王材齡。曾孫女二。將以言朝祔葬石坪篁彤、邑先輩三吾劉先生性和而行潔、與公相類、竟異遇。公沒後、余赴復真會、王先生塘南、朱先生一卷、王比部徵所、鄒太史四山咸咨嗟悼公之亡、此可以概公之素矣。銘曰、

聖門修身尚高潔、降及後世勝口說。偉哉彭公識晬絕、
如彼寒鴻雖羈紲。山嶽業兮水澄徹、千秋藏之比人餘。
勒余文兮名難滅、可速望兮不可涅。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六上

荆川唐都御史傳　　李開先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伯誠。伯誠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府、有政蹟、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貫、號曾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仕爲戶科給事中、以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貫子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歲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府知府。娶宜興任氏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幼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功之。謂書不成讀、寫字不端楷、父即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爲宕子乎。唐子由是靜願、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虚泉林、而意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來業可繼王文恪。戊子鄉試第六名、己丑會試第一名、廷試二甲第一名。御批其策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爲榮。會試卷見者以爲前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理、意深辭雅、而意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體、如圓不能加於規、方不能加矩矣。選庶吉士、一二大臣不相能、遂即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皆經御覽、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晉開非體、始進即能恬退如此。試政吏部、選除兵部主事。未久、因病告歸。繼丁母憂、母隨父之任信陽、路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竊哭曰、吾母俐夫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病也、方業委諸塗人而不暇撫其良。其卒也、棺斂辦諸木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涯。呂涇野聞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即能升札、游之堂、以光顯其母、不爲侈乎。後王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爲[illegible]戒[illegible]曾之聊、抑稍偶合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値雨雪途[illegible]、泥途濘自備、與僕力或稍卻、則徙步行來、不惟見其孝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主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堂官二考科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爲力、而且難作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士兩途、　聖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成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稱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秘閣、暇則痛飲歎宴、或窮日夜不休。柔受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八、

敎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肯不多遵巖之功也。居官尚節槩、厲廉隅、兼且議論英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傾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閣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驛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剴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枝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士夫駭之、而唐子曾無慍色。父在浙、遣問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識者以羅峯陰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旣抵埭里、羅大來門、依依桑梓、謝御業緣、便有終焉之志矣。詩文更進一格。以其侍從慶成朝賞雍容之作、而爲村樵漁父歌詠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若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爲精、被俯一行祿御金針、世徒傳其驚嵩諸耳。郭守敬測有一法、曰弧矢圜弦。弧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爲活法、三道之畸零可算、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曆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者也。所著弧矢論、勾股測望論、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算糧事相妨。唐子乃討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槩只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算一數亦只記數字。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咸驚歎、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者、無不究覽、而三禮、春秋尤所留心。著有春秋論。禮則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兼補東宮員缺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鑑言之內閣、失唐殊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之、得爲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東井言之內閣也。至京則向所文遊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

其戒子不嘗著綦、止予不出照銀及稱予殺頭的確、迄今何可忘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閑而業有餘。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庵、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　上之怒、以爲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爲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　聖心本無他、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爲民。再還鄉而窮愈甚、父子兩官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透世情、節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通。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蔕、未免牽引。苦窮則靡所不爲、粘蔕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搖於外、虚則躁無任、則食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閑居每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怨自。甚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寄、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歷處災傷。主計者之稱災率十裁而爲七。牧民者之上災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運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徵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此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居宜興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靜居也。過呂子遇盜、寘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爲與遊巖撰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爲兵部主事也、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由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君于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其自至而已。而次復書、叙是規讓。其意必以爲年且長

矣、不除此一出、後恐無時、又佛肹欲往之意也、豈知其勢是不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劉議以薊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選補、分區設將操練架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防秋、輒稱兵寡且弱、多調邊軍來昔、司農告急、議將降勅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參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鋭、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留心邊務、堪以差委、遂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墙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止、凡爲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凡爲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夫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尊倚邊兵、不練土兵、城①

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誚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慓悍勇桿而沉鷙者也。今乃瑣懦綿緩、靡靡焉有暮氣之頹情、而無朝氣之精神。蒐而閱之、欵卒荷戈十常七八。力士徒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疏、守禦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淮洛閱塞、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遊擊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蓋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鼠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爲九事上之。定區陣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雜邊兵以同技、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運、便轉輸、亦與昔言及之。奏入、多見施行。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害、負險盤據、咎在人玩兵疲、不曾大振兵威、協力脅勦、雖節被當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竊發於彼、禍本已深、急難撲滅。況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衆寡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兼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部官一員

速去經畧、以為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熟兵機。近查閩蘄州兵馬、兩閣振飭、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給勅前去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將領、弁兵備有司、遵奉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孽、設策剿平。中間有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共濟時艱者、即行參奏、以憑處治。及將緊關海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措兵易將、畢策舉力、並集兼收。凡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已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來歲春汛之防、預為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禦海洋而固海岸、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而足軍需、復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則其說愈是、而其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譟、扶官縛吏、則民變之漸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閧然一退、則兵變之漸矣。況恐倭奴使、自為倭者、可勝計耶。惟願六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路、如何可以永斷其路、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為身家顧慮。

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猶不勝也、況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次、則更為確論。水中首級、一顆以十五兩行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者、雖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爭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發帆者少矣。其奏使集中所言多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遽奪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一日、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距生正德丁卯十月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柜山田頊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殀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於此。有問其為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究義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為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為習氣纏繞、不使欲障想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

日急食貨功用也已。猶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摋、清明中稍見標影、原見靈明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霸之徒紛出矣。唐子以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敎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遁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取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唐氏世有其永昌矣。予一、鶴徵、庠生、能讀書肖其父。所著荆川集十二卷、所稱名賢策論及左編②等數百卷、俱行於世。同精數子惟唐子爲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殁有論祭葬。予自艮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而唐子今爲在尺亘尋矣。鶴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志求趙大洲、傳則羅念庵、而表則予。予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庵近亦作古人矣、予嘗又爲之一傳也。

（國朝獻徵錄）卷六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平泉先生陸公樹聲墓誌銘

于愼行

蓋觀乎鉅公名鄉、其功信烈章謨猷畢效於國者、閒或不能不自挫其身名、而急流勇退、抗志塵寰、往往乏鴻漸之儀、儼石隱之介、國家不得藉其楷模、士類不得想其風采、雖身名俱永而體用亦未全也。乃若保合太和、含貞履方、廻瀾倚爲砥柱、平世師爲儀刑、元老完人、聲實並泰、則肅皇以來惟陸公一人而已。

陸公諱樹聲、字與吉、學者稱平泉先生、松江華亭人也。自三國爲吳大姓、世有聞人、而系不可詳。高曾以下、乃皆以隱德稱。祖贈尚書梅莊公閎、配贈夫人林氏。考贈尚書志梅公鵠、配贈夫人沈氏。皆以公貴。而志梅公鞠於母家、嘗蒙其姓爲林、公仕而復爲陸也。志梅公三子、其仲爲公、季卽中丞公樹德。公之生也、沈夫人夢初日投懷、紅光燗燗、固心知其非凡。而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嘗帶經而鉏、及免耜爲文。一日泣請志梅公、願從里師受經。師試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爲令、見而奇之、補邑諸生。自是輒試第一。居則授徒里中、間取挺

牖以佐吉甘、邑令周以鏝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與文毅公典南畿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事、南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與其曹子衡公落落、見俛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言以爲地者、公爲不省、分宜諷於衆論、竟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不深訝也。 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間以嘗公、遜謝不應。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荊川唐公、同郡中江莫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切劘、大爲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爲給事、特疏品第詞林、首以守正推公。卽分宜亦亟稱安得門戶寡交如林與吉者。庚戌廷試、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司不能得、艴色俱厲、公不爲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久之不出。丁巳、卽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同志諸公馳書勸駕、勉一就職。未幾、卽請告歸。闢適園宴處、若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左諭德、掌南院篆。旋召回坊、不赴。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立教務持大體、畧去煩苛、先本實而後藝文、著汲古義語及條訓十二以示諸生。南雍斷斷至今擧爲功令。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穆廟卽位、特旨起原官、又再疏辭。己巳、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赴召抵淮、復請告返。時同年高新鄭公在政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意、輒語中丞曰、吾甚愧乎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擧朝僕公、正欲主上新政一見鳳采、知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耳。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壬申、陪推內閣、卽家拜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辭不允。時今上初嗣服、公以碩德清節首膺簡召、中外動色相賀。公亦感激 上恩、不忍終辭、乃以是冬詣闕。時江陵當國、喜得引公爲重。及見公、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公之莅部、率正條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禀、無敢干以私。虜酋進增歲幣、權臣將許之、公以職力爭不可、權臣竟不能奪。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坐甚偪、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坐。同列或諷公以相君特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而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嘗諷諸子入彀、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上、空③溫旨勉留、遣中使問養及門、江陵復托中丞挽公、微示將有別命。

公咲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爲樹桃李希援席耶。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事、皆關大計、而辨宮府、抑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陵益大啣。頃之、就公邸訣。公臥床見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柰何。翌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謝不見、相與望塵嘆羨、以爲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先是、江陵詢公、公即去、誰爲代者。公舉宜興萬文恭及閩林文恪、萬爲公友、文恪則公丁未禮闈所舉士也。兩公皆世所稱端人、然皆與江陵有忤、而江陵徙心重公、竟用文恭以代。公歸、而江陵貽書、猶以不究用公、恐後世不能無咎於執政、以爲恨。江陵既敗、臺諫奏詔舉海內耆德三十七人、以公爲首。自是爲剡無虛歲、而公高臥、彌堅、終無世念。會中丞亦解節歸、白首怡怡、易子而教、時相鵠出郭、遊勝命觴、偎偎如也。中丞歿、而公推泣輟食、曰吾乃失一畏友。戊子、公年八十、詔撫按官奉彩幣羊酒及門存問、已復加太子少保、歲給廩米輿夫。己丑、公子大行君成進士、嘗館試手書勅其母趙提從、毋驅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是秋大行以使歸省、遂請終養。戊戌、公年九十、詔遣中書槃君大展存問、公跨馬郊迎詔。

鄉紳、請議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賢借寒畯後生、不啻口出。郡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爲郎被察去、郡民閤門乞留、監司目爲倡亂、執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使長吏干旄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出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安能僕僕趨公府乎。對賓客子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徵時耕耘事、娓娓不休。踰九十後、漸寡酬答、惟斂容調息、神觀澄穆、殆天游也。所遺山田數頃、居第僅庇子孫。其書傳世者有陸學士雜著、善俗吡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及詩文若干卷。公生正德己巳二月初七日、卒萬曆乙巳七月九日、得壽九十有七。元配封孺人、贈夫人李氏、某人女也。公爲諸生、贅於其家、與公食貧幾四十年、又能推慈逮下、番公之胤。丁卯先卒。子男三、長未名殤、次彥章、即大行君、俱顧孺人出、顧孺人者、太公以公艱嗣告諸廟而納者也。庚子先卒。次彥鼎、殤、陳出。又嘗繼族子彥輿、國子生。銘曰、天篤皇祐、保艾名世。夢日公生、墜星公逝。道總羣流、學本六經。文明以止、黻藻帝庭。守虛抱沖、禔躬如砥。如淵斯凝、然[illegible]斯峙。粤有負嵎、其視耽耽。獨立不懼、莫公敢餤。考潤

壬寅、皇太子立、詔遣儀部郎劉君憲寵存問、跨馬郊迎如昔。觀者夾道相指目、以爲真天人也。大臣三奉恩詔、亦故事所未覩。及遣孫景元請闕疏謝、優詔褒答、錄景元入成均、而加大行月俸、蓋皆異數云。公嘗著耋餘雜識有云、六陽終巳已者、巳也。而公年踰大耋、善遊飲啖、行步若飛、鬚髮間復見黑毫。至歲建巳、竟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屏几、自以冒濫國恩、戒無請郵、易子孫玷身以報。臨終目光爍爍射人、覩大行作咲容、乃瞑。逾時、項熱如熾、四體柔和、作黃金色、比含襯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隕也。大行奉公遺戒、卜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兩臺業巳計聞、上爲震悼、立詔所司治葬、賜祭幾壇、贈太子太保、賜諡文定、備物而有加焉。初、公試南宮時、郡守王公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守語人曰、此君實行通神明、他時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遇奇險、如顛垣墜木、皆不能傷。每挨辰出游、天日必熙明、如天雨淒慼、無不頓霽、意必有神物呵護者、斯亦異矣。公登第六十五歲、要趣要歸、中間居官兩都、不及一紀、而閉門掃軌、優游相羊於雲水湖山者餘五十年。先後二三輔相、力皆奔走海內、而寵辱之柄卒不得少加於公。鄉家黨國所網羅推挽偏天下知名士、而獨不得引公自近。天下儀公、以爲含樂卿雲、翀龍威鳳、異代異人不啻松栢之齡然後凋也。士甲一出、慨然有開濟之懷、乾以時事不合、奉身而退。然至聞朝廷行一善政、進一正人、輒喜動眉端、不則神情不懌者彌日。惓惓忠愛、至老不衰。乃知第以退而益重稱公、使主上知當世有不受爵祿之臣者、其亦未窺公大臣之用心矣。公爲人修長峭岸、氣骨稜稜、神標遒爽、舉止端凝。終日燕居、衣冠危坐、不見跛倚之容。持正深堅、論議皆有根柢、無少唯阿。而寬容樂善、常依長者、不忍有所刻核。居常無他嗜玩、惟手一編。生平撰述甚富、然皆元本六經、而尤邃於易、旁引曲證、多儒先所未發。間涉內典玄宗、用以參互儒術、不爲溺也。至於運炁服食諸術、雖知其指、不甚稱說、惟飲食臥起皆有常度、屏去一切伐性勞形之事。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續壽命之原、何從覓長生。施德感里、情意周至。御子姪族屬和而能訓、即有過失、莊顏對之、能改即驩。家居於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祲民饑、即首倡

樓衡、託尚千古。國之藩衛、士之規矩。厥迹彌隱、而望胥崇。浦輪三御、迺正南宮。典禮寅清、式我王度。大政將聞、歸田載賦。煌煌明哲、蹇蹇匪躬。十事矢謨、帝鑒貞忠。卷舒以時、潛見不測。譬彼鴻冥、亦循龍德。及耆而子、既庶孫曾。踰壯而第、卦數復成。稽公名壽、史無其伍。維衛武公、維師尚友。爰乘大化、神與天行。勒銘樂石、永護玄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孫鑛

今天下望以爲相、雖不相而隱然爲世師表者、我師陸公是也。公號平泉、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曾祖庭訓、祖鸞、父鵠、皆不仕、而父封公、少鞠於母家、家林姓。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爲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冠。明年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許生、其赴會試也、不携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皆忌公、覘公不携書、則詑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此人也。傍出果然。廷試不得入鼎甲、以二甲第四人選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閑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近古、超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座主也、雅知公、比爲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爲宗伯、公以編修與均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寔止長公六歲、鄉黨禮固然耳。壬子、請假歸、遂遭封公艱。服闋、不謁補。丁巳、起南司業。分宜雖多私、然待詞林厚、謂公資既深、且清名素著、不可以常調待之。是舉亦特起、但不北耳。是歲、鑛受先公廕入南監。每進監、公必訓以莊語、待之一與諸生等、辭色間不少假借。鑛因是知師道尊嚴、迄今每憶公誨語不忘也。先先公時任南禮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於郊外霽寺。於時世方瀕、先公謂公翛然絕滋垢、每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疏枯寂、殆如野僧、每無事坐室内則快、稍涉事即如執熱。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煩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耳。先公曰、不然、惟不樂之、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辛酉、起左諭德、掌南院。公至留都、旋召兼侍讀、引疾不赴。乙丑、起太常、掌南祭酒事。公至留都、是時文貞已當國矣。明年冬、進

吏右侍、復引疾。蓋公性恬澹、前告先公謂南署可安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厲精、不徒優游。掌南雍時、作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誦之。隆慶戊辰、起原官、疏辭者再、竟不出。明年、奏復陸姓。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抵淮、復告歸。壬申、陪推內閣、隨即起禮部尚書、兼學士。公屢召不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不出者。然公於經綸事業、定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家嫌故、後赴教習時、則文貞既歸矣。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餞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爲顯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伯公二子也。蓋兄弟間切磋、皆敦道義、遺榮利如此。行數程、應接日苦、公自謂精力不堪秩掌、遂仍歸。然自此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茲閣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彀地、後見公澹然不屑、遂已。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暱、豈不知公爲人、豈肯爲後輩屈。且渠方構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

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已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已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貧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翻然不罣、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　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　主恩。且司成家居、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入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寔　天子命、夫豈敢棻然抗違、仍厚取名。頗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俟公謁、即躬候公、益循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囑、部事井井。公退危坐私關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虛廠四闢、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是時鎮爲舉子、亦習業側舍、隔一牆、公午至暮去、竟日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徇、訖傳召公接旨、仍令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　會極門、則部行常事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陵知公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方以給事中避公遷符卿、乃紿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恐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羨公吉士假歸時、嘗遇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謂陳

少陽祠、覸祠類稱宋贈秘閣修撰、公曰、此何加於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益素志然矣。疏五上乃　許歸、仍候起用。頻行、疏陳十事、以副封投江陵。江陵啞之、既而報聞。公前自南雍歸時、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精蔚幽麗、木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瞰有焉。公自著有記九首、傳於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卑小、而世欣慕之過於他園、公此園蓋與埒也。公昆弟三人、伯處士諱樹芳、季僉都御史諱樹德。其後起也、乃克以尚書學士贈大父及父、封公云。戊寅、鑨以禮部郎　詔至拳亭謁見公。當是時天下紛紛議江陵不奔喪、公謂鑨曰、往在京師、與太嶽論　國事、乘謂人多避怨、每誤事。彼獨甘任怨、此自不易及。第心不虛。又謂鑨曰、少年無喜事。余初登春闈榜時、先輩謂余曰、凡廷對自有論、古今稱第一直言者賈誼、次則劉賁。此二人有何建立。自後不奉公教、思之惘然。公家居、凡報命者無不薦。壬午、江陵敗。明年、毫謙奉詔舉者碩數十人、公爲首。於時三相已補、又皆公後輩、人俱謂無以處公。鑨承乏選司、私謂同署郎、擬用溫公起踏公故事、進公首揆、平章內閣重務、實一代盛典。張司封擊節賞之。會時賢意見不同、鑨亦莫敢諍言。公自失伯氏、意常悽惻。是歲季公自山東解節鉞歸、持手道夙昔、歡甚。丁亥、中丞復殁、公傷矣。戊子八旬、戊戌九旬、壬寅冊立東宮、　賜問者三。自八旬即給廩米輿人、又加太子少保、最後又蔭孫男景元國子生、又給予行人彥章月俸、皆異數也。大行登己丑進士、是歲館選、公遺書戒以無與試、諸公卿猶疑之、太倉王公在政府、獨曰、授之行人、俾便省覲足矣。公聞之曰、荊石眞愛我者也。彥章秋以使事便道歸家、遂乞終養云。公生平簡酬接、登科六十餘年、而家居者十之七。日燕坐齋中、半靜息、半繙書。間有著述、然不甚刻意。其所深致思者、大約主理、意至或漫書數條。及他爲應酬詩文、皆往往有神解、使人讀之水釋。所著有茶寮記、條列七類、謂味入清靜三昧。又欲著蔬譜、未就。嘗手書雜語數條示先公、內兩條論蔬理甚精。鑨每欲揭之爲飲食銘云。相界莫窺涯涘、閒談及世故、出一二語、輒中隱微、得綱領。至持心虛平無偏黨、則天下所共信服。其相望根本在此。晚歲年高、衆皆知不可以相業累公、然益仰之爲表儀。廟堂

用一人、行一事、皆默視公許可爲輕重。乙巳七月、歷年九十七、乃卒。先娶族子彥與、國子生、後生彥章。彥與子三。彥章子六。孫一。公生彥章時近六旬矣。猶及見其成名、且見曾孫焉、異哉。葬邑之集賢涇。銘曰、吳傳四族、厥右惟陸。遜將贊相、代有令望。延及我明、係不可徵。三世含光、鍾賢乃生。位高匪崇、勢弗假衆。偃臥於家、名震八紘。爲商霖雨、作周心膂。大麓未登、抱器而處。齒逾耄耋、 帝命有迭。記之惇史、訓於來哲。三泖兆靈、淞秀於涇。表茲石城、維 國儀刑。

《國朝獻徵錄》卷三四

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陳公言墓志銘

王家屏

嘉靖乙丑、余分校禮闈士、得今官俞陳君公望爲舉首、則前秋官大夫石溪先生子也。先生諱言、字宜旹、別號石溪。其徙居前自唐清遠令公拯始。宋有尚書公仁璧、僕射公壎、並爲名臣。明興、則參政公觀以文學受知 高皇帝、嘗召備顧問、未及大用卒。觀生鄉進士熊、熊三傳爲淼、淼生槐峰公宜、則先生父也。母爲黃孺人。先生少穎、精力學、文與稱其。初試有司不利、氣欿欿不少挫、嚮往益堅。家故貧、嘗授徒連州、州帥與先生善、有持重賄浼先生白事者、先生叱止之曰、貧吾分也、吾不能以此自餓、敢用餓人。其志操如此。嘉靖丙午、魁省試。明年丁未、再魁南宮、遂成進士。大宗伯泰和歐文莊公雅重之、請於銓曹、以先生爲邑令。先生治泰和、務伉直行一意、有所興除、不爲豪右撓法。尤恥伺上官指、巧爲迎合。撫摩其獵賄所邵、陰屬公爲購書、先生陽若弗愉也者、而來書露傀之、恭大恚、謀螫先生。先生因引疾謝不任、請就教職、得浙之湖州。湖、胡安定公故授徒處也。先生至則申約束、日切劘諸弟子。諸弟子執筴請業、前席爲滿。間有跅弛不檢者、輒踞之堂下譙讓之、衆肅然儆憚焉。已稍遷國子博士、積歲不調。會 肅皇帝欲爲李都尉立傳、政府欲私其子甲、太宰建安李公不從、竟疏先生名以上。於是先生得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傅李君。異時都尉率貴倨驕其師、先生獨抗顏自尊重、務示都尉以禮。時論以此高之。越明年、太宰李公以讒被譴、政府修宿憾、抵恨及先生、謫倅柳州。柳故僻、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顏色、而職事一切辦治。暇則進諸士講藝、一如在湖州時。會其年與事者闕、得令武陵陳中允等六人、皆知名士、而柳士習君遊者亦斌斌

相繼起人多先生之鑒拔焉。已擢知泰州，值島夷訌江淮間，幕府請餉甚急，先生周爰調劑，下不病民，久而軍興亦給。州有疑獄，所淹繫甚衆，先生訊，立出之，衆讙感若更生。尋轉南刑部員外郎，晉郎中，叅疑逮矣。竟爲忌者所中，用守泰州事坐謗免歸。歸三年而公望登第，先生喜曰：吾志有托矣。因營別墅一區，名其室曰怡老堂，時臥起吟咏其中，泊如也。蓋優游十五年而卒。其卒也，正衣冠，應對賓客如常，一言不及於亂。人以爲先生素養之微。先生性坦率，於人無所德怨，亦不以德怨望人，而內行尤篤。母黄孺人卒，諸同產冢桑，先生窮年講業，盡以所得資諸孤，貲無所私。仕則又割奉予之者數矣。晚而林居，稍稍葺先壟、拓祀田。叙次家乘若干卷，曰：以此示子孫，令無忘吾孝弟敦睦之行也。嗟乎，先生本用經術顯，不習爲吏，以故仕於世多齟齬。然其用乃在人倫風教之間，觀畢畢施於名實末矣。要以公望日執經侍人主，紹明先生之家學，則先生未可謂不遇也。子男二，長經邦，即公望，左春坊左諭德。

《國朝獻徵録》卷四九

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冢墓志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縉紳稱誦義之日久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與欷歔悼痛，有典刑之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懼世德浸湮，狀來請銘。按狀，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及，公大父湖廣布政司參議萱，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紱蟬聯，鬱然盛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元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羣，於一切世榮意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嘆曰：命也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奪張子不朽業，不以勞而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綜羣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詩爾雅冲澹，興寄遙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典衍，出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綴類附衡，攷核前聞，剖析疑義，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單辭片楮，傳之好事，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爲奇。此公平生建豎之較著者。而以跡弛閒遊，稍從祿仕，爲浙之臬藩，非其好

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覗偉公折節拍下、不欲煩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舠、嘯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者往嘗致爲參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罄懸、殊安之。而期必踐其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羣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能布席對客、嗒然刓削跡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扉月檄、叢竹茂林、因公而勝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强之、纔一往、即謝卻不再。所著書有翦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猗蘭、擊轅、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楚紀、楚林、楚翼、賦林、七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同文類聚、詩紀類林等編、夥不勝紀。其所交與盡寓內賢豪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玉、吳中蔡翰林九逵、文翰林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皎、董太學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言、東吳歐工部楨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雅文高調埙箎一時、無不推轂公爲大人學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副思道、邂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溫識面、䀹然定交。古欽許相公維楨聞公名、時其入都造謁。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爲諸名流所推慕如此。公素貌侵僂若不勝衣、而提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諂附、反傳咸意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又憤後爲稱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爲談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隲臧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唇吻於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鬻其女豪家者、傾槖訟于官、必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出身援之、卒置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匍匐臨之、哭失聲。聞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我泓廉公行誼、爲白其無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扁其門。巡按邢公行部至松、高其義、敕存之里巷、爲置買山錢若千。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修邑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公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時目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以畢志云。公

卒之歲爲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年八十有一。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於稍自抑貶以諧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徹再命，參建石畫於當世。及弱冠擢魁，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疏，來掌故之求，志誠偉矣。然當來世方務，令矜勢能之家，而獨以鴻文鉅藻，大放厥辭，爲藝林望。今與硯然儕尺組，及麈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姚所稱能亢其宗以錫美來裔者，於取數爲孰多，當有能辨之者。

《國朝獻徵録》卷八四

校記

①城：據文意當作「誠」。

②左編：《明史》卷二〇五《唐順之傳》著録唐氏有「左右文、武儒稗六編」。

③「空」字疑誤。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四

陳源　錢鎮　沈寵　饒思明

陳一泉先生墓誌銘　鄒元錫

萬歷丁亥夏四月望日、一泉陳先生考終於家之正寢。明年、葬祖壠陳家山、子以杲奉學諭吳君所為狀來請誌、曰先子之所屬也。元錫謝讓曰、有萬學憲君在、學憲君底而賢、成也知深、賢也言傳、則為書懇焉。學憲君報曰、泉兄之所屬也、君其誌吾為之傳。乃敬為之誌。蓋先生成童時、受學於里人吳子金先生、業已聞越東王先生之學、請事之矣。既冠、與司空曾公、少司寇萬公相觀摩、司寇公自誌之。比壯、從吉永新顏鈞先生游。顏鈞先生者、泰州王先生弟子也。其學以人心妙萬物不測也、為即性即命、欲以心運世、而顛訾古儒先為見聞理道格式、實障道以自詡為恣睢。先生游學揚泰間、悅之、從渡淮渡江、從入衢信建越歲矣、盡領解其說。顏鈞先生喟然謂門徒曰、吾與若華言從情耳、與惟德言從性、與本潔言從心。本潔先生字、惟德則大參羅先生字也。蓋其學以從心所欲為極致、故高標許如此。當是時、先生尊信顏先生甚久之中、自疑若已盡其學、然學何容易也。會從西游吉、見安成師泉劉先生。劉先生、王文成公高第弟子也、篤而深、顏鈞先生嘗師焉。就訊之、劉先生愀然嘆、以為獨苦夫功烈之入人深也。先生心易之、中自語何卑卑、及是則請曰、聞之學以通性命、原本為大宗、功利乎何有。劉先生曰、為功利從有性命來入之耳。時先生悟固高、而人本忠實不自欺、內自省、知自名性命而心所潛藏隱伏者則盡功利也、乃大懼、蹶然起曰、唯、然將學何自成。劉先生曰、唯然何成、是炊沙而飯之也。於是退改悔、卧不帖席者三日、更往謁劉先生、請曰、是猶亡人哉、功利種種、欲滌祓而無從、則奈何。劉先生嗒然不荅者久之、已而曰、弟能於當下蕩掃廓清、見無欲真體庶矣。於是先生恍然有省、而凡心借學倒囊盡

橐、如蕩長風而濯大波也。明年入辭顔先生、請從劉先生居。顔鈞先生以為背己、怒、嫚罵之。諸同門爭挽留、則對曰、褱源所為事先生者、學也。今學殊指、貌為容而留、事先生以迹不以心、吾不忍為也。竟去、從劉先生。鄒文莊公於冲玄廣衆中、嘆之曰、若陳子可謂大勇矣。於去就皎然不欺、其志意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於是劉先生盡以師門致知之旨授焉。小癡曰知癡、是知不癡。小昏曰知昏、是知不昏。少懈曰知無力、知常明常健、小有過曰知無過。夫知常止、過常化、知常一、過常精也、而以見過內訟為自致要機。問悟。曰、悟乎悟、吾未見、不即悟即病者也、必也其學乎。學者覺也、時著時察不住悟、故知惟學為無病也。於是先生惻然於學有入矣。比貢之京師、則學憲君官祠部、魏司空官都諫、皆懿戚相切磋、因得並海內論學諸君子游、而學造愈淵。嘗夜半攝衣起坐、妄想心銷落、澄然內明、若有與天通者。喟然嘆、以為內潛之力也、而下學於潛。語具萬學憲贈別序中。於是

時得諸學憲者最深。已入銓、得池石埭縣訓導。石埭人興於學、督學使者耿公禮重之、徵為書院七學師。遷諸暨教諭、諸暨人與於學如石埭。已稍遷崇王府教授。蓋先生為學官者九年矣、署邑篆者再、而家猶壁立、則又之汝寧。內艱歸、復起補阜平王教授、又來盱、盱故先生舊游也。時大參羅先生官益尊、悟益超曼、說益宏潤勝大而譏學作益急。先生以故交往往抵捍之、面疵之曰、君奈何尊其道而紓其身。羅先生熟視久之、曰、若公事學久、衷白矣、而終不囬頭不悟、當如公何。先生微哂曰、褱吾方悔所悟、公更令悟所悔乎。理程門語曰、祇恐囬頭復錯也。而歲時過新城、留必閱月、或旬或兼旬、反復於知天知人之旨、本心本天之辨甚晰、而吾盱人士稍近裏就實者、顧往往依先生以為歸。先生恒言曰、人生於世染於俗、聲華勢利乃其命根、即痛摧折之不滅也、況從栽培之乎。此根在即高見玄悟多、諸伎倆亦培養此根之具耳。又曰、吾自省日用應酬、大概於人心中出

沒幾微之際，欲從末由，正如老年看花，不惟眼力糢糊，抑且心神蕭散。又曰，近驗此身於此學，日有查考，日有磨鍊，益信有切實研精之學，不可須臾離。又曰，近驗此身，稍覺有終食不違意。又得二三篤實老友，與朝夕事焉，庶枯楊之稊哉。嘗遇事查勘，以自訟曰，吾過也。吾祈其化，又不欲其速化。懼創懲不深，蓋學乎貴深力至於此。丙戌冬得微疾，遂請假還，而卒令少濡忍者旅死矣，距其生正德己巳秋九月日，享年七十有九。按狀，其先世出江州義門，宋康定間徙南昌蘆溪，世為南昌人。國初濟亨公以經明行修薦知安陸州，子廷堅復以薦授南兵武選司主事。而文學石溪公璉，先生父也，母魏孺人。先生早失父，能事母魏，忠養蓋母沒而七十猶毀也。撫弟濂，幼授書，長授室，卒立之，亦以貢為學官。介弟頗跅弛，時時割囊中裝為償責，終已無怨悔。少貧甚，而多長者游，同學與之約曰，必絕游從，專於業。先生許諾，杜一室攻苦。間偕同舍生出過，饒廣生旅見旅勞問。日之夕，饒廣生投刺來請交，則惟先生也。於是同舍生媿歎，以為君非博交，實人樂與交，其溫莫善入人，易親得之性也。官石埭，余及見石埭生，石埭生慕誦於既去如一日。署邑篆，恬而不煩，民誰然奉公。官王邸，請王日講，請王諸子日聽講，而日親鄉後進生，從游學甚衆，多顯人至郡守郎從官。娶羅孺人，賢，早卒。繼室王氏。子二，長以栗，府庠生，娶鄒氏。次以果，娶龍氏。女二，適羅祥、羅垣，皆羅孺人出。孫男三，舜賓娶雷，舜臣娶朱，舜卿未聘。元錫未冠，辱知於先生，追白首彌篤，於先生之為學本標具見之，且誌之如此，即不文，庶其錄哉。銘曰，

聖學本天，以道物身，而不過物。近學本心，寘心即道，過物與則，自有生民以來，有心咸危。即上聖大賢，微志以道，寧欲無危，而不可得也。君謹師傳，潛悟深省，自知自克，矩矱繩尺，非所謂出入不悖所聞，而有造有德者耶。噫。

《明文海》卷四四五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郎中淡菴錢先生墓誌并手

遠

淡菴先生既殁之二年、其季子光禄君■以手撰行畧及沈水部叔數狀屬銘於不肖乎遠。嗟乎、余何忍銘先生、而又何能不銘先生耶。余受教先生垂四十年於此、詩所謂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者、深矣至矣。銘先生者、非余不肖而誰耶。先生諱鎮、字守中、別號南離。還山之後改、號淡菴。高祖份、曾祖讓、家烏程之陽泰里。父贈職方員外郎、母吳贈安人吳。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贈君寠僦居城市。先生自孩孺孝謹異常兒。甫九歲、贈君以宅累繫獄、吳安人且沉痾、先生日夜捫摩安人不交睫、又奔走禱禳、病乃起。十歲出就塾、不數晷畢所授課、白師歸、既而操作、以供朝夕。蓋三年而贈君獄始解。一日先生對塾師問偶欠確、贈君怒呵曰、何誑長者。批頰眩仆、久乃甦、其嚴如是。先生剛方質直、所自來矣。年十七、借棲殷氏、初習舉子業、躬執釜爨、旦暮一粥。弱冠就試、補弟子員、棲誦黌舍、徧讀諸經子史文章、日有名、郡中諸英又爭願結履聆謦欬者。亡何、贈君卒、煢煢在疚。聞一菴唐先生講學鮑山之陽、偕潯陽董公往師之、即遷居唐先生舍旁、寤寐古之聖賢、有滿頭白髮悲顏子、幾度春風憶仲尼之句。年二十二、娶茅宜人、而母吳安人卒、卜壤弁山、遷贈君柩合葬焉。由郡城步至葬所、日往返再三、拮据襄事、幾至顛踣、無違禮。伯兄欽旋病、延醫治之、臥起與俱、盛暑不避臭穢。兄肉削不能帖席、先生以身藉之、手持扇左右揮、凡十四晝夜無倦色、而兄竟歿云。是時嫂氏孀居、弟孝廉君錫與一女弟尚幼、先生稍從諸生授經、得脩以自給。既嘆曰、丈夫豈能坐青氊終歲俯仰人為也。計得閒曠地、躬耕其間、以足衣食。爰徧閱郡東南、至思溪周視之、地忌而廣、可蓄子孫、且萃族、遂斬荆艾蓬藋、徙居之。自昧爽起、躬督家僮樹藝、而手攜一編咏讀不輟[1]。夜則篝燈獨坐、繹猶凝神、自經史外、旁及陰陽五行之變化、草木鳥

獸之名理、博考精究、充然儒者也。年三十二、登庚子鄉書。明年下禮闈、益闔户沉思、深研易旨、其於觀象玩詞、必從靈扃獨悟、不徹不已、心力大耗、至於嘔血。然先生學益進、而遠近士及門者日益衆矣。當嘉靖己未、孚遠偕計上公車、初識先生於京邸、稠衆中數語契洽、遂執手而勉之曰、吾子可與共學。其歸同事唐師。未幾、先生登春榜、名在第十一、而孚遠下第、始及唐師之門、聞聖學焉。庚申秋、先生授武庫主事。時董宗伯已庵處津要、猶兄事先生如曩昔時。先生於同朝縉紳多落落寡合、其數相過從以道德相劘切者、惟盱江羅德甫、麻城耿在倫、四明顏應雷、吉州胡正甫、曾于野、洪都裘孔安、魏舜卿、東明石拱辰、永年綦學義及同郡沈以安數君子而已。迨壬戌、孚遠再上公車、先生方大集四方同志講求此學、而余與同年李孟誠、萬曰忠、滕汝載與焉。孜孜接引、惟恐不及。先生旋奉使南行、戒孚遠曰、子入仕、以學為急。學在覺悟性靈、消融氣質、與同年寧處厚毋處薄、

一言一動必足為人所儀刑而可。孚遠謹書紳不敢忘。癸亥使竣、遷職方員外郎、滿考得贈父母與封其內茅如例。再遷武選郎中。先生洞悉天下邊關險害機宜、遇事輒慷慨論列、可可否否、不少依阿遜避。胡莊肅公時為少司馬、極稱服、而同僚或以此忌之。有叅選事者病訐刻、每以微文抵梧誹詆諸應襲子。先生廉知狀、嘆曰、吾何忍輕沒人祖父汗馬勛、而令其裔遠羈京塵以自為察耶。檢其文無害者、婉轉於堂翁使得襲。是僚造蜚語相搆、先生遂移疾歸。會有同鄉張給諫疏糾大司馬諸不法狀、其僚駕罪先生、交相撼。值隆慶改元、大計京朝吏、坐免。先生官郎署甫七載、其半在休沐、而任事者僅期月、以直道見擯、天下士大夫莫不惜之。先生意豁如也。是歲孚遠謁銓郎予告、歸見先生。先生方督畚鍤、濬河思溪、握手笑曰、吾平生自有經濟在此。凡士君子升沉出處、確有定數、於人乎何尤。談笑終日、無幾微見於顔面。余益知先生之不可及。於是孚遠攜兩舍弟執

贅先生、而先生亦率其仲叔二子就學不肖。時李子尚㓜、先生曰、傒兒試究徵一第、使就子門墻、冀玉之成耳。迺數年丙子、惟凝甫歌鹿鳴罷、先生徑從武林駕野航來寒舍、畢前約而歸。余在告及謫居艱居、前後十四五載、惟先生是依是仗。過思溪精舍、動經旬月。或偕赴會、約訪問知舊、相從於湖山煙水之間、白晝閒行、清宵靜對、其於兩間象數、經史微言、靡不究析。先生蘊藉深遠、不叩則不鳴、一有詰難、發揮每令神動、而其高邁强忍、超脫俗情、尤能作余志氣而使之立。有善必以勸、有過必以規。孚遠之受益於先生、不啻如江河之浸而膏澤之潤也。當孚遠官銓曹之日、先生遺書有云、天下事非必智勇才識之所能辦、要在神氣有餘。語稱不動聲色而措安社稷、其神定而氣完也。神欲藏不欲露、日用間百凡可以計算料度而致、獨神氣不能要、在有識而能養。而不能者、爲智勇力識所驅、而騁於計算料度、以自快於一時也。況乎以聲色財貨而自恣者哉。孚遠誦之終身、恒恐有媿於斯語。郡自劉清惠公結社以來高風邈不可繼、先生偕陳繡山方伯、孫屏憲副、吳柜亭郡守、始復峴山社約。其後沈時秀中丞、李彥和參議、沈以安司空及余不肖、並從諸老之後、春秋燕集、稱勝事云。歲在庚辰、惟凝甫已成進士、而余以罪謫量移兵曹。先生遺李子書曰、初第倥偬、今稍清暇、而許先生尚留曹署、不聞朝夕往復參究此學、豈胸中別有馳驅、視此為立身第二義耶。嗟乎、余與李君俱媿死矣。先生年逾七旬、乃析產傳家政、謝絕世罥、專意著述。謂古之君子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退而自治其身、窮理盡性、以正其本、播古正學、暨齊百家之異同、槩之於道、使後世復見二帝三王之遺意。嗚呼、此孔氏家法、余曷敢怠哉。於是起自周平王、下迄五代、上下數千年、考據諸史、刊去蕪雜、存其彝倫大節及關國家治亂興衰之大者、題曰通史經正錄、凡十年始克成編。嘗遺書屬序於孚遠、孚遠受而讀之、見其詞約事該、足垂鑒戒、而其間尚有一二

疑義於鄙見未融、正思跽而請質、而先生不待矣。繼先生之志、為之潤色補續以垂不朽者、非他人任、季子任也。著學術書二篇、其內篇明人性與氣稟相為進退、性體著見一分、即氣稟消融一分。到得所性渾然全盡、而氣稟纖毫不得以雜之之謂精、纖毫不得以貳之之謂一。要令此心常覺、從靈扃中刮磨盪滌、不使纖毫昏蔽駁蝕、即是精一執中。又謂虞廷精一、俱從性體上見。陽明先生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沖漠無朕時、亦萬象森然。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一中有精、精中有一是也。其外篇論子貢多學而識、與顏子心齋坐忘學術殊科。學從性體上覺悟、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後進、終必放乎四海。若止在聞見上蹈襲、如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待也。子貢聰明才辨、求道於聖人造詣力量之高深、而不求道於吾性虛明之本體。孔子屢提之而不悟、故與顏子終隔一階。子貢之學、流傳千載、儒者多以義襲為事、有志聖人之道者、必學顏子之學而可。由斯以譚先生學問根宗、可得而識矣。蓋先生雖步趨討真良知之說、而遠宗儒先、近嚴方寸、不祈同、不苟異、要使粹然一、軌於正、而後已。若近世談空說玄、猶落氣稟用事者、皆先生之所不與。微乎微乎、學豈易言哉。又嘗著國制、國計等書、痛禮制之廢壞、而天下以權勢相資、淫侈無已、要在天子守禮定制、以為久安長治之圖。謂國家財用之蠹、莫甚於養、善為國者、不使天下有未興之利、不耕之土、而又天下不可有一優游焉無事而仰食之民。欲驅游惰之民為食力之計、與水泉之利、墾荒棄之土、以足國足民。此皆關於經世要務。其風俗書謂古人相與以誠、而責人至寬、故其俗多寬大博厚質直疏鹵之氣。後世責人至備、而相與以偽、故其俗多綢繆委曲虛浮不根之習。古之俗尚質、故其人多廓落不羈、平居常事不避、面相質責、有事則亦不擇利害、委身不顧。後世之俗尚文、故其人多文雅修飭、平居卑巽撿束不敢踰、即有事則亦畏避

退縮、坐觀成敗。古今風俗人才不同、而國之治亂短長之致卒由於此。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方面廣顙、色蒼而神完、音響如洪鐘、見者自生敬畏。為諸生時、晉學林公試高等、應補同試劣等郃鈇、廩缺遽從班行中抗言、郃生文劣而行優、宜廩如故。林公動色、卒允之。有友人叚君客死京邸、為殯殮、護其喪歸。故人子錢存發多漁官錙論戍、倡親厚代輸得免。庠生吳士誠以誣搆滯縲絏、陰為白於有司而出之。其兄若弟且不知也。棟塘陳先生甫坊州、大夫役之城、特為言於上官、捐其役、可謂曰義。鞅掌終歲、人不堪其勞、而抱膝長吟、翛然物外。當其貧時、煙突屢寒、誦讀自若也。自少至老、所入奉禄錢穀隨輒散去、竟不知勾較盈縮。或有貸予、不問契券。居恒朐次廓然、可謂曰達。每日寅起、攝衣冠、雖村孺不以褻見。暑月燕處、儼對賓客、可謂曰莊。與人不設城府、對里中父老、故人子弟、笑語歡然、乃未嘗一濡足於權富。往來交際、屏絕繁縟之儀、義所不居、雖強以一物納之不可。雖在素知、欲拔而止之不屑。可謂曰介。冬夏一葛一裘、寒不圍爐、暑不揮扇。食朝夕二簋、奉客不過數有。出入挾蒼頭一兩人、棹扁舟往、相與登臨、雖高遠惟徒步。遇盛饌羅列珍羞、取一肉一飯、飽而止、他物不以入於唇。有俳優在前、絕不入於目。可謂簡而定。姻婭故知遇窮厄、無不藉之舉火、即及子姓、數十年弗替、鵠然歲寒金石、可謂厚而敦。里子有面詢先生不為應、隨而肆詈若弗聞、其人即夕不良死。或曰、君豈前知乎。笑答曰、吾知其良心不校、不知其他。有丘姓者嘗搆先生、幾入羅網、既第歸、匍匐自責、先生慰遣之已。廸以麗訟獲重譴、更庇之免於溝壑、可謂犯而不校。士衡等以萬曆己亥某月某日、奉先生與茅宜人柩合葬於思溪之西阡。家於斯、藏於斯、令子子孫孫毋遠丘墓、蓋先生之志也。

銘曰、

吳興山水清且遠、淑氣千秋往復(闕)。碩人高蹤長衮衮、先生赤脚立乾坤。一飛折羽終丘(闕)、五柳伊川風味②。著

書祖述麟經意權衡萬古刊网　書成一枕羲皇睡少微天上忽沉淪。後死許子摯公神、庶幾不朽存貞珉。

《明文海》卷四四五

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古林沈君墓表　萬士和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為人外貌樂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勇直前、不為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已。所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因同至南都叅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詮。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泉圃公督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戊申、擢監察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卽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績、節廚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黜貪墨、興正學、别賢否、至於搜獲積盜、摧蕩九龍灣巢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為令時、保全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為御史、監司、鋤姦遏惡、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執法之職、既不相同、而北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於嘯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於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羅公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臨校、深為嘆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叅議主其席、諸生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為之倡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喜施予、自未遇時、嘗衣死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餘為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雖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疾者、輒與論學、亹亹

不倦。或問君胸次云何、君答曰、已無物矣。時次子懋學方上春官、乃顧長子懋敬及諸孫、屬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君之卒也、貢受軒作狀、即其師也、梅宛溪作傳、即其友也。二君平生知己、故其事核、其辭達、余樸直無文、恐足以發、而懋學來留都乞余作表、余忝年家素辱交契、聊綴數語、特其大者焉耳。若其行事、則誌傳悉之、不敢增一詞、懼失實也。

（《明文海》卷四四四）

明故饒良士孫烈婦合葬志銘

饒良士名思明、字子見、新淦湖田人也。父貫之、早卒、母徐安人、生子思聰、思明、思明遺腹子、幼有至性、三歲見里師笞兄、即俛身求代、師屢試笞之、不為動。六歲通聲律、知名郡縣中。嘗送兄渡水、見風起、必求與俱渡、執兄衣曰、第無動。由是一舟得不恐。既長、娶安國鄉孫怡女。女初生、怡名曰節、已而性果懿靜、事徐安人以孝聞。於是思明得恣意問學、為縣學生、慎慎不逐時態、又日夜勤誦説、然體素羸濡、不耐苦、遂成瘵疾、疾困、忽自省曰、科舉之學竟終身耶、已而得陽明先生傳習錄、乃復矍然曰、吾幾枉生。夫道至邇至易矣、舍是他營、是謂大惑。吾寧汩汩泯没、甘自悔哉。於是大書勇字座右、決計改步、期必聞道、死乃已。言嘿動止、僅僅欲自信、深衣大帶、屏居沉思、即同輩指摘譏慢、無所撓、有以理道告者、意氣舒發、忘其疾也。於是居新興寺中五年、不入私室。孫躬給湯藥、亦五年不衰。貲篋盡、即脱簪珥、簪珥盡、日夜縲織足之。是時兄舉己丑進士、為刑部主事、思明恐即死、母老無所仰、為書貽兄曰、人多榮仕宦、古今仕宦多矣、非忠孝知名者有幾。兄宜為養母計、無他汲汲也。未幾、疾亟、歸正寢、孫就視之、已不識面目、乃大慟曰、君何為至是。思明色不沮、從容謂曰、吾已矣、無過悲。汝年少、又無子、從汝志、不禁也。孫驚號曰、君疑我、豈忘平日言邪。萬一不諱、終不令君妻事他人。乃復大慟絕息、已乃入室、豫治斂具、擇衣被精粗為二具、家人莫之測也。斂

具具私取葱蜜和飲之、不得死。復計買砒霜食之、為守者所禁、又不得死。已而守者倦、乃就縊室中。當縊時、有聲裂裂出戶外、屋瓦震撼、守者驚覺、起視、死矣。思明聞之、氣息奄奄、歔欷悲曰、吾妻死成妻矣。吾學陽明、今既死乃不能有成、吾則媿吾妻。傳習錄納吾棺中、以識吾志。鄉里遠近奔視、即欲聞有司、思明指心曰、彼不媿此耳、毋多事。乃復貽書别兄、詞旨悽婉、左右悲痛。又七日、乃卒。卒後有司聞其事於朝曰、風化者、朝廷大紀。貞烈者、天地之正氣也。伏見新淦饒思明者、幼孤家貧、嗜學稽古、齋志以没、識者傷心。其妻孫氏曲盡婦常、先夫自決、寓從容就義之節於慷慨殺身之時、自非成仁、孰能不奪。良士烈婦、古今為難。矧茲同室、尤為希遇。顧霈殊澤、以昭淳風、且示民有紀極也。於是天子聞而悲之、詔旌其門曰貞烈云。思明生正德己巳九月十七日、卒嘉靖壬辰五月十六日。孫氏生少思明幾歲、卒先七日。壁在某鄉之原、詔旌在卒後幾年。始思明與同邑朱洛友

善、將卒、與洛訣曰、而知吾心、吾死必得念菴羅子銘墓、吾目瞑矣。後五年、洛見羅子理前語、羅子慨焉。士有昧一面而知心、越千里而慕軌者、誠以道懽難求、音貴合律、誠有所不達、言有所不宣、於是希心遐邈、振步疎越、雖匪嘿識、情亦懇至矣。洛學不傳、魯經分裂、號為士者佔畢騰說、蹴華取次、役其精銳、以甘腐餘、追究隱念、祇足靦顏。故朝匪黃科、秩無授紫、野雖白賁、名靡升玄、迂正道而莫由、棄常經而弗述、已成痼癖、誰則浣除。有能問津、庶幾乎絕響矣。顧使業不永就、行遂中廢、秀而不實、豈非志士深憤哉。勇士不見戈矛之害者、重賞招之也。中士不避隕越之禍者、令名束之也。烈婦處闈閤之中、鮮見聞之益、議不過酒食、功不踰綿織、乃能蹈死如履、周行此何異望哉。矧其睽居五年、慮非不審也。弱年罔後、身非有係也。三死而畢遂、意非偶激也。借曰未知、則好德之詩荒矣、故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利貞之聲或出於柔質、中庸之義多缺於大儒。此非降

才之殊用、智者之過也。德不孤、必有隣。思明雖未遠究、然得烈婦作配不朽、使爲士者率則興行、則思明之死重矣。或曰、孫之烈、思明死成之。銘曰、

彼弃者何、其心匪他。彼士也人、其儀孔嘉。乃爾降瘥、胡不自計。胡遽云逝、曰昊天不二。滔滔者流、自承以蓋。如淖塗弗由、何莫視兹丘。亦有黄馘、積穢而罔修。如露斯墜、胡千祀之作對、鈞非類耶。生同食、死同室、永爲極地。維不裂、兹丘其節節。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六

校記

①輙：當作「轂」，蓋形近而誤。

②此句「味」字不叶韻，疑有脱誤。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五

羅文祥　趙弼　尹轍　陳慶

梅守德　楊希淳

明故羅生汝奎墓志銘

羅生名文祥、字汝奎、吉水富田里人。父居禮、以豪與閭。母胡氏娠十二月、夢神語曰、先冬日當生兒。已而果得文祥。文祥為人長身面青黑、秀目疎眉。性好奇、幼從里師學文詞、即厭陳俗語、欲自出機括。師惡其不馴、然心竊歎自以為未有喻意者。復聞明興文士宗李何孫鄭四子為大家、得其文思、與馳騁上下。於是多集古牒奇字、間出語即有矩尺。已而得陽明先生格物論、撫卷嘆曰、茲非程陸門戶耶。夫人在天地瞬息耳、居不堂奧而塗淖、食不粳稻而糠粃、秖自苦且無與償也、吾豈能泯泯效蠅蚋、羨殘膏餘腐、竊其耳目哉。自是俯視濶步、檢操凝豎、同舍生往往目逆、摩咻之、不為動。後為暫書、與弟文命同謁羅子玉虛山中。間語及佛、艴然曰、願師莫作是語。見禪經輒欲密屏去。後四年、羅子與論息機之要、存性之門、忽起對曰、聞命矣。斂神却念、忍嗜遺華、飄飄然視古所謂狂猖、意不多讓也。自是與羅子莫逆、進盡規益指確瑕璺、朝可暮否、不務區區形迹矣。羅子嘗令叔沔恵言、弟壽先居先師事之嚴、和間施、保誨交至、羅子自視叔弟不是過也。於是假館羅子、歲晏忘歸。嘗與推極神聖根柢、否臧古昔、計探五嶽、乃志四方、踴躍酬應、誓不二適。即刻期共入衡山、尋舜禹故跡、求盡脫滓穢。將行、母尼之。對曰、茲非漫遊、欲了此生耳。母聞之喜、期明旦發舟。然業已中暑毒、是夜方入寢、大喘呼、面發赤、唇舌裂燥。母問之、第云衡山衡山。里醫不察、誤投陽劑、然艾火、即痰壅閉目、不復語、達旦卒矣。正德庚午十月十四日生。嘉靖己丑、娶彭氏。癸巳、謁羅子。丁酉、始為縣學生。嘗試學生不中、不見慍色。戊戌四月八日卒。三兒。福先卒。昭、弼、善治生。弟文命、縣學生。文祥所得財輒歸母、任諸兒弟取去無問。及卒、囊無寸儲。彭氏生子

祖懋、女淑慈，又皆夭死，閭里傷焉。兄弟思與立後，以諸子尚幼，未有擇所。遺詩類初唐，文祖經子間，出魏晉。墓在皇厓山後魏仙嶺右。銘曰：

嗟羅生，謂年為壽，百齡何究？謂身為存，盗性者六門。嗟羅生，汝知否？為榮知傾，為成故寧。適塗弗至，而弗蹈榛荆。嗟羅生，嘉種弗食，其行亟亟，望源而莫即。命嗇耶？時棘耶？其亡矣，亡矣得大當矣。玄之光矣，嗟羅生，緊何傷。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六

文江兩生墓志銘

文江兩生者，趙生子良弼、尹生道輿輸也。子良居文江北門，道輿在新市，距余松原半舍許，俱稱文江。何居過文江者莫不識兩生，兩生能重文江。今忽見奪，故為文江悲之也。始余早歲談學，方藉啟助，然多勸其談而忌所學。自乙未得趙，丙申得尹，於是文江有師友之義。子良為諸生，廩于官，居市中，惟雅靜寡營，因誦傳習錄，有感毅然思自樹，不甘逐靡流。而道輿舉丁酉鄉試，嘗師雩都黄子正。其穎悟不及子良，其質直朴厚寬慈而善忍似過之。兩生往來無間寒暑，徜徉石蓮雪浪之間。近而青原、玉笥、鳳林、白水，遠則衡岳、匡廬，靡不得偕，或踰旬朔不歸，蹈險不怨，求證所得，互指瑕疵，其形貌俱聳瘠古逸。嗜欲清寡，家極貧，然善奉親，兩親質故近道，不逆所為，得嚴交際，即人以一筆相投，稍不當，堅不可強。視物無厚薄，皆一筆也。子良從靜中悟入，見心體常虛湛，一切無能相入，自謂得此可旁應不疑。有問詰者，搖首微哂不荅，終日垂目宴坐自適，即忖余猶若隔數塵者。然稍稍不足於氣，聞人過，面輒赤，心不自禁，亦竟莫能作一語。喜飲酒暢志意，後偶病不食，少茹酒，月餘健如常。如是者越半載，忽憊而卒。道輿尤重恥心，矜細行，而尚大節，未嘗失辭色於人，聞談論稍涉高遠，自覺瞿若驚，謹密內守，即事驗心，以至自慊，至契悟處，挺身捫胸，又若喉異味，意津津，莫能自述也。初授崇明知縣，

崇明在東海中、藪鹽徙為亂、往者出没風濤、多不測、選人類規避、道與名列浦城、為有力所易、聞之不一動念、忻然戒行、省費賈賦、奸宄革面。是時城齧于海、積餘畚、將徙之、以内艱去、不果。月餘、倭難作、代者不免。起復至京師、京師貴人愛其賢、競以鄉邑請銓部。會逆銓部意、莫逞、困以雲南太和。在太和治行猶崇明、獨身萬里、絶不以險遠懷悲。地故儉瘠、供需如中土、民困甚、則搜括利害、務令簡游、毫積絲累、歲羸若干、田里稱均、咸願立石垂遠、若在令甲。訟簡事給、時時集士人談學、身刑意感、信者日衆。嘗以疾請攝、攝者恣箠楚、聲達署、即復視事。或勸之、答曰、使病吾民、是增吾病也。居四年、竟以勞瘁卒于官。既卒、而部檄以賢能召、太和士人悲如失怙、憐其貧、競助之、復請兩臺賻歸櫬、而思不置、復請祀之名宦祠、且檄鄉邑以鄉賢祀學中、皆如言。當道與將如太和時、余偶言此心之大、渾然與物同體、一無所繫、惟同體故感無不通、惟不繫故窮達不得加損之。忽躍然

起。計祿可脩養、斷棄去、相守畢業、言不自効。訃至、與子良弔其家、哭盡哀。乎良灑泣別去、無何遂病、而余衰獨留。嗚呼、此獨文江不幸哉。前後從余遊者、有羅生汝奎文詳、周生天臣忠、謝生于貞中孚三人。與致高遠、善啟發、莫如羅謝、擅才力、能羣衆、而周愿介、不染非義。二十年來相繼夭、兩生言及輒痛悗欲涕。嗚呼、安知今之痛悗復有甚於兩生者乎。一邑之間、信學者幾何、而傾摧若此、即後死何益矣。嗚呼嗚呼。趙本宋濮安懿王之後、自中奉大夫不倅始寓吉水、墓在二十一都善果山、子孫因家城中。高祖某闕、曾祖闕　祖邦貴、父克潤、邑鄉賓、母藍氏。正德庚午三月四日、嘉靖庚申七月三日、其生卒也、年五十有一。寡兄弟而無子、以再從兄子嗣宗為後。娶徐氏、繼高氏。二女、長適道與次子、次尚幼。道與生後一歲八月十三日卒、前一歲為六月二十七日、年五十。尹出河南、至吉州兵馬鈐轄崇珂孫守誠留吉城舊市街、後徙吉水新市。十三世為高祖宗連、郡鄉賓、有

行誼、士人稱之。曾祖建陽知縣載、曾祖體震、父錫、母蕭氏。三子、長即轍、次軫、軒、縣諸生。錫與克溫皆以儒終其身。道與娶峽江劉氏。三子、棐、采、樂。一女、適舉人羅徵竹。子良卒之五日、祔善果山祖墓左、首乾亥、趾巽巳。而道與瑩里中賴坑甲山、庚向。其期為辛酉十月庚辰。值余病、皆未臨穴、兹為銘且吊之、別書其一納善果之墓。同遊地下、其尚知余之悲否乎。銘曰、

古道荒昧兮將余振之、援枹奮鼓兮聽者其誰。仡仡兩生兮前驅、秉麾靡遠弗致兮彌堅可推。天胡弗弔兮莫或相而、一割中折兮窮究厥施。處者嘿嘿兮溘其泯澌、嗟余孰輔兮倀倀安之。有來景附兮邅迴後時、匪直文江兮千古所悲。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五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視軒陳公墓誌銘

往余甲戌晤視軒陳公青原山、公修挺沉靜、稠衆中不聞一語、閒語即洞中肯窾。嗣予過公里、遭公田間、叉馬青衫、逡巡不知為太常公者。公畱予、語竟日夜、悉公神情內諳。予飄泊南北、心常儀之。近予被歸里、擬起居公而公病、病未幾公沒。嗟嗟、闡揚先覺、流韻來兹、予何敢辭。公諱慶、字履旋、名御史螺田公五世孫、侍御傳彬、彬生表、是為公祖。父俱以公官粵西、東宮覃恩、再晉封左布政使。大母羅氏、母劉氏、並贈夫人。公幼故貧、然攻苦績學。為邑諸生時、華亭徐相國督學江西、拔公首諸生、延為弟子師。丁酉舉鄉試。庚戌成進士、拜大行人、陞南京戶科給事中。時言官罕者蛾附、高者毛摯、公性無倚毗、卒不以搏擊見仁厚。疏安重地、處餉道、皆為國家計久遠。獨操江大臣故以邊材推玩、冦不撿、公始一糾之、卒中公、陞公守衛輝。人曰是郡衝、公不耐劬、而公優游豈弟、為守守亨。會歲歉且蝗、公賑濟有畧、郡獨不飢。他郡見衛

粺不飢，且飲其法行之。新汲庠文廟及諸惠政，具載紀德尸祝貳碑。是時倭恐陵吳越間，甌括為甚。浙鎮臣擬選人需全才可備緩急者，陞公浙江副使，備兵溫處。人曰，儒不習兵，而公治兵兵愈奮。倭寇閩界，過龍慶貳邑，時歲且除，公親冒矢石，禦倭貳拾餘。衆喜曰，寇去諸。公曰，獸搜鹿逐，會有寧時乎。密與諸材官計水陸險易，芻乘豐約，校卒勇怯，恭置星布。夏倭果猝至，撫臣觀兵亦至，賴公調度，各軍殊死戰，兵氣霆震，所獲首功戰艦，奪回被虜者無算。是舉也，僉謂乙卯以來，差為東南生靈吐氣。先是有蜚語，戲下得倭金若干。公下令曰，敢持寸金，軍法從事。會有自售者，公哂曰，鬫不愛死，我敢愛金。軍中聞之感泣。撫臣上功狀，上嘉公丕績，賜白金文綺，超遷山東觀察使，歷陞粵西左布政。公所至提綱挈紀，穆如清風。尋晉太常寺卿。卿初固重臣，後有官以他途，儀部若屬視之。公申明職掌，爭之力，又修寺誌，著為絜令。侍穆皇帝郊天，賚予甚厚。柄鈞衡在昕夕間，公遂乞

休歸。公之歸也，蓋給事時所糺者，覩為柄臣，用前郄修怨，嗾公歸。公歸，惟杜門靜謐，僅一往青原，與郡諸先輩訂學。即予晤公之年，公嘗語予曰，初，夂困計偕，藉貞褏先生固尼之，不得乞祿再蹟，而謁先生。曰，我以先生言，故困敗至此。先生亦大愴，送公郊坂，遲公登騎，公辭不獲，遂登騎。先生連聲曰，履旋履旋，行且為國家大臣，豈惟第。又庚戌禮闈典試，為南埜歐公、洞山尹公，見吾郡罔有錄者，歐公錯愕，尹公曰，此必一巳酉卷，得公。衆後詢尹公曰，何知。曰，閱其藝，必泳游鄒魯諸有得者。衆以服尹朗鑑，而卜公正學，亦奇矣。公初號西塘，晚號視軒。蓋嘗反覆公初居約而卒嶠然不涅也，有素履往之象。躋冦亂愿，有履虎尾愬愬之象。晚返初服，幽人貞吉，中不自亂矣。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公得於視履者深哉。近從故篋中得公與塘南王公論學一通，曰，透得性根，方有下落。曰，若是良知作主，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論夜氣也，曰，謂聖人通晝夜清明則可，謂衆人氣有斷絕則不

可。公學甚淵、獨公不喜吟諷、以故人罔窺公際。公生丑德庚午五月、年七十九。娶峽江鎮谿彭氏、再贈夫人。子一、銓、國子生、先公五年卒。娶儀部郎泉崖聶公女。孫應嶽、國子生、即請予言襄公大事者。娶廬陵廣濟令劉公則塘女。塋雲龍鄉五都、澤泉人形、丁山癸向。銘曰、

桓桓太常、侍御之裔。有烈有行、蔚然名世。
揚驄柏臺、端笏留京。五世臺省、後先芳名。
出汲淮陽、我志何傷。士頌菁莪、民懷甘棠。
特命持憲、茂著殊勳。精鏐文綺、惟天子賜。
東魯象郡、公旋公牙。風霜隨馬、甘雨隨車。
晉陟上卿、望隆中朝。倦翮投林、於焉逍遙。
典型既隆、悠悠彼蒼。勒言片石、用永來芳。
瞻彼新阡、雲樹蓊蔥。緜緜若存、澤寧有窮。

鄒元標撰《願學集》卷六上

進階太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先府君宛溪先生行狀

萬曆丁丑仲冬、先府君宛溪先生終于城第。不肖鼎躃踊崩隕、臨死者數矣、堇勉力而始克襄事。明年、圖敘次府君之宦績鄉行以爲狀、廼府君家居自不言官中事、鼎祚長而與燕趙齊魯東西浙之士游、則多有言府君官中事者。山東、紹興各崇祀名宦、移文來郡、始得覈其實不誣。敢綴其鉅者如左、以備立言者之采擇。府君諱守德、字純甫、寧國之宣城人。梅氏惟宣城繁而皆非一族。唐末有倫叙公授新安郡學教、生之慨、之慨生遠、五代時爲宣城掾、家焉。世居郡城州學之西。自之慨公傳四世爲誠公、尚書公詢從弟也。家世鼎盛、公獨不仕、遊柏梘、樂其山水、因賦柏梘以見志。淳熙間、文明公始遷居柏梘南莊。文明公之子太七公、嘉泰間始有墓在柏梘。又七傳爲榮宗、則府君之高祖云。榮宗公生五子、而長爲府君之曾祖珍。珍生六子、第三子

友竹公楷，爲府君大父。友竹公四子，而府君先考爲仲子，贈中憲大夫古菴公繼先。有四子，府君居長。府君生十一歲，郡太守胡公東皐聞以神童名，召至郡面試二文，立就且善也。挾入衙見其夫人諸子，而親陪飯焉。且諭古菴公以積陰騭、培福源之説。逾年而古菴公見背，母劉太恭人年三十一，諸孤幼者尚呱呱嘑也。有家難，友竹公及繼胡孺人猶在堂，太恭人以孑身上而奉親，下而撫孤，内而理家，外而禦侮，拮据萬狀矣。府君年十八，補邑庠生，母恭人郭氏來歸。嘉靖甲午、丁酉，並試首邑庠生，督學使姚江聞人公詮、蘄陽馮公天馭所特賞。是時甌寧李太宰公默由驗封郎謫倅宣，合試六邑士，獨拔府君及太平太常卿周公怡，曰：此兩人國器也。令交拜郡庭，而李公涖盟焉，因供之庾舍中，朝課夕誦。李公傳古明、當世之故，自博士家外靡所不譚，以庶幾异日備實用。周公即以甲午舉，丁酉府君相繼領應天鄉薦。會肅皇帝方鋭意征安南，下禮官議郊社分合之典，主司策士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微諷。上震怒，遣緹騎逮至京，下于理，所舉士百三十五人者不許應制。南少司寇吴公悌時爲御史，疏捄之，賜杖，坐遣戍越。三年歲辛丑，上以宗伯諸大臣言，許復試南宫，府君登嘉靖辛丑進士。壬寅，授台州府推官。府君材敏練事，至立剖，朝發夕報，旁大府來聽質者或不下數十人，不待再飡歸。於是有鹽米梅之謡。郡政或溷也，又有清香唯有一枝梅之謡。台及寧、紹並臨海，彊族奴客闌出中國貨，海外互市易，乘汛揚颿，官不可誰何，而三郡姦徒先有投諸島爲之主輿者，利且不貲，倭豈萌矣。越東士大夫多兼併小民，雖中戶無所容。閩人舒公汀，嚴峻人也，來爲巡按御史，中憤之，因極力裁抑豪貴，以申閭閻條明海禁，于振甚密，而于諸司理中獨倚信府君，事下府君，輒以意寬簡行之，多所縱舍。久之，舒公以府君非獨材且仁，心爲質焉，而公之

威稜亦漸以平。部使者先後薦府君于　朝、擢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然未滿考也。北而奉太恭人養官邸、則太平周公怡以吏科給事中疏論相嵩下錦衣獄三年矣。時陸炳掌金吾、嚴之戚也。獄甚祕。府君時時爲之具橐饘、嘗和周公和蘇子瞻寄子由二首寄其弟有之、又私爲三君詠。三君者、富平楊御史爵、豫章劉員外魁、與周公同在繫者也。未幾、府君出司徐州倉、侍循永樂之故事而修之、務與時宜、爲軍民便。搆駐芴亭于署後、引水壘石、賦詩自適也。蓋府君爲理時、守通州陳公堯名作者、從之問詩。陳公以府君秀發、盡授之。而徐州兵使王公挺、鄞之聞人、與府君倡和益相得、請府君修徐州志。既成、歎曰、典而則、約而贍、眞良史才也。至今七十年、猶行之。乙巳覃九廟恩贈父繼先爲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階承德郎。封母劉太安人、封吾母郭氏安人。又三年戊申、改吏科給事中。府君初不自意也。分宜秉政久、子世蕃擅其權。世蕃佞而善牢籠臺省諸人、好以酒戲虐人以爲親昵。府君故不飲酒、至直視覆杯謝、亦不之忤也。其私人荐位京兆尹胡奎者、謀貳冬卿。府君有釐獘政、黜庸汚以安遠邇之疏。臚列其貪鄙狀顯斥之。銓部初欲通選法、選人偶不樂遠方、故設願告遠方以爲權宜。告者每選數百人、有援例不數年至州守郡倅者。選法愈壞、而官常以隳。疏報遠方例永停止、著爲令、載吏部職掌中。京兆亦慙沮、自引去。嚴氏每懸美缺以待賄、賄有等。府君有卿貳缺員、乞錄佚才以充任使之疏。　上玄修勤醮祀、太常官皆道士。世蕃父子相與爲朋比。卿徐可成者、前得蔭、復求改官。府君抄出駁不行。世蕃先積不平于府君、又見建白漸廣、圖欲出之者亟矣。己酉進戶科右給事中。奉　命副安遠侯柳公冊封　遼府光宅王。遼王亦佞而尚道、自號淸微眞人以媚　上者也。府君與安遠唯正色端詞以對。科長東平劉者以府君參駁事

有嫌、剌剌語世蕃、若草一疏、再入國門卽上矣。
世蕃重益疑、會紹興缺守、世蕃宣言于衆曰、兩
浙之倭勢熾矣、惟紹興尚完、今須得幹濟彌毅
之守、吾觀未有踰梅掌科者也。今在使、願且爲
朝廷借之。衆唯唯。翌日、吏部推上矣。府君封還
道聞、行還里、卽身馳渡錢塘而赴之。府君至、首
講備倭之策。郡兵頓無所用、客兵驕鳥合未練。
於是蒐軍實、葺征鑲、頓者汰而存之、驕者厚其
月糧而嚴其法比。以至繕城垣、飭舟械、煥然一
新、而海上諸要害處猶宿重兵焉。頃之、倭稍緩。
府君迺召父老而問疾苦、以苦莫大于湖稅。召
諸生而問風俗、以季末之奢靡而違禮傷教也。
先是越民業歸富籍而稅懸貧戶、逃亾積額、官
必取盈、有司創議均賦、澣滌弊源、窮年靡定。府
君晉多士曰、玆非治事科耶。迺分遣經野、出乾
沒者若干畝、事獲就緒。王文成以道鳴東南、府
君嘗從王龍溪先生畿講學金陵者有年。府君
于是議文成之祀、敦請龍溪先生于文成講堂、

以多方訓士、士率風動、而文成之學復以闡明。
燕饗有禁、游觀有禁。頒刻三禮圖註于士民、俾
士先習相見禮、鄉射、投壺一一舉行之、而尊高
年、禮隱逸。有秘圖山人楊珂者、府君三造其廬、
不見也。碑高士里于其居。蓋府君以學爲政、以
敎爲治、非矻矻簿書期會間而已。衆每稱府君
穎識通達、當機應衡、爲不世之材、始猶觀其表。
而滅湖田之稅、今家戶能誦述之、則以民饗其
利爾。壬子分校浙闈、得諸公大圭、馮方伯叔吉、
嚴太常用和數人、皆致顯名。諸公者、督學方山
薛公許以爲必解首、然實分校者失之、先府君
捜得之者也。薛公詣府君謝。明年癸丑春、倭有
利謝氏也、以一旅掠餘姚、臨山泗門、受其禍、賴
府君所宿兵摧破之。時府君方　覲留京也。甲
寅春滿考、承德公贈中憲大夫紹興府知府、母
太安人進封太恭人、吾母郭安人進封恭人。是
年陞山東曹濮道兵備副使、東省唯兗西最患
盜、盜各有大猾爲之保任、流徙無常、莫之究詰。

府君爲之鉤校其主名、而求大猾之尤者立撲殺之、盜無所附麗。而縣重購賊曹掾史多所獲、一年之内、漸以衰止。越乙卯、改本省督學副使。府君教士以身、疏條潤目、評隲試義、錙銖不爽、一見而可決其平生。乙卯得人、東省稱盛。萬曆甲辰間、甥麻一鳳、友吴伯敬會試、同寓有登萊人宋知州者、攜其子來詢、及府君曰、此神人也、後胡可復見耶。而府君持法嚴絶無所殉。御史新城耿公鳴世來南巡、弔府君于家。語鼎祚、新城有陳生者、富而父兄横、陶眞人爲　上祈年泰山也、託賂焉。眞人以檄送陳生于學、府君禠責之、禁錮終其身。與眞人申明執掌、眞人恧無以應也。海内稱數良督學、必爲府君屈一指。逾年、陞雲南分守左叅政、而府君倦宦久、且念母恭人春秋高也。任四月、以捧　賀行事畢、遂上疏乞休。次于眞州、必得請而後渡揚子。部覆爲照、本官夙負才名、久歷中外、今告休致、必其自討已審、相應俯從。但才足有爲、終棄可惜。合無准、令就彼回籍致仕、待後病痊之日、聽有司具奏起用。外官無起用例、益異數也。府君之得請歸也、唯是肆力于學、叅攷互證、獨得之心。嘉靖甲子、耿恭簡天臺先生定向爲南畿督學御史、羅盱江先生汝芳守寧國、相與創志學書院于陵陽三峰之上、再拜請府君及貢東平受軒先生安國、沈少叅古林先生寵爲之主、遠邇響應、比屋弦歌、咸以爲鄒魯之鄉矣。今海内所傳志學三先生者是也。府君之學以隨處體認爲眞修、以處事當理爲應用、以倫常物則爲本宗、以反躬篤踐爲實地。郡峰周公每入郡、輒留月餘、猶加咨訂、亦以府君之學爲得其大、而且不致虛無所歸。以教必先於家也、羣族之長老子弟而爲會、會有講、禮讓有敘、彬彬可觀。即庭内少有違言、聽之祠、不以煩有司。有司者、府君多田居不時見、然地方利病、必進告緣起流止、條分縷析、郡邑大夫皆聳然敬聽焉。若西門胡子甲之人命、楊伯昊佘庚三之盜攀、悉誣枉、牒已行

而騎反之中道者也。郡中有大興革、未嘗不就質府君。郡太守王公嘉賓之建東溪橋也、悉府君主畫焉。太守陳公俊以修寧國郡志請、有成書爲遠近所傳。迄今或一政之紕一事之屈通、邑必譁然曰、安得梅大叅者其人乎。府君性端方剴直、顧亦有標尚。治一圃、環以柏垣而雜植花卉其中、引客小酌、以詩詞相應。四方之山人畫史、緇衣羽流、以戲劇謳歌來者、亦不拒也。濮陽李符卿先芳謫丞郡、數過從與論風雅之道。間出而游九華、白嶽及吴之虎丘、天平、石湖諸勝處。好讀書、手無一日釋卷、至夜分猶引燈就讀、或令鼎祚旁讀而聽之。故多所著述若此者二十年如一日也。而親奉太恭人甘旨之養者十年。丙寅秋、太恭人以年八十一終、府君耆矣、孺慕備至。丁卯、隆慶改元、

莊皇帝莅政更始、詔録忠諫、舉遺佚、臺省諸臣上疏陳言、而南科道岑公應賓、尹公校所舉二十餘人、藩臬以府君居首、下吏部議。部覆以府君志行才識、均有可取、査有相應員缺、酌量推用。尋 詔有邊督清理屯鹽之選、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而工部尚書雷公禮、户部侍郎譚公大初、刑科給事中查公鐸、工科給事中許公天琦、陳公吾德並以府君薦。撫臣則張公佳胤、宋公儀望、按臣向公程、以地方人材薦。初撫臺林公潤行部、訪府君于廬居、固辭。林公必欲一見也、遂相欽服、即以揭薦于吏部、而趣其補用。廼府君第移書謝薦者、而實無一字入都門、蓋忘世久矣。遵 恩例進階一級、爲太中大夫。府君膚腴神王、夙少恙。丁丑夏秋之交、微示脾疾。四明馮公者爲兵使、奉府君就醫于湖、無効而歸。兩月頻不起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初、府君之臨訣也、嚴誡以無入鄉賢、即世之數月、而兩庠業已舉之、鼎祚以治命辭。至萬曆之戊申、太守大梁金公勵刻期以舉于督學楊公廷筠、崇祀焉、實非先志也。府君以正德庚午六月初五日巳時生、以萬曆丁丑十一月初九日午時卽

世，得年六十有八。娶吾母郭氏，京兆公説孫女。庶母阮氏。生子四：元祚，郡庠生，娶劉氏，漳平知縣劉公鑄女。光祚，邑庠生，前府府君十九年戊午卒。劉以節被　旌典。鼎祚，歲貢士，娶唐氏，廣西按察使唐公汝廸女，庶潘氏、王氏、鄒氏，並吾母郭恭人出者。祚，府君六十五而生，後公五年殤。阮氏出。女一，恭人出，最長，適鴻臚寺序班戚涵，舉人戚公值子。孫二：士都，太學生，潘出，娶戚氏，河南右布政使戚公濬女。士好，邑庠生，王出，娶韓氏，高淳邑學生韓公仲孝女，是爲衢州公邦憲孫，父憲副公叔陽府君丁酉同籍舉者也。並鼎祚出。士好嗣兄元祚。曾孫六：鴻中，娶徐氏，庠生徐君胥慶女。象中，殤。並士都出。湛中，聘吳氏，郡庠生吳君士京女。朗中，聘太學生劉君文昭女，漳平公之孫也。弸中、趁中，幼未聘。並士好出。曾孫女四：士都出者三，長適通政使徐公元氣曾孫造，一爲士好出，俱幼未許字。所著有滄洲摘藁、滄州續藁、無文漫草、徐州志、寧國府志、宣風集、古今家誡、家塾故事，而宛陵人物傳、賓省名言、理學詮粹、景行錄，尚未成。今將以其年月日卜塟于某山之陽。謹瀝血濡毫，唯大人君子名世者，貺之一言，賁諸幽表諸墓道，則府君死且不朽。鼎祚諸孤之百世與有榮施，亦不朽。唯下執事哀而許之。不肖鼎祚任皇懊祈懇之至。謹狀。

梅鼎祚撰　《鹿裘石室集》卷二〇

楊道南希淳傳

楊希淳字道南。母未誕之夕，夢笙籟滿耳，閭里走眎，須臾有羽葢霓幢擁一仙官入室，遂生焉。幼岐嶷，厲志讀書，日誦千百言。爲古文辭，下筆立就。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聲名籍甚。聞荆川先生名，往從之游。先生大奇異之，由是名益起，三吳豪俊皆倒屣願交焉。歸而弟子從之者衆。與同郡李維明輩相切劘，勗以聖賢自期待，不肯苟同於俗。累試於有司，不第。天臺耿先生督學南來，聞其名，首試以學莫先於立志論，大加稱賞，因相與講明聖學，由陽明先生上溯孔氏。一日忽大悟，曰：道在是矣。由是與人論學，圓明透徹，直指心要，人無不得其解者。故以方嚴稱，至是益和粹，人以方程伯淳云。居久之，以補貢至京師。時方趣發貢，不得補，少宗伯萬履菴雅重之，嘆曰：余忝貳春卿，當爲國求賢。今賢者已至吾前而不能用，負愧多矣。於是禮部移文，定爲明年貢焉。歸踰年，忽病，自知逝期，爲書別知交，談笑而卒，年僅四十二。嘗自爲墓志，謂人死當從人乞銘，我固無求者，死後乃有求邪。其曠達如此。平生涉世無迹，處事如庖丁解牛，批郤道窾而不經肯綮。與人交從容款洽，玄言肸論，終日不盡。時出諧語，雋永有味，令人心醉意消而返。爲文輒出人意表。晚年發揮理道，精深透露，皆儒先所未嘗及。臨終盡焚其稿。少司寇吳自新搜其遺者，僅若干首，刻而傳之。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校記

①瞻：當爲「贍」之誤字。按，「贍」與「約」爲對文。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六

高拱

大學士高公拱傳　王世貞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貌奇、刻苦學門、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稱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　穆宗爲裕王開邸受經、而拱首與焉。拱每進講、輒反覆辨晳、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亾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倚若水火、拱往返其間、亾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秦鳴雷已先爲學士矣、頗偃遷南國子監祭酒、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鄉試、復主會試、所搆程式文頗見稱。其主會試也、所進題以字嫌忤　上意、幾欲有所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拜禮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同入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春芳以朴銜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決於階、春芳等具貞而已、　上所顧問亦唯及階。階之始爲禮部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　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輒報寢。時　裕、景二王方并立、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爲讒矣。一旦　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奸人者亦得罪去。一日、　上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弗任、卦數所問、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觖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皇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觖者、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姦惡左右之、以有此叵測、今何足疑也。　上又謂得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辨、而　上猶以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難必、吾言不甚妄。階又言、　成祖之在位久、　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篤爲無可疑者。居月餘、景王自德安奏書、以　上不豫請恭詣玄嶽祈禱以告、　上下階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王亦病、復奏書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且靜攝、毋輕動。俄而王薨於是　裕王乃復安。景王所請全楚土田湖陂可數萬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

諸王無得乘而矯擭者。楚人大悅。上以祈雨故欲建雩壇。又欲重建興都故宮殿。階以府庫財竭而郢襄困水。力阻而止。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萬金。而前是郢懋卿欲取上悅。增之至百萬金。商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皆竄徙。階乃風御史奏復故額。額乃登。竄徙悉歸。上故好玄素術。多所服餌。晚節益甚。階時時推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妖。妄練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上旨乃能答。今不得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玉、胡大順譎張洞嚇。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上既以服餌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極論上過失。及因而風譏階。上恚甚。逮置詔獄。欲殺之。且諭階於南都治別殿棲止以避瑞。階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故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抵階疏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遂得長繫。上雖不殺瑞。然意忽忽不樂。病亦[illegible]謂階。欲幸興都。階謂且試之也。因諫上體罷不耐輦路勞爲對。而上意遂決。諸中涓貴人具帝幕糗糒之類。六軍且甲矣。以問階。階乃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爲聖躬計。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爲己亥。距於今二十有七年。皇上自度精力之壯盛孰與往時。計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即今日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邃。計天祐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己亥之歲。房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九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填之。今之邊境曾息時閒。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儻或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乎。抑不特此二事而已。至於有司科斂小民。如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心遂安。始。春芳、訥之共政也。事階謹。側行偃僂若偏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南爲鄉曲。而拱以朴爲貴。事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

徵聞之不擇、而拱以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為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才而好挾員、故嘗與拱貌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親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汝嘉内自危、而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華門、日伺上齋醮、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 上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斂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應嘉以是為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它事。稍 上牘不省。階擬旨報聞、而拱辭辨、疏且上、亦兩解而已、亦無所褒美。拱意階右之、謂應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人切骨。亡何、 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階念 上英斷類 高帝、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 上克終之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為學士、方授經 裕邸、夜名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 詔草上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摧、時語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廢不講者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中節、而

登極詔赦尤詳切、人舉以配 先帝登極詔云。登極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徙、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應嘉亦參與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非故事、於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輸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 上甫即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為拱報讐、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為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其語有所侵摘。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應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 上初即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應嘉罪調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俾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應嘉謫出拱指、舉上疏攻之。 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 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

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祕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詈。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寐、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即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　先帝、欲爲　先帝收人心、使恩自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爲齋詞、因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遜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即堅卧引疾、拱亦引疾、　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於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嚮應矣。當　先帝日、所以嚮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外、不能無干請。舍人子橫行鄉里、關頗有指、拱故銜得之、緣飾爲疏、將以訐指階。而至是追、則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　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應嘉狀於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禮薄不能如拱、而頗有以階爲甚者。時　上開經筵、階爲知經筵事、春芳、以勤、居正同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裁。亡何、　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既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奈何不擬薄譴。階曰、即上遂有譴、我當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詳處何。曰、令省改即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宥罪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階擬旨報聞、　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人雜其意爲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徇

旨、謂聽諫乃朕素心、卽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爲不請事體者發耳。自今安審所言、以稱塞朕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　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而有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　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卽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哉。上於是併罷宴。　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諸陵、階與同列言、　皇上此舉益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他遊幸比。第　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爲大故、　龍輀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於遣官。今日暑雨而後、禾稼滲沒、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益持者再而　上不聽、乃盛陳比虜窺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俟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上竟行謁　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曰、行禮在次日、　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遊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遊。俄奉　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于景皇帝而革于　世宗、臣望陛下以　世宗爲法、以

兵政除廢爲慮。　上不懌、所以督責頗峻、而階等爭之益力、乃爲寢前旨。俄復命修內教場、敕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益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寢。　聖誕日修　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加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尋考十八年滿、自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伯爵俸祿、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卿璠爲太常卿、賜敕獎諭、宴禮部。階辭。仍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前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于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羣璫、以問階、階念疏卽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詞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

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即 天子臨御之所而挐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調得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參之。王廷疏繼上、挐瘠將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各南京淨軍。階旣以 詔旨省諸鎭進鮮、參太和事推、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評又多 官禁事、仲者十且八九、往往假此而行、久之其人益惆目。而李芳故與梁佃俱侍 裕邸、爲承奉。其在 世廟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讀書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甚惡廠局奸、而薄階以不能救正。旣與梁佃俱驟貴、而佃弊老、滕祥已卒、芳益發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聽芳、頗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 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三上皆 優詔不許。而亡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爲之請、欲破壞鹽制、以利予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咻之、事且泄、故爲大言傾階、欲發兵十萬襲逆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唶而已。已謁吏部尚書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無困否。齊謂博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冀以恫喝止博、而階復謂非時不許。齊迫、則走謁階子璠、欲求爲居間、璠病不出。齊恨甚、遂露劾階六事、多御史康陳語、詔謫齊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欲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密旨報李芳、階欲不任矣。遂許之。尋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恩、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階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于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上疏慰留、而都御史廷爾探得齊納賄事、劾之下獄、論戍邊。而春芳始爲政。春芳爲人性寬下、事期安靜、不好爲喋刻、時人比之李時、其氣力不如也、而潔廉過之。時陳以勤、張居正居其下、居正視春芳蔑如也。始春芳見階乞歸而歎曰、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勝之、旦夕惟有歸耳。居正從傍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亡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伉直聲、旣爲嚴嵩所龍、終不能堅久。而晚節中貴人陳洪善而處之、旣入多所紛更、欲創革兵制、與兵部尚書霍冀異、使言官噪而逐之。又緣冀媒吏部尚書楊博于陳洪、復逐

之、中外皆側目。春芳揆度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居
正與　上左右合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
者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不
言兼、當爲部臣矣、故不遣行人齎璽書諭而促部者。
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
春芳不能違。拱既陛見、與貞吉俱兒奏事、承旨逐參
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毛愷即日歸矣。胡汝嘉
以給諫方憂居、一夕自恨死。而最有階而攻拱者、歐
陽一敬、陳瓚、皆以給事中爲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
歸、一敬至在道憂死。物情洶洶、拱乃使其所知徧布
腹心于言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
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自安、
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既以安則漸橫、出而
掌吏部、斥陟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爲其門人若韓揖、
程文、宋之韓鼎、使齡戭三品以下。入而扼春芳脫、使
必行。是時趙貞吉亦恨階之不留爲禮部而遷之南
京也、相與日吹摘舊事以見階短。時撫按諸臣猶擧
遺詔、請褒進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廢杖死者都給事
王汝梅子、拱特爲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謂　先帝以
神聖御極、峻烈鴻猷、貽揭宇宙。　皇上嗣登寶位、志

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
孝事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僚大獄
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拔、立至公卿。其
已死者悉爲贈官廕子。夫大禮　先帝所親定、所以
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帝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
示已久、而今於議禮得罪、悉從褒斷、將使　獻皇在
廟之靈何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
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于大獄及建言得罪
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
不肖、悉加褒斷、無乃以反商政待　皇上歟。即武王
克商反其政、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
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況　皇
上乎。　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　先帝之臣遺
諸　皇上者也、而乃敢于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爲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已之私臆、非一日矣、室亦有明
之者矣。而今當時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傷觀
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
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
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斁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

也、則何以爲國也。得旨免其言、罷懲及汝將不姓。復以道　詔王金、周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剮。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獄、不勝隱痛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死于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于保愛　聖體、尤極詳愼。即用大醫進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而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益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付無纍遺天下所共聞。而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　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　先帝爲何如主。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遠近、付史館。有旨復是其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未當、拱得以稍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貿階、所謂欺謗　先帝、假托詔旨、皆從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　上不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減王金等至戍、刑科給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熒惑　先帝事有指、安坐斬勿赦。拱怒、遂遷給事中于外。拱爲人有才氣、英銳勃發、議論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隱忍、有所快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爲之辟易。既漸得志、則嬰視百僚、朝登暮削、唯意之師、毋敢有抗者。間遇親知、引滿誰浪、一坐爲懽。作詹事日、與學士殷景淳同修大志、常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爲龍耶、吾直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詬而出。景淳、春芳坐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勤與拱俱爲裕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嘗以勤奏時政六條中於吏部微有牴、偶與其屬言及曰、商公故不諳此。其屬泄之拱、拱怒、即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　復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賚書褒奬、賜金帛、大廩、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拱益橫、倪覘知　上意有所不悅於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　旨下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嘗論摘者幾時亮等黜之、陳瓚等淪之、而間及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韓楫爲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吉庸橫當罷。貞

吉志力辨、謂人臣專則不能機、橫非壯臣之所能也。往來特 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參密勿、外主銓選、惟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總之實、卽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糾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集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眞廚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拱乃背公死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 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敢不以 國家大禁、 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 君父之前乎。因請還拱內閣、勿再領吏部事。中貴人洪雖欲兩庇之、知必不可並立、爲言于 上、使貞吉歸。而拱亦上疏辨、其辭顚進、 上優詔慰諭之、然竟貪吏部權不能辭也。階之在 先帝朝、而燕中有習白蓮教者、州聚爲奸淫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階家僮徐實者、階以屬兵部。時楊博爲尚書、逮捕而誅之、實論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領緝燕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實罪、下獄擬死之、俾引階爲誣人反、妄殺以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實他事死。拱益怏怏、于是召齊康、起張齊、而令階之鄉人陳懿德者素不悅於階、自翰林謫、而拱其坐主、擢之尚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韓楫、程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爲拱桐喝、言階以數萬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弄階星命以媚拱、曰階於法當僇死、其數亦盡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瑛性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貲可三萬金、階不知也。客乃爲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貲、竭其貲可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偵間、而指其爲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邸中僮奴、悉逮而搒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府知府蔡國熙於家、復其官、旋擢爲蘇松兵備副使、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讎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故任蘇時、潔嫌有忠愛。時階方在政、而奴之貿于蘇者橫、國熙以法外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乞

倖。家居久、不能持貨、而訶療康、挾之干拱。拱悉其事、故掛之、因熙乃嗣治其事、且躬能言階三子及家人事者有實。於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吳是龍皆以徵帙爲謗書、稱陳謚德以投拱、福徵遂即家補原職。且之任、皆厚階五百金、於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脅金不已、而奸點小人至無故而脅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縶、僕階屬而不堪其怵、皆其室矣。松俗故澆、至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於是多改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實授五品者、亦得爲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廿虜大酋俺答走其孫于塞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途時爲言於朝、朝議嘖唶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殿大學士、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耐、不至逆其間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緣而論春芳、乃力請骸骨、凡上三疏、許之、恩數一視階。而拱當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辭、　上不許、而賜之白金、文幣、綉蟒服、所以褒諭甚至、亦陳洪力也。時虜寇方賜張、督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爲獎借、得盡力。而邊東數與虜角、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師李成梁、撫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賕納。而其弟爲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居、於是韓楫等乃數攜壺榼往爲小宴。拱自閣或吏部歸、即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爾歡、吾不如也。因留飲、自是以爲恒、而益以珍餚果飲食愈暢。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果欲之耶、以一琴板書而識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狎門生及客皆縣富、門如市、而楫文之韓華有所恨於他給事御史、至中夜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氣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且忍、質明即名文選郎移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惡拱、以爲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語客曰、日用不給、奈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賕納且麕集矣。初、司禮之首璫闕、時馮保以次當進、而偶有所不得意于　上。拱亦素畏之、乃緣　上意爲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俩

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洪因而力爲拱內主、然其人不甚識書、久之以忤　旨罷出外。而孟冲長尚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　上意、拱復爲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之。拱爲祭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且相、相則當雄重、不爲經常貴人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兩人歡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共達丙。而其後拱不容於階、居正爲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且盡。僅一殷士儋、亦　裕邸故臣、自禮部入、累遷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矣。士儋之入亦中人援、以不由拱故、拱不能無忌、而居正亦厭之。士儋椎、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賢張四維、自論德踐爲學士、又踐爲吏部左侍郎、幾欲前薦之入閣、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怨拱與四維。會四維以鹽事見糺、御史部永春雖解、而它御史復及之、疑出士儋指、于是拱之客亦有爲四維而論士儋者、士儋亦疑出拱指、而韓楫復揚語脅士儋、欲其自免歸。故事、給事中朔望入閣揖、士儋對衆而詰楫曰、聞科長欲有憾于我、憾則可爾、毋爲人使。既別、拱語之曰、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爲張吏部道地而抑我、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據我坐耶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有此坐耶。揮拳擊之不中、中几有聲、拱不能卒荅。居正從傍解之、亦詐而對。明日、韓楫之疏上、士儋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而蔡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琨、琨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乃爲　旨謂太重、令改讞、而國熙聞而發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尋以遼東大捷、閣拱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師、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閣獨拱與居正、拱等因疏請益輔臣。報謂吾用卿二輔以理天下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於家、然尚不肯遷博於吏部、而使之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儀始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汪惟元上疏譏刺時事、謂執政之臣不當爲操切報恩讐。拱召而詈之、亟補按察僉事以出。而尚寶卿劉奮庸所上疏、其譏刺益切、給事曹大埜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奮庸謫外。而延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陰

其東而叱數甚口、居正類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記、而居正銜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禁言稍戢、做而司禮孟沖復作　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忤。而　穆宗不豫、寖大漸、召拱居正見、而憑几執拱手、顧　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諭屬拱等後事、事與馮保等爲省而行。俄而　上晏駕。時　今上在東宮、拱乃條例即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傍落。華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爲諸疏以劾馮保、將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曰、當語公共立此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　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沖、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於兩宮之近侍、俾言之、　皇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從　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即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聽宣　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　朝。居正前已知之、而佯服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　三宮詔、皆啓而授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兩吏扶携出、以明晨僦騾車出宣武門。道傷人皆揶揄之、有竊笑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以歸。於是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其官、家人不罷一倚杖。至年八十、　天子遣行人即家賜　璽書褒諭、賜金幣文綺鈔服。階遣其孫疏謝、詔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示重、官爲治葬、贈太師、諡文貞、再予一子官尚寶司丞。又明年、作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俱視階、亦贈太師、諡文端。而拱之歸也、意忽忽不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攜與從、或乘一驢微服馮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亡何、有奇衰人輕入至乾清宮門、迹　上出、爲譏何若所獲、而馮保得之、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獄、獄且成矣。保先使四緹騎馳詣新鄭、頤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即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鳥獸竄。拱欲自經不得、乃出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既念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尚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希孝行數萬金以賂保、保用事者且賂　三宮左右、宮再讞。忽大雷雹、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闌入宮

門、趣藥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少愈不復振、卒。其家以郎典請、馮保傳旨、爲拱事　先帝欺肆不忠、能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　旨、止予半葬、而列其過於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恙、日縱飲樂爲懽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盲、卒時年七十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閒、後爲江陵。雲閒善藏其用、能大下豪傑爲之羽翼。善用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鬬刃、此猶服襚。公之瀕歿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　上予謚文襄。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既得請而務觀乃敢乞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成生二、二生亮、亮生旺、旺生魁、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於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掇、金吾衛千戶。弟操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揀、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苦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沈雄開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宗爲　裕王、出閤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任開道、王日飫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　王日懷叵測、兩府維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綺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帷、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啓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　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奇傑縱横、傳誦海内。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

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　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輸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投肎、遂以是劾公、曰　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蓋以此激怒　世皇、爲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　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醮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　先帝罪乎。詎隨於生

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　上自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問、言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　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

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綵衣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之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展任、門庭誰繫。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儲之用、

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儲之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拚、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籍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黯沮、又何望於展布。蓋

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　旨報可。時房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曾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郎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灣、而以總督王崇古節編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房危不入。術降、凝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肯往。公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治盡不休。黃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成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黃損　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　天子而殺父之嘆。五年尚然在錄者乎。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終、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　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秪問潘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悄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推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　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

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谷過貪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覓其額而官不苦難。敘官暨驛遞開墻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也。如開土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命、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銓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為總督、從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覓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曰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討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拙于浮議、詔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　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讎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倘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讎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敢赴理、聲言撫臣以勦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噫、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狀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為。時在闕思之、旋脈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脈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

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固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黔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孜成賢。朝弼遁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半采、令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 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縢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令何以處。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氅、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鷙異常、大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與疚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鬭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懇、而中朝疑輿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

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若擾而貢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荅進馬謝 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稿人底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集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彌閭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紬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為貢市費者、即取諸犒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為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旦視朝、鍾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 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為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閣門、 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懲忿窒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

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 旨逐公。公即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晝暝，廼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據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冤，至今雪矣。公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杠、楨、楠、栓、榕、樟。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一七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七

黄天祥　張後覺　李渭　王璧

王敬臣

先師司訓在川黄先生墓表 鄧元錫

萬歷初元夏五三日、先師子黄子疾卒於京邸、鄉人舉聚相弔哭、里人涂從事伯躍爲買棺視含歛訖、承師志盡卻郡若旁郡官京師者諸所賻遺金已、人歸其喪。比自京師還、手出師遺墨授師門人鄧元錫曰、意識兹先生疾革時起端坐手所書也。方書時若平居偶漫書無謂者、已瞿瞿若有屬也、敬藏以俟。元錫起再拜謝、神怵心怛、不自知涕之淫淫下也。已受書亟讀之。書在一故帙、帙端其書曰、偶爾一疾、詎意遂成長往。天降之殃、敢不自知。永念平生上負父母之恩、下負師友之誼、令一旦已矣、言之拊心、愧其負在虛行徒修、實踐未至、影見亦妙、終非真識、來者尚以我爲戒云。末著虛游子遺言五字識焉。元錫奉之泣曰、嗟夫、是師末命也。命至矣、翼來學爲至深、則編以視諸門弟子。門弟子讀之泣曰、嗟夫、師末命至矣、身沒萬里外、拜微官甫月耳、家懸磬子幼而妻妾處室不顧念、而來學爲遺憂。當是時、門人奉師柩塟考府君潺坑之墓下、同兆有宿草矣。於是元錫列師訓、具表諸墓上曰、師末命其可不深長思哉。怵深長思、於成學不有的哉。人有恒言、皆曰學無庸多言爲也、顧踐行何如耳。言華也、行實也。今觀之、猶之行也。乃虛實顧辨於其間耶。師事親終老孺慕、處鄉閭恂恂翼翼、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由由無間也。與朋友切偲忠告、懇懇結其心。臨財廉、然諾信、言徐動矩、即造次事變、雍如也。有守氣而無亟心、疾威不懾、見侮不慍、所不爲不欲、確乎其不與易也。師在膠庠中最久、督學使者下校官察士行、校官集多士具楮墨、則人予片函、令各舉所知、發視皆師也。最後一生至、問之曰、若何舉。對曰、廩生某也。曰、某何狀。對曰、立心正大、行已端方。學諭君爲欣歎者久之。於是督學使者數更薦、而師以德行旌不易也。

中丞吉陽何公、敬所王公有特旌。嗟夫、師於實踐不孜孜著信哉。乃猶以虛行自訟慊慊也、無亦以知之所至行必至焉之難耶。無亦以修之昭昭者人知之、伏之實實者心知之心嚴之耶。中一不自慊、卽飭躬厲行、亦屢免顯然尤悔爾矣。於不疚無惡者終遠耶。嗟夫、危乎微乎、固學之大辨也。自南粵東越之學與、人有恒言、皆曰、學不見性卽修行義襲耳、汲汲然一見之爲快。乃見有影見耶、乃影見亦妙耶、卽見妙於眞誠終有辨耶。自師始志學、與三五同志商切磋於眞靜無欲之體、屛見聞、默思慮、凝立危坐以求入、不卽終夕遶榻行以爲常、日收攝純固也、於造體益親。始見師泉劉先生於洪都、一見語合意。時宅名公有招劉先生宿者、謝不往、曰、黃君學有靜根、吾所願與切磋者也。就師館敎琢者累晝夜。始見東廓鄒先生於闕　首質格物遂物之辨、時夜坐門廡問百十人、不辨色矣。鄒公喜曰、誰與問者。對曰、某也。公曰、善哉問。與往復者久之已。元錫西遊吉二先生次、語未嘗不於師乎拳拳也。師於學辨念於意、辨意於覺、而約之貞靜以立本、於見也卓矣。乃猶以影見自訟慊慊也、無亦以有見皆妄、卽玄見猶之見耶。見之爲陽焰、見之爲空花、見之爲泡影、廓然無物也、於物也蛻矣、斯影見乎否耶。故鴟游蝶化見妙矣、然恣睢轉徙於無何有之鄉、寔莫能自反、而爲魚飛躍、造夫婦、察上下、一實萬分者、固誠之不可掩也。嗟夫、此學之大辨也。彼以虛行自蔽者、務外者也、語命之小人之儒。以影見自詡者、肫內者也、記目之無方之民。蓋終身闇闇、終身勿勿、終身惓惓、而後能以其身誠也。故曰師末命至矣、與未學爲至深。元錫以丱角事師、師覆字待恩已誘掖備至、後更推挽之已甚也。乃知同行殆無足爲師門重、心愧之、顧推其愧心之言爲之表、用自勗勗來者、踐修誠一、庶其繼師志無負哉。卽不然、於末命謂何矣。師諱天祥、字文明、建昌新城人、以貢爲邵武府學訓導、未至官卒。宅世系生卒始末具墉記中、茲不復悉云。

（明文海）卷四四五

茌平弘山張先生墓表

有明正嘉之際，王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碩寥寥焉，誠阻于地也。既一再傳，諸高第門人各以其學流布于四方，然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之間，而其毅然自樹，超然獨得，頗有出於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胄之家，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得之者易，故其守之也不堅，知是而有成者，十亡一二焉。甕牖繩樞之子，崛起於畎畝，非有所承藉也，得一師則敬信而從之，得一書不成誦不置。得之彌艱，守之彌固，蓋鮮有不成者。嗟乎，學者徒倚門墻，務口耳，其信不若自脩自悟者之為堅哉。予頃居京師，得一友曰孟子成氏。子成，山東茌平人也，其守介，其學特立而深詣。予每叩其所由，則稱曰吾師云，吾師云。已而叩其師，則曰吾邑弘山張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則曰先生故嘗私淑於文成之門人江右中溪顏公、波石徐公，而得之者也。一日出弘山數言數十條示予，予受而讀之，既終業，

嘆曰，有是哉，文成之的傳，其將在茲歟。江以南諸君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說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于玄遠而無當，其次或湊泊牽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誠不能無逆于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心得，無一言不契於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真知是念，念自徵，

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生名後覺，字志仁，自垂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說於兩公，輒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力踐，洞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愧恥，於是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齋。魯間學者舉知有弘山先生，海內大賢道茌平者，必造先生之廬。近溪羅公守東郡，穎泉鄒公視學東藩，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太。先生又北走燕南

走金陵、入水西、日與四方諸同志證其所學、歸而與其門人孟子成秋、趙還、趙維新輩日夕相琢磨、益不知其身之不遇與老之將至也。先生狀貌魁梧、美鬚髯、軒眉廣額、見者傾欽。其事親孝、遇宗黨有恩、與人交恂恂恭讓、里中稱長者。其仕終華陰諭。當在華陰時、會大震、殞者亡算、先生獨亡恙。奉檄視邑篆、未匝月、起仆弭亂、境賴以安。家居踰二十年、以萬曆戊寅七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其明年某月日、塟于城北十里原之先塋。其世次具其父東社公誌中。其子一本介於子成、請予表其墓。嗚呼、先生仕不顯于時、其學之可用、僅一試於華陰、而平生又不喜著書、向微門人錄其教言以傳、則遂沒沒而已乎。雖然、以先生卓爾之見、上接乎文成、則其人雖死、其神固不死也、又豈以書之傳不傳為顯晦哉。世有知先生者、當不以予言為過。

張元忭撰　《不二齋文選》卷五

參知李公渭傳　澹園集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敭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渭、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吉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嘗盛暑、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爽然書諸牖壁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眞。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官業相知、已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illegible]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

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爲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寮、互相參證、其學益邃。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

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巳百巳千實無纖悉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廻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釐奸弊、捄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亹亹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爲均輸、公剗其多寡、官爲上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爲絜令。嘗夜夢巨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衆屬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爲潰墊、是我爲盜等、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當遷、而韶民以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覲、時　穆廟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與焉。還、詔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艮寶、克咸厥功、恩賚加等。經略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遷邑、汨開驛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謀也。晉雲南左參政、督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州、以翼金碧。時滇中兵久、疫癘大作、則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稈者官給之、至八百有奇。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輸粟薦省代、　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橐中圖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搆朋來樓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蒸敦謹、卒、柴毀支骨、毋張恭人病、纍巳罪狀、籲於天、乞減算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先之。常言居官不靡、從靡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既卒、士民奔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紀。公自言

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將不同。過楚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巖、復覺有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非歟。所著先行錄答問三卷、毋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爲一卷、錫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二卷、行於世。先後按部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諫世其學、尤有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鬵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儒者握㩆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爲孏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發學以本政、政以徵學、卽謂淵騫冉季兼數器而有之、奚不可者。嘗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也。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二）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澹園集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厓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殁萬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迨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厓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艮、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溪、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冶、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塵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泝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錯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既殁、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吳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祊難悉數。歸則隨村落

小大、扁舟往來、歌舞與林樾相激發、閎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師資聘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為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傾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愛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愛者道也。愛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

居恒而煩繩削而動應矩度、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益心齋以修身格物為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嚴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汝海傅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解娣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兆場東之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為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為孫、輒不揆而為銘。銘曰、

其密也蟄屈、其動也能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博士仁孝先生少湖王公墓誌銘

先生曰、孔子誌延陵數字而已、吾墓慎勿諛誣。故隴上之文闕如也。余既貌祀之壯繆廟右、精忠至孝炳炳焉。于是周中丞綸貞式而禮之、史太守念冲爲題扁、與司李周公五溪操文祭之、請祭請謚、公議僉同、而葢棺時即有請從祀孔廟者。余安能銘公哉、誌延陵數字不爲多、誌先生千百言不爲少。雖然、躬行君子、亦從其少爲貴者矣。先生世籍金華、南渡家蘇之陽城、號愛山、八世祖也。歲稷、獻粟、

高皇帝義之、錄子孫襲稅戸人才官以世、愛山不仕、授其兄子。再傳爲樂閒公、好施。生心古公、三十始知書、尋以貢能于其官、如挺加中貴、衣覆道殣、義償同舟、其爲湲山大澤矣。賢哉學博、大司命曰科第未云報也、大發祥于孝子。然孝子之父陽湖公亦非科第中人、早賦歸來、與衡山、酉室、五湖、隆池、雅宜五六人交、曠達之趣、勝于仕宦之樂、此昧少人知。仁孝先生幼失怙、育于祖母命、引經史訓。忽問曰、讀聖人書何故不做聖人。命曰、兒有志、自爲之。入家廟、習登降之儀如成人。初授蒙課、手摩書脊、父戒之、終其身所熟讀書不復觸手。授詩辨野有死麕之詘、曰世豈有誘女吉士哉。俟後編之說五經也、邃于易、嚴于禮、慎于喪祭、謹于女教。詩書有特解。論堯也、衆謂丹朱啓明矣、堯獨知其嚚訟。衆謂共工可用矣、堯獨知其庸違象恭。衆謂鯀能治水矣、堯獨知其方命圮族。論洛書也、曰洛書孔子未嘗明言、所以測之者、而後人亦不可以妄論矣。又云孔子有詩三百之語、故取删去者以足其數、且正考父嘗叙正商頌得十二篇、今纔四篇。詩莫古于商頌、豈删去哉、秦項焚之耳。孔子所存古詩亡失者多矣、乃漫取淆亂之辭足之、何居。春秋有直書其事、是非自見。如壬申御廪災、繼書乙亥嘗、隔三日耳、乃用災餘之禾以嘗、褻甚矣、何必更加一辭哉。三傳束閣、獨守遺經、其見及此歟。胡氏以經筵進講、勸其君報仇伐

戎、意雖正而多牽墨經以就已意與、三傳或誣或短或俗徼均焉。首止河陽桓文大事然、惠王愛易世子、但不能諫、私結諸侯與世子會、世子不竢王命而私出、雖能定襄王之位、而君臣父子間胥失其道矣。春秋最後作、間歲而夢奠、陳恒弑君所嘗請討者、亦不及書、故僅止于獲麟、奈何以祥誣之。公讀書洞大義若此。本陽湖巠誨鳳翔千仭及課南雍試勿守旗脚而悟也。留都歸、悉謝餽遺。書于旅次曰、不食差來食、寧爲溝壑夫。洎平康里、歌呼徹夜、正襟危坐、旦亟命徙、其嚴重若此。事俞、口嚼而進之、則王母安。少叅公晨出而不歸、廢食。暮出而不歸、廢寢。正衣冠迎送、候入出于門之下、夜半不息。公好佳客、則開別墅。老而連榻、公不寐亦不寐、夜起亦夜起、通宵傾耳以伺聲息。歿而先生哭盡哀、然不以是稱孝、稱孝乃自繼母郁。郁性嚴核、督過必跽而請、得解乃起。或至夜分、出就寢室、發書讀之、其聲朗然。少叅詢故、曰、夜來阿母偶責婢子

耳。先生痛自引慝、或微言疑子之猶內言也、先生聞之、如旱得雨、如盲得杖、如入深山雲霧中天爲開霽。曰、吾知黽勉矣。乃遂絕內。配盧碩人與郁閫門對峙、朝以入、趨而出、暮以入、趨而出、勤侍郁母不反顧、歷十三年如一日。而郁大感悟、一日手持茶甌、驚擲于地曰、汝乃眞孝子。嗚呼、盧不媿仁孝夫人也。十三年而無間然、我入自外、不顧行遯室、人不諭、亦不幾微忤、而起疑猜于閨戶塞扉之間。先生白、成我者郁安人也。繇今思之、郁亦不忝仁孝母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亦無不是之繼母。郁卒、哀號孺慕如喪考。先生以是致愛致愨、于祭禮尤兢兢焉。語人曰、謝安期功不廢絲竹、人共非之、可見晉代風流、而一時清議猶知喪禮之爲重。今父母之喪恬不爲怪、古人始死用魂帛棲神、既葬用桑主、練祥後乃用栗主。始死甫脫形骸、如小兒初生、其所棲必柔煖之物、而桑而栗、序當然、此爲鬼神情狀矣。又云、凡祭畢、辭神之拜必遲緩、若不忍

辭。既奉安神主而還廳事、不敢還正坐也。焚厀之灰、浮之河中、敬祖考之餘也。又爲便俗禮節、以及厥人。陽湖公性慈愛、然先生居恒侍立不坐、公亦不命坐。飲食候公畢而後退食。惟逢佳節、一同舉卮。閭呼召。雖盛暑昏夜必整衣往。先生以身教孝、又以言教。嘗曰、廣仌交客死、贈路償作、取其錢更雇二人、同攜父柩。抵家、有巳磨穿。魏莊渠爲補弟子員、廩而貢。迄任三秦教官。會數月不雨、占者請以有德之人祈之、勿拘爵秩。于是衆爲懇請、固辭不獲、乃從之。甫登壇、大雨浹旬、赤地數千里禾偃而復起。蘭臺佛經四十二章、宋謂事父母即是事佛。是以不孝者雷震下擊、置其身大樹穴中以示衆。眞天道至教也哉。嗟嗟、吾吳水旱之不時、恃先生以不恐。先生門弟子千人、訓之曰、三年一試士、海內中式舉人千餘、進士三百。若積之三十年。舉人萬餘、進士三千矣。宋朝試錄止有二本、以朱文公、文文山在其上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又曰、生員

無送官府之禮、至門外巳過矣。聞有送幾百里外猶未還者。又聞粮塘里老共製錦軸往送、僞爲涕泣之態、何無耻甚也。又曰、此時若出居首相之任、須斡得旋乾轉坤之功、方爲稱職。苟力不足以辦此、不如勿出矣。然先生答耿書、小事自宜姑置、其關係大計及事有將來勢所必至、當熟識早圖。天下無分彼此、諸君子精神互相灌注、但恐至誠惻之意澹薄、不必嫌疑推諉。嗚呼、至言也。又曰、嘉靖享國四十餘年、而中國不受夷狄之禍。惟其寧與戰不與和、故四夷慴服而不犯。又曰、俺答之子逃入中國、姑羈款焉匹有定數、歲止四五十萬兩。此隙一開、毎歲漸增、歲人四百萬、以其三餉虜、而以一百餘萬爲供、諸臣乏先見之智、爲奈何。

世廟嘗言開馬市者斬、歲與之職、亦不過百萬耳。國家之患莫大乎名分之未明、邊防之不飭、用人行事好惡之差謬、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早在速而已矣。在目前致禍自我、在日後貽禍

後人、豈非忠義性薄、世俗情澆耶。又曰、君子之于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也。又曰、纔見其幾、必當立斷。故不徒曰見幾、而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善用易如此。自序有云、晚世學者毎略躬行之實、余竊傷之、于易尤深惜焉。又曰、人心風俗之壞、悉繇監司守令莫知留意于教化、而僅惟圜課刑獄簿書爲盡職之具、亦繇銓曹執此以殿遷轉、則監司守令不得不以此爲重、而自無暇于教化之急矣。是其勢固然也。若其他又有可歎者、鄉之士夫不惟莫用爲憂、不自飭厲以爲之表率、而或反揚其波以導之、人心風俗亦何自而善乎。歲大祲、躬啖麥粥、平糶爲富室倡。飢民載道、摶飯纍簟、沿途施之。歲蓄精粟以待寒士之需、曰荷戈可念。姊孀居、有甥貧而替、邀與同居。毎飯一蔬一肉、必置肉其前而擊其缶、替甥下筯、淋漓滿案、嚌且盡矣。如是十餘年、未嘗惰慢。郁舅氏以田售、乘間一言、立返田劵。睥富人

侵其居地、家童欲止之。曰、否、不察者或乃以我爲侵。親朋朝暮見、來必迎、去必送、坐必拱。入而對盧頑人、頑人肅然起立。先生于爐香、茗椀、種竹、栽花、非其好也。習舉子業、矢爲詩歌、根極理要、稱王曾子。蔡春臺郡侯建四塾以造士、延先生居與仁塾、表其里曰仁孝。仁孝自茲始也、非歿之日乃私謚也。侯後編登八秩、而門人刻以壽。焦太史弱侯與金陵人士奉先生配祀天臺耿公、余十地買歷祠公、費二百有奇、仍捐田十畝、歲以所入作香燭供。㦖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厲績之時、必端其首。表薦充貢、辭召不行、就家拜官、後爲盛事。然先生經世才、可將可相、博士奚足云。袁安節跪讀書、體之身心、躬行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罄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饔飧以給之。紹伊洛之正派、實

聖世之眞儒。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然先生詆譏時相、力排首敗、孰容之哉。不容

然後見先生。先生諱敬臣、字以道、號少湖。生于正德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於萬曆乙未八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三。葬于吳縣吳山之陽、合盧碩人兆。碩人王府典儀芸齋公女。子姓多且賢。余因公之孫庠生懋道撰狀請、因爲之銘。銘曰、

有德者必有言、乃輯四種、曰冠、曰婚、曰喪、曰祭、又總曰禮文䠞節。別以便俗禮節、俾禮行于庶人、而後敎嚴于天帝、三加彌尊、祝必戒德。戒之戒之、無使既壯且老、猶有童心、而茫然于孝弟。故以賓體禮其子、出見先生執友、求一言俾可述而可繼。期以四孟、賓擇有德、慎爾威儀勿替。親迎而無欸宴、士大夫宜稟之體制、然後至三日而相率以拜于舅姑尊長祖先、斯無戾。婿導引、婦扶擁、左右之以老成家人婦、而盡華陋俗之弊。喪服惟遵　朝制、水埋火葬與殺親同。自蘇郡外、即小民未聞有蹈之者、其言可痛哭而流涕。紙人紙馬色亭觀美之具、而歌即近古、唱蒿里以助悲涕。不赴飲、不延賓、不嫁不婚、孜孜讀禮、非敢既月而愒歲。喪禮起幃答拜、喪主面相慰勞、而後情文溢于楮幣。時祭歲除祭、先三日而預告、祖孫父子、脉脉相屬係。肥潔芬芳、情好嘉美、胥小大主僕、咸具服肅敬、而補所不既。主人捧高祖龕、子弟次捧曾祖以下龕、皆南向。而男祔男、女祔女、列于東西。樂魂魄之共譜。每跽一龕而滴酒、子弟交接、而無然泄泄。讀禮獻飯而捧龕、辭神遲緩、而孝孫祖考之無遺業。[illegible]躬親、凡薦時物、俟其體貨兼備、而像敬其明神之士 壁設。丹閣以藏遷主、雨露濡矣、霜既降矣、新墓舉二世、墓舉一、而墓上之木勤諦。若夫婚擇廉耻勤儉者、事父母虛心請問、而反覆熟計。別內外、慎送終、預備壽木、墳地太高露風、太低防水、務使死者安而生者濟。守正畏法、與正人往還、而勿雄其才銳。嗚呼、士大夫肅聽之哉。我瞻遺像、如在天際。

陳仕錫撰　《無夢園遺集》卷六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八

姜寶　吕潛　郭郛　顏鯨

姜尚書寶小傳

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同兄寀力學，及遊荆川唐先生之門，所聞益進，荆川深期許之。會試第三人，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闋，除編修。時嚴相當國，趨附之人晰夕如市。廷善獨與同志數人約，不時會聚，相見各以身心世務相與講求切磋，期于不負此月。權門惡之，出爲四川提學僉事，轉河南參議，陞福建提學副使。其兩任提學，敦尚行誼，崇雅黜浮，士風文體皆爲之一變。在河南，處伊庶人事，潜消不逞，洛人賴之。陞南太常少卿，改右通政，尋轉國子祭酒。申飭監規，建復積分之法，欲不失國初養士之意。觀有實用。會高相素嫌廷善，至是因其駁查魏國公家一事，遂中以危法。聽勘家居十餘年，始得白。薦起南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吏部，陞刑部尚書，改禮部，皆在南京。以三品考滿，贈蔭子，皆如制。壽引年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致仕。家居置義田，立義學，申宗法以秩理族人。年八十，以壽終。

《国朝献徵录》卷三六

愧軒吕先生

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輯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爲學必不愧屋漏，方可爲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先生幼穎敏，讀書即解大義。嘗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展玩。稍長，從都諫公任，師事鄉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學而悅，于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吕先生，深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爲法，于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爲邑諸生，試每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士而名日起。時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嚴于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爲迂，弗恤也。先

是母栢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刲臂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既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闕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歿則哀毀幾絶。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歟洽，或有過，即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豪泉郭公郛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異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多壞于舉人之時，以其自階仕進，而上無繩束甄別，故易壞也。請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修者，特掄擢風士習。于是撫按張公祉等交章以先生名上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爲祭酒，豪泉郭公亦爲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先生爲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是講讀之聲徹于橋門。萬歷癸酉，調工部司務。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爲主盟，乃戊寅六月一病遽逝，年僅六十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宫保李敏肅公爲之傳，皆實錄，非溢美。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惜以文無害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邇，公從之游。湛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爲諸生四十餘年，竟尼于場屋。以積廪行將膺貢，嘆曰：「吾老矣，安用貢爲？」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廪。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高節」。尋奉例選授訓導職銜云。公爲人方正介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回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軒、豪泉諸君子相講切，日坐

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即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為名言。卒于萬歷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孝敬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襄事云。提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俯仰。會有詔藩郡如故事出諸生分諭諸屬，公以次出某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涇野先生歿，又講學谿田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馮從吾撰《馮少墟集》卷二〇

豢泉郭先生

先生名郛，字惟藩，號豢泉，涇陽人。器宇凝重，童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巖頭。龍山公計偕，屬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生同筆研。兩人同肆力于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為世俗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顧競雕蟲之技。時蓋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先生峻拒不納，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十有一矣，始舉于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焉。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巖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乙丑謁選，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為祭酒，教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甲應選，先生笑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榷稅九江，先生處脂潤，皭然不滓，斧剔奸蠹，商旅胥悅。時有監關郡倅某者，墨吏也，

束于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汚蔑。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爲白其誣。萬歷庚辰、出守馬湖。馬湖西南夷故地、俗陋易嚚、先生恩威並濟、禮讓躬先、猓夷數十輩從其譯酋、願望見先生顔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田二十餘年、自讀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爲鄉飲大賓。先生雖堅遜、恒虚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謚曰貞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己、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爲遲、錯過一生寧不忸。從此努力惜分陰、毋徒碌碌空白首。觀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生與人言、每依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令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付梓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中憲大夫湖廣提學副使沖宇顔先生墓誌銘

余兒時聞慈谿顔先生處伊庶人事、不動聲色、坐銷逆謀私計曰、是所謂攬轡澄清者非耶。已赴戍、遣展沅郴桂間、楚人稱後先哲學必首先生。余曰、三楚其蘇湖耶。過清平少宗伯孫公淮海、諱聞必曰、予友顔公言若何。余曰、慈湖絶學、其復興耶。而最後有掖垣小吏四明人也、耳語先生里居爲細民造福利、爲後學樹赤幟事甚備至。余曰、古所謂德教洽比表正鄉閭者、非耶。乃疏先

生沉抑狀。時先生投閒久、與當路不適、屢屢復原職致
仕。庚寅、余再疏先生、而南調命下矣。嗟嗟、有賢不舉、言
臣之責、言而不用、有司其責者。方擬買舟武林、訪先生
函文、而先生物故。冢嗣子望以余為先生神交知己、持子
友姜給諫瑞宇公狀委余銘。余以先生名儒、未敢執筆、
而司理吉郡劉公抑之則先生入室弟子、每向余述先
生真修苦節、精神直逼古先哲、且促余再四、予不得辭。
先生諱鯨、字應雷、別號沖宇。先世本曲阜人、初從句東、
再徙文溪、自慶義公始。慶義七傳而生封侍御養真公、
母唐氏、數應瑞夢而得先生。先生自幼負文名、試輒首
諸生。己酉舉於鄉、丙辰賜進士、選大行人。辛酉按山西
道監察御史、甲子推北畿督學、乙丑以言事謫楚安仁尉、
遞遷至湖廣提學副使、復左遷山東參議、陝西行太僕
寺少卿、致仕歸。先生官大行、出使秦陝、王不橌於禮、先
生以大義感動之、王卒以尊聞。在臺中不但著敢言聲、
而所條議俱報聞、其大者如救民困、裕國儲、清漕規、議
海運河工時疑、俱見奏牘中。濁漢者、京師巨猾、倚定國
勢為漕政梗、勢張甚。先生巡倉時、廉得其狀、朴殺之。伊
庶人潛謀不軌、服室器用僭擬乘輿、而善陰持當事者
短長、當事者噤不敢吐。先是有上庶人不軌狀者、業已
奉旨勘問、而庶人結左右為腹心、盡匿其狀、致其父子
支解之事甚岌岌矣。賴皇帝漸有聞、亦頗念之。會先生
巡按河南、辭徐華亭、華亭曰、聞部內宸濠事且急、雄識
王伯安乎。先生曰、此與宸濠不同、宸濠能以聚屈群雄、
群雄亦樂為用。伊藩雖招致人多、然皆椎埋市井無賴
如孤豚單一、他搖尾去矣、可計而取也。華亭曰、直指其
有意乎。先生曰、相國能從中應、言官敢愛死以辱國。華
亭遂決意屬先生。先生至、如觀察耿公隨御有心計、乃
密謀於耿公。耿公與庶人承奉王鑒其逆、乃以秘計啗
喝鑒、鑒復從中應、凡庶人奸利事悉報聞、而所犒為死
黨者、鑒以意散之殆盡。先生既聞其尉獄、雜其黨與、絕
其僨撊、乃疏熟數其不軌狀上。得疏、遂實庶人鳳陽獄、

國除、乃籍其資財充軍賦、而所執子女悉召而歸之、不煩血刃、危禍頓消、懽聲溢達河洛間矣。是時上左右前與庶人腹心者悉逮府中獄、乃以危言激上曰、庶人貲財上有也、庶人子女上有也、今御史悉瓜分之、寘陛下何地。上幾爲動。先生亦有聞、不爲動、賴華亭解而始定。自庶人法而諸强宗斂手、聽先生指揮、凡詭寄與隱田糧爲民間害者、剪除殆盡。夫以數十年所欲爬剔而不足、而先生一旦處之有餘、則攬轡澄清之明驗也。先生兩秉學政、不規規甲乙文藝、惟以明道術、正風化爲急務。然在楚際北畿久、故楚士慕先生際北畿較深。先生最喜聞揚節烈忠孝事、又最執法。海忠介以直言下獄、幾罹不測、昌言救之。沈公青霞以直言竟死塞上、先生拔其子袠入太學、爲志齊勳、復其子積官至二千石。在中州有黃甲乙者、父官知州、廉而貧、甲乙幼而不能歸櫬者二十年。先生資以郵傳、并拔甲乙。考校士嘗德、有狂士以文置首選矣、乃廉其行、復黜人。有告者、曰、是不可爲文士地。先生曰、文士易得耳、予終不能以文先行。有銓部欲私其父鄉賢、及成國贊王朋以贓骫法、顯陵諸惡爲地方害、先生悉執法不少挫。其强毅有執頹若此、以故知者服先生高、怨亦以此叢忌、其齟齬有由然也。先生之仕蓋三黜矣、初以發厥衛奸黜、再以疏江陵逮、三以左新鄭罷。先生仕楚而忤楚相、仕中州而忤中州相、二相之嫌先生宜也、後來者宜無所嫌於先生、乃起廢之典、徒捷徑終南、獨使先生老死東海之濱、又何耶。執銓者猥云一人可廢國典不可廢、公論已申、其身不必用。嗟嗟、與可執也、獨奈何有不盡執者、執之正人而或濫及匪人、則余不知其解矣。元標雖未請事先生、然從著述中讀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大都先生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愼獨、極於默識。先生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

用周。益嘗論慈湖師承文安、人見其直截簡易、不知慈湖夜半多披衣危坐、一旦性體呈露、直信不二。後儒卒以意識卜度承之、而慈湖之旨荒矣。先生至雲溪館、恍然有悟格物之旨、實以吾身即天下國家、天下國家莫非吾身、亦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謂其與無意之旨同耶異耶、世必有能知者。人知先生出則所至揚芳、處則閭里歌德、孰知先生之學所資者深哉。然余觀先生於所忽矣。先生初得鄉僞報至、僞聞母夫人感、先生不赴宴、竟徒步歸、血流竟踵。又丁唐母憂、廬墓三年。夫先生純孝人也、孝則百行攸基。夫始進既不以榮名忽孝思、終其身又肯以世紛墮忠猷。先生生平大節、孝固已始基之矣。宜襄王聞先生言而有感也。若先生者、允可爲後學鵠、其並祀於慈湖之濱也允宜。子三人。長子望、志不凡近、可嗣家學。其孫曾嫁娶及先生居鄉懿行種種、具諫議公狀中、余謹摭先生學術并立朝之大者著於石。先生所著有易學義林、春秋貫玉、奏議、文集若干卷行世。銘曰、

偉矣顏公、東魯苗裔。崛起文溪、蔚爲名世。
峩峩豸冠、直躬正色。澄之不清、撓之不忒。
何物淮南、敢爾爲夭。請劒上方、氛祲全消。
畿甸中州、威布惠流。所去見思、所至民謳。
鐸振南北、化行若馳。流風盛義、代有餘師。
妙契格物、千聖同宗。匪曰億度、力貫心通。
返其初服、式開來學。處世若超、翛然先覺。
未竟其用、不用斯全。彼侏偉者、眎公孰傳。
學宗無意、前有慈湖。吁嗟我公、與古爲徒。
勒予銘詞、過者式墳。一脈未泯、綿綿若存。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六上

顔先生鯨傳　郭正域

公諱鯨、字應雷。毋唐、未字時、夢真人、娑娑自月中下于懷、彌月夢如之、俄而公生。公穎悟絕人、兒時從蒙師學、慨然志古聖賢、往往離訓故、自爲聲辭、洞窺性理。又秉心高亮、視行矩步、不狎狎謔人、以澄清天下爲已責。嘉靖己酉舉于鄉、捷閩闈、毋唐疾、戴星徒跣渡錢塘、冢雨行百餘里、兩脛朱殷。抵家、毋尚能飯、浹旬終。傷弗逮顯、廬墓三載、守空山、降虎豹、人不能堪。丙辰、舉進士。丁巳、授行人。辛酉、擢山東道御史。逾青疏救京師民困、其略曰、今日商困已極、外象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歲費二千八百有奇。京六請倉歲派　十二萬、而歲費四萬。御馬三倉歲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歲費七萬。祠內盡矣。有司徵解後時、商價滯留、幾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比當給散、權要取盈、窮苦瞻畏、是以有財力者、潛充官役、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沽業貢鋪之家、逃亡不免、就死無地。乞令戶部自行糴買、一切商人盡行裁罷、更做先年減額。疏上、商困始甦。富人馮濆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滑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于　上、邀漕使者、崇莫敢發。公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伴下爲理。濆意公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卽時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格邦儲、飭漕政。一支折銀、謂國家歲漕四百萬、約歲用三百萬、而以百萬爲贏、倣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鐲議折、漕輸僅三百六十餘萬、請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而倉儲存粟、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欽之征也。二柱班軍、三任監兌、四查稽偰。皆稱自施行。又請維舟之役、不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灣。自滁縣抵灣、每舟一、與小舟四、聽漕卒自運、淺而剝、深而止。一省糧耗、二省夫力。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廒惟便。公下令禁軍、京軍一體、惟官自畀、不得自請。又爲議罷海運。癸亥、按河南、四方冠蓋貂璫旗校絡繹道途、閭里愁苦。乃次省冗費、中使相戒毋入洛境。兩河以蘇。伊庶人典楧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上所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徒兒飛騎、自河北、涞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礦盜鳴鏑之雄爲牙爪、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端、日伺　上春秋高、謂中朝有故、卽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之中州、謁徐相閣請曰、有如輞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

侁咸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錯實挑之。公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結網、何釁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賊。以鉤鉅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顯損七尺、爲國殛之。徐公大喜、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叅知耿隨卿往。卿倜儻多奇略、謂公曰、雒陽所能縱橫數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夕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覗鑑嘆息而已。乃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柰何。因出檄示鑑、鑑故信卿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君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公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第反罪爲功、保無它。鑑頓首唯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公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詗、疏上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矣。乃奏記徐公、徐公以間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温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公、因爲上書大司馬楊公言狀。楊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汚寇起、公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濟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汚爲名。召王鑑齎賺數千入王官、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濫虐康回、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兩河苦庶人虐婚、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官女多强奪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官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羣璫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爲身家累。公不可曰、從中官是滋曼也。某本以百奴從事、奴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景王之安陸、其府牙越界奪民產爲庄田、衆民重科。魏國亦佔產樹爲碑、假欽賜名。公擒景藩五人、置之法、仆徐僞碑、戍遣其人、境內肅然。其經理河工、大約五百里內往

役、五百里外輸銀。其河去城而遠、卽小有役、籲懇其自流、不與爭利而與人力于巨浪也。又疏陳中外將事及錦衣列侯中官諸幹狀。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諸校受諸侯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騷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爲龍船、所過橫苦。公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新鄭令其貪酷、爲時宰所庇、得遷州守。公按其事、論黜、以此見忤。故事、臺省拾遺不及長吏、自分宜竊柄、併拾郡縣。公力言其非、謂新進小生姑試乃可、況比來有司試事、關係豪強、輒懷規避、謂台省偏聽浮揭、懷怨之人、以此恐喝州縣、傷義甚矣。事遂得寢。時德安接壤汝南多盜、宜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沭專兵柄、漸不可制。公請改德安屬鄖陽、移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公瑞言事切直、上怒、杖濱死、下錦衣獄、且論死。先生偁給事中焉、成能昌言于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死、柰何坐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海公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顧化。又爲拔沈鍊子襄貢京師、以旌忠臣。所至旌賢表行、獎恬抑浮、勸學興禮。是月上封事、發廠衛奸欺。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校列要郡、逮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興令高世儒爲平賦法、令群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勳衛、上可其奏、莫敢爲辨。公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良臣不顯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安仁尉。公單車就道、儒生泣送不能別。亡何、陞湖廣寶慶府推官、南京武選主事。上政府書、言時事有大可畏者四、曰閹宦漸盛、曰征求太煩、曰入任太雜、曰大禮大獄太枉。政府避之。明年丁卯、陞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取士先德行、試文重實學、以小學課儒童。貞魂隱德、先賢後人、表揚振拔殆盡。尤弘獎好脩、每超恒格、示不以雕蟲也。遊陟名勝、必偕諸生雅歌、論學色笑溫恩、使知向方。於是才華者恥不實、敦行者恥不文、士習文章爲之丕變。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廁指當路、爲祀其父鄉賢祠、公嚴詞卻之。九月在武昌、視總憲

纂。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金數萬賄京師、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公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公不爲動。王爲酒宴三司、天樂、各佩衣爲楊②、先生却不受、同官有慙色。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爲中丞汪道昆論死。出對理、一日宣言曰、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公神明。武昌夜失囚、公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沿江巡司、詰朝次第就縛。兩臺有疑事、必就公質。顯陵在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靈、雖害小民、往御史包公思一創之、捕就理、輒誣奏御史震驚陵寢、大不敬。 上怒、逮包公廷杖之、戍邊、竟死。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論于朝、屬陶別駕審擒其黨、窮治無所撓。二年戊辰、在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四月、校士湖南。五月、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謂大學一書、皆言仁體天下國家皆身也、修齊治平皆明德也。物者、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者、格天下國家爲一身。修齊治平爲明德也、格此則洞識仁體、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知不至乎修齊治平、在此矣。遊南岳、著祀南岳文。如春陵、祭濂溪先生。過寧遠、若舜陵辨、謂蒼梧爲三苗與區、人跡不到、舜年百有十歲、胡爲至此。三代前西北寬、而東南縮、彼欲以身過化、不知耋期而倦勤、崩葬九嶷、豈不思蒲阪帝鄉、禮宜歸葬。若曰天子家天下、不計委骸而傷民力、直以此身付之萬物中、視爲平等、不知有我、此無我之說也。九月至長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于岳麓、席地傍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武昌、大會楚諸生于濂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參議。公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勛。既修 世廟實錄、核楚事、闡潛德、崇異儒。時宰以爲異己、遂以試貢士修隙、公了無慍色。時海中丞荐公異才、可大任、執政如弗聞也。亡何、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素銜公、從旁贊之、假大計去其官。公林居介特、不問生產、奉餘散宗黨窮交、衣麤食糲、著述日繁。建宗祠、備義租、論禮敬爲人道本、而時俗偷薄、棄蔑悖古、乃本儀禮、曲禮、參考先儒格論、斟酌時宜、期于可行、又爲家訓數十條、令子孫世守之。萬曆五年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于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塘不可開議。時政方任刻深、慈令險于取名、聚

田加賦，公力請之當路，得核成籍，毋有所加。又爲辨劉、趙兩家寃獄。丁亥，歲洊饑，設方略以救荒，老羸就食其門者如市。復與理鹽使者講鹺政得失，愍之窮民以負鹽爲生，官一切厲禁之，窮民無所得生。公請令民得輸稅給粟，肩負貿易，無過七十，官收其稅，弛其禁，公私稱便。又與邑令議處積逋及查變產隱產之弊，民以不厲。更議建江梁浦橋二役，以惠行輸，皆居鄉厚俗，好行其德之事也。十七年己丑，著易學義林，書成，嘆曰：昔孔子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賁之繇，鼎華之際，三致意焉。蓋玩之終其身，至韋編三絕。今吾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若夫前知者，公歸田十有三年，會今　上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姜應麟、中丞傅好禮首疏于朝，白前權貴淹厄狀，請破格擢用。嗣後臺使歲列荐剡，前後凡十有八疏，而當事者意不在公也，竟以常格題叙先朝直諫厲汝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予致仕。死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停舂罷市。未幾，其門人祀于慈湖，學使者祀之于郡邑，里人建專祠，請中丞表焉，蓋公論定矣。先生生于正德九年正月巳亥，卒于萬曆辛卯二月丙申，得年七十有五。子三：子望、子忱、子恂，皆有名世才。　史氏曰：嘉隆間，儒者多談理性，褒衣章帶，百十爲羣，比其行事，何剌謬也。遂使爲論之士，攘臂而仍之矣。乃縉紳先生亟稱顏先生窮理似玉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而位不滿德，所至以犇直見擯，何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則庶乎不見是而無悶者。比其晚歲，舉盈庭之議爭之而不得，裘攻者弗不知其賢，而莫與立矣。蓋諄道之士，特立獨行，不媿影衾者，先生弗可及也。其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

《國朝獻徵錄》卷八八

校記

①入任：疑當作「入仕」。

②楊：據文意當作「賜」。

明儒碑傳集卷六十九

海瑞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峰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簡在帝心、昭于國史、即愚夫稚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顧有隱衷微行、足以師世範俗、而或出於士人所不盡睹記者、不佞龍吞在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最真、寧獨忍不擷管詳之、而令泯沒為。公諱瑞、字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隷籍番禺、今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荅兒從軍海南、著姓于瓊、遂為瓊山人。不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即公大父也。寬從子澄、登成化十一年進士、為御史。又有諱澗、諱鵬、諱邁、皆舉於鄉、俱名賢。有諱瀚、係廩生。瀚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警敏豪宕、不治生産。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傅、爲訪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不渝似栢舟、而慈訓孚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嘗自謂、勉自脩飭、若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為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固其天性然也。公生而頎秀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而紛紛世態、皆無當于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性、明目張膽、終身行之、卓然不牽於俗者、聖賢也。昧其真而餒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為浮沉者、鄉愿也、非聖賢也。今天下惟鄉愿之教入人最深、世俗靡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世者、或不免鄉愿之為。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為大惡、必為鄉愿、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原為第一。公蓋隱括叔季人情物態、盡於鄉原一言、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真、必為聖賢、不

為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説、徼較受賜之説、仕不為道為貧之説、以為此皆聖賢偶有為而言、今紛紛為俗夫庸人藉口、豈不大謬。居恒著嚴師教戒、名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乎、女知女之托形於天地間者乎。天付完節、女須完之、毋宮室妻妾動心、毋恂恂易撓、毋財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毋對人語雄而媿影媿衾、毋質冕裳參狝貉而有媚心恥心、毋疚中而氣餒、毋矜能而諱醫、毋自許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不如遄死。公執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猶見時之人紛然舉俗説以進、懼夫纖節少徇、竟亦天地不肖子、於是復撰客位告辭與同志者共砥淬而自號曰剛峯、以代箴儆云。乃若居室之間、人所忽易、公獨謂於此不謹、性命之理即為之壅閼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以故位內位外、刑家肅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踰閫閾、相往來處伯仲、嫺婭、恂恂怡怡、而坐立跪拜、則惟禮是嫺。有從子鵬與公年相埒、同鉛槧、同寢食起居、又同上春官、然言必名、事必稟、毋敢幾微媟狎。司徒郎二溪楊公於鄉為先達、年最長、而於公之門為姪婿、相見閒公纔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稍假。在郡庠時、獨與一二同志辨學明古、即郡博且嚴敬、不敢問餽遺常例。瓊人士莊為道學先生、相率師事、公惕然為作訓説以詔之曰、今之學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人恒壯之、此學奚自而來。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説備在方冊、惟潛心玩味而踴躍於諷咏、時舉仲由之不恥縕袍、孟子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充養有機耳。其程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為聲詩、即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止、雖不渠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丙午、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已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有所出婦許訟公、且誣裝資。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

嫁為對。至所証裝俱不辨、惟稱貸倍償而已。林公盃重之。己酉、督學蔡公繼至、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翫移時、因詢知公微隱事。嘆曰、玆所謂涅而不緇者、非耶。是歲、公舉廣東鄉試。甫應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強仕、即毅然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就教。而瓊方平劉黎岐、安戢未定、公始舉于鄉、所答平黎策問、嘗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其略曰、瓊之黎自弘治十四年迄嘉靖二十年、二十九年、凡三大舉矣。臣嘗以為弘治間開道立縣、可無嘉靖間兩次大征。即今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鵰劉、年年守戍。聞者韙之。已下兵部議、覆獻圖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已。授南平學教諭。始至、申諭曰、教官非塾師比、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乃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事、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

辨、反覆啓迪、以發其真心、作其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即其家冠婚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係乃兢惕、即減年微細亦曰、即此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而參謁禮儀、斷斷執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為標幟。明倫堂不跪、道傍不跪、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跽、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艴、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入官、區區禮節不見諒、謂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聽去。太守某獨媿悔曰、彼所執竟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為閩學憲、聞之、取赴正學書院修書。公力求去、鎮山公慰留曰、平生所學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跪耶。公乃留。按院至、延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甚先進、見公長揖不跽而誰之、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物色公接按院作何狀。已按院進、公禮如前。分守公聞

之吐舌、曰、今世有若教官耶。夫會典憲綱故事皆廢格、而獨創舉于公、雖若不無駭迕、而理有同然、則固吏相嘆服、謂當于古人中求焉。用是抗顏於南平四餘年所如一日、而守相臺察以上咸鑒涖之矣。閩中若驛傳不命有司而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之瘢、千瘡百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致。今當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復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為上策。乃若因職級尊卑以為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稍為調停節減、以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然皆救時急務、故特舉之以為關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之由縣令以至巡撫、則固從上策矣。

戊午春、擢知淳安縣事。一履境、睹痛苦萬狀、詢所以、嘆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剝充囊橐、即賢者亦鄉原正道交戰胸中、竊竭膏脂博交延譽、乃輒歸咎朝廷征賦煩、不可為、何也、征賦即煩、各有定額、去什一未遂、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朝廷為之抑諸臣為之耶。於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為明其意。若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使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而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原之道待吾子姓、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而丞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而上、誰不身任民物之責與有民社之寄、獨奈何自營私為也。即其所宜著為潔令、名曰淳安政事。蓋自信其粹乎聖賢中正之道、我祖宗頒行畫一之制、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採、庭甚清閒、吏書無事亦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至上官檄縣取金鯤境內士夫、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其贖鍰內理焉、有則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陰遺其吏胥、謂無此則禍且至。公

獨曰、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為此穿窬舉動耶。津要知厚有餽問、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為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溝壑也。淳故多淫祠、社學獨缺、公毀祠宇以為社學、欲盡如洪武六年令乃止。而作興士子、以道義不以勢利。閭有援例上粟必諭之歸於正焉。維時都御史鄢氏挾權相總制八省鹺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輿臺、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懸之。公不顧、客執鄢關防詐偽中所云申文、得鄢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鄢憲令巡歷所至務為節省、而其實不然、大率有司皆窮極淫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只一日當至嚴、嚴守相戒、盛為供具以待。公獨上稟帖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從傳聞則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鄢匿稟帖、著曰、照憲牌行。然遶道去、不過嚴矣。嚴守聞鄢且至而中止、疑之、已知公具稟之故、慮禍且不測、盛怒。

待公入見、輒踞坐擊案曰、幾大官敢爾。詈不停口。公惟斂容長跽、無一語辨。氣稍平、起揖而退、亦無後言。迨鄢事竣、歷諸官固無害。太守見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為汝、難為汝。然鄢雖媿屈公、而陰嗾其私人來巡鹺曰、不驅海彊項、何以持風憲體乎。袁既受顧使而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鈎付、不唯唯應諾。曰、汝即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為陞任之狀。不准考竟論。然公無事可指摘、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參論之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且敝、朱公曰、即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朱公為言公清望於冢宰嚴公、而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而獨急清丈。清丈甫畢而報陞戶部雲南司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恭人怯北寒、思歸亟、不得已發王恭

人攜二男三女扶侍以歸，而輕身挾二僕北上。既視事，日見肅皇帝晚年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將事，乃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蓋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臯夔稷契之輔責臣，欲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餘言，自許於有犯無隱之義，國史蓋詳載之。公是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也者。疏始入，即訪同鄉庶吉士王先生于玉堂公署，相見問自分必死，首以後事為託，詢其所由，袖中出奏草一通。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於爾乎，殯還我首丘足矣。已而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認真集義養氣為主。徐而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由而見。語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幾微可憐之色。王先生者，即今宮詹忠銘公，故嘗為予言之。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直沽名徼倖於一試者哉。疏入，為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數月不下。時有廠衛人在公左右偵食息暨所如往，而公則終日孑孑然無所顧畏。上方憤懣，一日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失色，而會尚寶何公為司務，時上疏力救，公亦幾死。然竊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為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諭輔臣在華亭集中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過激爾，遽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了。然則肅皇帝曷嘗有死公之心哉。詔獄雖上，而竟留中，意亦以淵矣。臘月幾望，肅皇上賓，莊皇踐阼，首 遺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改元，晉丞尚寶。四月，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禮，三司諸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王峻，學憲羅公尤相齟齬，至以

私郡沮太恭人旌節事、公亦不為之屈。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而王恭人始偕來。已巳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黄。六月、陞右僉都御史、奉勅總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並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必銜隨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越俎相侵、乃獨以昔所為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興國者、稍加潤色、擴充為督撫憲約、意蓋主於斥黜貪墨、搏擊豪强、矯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既布、嚴乎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邑吏凜凜競飭、若非往日人。賍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顯者豬其門第以居、聞公明日將至、一夜遂易而黜。監造中貴某素驕横侈縱、出入肩輿八人、騶從甚都、一見公即内媿貶損、不能自安、所用肩輿人遂減其半。吳故有淞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宏多、已被潮嚙淤為陸、議濬者垂迄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議開、實應民謠、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壓已、每事不與之商議、乃於此舉故為相左、且欲按劾尋其後。公不顧、毅然獨以身任之、措處公羨、召募丁作、乘輕舸往來江上督畚鍤、不旬月報竣、計費甚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勞。按院某驚訝、竊嘆曰、萬世功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德之、獨以公在任不久、未及大究其施為、慽焉。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奸利、而仳離瘠苦之狀接于目、侵占吞奪之訟聚于庭。公氣勃勃、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即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疲邑、皆用清丈、茲又令獻嵩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脣稽、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公以庚午四月回籍、閉門却掃、為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所禄入厪買居第一區、值一百二十

金、祖田十畝外無益、惟萬歷乙亥治太恭人葬事、兵憲陳公助賻金、始斥置墓田數畝耳。居恒稱不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私。邦大夫戈戰相屬、諂民瘼間行政得失、必纚纚為正言之、腼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為公減一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己、必嗚面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而惟喜讀書。其所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而猶喜引進後學。家居十餘年、日為課藝文、說經義、或餕困時、以手撐腹言無倦厭。即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然有用世志、嘗讀嚴子陵傳、至横足帝腹事、嘆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為己任。士君子出處何常、視所遇何如耳。有君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幾、而薦者踵至、都諫雒涇坡等會薦、有忠貫日月、望重華夷之語。而吏部具覆奉上命、遇有員缺相應、酌量起用。逾年、萬歷改元癸酉、又奉今上命、遇有兩京清散員缺推補。時盖籍籍望公起矣。嗣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史若郭、

給事若王、各具疏薦、而最後甲申冬十二月、鄧按院純吾報命薦如會薦然。上曰、海瑞既屢經薦舉、查有相應員缺、即便起用。不逾月、推通政司左通政。上又曰、再查相應員缺起他。逾年乙酉正月、起僉南臺都御史。未至、以為南吏部右侍郎。舉朝搢紳無不羨主上特達之知、而海内聞公起、亦誰不舉手加額、獨惜其起稍遲莫、蓋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以三月聞命、即束裝就道。或勸公盍姑辭諸公、則謂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襲奚取焉。遂啓行、自瓊臺至峴岡、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衹攜附前輿、不與焉。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五月履任、冢宰丘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票取坊上人辦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紙、嘆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而苦矣。吏部既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吏有輸銀公費并新任有賀禮、一切革。嘗思

念方今主聖臣良、萬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因疏引骸骨、併陳一日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憤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枉法律疏、而因及國初尚有剝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觀者不察、遂謂欲復剝皮令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曰、顧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毋見天子。意真語切而近於戇、即帝心亦且難之。蓋疏上為甲申二月、而是時則又有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浹歲三遷、咸屬耆者。自此疏一出、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憑藉雌黃、房則大肆詆擊。公質不勝房、惟是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成三進士疏、乃足以發揚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於時雖拜命履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清、主眷未衰、火甲夫差方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故遲遲焉。大計苦於愛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衆咸服之。至於火甲止為地防守、原無雜差、今則一京千百、其官率於茲焉取用、雖節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於官民界限、使官不便民、民不病官、總之為簡可照煩一冊、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為歉云。比夫議既定、歸志益決、貽不佞龍書曰、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為。龍復曰、此兩語足以決去就矣。蓋六乞骸骨不得允、竟以丁亥冬之十月十有四日卒於留都、慟哉。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獨把真紙以還。檢篋內歷祿金一百五十一兩、綾紬葛各一。檄都御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捐金治具、何以歸乎子姓兄弟既無一在側、雖有二媵四僕、又愚弱不任、而更衣

沐浴含歛，悉都御史王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十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上聞，為之咨嗟纏惻，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宅窀穸，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贈官，加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謚忠介，蓋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哉。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之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後娶潘氏，不越月亦出。側室二，丘氏、韓氏。人之口實公者，謂公此處認真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慎選輒易，則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尚有人不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王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晚又生一子中期，丘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玥有仲子中適，倫序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繼者必此子也。女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知縣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學生周維城，王恭人出。嗚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國家氣運，吾不敢知；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知。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無私，顯而涖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論者槩其性甘淡薄，有採薇之風，天挺忠貞，有叩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為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涖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即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懟氣，無忿容。箠楚子弟，撻臧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即梛下患奚加。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未進於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有焉。嗟夫，公所莅咸口碑戶祝，所至爭迓，道塞途瞻望之處。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而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事

公、每事必卜、如羅浮葉絅齋者。而不佞龍居門下、既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留都、遺誡曰、吾嘗憐賢覯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收淚短述、深自鐵砭耳。乃若所以不朽公於幽而勸天下於明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

梁雲龍撰（《備忘集》卷一〇）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忠介公瑞傳 京學志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貴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壞而吏治婾、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貧、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嶺、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覩民窮、戚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秫蔬芥、旦夕取自膳。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朔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鄢懋卿出中臺出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

三堂使賦燕之貲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勝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也、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今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今何爲無累我輩矣。公時巳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進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闕、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歛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禮、以餌桃藥丸爲僭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侮辱臣下、爲薄於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閱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搢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 穆皇帝嗣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遷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豬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豬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殘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家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尋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①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義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鞭一法、令嶺外征徭不至重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 今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當飭守令。欲督守令、當責成撫按與關部大臣、而歸本君身、多責難

諾。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忠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傾目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報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途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者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賜祭葬。公在南都一意自約、罷無名之賦、其理根排枝、梳剔弊垢、見爲毛舉細察、要以惠養元元、毋耗取財用、而裕其力。蓋世人所視以爲迂、而公則斷然以爲必可行者。留都民故苦火甲夫差、公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節可照、須冊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法爲歉、科條甫備而公不能待矣。惜哉。

海忠介公瑞傳　　王弘誨

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與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抑而陰爲闒、而不自知其氣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尺奚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罔致嚴于曾晳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益稜稜若與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蟬蛻歷境、不畏義死、毋榮倖生、剛斷以毅然稱大丈夫哉。余有感于忠介海公云。公生於嶺南、爲吾鄉之瓊山人、名瑞、字汝賢、別號剛峰。其學一切以剛爲主、其評論理道、雅尚節槩、非陽浮慕之、而創爲名高者。自辭受取予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室食飲、務盡地而趨、嫌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以稍於心而參于躬。用世之志、老而不衰、至縮胸儻易、噤而致通顯者、則參耳而不顧。聽謀國之忠、持己之介、終其身斷斷如也。自爲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琅世苦黎患、每爲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導置縣以免征勦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就吏部選、曰仕亦各官命耳、何擇爲。遂而得教諭南平、以倡明師道爲已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宋、孔子申棖剛者之辯、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學官禮於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爲古。已遷淳安令、至則校講民所疾苦、鋤除不佚月、身自飯粗糲、蔬藿僮從悉令樵採者、俸之外、無所取。時相嚴黨

郾某者以都御史制入省離政、出行部張甚、諸縣道咸盛供帳爲敬、慊失其意。公挺然不爲動、至按其生事者關於郾而置之法。郾貌喜而心銜之。公時陞嘉興府通判矣、郾之私人某窺郾意以他事摘公、從舊牘論調興國。地故單薄、歲稅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自爲七事上之中丞臺、次第施行、而獨急於清丈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恭尚玄脩、大小臣工率勉强道服從事。公慷慨上言天下大計、謂今日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若以臯夔稷契之輔責臣。疏凡千餘言、多慨激。 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詳閱、意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以原職出公獄、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籍中外、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公者。吳故有淞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灌溉弘多、已被潮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往來、身自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告成。又吳俗以

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爲姦利、媮不畢入、恐其俗日告訐無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斷等無少貸、悉令受獻者還其田、或許之贖、不使富豪有役奪名。由是吳賦繇復逋負者益。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丞奪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用清丈及令獻縣遞贖、毋俾苦樂不相等、爲安養生殖至計。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歸杜門、時不能溫突、意蕭然也。交際所入、以周族姻之貧者。邦大夫時過從問政、纚纚爲言不少辭。恥面諛、亦罔及其私。里居十餘年、而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 今上銳意太平、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而疏乞骸骨、行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閣部大臣、及歸本于君身、中多責難之語。疏甫上、而又有南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遷、俱出特簡。海內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爲 主上特達之知、而言官某某目公爲迂闊、詆公甚力、章亦寢不下。公疏還報

閒，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無一語及私，貧無可給棺槨。都御史王公率諸御史相與捐金治具，訃聞，上爲震悼，命禮官議謚，謚忠介，且賜之祭葬。存没之賚於斯爲優矣。公之始至南都，一意省約，罷無名於官之可去者，其理椴排枝，搔痒爬垢，見爲毛舉細案，要以恩養元元，毋耗敗財用而裕其力。蓋世人之所視以爲迂，而公澹然以爲必可行者。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公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頒册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法爲歉，科條未備而天不慭遺，公已捐館，豈天不欲斯世蒙仁人君子之澤耶。悲夫。當余官翰林時，公以户部主事言事，自分必死，過余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酒。已乃出二十金遺余，屬之，我死必以此殯我。公今没于南，子姪兄弟無一在者，而余職侍帷幄，無能覩含斂，諾責之是愧。獨計公之精忠大節，所以傳不朽者，匪自有在，而余以公意氣之交，能道公之事其詳而且信者，宜莫如余言。故因友人梁君之狀而爲之傳云。

贊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減音樂，黜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豈有聲音笑貌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又多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用於世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也，而遂詆其不得用於世，則又不可。烏乎，行爲國棟，德足世儀，思以達名，介而遂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六四

校記

①「民」上當脱「富」字，見下篇所述。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

羅汝芳

皇明理學名臣傳

雲湯後學譚希思撰 四川巡撫

公諱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建昌南城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差長、罹大病、過禾川顏君鈞、敎之習靜、病日減、遂事如師、因一意性命學、居恒泛觀魚鳥獸禽、愛其群隊戀如、悲鳴相應、惻然思曰、何獨人而異之。偶塗術逢客談笑、竟日忘倦、又惻然思曰、何獨親戚肉骨而異之。從此痛自刻責、力袪己私、善歸人、過歸己、益歸人、損歸己。初學時每清晝長夜、揮淚自苦。久之、己日有克、甚至不覺鬚髮、念念以利濟為急。嘉靖癸丑第進士、寓京師、與姜鳳阿寶、胡廬山直、鄒穎泉善、耿楚侗定向、劉養旦應峰諸先生聯同志會、晨夕切劘、各有所得。維時分宜柄政、網羅名望、公寧觸忤靡少泚。出守寧國、衍 聖諭六言、日令講生發明、父老子弟依戀環聽者萬計。公即境即言、發其渾淪活潑之機、啟以並生同生之天。有苦思慮起滅者、則未透覺之有。以中常炯炯為得力者、則以赤子原來帶來正之有。以持心不放為工夫者、則以意念端倪閃見想像之錯認者提醒之、隨問隨答。惟是性靈朗耀、洞徹空澄、而迥無隔礙、自然圓妙迅疾、一粒而九有盡含、一息而萬年莫竟、總括之以覺字。覺、靈知也。言人心之靈動于感應、其是非得失、纖微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閫鑰也。于時聞者多有省、寧之人信如蓍龜、親如父兄。入 覲、同徐巖泉爌謁政府徐文貞階于西苑、曰、 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官多譽俊、所患學脈不端、請合併一番、示嚮往。文貞躍然、大會于靈濟宮、蓋 本朝稱盛舉焉。嗣是所至官輒群人而學、如寧國然。萬曆癸酉、起復謁首揆張太岳居正、多識偽、張問故、公曰、闇闇疾若離土遠。張曰、堯舜獨不病博濟耶。公曰、由其論之、唐虞君臣刻刻時時必求博濟。張默然。未幾入 賀、以會友講學被劾去。或請少輟、從時好、公曰、此學命根也、其被逐矢心、即萬死不悔避。或曰、不懼黨禍乎。公曰、人患無實心、實心講學、必無禍黨、人者好名士也、非實心

講學者也。自是遊名山、求友生、涵泳理會、日益精進。其言曰、良知心體、神明不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萬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此方是功夫妙處。又曰、生者天地之德、人則天地之心。心之生德、精瑩靈明、妙應圓通、渾渾淪淪、物無名色。天壤充塞、似虛而非虛。神明有密、似竅而無竅。故孟子直揭知體、名之曰良。良字訓作易直、言其感而遂通、元不出於思量、發而即至、元難與以人力。世人不省、緣此起箇念頭就念生箇識見、因識露箇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朗照、澄湛、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從妄滅。及至應接遷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發主、他只去想念光景、蓋認意為心之誤也。人曰、獨之靈體通徹于帝天、獨之妙用照察于率土。中庸指其為

見顯則慎之所自起。大學嚴之於好惡、則慎之所由施。又曰、學問原有兩路、以用功為先者、意念有箇存主、言動有箇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為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雖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已亦無從增長。公之學惟從性地入手、故從虛上用功、坦然蕩然、忘垢忘淨、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安排無事、賢愚兼收、直欲心體與天地為徒、意況其為魚活潑。又曰、吾人日用獨處、其念頭之慈祥恩愛者為仁、嚴刻峻厲者為不仁。吾人以生為心、其於善宜長、惡惡宜短。試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不免為忍人。如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叶做得好人。是又敎人切近處作工夫。四明左史問疾、公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毋惑。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公曰、諸帝俱宜就實。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又曰、　聖諭六

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于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言訖、端坐而逝。門人私謚之曰明德先生。

諸儒學案傳

安福後學劉元卿撰　禮部員外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因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建昌。父前峰公、娶甯氏、生先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一耳、何昔樂、倏變也。五歲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隨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張洵水公學。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先生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乃閉關臨田寺、凡上置水鏡與之對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而成病。及讀傳習錄、病遂瘥。丙申年二十二、入邑學。庚子、見顏山農公、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顏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又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為。先生悟、遂師事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聞父病、不　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于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間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耶。先生畧為解說、胡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忽一夕有所悟、趨父榻前跪曰、兒今幸悟格物之旨矣。曰、何也。先生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父然其言。癸丑　廷試、授太湖令。先是邑多盜、先生修渤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為一切俗吏所為。擢北部主事、出審大同宣府獄。過魯、問道泰山丈人、學益進。追守寧國、教化大行、以崇學術育人才為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未幾、丁外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先生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益衆、闢山農公獲罪監禁留都、乃稱貸數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壬申、當道引　哀詔促起、從補東昌。先生治東昌如寧國。癸酉、遷雲南副使、

為開水利、塹城壕、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無何、轉藩參、　爺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　命。先生欣然曰、贛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栽者、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晦、偶疾、乃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先生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爲左史問疾、手書七十字與之。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隨拱手別諸生。二日、整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先生接引友朋、隨機開發、所止處弟子滿座。既殁、門人楊起元等私謚曰明德先生。

近溪羅先生傳

安成友人王時槐撰 太常寺卿

萬曆戊子秋九月二日、盱江近溪羅先生卒。後九年丙申、余與其孫國學生懷智伯愚甫謁予于螺川、予延之三益山房、細與譚對、臘盡辭回、兩越月而後別。予因得先生會語、庭訓、禁京遺錄、各若干帙、以伯愚習聞先生緒談、意其剿襲口吻而無暇究新益也、乃與默坐、不漫出一語。餘踰旬、試叩焉、伯愚則若一無所聞者、虛中密究、務期自得、予大快、以爲先生真有後、可以續衍先生道脉於方來也。伯愚以先生小傳屬予、予顧淺陋、曷足以模寫測量於萬一哉。先生諱汝芳、字惟德、世爲建昌南城人。始年十七、因有感於薛文清公萬起萬滅亂心之說、即閉關置水鏡于几上、對坐澄心、久之成疾。及讀王文成公傳習錄、喜而疾瘳。已而爲邑庠諸生、入省見顏山農公、聞體仁之說、有悟、師事之。年二十有九、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不赴　廷試、歸、學益勵。一夕忽悟大學格物之說。年三十有九、始赴　廷試、成進士、授太湖令、以教化代刑辟、暮夜訟息、民和政聲籍甚。擢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政如太湖。丁外艱歸。後十年、奉穆宗遺詔、始起復、補東昌、陞雲南按察副使。年六十有三、陞左參政、得請致仕、還、從姑開講、來學彌涉燕吉洪饒楚粵閩浙留都徽寧諸郡、大會同志、東南之學丕振。蓋歸休凡十有二年、享年七十有四、門人私

論曰：明德先生云。先生平生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其作人化民，風動遐邇，詳具少宗伯復所楊公誌、大學士瀫陽趙公表、侍御養貞詹公碣、郡司理鳳岑萬君狀中，予故不具論。憶嘉靖乙卯，予以南主客郎出僉閩臬，道經太湖，先生時爲令，留止信宿，邀至演武場觀兵壯射。先生語予曰：吾茲校射中一矢以上者賞，有差；不中者罰。蓋不中者不得受募金，即以增給中者，是移罰爲賞也，官不費而民壯自勸矣。又曰：吾此心每日在百姓身上周迴不暫釋也。予聞其言，悚然謹識之。及入閩，祗服未敢忘，彷傚其校射賞罰之法，行于漳南，久之，以靖山海寇警，卒獲成効。壬戌，予以内艱服闋入京，先生時爲刑郎，邀予夜對，亹亹劇談。已而語人曰：吾與汪子劇談，誠覩天顔其有契于吾言也。其切偲懇至如此。乙丑，予爲符卿，先生以寧國守入覲。既見政府存齋徐公，出語予曰：吾適見公，首言公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然必於其左右贊御爲先之。公誠能使諸大閣知嚮學，即啓沃　上心一大機括也。公奈何僅循内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公大以吾言爲然。因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卷①談，不足風世。得　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一夕，先生招予過其邸舍，聯榻而寢，比四皷，先生問予曰：近日何如？予曰：吾惟直透本心耳。先生詰問本心，予請示，先生曰：難言也。譬如蒸飯，必去蓋乃知甑中有飯，去甑乃知釜中有水，去釜乃知竈中有火，信未易言哉。予曰：豈無方便可指似處？先生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萬曆戊寅，予歸田既久，先生亦謝事還。予買舟訪先生于從姑山房，請益，先生曰：學必有定向，庶可決成。予請示，先生直以一語酬答，予懊然有省。予留從姑踰旬，見先生天真粹朗，彼己盡忘，八荒洞然，了無畛域，語笑動靜、食息寢處，神機自運，不涉人力。朝夕孟疏與容

共食。客至盈座、亦無增味、熙怡竟日。諸生不問則默、無繁言。蓋先生以精神感人、有出於言詮之外者矣。予見先生、博大渾涵、晉愛同人、略無揀擇、境隨靜閙、不生取舍。乃自愧予之淺衷局量、耽僻厭煩、誓當頓捨宿障、庶可適於大方也。時有士人以專持佛號求往生爲學者、予問曰、若此者何如。先生曰、得無全靠彼乎。予曰、學者備心方便之門不一、亦均之爲有靠矣。先生曰、此當有辯。臨別、先生送予舟行、以勿復致疑爲囑。甲申、先生過螺川、訪予白鷺院中。予試問玄門之學、先生曰、豈嘗有所聞乎、盍言之。予漫述艮背之說、先生曰、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名爲鬼窟。困極口贊中庸二字、曰、平常是道、何事旁求。蓋自是別後五年、而先生棄人間矣。先生既歿、海內咸望風追仰。然予竊謂後學眞知先生者寡、彼徒見先生之標末、而未窺先生之底裏、故或妄意以爲紫先生之學、而未免失其矩步、以蹈于縱蕩之歸也。先生脫略蹊徑、渾無朕跡、人所共知、而不知其中貞白無瑕、一切外物嗜好都絕、芥視千金、皭然不浼、舉以與人、若拂

輕塵、寔出性成、非由強作。當太湖離任、邑吏以公費餘金請受爲路資、竟斥還官庫而行。其介如此。至鬻產貸金、以急師友之難、傾橐倒囷以應饑乏之求、卽人以禮餽、隨手散施、澹然其忘情也。先生之薄利殆罕其儔、而昧者以有慾之心藉口於先生之脫畧蹊徑、遂蕩然潰防敗節、以儕附於狂簡者、不亦遠哉。先生蚤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弃短、迄有定裁。今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伯兆甞私閱中峰廣錄、先生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愼勿覩此、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戒之哉。惟潛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先生之立教、一出于正、而昧者以浮詭之心、藉口於先生之探討延納、遂妄然淺倫叛聖、以沉溺於詖淫者、不亦遠哉。抑予讀先生會語、嘗引何思何慮曰、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又曰、感通其用、雖千變萬化而莫窮。寂然不動其體、則亘古亘今而無變遷

也。又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嗟夫、先生之學可謂大而有本、中凝一而外融暢者矣。彼徒見其標末而未窺其底裏、輒號於人曰、吾爲近溪先生之學、而竟以恣情爲率性、隨於無忌憚以反中庸者。予故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也。夫不知先生、於先生何病、予特懼夫萬古學術毫釐千里、所關繫者至大。敬著其說、以俟知言者擇焉。

聖學宗傳傳

東越後學周汝登撰　會稽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若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孟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縣學。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顔山農、因自述遭危病、失科舉、而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督使息心而深思之。請曰、若[illegible]當日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溪畧爲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愈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若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

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臥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得存此等苦趣。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溪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勌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溪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脈循軌。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　覲、見辭亭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也。近溪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斯、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亡大宰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溪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夭、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溪復曰、先生以　宗社為心、　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　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立堅日大會靈濟宮。他日復見、謂之曰、先生當勸　主上以務學為急、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然之。出而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遷郡未幾、丁父艱、奔

歸。士民攀轅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溪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謫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整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丙子、轉藩參。丁丑、賫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為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其害道、宜置於法。近溪曰、彼以講學羅文罔、予嘉其志、還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論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蔣賓淵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説、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絶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夫子。近溪學以孔孟為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孝弟慈為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為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士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為政也。嘗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脩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友曰、不肖之為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鶩、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昭見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任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詆訶終

不愧遊。古水鄒氏曰、先生有自與人同不覺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illegible]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擬其闡揆、一根於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遊。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行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建昌府冊鄉賢傳

嘉定後學張 恒撰 本[illegible]

參政羅汝芳、南城人。甲辰會試、癸丑進士。生而有[illegible]聖人之思、夙已契性天之旨。自陽明王子倡良知之學、本官私淑其傳、益加闡發、揭孝弟爲良知之本體、指敬畏爲致知之工夫。謂信得過即聖賢、實修當得恕即堯舜事業。于是人人皆直見本來面目、在在可保養赤子真心。蓋直接孔氏之傳、羽翼顏曾思孟之緒、而大有功于來學者也。若其襟懷光霽、魚躍鳶飛、度邁汪洋、天空海闊。雖百家有一善、拜受不遺。雖愚夫生一問、曉告必盡。所著廣孝經、四書問答、五經翼編、明道錄、識仁編、等書、宗旨統一、血脈貫通、允矣印正六經、實非支離章句。至如歷中外、無論職任淺深、因事燭照、爲民造福。疾革之時、細書別言、心地足占寧澈。身歿之後、家徒壁立、子孫不免饑寒。近蒙批允、崇祀郡庠。竊以本官非止鄉國之善士已也。伏乞題請從祀、俾之得附先儒之列、與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同祀 廟廷、庶幾道統昭明、人心激勸矣。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送主入祠。

太湖縣舊誌傳 嘉靖庚申年修

烏程後學王 杰撰 本縣知縣

羅汝芳、建昌府南城縣人。由進士筮仕、廉介自守、仁惠及人。儲養諸生、稱事餼給。新建明倫堂、改會樓累、有興作、不妨於農。三年、陞刑部主事。民爲立去思碑、

干城北、以紀其化焉。

太湖縣新誌傳 萬曆甲申年修

楚黄後學王大謨撰 本縣知縣

羅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進士。嘉靖甲寅任。每事倣古循吏、不拘文法。葺書院、群學官弟子員、下暨閭里童穉、日講良知學、而尊禮高年、奬廉節、招流移、抑豪桀姦。至學校尤所加意、建明倫堂、買學田二區、以助貧生之婚喪者。陞刑部主事、歷官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甫去、民肖像生祀之、名近溪羅先生祠。

寧國府誌官師表 萬曆丙子年脩

南海後學陳 俊撰 本府知府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進士。郎中任。政先禮教、弛刑威、念切民隱。建書院、講明正學、愷悌作人、有古循良之風。艱去、士民遮道泣送之。因見任例不立傳。

論曰、鄉三老嘗述 高皇帝時綜核名實、法網頗察、有司簠簋不飭、輒見斥黜。郡介山谷間、民畏其上、布令若流水、敷惠若濡露、可卧理也。以吾覩于諸公、器識才畧不必相仍、然皆務農桑教化、使百姓孝弟力田、盜賊稀少矣。袁廷輔及士顯並皆以身殉民、尤為卓絕、其尸祝于法當焉。屬者方名逢時之節費賑貸、敦尚大體、羅名汝芳之崇篤道術、比屋絃歌、王名嘉猷之簡訟約躬、衎揚庭仆、暨諸邑令長亦猶有循蹟可紀、以仕方顯、不傳云。

回脩江西省誌傳

新淦後學簡而參撰 建昌府學教授

叅政羅公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南城人。幼聰穎、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苦樂倏變也、識者已驚其異。及長、專志聖學、力祛己私。學友純至、忠蓋性成。嘉靖甲辰舉春闈、寓京師、同名士聯會切劘。嘆曰、吾人業孔孟之學、必要求有裨身心、懋知家國天下、以繼往開來為己任、何必區區仕進為哉。遂歸、十載來、廷試。習靜從姑山房、日以聖學為念。至癸丑、學有成、始 廷試、叨 恩賜同進士、授太湖令。用德化民、政幾無訟。擢比部主事、學益進。守寧國、覺民性嚣、補東昌、三月大治。癸酉、遷雲南副使、轉藩叅政。多奇績、如破酋虜、開二汁、此其餘事也。入 賀、語張江陵以致

君堯舜。張怒遂挂冠而歸。先生宦轍所到、群人而學、化行俗美、至今遺甘棠之思。致政日、虆簏蕭然、以故後裔屢空。自幼讀書從姑山後、復納價創屋、爲講學所、日講學于其中、從游者益衆、宛然鄒魯之區。丙戌、偕門人游吳粵閩越、講學問道、忘食忘年、津津靡倦、眞孔氏不厭不倦之心也。比歸戊子八月、偶疾、弟子環侍者千餘、請教言。先生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曰、人生天地間、須是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寞。又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就罷、須要發一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有成就。至九月朔日、沐浴禮天地神祇畢、命諸孫次第進爵、各微飲、拱手別門弟子曰、我行矣、珍重珍重。暫語幸毋忘平生也。汝輩務緊此學、便是延我性命于無窮爾。門人依依不忍捨、強留。先生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中午、萬左史言策問疾、手書數十行與之。非先生宇宙在手、造化生身者、能然乎。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逝之日、門人雲集相向而哭、聞者不問遠邇、即愚夫愚婦莫不、設位而舉哀焉。城市中悲號七日、不忍聞。皆嘆曰、哲人之委、泰山其頹矣。當先生接引人群、隨機開發、有裨道脉最大。自生民以來、繼孔子而興者、其在先生乎。先生門人楊起元等私謚曰明德先生。事蹟詳於都御史譚希思理學名臣傳、禮部員外劉元卿諸儒傳、太常卿王時槐傳、吏部侍郎楊起元誌、師相趙志皐表、督學御史詹事講碣、吏部員外鄒元標碑、暨諸名公之文。門人董裕、楊起元、蕭彥、鄧鍊等於鳳凰山麓建明德羅子祠、春秋祭享。有近溪子全集行於世。槩其生平、學詣玄深、道類廣大、卓矣往聖之巨擘、昭然後學之芳規、允曰眞儒、宜當從祀　廟廷、擬入理學者也。

明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生墓誌銘

歸善門人楊起元撰　吏部左侍郎

萬曆十有六年秋九月之二日、明德夫子羅先生卒。其未卒前十日、謂門人黎允儒曰、貞復典試在閩、吾欲與語、子試往訊之。起元聞之、自粵驅而至、則無及

矣、相與慟哭於位。於是門弟子百餘人、暨諸姪繼宗、繼先、輔載孫、懷義懷智等謂起元曰、子宜知師、子宜銘師。起元瞿然謝曰、夫子安足以銘吾師耶。安足以銘吾師耶。乃卽張子蕆、袁子世忠、王子湧、萬子煜、黃子承宣、楊子百里等所稱述、暨起元睹記所及者次第之。吾師明德夫子羅先生、生建昌南城四石溪。其先出司徒祝融之後、至漢大司農珠始家豫章柏林、至唐侍御袍之子忠六公遷此、代有厚德。　明興、季文公新有室代父遠戍、永和公讓其產於二伯、羅氏孝義遂著於州里。永和傳四世爲兩岡公、兩岡生前峰公、公以師貴　封刑部主事。配寗、　封安人。安人夜禱北辰、夢赤日入懷、覺而有娠。正德乙亥五月之二日而夫子生。夫子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甫三歲、坐火圍、俟安人、未至而哭。前峰公趨抱之、哭止。隨思曰、均此一身、心何苦樂倏變也。五歲、安人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忽笑、告安人曰、人言肚內臟會横、信然。七歲、入鄉學、卽以孔聖爲的、時時稱說孝經於家庭間、無人不相愛敬。十有五、從新城張洵水先生、夫子志學益勵。辛卯、歸吳恭人于新豐。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夫子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孟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病。前峰公發之、授以傳習錄、夫子讀而病痊。丙申、年二十有二、入縣庠。庚子入省、見吉中顏山農先生、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夫子問體仁、先生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夫子悟、師事之。癸卯、夫子年二十有九、舉於鄉。與同志會滕王閣。明年甲辰、舉會試、與同志大會靈濟宮、聞前峰公病、不　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以待講學之士。矢心天日、接引來學、足不入城市。戊申、學易於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夫子、夫子知其易有傳也、至是幣迎之。及有所扣、不應。夫子逡巡却拜、執弟子禮、胡子喜。使夫子息心而深思之、坐三月、方見許可。忽一夜悟格物之說、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

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前峰公詰曰、然則經傳不分矣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自爲一篇、大要初則綮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illegible]至善之格言、明定大人之學脈耳。公然其言。庚戌、約同志大會留都。秋、會江省月餘、浙流至螺川、集會凡邑同志。辛亥、會樂安、會宜黃、歸立義倉、創義館、建宗祠、置贍田、修各祖先墓、講里仕會于臨田寺。壬子、撫臺夏夢山公登姑山、請見夫子、命有司具路費促北上。癸丑　廷試、年三十九。時內閣徐存齋翁定會所於靈濟宮、夫子集同年、聯同志日至焉。季夏、選太湖令。時蘄黃英山多盜、江防使者遣兵戍其地、民苦之。夫子至、首請撤戍。盜不爲儆、領壯士突入、擒其渠魁、盜悉平。所至集父老從容訓誨之、於是小民聞風、爭持果酒叩道傍求見。湖賦素難辦、因與之約、悉得諳縣自納、設櫃于門、民甚便之。後流移、修庠序、令鄉鄰師弟子、朔望習禮歌詩、行獎賞焉。立鄉約、飭講規、敷演　聖諭六條、惓惓勉人以孝弟爲先。行之期月、爭訟漸息。有緩急難卒辦者、父老子弟爭相趨營之。入　覲、嚴氏欲以臺省要往見夫子曰、有命。既而擢刑部山東司主事。時大司寇鄭淡泉公極稱太湖之政、部事無大小悉與正之、一時平反從末減者甚衆。前獄中每遇寒、無日不報囚死、夫子命具湯藥熱飲食、時收放、因乃不病。已未、滿一考、恩封父母如其官。庚申、出審大同宣府獄。沈青霞錬者、嚴氏冤害之也、死而株連甚衆、皆欲殺之。夫子悉從輕減。比。迂過魯、閱道于泰山丈人、學益進。辛酉歸省、學者大集。壬戌、出守寧國。至寧國、凡士民入府、則教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足以治寧國耶。曰、奚啻寧國已也。數月、教化大行、遠邇向風。乃聯合鄉村、各興講會。清逋欠、修堂廨、建志學書院、與郡之一鄉先生及諸生沈子懋學、徐子大任、蕭子彥、詹子沂、趙子士登、戚子恢、郭子忠信、梅子鼎祚等講學不倦、郡堂絕無鞭朴之聲。南陵苦種官馬、力請撫按　奏罷之。築涇縣南陵太平城及羅公圩、

修水西書院。乙丑入　覲，徐存齋翁詢以時務，對曰，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翁是之。遂合同志大會靈濟宮。回郡，王吉泉公按郡，郡中寂然無事。公謂所屬曰，太守誠以講會鄉約治郡。命集父老子弟而觀其歌詩習禮，皆賞之。未幾，聞前峰公訃，奔歸，士民縉紳送踰百里，有追隨至家者。丙寅，建前峰書屋于從姑山，四方來學者日益衆。戊辰，聞顏先生以剛直取罪，繫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或曰，山農不及子，子師之何也。曰，山農先生在縲絏之中，而講學不倦，雖百汝芳豈及哉。既而賴同志併力設處，得戍邵武。己巳，居寧安人之喪，夫子毀瘠。辛未，除寧安人服，乃周流天下，徧訪同志，大會南豐，大會廣昌，大會韶州，由郴桂下衡陽，大會劉仁山書舍。是行也，從濂溪月巖謁永州舜陵，縱觀九嶷，深入鑿洞，陟日觀于上封，讀禹碑於嶽麓，酌賈誼井泉，汎汨羅廟，窺衡湘幽勝，殆盡其槩矣。壬申，當道引　哀詔促起，後癸酉入京，見張江陵公。公問山中功課，曰讀論語大學，視昔稍有味耳。江陵嘿然。補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甲戌，年六十，具疏乞休，同志強止勿上。季冬，抵雲南，治昆明隄，令從下者濬之，省原估費十分之九。與其父老履畝辨水利，復金汁銀汁二溝，民便耕種焉。乘暇遍歷郡縣，凡水之利害無不平治。秋，由大理入永昌，濬龍池，引沙河。乃適騰越州，莽人犯三宣，且逼州境，夫子以虛聲先之，莽人不敢近。兩院遂署行兵巡事。莽人驚徙西，西徙入告急，夫子授以方略，大困之。緬遂入馳諭六宣尉，但能殺莽者，即許居其地。莽人恐，乞降。丙子，署提學事。時選貢方嚴惡，以正貢應。署司事時欲多決重囚，竟多出少入。禁安寧二州城，暇日輒臨鄉約，其父老子弟群聚聽講者動以千計，風聞遠邇，爭鬬漸息，幾無訟矣。二月，轉參政。捧　賀入京，起元受業焉。　賀典既成，曰吾今則可以乞休矣。遂具告吏部。出城，諸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　命而歸。己卯，入粵，從南海歷惠潮至閩，徧訪同志。庚辰，修太平橋。辛巳，給諫鄒南皋公薦於　朝。癸未，門人杜應奎、聶繼皋等及諸孫集刻會語六卷。

考歲、給諫楊宜菴公疏　奏雲南邊功。夏、適臨川、會
崇仁、會樂安、門人黃子廷寶、徐子允修、陳子樞、曾子
如海、吳子道南、黃子宸、詹子事講、陳子致和等各留
會旬日。乃入吉州、訪王塘南公。進安福、訪鄒潁泉公。
至永新、拜山農先生。下泰和、會胡廬山公。是歲按治
鞸珠泉公以地方人才　薦夫子。乙酉、大會江省同
志于會城。丙戌、麻城周柳塘公來訪、同舟下南昌、遊
兩浙。至留都、同與朱子廷益、焦子竑、李子登、陳子履
祥、湯子顯祖等談學城西小寺。未幾、同志咸集、會憑
虛閣、會興善寺。門人集會語續錄、趙瀫陽公刻于太
學。別後大會蕪湖、大會水西、大會寧國、從祁門入饒
州而還。丁亥、門人為建講所、扁曰明德堂。是秋、建陽
尹崔子肖迎夫子過新城、與鄧子元錫傾論而別。至
建寧大會、有建陽會語。戊子夏、靜養從姑山、命諸孫
勿往應試。六月、從姑山崩一角、風拔大木百餘株。八
月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夜談學不倦。念五日、命姪
輔三、孫懷智、門人聶希賢、周廷桂、董匠事、姪輗、長孫
懷義、門人鄭奎侍左右、七孫懷祖、門人王潛、黃欽、司
賓客、五孫懷敬、門人黃文炳、李大經司應酬、八孫懷
本、門人王一元、鄭時彤司書札、以萬煜、聶鉉總之。二
十九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
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適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中午、左史萬言集問疾、手書七十字與
之、自茲絕筆。九月朔、潔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
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哭留、許
再盤桓一日。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七
十有四。夫子十有五而定志於洵水、二十有六而正
學於山農、三十有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有六而證
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其他順風
下拜者不計其數、而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者亦不計
其數。身所止處、輒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及
門者數千人、直下承當者亦衆。配吳恭人、生子二。長
軒、號從初、配黎。次輅、號玄易、配饒。女二。孫八人。曾孫
十人。逾月、門人皆至、凡數百人、扶柩出殯于鳳凰山、
里人皆罷市盡哀。既而諸弟子相與言曰、古人之尊
師也、咸有私謚、以志不忘、若隋文中、宋明道是也。今

安可缺乎。又相與議曰、吾師之學至矣、蓋孔子求仁之旨的在大學、大學一書是性體與矩式兼至者也。秦漢而來、悠悠千載、其閒豪傑之士、聰明超悟者見性體矣、而未必盡合其矩式。高邁勇往者擬矩式矣、而未必盡透其性體。惟吾師之學發志最蚤、自髫齓之年、以及壯強衰老、孜孜務學、未嘗少倦。終求于四方高賢宿德、惟恐不及。德無常師、善無常主、但聞一言之益、即四拜頓首謝之。會衆智以稽古訓、折中庸以歸大學、靈透洞徹、生德盎然、而其躬行密實、篤恭不顯矣。故其隨人啓發、直指性體、至所眞修、刻刻入神、非言所及也。每稱

高皇道並羲軒、而六諭乃天言帝訓、居官居鄉、極力敷演、蓋畏天命、畏大人、學不厭、教不倦、平常而通性命、易簡而該神化、自孔子而來、未有吾師者也。今夫論者名言之跡耳、惡足以稱其德哉。天之高明也、萬物覆焉、其贊曰大哉乾元。地之博厚也、萬物載焉、其贊曰至哉坤元。今夫子之德合高明博厚而一之、故語之以地則遺天、語之以天則遺地、殆無得而名焉矣。於是又有言于列者曰、然則欲求吾師之學者無如大學矣乎。大學首言明明德、則盍以明德諡諸。衆乃交贊曰、其可哉、其可哉。遂筮日告諭曰明德夫子。以某月某日塟鳳凰山之原。銘曰、赫矣

皇明、會合貞元。篤生夫子、揭日中天。信性信古、巧力具全。大信大順、仁孝自然。祖述仲尼、憲章

高皇。覆幬靡遺、持載無疆。物斯並育、道亦並行。大哉夫子、明德不忘。鳳凰之岡、盱水之原。作人君子、是升是遐。聖遠言湮、衆說紛挐。道我會語、後聖莫加。

近溪羅夫子墓碣

樂安門人詹事講撰 提學御史

先師近溪夫子以天年終於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訃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太學生懷智持狀來徵講爲碣。講於師寔有罔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君第六子近通始。歷　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大壯里閈。季文生永和、魁然以孝友著于家庭。

永和之四世孫為兩岡、則犖犖負奇節、大亢厥宗者也。兩岡舉丈夫子三、其季為前峰公、諱錦、即師之尊人、封比部主事、如師初年官。公嫻於文詞、馳聲章甫中、籍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嘐嘐然矯矢東越。安人甯夢赤日入懷、生師。師穎褓時即悟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禮。甫長、雅不好弄、群兒以狎侮、至油然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群。弱冠受博士籍、悟尼聖之學有不專於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捧賢書、明年捷南宮、人皆以為華、師歙如也。叔子樂溪怪而問之、師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鄉有一乘事業、此壯夫終身有蓋棺憂也。隨辭　廷試事、歸姑山、決策尼聖、面水證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仕者。人謂甯安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為進取計、何輕視若此。安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第、故爾。當是時、介紹於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于中都、轍跡所臨、屨溢戶外、聞者靡然顧化。師即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　廷試、授太湖令。太湖巖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為一切俗吏所為。入　覲、天官最其績、擢比部主政。時大司寇海鹽鄭公也、公素慕師比在屬、讙甚。以為得師晚、事無大小悉與諮之、所明罰仲抑者甚夥②。追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朴聲、月惟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術育人才為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尊人外艱歸。歸之日、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師[illegible]、四方來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列　哀詔促起、復補守東昌。間行泰山、途遇盜將犯之、既聞為師也、拜而泣曰、吾意為某某、乃羅爺耶。稽首而去。尋遷滇南副憲。時彝人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彝泣化之、彝亦涕泣請降。更為開水利、塹城壕、省遙役、③大布　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從尤衆。無何、轉藩參。　齎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廣慧諸剎、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正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修撰沈君懋學、編修曾君朝節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

奚望。遂具告天官、浩然歸矣。師之歸、薦紳談者憾柄國、併啞言者、欲甘心之。師笑曰、無庸。記云、君子隱而顯、且一時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變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下聯轍各郡、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復閩廣、益張皇此學。今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衣冠、謝皇天后土、召諸門人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早、丁寧　王吏命各舉辭相酧、以別。諸門人泣留、留一日、整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四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本道之大原、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為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寧也未嘗不運、至虛而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寧、至實而至虛。故放之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真詮。即研究有年、透悟獨到。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笑歌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洒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常以學請正、曰、學貴靜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著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著乎。曰、心兮本虛、至虛要矣、何著。講常以寂為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為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寔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于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令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為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而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師不可測、詳具楊太史誌中、講不復贅云。

近溪羅先生墓表

古夔友人趙志皋撰　文淵閣大學士

予素心理學，龍溪王公謂予曰，江右近溪羅先生雅好學，大建旗幟，爲四方來學倡，戶屨常滿，束裝就業者無間遠邇。予欲得其人兩相印可，大愜所願爲快。時先生尚守寧國，已籍籍有聲矣。歲丁卯，先生周流天下，徧訪同志，飄然臨予浙。與公劇譚竟夕，相得甚懽。聆其的譚仁言，毅然身爲己任。公嘆曰，眞顏氏子復出也。予目先生葛巾野服，飄飄物外，眞若秋鶴橫空，毫無煙火氣，味尚爾一儒生態也。自是得就紛龐，言言兩相契解，而彼此貽簡牘，交相責成，互相訂正，無下數十紙。逮丙戌，先生久解組歸，擔簦來游白下。時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日會百計，翕然從之。予時率六館師生，延先生大會憑虛閣，悉剖底蘊。予得其精緒者錄而梓之，已喚喚雄鳴於世。未幾，先生曳杖告祖。嗚呼，先生之學，大都指點人心，以日用現前爲眞機，以孝弟慈爲實用，以敬畏天命爲實功，一念不厭不倦，爲朝夕家常茶飯，人人可食。何智何愚，破觚爲員，言言中的，徹天徹地，高之不得，率履不越庸常，卑之不得，易簡通乎天載，渾玄渾釋，忘俗忘儒。心涵天地之虛，量沛江河之決，學之得其大者也。尼父簽一脈，千百年來關而不通者，直至先生而衍其派矣。世儒以玄疑之者，是得先生淸淨玄明，而不得先生冲夷恬澹；以釋疑之者，是得先生盻眡不設，而不得先生廣博無垠。此皆遊其藩而不登其奧，寞摸其貌而不探其神情者也。且名之不得，窺之無似，又安容置喙其間哉。第今之講學名家，分門各戶，競相標榜，稍相牴牾，而氣不相下，一窺影響而執之爲有得者，舉在先生下塵矣。予何敢私一先生哉。海內自有具隻眼者在。先生孫懷禮、懷智，昔遊予門，予得其兩生狀，一以慈和剛勝，一以高明柔勝，一種朴素眞醇，毫無岸幘，予心賞之，卜先生後有人也。茲捧狀乞予表先生墓，予何足爲先生表其積履一二哉。若夫得先生大誼之槩，復所楊太史墓有銘，鄒貞詹侍御墓有碣，俱昭灼耳目，照耀今古者也，予不容贅一辭矣。予特表其生平好學一事，顯揭於墓道，俾尚友者知所稽云。

近溪羅先生墓碑

吉水後學鄒元標撰　吏部員外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問無足述數者、不足論。即有足述數者、顓顓學一先生言、嘐嘐自信。有告曰、道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匪虛。於道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孰一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蓋自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虛而忘我矣。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欬音、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來、先生已爲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不覺、于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懷智訪我雲巷、以墓碑見委。予閱諸名碩臚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先生姓羅氏、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近溪明德先生。世爲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學薛氏學。常坐危樓、起一牖、如盂狀、左右置明鏡一、止水一、跏趺運旬、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泰廓清之效、而受朋從之害、病大作。前峰公授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顏山農在焉。先生舉前功問、顏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於稠人中稽首顏山農者四。已而師事之。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　廷試。癸丑、　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參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爲仕、其學也以仕爲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而真誠惻怛、盎然春育。興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之戀慈母、去而思、歿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強致也。元標反覆窺先生于微、真令人心折神悚、非後世剽譚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

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視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與、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曙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雖口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之不懈、凡先之縲絏、周之貨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嗟乎、即此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矧曰其他。梁夫山因楚、先生嘗因往援之、有諷先生曰、夫山害道、宜羅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羅文罔、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視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眞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己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闕之。或疑先生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爲統爲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也。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蓋嘗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于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于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暨也、　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眞性。謂先生有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濫竽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達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爲知言。今

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殁萬曆戊子九月、葬二十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　力弘而毅。　噓吸萬類、
胎育元氣。　蚤竭心思、　晚順天成。
何思何慮、　斯道典刑。　其心孔仁、
其仁以身。　周流海宇、　物我皆春。
濟濟多士、　私淑明德。　繼往開來、
百世不忒。

本卷文均見《近溪子集》附集

校記

①卷：當作「巷」，見下篇周汝登所撰傳。

②顆：當作「夥」，見《明文海》卷四四四。

③遥役：當作「徭役」。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一

龐嵩　周賢宣　葉朝榮　張元冲
張獻翼　陳茂烈

應天府治中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薦長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公惻隱委悉霑洽。公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訪其積逋，於以勞來拊循之，所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輪保，免其催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查居客戶，以助夫役，務併驛馬，疋以甦衝途。毀胥盜役，免及詭納官戶、覈坐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萬僊、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公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償之苦，百姓至今頌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公躬至婦所，見室畔懸崖巖立，林木蔚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詰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殺人狀。又高淳衛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偵知鄰有畫工以其妻歸，曰逃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底曉王湧與人彭若徒占良人妻，殺其夫。公讞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損俸以資貧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於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與起者爲多。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於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篤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蕭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龐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挈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萬僊鄉有特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國朝獻徵錄》卷七五

右布政周公賢宣傳

王時槐

周賢宣字仲含、爲安人、歐陽文莊高第子也。第進士、授繕部主事、権荆税、搜剔弊孔、商民咸稱利。瀋校有小艇百餘、潛行刼掠、號滿江紅者、盡收之、繩以法、往來無梗。遷郎中、命建三殿、取材川廣。公建議材料積而不用、役損費多、奈何復苦諸省之民。中貴人難之、公不少遜屈、竟得請。故事、大役一興、中貴人視爲利窟、蠅集其中、相緣爲奸。公所估精覈、羣閹側目、竟出爲延平守。至郡、以厚風俗正士習爲首務、時時引諸士弟子誦說經義、而一歸於實踐、士喁喁向風。屬島夷弗靖、烽火相望、山澤亡命乘隙竊發。公用間諜、募敢勇、潛擣其庇、寇患悉平。考績、擢海道副使。民德而尸祝之、有永懷祠、有崇報祠、有安貢生祠、有撫安碑、有遺愛碑。其爲海道、會倭寇逼城、公帥師敗賊衆於漳浦、民用無恐。廣賊遁詐入漳、公即帥舟師親蹈行陣、大破其巢、還良家婦女被虜者二百餘口。是時兵革倥偬、公方率諸士講道芝山書院、辨義利、崇正學、訪修潔之士、躬禮其廬。齊藩政、立條編法、民甚稱便。遷按察使、特抑豪右之患苦小民者。尋擢右布政、會有修郤者、假拾遺劾罷。公既解紱、與同郡諸君子結社白雲之巔、訓廸後進、不爲奇僻語、推根諸日用倫常、使人自求自悟、以是賢愚各獲其益。嘗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此聖學宗旨也。素恥干謁、而邑有大利病、則未嘗不盡誠以告、邑大夫每信而行之、鄉人多賴其德焉。

（《國朝獻徵錄》卷九〇）

養利州知州葉公墓誌銘

歲丙戌、養利守葉公卒于官、其子緝修君含皇祖括、自燕走粤西逆其喪。余迎而送之、緝修君扶服泣曰、孤不天、致降罰于先君子、若以大夫之靈焜燿先君子于泉下、死且不朽。其明年、介公門人陳黃門狀來徵銘、曰先有約言矣、余不能辭。公諱朝榮、字艮時、別號桂山、閩之福清人也。生有異質、負大志。比長、肆力于學、于書無不窺也、而尤深詩。自其餼學宮、爲諸生高等、名大譟、遠近執經請業者履滿戶外。公總風雅之耿論而衷裁之、聞者虛往實歸、淺深各得所願。高足弟子遵其業、咸顯當世、而公竟不得第、蓋五十而始用恩薦入成均云。旣北學、時與賢豪長者相結、天下士又無不內遜葉公、顧又不第歸、歸而公父歿矣。服闋謁選、爲江州別駕。江州四輸所輳、故稱衝疲、多逋賦。公潔已恤民、民感其誠而賦以登。故事、歲入白下一謁通關、屬邑奉金錢爲馬資、公謹謝曰、艮有司、幸愛我、我不持一縑入留都、無用此爲也。度支郎榷征蕪陰、守大夫推擇公爲主進。公惟嚴鍵閉、慎出納、秋毫無所緇、歲損算什之二三、而課亦羨溢已。而有墨使者至、公輒謝不往、使者竟以墨敗、波及諸儕曹、而公則皭然矣。別駕稱閒局、而臺使者才公、數令攝他邑。所至好爲民捜瑕興利、不以攝故苟旦夕。客謂公尸祝代庖、得無傷其手乎。公曰、苟利吾民、吾何辭于越俎。其在瑞昌、以滾河久湮不治、將徙嚙城郭爲民害、遂亟策疏瀹、暴行烈日中不爲罷、水竟歸其故。彭澤江省門戶、而垣牒且圮、公爲處財用計、徙庸城城民不知費、而屹然成金湯焉。簿領之暇、復考求故實、勤成邑乘。彭澤之有志、始此三邑。黔首家頌而戶戴之、甚于眞令、惟恐公之不久攝也。公雖强力于政、復履方董道、恥賔事大人以成名。薦紳先生過江州者、自旅謁外、卽知交積素無私造請、以故不甚驩貴人心。然廉潔惠愛聲聞吳楚之間、卒無能抑公令名者。佐郡凡再滿、未及上攉、

知養利州。州處粤極徼、抵交南一舍而近、蠻獠
出没、雕題雜俗、人皆難公往。公曰、何憚哉。我不
夷而華治之、渠則華我而不夷自矣。至則擇地
建三鄉校、群子弟其中、躬爲論説綱常大義。又
移學宫于近地、條具科指、時時進獎而將厲之。
於是士翕然向方、蠻夷君長亦望風慕義、款闗
之學如市、駸駸變椎結而端委之矣。他若拓城
墾田、鑿池築陂、闢交闗、戢蠻訌、罷市易錢、經畫
紛措、率爲州民數百年計。養利已不能斯須去
公、公亦不能恝然養利焉。時編修君成進士、官
翰林、屢書趣公歸。公報曰、一州如斗大、安足展
吾什一、聊徵吾志乎。
東明啓祥、覃恩徧寰宇、吾歉而大父母之不獲與也。
吾治幸有成、庶幾沾一命榮而大父母、吾不重
去吾官也。兒須之矣。既滿考、臺臣上公治狀、得
褒贈公父如公官、母爲宜人、而後公喜可知也。曰、吾
願畢矣。大夫七十而得謝、禮也。即日陳牒致其
仕。方秣馬治行、病一夕而卒。郡中三老子弟大
臨于衙、夷群蠻落闐聲心折、相與謀尸祝公矣。
公生平無他嗜、惟嗜讀書、呻吟呫嗶、耄而不倦。
然其學、一衷于六籍、不以支爲旨、大要責躬行
而已。其治則設誠而致行之、不事粉飾、故儒爲
醇儒、吏爲循吏、殆以經術經世務者、非耶。而陳
黄門復謂余曰、學者多言無鬼神、乃吾師數數
奇異也。初、公執親喪、哀毁瘠疾、疾且革、倏見
神人以越鞠方授之、一服而霍然起矣。亡何、倭
闖于海、神復來告之期、得先事而脱人以爲孝
感云。迨其卒也、有伍州慕女者死且蘇、言至一
所若世所稱城隍祠、峩衣冠而南面者太守也、
而是夕公果逝。怪哉。蓋闇至孝之行格于幽祇、
愷悌之德没爲神明、方册所臚列、若叔纍獲方
于空中、仲卿俎豆于一邑、竊高其人、不少概見、
乃今覿于葉公、豈異也。而公且兼之、其猶在二
子上乎。按狀、公之先自蔡徙閩、至宜與公而始
大。子孫多顯。勝國時十數傳而爲廣彬、即贈大
夫公父也。母郭宜人。以正德乙亥某月日生公、

其卒也以萬曆丙戌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子四。某某、向高、即編脩君。女二。長適林守定強、死殉夫、有烈士風、郡邑方上其事。次適某。孫男二、某某。公既卒、編脩君拾其遺文、有詩經存固瑞芝堂藁行于世。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之原。余于公之訃、有私痛焉。余先大夫嘗令彭澤矣、越三十年而公來攝彭、問父老遺事、輒稱朱令君不置、有隕涕者。公乃以邑人意請于當道、祠祀先大夫、而公自爲傳記之語具邑乘。先大夫之不泯于彭澤、公之惠也。余忍令公泯泯而已乎。銘曰、謂公儒也、悉迹其所成、非卑曰不顯。謂公仕也、晚暫其所施、毋寧曰不遠。神之洋洋、在彼南壘。曰承蒸嘗、其魂氣應歸于瘤府之鄉。松檟之芊然、望九京之鬱然、即宮長夜、結爲大年。無涯之澤、以永庇爾象賢。嗚呼、是爲葉大夫之阡。

朱賡撰　《朱文懿公文集》卷九

張中丞傳

中丞名元冲、山陰人。以嘉靖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拜命而泣。或問之、曰、吾祖爲是官、曾以直諫萬貴妃撻寵賜杖。吾父逢禁日必出血衣、陳祀之、且涕洟曰、子姓有爲是官者、其毋忘此血衣哉。吾今爲是官、是以泣。蓋其祖以弘本科都、其父景琦則以部郎知桂林者也。時嵩初入閣、元冲首疏嵩心術不先、不宜在帝左右。不報。先是、九廟災、上刻意營建、曾以木工郭文英有技愛之、加工部帶俸右侍郎。至是工成、陞其子文思院副使、而文英嗛嗛、復請辭己所受俸、改廕兄子、乃復以其兄子爲鴻臚序班。元冲疏爭之、謂文英賤工、本以繩墨斧斤之能奔走冬官、忽遭逢廟建、致濫名器、以無何廝役而帶俸竊銜、其爲非分已甚矣。今復冒叨恩廕、在文英者慚慄引咎不暇、乃復敢狎恩抗求、自處非法、小人之貪肆一至於此。且文思院非他文英出身之所也、工技必各安其業而後有濟。今文英既已踰越、而復不使其子弟安

于其業、此何意乎。上怒、不納。會織染太監以上用羊絨未給、請尚衣孟忠賫敕僭造、而元冲復爭之、謂嘉靖元年既已停罷中使僭造歷、至二十年間、始遣尚衣李鉞偶一督辦、然即已徵還。此在神聖愛民、其為防微杜漸者如是其至、而小人罔上、重溷聖聽、其罪可殺。且內官之出、必有京師巨黠投充家人名色、于其奏帶常數外增一二十輩、依附撥置、需索驗擾、甚至鞭韃司府、箠縛官吏、此所係匪細也。上益怒、不納。然卒以其言直、轉外、為江西參政。既而進廣東按察使、巡海、擒海賊徐碧溪、何亞八、敘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監司第一、補江右布政、轉左、尋以右副都巡撫江西。時閩廣流賊犯境、元冲疏請便宜、統參議趙鏘、副使陳柯暨指揮屠塤、杜喬、廣東都司孫敖、浙直冠帶千戶龔綸等、各領兵堵勦、日有斬獲、遂驅賊出境。而其渠犯贛者、殺官吏、劫倉廩、焚掠、贛撫得罪。內官與政府憚元冲直、畏其入用、并嗾之、勒回籍。元冲少從王守仁游、與同里錢德洪、王畿、徐珊共闡明良知之學、而元冲尤以氣節自勵。曰、人之生也直。守仁嘗稱曰、吾門不乏上知之士、至于忠信質諒、無如叔謙。叔謙、元冲字也。又元冲嘗讀書浮峰山寺、守仁顧而登其巔、嘆曰、此山卓絶不羣、叔謙似之。為題浮峰書屋而去。嗣後學者遂稱元冲為浮峰先生。

論曰、元冲祖父皆名臣、以弘以建言得罪、而景琦為郎忤中官讁判、始知桂林。元冲其繼志而與者與。姚江之門有二、一以領會、一以踐履。元冲與錢、珊同學、而元冲冲然已。

毛奇齡撰《西河文集》卷七四

張幼于生誌

嘉靖中以制科之業稱公車者、無若吾吳郡三張、曰伯起、曰幼于、曰叔貽。幼于始字仲舉、一曰敉。叔貽尋夭、而是二人皆厭去其業、為古文辭、益壯麗、其名亦益著。幼于文遊徧海內、咸欲薦不朽之策于幼于、弗顧也。一日

東訪余弇中而請曰、有樂丘之石以干子。余愕弗敢應。已而曰、不佞少長於君八歲、柰何任君身後。幼于曰、固也、世有不可知者。我先子則猶可得之子、子先我則無若子何、兹乃有二幸。夫及子之身而得不朽我也、與我及之身而得覩子之所不朽我也、子以為何若。然則何以不君傳而誌為。幼于又曰、傳者傳也、誌者志也。我藉子而傳之乎、則無若藉子而志我之志也。於是為張幼于生誌。幼于初名鵬翼、已更名獻翼。其先自鳳陽徙而金陵、已又徙而吳、為望族。王父準能積著起家、有四子、以伯氏叔氏材任治生、棄之賈、而仲季恂恂守經術。仲卒繇鄉舉至台郡司理、季游太學得金吾幕職。而叔氏遂大廓其產、以誼伏閭、至傾郡邑。叔即幼于之父、所謂雲槎處士沖者也。當是時、處士以才能振其姓、家所蓄三代敦鼎尊彝、古圖畫書籍器說、即代稱膏華者莫敢抗。居恒自歎、誰與我守者、世得無以蔡中郎目我乎。已而伯起生、又七年幼于生、皆生而白晳、婉好秀麗、每出、市人連袂瞭盻屬之曰、誰家璧兒、當非復塵世間物。父憐愛之、為置師塾、日誦數千言、稍受筆即能破累幅、而所造語奇、往往出意表。年十七、即以詩贄故翰林待詔文翁。文翁世所推伏、前輩無兩、輟食而讀、謂其客陸禮部師道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趣延入酒之。而是時伯起業已名文翁客、居數歲、遂客及叔貽。陸君亦折行而與幼于稱詩。故皇甫按察汸、彭處士年、黃處士姬水、令劉按察鳳、尤相得、唱酧無虛夕。當是時、操觚者以不得幼于一語為歎。幼于尋游南太學、兩司成至不敢抗師禮、引以為上客。然至每大試、輟不獲儁。伯起雖一獲儁、其試南宮亦詘如幼于。故借悲叔貽之夭、而相率為厭去。然幼于之所謂厭去、獨舉子業耳。故治易、至是益深湛其思、自此於絕韋折楊而不已。蓋十年之中而成三易、曰義經約說、曰義經雜說、曰義經臆說、已有讀易紀聞、讀易韻考、學易椽聞、後先將數十卷。時人往往以博聚歸之、而未有能覼習者。幼于意不懌、乃盡謝其故冠裳幅

巾絙褐、置輕舠、呼觴與、縱游吳越諸名勝。建牙提節之使、邦君大夫與搢紳遊旅之賢豪長者、多幼于所故識。即非故識、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頸願結歡。張先生先生乃背顧我、幸甚。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則詼、詼劇則卜夜。稍不跡方、以內傒粉蛾睩肩隨之矣。蓋咸以何點擬幼于、惟幼于亦自謂通隱也。築室石湖塢中、貌點兄弟像而祠之。始幼于之及處士公也、雖甚見憐愛、而義方斬然、小弗稱則賜朴、而嫡母葉太君敎而磨煦之、若創其膚。生母許少君以有子故、代家秉、其誨幼于不顧爲慈。幼于精專其思以奉父及二母、於三子中最爲得二母心。父及葉太君相繼歿、幼于刻像私室、以朝夕起居。至伏臘薦饋、哭聲殷殷不絕。少君爲之感動、曰、我幸無恙、是兒脩辭色而奉養我、他日卒不諱奈兒目枯何。其事伯起莊甚、然伯起介少可、而幼于多許、既飾雖小異趣、然未嘗一息而忘推兄也。吹塤和篪、洋洋盈耳矣。痛叔貽蚤逝亡、以爲地下者、則謁誌銘於余、諸傳誄哀輓多屬之鉅公名人。云吾所不欲得不敢以加吾兄、吾所欲得不敢不力於吾弟、人以爲實錄。幼于念處士公先仲季父埸、其奉侍二父益謹、所進毳甘以日計、非產之珍以月計、衣履既好以歲計。五服之內、宗戚中表有恃而室家者。急朋友之難、過於己。若故諸生劉喬祖、姚懋言兄弟、韓崑、徐玄素、許高宋、三重醫士馬應龍、游客張昂、王人佐輩、或館鑲、或治喪葬、或受孤寄、或解紛難。其始分誼不甚深、往往竭財力爲之弗計也。若素所敬重及貴人長者、弗暇計矣。幼于既以顯重性又好客、擊鮮飲醇之歡亡虛日、以故環所居觀家橋里巷車騎冠蓋委積、前後不絕。守令傾耳而待、幼于亦時有關說、然不顧爲所偏私、人不能以是病幼于。其兄弟所居重于二千石、然善自把損、舍人子有外闗、即被傷委頓、猶好謝其敵而自引過。至盜財物而露者猶掩覆之、不使竟也。事詳家兒私語中。家兒私語者、幼于所自著也。幼于念以任俠喪扗產、僅圖籍存、而許少君益篤老、

不能舍之而北，所縕藉不得攄，游跡漸近，不敢過數百里外。娶婦朱，為吾女甥，賢，亡子。中歲為幼于置貳，衆三子而婦揚。三子曰里，曰仞，曰頊。以仞嗣叔貽，意尤念之，為倣顏氏家訓凡十十八條，垂四萬言，以示軌物。他所著詩文又數十萬言，其行世者十之六。弇山人曰：余讀幼于私語，遠本天道，邇證人事，上標先德，下述已構，詰昆盩交，纖善畢羅。即毋論三子，咨問為何，所以立揚資事之道備矣。所著詩文最夥，不名一家言，其詣亦以先後為至，未大要才周而溢，學積而宏，今不必離古，不必合匠心成法，遇境輒會，斯所以為秇苑之雄乎哉。古者親在不稱老，今許少君八十七，耆無害，而幼于亂髯蝟磔，雙權若玉，飲啖御內如少年，乃遂斂其雄心而謀束身之地，以身托，得無為吊詭乎哉。吾敢以其志志之，且為約曰：自此而吾與子所乏者，非日俟而續焉可也。

王世貞撰《弇州續稿》卷一〇九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峰陳先生墓誌銘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穷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眚，哭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曰：吾而兄也，勉就藥以覲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為之斂備，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子立其族子遠揚為後，與松厓山齋治其喪，守瀛君以棺來助。越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奉先生暨配贈孺人鄭氏，以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賜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其家。始先生以孝廉為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使陳君珂為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上溫言諭受，及是命三賵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陳為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與

化衛總旗。傳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為先生父。父卒、先生甫十四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憫其羸、喻止、遂韜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黃卒、易所居資具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憲副榮重古行禮、為予師。會試、道遇劫、徒附之者幸在、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者去、君者存、何半。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卻贐金。修禮陳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吉安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褒家利寡姊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剛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為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摯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閑解為齋。信浮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誌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乏寒且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書佀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

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佀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患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為愧。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蕭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生對。韓曰、以蕭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相信尤深、每聆言、躁慮消熄、宿疾為頓愈。先生亦惟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予既誌其壙、又銘其墓、其先生私耶。張

壽八十九、先生壽五十八、墓五窆、封孺人蔣及余壽丘預焉。銘曰、化樞物治陶靈範精。光氣之會、公得其清。星爛日章、後先輝映。迨宋宗儒、于斯焉盛。公有正悟、意往神趨。靜存動充、一真自如。搜竊記聞、亦敏則有。探幽索微、玄象誰友。世局斯下、邪論崩滿。始風聿還、亦允斯觀。

林俊撰 《見素集》卷一八

校記

①刻罷：當作「剗罷」。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二

王應電　查鐸　呂調陽　蔡汝楠

王應電傳字學

郭子章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文恭公、泰和陳子虞、隱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初著周禮解、已著同文備考而自序。序曰、道也者、文之體直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轉軸也。溥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恒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靡。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爲。歷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判洪濛而開之者也。意融理暢、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賁如草木、易知易從矣。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爲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良膺眞贋不可復別、取二三體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已見、盡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異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爲奇巧、或欲布置以爲齊整。今紕者傳謬以爲博、滯陋者執守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嚮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叢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卽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轉注之謂也。

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所未講也。故書母有十、雖繼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能遁也。發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綱布、泝流而溯源、理之如攻玉摘亾、用甲勾乙、損盈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道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業書直科斗、施於主點、其書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鐘鼎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於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雷蒸竊取之矣。後有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惰、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其官、曰論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爲也。我　高皇帝操三重之柄、發尊微之善、嘗命儒臣爲正韻矣。但[illegible]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謬、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厥於音義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變、或所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星聚屬、非天將與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生值其時、化機自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庶幾成書、然而洞困之餘、功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諧厥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又著書法指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皆有裨於小學。應雷卒于虛經紀其喪、并贍其妻子、爲刻周禮及同文備考二書。

嬾衣生曰、王荆公字說自謂亞於六經、當時爲蘇子瞻、劉貢父輩姍笑、書遂不傳。今秀見於韻會、爾雅翼

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貯泰和縣署、近多遺逸。予得明齋備考同文序、然存字學條半、恐亦日復如字說之歷劫耳。著書甚難、而惜書者甚希、予為之三嘆。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五

廣西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澹園集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若寧國貢受軒、沈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生。今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念其為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知謁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曷辭。按狀、先生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宣二州刺史、因家於涇。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王、錢四公間、所涵嚌最深。乙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即台山與少傅穎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焦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蒲鄖明經岱、探討上下、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illegible]俗而不欲為煩苛。其於單赤尤加體、其隱[illegible]為禁所中、先生為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嘗令有欲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為平亭之。諸關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弟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為擬、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為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覈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不為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為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一以恬夷剡之、

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叅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多士留之、革爲祝、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葬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獨能匿形而人言、多煽惑。先生出示譬之、妖詭相知者曰、眞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閱歲、晉廣西①兵備副使。抵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即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即單戟後進、析節引之、未嘗不與講敲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特屢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焉意矣。先生豐下賁顙、鬚歷歷可數、音吐若鐘。生平品格如麟鳳、於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就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倪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闇然自修、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合於古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衣冠端坐、迴時遂瞑。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正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孺人。生子三、琪清、琅清、玗清、並國子生。玗清先先生卒。今由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知先生之所延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敘而銘之、竊比於神交尚友之誼。銘曰、

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毋忝厥職。士言何必華、以學與於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丘、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一）

光祿大夫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諡文僖詹所呂公調陽行狀

吳國倫

頃歲文簡公自政府請告南還、攜其仲子詞部君道與國省族展墓、視其所治新第、且與國倫約婚、爲還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國倫送之富口、別焉。公執予手曰、先少保命諸孫名皆從與者、志不忘故

土也。顧未及還而下世、予甚痛之。明年、予其家來蒐求於兹矣。干時竊視公已有病色、然猶與諸鄉長老子弟接強飲食不倦。去既越歲、國倫走一使省公、則公病已去體、而神氣益王。心竊喜之。其冬、仲子諾計吏北上、亦迂至興國、稍稍視生產、存親故、益公命之也。問公起居、曰亡恙。海内蒼生方望公復起、越歲未兩月、祠部君使其從弟興訓以計來矣。嗟嗟傷哉。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縣人、故居茅潭里。洪武軍興、籍艮家子實伍、而公之遠祖文勝名在戍籍中。五年戍天長、六年從戍桂林、然卒易歲一人踐更、未有家桂林者。家桂林自公曾大父鑑始。鑑娶于劉、生綱。綱娶于宋、生璋、自號古愚子、即公父。綱自少負奇、析節②讀儒書、補郡弟子員、卒與宋夫人早世、而所遺孤古愚公甫在襁褓、煢煢依劉大母撫而成之。弱冠補郡弟子員、由貢藉仕爲徐聞令、徐聞人至今尸祝之。又古愚公與其配張太夫人並好行仁義、里中、里中人無不願呂氏滋大者。生二子、長應陽、爲郡諸生、卒。次即公。公之初生、太夫人夢巨蟒入室、益異徵也。公生而早慧、特達。年七歲、會古愚公遊太學、公尚未命名、太夫人遣之就塾師、持周散騎所次千字授公、公欣然指律呂句而視其師曰、兹吾名也。因名。古愚公聞之、大喜曰、兒志不凡哉。稍長、受易、多所傳觀史傳詩而爲文益奇。呂初試、即爲督學上海潘先生所識拔、謂桂林一枝、嘗還爲國棟。嘉靖甲午舉于鄉、是冬、始逆朱夫人歸、歸一歲卒。戊戌、從古愚公之徐聞、讀書縣廨。庚子、歸自徐聞、且治裝北上。屬聞古愚公得調、遂不果北而復之徐聞、扶侍古愚公還。辛丑冬、逆張夫人歸。壬寅、公卒業太學、聞永康程文恭公方聚徒談名理、乃執贄往見。文恭與語大奇之。公因僑寓僧寺下、惟三年益自砥事文恭公、日益崇性命之學、一切聲利不入其心。甲辰、丁未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難仕而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庚戌、成進士、廷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公雖以文學魁天下、爲　天子史臣、然自視遜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匕筯、張夫人進羹湯、曲極誠欵。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煤薰、公從夢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者、起而排闥入視、則二尊人偃臥幾不能喘息。公自激清冷水數斗沃之、始甦。人以爲孝感云。癸丑、以編修秩滿受封、父爲文林郎、母爲孺人。是秋、公以二尊人思鄉土、上書扶侍而歸。歸

踰一歲、意猶戀戀不忍去庭幃、二尊人以大義趣之、
乃復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會試、 上命爲同考官、
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附其黨而躐至
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宜卒亦無所加公。丁巳、
奔父喪。已未、又喪太夫人。公哀毀骨立、甁在草土者
五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壬戌、服除起家、取道過大冶
省族、爲文祭其五世以上諸祖墓、而後還京。癸亥、稍
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與內制。隆慶改元、擢
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
郎、遇 莊皇帝覃恩、錄蔭一子。戊辰、改禮部。已巳、改
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
未、 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
百人、已卽奉命教庶吉士。公凡三任成均、率以身
爲型範、先德而後藝、右愿慤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
者多名實純美、足爲 公家賴。其由少宗伯以上日侍
莊皇帝經筵、每爲講輒先齋沐、期以精誠悟 主、
往往緣傳經術、剴切古義、以爲時政規、 上亦時時
嘉悅之。暨修 世廟實錄、猶載精覈、足稱一代典謨、
不獨以良史才自見。壬申、拜禮部尚書、典禮多所釐
定。諸藩王外服中常侍有所踰制而希 上恩數者、
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廩廩奉其職。會 莊
皇帝晏駕、公從長次除奏諸大禮、頒布行之、中外翕
然稱善。是夏、 今上卽位。 上幼沖、方嚮意問學、知
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密、備顧問。益
公素以忠朴受知少師公、故少師公首推轂公、而
上卽晉任之、爲天下望。及在政府、又與少師公同心
體國、與致化理。 上嘗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
克愼、其一曰同心夾輔。書起都俞之風、于時再見。萬
曆甲戌、 上命主會試、得孫鑛等三百人。是年修
穆廟實錄成、 上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
子太保、仍禮部尚書、 誥贈曾大父繼大父綱、父璋
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妻張氏、累封一品夫人。丙
子、公以一品秩滿、 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少
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錄蔭一子中書舍人。是年
伯子與周舉於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年、
遇 上御經筵、每見稱不名。上微不豫、及諮訪大
政多稱 旨、輒隆溫諭褒之。所撰記 郊廟、先師孔
子、暨上 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盛
事、公皆屬藁成之、無一不當 上意。而所受 上
恩賚殊特、非先朝宰輔所嘗蒙。至于金錢文綺與馬、

什器之賜、及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公居恒自念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之一。會病肺久而足又患痿、從履漸不自勝、顧恐一日負　主未忍言去。至戊寅秋、公見　皇上年日盛、學日新、朝政次第修舉、又自度病寖劇、恐歸不及首丘、喟然嘆曰、帷幄非病臣素食地也。因上書乞骸骨。書屢上、　上屢固留之、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乃得請。　上徐遣御醫視藥、行人護行。時與周爲祠部郎、亦自上書請得扶侍其歸、　上許之、仍賜內帑金百金、文綺二襲、且詔乘傳以往、曰、卿歸、幸善休沐、尋當召卿矣。公歸里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侍養。會仲子與疾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不世篤忠貞、報之、非人臣也、即非人子也。吾憊矣、兒曹其毋忘忠貞之訓。是冬十二月廿八日、公晨起、猶對客、食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爲庚辰元日、公自起櫛沐、坐正寢而逝。訃聞、　上悲悼之、爲輟朝一日、詔禮卿須諭祭十一壇、冬卿營宅兆、太宰議贈、贈太保、仍錄蔭一子中書舍人、詞臣議謚、謚文簡。諸郎典視常數有加。公生平深沉簡諒、內辨而色溫、于人不輕喜怒、事不輕可否、而人亦無所用其間以嘗之。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爲詩若文、古雅廓深、不涉蹊徑。性尤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又門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妄陳一辭。乃其所與少師公斟酌元氣、總理萬幾、事又在禁密、非外臣所得窺。而公凡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恐見德、人故益無所籍以頌公。即祠部君嘗語予、鄉者平古田、及撫遠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其功。大臣休休無他技、信夫。吳國倫曰、初呂氏以戍入粵、何孿孿也、乃一日而四世稱相臣、遂爲粵西華胄、豈其先陰德厚乎。若文簡公父子相繼、欲反於楚、則又明於禮樂也已。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公其自托于五世反周之義乎。予故狀其大者如此。公生正德丙子二月十八日、距今六十有四年。

《國朝獻徵錄》卷一七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

神道碑

文簡公以宿學名德受知 穆廟，迨今 上以仲年嗣位，遂釆物望，登三事。維時寅亮之業煜霅茂明，而人知幾乞身，終始醇白，爲一代完德鉅人，實首推公。

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人。洪武初，遠祖文勝從軍天長，從桂林，遂家焉。曾大父鑑，娶于劉，生綱，即公大父。綱恥隸軍伍，始折節讀書，補郡弟子，登世，生子璋，自號古愚子，即公父。古愚公束髮讀書，才名籍甚，僅用歲薦仕爲徐聞令，有惠政，徐聞人至今尸祝之。比居鄉，與其配張太夫人莊好行陰德，鄉人慕義無窮，而識者謂呂氏先兩公咸以儁才夭閼，不甚暢融，上其後宜大。古愚公生二子，長應陽，爲郡諸生，次即公。公生有異徵，蚤慧，望而知其國器。生十九年，嘉靖甲午，舉于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 莊皇帝講帷，拳拳以弼成主德、康乂生靈爲己任，諷議剴切，咸發于至誠， 穆廟每爲動容采納。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今上初即位，拜禮部尚書。維時 穆皇升遐， 沖聖嗣服，廟堂多大典禮，公以淹博鴻儒在秩宗重地，所條上纖鉅，犁然悉稱 上眷。物望既乂屬公，而上亦雅知公端亮，遂以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時 上富于春秋，聖資英朗，孳孳銳意文學，講求治理，公日在左右，造膝陳謀，敷裨天下大計。 上之初年，吏修其職，民安其業，清和咸理，夷夏晏然，公有勞焉。 上亦待公特優，兩手書褒嘉，尚方珍遺厚賚，中官存勞絡繹于家，蓋自昔輔臣所未嘗蒙。時江陵在首揆，治尚操切，號爲綜核，其後漸縱如束濕，中外稱不便，而公獨用寬和長厚濟之。江陵爲人陰刻鷙深，擅行胸臆，公知不可以口舌爭，徒用

呶呶損國體無毛髮益、乃陽示共和、不輕爲異同、而陰從其中調劑斟酌、然又慎密不洩、中外莫知其所以調劑斟酌者、即江陵亦不自覺。第德公惘惘不懌怏、有所計畫、莫逆而已。以故終公在事、不顯與江陵開參商之釁、而使天下陰蒙息肩之庥。江陵歿、讒雖東濕乎而天下無事、厥有繇哉。其後江陵漸益恣泰、虓猛愎忿、誣上行私、公知終不可與共事、度勢又乾莫能奪、起而呶呶、徒身名不完、引而安焉。他日疇分其咎者、于是潛懷去志、而會公亦有足疾、步微蹇、乃上疏乞骸骨。　上方倚注公、不許。疏凡十上、乃得請、詔賜乘傳、資以白金文綺、令御醫侍藥、使者護行。歸道與國與鄉賢士大夫吳大參國倫輩追往道故、相與徜徉楚佳山川、繫念桑梓、裴徊一月乃去。抵家而神益王、閭門養重、有古大臣常疏風。居一年、至冬十二月、公晨起、猶對客如常、亭午病忽作。越三日爲庚辰元日、公自起櫛沐、坐正寢、翛然而逝。訃聞、　上爲震悼、輟朝一日、　詔禮官議卹典、加渥、將作起墳、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其始終眷遇如此。公

爲人内和外莊、貌共心毅、喜怒不形于色、可否不形于口、而深中了了。析名理極幾微、洞三才、淹通澄湛、卒辦大事、此不可動、而樸茂簡重、尤喜澹泊、雖都卿輔被蟒玉、而蕭然常布、浮榮聲利、眇不入其靈臺丹府。江陵之際、所處大難、而公善調之、卒之人我兩得、身名並完、始陰有其勞而終以脫屣物外、自非有幾有道、鮮克臻此。公先後立朝、一同考官、一副一主會試、甄采識拔、得士爲多。三任成均、正身端範、埏埴陶髦秀、烝烝興起、有辟雍振鷺之風。一奉命教習庶吉士、士咸成令器、爲主國楨、洊登鼎鉉。於穆哉、懿德偉功、永垂竹素。西南間氣、實始于公。公天性至孝、方起家史官、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躬尚食、公親執匕箸。張夫人進羹、曲盡誠敬。兩尊人夜寢、偶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人掖之而寤、起視則兩尊人方僵不能言。公急沃以水、乃甦。人以爲孝感。公貴、累贈曾大父、大父、父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部會覃

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卹廕凡三、而長子與周舉進士、爲祠部郎。次與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于鄉。福德綦隆、延及胤嗣、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厚矣。公生正德丙子二月十八日、卒萬曆庚辰正月一日、年六十有五。子男四、長即祠部君與周、次即舉人與齊、次與文、與武。與周娶湖廣少參宋逵表女、與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與文聘封川令陶昶女、與武聘吳大參國倫女。女四人、長適舉人毛如瀹、次適諸生蕭如苣、次適諸生常任、次尚幼。孫男一人、嗣簡、與周出、聘延郡丞屠炳言女。銘曰、和風卿雲、淑氣清晶。維公之表、岱嶽峻嶒。溟渤澄泓、維公之中。濟若水火、張若琴瑟。習而調之、海宇以謐。知幾引疾、消搖嵓壑。令終維始、身名乃完。羽葆鼓吹、高墳峩峩。懸諸日月、公名不磨。

屠隆撰《白榆集》卷一七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上輟朝一日、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與周遣人持吳大參國倫所爲狀來、請余志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爲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觭猜其間。無論彼已、僕伎、即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曾參而卑丙吉、然則廣廷云寅恭者非邪。自分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　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爲簡也已。　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愼、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　王、信哉。按狀、公信[3]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興國之大冶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戍更桂林。曰鑑者、始即家桂林、是爲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

世爲郡諸生、而璋以貢爲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
二子、長應陽、蚤卒。次即公。正德丙子中春、母張夫人
夢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爲嘉
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
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
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
戊辰、改禮部、侍　莊皇帝講讀。逾年、改吏部、尋以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　上初即
位、拜禮部尚書。頃之、　上問余孰可與卿同事者、余
以公對。　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慎、遂召爲文淵閣
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
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歷官
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
内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　講讀、凡總修
嘉隆實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與甲戌會試考者
三所事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　宗藩外戚中常
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廪廪奉職。由大宗
伯入内閣、若　大喪、若　大婚、若崇　親薦　號、若
降夷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相成、以當　上心。

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　命分獻　郊廟、釋奠
先師。時　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綺④乘馬什
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
又患足疾、顧念　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
乃疏乞骸骨、　上固不許、諭留甚温。疏十上、始得
請賜帑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
其子與周以祠部扶侍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
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
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
際。嘗游國學、從祭酒永康程先生論名理。後公爲祭
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德而後藝、以其身爲型
範。爲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摸擬。性尤澹泊、雖蟒玉
未嘗去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
德。頃平古田及懷遠府江、當事者皆從公受策、然公
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須公。公先娶朱夫人、一歲卒。
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將父母邸
中、躬暨張奉七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
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即與張夫人起視、則
父母俱僵卧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爲孝感。
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

齊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　實錄成、贈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郊會　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郵廕凡三。而公四子、長與周既舉進士爲祠部、次與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於鄉、次與文、與武、振振濟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廣參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陶景女、武聘與國吳參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壻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蓰、常任。孫一、嗣簡、聘延郡丞屠柄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與國、省族展墓。比其歸也、覩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構於與國。語吳大參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與、以示不忘故鄉。明年、吾其以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伯與仲、壎和篪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也則公。　王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民安時熙、歲豐。守和自近、就知其功。我銘貞石、以著撲忠。

張居正撰《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一三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白石蔡公汝楠行狀

茅坤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穎異、甫八齡、隨父東軒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以兒年隨父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函璽齎賜齊楚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爲詩歌、鐫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禰衡也。與燕張言、河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愼中、錢唐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內矣。已而念父東軒衰謝、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聞人也、雅奇公才。公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雎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覬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首出塡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公以強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槃一室於前山之麓。且恥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身也、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

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發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于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絃誦其中。予嘗吏粤，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父老並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戛金石，抱經倚席，彈次如掌，蓋漢文翁守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岣嶁祝融七十二峰之勝，而公故善詩，政暇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既去，郡之薦紳先生帥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副使。公上章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參政，公又上章乞終養，不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得也，迺遇江西郡合。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以遣相歸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夷軒公病且革，公與櫬來歸。服闋，從山東按察使，再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兵部侍郎，與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　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祝釐西齋宮，　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南京工部侍郎，尋卒于官。

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蒞官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鏤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嚮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諝相高。守衡州，則浸寖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予察公貌而扣之，其息深深少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沉顯晦不以攖闘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作，不事生產，内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並聽臧夫人操筦籥，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披移風，神解以去，亦忌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公者，詩所稱不競不絿，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僅五十而沒，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識不識，相與慰其棺而號，爲之潸然出涕。訃聞於朝，　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夫移書賻弔者不絕。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集、樞筦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于家。

（《國朝獻徵録》卷五三）

明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

公其先上蔡人，宋遷都而秘書郎源者扈車駕抵浙，因徙德清家焉，遂爲德清人。七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麒，麒生玘。玘舉于鄉，爲延平府同知，而同知生公。年十八，舉進士，爲行人。性頴敏，有異才，好讀書，一覽輒過，博極古今，九經、諸史、六藝所纂、百家所傳、墳典丘索之遺、鼎彝篆籀之秘，網羅涉躐，浹洽貫穿，而時發于詩。含英咀華，落筆妙天下。年少官薄，而天下言才子者必首推公，莫不以賈傅復生、文彥再出，諸公卿始皆欲收置門下，尉籍甚篤，公數謝不顧，反心害其能。會時方選才彥充宮館侍從輔導，凡數十人，獨擯公。公閉門嘯詠不輟，恬如也。嘗以行人奉使還報命，而轉比部員外郎，久之，以母憂去。起而復爲比部，公故倦游益厭，上書乞南，復爲南比部，優游郎署間，而前數十人在選者十敗八九，世以是高之。自行人爲郎，凡十二年，所而轉歸德守。歸德故州也，方改郡，而公首至，嘗之墾荒磧，諸無所承，公翦草萊，闢城郭，刱郡治，小者立斷，大者議聞，其條令督率諸縣，備制度以整齊吏民，政一時皆新。聲赫赫震兩河間矣。未及三月，又以母憂去，起而得衡州。公以歸德初建，治當急，而衡樸淳，宜緩，由是一切闊略文法，持大體，務長厚。數問民疾苦，因其謡俗諭以得意，煦煦拊循，而令長丞尉率職于上，父老里胥導命于下，既無撟虔，亦無廢弛，愷悌之政行，平和之氣通，民忻忻若更生矣。封以內多名山，暇必出遊，遊必有賦，而此邦之人式歌且舞，與之相應，陶然樂也。復立石鼓書院，集諸弟子材俊者其中，弦誦肆興，球鏞

夾擊、彬彬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歸。又進其尤材俊者授古作之指摩以道義勉之力行。其得賢士尤盛焉。識者言公治歸德猶以彊幹名至治衡專以經術醞釀之近有道矣。然彊幹者易見而近道者難知。公眞不可及哉。自衡轉四川副使以父且老乞終養不報。又轉江西叅政再乞養不報。竟以父憂去。又轉山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晉都察院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時虜犯內地山西諸寇猖獗勢且壓境。公先機命將殲其渠魁散其餘黨經略具布紀綱肅然而益綏以寬大鎮以寧靜疆塲晏謐民以乂安。廟堂益重之。又晉兵部右侍郎掌京營理戎政。京營多與中貴人相連數問遺造請、公獨謝弗與通、固心望。又方跪戎政敝將上諸中貴人益忌之。時　肅皇帝以虜事怒本兵而見公祝鬢時足微跛不悅、因中以飛語徙南刑部右侍郎。公喜曰是固吾郎署時所上書乞者也。遂行。然公行二年而足益病。醫誤治之竟卒。蓋年僅五十耳。哀哉。公詩本奇而迹其所游歷登泰山上日觀觀日出海中問秦漢所故封金泥玉檢處謁闕里過洙泗並大江沿句曲遡武夷數居金陵瞻鍾山王氣涉雲夢望巫陽駐衡嶽徘徊祝融岣嶁七十二峰之上轉岷嶓躋劍閣渡河洛窺中恒入幽薊以歸。此皆天下大觀往往于公詩見之靈爽互相與發是以奇益甚焉。始其于詩喜鮑謝多擬齊梁如珠璣錯陳藻繪在目外無遺景內無乏思亦天下美麗之極矣。而公顧恥其雕刻晚節聲律益平與錢劉並驅高岑接踵然要之精詣各有至者。文亦力追古昔成一家言。引繩墨切事情舂容雅醇有足觀覽。今所著自知堂稿七卷樞筦集若干卷白石文集八十卷。嗟乎多矣哉。稱才子不虛哉。然公生八歲則其

父嘗携之大儒湛先生帷中、見先生論道輒首肯其天性固有合也。及仕而與江西鄒先生、羅先生、吾師唐先生益質徵言、究指趣、學遂日進。觀别著五經札記、足明其潛心于道矣。即未及公所至、而概令不死、其學當何如哉。悲夫。公名汝楠、字子木、號白石、生正德　年十月初六日、卒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父同知公號東軒、公以南曹績贈祖及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元配臧氏、皆贈淑人、繼配吳氏。子一、炳齊、官生、聘陳氏、繼聘嚴氏。女二、長適國子生茅仲籍、副使仲子也。次適吳稼心。炳齊將以隆慶二年閏十二月三日、塟公郭觀山之原。初公精白潔修、不喜問錢穀產業、而臧淑人力佐之起家、及臧歿、家落矣、又多難、炳齊勢不能立而寄于陳、獨賴侍御朱公數保持之。侍御公固衡之高賢、自石鼓出者也。今參浙藩、開省湖郡、所以恤公家者、厚道高義、卓冠一時。公塟固侍之而舉乃以副使狀來趣銘。予與副使及公三人爲束髮交、而予宦游頗與公相値、知之較詳、故備著云。銘曰、

嗟乎蔡公、生而夙慧、才冠一時、名滿海内、江夏無雙、洛陽鮮貳、作爲歌詩、超絶羣類、咀其英華、含蓄精粹、蘊山川靈、發鬼神秘。　國之琛寶、朝之菲莢、叶胡不爲于　清廟、楜楜當世、而乃陸沉金馬、束縛麒驥、辟如太阿、惟其所試、珥筆文人、分符循吏、飾以儒學、合于經誼、歸德畏威、衡有道愛、緩急以宜、變化以概、張弛不違、惟道是賴。踐更既多、撫綏靡懈、秉鉞天中、揚旌河外、股肱　皇家、折衝邊塞、方恃　主知、將熙　帝載、扼于中涓、阻其大拜、我思蔡公、夙秉明哲、始不競進、晚不求合、優游郎署、尚持高節、況臻政塗、豈能枉轍、德如玉温、操與氷潔、乃如之人、何

遠。推折。千里之足，隕于一蹶。郭觀之原，惟公之宮。山川崇深，望氣鬱葱。埋其文章，化爲星虹。百世而下，光被無窮。

董份撰《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六

校記

①「除」字上或下疑當有「服」字。

②析節：當作「折節」。

③信：當作「姓」。

④文騎：當作「文綺」，見前吴國倫撰《吕公調陽行狀》。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三

馮惟訥　宋儀望　徐師曾

朱大韶　朱睦㮮　胡直

光祿寺卿馮公惟訥墓志　余繼登

莊皇帝之壬申三月二十又一日，光祿寺卿少洲馮公卒。子子臨華以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公于堯山之原。越十五年，公仲孫琦官太史，始以公仲兄海浮先生狀來請銘。登謝不敏，而重違太史之命，乃按狀志而銘之。狀稱馮氏之先世爲青州臨朐人。高祖思忠，從家遼左，復歸於青，則公父惠副公始也。惠副公有丈夫子五人，四登科第，並以文章政事擅名于時，東海馮氏遂有聲於天下。公諱惟訥，字汝言，別號少洲。正德癸酉，惠副公爲灤令，生公于灤。公生有奇質，手神秀徽，既長，聞敏沈毅，辨悟絕倫，名起齊魯間。一試輒受廩，領嘉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庚子，除宜興令。宜興多大猾，持吏短長，善逋賦，有逋至數十年者。公至，剃諸猾搏擊之，按籍而稽逋者，逋賦大集，以數萬計，輸之郡。郡守大奇之，謂令纔弱冠耳，乃老吏不如。邑中咸惴惴，無敢以少年易公者矣。公胥督諸生就試江陰，巡江使者某以其間行縣至邑，陽怒不候己，而陰有所覬。公若爲弗聞也者，弗應也。使者愈怒，摭他事中公，詗覬令，會邊警沓至，烽火徹郊關，畿甸震恐。公計久遠，調經費爲城，燮弁鎮以備之。未幾，遷蒲守。魏人擁車下不得發，乃爲更定牧馬法而去。蒲劇州，多宗室，紛遝難治，公治之甚容與。暇嘗進博士弟子，俾執經問難，爲剖疑義。士爭奮勵，舉於鄉者視昔三倍之。乙巳，晉丞維揚，而公尋以外艱歸。服闋，補松江，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壬子，丁內艱，復補北駕部，出爲陝西僉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在鎮五年，武備文教種種效飭，邊圉無事。陞河南右參議，分守河北。壬戌，擢浙江提學副使。公念兩浙士風爲海內嚆矢，廣布條教，以示左質右文之意。士習翕然，咸歸於正。癸亥，陞山西右參政，即自其省爲按察使。公既秉憲，一以憲明義之。吏民見者，語次爭釋，皆得其陰伏，廩然無所受私。三晉號曰神君。丙寅，陞陝西右布政使。秦中多豪強，馳騖閭閻，錮屯田之利，令籍不得稽。公乃以法按其豪大，搜諸伏田得萬餘頃。事聞，受白金文綺之賜。戊辰，轉江西左布政使。藩司總錢穀，日入以巨萬計，吏弊蝟集。公爲立抽名驗收之法，

額外無毛髮餘羨宿弊頓祛。江右歲輸諸瓷器及它經費甚夥，皆當出于民，又吏緣爲奸。公私困耗。公乃議令民畝出一錢以給諸務，而諸絕簿書盜財物者準以輕重受刑，遠近便稱焉。辛未，入覲　闕下，精覈下吏能否，無所依違。天官郎亟稱之曰：諸方伯考覈言事，凳然有執不存兩可者，獨馮伯也。是歲諸方伯去位者過半，公名益起，縉紳大夫咸以公輔期之，而公請老之志堅不可挽矣。疏上，　天子惜之，特進光祿寺卿予致仕云。既歸，始搆室墾田，習靜遂賢，爲終老計。而天不慭遺，不踰年逝矣。公天性孝友，歷官所至皆奉太夫人以行。卽倥偬夜歸，必徐候戶外問寢食，然後退。其奔喪也，徒跣數千里外，柴毁逾禮。兄弟之間自相師友，友愛備至。敎育諸孤，無異所生。以至宗戚閭黨緩急皆以時周之，咸得其歡心。交游天下，悉當時聞人，相與考德問業，各取所長。然性嚴重，不可以私。仕宦三十餘年，圖書詩卷外無長物。督浙學時，大學士袁公遣官致書，謝而不發，其介如此。幼服庭訓，用廉平爲理，所至吏民畏而愛之。在魏有德政碑，在蒲在隴右有去思碑，在江右則士大夫嘆服，謂二百年所未見。若小民又人人肖像于室，飲食必祝，矣。生平嗜書，無所不讀。每政暇，卽手一卷不置，博涉而深思，閎積而約取，發爲文章，溫淳爾雅。古歌詩取則建安、近體在天寶大曆之間。所著有風雅廣逸、楚辭旁註、選詩約註、漢魏六朝詩紀、文獻通考纂要、唐音翼、杜律刪註、馮光祿詩集若干卷，行于世。史登曰：立功立言，古今勝事，志士杰人畢力而趨者也。然祠俗之士往往不顧才質之有限、官無崇卑，必嶄卓詭，業無工拙，必嶄表炫，至強役其心以爭兼能之勝，猾猾然用力日勞，所至日詘。公少通仕籍，術資累級數十年始長藩司，而一旦棄去如脫屣。結髮供文詞，凌厲作者，而冲雅和平，無一切瓌奇競勝之氣，舉世所共豔羨者一不入其心。故操之無所強而出之常有餘，不求聲而名我隨，不務勝而人我歸，可謂有道者矣。

《國朝獻徵録》卷七一

大理卿宋公儀望傳

王世貞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從吉水，爲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爲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邢鈺當輸粟助邊，拜絲帶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散官魁昂，父幽義，以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爲諸生也，數試於有司輒冠，然省試輒屈。既爲郎第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即擢河南道御史，後疾歸，復爲

御史、御史未幾卽超爲大理寺右丞。已落職補知夷陵州、未上、卽升霸州兵備僉事。亡何、超爲大名兵備副使、移監福建。浙寇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僉事、卽復爲其按察之副使、移視福建學政、以節卒自免歸、道遷其省參政、卽入爲太僕少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被徵督餉務報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大理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需次里中、而公卒矣。公之成進士、自丁未以至戊寅、僅三十載、一居憂、一移疾、一自免、再坐謫、再需次、而其起家與遷轉之峻且速、大略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爲非公無可與任者。而及其既出、則躡而附之、必不使其有以自遂。其在下位、苟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爲非公莫足當。而既遷之後、復將嗜嗜營營、互相指目、以躡我衆公。蓋公之才識果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人之視聽、而特亦一中其忌。至於道骨勁挺、高論橫溢、必不肯含已而伺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爲公屈伸。最後知公者方柄國、將東南腹心之地以委公、公亦堪其力、以大有躋見。天下方延頸冀公之大用、而卒不勝其忌者、公亦老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耶。如公今

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擿奸弊如神、省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侵逋、往往破家。公借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所出田能計本受田爲差次、卽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擢大入廷偏不許大司農計專官、併責吳賦、人洶洶且變。公自郡撫慰之、而條處其緩急、衆者以安。乃與比邑令而置義塚於六門之外、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幾變。公假故吳人、公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道、并業其中、後皆出爲名公卿。如今魏郡太原二相國、其表表者。公既補於法比、時時遷情詞賦數百人不論、時解去。而他所經畫特飭、皆出人意表、故既徵而人爲尸事之。爲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兵、居肘腋、挾虜自重、無人臣禮。時鸞特寵驕甚、聞者爲縮舌。上雖內私驚、而無以易公、寢不下。未幾鸞死、事露、僇屍及妻子。公意益發舒、陳時務十二策、爲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靡持法亡所徇。許既賦僧少事、公創河東書院中、東越之學以與諸生講習、多興起者。移疾歸省母、病痊、復爲御史、司大計。時公之鄉人宰相有聯于楨而貪、公欲糺之不果、因論遊事、遂及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淫侈、撫臣阮之婁荒、請擯治之。

二臣雁子之心膂也，以是不說公，而會公督視三殿大朝門，又中貴人議工直日一緡，公不可；又欲易殿陛石，公又不可，第易其缺弗堪者。而雁子私買人五千金，屬工部歐陽尚書者碎與工事，公又不可。於是衆怨叢矣。公之遷大理丞，雁子自以爲公功，公無所報謝，而逡巡引避，以請急歸。適風霾變，幸僧欲行所擬撤，及大計吏而尚書遷吏部，與雁子比而謀逐公。公之兵備霸州也，前是有西寧侯者道其地，益役道之，倉皇溺死，盡剽其資財，詔補之，格甚峻。公銷併其渠魁，悉置於理，霸人惜公威神，竟公任無寇發者。涿爲畿南輔，公請城之，最爲堅完。又疏諮洪武以來養馬遺稅，民大悅。其自大名移關監，頃名爲材，公面塞遠之，且困以兵事。後太宰於公按騐，時有所不悅故也。公至關，於大帥戚繼光合策破倭，鹵斬無算。入與棘事，所撰程式義冠一時，籍籍稱公有文武材，而計吏之訐復下矣。太宰修前指，必欲斥公以快，而考功郎一儒力持之，曰：朱某材，且法不至斥。必斥朱郎，請先斥郎。乃止議謫，而公方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淮圍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公者前後十八疏，於是公備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爲副使，視福建學政。

一以　高皇帝臥碑訓諸生，而時刻東越理性諸書覽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參其省政，佐大伐，大理皆不久遷，無可見者。其撫南直隸九郡，則自江陵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設令吳淞職兵圖戒苦與吏，歲併屬條至則一切務爲寬大，而於吳淞會溧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單赤者亡所假貸。諸郡邑中水，公上書請減歲徂，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是時海寇猾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杲計，益修斥堠，皇棘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巢歼至，公遣舟師三擐之於外洋，俘斬倭口，余仗器甚衆。公於清濁廉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忠節。會有詔雪靖難死事諸臣，公謂金陵其死事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公之鄉人宋楊邦乂以不屈女直死江事，其祠與墓在焉，而墓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爲置封樹，因故祠址宮而歲饗薦焉。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祭酒姜公寶，皆里居，非相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之，意與左使項臣繩公，公不順。人以是知公雖以材見器相國，要之不苟爲附滙者。坐與御史論幽盜事相異同，公廷辯不少屈。雖入爲廷尉，猶用前隙指眥公。公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闌入交戟，肆侮，公置弗較

也。而郎猶時時毀公、倘有中之者、遂繼及之。相公綱
其說、然猶小停公任以解、公遂決意不復出、以至於
海內咸惜之。得年六十有五耳。公生而磊落感慨、有
天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而嘆。
贈公怪之、對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有
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
則歸闕無日。大哭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嗣公遊
公當以名義見激、且必能爲縣官致死力。公工於舉
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尺詩、善其言矣。
偎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指而
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
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
兩文莊公皆重公、以爲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
羅文恭公洪先、其詣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
廟、而拘儒或難之。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
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
未嘗求理於物、格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
德即道心之虛靈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
知、而訓詁之士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
而捨之外也。文成公指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
已。是知也、孟子之所謂孩提之知愛知敬、顏子之有
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遡堯舜
精一之傳者、無如文成公。公之或問出、見者無不爽
然。後十餘年、卒以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
爲人氣宇不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五子、
公最晚舉、能得其心。歿而公哭之毀、悉其婦米粟以
營喪葬。母太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觴爲樂。比畢會、
入而覘省者四五。公特已踰艾、猶烝烝然孺子慕也。
所受產空悉以讓諸兄、兼爲行履得好田園買益
之、推而至於三族之親、以逮疏者。又推而至於交知、
及閭左亡不沾公之德以爲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
寄、公亦自忘其德於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
詩曰陽山稿。晚撫吳、又喜句曲之華陽、蓋裒其詩文、
目之曰華陽館集。始子子。仲兄之次子瑜、已而自有
子、曰環、曰現、曰斑。有女、婚嫁皆名族。詳胡觀察行狀
中。

《國朝獻徵錄》卷六八

徐魯菴先生師曾墓表　王世懋

嗚呼、此魯菴徐先生之墓。先生嘗讀書中秘、爲諫議
大夫、不稱稱魯菴先生、尚德也。按狀、先生姓徐氏、名

師曾、字伯魯、頳其菴爲別號云。徐氏其先蕆姓、假王之後、散處太末。至勝國時有諱潛者、以龍慶州守始來家吳江。數傳至文亮、生逵、逵生綱、綱生養恬公翺、出後其從父縉、實爲先生之父。元配王孺人、子弗育。其亦凌孺人實生先生。先生生有異質、弱不好弄。十歲既外傳、即匡坐讀書、終日凝然。授以易義、輒通大畧。十二能詩歌、臄古文詞。十四試有司、不得志、自是斂細而名益起。吳中子弟執束脩、紛來受學、而先生亦抗顏爲人師。嘉靖庚子、先生年二十四矣、郡守馬公以儒士首選、上御史試、復被放、人皆惜之。先生不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誦習、皆程書自課、屹屹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外、旁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陽、曆律、醫卜、纂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以論經生、即世稱鉅儒弗過矣。茂辛丑、始遇令喻公、督學使者揚公、兩公皆名能得士、於是先生試輒被賞、遂冠邑諸生、而諸生亦以故雁行首。所遇監司直指無弗入人稱知己矣。丙午領鄉薦、丁未上春官、連捷。念兩尊人年高、而生母在淺土、遂稱疾不對制歸。　而葬凌孺人之葬已。養恬公召先生而諭之曰、兒幸第春官、一命行及、如廢前代之典章弗考、惰於國家之令甲以稽、胡以酬　上恩。夫精義者致用、利用者安身、兒其勉之。先生奉父命、乃益專志於學。以何、養恬公卒、先生自傷不以祿養、哀毀幾不勝、終喪事以踰禮。癸丑成進士、選爲庶吉士。閱二載試、恒居優。解館時願不得授史職、出爲兵科給事中、先生無幾微恨色、夙夜奉職而已。明年嫡母沒京邸、護喪歸。服闋、赴部補吏科。先生在兩垣、先後長官丘、梁二公雅知先生諳悉時務、凡天②議多從商榷、即公疏多出先生手。而先生亦自有建白、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陞轉左給事中。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高、益推折諫官、而相嵩用事、陰齮齕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先生歎曰、吾奉先人遺體、不忍即狼藉闕下、柰何效猾輩積月奉、嘿嘿坐致金紫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先生曰、吾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往、闢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爲請。隆慶辛未、再疏、始奉俞旨致仕。然天下益想聞其風。今　上初用兩臺使者薦、覔起爲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先生謂然曰、臣在　先朝以不能建明、故竊附周任之義以止。今羣龍滿朝、臣

老且病、何能復裨聖明萬一。復抗疏辭。上諒其誠、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先生之行。御史郭君論薦甚力、行且復召、先生託所知言之銓部、乃已。先生旣無意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尊望崇、鄉邦方倚爲蓍蔡、而先生遽捐館舍、年歷六十有四云。遠近哀賻、遠同太丘。鄉先生沒而祀祭、先生當之矣。生平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緝修註有文體明辯、詠物詩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又以字學不明、欲緝全編、以督同文之治。尤邃醫術、論著業已數十篇、此皆有志未成者也。燕居雅笑、咸有榘矱、性雖醇謹、倜儻自將、至取予大節、毛髮不可苟。堵宮蕭然、有以自樂、終不爲人居間也。吳俗好言冥福、先生之葬元配倂自營壙、誡其二子曰、吾生平不敢遂過、嘗有慄慄庶幾之心、卽冥報當不吾譴。小子志之、毋徇俗好爲也。余惟國家以科甲羅士、士繇此進者、爲願出所長自快、然中原之人專好生耳、大江以南官多六百石自免者、談者謂江南人多田園子女之奉、以故輕去其官云。若先生當盛年美宦、一旦棄去、編摩窮年、此亦詎有所染好耶。嘗其請告時、天下未能盡窺其指、見以爲明哲保身而已。戴更兩朝、途險者已就夷、居靜者且思動、而先生卒堅臥不起、然後有以見隱君子之眞也。昔蔡中郎爲人作墓碑、獨云於郭有道無愧色。余非中郎、其人無足爲先生重者、然先生亦詎減郭有道哉。

《國朝獻徵錄》卷八〇

南司業朱文石公大韶行狀　王弘誨

公諱大韶、字象玄、別號文石。其先自吳與徙華亭。七世祖尚德公贅烏溪里、家焉、因爲烏溪里人。尚德傳道華。道華傳純庵、歷山西按察副使、有官績。生子六、長旅溪公諱恩、南京禮部尚書。次橫溪公諱憲、爲公父③、經歷南天策衛。生封檢討餘山公諱良諷、娶張孺人。孺人孕公時、經歷君夢一羽士擁從卒、挾書印、目君於塗曰、將及而孫受之。夕而公果生。公生而神氣警爽、目光炯炯旁射。六歲從塾師誦、卽習于誦、一目數行下、塾師驚爲之避席。久之、封君卒業南成均、攜公以從。時張文定公爲祭酒、召置門下、授之儀禮數篇、過目成誦。文家④大驚異、何物幼小乃爾。因徧見公于費文端諸老先生、卽有聲於諸老先生。封君試累

不利、公重傷父志弗成、思所以大父門者、愈刻苦自飭。癸卯、以詩經魁南畿。明年、對公車、報罷。歸自砥節、為古文詞、博聞強識、學無所不窺。丙午游南雍、松溪程公以祭酒試而奇之、合六館士為文會、令公司其雠黄、悉精驗。丁未登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故事、庶吉士選者、閣臣為遴次先後以名聞、幸 上俞允。肅皇帝嘉公所詠寶善詩、拔至第三人。公既嫺於文、而又得以文自見、其思雲湧川決、頃刻數千言立就、故相張文毅公及少師存齋徐公交口稱賞為國器、用是感激。所為文踔絕行輩。公雖操翰觚為文人業乎、尤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俱縷縷口畫心計。每國家有重事、諸公相與議、必問朱先生云何。己酉授翰林檢討。辛亥、奉使冊封湘潘、道雒陽、入隆中、探南陽鹿門之勝。事竣、即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三山諸名勝、所紀咏著作為多。已歸覲二尊人、稱觴為壽、里閈榮之。壬子冬、復命還。癸丑分校禮闈、所推轂俱名士。公既用三載考績得封父如檢討秩、母為孺人。時倭寇起東南、海上苦兵、親舍越在千里外、公燕居深念、計不令二尊人南而已獨北、欲以情請。孫文簡公及徐公留甚力、公曰、官

重親耶。盜賊日尋鄰里閭、雖欲長侍二親、詎可得耶。遂得南司業去。先是分宜相未柄國時、以交驩封君、故與公為通家。分宜子用事、諸離附之者不可勝數、公以濡足權門為戒、分宜子銜之。而公又與侍臣陸太保有連、陸貴横甚、公雖數往還、非其好也。陸意不能無小望、公雅欲避之、藉此自解脱、世莫知云。公既南、即迎二親官邸供養、召六館士來取約束。時南都士習侈、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太學故養士地、今諸生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蹴踘為戲、無有明於尚齒貴爵之訓者、教化之謂何。宜如宋祭酒詠故事、著功令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其材已也。議沮不行、士論至今惜之。居無何、二憾果修前郤、擠公、旁有從史之者、遂中公浮言、解官。縉紳青襟譁為公不平、公夷然不屑、曰吾向已知之。輦上君子肯為余再伸志耶。歸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觀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歲時行園、召所厚故人從命觴奕、談說鄉里事為樂、絕不問門外事。四方造請碑志序記、屨滿戶外、公援筆以應之有餘力。雖居里巷中、而名稱藉藉、實無與朝省時。公才倜儻、意不可一世、而勇於任事、誠以待人、有古君子風。其事二尊人尤

極孝養，甘旨非先嘗不敢進，誕辰必盛供具，會親朋梁飲，娛二親意。封君捐館舍，旦夕哭泣哀毀，耳幾聵，又病目眚，終之委頓以卒。公起家翰林，及家居三十年，祿不加益，而施日以廣，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母及妻族無不沾公澤者。其孝友篤至，內行淳備，蓋天性云。公生正德丁丑十月，卒萬曆丁丑五月，年六十有一。

《國朝獻徵錄》卷七四

明周藩宗正鎮國中尉西亭公神道碑

張一桂

萬曆丙戌秋七月戊午，宗正西亭公以疾卒於邸第，年七十矣。其門下士鎮國中尉睦禾等走兩臺，頌公功德者五百人，偕撫衷公、直指徐公疏聞於　朝，請祭葬賜謚，爲宗盟勸。　天子震悼，下宗伯議，如兩臺言。　制若曰：睦㮮學行兼優，其加祭，給水衡金錢，共葬事。蓋異數也。語稱得全全昌，公庶幾無憾者。而縉紳大夫若士民，循環顧咨嗟而歎曰：天胡不慭遺，令公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閎覽博物，馳聲藝苑如公者乎。公妊十四月而生，有貴徵。少端穎，即詣李公獻吉，一見大奇之，曰：此飛兔也，老夫且瞠乎絕塵矣。稍長，學無所不闚，刻意古作者，與閩王道思、越陳約之結社，講藝甚驩。所結撰出，無脛而走寰宇。執牛耳詞壇者，五十年如一日也。則又曰：疇復有闡明經術，羽翼聖真如公者乎。公初工制義，已歎曰：揚雄非醇儒也，猶恥繡鞶帨爲名高，乃覃精於經學。當是時，衛君聘名能易，和太芳名能書，周伯昌名能詩，周冢之名能春秋，許守謙名能禮，此數先生者，皆河洛間宿儒也。公先後從之遊，蓋年二十通五經，而尤邃於易、春秋。其學不顓守師說，聚漢以來諸傳注，日夜繙究，務求不詭於聖人。謂春秋非獨爲攘夷復讐立案也，乃自爲傳以明筆削之旨。易初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學莫備於唐李鼎祚，因刻其集解以傳。高陵呂仲木仲梁與公講易東陂上，驚曰：子輔嗣流也。新鄭高公問易之大義云何，公以退對。高公恍然，有間曰：四聖之精蘊備是矣。其爲名碩所推許如此。則又曰：疇復有肫肫孝友，內行修潔如公者乎。公幼有至性，事父昆崙公，晨昏不離側，疾則嘗便，籲天斬代者數矣。喪三年，居於外。有弟五，皆從公受經，先世產盡推遺之。立祭田於白洛原，歲時伏臘，必合族祀先祠下，退燕於寢以爲常。即諸儒習禮家，亦自謂弗及也。則又曰：疇復有馴行好修，蟬蛻塵埃之表如公者乎。梁緣

信陵遺風、諸王孫不養雞而闘、則從毛辟把臂爲豪舉耳。公生貴、年十五封鎭國中尉、受世祿、頎嚼然不滓、被服如儒生。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公盡購得之、起萬卷堂、日諷誦其中。居恒以道德爲膏粱、以禮藝爲園圃、一切芬華聲色之好、視猶土苴也。則又曰：曙復有裒輯經濟、明習當世務如公者乎。嘉靖中、大盜陷歸德、掠諸邑、兩河震恐。中丞衡水楊公訪於公、公借著圖方略、調兵食已、次第條上數事。楊公從其策、賊遂平。復懼株連者衆、請楊公毋以大逆聞、又從之、所全活者幾萬人。楊公悉公才可大用、援　祖訓薦於朝、格不報。中丞章公將改黄河、偕公行視其可否。公徐曰、河鑿而南、且入泗、得無爲　皇陵虞乎。章公愕而止。未幾河決、將灌大梁、章公督塞終日、水益急。公載緡錢牛酒往勞之、因說以及水所未嚙闕地、樹木楗土石築爲、河立塞。其他諸公過而抵掌促膝所裨益者、固更僕未易詳矣。則又曰：曙復有躬躬自牧、折節賢士大夫如公者乎。公名益重、遊道益廣、座客常滿。客擔簦造門、率館穀之、爲軾結轍過梁者必傾蓋造公。其或未至、亦千里定交、竿牘問訊無虛日。若歷下李于鱗、吳郡王元美、蜀張肖甫、楚吳明卿、越徐子與、汝南張助甫、皆操風雅權、睥睨一世、而皆與公稱莫逆、相引重云。則又曰：曙復有循循善誘、篤老不倦如公者乎。初、宗學建、　詔博求可爲宗人師表者、中外咸推轂公、遂拜宗正之　命。蓋又六年、宗學成、而公始視事。念身爲大藩祭酒、感會圖報稱、布功令、嚴科條、擇諸生秀敏者占一藝、講授以時。於是絃誦之聲徹於朱戶、斷斷如也。癸未夏、宗藩之議起、公議不合、遂引疾乞休。　上以篤行傳聞、事留之、不允。丙戌再疏申前請、復勉留不允。公益感奮、圖所爲報稱者、而疾作矣。病中猶強起、著周乘訓勅門弟子如平時、豈所謂任重道遠、斃而後已者歟。已復咨嗟歎曰、天胡不憗遺、令公百歲也。蓋公既寡嗜欲、而又善養生家言、丹顏黄髮、人方望之如魯靈光巋然常存、何論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惟縉紳大夫士民哉、蓋天下共惜之。公所著經學有五經稽疑、授經圖、雜著則陂上集、中州人物志、忠臣烈女傳、　大明帝系、周國世系、遜國紀、中州文獻志、訓林、河南通志、周乘、開封郡志、共若干卷、行於世。卒之再踰年戊子、家嗣勤㷡卜以十一月十一日葬公白塔之原、業已乞衷公銘諸墓、而屬余以隧道之石、曰先志也。

余既感公高誼、而重冢嗣請、不可以謝辭。按狀、公字濯甫、學者稱西亭先生。晚築精舍城東陂上、又自號東陂居士、即與呂仲木講易處也。父奉國將軍豫齋公同鍇、輔國父曰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父曰　鎮平恭靖王。恭靖王者、　高皇帝孫、　周定王少子也。蓋以文行嬗其家者數世、而大昌於公。配恭人梁氏、蘇氏、俱先公卒。繼李氏。丈夫子一、即勤爇、封輔國中尉、有父風。蘇恭人出。娶李氏、封宜人。女子二、長適金吾指揮袁學端、蚤卒。次殤。孫男子一、朝越、未聘。孫女子一、許字劉耀祖。　明興、周宗最盛、翩翩多文藻、若倡明經術者、自公始。稽古禮文、二百年而有宗學、膺其任者、亦自公始。乃譚者率謂公今之劉向、較其用不用以為恨。夫向誠用矣、傾其言納鑿不相入、卒弗獲如公之為宗正而坎壈竟其身。公則乘時受任、舉生平所醞藉者究宣之、而始終恩禮為極備。向用而不能行其言、公不用而能行其學。人或知向用之為不用、而未知公不用之為用也、寧以此易彼哉。第易名之典、聳情若歆然望於太常者。夫謚法不有道德博聞、勤學好問為文者乎、又不有純行不爽、一德不懈為定、為簡者乎。竊觀　天子所褒嘉公者非一、不曰篤行博聞則曰學行素優、在公為不用之用、在　天子為不謚之謚華袞一言、不朽千載矣。公即弗百歲、何歉也。系以銘曰、

大明中天、泱泱嵩河、為周賜履。爰有鎮平、世德作求、奕葉旂美。公乎嶽降、娉節樹停、學探宛委。載道者經、異說棼如、經殘教弛。公折其衷、譬彼登岱、羣山嶄施。　帝選於衆、詢謀僉同、以教冑子。若金作冶、若器作型、譽髦多士。多士伊何、習易奇家、文羞龍骸、狂瀾東奔、誰其挽之、緊公是恃。公曰老矣、乞臣之身、知足知止。　帝曰休哉、汝予宗老、汝其彊起。倜儻霜露、何恙不瘳、忽焉脫躧。殺相罷春、人苟可贖、百身其以。公澤在後、公學在經、公行在史。誰能長生、死而不朽、是謂不死。溫明瞷從、尫湊黄腸、哀榮終始。隹城鬱鬱、我碑其豊、詒千萬祀。

《國朝獻徵錄》卷一

明福建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胡公墓誌銘

公諱直、字正甫、學者宗之、稱爲廬山先生。胡之先、衛國公賓、錄金陵、徙吉。子三、長霸、居廬陵、次貞、季陽、居泰和之南岡。至屯田員外郎衍、始著。衍幾傳至大始、徙今義和田、幾傳至子忠。忠子三、長雅、登　明永樂丙戌進士。季和、和子四、仲哲、賓坻司訓、有儒行、是爲公高祖、生爾極。爾極生行恭、號謙齋、事行具宗伯歐陽文莊所爲誌。子三、伯即公父、諱天鳳、號晴岡、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晴岡公故志學、晚益篤信文成致知之旨、語在公自撰世叙中。配周氏、封大安人。以正德丁丑八月十六日生公。公生而穎慧不群、謙齋公心奇之。亂齡即嫺古文詞、年十六補邑庠弟子員。嗣晴岡公即世、家窘甚、周安人抗節鞠居、公孜孜茹苦以養。故負才不羈、慕古孔文舉、文信國之爲人。詩文則欲與何信陽、李北地方

而著論發文成之學。歐陽文莊公傳文成之學者、倡道里中、知公爲任道器、遂招之、不往。嘉靖壬寅、始因友人固要往謁。文莊一見、喜曰、子來何晚。維時文莊與同志講論語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謂惟仁者有生生之心。見人善若己有之、未嘗有作好意、故能好人。見人惡若疾在躬、未嘗有作惡意、故能惡人云。公素性嫉惡嚴、聆之惕然有省、始執弟子禮。顧任放習未格也、文莊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古人爲學之志、而其功在致良知。又曰、惟志真、良知自無虧蔽處。心契其語。又一日、文莊歌欸乃聲中萬古心之句、豁然若覺、而猶往志益銳。癸卯舉于鄉、甲辰下第、將自省多忿多慾、好文詞之癖、勉自克制、而不能恒也、飄然有遐舉離世興。丁未、因友人往訪羅文恭于石蓮洞、居月餘、將聞其歸寂旨、不甚契、而日求其精神日履衷有感發、乃北面稟學焉。戊申寓韶州、因病問禪於鄧仲賢、爲休心息念之學。久之、有見、喟然嘆曰、宇宙

實即吾心、天地萬物非外也。病由是愈。益究心出世之旨、日有所悟、而疑儒學有未盡。時聞越錢緒山、以所見就參之、無當也。既歸、念其父大事未襄、母大安人仰事不憭、意怏怏無以自遣、始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未決。己酉與計偕、浮彭蠡、值風濤、舟幾覆、不動。自謂得禪定力、以質於文莊。文莊曰、可以為難、仁體未也。臨危不動而又能措畫相援拯、乃可為仁。公領之、時亦未深契。庚戌、館興化、盡聞心齋先生之學、服其傑出、而獨恨其徒傳失真。癸丑又下第、同志從吏仰祿為養計、乃勉謁選、得教句曲。公時厭出世見、而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因課博文約禮義、含然思曰、此孔顏授受旨也。日夜默求、忽恍然有悟、遂著博約說。意謂儒先以窮物理為博文、固非是近儒致知之說。承學者以知之變化圓融者當之、而不復知良知之有大則、亦誤已。約禮云者、約諸吾心之大則也。且即告顏子為仁、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蓋視聽言動皆文也、而禮即在其中、無內外無先後也。自是用功益密、酬世應感、咸得其理、而上下亦相安。始與前聞文莊仁體之說、為確論。嗣以正之荊川唐公、大洲趙公、益自信。公之學至此蓋三變云。乙卯、聘校河南鄉試。丙辰成進士、初授比部主事。時時聯余暨盱江羅惟德、安成鄒繼甫輩、昕夕切劘、分誼即昆弟不啻也。越己未、以秩滿得贈父暨母、公為員外郎、母周為大安人。時分宜柄政、慕公名、欲羅致之、要招之、欲公胥以疾辭。因銜之。會丁以職事疏辨餘部事、語侵分宜。分宜疑出公謀、因出為楚臬僉事、領湖北道。公過家、以博約旨質之羅文恭。文恭初未深領、既在楚、文恭貽書曰、吾於子博約說洞然無疑、斯道其有興乎。所貴足[illegible]辛酉秋、余被命赴西夏、偕仲弟子膺臚於漢江之滸。時公學以無念為宗、舉以叩余、余弟子膺曰、吾學以不容已為宗。公數領之、語在余著漢滸訂宗紀。公治湖北、一以學為政、興教章賢、省賦懲惡、有苗內

訌、滯殘、公伏吾苛難之、併獲甚衆。分宜子術公不置、撰楚兩臺百計擠公、至不可得。分宜敗、胥四川參議、擬既解　新命、齊久任、秉政者格未上、乃如蜀。公治蜀、如治楚、剔水利、復流民、授計討逆苗、此其勛之鉅者。是時蜀白蓮教煽起、學黨幾遍三川、而上川一路獨寧、以其化教章而約法飭也。丙寅、簡晉本省督學副使、痛正學心法以倡多士、要旨歸於求仁、蜀人士因有興起者。無何、念周大安人甚、遂既病乞歸。二侍大安人晨昏、暇則以樹人善俗爲已任、四方來學者益衆。隆慶巳巳、與友人相期習靜山中、作閉關錄以自警。畧曰、近兆聞學、今踰艾矣、生平忿慾矜名諸病、今反觀猶未盡瘳。所以然者、猶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屬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信有不着世之天勝也。自今决志濯江漢、暴秋陽、無斷須不與天游、庶幾實見性命、可以全歸。蓋自盟其獨如此。時與化李公柄政、而江陵張公內江趙公俱在政府、雅重公、而臺省薦剡且日至、于是詔起督楚學。至則寓書三公相規勉、大意李則進以任、張則進以仁、而趙則進以用易。三公俱報書謝、而趙公時以戇直去國、猶書答嗟咨感嘆、謂益得公書、必不至悻悻如是云。公教楚士猶教蜀、著志訓、俛俛偲偲、期偕之道、不屑屑校藝間也。庚午夏、期余晤于赤壁、因與連榻、其啇証語在知命説中。維時已擬　內召、而新鄭秉銓、入奸俠謗、竟以常調晉廣西參政。府江之役、公實畫之、萌連跡疑者悉力爲白、所全活甚夥。萬曆癸酉、晉廣東按察使、監鄉試、錄多出其手。其年冬入　覲、過家省大安人、病足在第、公勉就道。至臨江、憂思成病、遂懇疏乞養。時江陵柄政、因寓書規之、一曰正聖功、二曰豫人才、三曰培元氣。念雖決退、不忍忘　國恩云。既得俞旨、歸侍太安人、晨昏不離側。丁丑、大安人病、公侍藥視溲溺、拊摩抑搔、不以假女奴。居喪、始終情極哀、禮極易。既禫、建合覺山下、群弟子紹脩孔業、相羊棲遲。漢武

旄之間、將終焉已矣。還　今上更弦、獨意耆碩、而臺省薦剡又日至。甲申冬、　特詔起福建按察使。蓋以原官爲重用之階也。其時余亦起官內臺、從吏於中、而同志友羅惟德、鄒繼甫俱以大義督趣於外、公不得已、勉入　闕還橅意明進退義耳。勝數上兩臺、兩臺知　上有獨用意、不允。公日坐私署、猶披積牘檢中法不應死者數獄、手署平反之。越月、夜夢至人引以至道中、有無欲濯濯秋風回首之語。曰余於人間世盡矣。翊日神色微變、門人在侍者問所何言、不答。家人請後命、不答。良久顧曰、文公云一片若常存也。頃之、僚貳錢劉兩公至、猶正襟端坐、張目舉手揖二公已、翛然而逝。己酉五月二十九日也。公性孝友、撫弟姪愛加于子、於師友無間存歿隠顯、恩義篤至、加于天親。其至性天植、而學宗盡性、故然與。公自有聞來、有鞭後録、有補過日録。辛未歲著困學日記、晝一念、夕一夢、少盤于道所訟爲已過、寄籍記以自箴。癸酉申之甲戌文申之。歲壬午、又有翊全録、其要以盡性至命爲宗旨、以存神過化爲工夫、而以絶慮忘言爲補翊、故曰翊全。甲申歲、又爲文自矢告天、志益憤、詞益懇矣。其文與諸籍皆藏之巾笥、即子弟門人鮮有窺者。逝後發笥、乃始得見。門人天官郎鄒元標、京兆理蕭元岡叙傳之。所著詩若文凡十數卷、門人學憲郭子章彙曰衡廬藏稿、業已梓傳於世。晚著大虛軒稿、求仁志而衡齋八篇則專明學的、以待後學者、瑯琊王元美氏、洪都張明成氏叙述之矣。配蕭安人、生子一、即順邑庠生、娶張氏。孫男四。長士貌、聘符丞陳昌積孫女。次士紀、聘督府參軍尹重女。俱妾王出。次士經、聘蕭承業女、妾教出。次士綸、聘鄉進士曠驥女。孫女二、長聘陳進士秉浩冢男、次聘庠生蕭九韶冢男。俱妾張出。順將以戊子某月某日塟公于預所營吉水之龍家原。先是、郭學憲自蜀以狀來徵銘、時順復走使趣之、余因檢公生平而涕泗橫下、不能禁已。蓋曰天地之所以不

毀而世之所以久賞尊乎者、以斯道也。人參三才而爲天下萬世立心立命者、以躬斯道也。世圖於道而不知者衆、然精聖賢之教以範圍之、於道固無惡也。彼以知道自命而故決裂播蕩焉者、是以道爲玩而視天地民物爲不相涉、其自待亦薄矣。予取友海內、獨欽公之於道也、斤斤焉、廩廩焉、如護拱璧、如肩鉅負、辨析於毫芒、而兢兢於屋漏。聞吾黨一言一行之不軌於道者、輒攢眉捧心、若衷蒙刺、若天方墜已。彼哆譚上乘法者、見以爲未達、或姍以爲鈍也。由余觀之、彼所自負而侈然謂有得者、公蚤已能及之、顧恒懷所及而不自以爲得也。乃公之日省時敕、所謂忿慾矜名云者、故彼所時有、彼悍然安之、而公不肯自安也。至其斁倫盡分、是不可紀矣。彼以爲情緣塵迹而已之、公則以是爲性真不容已、不肯自已也。是故勇娩子厚之逝禪、而尤壓莊周之鞭後、悟坍敬仲之見大、而不忘聞道之告天、蓋誠見夫道通天地民物而所以立心立命者、若有所受而不容諉者、有所督責而不容一息懈已。於乎、斯其自待者爲何如哉。余惟公終生屹屹、畢志任道、其官業、文章乃其餘也、故不具論、直據公所自述困學記與全歸錄者、稍省徑之爲誌、而系以銘。

銘曰、困而學兮成功一、全以歸兮能事畢。力有斯道兮如息予、掇所述銘厥室。一言無愆幽可質、後世有考焉其在是。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二

校記

①子子：當衍一「子」字。

②天議：當作「大議」。

③父：當作「大父」，脱「大」字。

④文家：當作「文定」。按，即前所述張文定。

明儒碑传集卷七十四

梁汝元　鄧鶴　方興時　李恭懿
傅明應　楊豫孫　丁旦　史桂芳

里中三異傳　耿定向

嘉靖李、里中有方山人、已鄧僧來自蜀、已梁狂至自吉、寓余里皆踰年所。跡其行事、大都與庸衆人異。語曰光黄之間多異人、其然乎。異異傳、寓異所以致同也。梁也孔慕而佚行、吾哀其志。方也重修而殫逐、吾惜其姿。鄧也釋崇而言譏、吾憫其陷而離也。是皆可監已、故傳之。楊子云、妄譽近鄉愿、妄毀近鄉訕。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哉。茲傳三子也、時若三子臨之在傍者。噫嘻、假佩縲紲子、卒成上賢、得所託爾。藉令三子幸取裁於尼父、寧至是乎。念及此、怛然内疚矣。

何狂者、姓梁、名汝元、後自變易姓名為何心隱。余憫其行不中而悲其志、故稱曰何狂云。狂蓋吉州永豐右族也、家累萬金、族衆數千指。少補邑庠弟子員、從永新賴鈞游、與聞泰州王心齋立本指、悅之、遂充然思自樹。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於時、狂倚知見咸狎侮之、獨脉脉心欽鄒文莊、曰此孔氏胚胎也。意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而躬總一族之政、聯族諸子姓督課之、為一家學。凡僑賦繇錢、時斂而輸之公、不給者代為輸。薄息而緩其償。一歲邑下令督征、狂謂中有非正供者、抗弗輸、為書抵令。令怒、以狀白當道、當道故夙有聞也、趣捕逮下獄、擬遣。時制府績溪胡公宗憲經略浙直、孝感程學顏氏在幕用事、說之撤、江省撫臺安陸何公、因得脫。狂居幕踰年、胡公語人曰、斯人無所用、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狂沾沾自喜、謂胡公善用己也。嗣程君陞冏丞、狂從之來孝感、與方山人會礦山、語具方山人傳中。程君北、狂與居、嘉靖庚申歲也。余時官北臺、狂過程君邸、即同里士紳避不見。間從北部羅汝芳氏游、余故與程、羅兩君交善、時相往反、因晤之。聆其言貌若瘨狂、然間出語有中吾衷者。時張江陵為少司成、予

挈之城東僧舍與晤。狂俯首凝睇、目江陵曰、公居大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為弗聞者、游目而擷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別去、狂嗒然若喪、曰、夫夫也、吾目所不及多見、異日必當國、殺我者必夫也。吾黨學移別棹、不則當北面矣。北部主政錢同文者、日與游最暱。錢故不飲、一夕與語有契、歡傾一巨卣、至謂父母可無、斯人不可無云。無何、程冏丞卒於京邸、予有西夏之命、狂移館別邸、從之游者、諸方技及無賴游食者咸集焉。余蹶行、謂之曰、子慎所與哉。應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何擇焉。尋分宜子為言官論敗、或曰狂有力焉。蓋嘗授為箕巫者以密計、因達宸聽也。其黨因張之士紳中有遭抑而覬重用者、傾貲授室、館穀其徒、藉之通奇與援、禍蓋孕於此矣。既冏丞喪歸、狂附舟往過白下、以刺投何少司寇。何公故前為脫難者、嗛狂刺不恭、麾之不見、狂遂適。巡城臺史捕逮其徒董姓者、甘心杖斃以銜狂、狂乃得潛依錢主政游閩粵閒。壬戌冬、予赴南獄督學、過之潯陽江中。予責錢奉命慮囚、出不報命、而為狂所誘遊方外、大不恪、趣令絕之北上。錢時唯唯謝予、而仍與偕遊、踰年始至北都。書來托予為護狂、予乃為轉心文招之、意其格而易行也。狂一夕潛入予署、予謂之曰、惜哉、子懷此志而行若此、死矣夫。他日予弟繞而境而三號、哀子志也。居頃之、狂見吾門徒諸不悅、一夕復適去、從此依錢東萊、或依冏丞弟程學博氏重慶。已在越中、館沈茂材。沈為予訟詿及之、乃復還居孝感。隆慶壬申、程學博士挈之來我、仲子詰之曰、子毀家忘軀、意欲何如。曰、姚江始闡良知、指眼開矣、而未有身也。泰州闡立本指、知尊身矣、而未有家也。茲欲聚友以成孔氏家云。仲子曰、成家欲何如。狂云云。仲曰、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孔氏求仁、子不仁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直緣木求魚哉。後災且不免矣。辭之去。余尋起符丞北上、狂居孝感。撫臺長樂陳公初聞人言有狂有、將撤下捕逮其徒。捦所嘗與士紳往復書、舍之。且寓書於余曰、初不

知為志學人也。予報書悉其素如是、而中辨其學術蓋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如人所言有託則重誣也。時有娟嫉予者、中于政府曰、陳公捕治某已得、某乃以情囑而庇之。故又以書恐陳公曰、政府訶公狗人舉義不終也。陳公大惴恐、亟吏檄捕令益峻、乃執之新安、械繫入楚。安陸人乘而文致其辜、會新城王公繼陳公來撫楚、初不詳其始末也、走書闕中詢余。余即錄前報陳公書報之、且寓書李司空託為解。司空報曰、政府左右且藉此中公也、公盍從井救人也。狂以是竟斃楚獄、無敢收者瘞之。會城埋、踰年、余屬其徒取其骸歸孝感、與程問丞合殯焉、因其志也。而為文以招魂、略曰、決命捐生汝何營、摸孔陳迹失孔真。孔門宗旨曰求仁、蹈仁而死未前聞。仁與不仁幾微分、吾昔與子曾極論。子既去余、余又移汝轉心文、汝心匪石何弗悛。塵埃識相汝何明、胡珠照乘不照身。傾萬金之產了不惜、祀三公之怒以為欣。庸言庸行孔訓靡遵。舍南容效禰衡鶩斯之黨又頻頻、衆悲歸汝汝何云。憶昔與子久要言、子卒死兮哭汝墳。念子無歸傷我神、惟子雄心雖九死其不泯、爾憶予言尚自新。魂兮歸來、寧為璧為祥雲、毋寧為厲為妖氛云。天臺病叟曰、泰州立本說、緊豈非孔氏指哉。惟孔氏立天下之大本者、無所倚而肫肫仁也、是故淵淵浩浩若斯已。狂以意識承之、不免於刑戮、有以也。然則狂可敎與。曰、高皇有彝訓在、惜時不執此正其罪以明學也。噫、志學孔者、幾微之差、且至於此、况志異學者乎。余懼學者不辨之早、至自殺且殺天下、故為之傳而附及鄧僧、方山人。嘗惟處其厚不處其薄、山人庶猶龍斯指矣。鄧僧見謂先天與後天不相聯屬、豈大雄氏不二法門哉。傳之亦為學二氏者鑒也。

鄧豁渠者、蜀之內江右族也、名鶴。少補邑庠弟子員、屢試列高等。初聞里中大洲先生談學、心厭之。已漸有入、則時時從之遊、即大洲家衆峻拒之、勿為阻。其家故去邑城三里而近、居嘗寓一蕭寺中、時往來邑城、就大洲

問學、道經家門過不入。兒女子戲見邀之、牽裾咻咻啼、勿顧也。時父年七十餘在堂、室有女踰笄未嫁、又有祖喪未舉、皆不顧。一旦髠髮遊方外、父尋喪、亦不奔。大洲重以為恨、為詩書諸名山招之、不至。慕余仲來余里、時年幾七十矣。仲館之高筍塘寺、屬友人劉姓者昕夕贍之。劉事之惟謹、不當意、而詈里中一牧童、視姓者、欲集背為牧童、踰粟為從事、卒為牧童歐取其背而叛。乃其子閒關萬里來省、見即譙訶、居一二宿即斥遣之。時余督學南中、巡部過是子于鳳陽道中、泣愬如此。余哀而斥廩稍資之歸。鶴尋北遊衛輝、時其宗人為郡司理、因依之。適大洲起官過衛輝、渠出郊迎。大洲遥望見驚異、已識之、下與把手、徒行數十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且泣且痛、自悔責曰、誤子者余也。余學往見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為死、墮此大罪、悉為不可改。今子幸尚在、可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以補前愆、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即作券給之。於時中州數孝康來就大洲問學、大洲令鄧與答問。大洲聆已、大恚曰、吾藉是試子近詣何如、時聆子言論、乃荒謬一至是耶。夫以顏子之質、其學惟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奈何為此虛罔語、誤已誤人耶。重嘆息而去。大洲既入京、宗人尋以外艱歸、渠封還田券不歸、而復遊齊魯間。嗣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容見、而心故又憐之、斥俸十金、屬里中一仕官者攜之歸。仕官者攜至涿州、渠病作、而仕官者急於赴任、棄之去、竟死野寺中、無所殯云。余過涿、令人訪其遺骸、不可得矣。

耿子曰、鄧鶴寓吾里時、曾集其言論、名曰南詢錄。中言色欲性也、見境不能不動、既動不能不為。羞而不敢言、畏而不乾為者、皆不見性云云。余覽此、甚惡之、曰是率天下人類而為禽獸也。渠後寓通州、屬其徒刻傳之、中無此一段語、毋亦渠自不得於心刪去之耶。近麻城令即衛輝司理子、亦大洲門人也、嘗從余遊、為述其始終如此。予惟此老敗缺處、稍有識者奢能明之。顧其捐身

志覩、陷溺若此、所入者何因、所為者何事、所成者何果、至所以迷蔽若此者、其幾微之差必有所在矣。昔孟子自任知言、蓋知所自生於心而究竟其所終也。予覽大洲與吾友胡正甫書、深訝其自負張皇、輕侮前訓、陷罪業而不覺云云。其師門亦已重斥之矣、吾黨尚多惑之、豈不誤哉。

方山人黄陂人也、名一麟、後更興時、自號湛一。嘉靖間弱冠為諸生、初婚不安其室、託遊方外、潛走太和山之陰、習攝心術。岩居數年、其父兄莫知所在也。山人故英標雅質、靜久稍稍發慧。時毗陵唐公養晦在里、負世重名、山人特往從之遊、一見奇之。唐公方銳志用世、時苦倭患、言兵事、而山人兼嫻武技、益奇焉。于時吉州羅先生、姚江王先生因皆與之遊。二先生誘之歸聖學、山人時斤斤檢飭、即一茶一扇餽遺亦不苟受也。一日謂二先生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秘訣、待人而傳、兹聖學何容易耶。羅先生因密叩之、山人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羅先生然之、偕約之入山習靜。吉州諸長者咸尼、羅先生不聽、遂與王先生偕至山人里居。頃之、王先生先辭歸、羅先生獨留棲道明山中、短榻夜坐。驗時、諭山人無所得、憤悔至發疽無恙乃還。既還、其夫人又阻、不及訣、以是心益恨山人。山人尋趨吉州謁先生、先生拒之峻。山人出橐金若干鋌請、願築室受業終身。先生以為害己也、叱遣焉。山人邑邑不得意歸。歸時予適訪山人、覩其幾單書盈床、意將以博綜為業者。一歲孝感程太僕偕永豐梁子期會礦山、聯轡數百騎來、山人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梁把山人袂曰、假我百金鋌。山人曰、唯唯、即千金如命。程、梁二君覩其色詞閑雅、心欽之、遂與款語、說之以所學術千上、云與日有遇、羅公當拜下風也。山人由是漸易夙操、挾重貲為薊北遊。至雲中、依李制府、娶二姬。余時官內臺、山人書來言欲入京、予報曰、翔而後集、慎哉。時都門二三老陰招之、山人遂入京、寓廣慧寺。予就密室叩之、山人曰、予茲

行志將納約耳。即得卷遇如此、敢納進、亦以此敝納退、縈貴非吾願也。予曰、唯唯。願子所積蓄、欲陳於上前者何先。山人盡衆以告、皆儒生常談。余哂曰、主上明聖、如子所欲陳者、耳熟稔矣。子志雖大、其所欲効者無當也。子其休哉。時都門名公亦多與往還。張、江陵謂余曰、昨晤山人、視其神情、中若有所為者、㡬達於目矣。予以其意告、江陵曰、方生此鼓、從此遏破矣。尋嚴分宜任子、聞其有黃白術、欲紿之抉賄。李宗伯知其情、密以告予、予乃促山人亟避之。會予有巡西夏命、因挈之歸。行間一日、山人謂予曰、吾從此息機志學已、顧學以何為宗。予曰、與友朋披赤剖心可矣。山人曰、吾志欲以明先天為宗、如何。予曰、披赤剖心即先天也。山人惟時若亦易志為學、而多譏予、故說之如此。既歸、而先所出妻家訟之郡、郡守持之、而拘辱其伯兄、予使為解、乃免。山人為此濫不得意、復出遊汴洛郾郟間、流言籍籍起。仲諭之銷聲息影也。請兄懽、乃強招之歸。予尋闕

告在里人于白雲山中築室下帷、且孜孜為導鄉善俗事。隆慶中、羅先生門人胡廬山氏督楚學、咨山人往迂其師也、檄下有司捕治、業就逮、山人以計脫走、予寓書為解、意曰、昔山人之招致爾師於里也、率其父兄弟侄嚴事之、其家遂益勉于為善、樂施好義、家聲為之一振。予謂山人只此是其拔宅飛昇、而嘆服羅先生有過化功。山人故未迂而師、師亦非為山人迂者。學使不然捕之急、山人遂走附俠黨邵義、受知高新鄭。且誤疑胡公之事由予、因於新鄭所搆予、謂予潛乘小艇走雲間、從史徐文貞謀復起也。新鄭怒、遂矯旨特察諸臺諫、寘予橫州。余笑曰、不意鄉里後生亦能為祟如此。若為勿聞也者。新鄭特疏欲用山人、不果。無何、今上改元、新鄭罷相、邵義亦誅、山人踉蹌走匿太和山循君山中。居無何、病瘵歸、歸而死、年甫四紀耳。疾之者疑其畏罪托焉、而夙奇之者、猶紛紛謂其得服食不死也、亦可姍笑哉。昔山人之出遊、假其貲於李父者累千未償。及病革時、

乃手撫中笥曰、平生苦心所得惟此。蓋以所錄丹方與鉛汞餘餌啻參父也。其家素孝友、乃爲此鬩爭、幾至相爽。余爲解曰、丹能長生、山人當不死矣。黄金可成、渠又何假而貲哉。山人多以此愚世士紳、世士紳往往爲所愚、尤可姍笑哉。天臺病叟曰、嗟嗟、世之贊毀、亦何常之有。初山人一出而士紳相艶奇、以爲子房長源復生、譽何溢也。及行敗身沒、世遂被以大不韙名、禍延家門、至形諸志載、抑何慘與。余去山人居僅五里許、訃其始終事行、知之頗悉。惟山人故富室豢養子也、一旦脫屣世累、兀然巖棲者累年、斯不亦飄然風塵外哉。彼其時以神情見賞識諸名公、非偶也。顧諸名公始則奬與太過、以濫溢其名根、而後復推抑已甚、挺之走險、以致墮隆如此。假令羅先生始聽其築室、山人或亦終身善士。既而胡學使不有以激之、亦當勉老里中一學究、易至若是狼狽乎。雖然、使山人始出即遇世廟、亦陶仲文等耳、安免道銘之辟。晚即大用于高相、當與邵義諸俠騎首圜墻中、安能全要領牖下哉。以是識世之讚毀得喪、其禍福倚伏不可知也。顧予撫茲宇下小子、以彼其資、知慧方啟、而使之向往無路、未知所裁。語曰、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余因有重感矣。

《明文海》卷三九九

江西奉新縣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張佳胤

恭懿先生沒、余守官、不得啟手足爲訣。既殯、讀舒太守所爲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愛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卜築別業東郭外、唇岡翠柏、油然若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爲柏山先生云。先生上世俱隱據、負郭膏腴相繼以貲裒自贍給、然未有以經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夙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而易學未行。時有老生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

儒、有私錄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錮笥中如寶、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可覆瓿、且不能辱主司一盼、何云說義皇耶。乃究意圖學務在自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有司、先生一無慍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褎然冠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不第、竟謁選授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拊循其民。奉新人狡悍、見先生仁康、諸所供應夫馬、故慢命以累先生。先生捐俸為之、不足則倒橐中物、以此先生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書、內外弟子横經問難、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過、不妄取與、而惡惡甚嚴、人無敢犯、且絕跡公府。先生嘗對弟子談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第者。至讀書不求章句、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月、每暇造先生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弟子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主、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人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不為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遡前。又曰、讀乾之彖、見文王興周之德、讀坤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以為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橐僅十餘金、瀟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洵有道人也。余既率同列做古議謚事、謚先生為恭懿、再舉先生平

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惑矣。已而領一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焉，惑又甚矣。然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哉。

《明文海》卷三九八

愚齋傅先生墓誌銘　鄧元錫

昔孔門七十子之倫，通四教六藝者至衆，而獨稱顔回爲庶幾，決克復歸仁於一日，喟然之嘆，蓋其覺也。然且終日不違，如愚若虚，以默成乎德行。宋濂溪周子以無欲標聖之的，程伯子妙齡指掌，躍然於吾與點也之意，而敬正涵養，渾然元氣一會於天成，蓋闇然之章上達天德，能有造者鮮矣。逎江門稽山之學興，天下學士無慮言證悟，求其默識默成，居安深詣，如愚齋先生傅君，余及見一人而已。先生名明應，字國卿，筠高安菱湖里人也。其先出清江，自遠祖君志始徙居菱湖，傳十一世而祖以明遷水東之蓮花山，父埴又卜居珠浦。埴生義泉翁維孟，先生父也。先生生有至性，始學時，郡學博樂昌鄧公與吉水七泉周公講稽山之學於筠，筠士未有應者，先生携從父弟菱湖君賓應造焉。二公日默對無啓告，而先生津津有入也。已教之修念内觀，一日游城闉，體呈露，隱隱語友人，友人以謂鄧公，鄧公召問之，先生面發赤，背汗決，而内省愈深。然念擴益進，欲汰愈生，憊克力至，體爲羸瘠，而未有以得也。於是與賓應走匡廬，入鹿洞，即三賢祠棲焉。已果有所遇，澄心危坐，竟旬日而釋然於諸欲無欲，諸念無念，諸境無境，本心之體洞然也，萬膠氷泮，學覺超於無爲。於是命侍子具浴，心開目朗，諸觸處爛然如有光，自是神精以明。其言曰：嗜慾叢中，纏縛窠裡，惺惺者予，誓還厥理。神明神明，倏其予啟。自玆内忘，并忘其體，一氣氤氳，歸於太始。又曰：

元氣未復、病於夏畦。元氣既復、泳於淵魚、藏焉息焉、允掘乎元樞。修焉游焉將元化之與舒。蓋自其始覺而篤信不惑已如此。於是歸與新喻簡君守貞、上高李君應時、諶君悅日漸磨於學、忘饑寒暑雨、靡昕夕怡愉以懌也。愈久愈質、閑邪若臨、守真如保、而居恳用晦。走桐江石蓮、謁東廓、念菴二先生、從學焉、而其造愈淵。其言曰、不求人知而求獨知、是謂真知。不求獨知而求人知、是謂無知。又曰、皇天降命、纖毫不入。一念忍戚然、如斧斤之伐心。一念私熙如鬼狐之奪魄。蓋翼保純至又如此。心不二於一、故諂念不攖事不迫於阻、故履險不驚。言不離於幾、故動人者微而觸焉者立解。其靴翼然、其氣冲然、望之儼然、即之温然。見眉宇者、咸知其為有道之氣象然也。其言曰、體莊氣和、心正可知。心焉不正、氣體必移。是知直內方外、如朋之與朕、融融液液、何內外之可岐耶。先生於所性洞然徹視無間、以為此形上之體、乃天命人心之本、當深養完復、求為無忝。諸日用應感與百年事業、獨當素位盡分、因物循則、順而應之、於此體無涉也。故不大事功、不矜智能、淡然內足、無復餘羨。雖文章功業、仙舉禪乘、世賢智之士希慕期冀以為不可必得者、而先生介然無所動於中。乃世人得喪毀譽、用舍屈伸、死生壽夭、視之如蚊虻之過前、泊然無有也。其言曰、此理坦然、百姓日用、但明此盡此、即無近非遠、無動非神。又曰、吾人處世、盡道俟命、如舟行江湖、載滿矣、需風為行止。又嘗言、世有大人先生、諸皆明了、獨叩以欲根、未有不憮然失者、蓋達者鮮也。嗚呼、微矣。先生自弱冠造體守不離於宗者三十年、有學造而無回易、有完養而無操舍、故氣習渣滓、日有澄汰、而冰泮霧釋、莫知誰之所為。病亟時、淹奔床褥、百楚備嘗、而靜正不亂、整衣冠以逝。所謂涵泳從容、未嘗着纖毫人力、而生平全力盡在是也。先生孝友成性。義泉翁客滇南、母歐陽孺人疾不能興、日夜侍、愛敬悃愊。時年十五、未學也。歐陽孺人命之學、於是湯藥外、日手經揭側、劬於學。義

泉翁還自滇、歐孺人沒、事繼母葉、於歐孺人無間也、內外以曾閔稱。葉孺人沒、義泉翁手書訃曰、而母以某月日傾背、臨終獨言無以報若恩。蓋慈孝之感至於此。伯兄早逝、撫二孤不啻已子。事仲兄友恭篤洽、於羣從兄弟子姪驩如也。身任其經紀護翼之勞、衆倚怙焉。倡構家祠、祀菱湖始祖以合族、乃羣應如響。先生戒勿亟、而衆益悉力自奮也。祠成、以其餘買田、爲祀先贍族費、而灌薦瘗餕、畢中訓比、禮可觀矣。處家靜而理、馭童僕肅而恩、遇强暴格而化。家故貧、然持身氷玉、皭然無濡染、而於人最恩。婣戚有婚喪、未嘗以貧病故不周於禮也。有友人喪京邸、殫心力經綜歸其喪。諸事關郡邑利害、風俗隆汚者、幾可反、必悉力圖之。其求友汲汲如饑渴、所與居分更漏切瑳不厭。即造次旅泊、拉同志交警、虛心求益。不足已見、人有片善、欣然樂取。心所不欲、勿以施之人。故動之而從、牽之而風、訓之而興起者、颯颯也。故生而無賢愚戚覿之、病而無內外踈戚集禱之、歿而

無貴賤上下畢哀之、蓋徵者遠矣。嘉靖戊午、舉江西鄉薦第三人。入宴日、御史徐公執手太息曰、余出京至張灣業已聞君名、今幸薦君、得藉手報國矣。試南宮、屢絀。戊辰、以父老將需一官爲養、會得葉孺人訃、奔歸。已又有義泉翁之喪、喪葬毀頓。是年有詔舉郡國鄉科久次有文學行誼者、都御史劉公、筠守鄧公以先生應詔。事且上、而先生疾不起矣。配敖氏。子二、長士簡、娶新喻簡氏。季士約、聘李氏。女適新喻簡應麟。孫女一。生正德庚辰正月廿一日、沒隆慶己巳十月十有八日、年過五十朞。嗚呼哀哉。吾盱距筠七百里、壬戌始搆見先生於京邸、莫逆也。比再見益親。與陳君省齋共眠食砥益者三閱月、始聞變、即日走菱湖哭焉、會先生有治命遺訃矣。明年、士簡會從弟君狀來請銘。竊自念先生於予、予冀乎化、保危解厄、德不後師保、而謙善推能、咸受巽與、蓋相視如一人、此其誼至深、顧安所得辭。惟是先生終生隱約、又鮮所論著、世未之或知。其德行純懿、造詣精一、非深

於道而通知其所存者、又未易及知也、顧又安能言。然中心怛怛、竟不容於辭避爲也、益難言難言矣。爲著論曰、先生始悟近陳公甫、持養如李愿中。悟而不肆、養而不迫、中和具體、漸於程伯子矣。而國博文君似韓哭之詩、直以爲貧如顏樂、虛無不校云。系之銘曰、

於維先生、有覺淵淵、啟修乾乾、將予溫之、肅穆密綿。履常立中、有截不偏。劉彥修有言、韓子云軻死無傳、殆不其然。華門圭竇、中默契聖心、如面承傳、亦何代無旃、重其然矣。

《明文海》卷四四五

僉都御史楊[illegible]廣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illegible]穎慧、蚤記、博極羣書。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即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交、傾肺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釋褐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學副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交一語。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能遣、乃力求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政務、諳識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下官勤款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求濕毛鷙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病卒官、遺命家人無受賻贈、以光我平生。其後上下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渝如此。所著有經史請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國朝獻徵錄》卷六〇

丁別駕旦傳　　澹園集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庚之儕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鵬、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魁、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君生而穎異、氣骨朗峻、音吐如鐘。髫亂中動應繩墨、嶄不可犯、而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懽、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啓以贄、終身師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履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囷不恤。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林、棠勞瘁甚、而又冒風霜、省天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暇、動必成冊。其遡源模範、不忘羹牆、曰思師錄。盪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二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略。臺省贄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兄義如賁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闇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寡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蘇、紹軾、紹轍、紹輒。紹軾舉進士、爲翰林檢討、收拾遺文、略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若於是爲有子矣。

《國朝獻徵錄》卷八九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

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銘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道器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守，見於言論者，班班可睹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爲浮誕惰縱者之所托，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曆戊戌五月廿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將葬於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祔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先生。爲人風骨巉巖，鬚髯如戟，望之凜凜不可犯。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弟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慨然異其言，益嚮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於羅惟德、耿在倫兩先生，而於歙又與錢公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在留都六載，時譁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性嚴重苦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則亹亹無少勧。久之爲守，犂郡士民而造之，旌别淑慝，具有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爲善士。曉罷官巖居，監司、二千石延爲閩郡師，多士聞風嚮臻，一時爲盛。余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康君昺靖、潘君士藻、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泰、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時，儒者立，貪者廉，顓蒙者達。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嗚呼，盛矣。先生學以知耻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佽助。若夫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橫流，衛正學，令人不蹈於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爲南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真，恣横者憚其檢柙，而善良豪其惠。因循者難其尅苦，而賢豪嘉

其志。先後兩見論斥，皆要人所嫉。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睹，守己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爲之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狀表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崇，徙餘干，再徙鄱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安人沈氏，繼鄒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爲多。子書言，娶劉氏，皆蚤喪，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秩古、稼古、秉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祝祚、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秩相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迕也，乃徐引之學，即今稍知自立，非先生其疇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下士，以此銘曰：

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怵，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剽下，虓虎不如。守道捍民，莫邮其軀。佶佶胥人，好佞醜正。出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投老於家，四方嚮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咨。有直有曲，繩之墨之。華繁實寖，繇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功之盛，眡世行藏。學由乎己，久乃益光。石塢長歸，有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焦竑撰《焦氏澹園集》卷三二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五

耿定向　徐渭　殷士儋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世於春秋爲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受朝命爲儀擄。儀擄公生國賓、高皇帝起淮甸、國賓公攜次子必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奉母周自先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世爲鳴甫公、大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及仲子定理、叔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力、季定裕。鳴甫公褆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棲跡衡門、擧一切浮豔之好無以入其襟際、襄誠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官、母秦爲孺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甫二歲即依依鳴甫公側、蚤夜不離。鳴甫公性方嚴、遇諸子姓不少假、獨鍾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曰、更有上者否。鳴甫公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爲聖人。鳴甫公奇其志、已心儀其爲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手書大學授之、爲命今名。李淑人卽世、哭之甚哀。既葬、時時率昆從瓣香展拜其墓。十二通書大義、間有述造、爲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遣謁彭公甫台、遂定交。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多聞鳴甫公訃、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行路哀之。癸卯、補縣諸生、誦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機宜或未協。先生因試策、具晉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賓諸首。每督學使至、輒居高等。時公甫籲程朱語有契、先生亦奮自樹、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賓賓規行矩步、意以主敬爲鵠。先生曰、道在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此拘拘檢柙爲。著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亦不覺入公甫檗括中矣。己酉落第、睹諸從苦遍更算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至寒膚皸腹不知也。壬子擧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蠹、先生竟以布袍宴歸。是歲春、公甫疾革、訣曰、以若之才、雲蒸龍變、會當有時、第恐我死、無與成若志耳。先生攬泣、誓學此生毋相負。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里中、仲子覃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問者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先生異其旨、因與討論不輟。聞學羅文恭語似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壹意於存虛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虛之功實勤、顧於感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良知說。仲子私諸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多復奉

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矣、仲子殆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鏡有省、語仲子曰、嘻、一身皆知體也、奈何耿耿於膚耶。顧自咆。仲子曰、通天徹地皆知體也。乃益大咆。己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嚮陽馮公爲少宰、使人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柄國、冢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拱而觀、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甚。疏具肅皇帝實錄中。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勸揣矣。遣人偵先生甚急。婁公廷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補外。知交無先生邸巷、丞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其年巡東城、嚴良賤爽服之等、議閭里童豢之數、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奉命案甘肅、過里門、以近學驗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先生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矣。秋仲、以仲子行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先生既履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蘭州、渡河以西、迺寒折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氈帳以迎。晉庵戴公曰、余觀耿公蓋古道人也、而以俗禮事之不可。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毋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知己、相得益歡。亡何、改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所舉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聞人、而獨司馬王公崇古、人尠知之者、先生特廷爲之解、使脫穎於時而後已。後王公卒暨積邊陲、倚爲長城焉。往直指使出都門、分宜必加餞燕之、至所部括贖金無謝、甚者以千計。先生第爲奏記、述古義諷之、而以絲帕枸杞侑。其言曰、公荷國重恩、當求士以報。而因薦二人、其一即江陵、曰此異日可以託國者。其一即維德先生、曰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諸蠅附者咸掉臂去、獨維德先生時過存之。分宜仰天歎曰、吾識公晚矣。向耿公嘗語我、耿公其聖人乎。先生既去甘肅、一斂篋自隨。經關中、直指以石經餽、先生喜而受之。已見役夫行溽暑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實此厲民、殆買櫝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經記。冬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之士、緣學書修者蓋不乏人、顧渙焉而未有其統。先生至、毅然以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稟爲功令、直絜仁體以示人。案吏則先風化而抑揩擊、校士則獎名檢而黜浮華、柔陰未移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强所未至。由其內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踊躍、如寐得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衷、相與浣濯、如疾獲差。致尊中衛、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彈冠登朝、爲世羽儀、或重席談經、爲士杓的。羅屬蔓引、於今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賞其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得入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繫獄、先生復假申救、文貞懼益上怒、止之。時文貞與新鄭新有郤、御史齊康探意露章詆文貞、朝議洶然。先生以謂此

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璟搆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覆轍。康之劾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嗾之。夫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拱亦何利而爲此。自古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拱者、褊心蓄氣、無大臣度、陛下將焉用之。書上、上爲還誚康、慰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大理右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類不相詭、時撫臣謝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白之。且曰、撫臣職在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寓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張君、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者。顧性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什一、人或以少之、願更與進焉。書千言、拳拳以推賢援能爲意。蓋分宜時先生嘗薦此兩人、分宜不能用、至是江陵藉甚公輔之望、而維德先生亦安其官如故。十一月、晉大理左寺丞。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選十四郡髦士畢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以理學名卿首揆席、設篚待賢、下及管庫、覩先生不啻天符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士蘇醒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廢他師者亦藉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戊辰北上、次汝甯、史公桂芳適爲守。初先生在留都、以秦淑人誕日享有加籩、史時爲比部、見之拂衣起。先生固問之、嚮爽不言、第歎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曰、子時何默默耶。先生曰、儒者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復告我。因相與一噱。是年得予告歸、文貞既老去位、新鄭起田間、以台司兼握銓柄、亟合黨與以行其睚眦。歲庚午、先生繇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謫判廣西之横州。頃之、新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工部屯田主事。九月、晉尚寶丞。冬、北上。甲戌春、奉命册封魯府。八月、晉尚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秦淑人訃、奔歸、哀毁骨立、喪葬悉遵古法、不爲世俗禮。自今上臨御、江陵勵精求治、提衡宇內、宴然如一。後浸爲苛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爲所推重、屢進苦言、江陵卒瑱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戊寅、以靜庵公高年鰥居、奉之龍灣莊、築祿園以養、將終身焉。甫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不自得、亟勒疏乞休、不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含涕就道。既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以閩濱海、當備不虞、願爲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爲是榷商稅、覈積逋、清隱田、括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尚鵬至、一切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拂、從龐則餉詘、乃在所周咨衰益、審畫其間、用是於兵民胥不病。己卯、詔下方田、閩少廣阡巨原、於崚嶒如梯、於巉谷如盂、於江陀海澳則如漚。先生模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岨水涯之間咸若目覩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倍。已又

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署片札下之鄉、令猾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鄉約行之。以其間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以教民。先生持大體、不鑿喋苛細、而其所爲實嚮來遠鎮歷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星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閩廣間、勢張甚。先生爲設方畧、徧檄諸寨會并力擒之。初、我兵得銅銃一、爲東埔寨器、相傳失之則災眚立至、寨會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之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會爇香頂受、歡語如沸、旋遣使齎金書牙蠟來謝、誓與暹羅等國擒賊報效、且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既雅有金粟馬羊之誓、而又以貢非國舊典、卻之弗與通。第上言東埔寨會稽顙效順爲諸會倡、我兵復讎、如獲再世、此皆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即今論以擒賊之後、格外懸賞、庶暹羅進有犄角之藉、道乾退無主藏之藪、不煩尺鏃而折衝有日。自是黥鯢遠竄、海濱延袤數千里綏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坐籌帷幄、不屑屑博棧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者既久枝柱於先生、疏上、詔止賜金、後先生竟絕口不言。庚辰四月、閱靜庵公卧、將解職疏薦參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快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會叔子出守成都、先生泣送之曰、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願以隱約終、澤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餘城、若能爲千萬家寄命乎、乃可以慰地下。亡何、詔沒江陵、登用耆俊、臺省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公杰、王公圖、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史周之翰所論劾、先生爲別白言之、以爲光祖三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柏、託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頓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須言之、又不得乃疏聞於上。其保全善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冬、疏請從祀文成公、得俞旨。乙酉、晉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己丑、再乞休、俱奉溫旨不允。六月、以御史陳言舛午、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而都覆奏云、定向道義飭身、忠直許國、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即今總憲南臺、眞足表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器過人、未可終棄、誠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旨留、有年元泰宜及時起用、仍論某不必辭免。奉旨、都御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即言、何必自陳求退。著照舊供職。時陸莊簡、姜宮保昕夕與先生過從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病、無食頃不爲歸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嘗觸陳之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而其後罪、則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盡言悟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塡溝壑、

目不能瞑。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場尙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旨、卿耆德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先生歸、構樓屛履、丈室蕭然、而閔時憂道之懷、俯追往昔。雖居萬山中、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不人人爲叩兩端、期於有癒。間亦泚筆、多所撰述、其言珠玉布粟藥石也、要以沾丐小生、鍼砭俗學、不爲泛常無益之語。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嵬鬱盤、興雲散潤、蓋光黃間一奥區也、而先生杖履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晉峯嘗予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歎曰、吾與此山別矣。有八袠父强七袠子、五旬弟傍七旬兄之句、蓋追思靜庵公八十時嘗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覲先生疾劇、日眡湯藥不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平時。頃之、如假寐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甲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圖恩未報、毋身後陳乞、以增隕汶之愧。而臺使者訃聞於朝、上震悼、采禮官議、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嗚呼、其於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而岐嶷、龐眉戟髯、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孝思忠直、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已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啟途、俟人之自得。他如淫詖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承學後進竊其管闚餘輩、寄徑而穴焉、以至發墉抉樊、受衍於荒淫之陂、而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坊甚力、海內游道饗風之侶悉咨覯而求是正。兄弟間自相師友、所爲鍼勉者尤篤。仲子卒、先生流涕長潸曰、昆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是剔予目、燀予耳與劖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得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進有片善、必推挽之。於內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所。鄉人有見枉者、必言於當事伸理之。惟卹苦念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麻城之西偏、公甫語之曰、是鄉阨、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吾儕以化民成俗、夫何阨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爲黃安。頃芸夫牧豎亦知嚮學、弦誦彬彬、幾與鄒魯同風矣。歿之日、四方同志咸爲位以哭、鄉人追悼、彌久不忘、尋請有司祀饗宮、而留都既列之名宦、且有專祠、貌先生而尸祝者、鳩工庀材、不飭而具、春秋舉事、奔走如林、亦足以見教思之無窮而公論之不可泯也。嗚呼、盛哉。先生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牘草、廬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教學商求、小學新編、閩訓禮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彖、黃安初乘、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總若干卷。配彭氏、省祭公愈楨女、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一、汝愚、選貢、彭淑人出。娶彭、卽鄉進士公甫女。公甫死、先生歲時經紀其家、終身如一日。嘗歎曰、恨公甫不

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潘楊之睦、以此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戶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三、應某官生、應某、應某。孫女一、適尙寶周公弘禴子應嵩、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葬先生袁英河之原、而叔子方弭節留都、時語余曰、惟子知先生者、盍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今、其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先生手劾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脣吻、雖浮妄不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夫吾孔子不免羣小之口、端木氏呶呶爲辯之不置、必得江漢秋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某之智足以知先生也、後乎子貢、曾子、第據事直書其槩略如此。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之舉、必有副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焦竑撰《澹園集》卷三三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公墓誌銘代父

講學自王文成而後、辯才縱横、名勢輝赫、盛甚矣。而其間真儒鉅公處已立朝之行業、亦往往有以是掩者。隆萬間講席之盛、莫如麻城天臺耿公。余猶及與公先後班行間、志意款款相慕善也。而恨闇不聞道、當吾世而失公。迨公没之幾年、公季弟中丞君以焦太史狀來徵銘。竊惟三十年來、爲耿氏之學者盈天下、表章羽翼則有中丞、太史輩在、吾姑掇其行業緒餘人所略而不盡知者紀焉。按狀、耿之先有諱國實者、從高皇帝起淮甸。其次子必安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自光山遷麻城、遂爲楚人。五傳爲嗚甫公、公祖也。子靜菴公、娶于秦、舉公及仲子某、叔子中丞君某、季子某。公少敦敏異凡兒、常問靜菴公何者最貴、累數級至公若卿。更問其上、嗚甫公曰、上惟有聖人耳。公應聲曰、兒當

爲聖人。嗚甫公奇之。初爲諸生、時麻城令金某者才而未練事、公因試策具陳得失、幾五千言、令驚謝、寘諸首。壬子舉于鄉、儕輩頗自眩飾示得意、公布袍就宴、泊如也。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已未選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爲相、太宰吳鵬阿其意通賄門、公首發鵬奸、且語侵執政。疏上、罷鵬、分宜亦爲氣奪。尋以巡按甘肅、至蘭州邊境酷寒、故事中丞具貂襜褕逆于道、而晉庵戴公曰不可 以故事衔覺者、其廉直乎于人如此。改南畿督學、稟稟以崇正學、廸正道爲已任。建崇正書院、簡諸髦俊肄習其中、身爲師帥焉。其所陶鑄不拘一方、要以叩新發陳、蕩邪刊穢、俾各有所得而止。即一切按覈士吏、于辭書文藝外、敦風化獎名檢、俗習爲之一變。時新鄭相國、與徐文貞郄隙、御史齊康詆文貞、公爲疏辯邪正消長甚力、上爲之謫康罷新鄭。而無何新鄭復相、遂修舊怨于公。時公由御史晉大理寺丞四年矣、竟以舊官謫判横州。新鄭

去、以薦起衢州府推官、漸歷尚寶司丞、至少卿。秦淑人卒、奔歸、喪葬皆如古禮。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公以父老乞致仕、不報。先是、撫閩者劉公堯誨念閩瀕海兵弱、稍括稅督逋爲足餉計、而罷公尚鵬至則皆罷之。公謂從前則病民、從後亦病兵、未可補苴。曾前而止務爲之衷、度其宜、使兩稱便焉。時丈田令下、所在爲厲、公獨倣廣輿圖法、區列其壤地高下廣狹之宜、條入法下之報完獨先。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括丁糧零雜之數、署之片紙、使猾胥不得濫征。又修保甲鄉約。以閭䣼小學新編、闡訓禮纂、用提誨民、佐功令所不及者焉。廣寇林道乾訌海上、公欲檄東埔諸寨酋擒之。廉知酋世寶一銅銃、爲我所得、乃與之約、若以賊首馘與我兵之被鹵者來、當以銃歸。寨首讙願以效死、而以金書牙璣來謝、且請通貢。公却其餽、且謂通貢非典也、弗許。第上言東埔寨酋震怖天威、矢擒賊自效、宜及是時羈縻用之。盜自是寇盜徙跡、閩里

始宴然、而報功之日、詔止賜金而已。庚辰、丁静庵公憂。甲申、再起都察院僉都御史、俄晉副都。時新進者勵鋒氣、好搏擊、公惜老成之去、務寬轉調護之。乙酉、晉刑部侍郎。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六月、以御史諫論劾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太周公繼、公引過求去、有詔慰留甚切、而新進諸臺省遂齕公不休、求去乃愈力。十月、晉戶部倉場尚書。至是乞休疏九上矣、始得歸。先是公爲御史時、撫臣某論羅大參某、王兵憲某、公疏爲白之。時公臺臣也、不嫌與其長異同。比其身爲臺臣之長、用公義率屬而卒不勝、豈非世道之變耶。公歸隱于天臺山、學者稱爲天臺先生。時公老且病矣、口誦筆記不厭。諸士新筮仕來謁、必強冠服見之、爲言學道治民之不易。如是者又數年而卒、時七十有三矣。公之學自謂啓自彭考廉公甫、成于仲子。公甫以至敬爲的、公曰道在明倫、著五倫圖、而仲子別有所悟入。一日公舉羅文恭静中養出光景語似仲子、仲曰、有何光景。公爽然自失。又一日舉篋有省勢文成良知之旨、曰一身皆知體也。仲曰奚但一身、通天地皆知體也。兄弟間自相師友、故仲卒而公有祝予之痛焉。公學大都以反身默識爲主、以語默動静示之範圍、其於奇衺曲說排斥必嚴。蓋公沒而有以不經毀聖之詞上于吏議者、皆公所爲變色而爭者也。今之學者襲口吻易工耳、如公出處卓卓無論、即係儒一節可以觀人。狀記公巡甘肅時、受石經之餽、途見役喘汗相屬、曰此非節用愛人者也、因辭留洛、有留經記。而其在南都也、館史比部某、適秦淑人誕日、饌客豐、比部怫然起曰、富貴移人。公俛首謝。其後晤史于汝寧、語之故、史曰、爾時若何不言。公曰、恐以吾不樂聞過而墮言者意耳。嗚呼、此軼事也、然正惟弟子不能學矣。蓋公沒而抱公遺經爲世名卿及名師者不可勝數、吾友瞿元立守黄、謂余黄之人有質雅而好修者、不問知其爲耿公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蓋公之

贊、其化民善俗之效、易世尚如此、而言者乃欲以単詞撼公、其亦能如公何哉。公生于某年、卒于某。配彭、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二、某、彭淑人出。娶彭、郎公所從學彭公前女也。女一、某、出嫁某。孫某、娶某。孫女某、嫁某。公計聞于朝、上震悼、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聖涯遠、言波瀾。言道易、守道難。道守在、官守俱。直如矢、中無渝。議論繁、道守格。或尼之、不終日。道則存、守則亡。面目似、心短長。倶倶耿公守常德。體仁秉忠、識以默。溫恭不懈、泰厥職、乃揆乃範天下式。江河湯湯、世變亟、一葦捍之覆爲敵、含沙縱横、影可射。嗚呼斯民有遺直、不知其言視其則。

王衡撰《緱山先生集》卷一二

戶部尚書謚恭簡耿公定向傳　京學志

公諱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少偕友生講業、即以興起絕學爲己任。及登第、擢監察御史。時冢宰吳鵬與分宜比、濁亂銓政、公抗疏論罷之、分宜奪氣。按關西、所薦舉後多爲名卿者。行李蕭然二笥、或餽以石經、愿被役夫卒留之境上、作西經記。壬戌、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薄待諸生、而誘進以古學。留都固多好修特起士、公首得數輩、以正學印之。嘗其忘言默證、瀍然一笑、不啻曾唯顏喟、二程之吟弄以歸也。有馴行異等者、拔之儕伍中、檄有司禮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　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處明、當養以正。至社學師不難拜而教遣之、故自膠庠以逮里塾、家誦戶弦、彬彬比於鄒魯矣。輶車所至、十四郡隨亦興起。乃構崇正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而郡邑茂異、亦時召就學以陶鑄之。蓋公爲國作人、冀善人多而天下治、其用心如此。生平愛惜人才、獎拔善類、每投揭政府、錄用之人、無知者。嘗勸新鄭相褊狹、乏大臣度、新鄭相以此嫉公、以大理丞謫州判。新鄭罷、[illegible]起、累遷至同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內艱去、而是時江陵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構、丁公漸

異矣。及服闋，薦用，特出公巡撫福建。公爲書諷其迴諸諫臣，不能用。會公復以外艱去。江陵敗，召督文尋補都察院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尋轉刑部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堂規救三撫臣，抑新進風聞彈事者，明論遏之。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入疏乞骸，予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所著有觚言、奏疏、欣草、應迹、瑣輸、資鑑、允進、道風、教學商求、小學新編、閒訓、禮纂、牧翌、編譯、巽編、儒宗傳、大事評、學象觀牛、紀等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先生。　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禪見，或蕩於情慾，皆影響良知，與新建釁。公憂其教也，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證，語具在集中。晚年力疾，答郭方伯書幾萬言，大旨謂孔子之立達，大傳無盡，所謂賢于堯舜者此也。孟子願學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爲敦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爲創業之統業，可謂爲巫函不爲矢匠，而善於擇術者。故公平生仡仡，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究由越中以進之洙泗，辛深於道德所灯也。公既殁，遠近同志皆爲位以哭。

西都既祀之名宦，復建學祠武林、楠西，諸生以時瞻拜宇下，至低回不能去云。

《國朝獻徵錄》卷二九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偶。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草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就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倚重唐公、將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試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惱、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流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將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矜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縱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餓數絛儲瓶粟者十年、一旦

客於幕府、與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恩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祈節等布衣、留者兩恭、賻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觚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盡不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癢踣。既瘉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怵恨之。晚絶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咳之久、偶縱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傀之洮

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倘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晩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發、諸人乃大索獲之、則罷擿過終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編、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鏓、以能里衛戍籍

屢貴猾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總以教讀自麻、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清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年、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貫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瓯喧汜流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徐文長文集）卷首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忽呼石簣、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後所疑皆即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余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巨匠、浸浸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

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羈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

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下奇字音機。

《徐文長文集》卷首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宗川殷公士儋行狀

于慎行

公諱士儋、字正甫。其先自濟南武定州徙籍歷城。高祖贈德府審理正旺、配閻夫人、生贈少保公衡、景泰癸酉以禮舉山東省試第五、仕至德府審理正。配李夫人、生贈少保公畯、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竟不第而卒。配武夫人、生洪麟、即太公、贈少保信軒處士也。配郭太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已而誕公。公生而淵府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即能言、且善識事。誕日示以晬盤、取筆及石印一、它不復視。家公奇之。始太公精于曆數、公生五歲、即教以干支月建時道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衍。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無遺、客咸驚嘆。一日謂太公曰、曆家所敎止六十年、過此者我向上推衍百歲千歲、以至無窮、皆在我指掌中、何不詳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傅、章丘翟公數過太公所、見公慧、一日飲而樂、輒起請幸得少女備郎君箕箒。客從臾之、輒合袂爲約。翟公歸告其母、母曰、奈何嫁女他邑。怒然翟公顧私獨喜、以爲得壻。其後翟公有吏

事繁、客歿鄂城、太公殯之客位、如居兄弟喪以致諸其子。瞿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也。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建湖南書院、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肄之、公以垂髫與焉。公在諸生中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奈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公既有名諸生、而瞿公已前客歿、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畜之、三年而後廟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庚子秋疾、爲且省試、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曾大父合符、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筆而志之壁。是歲公以禮舉省試第五、生十九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泣、已而以青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事也、幸而試吏、毋虐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壁之日逝。公既以外艱未即偕計吏、乃授弟子室里中、不給薪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賺楮書春帖、太夫人剪綵爲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丁未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公故有偉才朗識、而又力學淹貫、其爲文賦數居上第。己酉、授翰林檢討。壬子滿考、贈太公檢討、母封太孺人。是

年奉命封伊周二藩、事竣便道過家、展太公之墓。又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會內外宗人、既乃報使。時公仕爲法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文史磅礴、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邸中、至課奴蔬蠶、家人習于儉、亦咸安之。乙卯、檢討六年考滿、丙辰、同考禮部、所取多知名士。丁巳、太夫人病思歸、公乃上書、御母還里。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肉。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衆、公益覃思著述、足跡不入公府。壬戌起詣闕、會穆廟開閣潛邸、　世皇特簡儒臣輔導、以公參講讀。公念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奸女寵宦寺外戚之禍、不憚危言激辭、以動爲聽。　穆廟天性聖明、每奏一篇、輒斂容深納。左右侍臣聞其微悚、亦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者。九年考滿、進右春坊右諭善、仍兼檢討。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丙寅、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穆考即位、以公講讀勞、宜賜白金文綺。丁卯、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疏辭、不允。以大慶覃恩、大父、父皆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大母、母皆爲淑人。　世宗皇帝梓宮入山陵，以公扈送，賚金幣。　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日侍講讀，賜宴禮部，賚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有詔修　世廟實錄，以公充副裁官，賜宴禮部，賚金幣。是年翟夫人病卒長安。　上以公講讀勤勞，特賜祭葬。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賚白金文綺，爲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戊辰，大計羣吏。時　上新即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而日直講幄，不獲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召問郡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牘所廉判治迹織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公再上疏辭，溫旨褒答，不允。先是，公以史官留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宮僚一歲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　世廟時爲相，及　穆廟登極，少傅南充陳公、太師江陵張公皆以爲亞卿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未即拜。然　上心日夜已嚮注之矣。二月，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李公典之。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硯、佩刀諸物。四月，以　皇太子立，覃恩，大父、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大母、母皆贈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三十人爲庶吉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故事，教諸吉士，或以其成材，多所寬假，即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即已，不甚戮數也。公念　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故日夜程督諸吉士，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淹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內夜。公是歲以災異詔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各以便宜條上。會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忤　上左右，杖奪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帑金繒乾沒不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爲，　上即欲用人，當責之主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吏部嘗請錄用，並報聞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內帑供發所增耗數，主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遣，紛紛無厭，如是即條奏山積何益。請宣詔大臣，洛誠理道，凡用人理財事，空但董成部臣，俯垂聽納，則庭政自修，而災異可弭。疏入，中貴人譁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爲是，反爲言官地，以明主之失。　上亦不爲動，而益眷遇公。其年九月，大閱，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大宗伯缺，命公回部管事。宗伯議上卿與條例及宗室謚法名封勸報之規，一洗舊習。庚午正月朔望，日月交食，

公兩疏請布德緩刑，受言省用，及飭內外臣工講求利弊，問民病苦，各數百言，皆侃侃激切。初，公在府，日侍講讀，及掌太宗伯，不與。 上還宮，問狀，左右以顓職對。 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閣講官、士儋久效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會册封四妃，以公充副使，賚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輟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又請進講祖訓、昭鑒諸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 上皆稱善從之。時 今上在東宮，睿質長成。公兩上疏，以國家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臣等規畫儀節以奏。 上以東宮方少，未即從。其後二年乃出閣如故事，以公預請故也。是歲天下大比士于鄉，公以有恩詔選貢諸生集太學，用祭酒孫公鋌議，請增兩京制額各十五人。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 世廟從祀醫，請作景惠殿于署，嘗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爲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而列于醫師之中，使句芒四佐配享其側，于禮不協，請毋祠于署而進歷代醫師祀于一堂，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兄弟若

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無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祈任紆燃嗣。禮部議，紆燃雖定王姪，其寔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 穆廟即位，又以吳氏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以肅宗人疏請，結 上左右爲內主，公再疏執奏。 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下王無以塡之，其令紆燃嗣王。公又三疏力請，以爲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守；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既違成憲，且 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于天下。疏入， 上意堅不可回，乃進郡王攝府，食將軍祿如故。其後紆燃竟封爲親王，則當時郡封徒以公在詘也。自 上即位再郊，未舉慶成之典。是歲冬至大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者四十餘年，諸司業牘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詳核令甲，肄習禮儀，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相忭蹈，以爲盛遇矣。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筵侍從近臣列坐中左門下，他即臺諫史官具列丹墀，而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降

列丹墀、序于太常祠官之後、議者韙之。是月、詔公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輔政。公再疏辭、溫旨褒荅、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叛人趙全以獻、用運籌決策褒賞輔臣、加少保、晉武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公上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命。上不允其辭而從其請、于是贈曾祖公以下三世祖考皆贈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爲一品夫人。辛未二月、詔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平生志趣雅在守分知止、泊于世味。嘗從方外逸人受養生之訣。以盛年入相、倚精方隆、以居常思歸、不甘寵利。是年十月、累疏稱疾、乞骸骨歸田里、溫旨慰留者三、志不可回、疏至四上。上重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乘傳還里、遣行人護送。有司月廩四石、歲給輿人八名。蓋是時甫五十。公既退居里第、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常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即故湖南書院與立期會、部使者恭之、下記所司爲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嘆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孤、于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享無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于人間世矣。方是時、公年鼎盛、海内日傾其起。即上及太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而公固已與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輒戒門人子弟趣爲我豫後、我其不延。明年壬午春、公日瘵。至六月之朔、病利下、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荅。至其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葬、贈太保、錫謚文莊。

（《國朝獻徵錄》卷一七）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六

張居正一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先太師諱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其先廬州合肥人也。始祖福、以壯士從　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棉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莪公誠、祖東湖公鎮、皆負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繼明行脩、爲將堅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諸在太保佳林呂公今少傳蕭坂張公、大司空承天曾公所爲碑碣若狀中。由懷莪公而下、俱贈如太師官。曾祖妣喬、祖妣李、俱贈一品夫人。母趙、封一品夫人。始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以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三日生。太師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公夢有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莪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曳、有頃太師生。因名太師白圭、應月精之瑞。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歲、能言、有妹與狀、即見者亡不人人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太師曰、兒毋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歲奇耳。他日龍湫公方坐讀書、而會乳媼抱太師至。龍湫公抱至膝上、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問太師、太師識如前、若素所誦習。國中以此皆稱太師神童、而長老先生有識者皆以公輔期太師矣。五歲、始授句讀、輒授輒記。十歲通六經大義、以能屬青雜辭聞郡中。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翺爲郡太守、先一夕夢　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自撫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　帝者師、余得聞命天皇上帝矣。顧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頊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不及也。田公謝曰、雖項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太師博士弟子高等。適摹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讀未竟讀、即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明年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傾公者、故海內所稱嶠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

指使者馮公曰、猥孫子夭、授郎令蕃在　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為與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留之。於是太師揀中所射策業為觀察使陳君東所稱、陳君以為請、而馮公竟用顧公言罷勿第。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事于　獻皇帝陵園、太師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覬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親見解承旨奇才、　高皇帝遺歸受學、德念甚厚、卽令讀待十年亦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為世所悲歎。我所為語馮侍御者、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材獨喜自負也。父之別去、顧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為賀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吕虔意耳。二十六年丁未、太師舉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二十八年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華亭徐公在政府、見太師沉毅淵重、所為文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卽藎臣重　國矣。然太師體故孱弱、又倦遊、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告。既得　請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鋤土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啓、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酒掃、煑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為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儻然無當世意矣。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卧不起、常邑邑不樂。前間大人所為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行、若不預、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父心、遂出。三十九年庚申、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太師至則勸學興禮、進首善為天下先。諸生弟子卽有秀才異等、咸為選首、天下士願得者丘文莊在成均十年、令學士靡然向風。而會　世宗皇帝　詔文學侍從纂述　興都肇基事、為　承天大誌、再閱歲、尚弗就。四十一年壬戌、少師徐公上言太師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盡異數也。既受　命、甫八閱月而手自脫稾、為十二紀以獻。書既上、　世宗心知太師他日能以經術輔朕　皇太子、與理太平之業、遂令以右春坊右諭德侍　皇考講讀。太師儀容峻整、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諭、詞極剴切、以故　皇考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四十五年丙寅、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隆慶元年

丁　皇考錄用舊學、進太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未幾、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叅贊機務。永樂大典成、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年戊辰、加少保、太子太保、賜衣一襲。時太師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皆　朝廷大政。又以嘉靖之季、虜數犯塞、請舉　祖宗大閱禮、以飭戎事而振士氣。　皇考嘉納、遂以明年秋九月大閱于北郊。是日、　天子躬擐甲胄、太師戎服扈從。選卒十二萬、戈鋋連雲、旌旗耀日。　天子坐武帳中、觀諸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讙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四年庚午、用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元孽小王子裔孫阿着故崛彊、而俺答者、又最彊大、有控弦之衆十餘萬、馬四十萬、橐駞牛羊百萬、駐雲中上谷。伯兄吉囊蚤死、有男子四、有衆數萬、而俺荅弟昆都力哈部落亦復三萬、與吉能埒。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亡抵俺荅、居板升、而最後中國無賴亡命若趙宗山、穆敎淸之屬、又悉往從

虜、悉熟知險隘阨塞、爲虜鄉導、日夜敎虜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年俺荅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慶元年陷石州。當石州失守時、趙全謂俺荅曰、那顏春秋高矣、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此五霸之伐也。謀未定、會俺荅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于襖兒都司、那吉怒、以爲俺荅善淫、無卑尊禮。乃與其妻比吉奶公阿力哥等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而入。督府少司馬蒲阪王公、御史中丞嘉魚方公上狀、朝議紛紛、皆以爲不宜納叛人、徒啓釁、或云殺之。太師獨勸　上納那吉降、授以官職、厚給賜飲食衣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荅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恇懼、咸謂宜與之。太師獨不許、令諸將堅壁淸野、勿與戰。故令那吉衣其所賜緋衣、金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欵虜曰、爾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秉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爲市者、王公以爲不可。太師報書王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體、彼即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然後醴

那吉而歸之耳。乃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吐蕃劫盟之事、詔　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獪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泄、彼得以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　朝廷、而我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即假爵封王、通貢市、無不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紿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　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爲乎。願公熟計之。於是王公遣鮑崇德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俺荅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　上用太師計、厚禮那吉遣歸、俺荅感泣、遂奉表請稱臣内屬、通貢市、歲歲勿絶。時大司寇棨全等及狀悉具、　上令禮官爲文、祠告　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傳其首於邊、旣厭快衆憤矣。　上嘉太師殊勳、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而詔集朝臣詣　闕下、議封貢可否。一時衆議籍籍、有謂便者、有謂不便者。太師復以書抵王公曰、今之議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啓釁、此殆不然。僕獨以爲有五利焉。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荅旣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旣禽、即板升十萬之衆可馴而致也。四也。胡驕天亡、其兆已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即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書、嘆息曰、張公可謂知　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庭、猶欲何釁而動。太師不得已、乃請　文華殿、擧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　上、　上意遂決、許通貢市。隆慶五年辛未、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　上御　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帛有差。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繫獄如趙全等。刑已、而套虜亦願修貢　天皇帝、請得市易中國財物如宣大例。　上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絶。東自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内地、墩臺哨望之卒、漸已徹去、所省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

至數十萬匹。蓋居庸以西、 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
一意備東虜矣。是年春、當會試天下士、 上命太師
典試。太師崇雅黜浮、思得眞才以裨實用、故所舉士
皆才行高秀、號稱得人。六年壬申、 上念太師運籌
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錦衣正千戶、
令世其官。一日、 先帝視朝、忽起走、語且嚙、太師偕
司禮監太監馮公扶持還 宮。坐稍定、 先帝召太
師榻前、執太師手、顧託甚至、太師飲泣不能止。既出、
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 今上既嗣 皇帝位、念 山
陵大事、詔太師卜視 大行皇帝陵寢。太師當煩暑、
以身暴烈日中、歷險乘危、上下山谷、與二三堪輿選
賜玄詩、得 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眞偶、風雨呵
靈、足綿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矣。途歸、觸暑且病、將
請休沐、而 上亟欲訪落太師、亟召見 平臺、慰勞
懇至、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已。追述
先帝憑几末命、稱先生忠臣。太師感激悲咽、不能仰
視、倉皇數語、皆保王躬、補王缺要道。 上悉嘉納、賜
大官酒饌、白金綵幣。先是 上在 東宮、嘗晝寢、夢
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 上寤異之、以問
內侍、內侍對曰、 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
及見太師平臺長身玉立、髭髯脩美。 上記憶夢中
事、語內侍曰、此即朕夢中所見者乎。因賜太師玉帶。
太師以爲 上神靈明聖、必得廣九官十二牧、周四
友、多士在廷、乃可以稱任使。以故疏請 大誥文武
羣臣、示 上意所嚮。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
天子設銳意滅胡、念非以此時令句奴有所震疊不
可、故請 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是時薄
海內外知 上意指、既瞿然改意。太師乃按劉文靖
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得以寒暑小故
廢罷。會 皇考將掩 玄宮、太師來 上命奔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 山陵禮成、用翊贊
功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累
疏辭免、 上不許、益降勅獎諭曰、卿受遺輔政、有安
定社稷之功、勳庸未足以酬。太師辭益力、 上不得
已許之。已復 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
臣、曰弼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太師頓首
曰、 上幸嚮意文字、即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
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主矣。乃屬
講官、略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
戒者三十六事、衍爲 帝鑑圖說以獻。 上敬起受、

陛 溫旨獎勞、令宣付史館、昭示君臣交修之義。特
錫衣衛逮沐黔國朝弼至京師廷鞫之、榜笞備至、太公
師爲請寬其罪、得减死、安置于南京。萬曆元年癸酉
正月、時有大辟王傅上刑其罪人業有所指、一時人
情洶洶、皆以爲禍且不測、設非廉得其狀從中持之、
且連染無辜數千百人大獄矣。太師心知其事大繆
不然、爲解說於 上、請以百口保其無他、 上意始
解。竟以罪當其人、他無所波及、外庭未有知者、益歎
天王明聖矣。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濶馬、公
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
關、萬夫莫闢、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
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冒頓、殆天厚其毒耳。
皇考時、藍一清、賴元爵至爲魁傑、而曾廷鳳、江漢王
果、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暴所從來
遠矣。太師乃計移督府殷公言嶺東故多盜、往歲當
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報 上、虛
往虛返、卽名殺賊耳。僕以爲非大舉、將爲東南憂。且
此屬皆閩越人、非若强胡不可化誨。旣稱聽撫、而猶
擁堅巢如敵、此何爲者也。僕以爲自非望風解散、已
列爲編氓者、不倂言撫。公獨不見曾廷鳳之事乎。於
是殷公用太師言、大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蠻
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陸巖谷焚
溺死者不可悉數。 上詔太師等督誅廟堂、算無遺
策、將首論太師功、太師謝不受。 上以太師功在社
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特賜金綺酬之。七月、上言、
臣嘗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願 上幸綜覈
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數奏
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記籍與爲約期、而月令科
臣狀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部書、不以時奏報、或已
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
請 部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上報可。十一月、以
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不獲辭。萬曆二年甲戌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
巴笮、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
之、然亦弗靖、至數千年而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本
襄城至傾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蠻。
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故僰人屯聚其中、入其能
摧其堅、而彼得以時出沒爲寇鈔。比年以來、所殺掠
我人民以萬數、至陸梁矣。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以

都蠻上變。時趙文肅嘆曰、都蠻不滅、吾敍瀘赤子且罪嘸類、安得畀一巡撫往任之。太師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公問曰何、太師以曾公對。已乃卒請於　上、詔曾公往討之。曾公故有偉略、約滅此後朝食、而太師又數移書曾公、其大指謂宜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岋兆、皆用此道耳。蓋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太師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劉事不効、當幷閩事逮治之。於是言者意始解、而顯以此懼、且感、竟奮不顧身、受曾公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都都、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七月、　皇考實錄成、詔太師兼俸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太師累辭謝不受。十一月、初東虜見俺答已得封、而獨已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錢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太師患虜悖慢、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機宜甚備、而虜曾不悔禍、轉益鈔暴、然每入犯、輙大創而去。虜以此太恨、計邀建州屬夷、以二年冬十月入犯清河、逆酋王杲遂誘殺我禆將裴承祖等。時督府張公、大將軍李公聞狀、用太師策鼓行而前、乘勝了搗紅力寨、斬首虜一千一百有奇、馬牛羊無算。

上聞、謂遼東大捷皆太師等運籌功、乃　手詔太師勑諭云、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四方治安、九邊寧靜。我　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亦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强、特賜坐蟒衣一襲、銀五十兩、以示優眷、用成美德。其欽承之。十二月、太師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公、大司馬譚公約、置爲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　上令設於　文華後殿省覽。萬曆三年乙亥二月、太師請修復　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　起居、兼錄　詔諭制勑、凡　郊祀、　耕籍、　幸學、　大閱、皆令侍從。又選擇史官供奉文字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五月、請勑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

教化、毋得日坐郡城中、虛談覔譽、計日待轉、使人得
干以私。宜以時徧歷所部郡邑、所至與廉舉孝、謹、尤
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衆士、即令主
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時
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
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
及以奕棋廢事人、輒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博士
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毋得勦襲異端、游大
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
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萬曆四年丙子六
月、請重修 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刑。五月、太師以
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
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
郡國守相奉 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
賊多有。太師乃與執政呂公、張公上疏請 詔有司
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
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
儲足支八年、獨大祭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
勤動、不得休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賦

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帑藏、下以寬恤民力、此亦
利之道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年
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 聖書獎
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已遣中貴賜太師手
勑諭元輔先生覩受 先帝遺囑、輔朕沖年、今四海
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勳、朕言不能
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
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九年考績、于常典外賜銀
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
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太師累疏辭謝、 上重違其
意、 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
信之義。太師遂不敢辭。萬曆五年丁丑五月、有詔修
慈慶 慈寧宮、太師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
麗、足以娛 太后萬壽、不宜時諸舉嚴、令羣臣嘖有
煩言、此徒以彰 朝廷過舉耳。 上心知太師等忠
言、即入言 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
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鬱江急峽、飛巖斷塹、不
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
闖其藩者。 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僅能定之。其後
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殘、吳平事無論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
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蹂掠、
遂至今日、不可復撲滅。蓋其處萬山蔽虧之中、嘗負
固自喜、以為天兵無足憂、非可單車片言指討而縻
也。前督府殷公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
者謂粵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自古征蠻未有大得意
者、劉安諫伐閩越、皆可念也。太師曰不然。會殷公入
為大司農、乃推轂少司馬凌公、請賜　璽書、屬凌去
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為助。凌行、太
師語凌公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令五指北三八
寨諸猺、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公既至、
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分道並進、一切方略悉如
太師指。刊木夷山、摧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
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以其地置郡縣。事聞、
上賜太師金錢、謂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云。是
時臺官卜　上大婚期、得冬十有二月吉。太師度
上春秋未可、即上書　聖母言　皇上為　天地神
明主、發動興事、百神皆將受職、非陰陽小數所能許、
且　累朝列聖無以十五齡納　后者、臣愚以為明
年便。　聖母許之。八月、太師以所撰加恩張英國等

敕上進、　上遣中謁者諭太師、請　皇祖四十五年
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趣令擬敕
加與恩。太師上書、極言君臣分義、欲必得請。乃
上為感動、特允其請、令宣付史館、昭垂萬世云。九月、
大父以疾卒於江陵。先是念大父趙夫人春秋高、私
心願得　陛下賜臣一月之便、一日馳二百里、歸為
二人壽。又念　皇考顧托臣至重、非所宜言。故居平
常緬然長思、寢膳多有涕泣處。　上察太師貌日癯、
顧問左右曰張先生連日貌若有大憂、固憂勤　國
家者、得亡有二人念乎。左右叩頭對曰、良然。於是
聖母　上出內帑綺幣金錢、馳賜大父趙夫人、而
手書諭太師、其為朕致先生父母。大父驚懸感泣、再
拜曰臣文明死無以報、願藉手臣子以報　陛下。當
是時、太師念　上恩禮隆異、益不敢言省覲事、然心
不能一日置也。乃書移叔父居王、居謙謀迎養大父
闕下。大父不許、輒報書于太師、亹亹數百言、其詞嚴正
剴切、大要謂有鉅任者不可以圭撮計功、受大恩者
不可以尋常論報。老人幸未即衰晃、無多設不然之
慮。為老人過計、徒令奉國不專耳。然大父心知太師
內顧、則故令家僮日舁一輿、携一巵酒與二三老叟

游行山水間。有時躡蹻登崇岡絶巘、無異壯夫。蓋大父故徒、而又欲故為趫捷以示無恙、故往往有人自江陵來、輒言大父善飯。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粲樓、蒙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大父訃既聞、中使奉 聖母 上所賜內饌出問勞太師者、歸言元輔毀甚幾絶。 上大震悼、即 手諭太師曰、 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權妥。今宜以朕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是時朝野相念者、皆言太師親承 皇考顧託、義不得復顧其私恐、 上遂納太師請、皆歔欷嘆息。而會訃聞之夕、即彗出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臺官徵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女牛、主大臣移徙。天子恐兵起天下受殃、於是 上益慴悸、有詔吏部諭 上意、勉留太師。太師聞命、計未知所出、即哀號上疏言、臣幸未死、報 國之日長。且 國家非有金革之事、而令臣墨經在闕廷、非盛世所嘗有。 上泫然流涕曰、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屬①卿、卿盡心輔導。今海內又安、蠻貊率服、朕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乚、

炎 逮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太師聞詔、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叩心雪涕上疏曰、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屬臣以大事、臣何敢中道棄去。但念臣生離臣父十有九年、即死不及殮攀號莫及、願賜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丘隴之上、過此以往、死生惟 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窮苦、心欝結而難舒、惟 陛下哀憐。 上覽奏焦然不寧、復手諭太師、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為遠。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又諭執政曰、元輔必不可離朕、即百疏不允。於是呂公、袁公以 上意聞太師、太師遂躃踊痛哭、號天曰、臣聞鹿死不擇音、臣誠不勝烏鳥私情、臣不知死所矣。遂上章極言曰、臣既不孝、背棄死者、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設令知臣被留、恐不復相見、長思勞望、鬱悒難聊、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方以孝養 兩宮、奈何不推心置臣腹中、顧念臣母乎。且臣上顧 君父、下念父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矣。假設令臣終不得所請、負痛

在列無論精神沮喪不能徧爲國家發慮出謀臣聞
妄苦傷人卽臣犬馬戀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么
愛臣何不生活臣責他日後効臣誠過激願陛伏
白候伺誅死 上曰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
至情心相違拒乃再遣中使賜太師 手諭朕以沖
幼賴先生爲師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萬機尚未
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
先生何忍已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
完便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
遵前旨仰體 聖母朕惓惓至意毋又有所陳于時
太子太保新昌潘公等與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
等山東道監察御史曾君士楚等南京戶科給事中
王君蔚等先後交章懇留諸侯卿相大小百執事皆
諳太師所備極寬譬責以君臣大義曰 上固謂父
喪當守君命尤重夫人臣旣以髮膚屬 上惟
上所生死勢安得自便已乎且相君何能去卽章百
上無當於事徒傷 君父心在禮奔喪記奔喪之禮
凡一而不得奔喪之禮凡四此言何謂也於是太師涕泣交揮
謝言者曰臣父至陳賤今其卽世而 聖母上賜臣賻千金他
楮幣稱是旣 詔儀部往 諭祭尚書工部郎往營

葬事爲加祭五壇已又令宮裝貴臣經紀其喪卽令
以臣母來蓋天恩加隆千載今臣益道尅途躬殆顚
連無告矣夫 上所以隆施臣父之謂何處臣父地
下且以已所不能報塞責望臣臣何可旣負若 君
重違臣父矧 上大婚期且近而臣殊死求去非
先帝意臣不若以此時畢纖贊 上機務侍講讀有
如 上祭臣所爲哀痛狀 上終當幸聽臣去耳不
然臣請益力而 上有如震怒卽 嘉禮成而臣父
春秋寖衰之事臣不敢以請矣於是上疏言狀且請
後歸葬事 上大慰悅許太師得謝常祿令大官日
給酒饌在廷諸臣月致芻米旣逾月 上遣中使召
見 平臺 上悲感涕泣慰勞太師曰朕爲 社稷
屈留先生先生想 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終始纔
是大忠大孝太師叩頭謝遂出視事萬曆六年戊寅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太師充納采問名使是月
慈聖皇太后將還 慈寧申諭太師朝夕納誨終
先帝付託重義太師頓首上書 聖母言臣在外廷
所不能及伏惟 聖母調護 聖躬開導 聖學幸
甚已又上書請 上服膺 慈訓 上拱手謝曰當
爲卿等戒之二月 上方行嘉禮類 天地 宗廟

會将府張公奏土蠻擁衆萬騎犯遼河、劈山、我兵出
邊二百餘里斬首捕虜四百三十五級。 聖母大喜、
以爲此勉留張先生明效。 上恭述示太師、賜以金
幣。蓋先是黃台吉擁重兵、養家奴寨罡、委禽王台、王
台涕泣、以女女黃台吉子。一時言者遂謂王台陰陽
中國、情僞不可知。太師獨令邊將善遇王台。萬曆二
年、王台卒將致王杲獻 闕下、大將軍斬馘虜千人、
故天威益震蕩。平虜之役、斬首虜二百、虜日以益弱
矣。三月、 大婚禮成。 上既恭上 兩宮聖母徽號、
將論太師元功、太師以持服故謝不受、即再疏請乞
歸葬。 上不得已、勅尚寶司卿鄭君欽錦衣衛指揮
同知史君繼書、奉太師歸襄大事。約既葬、即令所遣
司禮監太監魏公朝與楚當事者趣令上道、期以夏
五月還朝。又特頒 帝賚忠良銀記一。凡軍國大事
或有闕失、令具實以聞。瀕行、召入辭 便殿。 上曰、
先生前。乃趣而前、蒲伏。 上曰、 聖母、朕不能一日
去先生、重違先生意耳。然微先生、朕奚頼焉。朕今且
暮望先生矣。太師再拜頓首曰、臣即行、今 陛下新
納 后、出入起居、臣不能一日忘。願 陛下善自愛。
上曰、諾。先生行矣、其務遄飯、毋抑 哀情、以稱朕意。乃

伏地悲泣不能起、 上爲鳴咽流涕。入言 聖母、
聖母亦感痛、遣中使賜以金錢。明日、 聖母、 上又
遣中使祖道國門外、曰、先生旣念 上幸趣來、毋勤
天子召也。旣行、乃服絰素冠、乘布車、日行百里、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旣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
憑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太
師焦毀過禮、皆大悅。遂以四月十六日葬大父靑陽
山之原。是時會大司馬梁公新至遼、戮力安攘、三軍
踊躍。蓄善木屯之戰、我兵斬首虜八百八十二級。
上念太師推轂梁公知人、 詔本兵以督府所上功
馳報太師、令太師議所以論功狀來聞。太師旣報
上、因上疏言趙夫人病、請乞假臣數月、得扶持臣母。
蓋太師意在行服墓次、特以此覘 上。即 上不許
而得屬茨倚廬、不即去、固雖加一日、愈於已意也。乃
上得書大驚、而會太宰王公等與太常寺卿王公友
[illegible]等、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福建道監察御史
[illegible]君希孟等、又皆先後上書請趣召元輔、 上是諸
公言、即趣令錦衣衛指揮僉事羅君汝敬亟乘傳造
太師廬、賜璽書令促裝就道。太師聞命、猶趑趄涕淚、
恐不能決。使者曰、 當宁倚重相君、凡軍國重務悉

侍處裁設不即往、臣朝臣汝敬且得罪。太師乃叩太父墓下、慘愴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梁楚守臣奉詔飛騎聞 上、 上聞先生來、即入言 聖母、 上遣中常侍具天廚禁臠、郊勞。明日召見 文華殿、太師頓首謝、具以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狀上對。 上大慰悅、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乃叩頭趨出。九月、趙夫人至京師、 聖母 上郊勞、賞賚趙夫人備至。恨趙夫人老、又善病、不能趨入宮、負 聖母 上寵命耳。十二月、前少師新鄭高公卒、公夫人張請覽卹恩闕下、 上怒。太師與張公、申公念高公無他大罪、徒以伉直得過君父、為婉言于 上、得復其官、予祭葬。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爭亂不可訓。太師與張公、申公念 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勑禮官集羣臣議、著為憲令、昭示 諸侯王。令大宗伯潘公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 諸侯王既感泣、益親 上而薄厚親疏、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萬曆七年己卯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正所及僅一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湖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楊諸郡悉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鉅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漕臣吳公請開草灣、夫水以海為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津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為者也。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或請開衞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圈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 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為 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為矣。 上一日以問執政、太師與張公、申公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部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

人惴恐、趣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令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蟺縕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旣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旣塞、淮不能奔黃、瀉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與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二月、烏思藏僧鎖南堅錯奉書太師、詞甚哀懇、獻四臂觀世音一、氆氌二、金剛結子一。堅錯者、郎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俺荅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荅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敎、無肯淫逞者、其敎化可知矣。太師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且吾 天子股肱臣、義不得與外夷私交、遂歸之於 上。 上謂太師勳猷宜播遐邇、令納之。三月、太師念宮中賞賚無算、度不可得已、十日因戶部進 御覽揭帖、遂上言、臣等伏見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舊、此不可不知也。願 陛下以手計所上疏、張便坐。時 上方詔王計鑄大錢爲賞賚資、太師持不可、曰、愚細小人譁於道路、方患苦所積嘉靖緡錢無所用、而 上又取外府以益左藏、令新鑄大錢、是使民詘言而奔也。 上詔罷之。蓋先是宮中[illegible] 大婚以來故事、當得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illegible]供奉 慈寧歲幣益不足、盡仰給東南織造。 上不得已、乃從中出五千金、畀孫太監隆、令得次第更請外庭、莫得知也。至是大司空請罷蘇松應天織造、 上不可。太師與張公申公亟持工部疏入見 上便殿、言、近者松蘇大水、民救死扶傷不暇、且 陛下嘗有詔詔孫隆還。今旣兩年矣、而隆織造東南如故、非所以信 詔令也。臣等以爲部議良是。 上曰、近降去花樣、皆出自內帑、不以煩民間。此須奉部、其他未織者悉罷不取、則惟卿等言耳。時承運庫以歲用不足、給屬夷緍絮、請於歲造外加織數萬。太師念東南民力已困、度所費非得四五十萬金不可辦、復入言 上、得減織造之半、令出大帑水衡錢爲之。[illegible]年庚辰正月、太師服

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予錦衣正
千戶世指揮僉事。太師辭太傅。時王尚言、太師當以
九年考績加恩。太師言、臣當歷經時既謝常祿、即名
有父喪。臣服官之日淺耳、不宜以九年考績。 上曰、
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遂許之。三
月、太師以 鴻典畢成、 聖德日茂、乃拜手稽首疏
屢上、將告歸。 上大驚愕曰、卿豈得一日離朕、如何
遽以乞休爲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顧托
之意、以 社稷爲重、永圖贊襄、用慰朕懷、愼勿再辭。
是時交章懇留者滿朝廷、蓋九卿則太宰王公國光
等、列卿則太常寺卿陰公武卿等、臺省則吏科都給
事中秦君燿等、山西道監察御史郎君秤等、皆上言
元輔不可一日去 上。 上賜太師龍箋手勑曰、自
今以往三十年、願先生無復出口矣。太師遂不得辭。
十一月、 上有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
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
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
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揭虛、曰過
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
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

收什一、貧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
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益受其病矣。然民愁
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
今讀 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
國家又受其病矣。太師日夜憂勞、念欲爲 君國子
民計、非清丈不可、然其意愼未發也。會御史中丞勞公
奏 詔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太師遂與張公、申公、
大司徒張公議、請以其意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
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
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
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
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
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溯 國初故額
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與幸有田
以爲世業、足利賴爲世矣。十二月、太師以 上春秋
鼎盛、宜省覽章奏、裁決萬幾。又以 祖宗奎章睿謨、
神功駿烈、具載 寶訓、 實錄、意義精深、規模宏遠、
足垂億萬統緒、即 上欲潤色鴻業、不必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其道惟在鑒 祖宗成憲耳。乃屬儒臣出

累朝　寶訓、實錄取其大旨、分類編摩、爲　謨訓
類編以進。每　文華進講、太師必粗述大指、隨事獻
納、　上皆默識之。九年辛巳正月、太師請令翰林院
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燕、質問經義、
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上從之。四月、　上御便殿、
太師與張公、申公持南科給事中傅君作舟所上封
事入見。　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
首事者皆潁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
萬往賑之。　上既許諾、則太師又言、今天下至困竭
矣、即　上幸屢踣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
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　宮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
所謂常例、豈盡出　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
年偶一爲之、明年即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
遠引、如　世宗朝土木頻興、服御無度、可謂多事矣、
然其後晚年私府所積、尚百有餘萬。今大司農既歲
輸金花銀百二十萬奉　上、而　陛下又欲取外府
益之、且　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與愛養
百姓、蠲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乎。
上爲感動。九月、太師在告、　上數遣醫問病。蓋太師
病未踰月、而　上心如有所失、遣中貴奉　手勑趣

召者數四矣。太師遂力疾强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
秩滿、　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
加上柱國、太傅、降　勑獎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尚寶
司丞。太師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　上亦知太
師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不復强之云。二
月、太師疾、　上勤念不置、時時下　手詔、問先生安
否。及疾久不起、　上益憂之、爲涕泣不食。常賜內廚
饍饌、食太師、黃門使者相望道路、都人有感嘆泣下
者。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
以南。太師念病在不衰、遂上書請賜骸骨。　上覽之
感痛、益使人覘太師、顧慎加輔助醫藥、厚自愛。十二
日、　上諭遼東會渠魁速把亥功、加太師今官、進前
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太師病已
益革、不知所辭、惟涕泣數行下、言萬死不敢拜命。已
而　天子聞太師不粥、遣中使問太師天下大計、太
師迷惑昏瞶、且數語報　上。使者既去、明日太師欲
還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卒之日爲萬曆壬
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日、享年
五十八歲。計聞、　上大震悼、輟朝數日。　兩宮聖母、
上、　潞王賜賻千餘金、他楮幣等無算。贈上柱國、謚

文忠、子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
祭五壇。已櫬車將發、　上從張公、申公、余公請、　詔
太僕少卿于君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君應奎、護太
師、而遣司禮監太監陳君政將趙夫人。嗟乎、大父趙
夫人太師所蒙於　兩朝、若白金坐蟒、蟒斗牛、五壽
五綵艾葉、纏身蟒衣、紵絲綵幣、金寶珠長春花飾、曾
珠鐲玉花、墜金艾葉符、金篆字金簪、銀錢、銀八寶荳
葉、羊豕酒饌、多不可悉數。又　上念太師純忠、有棒
日之功、取以名其所恭建堂、　御書大字對句其上、
賜內帑千金佐之、此皆非近代所有。孫等不敢稱述。
孫等獨謂見　上平臺、　上至召先生近　御座看
朕容色、執太師手相問勞、　上朝夕居起飲食狀悉
以示太師。一日昧旦侍經帷、日中尚未食、偶病腹、
上即手謂所進　御羹饌、令近侍捧至太師拜手食
之、　上始解顏。嗚呼、無論孫等即百世後未死者讀
之、猶令人溉然失涕。　主恩未報、太師誠未可死、太
師何遽以死爲哉。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壯
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
子房、鄴侯之爲人、貴在實造、不爲文言虛辭。自登仕
籍、矻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
私門、戒閽者無敢通一刺、爲人造請已。諸公咸亮其
特介、不爲私謁、門外跡不見長者車。　上在亮陰、
太師湛靜沉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
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汲長孺、不可招麾去來、
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剏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
百司庶府畢於吏議者、即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暮
復振之。襟度汪夷、不意苛察、不以一青②掩大節。有人
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勤記存不忘、推獎恐
後。諸司建白、惟是是採、若衆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
見其姓名、即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銓者或難
其人、必指某某優爲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
策士謂水至魚驚、令滋民擾、　國家自有制度、何紛
更之爲。以故獨申飭　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
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頽靡久則墮、墮則弗行、不得不
稍稍改絃輙③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審命令、厚風
俗、與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託文教爲指、苟利
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爲
衆譁沮絀。憂務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
飢、至深念廢寢食、必討安之乃已。居官歷歟　二朝、光輔
二帝、俱以精誠結于　明主。　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　官

中府中事無纖鉅、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　國秉、益重矣、於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誠體　國、至抉精弊神、審慮恤動人。或勸其省思慮、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且也疆宇未寧、羣生寡遂、即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中夜振衣、即金門未啓、或先往以待。日總統庶務、斷錯解棼出自　秘闈、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摧政理。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倦爲解。竟用勞瘁病瘵、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猶力疾蚤作夜思、不怠於勤。比病困篤、尚伏枕擘畫天下大事、絕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睠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纊之時、既瞑復張目視、大言主恩未報、未能辭大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呼、若太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未進不知　國家大務、然伏見　先皇帝將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才、官職至耗亂也。今　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于廷陛、上親慰勞之、賜　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尚書郎積有功能、得升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部吏與簡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爲令長。行大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人。尤寓意遠方人材、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畿府京朝官不得通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郡縣官屬吏、下所司論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詿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設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二。有賞罰違誤者、許覲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使事修　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敎養賁敗、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即虞廷師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輒以武弁當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今　上審定　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將時出　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已數破虜者、即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每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　上意。下至偏裨、亦皆

假生事權、爲之罷監亚、使者、令文吏毋得推沮。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詔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侔、往往　詔建議者卽經略其事。大將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每勅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閑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奮耆禁兵、入衛兵、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胡、無不願居前、待一當匈奴先死。且往者禁網踈濶、吏民無所請、事多壅委簿領書、不肯奏報　天子。今詢事考言、以言發事、以事聚功、非歲久不可卒舉者、皆校量繁簡難易多寡新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以米鹽猥屑之務苟塞　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匿端、咸廉廉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軺傳、縣次不得續食、勞所在候望、省賦車驛馬之費歲若干。日久官屬既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尠、今汰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絶人覬望之私、歲省稍食若干。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加賦、得民宿遺歲若干。郡縣貝邑入皆約校其數、姦人無所逃罪、得吏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減省兵、清稽糧糗、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百萬。卽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保河濼薊密夏兵餉、巳至數十餘萬、卽大較可知。以故嘉靖之季、太倉所儲無一年之畜、今公府庾廩委粟紅貫朽、足支九年、繪得以其贏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治濟、可謂至饒給矣。往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圄牆爲滿、殘入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　上詔理官修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貪獄、毋深文巧詆、傳致人罪、無輕人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遣囚、無縱遁逃、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卽以縣諸業衡。以故叛逆妖妄如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周元、張彥文、張永實、强天福、張崇庫、王道、李一貞、王志學、喬濟時、龔志向、黃崙、劉守業、賈邦奇、楊時貢等、皆駢首就戮、赤眉綠林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徼幸三尺矣。異時宵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匿不以聞。今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疣命之條、厲窩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未得之期、薄旣獲之

罰則吏務詰奸、人懷逸賊。以故幅幀萬里、皆重垣密
樹、如長蛇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盜、巡徼江海、凡山
川淯橇、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
之風矣。初、 上新嗣位之時、 因用大誥。 上不得
已念 國家恩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
旨督賦、然萬曆丙子業 賜民田租、輯寧邦本、未可
謂刻急也。且 上曠蕩之恩、寬大之 詔、孫等雖得
而志志其大者、則是年太師偕呂公、張公請蠲賦二
百三十四萬有奇、今年太師偕張公、申公請蠲賦一
百三萬有奇、本色米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絹布
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二百有奇、顏料蠟茶三十三萬
七千一百有奇、其他如已卯所減泗州寶應鹽城等
郡邑賦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河南賦錢一十
三萬一百有奇、所在有之、多甚不記。且 上在位十
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
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不可謂非省憂鰥寡孤
獨窮困矣。況外縣如馬船料價、糧料馬價、班糧工價、
名糧均徭、公費驛遞、稅契等、皆歲有寬政。 上又明
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罷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
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輒

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 上德念深矣。豈無悉民
不識不知、即從古已然乎。夫俺荅至崛彊矣、自
先帝甲胄臨戎、何奴豕息、謂將筱有 成祖犁庭之
舉、故明年俺荅吉能遂請內屬。夫彊者先臣、弱者焉
往、以故名王解辮、元戎獻馘、芟雉南荒、悄棱東越。在
閩粵則朱良寶、林道乾、林鳳。在粵則惠潮藍一清、賴
元爵、文昌李茂、鄭大濩、龍川鮑時秀。東山石牛、青水
覃公槙、覃世活、合浦黃音弟、古田韋銀豹、懷遠韋朝
義、右江韋明甫、昭平黎福莊、荔浦韋公海、北三韋千
里、河池韋朱武、鬱林黃邦綵、木頭峒覃扶王。在蜀則
九絲阿大、麥穹阿苟、建昌阿恕、都都方三、傀厦、癸哨
卯。在陝則偕文孟登、河州且戎卜、同官李宗鶚。在滇
則臨安記來、王曾寨、易克鐵、宋菁雍、華企齒、藍昌黑。
在貴竹則安順者念、繼王黎平、汪約、石應斗、貴陽呵
利、普安光見王、播州楊貴。在楚則五開胡國瑞及羅
旁、府江北五峁、咳龍峪、十寨、宜山都亮涤、烏兔多浪
里、松里嬰田來賓、松潘威茂風村、白草諸賊。或僞上
帝號、或代襲王稱、莫不頓顙伏辜、獻國請吏。獨東虜
者、太師謂外寧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爲外懼。
然速把亥既禽、哈夛帖阿都赤明安之輩虜已喪氣

胥息設　上欲滅胡、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
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奔嗟喇、皆近古不賓之
國、茁平天、漂亞寨、阿斗、皆上世難馴之民、今皆喣沫
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泰寧之一會哉。夫天下有
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
袤萬里、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躙人。又南
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峍崒屹爲
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
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
主上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膺帝載、諸所
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藎臣石畫碩　天地　宗廟
社稷、以故玄化滂流、浸淫衍溢、功侔往初、兼並神明。
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
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
以咈爲順者、子產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儆官邪、
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周少寬則
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綱維、不得不
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惻揚功、風成俗定、
然後恢闊禁罔、剔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其後臺
省皆言詭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柬、非　聖世事、

太師深然之、遂請　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
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
可識矣。比年猶崇悖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
年下世、可勝嘆哉。昔子產爲政、鄭人厭有惡言、居有
頃、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
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荅安國亨等即
爲太師置像、且募尸祝。今其無祿、即世、鴻生鉅儒
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下
至武夫健卒、田畯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
迥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披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
大旨、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溢。爲文不屑屑程度、不
爲譎怪、第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柔濇春融、得天
然之致。每屬草輒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詎能中雖
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雖蕭、大寶、丹扆諸
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翼經、學士大夫類能道
之。資由天授、警敏疏徹、博聞強識、尤明習　累朝故
實、筆至輒口誦其時著爲律、某茂挈爲令、不煩討核
稽閱。日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晰機宜、遠至南垂箐竹
之夷、北徼窮荒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向背、較若列

眉若懸寓。用能以樽俎折衝，擴務紛拏，人或憂其叢脞，太師殊閒適。自公退，則游情藝圃，旁通稗官小記及諸子百家書，督學試義，悉手自品隲，示諸子弟，其嚴豫如此。家居躬行孝謹，以處　君父骨肉之間，交直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邑何已。　上凡所賜餅新，不上大父靈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備極色養。每昕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行。甫歸邸之親舍，從容宴語，佁乎猶孺慕也。于兄弟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敬蚤世，婗婗子其孤姪嗣敏，拊而長之，尋以己所授廕與之，所教與孤等埒焉。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疏請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逾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蓋天植云。教子獨用嚴毅，慕萬石君之風，每丙夜肅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侍，居恒所面命，自砥節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子稍長，業登仕籍，向用，其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擬已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寄不使聞，僉同乃可決爾，吾安能知。設或乘間問某事後當如何，即艴然大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輒引昔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惠使者曹窋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天下。相國怒，笞窋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夫窋為中大夫而亦既長矣，又奉帝命，乃相國怒笞之二百，見昔獨不畏曹窋事乎。于是諸子重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輒良久侍立，不敢出一語而退。匪邸報，即除一令丞，莫由知，蓋不言垣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于　國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為　國家之心與其詔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如寒素，性好施與，大官之膳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媚嬪。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僅有田若干畝、粮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縣非分所當役者，孤等不敢脫一跬。更卒有豪猾賄里胥竄名太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復，毋得過制。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廩篋，僅得　上所賜幣金文綺，亦大都殰費矣。　上聞而悼之，賻鏹布新米若干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敬修，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嵩女。次嗣修，丁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參將

貢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修撰，娶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高公尚志女。次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尚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府諸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幼淑女。次靜修，尚幼，聘工部尚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輝，敬修出；重登、重元，懋修出；重潤、重倜、重皜，簡修出，皆幼。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公篆子。懋修二女，未聘，皆幼。唯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楚，卜吉而藏。泣血抐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壤俱掩，是懼私心，願得長老先生揭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明公道高曾鮑，文蔽班揚，早言追遁，崇褒半詞，允爲信史。用是覥焉，諸孤敢儆碥先靈，纍經叩闕，人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先太師謀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敢自木彊，不問外事，牘牘靡所睹記。特挾䟦草、憲令，聊攟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實嘉惠九原，流精誠於窀穸，貽休百世，耀華袞於縑緗。豈惟孤等，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矣。敬修等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敬修撰（《張太岳集》卷四七）



校記

①頓：當作「頃」。

②青：當作「眚」。

③輒：當作「轍」。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六

張居正二

張公居正傳　王世貞

張居正、字時[1]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眇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而試其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年、舉于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曰、爲若異時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而時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尋以妻喪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頎面秀眉目、美鬚髯、幾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爲首輔、而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于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少壯憚之、而有天幸、毋爲嵩耳目者、嵩顧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以選侍　裕邸講讀、王頗賢之、邸中中貴人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興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代嚴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爲輔臣袁煒所側。及煒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　上、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矣。　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居正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　世宗實錄總裁、經筵開、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叅進之速、雖張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很躁、而以不得志於言路稍絀、尋引去。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自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代、居正意輕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爲、而大學士趙貞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者而材、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

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内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李芳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發與居正善。當是時、　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　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　朝廷。賞詎所謂跛蹩者、欲上攬乾綱、張紀殘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伸。　三曰重詔令。謂　天子之號令、譬之雷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即報、不得誤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閣。　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以事不必考其成。至於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稚魯少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倜儻伉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　五曰固邦本。謂近以錮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内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搪。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賑。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欲　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　六曰飭武備。則欲　上修　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射校旅、旅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而所謂大閱者、　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訾、時方議、而給事中駱問禮顧言其非急。居正亦從之、乃復上疏請停止、　上不允。居正以善筆札、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救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停取戶部金三十萬、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居正故所狎厚者、司禮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　旨而當

愆者、春芳顧而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即　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請罰而後可。芳請於　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詗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　上意、秋鋼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以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嚮者②少師階、居正故受業知己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終枝、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官、以是亟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必欲殺之、嗾言路追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讐詼佈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于居正、居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巨測、公負薄舊僚名。拱稍心動、而居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客乃構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所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

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聞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而盛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而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長入部、以某省參政補之韓、而其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陳洪、孟冲俩司禮而抑馮保。時尚寶卿劉奮庸疏摘時政數事、語侵拱、而給事中曹大埜則極論拱諸大罪、居正爲擬　旨謫大埜于外、奮庸亦坐謫。或云居正實使之、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　上一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躓于陛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且不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矣。召臣日詣　閤問安。　上方卧、瞑然興、肩輿至內閤、居正與拱驚出俯伏、　上携之起、而持拱背、仰天氣逆結久之、始云、　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閤、別有諭。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　上色若黃葉而

骨立神朽、慮有叵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授馮保。即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恚甚、至閣面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不能荅、乾笑而已。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職我。拱淺謂實然、不復置聽。而 上崩、拱與居正權然具 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收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意不善也。 上方諒闇、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 上心、而嗾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即擬 旨逐之、而使其心腹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居正陽笑曰、去此閹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而陰使人走報保、得預爲備、而逐拱。居正既代拱、首即請逐賜傳吏部。頃之、 上御平臺召居正而諭曰、 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繡蟒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謂今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緊渥、無虛日矣。時 上幼沖、虛已委居正。

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巳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斥、而他不職者亦務是復具 詔草請於 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刓缺、鑽窺竇隙、巧媒蹊取、鼓煽朋黨、公事搒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詭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 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竊訾以亂政。任樞溺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捐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以 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 詔下、百僚顧惕然。而是時上當尊崇 兩宮、故事 天子非適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 皇太后、則別徽號于 皇

后以別之。馮保欲媚　上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　兩宮不復別矣。慈聖徙居乾清宮、撫視　上主持國柄、而倚馮保爲重。又與保供德居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自淬厲、亡所受徇。經筵開、爲知經筵事。修　世廟實錄、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予一子尚寶司丞。上疏三辭、不許、而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副繡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　璽書褒諭、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媮快於志。居恒謂　高皇帝眞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　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　今上世宗孫也、柰何不使之法　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　上、貰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漕河通、居正以歲賦往往迂緩、踰春而後發、卽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發少罹水患。其始議、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循故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期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居正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幣、寶鈔、年酒加等。居正有子曰懋修、與其兄弟居謙俱試于湖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蓋主司有庇之者、人以爲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斷斷修怒其主者、人漸識其意。而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張瀚推、衡自謂官保、當前敘、而又素善事居正、頗以驕于公卿間。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惡守禮戇、不能慨被如意、故特拔用瀚。瀚資望最凡薄、其預推也衆閒已怪之、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趨事居正矣。始內閣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之。

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加恩至保傅。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内不甚附之。居正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調陽擬　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居正指益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仰屋歎詫而已。　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于翰林院、白蓮雙蒂者三、居正以爲瑞、進之。　上不自居、歸德于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無恙、　上嘗出蟒紬金繫裝重緜、以手書慰諭賜焉。居正故窶無邸第、乃大治第於江陵城、使緹騎百夫長驪某者假干陬　顯陵之便而爲督治。令守甫建而馮保言于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又爲儷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美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内帑白金千兩爲賞費。於是全楚之臺使者、監司、郡守皆有賄、已環楚而爲臺使者、監司亦如之。凡三載而就、費直將二十萬、自居正帑者不能十之一矣。留都之小閹辭辱一給事中、其長已執而脇笞數日、且請　旨繫治矣、而它給事中爭上疏請究閹、其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謫之外、而謂其欺幼主不道、意以悅馮保也。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稍說其裁抑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銜命出使、而即使緹騎尾而陰詗其短、惴惴畢事、幸不見捷罰、以是怨居正而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勑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而伉勁喜事者出。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己、奪其職爲庶人。而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于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訴于　上、謂此曹子欲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欺私、至下錦衣逮杖而戍之瀆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且橐饘、亦逮謫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爲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俄出按遼東。遼東捷、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惡居正、且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其黷横十餘事。居正怒甚、見　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爲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　上命内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嚴刻、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爲解、得不杖而奪

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公眞宰相度哉。居正遽頷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爲未慊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張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著元輔居正等辦事、不欲爽之條佐也。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矣。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于居正一歲、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允、充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粗讀書、自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頗有幹用才、於尙書博爲鄉後進、而尙書王崇古其舅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頗習之、長爲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爲翰林院學士、復超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崇古時總督宣大、俺荅求入貢互市、崇古以請于拱、而四維交關其間、事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殷士儋長吏部、加太子太保矣。又 上裕邸時與拱先後講臣也、而拱欲拔四維、前士儋而入閣。士儋不獲已、則以中貴人陳洪援、取中旨得大拜、以是心慫拱而忌四維。四維猶干進不已、其父監鬻長蘆、累貲數十百萬、而崇古壁在河東、相與擅二方利。按河東者御史部永春、怒二家之橫、上疏論劾崇古、四維。 詔勿論。而士儋謂四維有隙可傾也、四維復疑士儋之使之、以是兩相構、而給事中韓楫拱客、而于四維有鄉曲舊、復恰適士儋。士儋以是益怨拱與四維、而卒不勝、竟罷去。有爲士儋不平者、復援永春疏指劾四維、四維意不懌、引疾歸。告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錄副總裁召、同尙書高儀掌府事。將出而拱敗、復引疾乞告。四維旣饒于財、歲時餽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武淸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爲之白 太后、從掌詹事府。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欲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維頗精悍、其脅視修實錄功論于諸。雖其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旣入內閣、事推居正、居正稚亦相狎。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太子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左柱國、支尙書俸、頗再辭疏、 上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皆出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功。而邇年以來、人臣苟効微勞、輙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襃、以少勵此輩。 上稍允其辭、爲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

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當有激也、意銜之。錫爵偭佩自若。時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興周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于是假其柄於四維、而詹事中時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維巳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 上啟姓名、則拔嗣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人、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虜款塞久、不為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眾、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悍勇善戰、數却拒之。東直者泰寧福餘女直諸部、因夷、好侵盜為不利、成梁伺賊入、輒劫其後、從內殺老弱、焚掠輜重、又以春中帥精騎掩之。賊屋居不便移徙、斬首虜生、虜以千計。居正張皇其捷、 天子數獎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僅受賞、而成梁至儕五等爵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者、督撫殷正茂、凌雲翼、所鹵斬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遼左。 天子謂居正運籌功多。居正從重戚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既鎮薊門、多挾南兵、從而北人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御女術、頗用千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歡。繼光乃時時購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奉盡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權。諸督撫大臣唯繼光所擇、欲為不利繼光者、即為之徙去之。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不能却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霞綺、尚方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畜名書畫甚富、且死、哀其精絕者以議別、居正既露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頤。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深、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檢點者爭欲投其意。張瀚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爲尋綸用給事中楊言、以毀驛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成就民舟車、就旅店食與貨商賈無別、而其爲以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替、而遠官者雖貴不任行矣。省冗官則部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褫祿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官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矣。皆覬以為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為少清、貨亦裁十三四。承平久、姦盜

竊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即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畏死、爲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庚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又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爲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爲怨謗。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以槽運阻、喜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而且謂山島多峠學、能觸舟、於是膠州一大僚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萊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座、和而請從事焉。居正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斯立頹迂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僚之鄉人未見利、不勝訟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 世宗朝士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輩頗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盎娟、言及災異則怒而見辭色、於是一切爲蒙蔽。潚九載不上考、請罷、 溫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繡御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惟司禮首璫上所憑倚、間得之、而居正凡三被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予一子尚寶司丞、璽書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最後辭太傅而已。 上將行大婚禮、敕疑用怙欲加恩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澗陽等賜各有差。慈聖大乾清宮將返慈寧、勅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 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賚坐蟒、蟒衣各一襲、白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正侈之外、光動朝野。尋馮保之賚與托寄約略埒是。而亡何其父封少師文明卒、同列以聞、 上遣司禮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 三宮賻贈白金共一千五百兩、鈔萬貫、彩幣三十皆有副、白粲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油薪炭稱是。 上加恩居正雖踰于他相數十倍、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出錯愕、無尋見、而最厚者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哭辭、謂 上冲年不能親萬機、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惑矣。故事、

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而翰林諸僚史衣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推不能識物情、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餘入揖。有報居正者、謂翰林皆衣緋抵閣矣。居正恚、謂我尚在而不復少顧忌我、即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入。乃陽上書請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時有議者皆以為非、然而不敢言之朝、而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志皐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為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而泄之居正。居正怒甚、 上遣吏部尚書張瀚宣旨慰留居正。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至、且以汙濫數為言官所摘、藉居正以安、然不敢以居正奪情為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北人也、倡六部請留居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未上而居正恚、則請于 上、罷瀚昏耄、勅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于同事者小進、聞居正之怒之因蒲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矣。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請勅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則稍峻、且傷刺譏居正他事。疏上、留中不出。馮保益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恚怒不知所為、將擬加重辟。于是王錫爵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身往質居正于喪所、辭頗峻。居正勃窣、且拜且曰、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剄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撰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復上章、至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斁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 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 上已下旨廷杖穆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他疏草入、左掖門、覘諸臣宛轉血肉中、不為懾。疏上而中外壯之。得 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掃、人情洶洶、久不睨有奪情事。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居正實應之。街議巷衕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道、謂居正且反。不得已乃草詔戒厲羣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為請于 上、宣之朝、謗稍息。于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并為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造 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 上許之、

而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白粲十石、香油百斤、蠟二百枝、茶三十斤、鹽百斤、薪炭稱是，計直踰于奉賜矣。始居正自矯飭，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捭闔揮霍，庶幾以爲有魏相姚元之風，而其客面諛之，謂漢唐所未覩見，至相率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不世出，爲劉臺等所摘，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威權劫之，益無所顧忌。居正謂羅倫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投厠中。蓋先朝成化前朝臣稍有事寄者，亡何不奪情。自閣臣李賢奪而羅倫以修撰疏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自知愛，非兵革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閣食，爲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追恨倫。而亡何　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受冊遣聘皆勳臣主之，而首輔爲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　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問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豔其事，乃曰后爲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卽令之赴湯火不辭，而僅卽暫將吉乎。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凡十餘日。初，給事中李淶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　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居正雖甚惡淶，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淶尋補按察僉事出矣。錫爵意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

上奈之何也。今乃微　太后中貴人以要　上，卽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卽從吉，吾惡其額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誇詡，謂人何幸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故事，大昏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之欲得之，思以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鈞奇。乃擬呂調陽進建極殿大學士兼支　尚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各錄、　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敘矣。

上果謂居正讓而有禮，賜　璽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俟服除而援　旨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先是，　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獨　孝廟，然而論而有之，不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負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兼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于

上而卑于馮保、即陳謇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已
定、乃始乞歸葬其父、再疏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
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即
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　璽書敦諭、範白金
爲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
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
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
事則有之、未有伴食于三千里外者。以調陽四維嘗
拂衣、而調陽獨快快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
閣臣望居者高拱在、未能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右
與授、戒能乘閒以出、謂徐階老易待、從臾之自代、遣
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
而居正被召還任、名位同相等、而階前輩、又業師、不
敢據其上、乃請廣內閣員。　詔即令居正推、乃疏推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申時行、而時行已加太子賓客、忘不入銜、且謂自
強資深、當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行稍淺、當
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詔如之、其辭同張四維。
宮保一品階當　上自裁定。即不爾、亦當別具密啓
以請、不應于推疏定之、靡非欲自張大而輕自強等
體。自強伉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
是舉稍不易云。申時行者、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
士第一人、爲翰林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
復之。時行美姿容、秀目疎眉、性溫茂、有體韻而不促
陿、能詩文、善筆札、見者無不親之。初以王父憂歸、服
除補故官。與同年王錫爵善、錫爵與相切劘、不苟取
與。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遷充
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預修　世穆
兩朝實錄、尋爲　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翰林院
事。　穆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次
轉詹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　世錄成、
加太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以文事受知居正、又植
操不爲崖異、居正僉安之。且念權寵盛多樹敵、欲稍
一二後進爲之繼而得時行。既入閣、與四維皆自睨
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當行、　上及兩宮賜道里費
爲白金者合千三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既　朝辭、復
請見于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重傷
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
倚。居正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撙節愛養、留心萬
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爲居正奏辭

慈寧宮、　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所以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貴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于是、所經由有司飭廚傳、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或參用凶禮、則飾白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呈恐相率易緇綵一新、復費不訾。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于袖而戴之、已改加經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貌于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太夫人傍有小閹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聘睞之。瑞拱立揖閹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然獲見而呼者也。太夫人亦爲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賻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同年御史于業者、罷久矣、而與居正故善、來會葬。至墓所、自謂工堪輿、言審語居正、吾相地多、毋踰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禮而趣之去。既畢葬、且還朝、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閫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　上所賜繡蟒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幣勞賜加等。時遼東績奏大捷、　上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慚堅卧、累疏乞休矣。居正疏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而後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　上遣錦衣衛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陛辭、錫之白金彩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繇眞州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報矣、　上皆有　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學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爲前驅約束吏卒于厰、飭廚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眞定守錢普創以共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假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眞定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此語聞、于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襄、

王出俟、折簡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侯、謁王
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
直入至偏殿、且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襄王與
居正始也。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藩臣爭相競以異
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雖同事者亦羞稱
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起佐京營大帥矣。居
正既過艮鄉、抵郊外、　詔遣司禮中貴人何進宴勞
于真空寺、口諭先生、以午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
質明見、而　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入
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
明入朝、　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
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
入閣、仍賜白金百兩、彩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
上尊、御膳、因引見　兩宮。嘗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
應元以俟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
于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　旨、御史在外不得輕
移病、非撫臣爲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
亦視爲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
王篆時佐院、要脇其長陳炌、使論應元。時呂調陽以
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　旨、特斥應元爲民。中

外知其自、咸憤懣、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炌以
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
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炌而留應元。其辭
峻。　詔奪用汲官、亦爲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辨
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畫注施、
一繇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
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
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瀕淡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
其間、相與懟怨、憤嗾冒險、鈞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
取富貴之計。皆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
權之論、今日用汲追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
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
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
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擠勢乘權、恣
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
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發心
惴惴、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　聖明之前。遂以明告
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
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
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

興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　上聰、紊亂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　優詔褒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然居正意欲逃治用汲、而以四維等輕之、遂厲色而待、一語不接、拱輩微償、了無顧盼、咸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太夫人、所經由滸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夫卒中、爲之導護遠邇。參總將抵京、　上遣司禮中貴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隊、隊鳴鼓前、列旗幟、偕穿　御道而進、觀者如堵。　上複道中貴人賜金鼎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　兩宮之賜尤有加。所以慰諭居正母子甚用家人禮。居正乃亦偕製奏疏綺繡奇器寶玩以進　上及　慈寧宮、所費頗鉅。而錦衣緹帥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斂繼作矣。高拱之逐其自出居正、而有王大成獄、居正復與發而旋救之。拱既內恨刺骨、而畏其權與文深、又不能不外示戚。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痱、故爲篤狀與譎、居正撫之、乃大哭、謂往者幾死馮璫手、雖賴公活、而璫意尚未已、柰何。居正笑曰、璫念不至此、且有我在、無憂也。居正歸而拱意其不即召、使使賄太后父武清伯謀之。武清伯納其賄、不得間。居正既入而知之、詗讓良苦。拱既失賄、而知其洩、憂懣發疾死。居正爲請于　上、復其官、予之祭葬之半。而殷士儋歸歷城、其忿咸爲閣中掾與故　裕邸中貴人善、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儋。居正復切責此掾、怖而不能食、數日死。馮保有所私門下華亭人徐爵、居正爲擢用之、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游七亦入貲得官、勳戚文武大臣至翰林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游七具衣冠報謁、據上坐爲款、宵飲歡呼無間。居正固與馮保通關、然意忌聞張四維之私結保也、謝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益甚。俺答入貢久、而以兵西過回夷、使使之烏思藏、迎所謂國師鎖南堅者、創招提剎以居之。鎖南投書上居正乞賞、而侑以大士像、鐵甕、金剛結。居正疏聞、且辭。　上褒獎居正輔理勳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垂拱受成、深用嘉悅。勅

受之、而別爲荅賜。時　上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廷賀、而居正以持服不與、復爲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殽蒸、上尊、執手使視顏色。居正稱賀、因勸　上愼服食、戒色欲。　上曰、　聖母日與朕侑勸止、三宮俱未宣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而後鳴鐘鼓見羣臣。嘉靖末、徐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藩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相計議爲宗藩條例、于封爵婚娶子女名數祿賜之屬、皆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捂、或減削太甚、或議擬不定、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入會典遵守。報可。居正于諸藩王賂却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而禮部尚書潘晟于居正前輩、頗謟爲恭謹。其在留都、率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漸知其頗納賂、爲藩王道地、不悅也、微風言者論去之、而超用刑部左侍郎徐學謨。學謨少亦工文章、通曉吏事、而其守荊州、能爲民抗持景王侵占沙市。適居正爲編修、使歸治娶葬、學謨禮厚之甚、以心德學謨。既貴用事、學謨兩遷劾歸、居正俱力持起

之田間。自是凡四任、皆不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部尚書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遷、言路攻之、十餘疏不止、而學謨自刑部擢、亡敢有出一語者、人謂居正成在　世宗上矣。居正始所與姻家刑部尚書王之誥、之誥自用兵事歷中外、不盡由居正顯、而又數與爭論、以養母歸。其所善者卽同年侍郎李幼孜、嘗爲郡守、見辱於儒生、居正爲左右之、不十載而至八座。居正復與之通姻、遷工部尚書。幼孜無他長、以講學博士大夫名、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廢樹朋黨、援引所私、而猜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而他所爲皆情狥權爭、未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伉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爲戶部尚書、進大珠璣貲天哉爲厲以媚居正而得用。幼孜與正茂爭寵而妬、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部、其見知愛甚於幼孜、數爲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相公之愎諫、而已力彌縫之、冀爲異日地。居正欲伺得而悉之、幼孜以疾在告、居正授一札曰、吾憊矣、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柰何。幼孜懼、遂以乞歸、居正弗詘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爲

人貪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川而循軍興乾沒爲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薊遼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其品在下中、尤善媚。吏部尚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之疑之、而篆從傷爲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笫、無不稱居正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謂爲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則進爲五臣、又以有稷契皋陶不爲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亦恬然不以爲駭怪。至中允高啓愚之試士、遂以舜禹命題、非必有他意也、而諸當事者紛紛目啓愚勸進矣。時 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 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錙銖畢盡。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質之該部、云因諸省貢留蠲免之不時、追贓人犯財產之已盡、奉 旨取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甚憂其不可繼、而請 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 上復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居正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面爲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 上多曲從之。一日 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爲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不可緩。 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 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咎 君上。即積穀一事、屢奉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贓贖米當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非若遇 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 上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甚矣、河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 皇上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

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虛縻賞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尤大。 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賞賚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居正又曰、夫故事者、適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爲口實非 祖宗故事也。 世宗朝用最爲不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 皇上留神。 上首肯之。于是有詔貸而督責來行者之負、肅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各持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瀉鹵蝂螺之民錯與知所辯析。居正聞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箠朴、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貧。然功與罪實相當。時令居正服將除、而 上宣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勑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加慰。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裝金壺一把、金寶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 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宮、禮如慈慶、而 慈聖皇太后慰

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壺臺盞金筯白金彩幣、葷素甜食十二器、酒十瓶、使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婚勑諭請特 詔元輔尉僕重臣受 先帝顧托、翊戴朕躬、以及大婚、漸成治理、勳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先錄錦衣千戶嗣修爲指揮僉事、於南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而受其餘。尋吏部復舉居正寸制月、爲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 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勛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與學士許國爲主試、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中式矣。居正邑 上謁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 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而嗣修狀元及第矣。敬修亦在前列、而甲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而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亦胡斷此二子。而懋修與嗣修共列史官、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匿謗書而黏之宮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輒得外補。王

篆、與曾省吾益横、南北給事御史則傅作舟、王蔚、秦耀、李選、朱璉、顧爾行爲之牙爪、而作舟、璉尤恣肆、與鄙無恥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指譏居正之操切。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動　上聽。某請爲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爲楚府左長史、益杜其遷轉故也。又半歲當大察、駮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已不敢抗、而是時抗居正者若穆懋孝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拆撻之使不堪、冀以聞于居正、取一快。而王篆旦夕侍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以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劾怨家疏其盜邊餉不法數事、於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　下有司、悉爲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京昌傅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剽以富人犯法者覓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於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屬世貞爲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替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冀以動揺　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正、操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　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懌、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根之。居正意紬、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居正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且已往不足道。學謨堯然③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意未慊、則風陳玠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擊錫爵。士楚之初爲御史、新會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嘆曰、吾辭者猶豢豕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絶不復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懋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居正、而懋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諭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檟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

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慣洞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補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彰聞、曰小竪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併劾其人于獄而褫其事。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戍斥者、皆壬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覲疏請錄諸戍斥者姓名于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戍斥人皆非外僚、不當覲察、而戍者已逝于察吏不當拘、仰拘而實川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巇人也、而昏諄若此、知其不久矣。 上之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即以聞慈聖、而 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于是 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從順、 上漸長而厭之。時 上左右孫海客用、則 乾清官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參佐。周海、則兵仗之領局者也。皆貴幸、而不甘保之見凌。 慈聖乃使保補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爲小火者、發孝陵種菜。居正請於上、謫海用處之輕、復例爲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自陳、 上裁去留。因勸 上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儒臣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 上追于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 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偕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愼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屛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 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止肯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爲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　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誠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皆有副、坐蟒、蟠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饈餼五桌、羊豕鵞雞餳蜜油麪棗果薪燭之類多以千百計。手勑褒諭、稱其精忠大勲、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及禮吏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已。　明興、文臣無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皆驚怪、以爲且必封公矣、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僚寀者、四維等事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而脾弱不能進食。使醫治痔以效、尋下塞結而不能暢。不獲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大腸亦遂出、日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醮祠廟、爲居正祈禱者。吏部尚書而下、合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醮矣。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合賂其家人以達、取一啓齒而已。　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遼東復以大捷聞、居正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爲指揮僉事者進同知。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時行加太子太保。居正病益甚、不可爲、乃疏乞歸。　上復加優詔慰留、稱之爲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首薦前禮部尚書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而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爲奸邪。　上爲黏之御屏。潘晟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晟故所授書者也、強居正使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有所主矣。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羸甚、惡人見之、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訃聞、　上愴悼、輟朝、賜齋壇、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　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與潞王合賻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爲斤者、燭爲

對者以千計、新爲斤者以數萬計、恭九壇、復增七壇、大約覲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遣營葬、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編修嗣脩等疏辭謝、 上報諭、朕念先生受 先帝顧命、鞠躬盡瘁、殁而後已、忠勞可憫。追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與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于是四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馮保亟爲 上言、起潘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即家召之、馳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所不齒、一旦脫廢籍大用、亡不媢且笑之者、而益以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爲晟下、于是合而風給事御史數上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故擬 旨留晟、然無所褒美、第云爲故輔臣所薦而已、以示輕晟意、馮保不悦也。而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當用、馮保怒而黜之、而給事中御史有詆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詐大臣矜持不肯行。於是徐學謨歸女于時行之少子以自固、而馮保以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論劾晟、晟上疏辭、四維擬 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返駕。馮保病起、恚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王篆、曾省吾、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且甘心於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昵于時行、還往無間。而是時余有丁亦得入爲文淵閣大學士矣。皇太子生、 上喜甚、因上兩宫徽號、頒詔赦天下。四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遂加太子太保、遂無以杜中官口、而馮保至錄一姪都督僉事矣。張宏以下爲錦衣指揮、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詬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于是篆、省吾行數萬金謁保、與惟接、得從容言四維短而亟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遂陳玠則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玠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陵工賴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國光、而中謂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于工部罷謙、交代罷以御批責其鑽刺而譏之。於是言者紛然起攻、四維窘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賄。於是時行小詘、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與謀、遂水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梁夢龍、王篆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詬、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鬭其間、遂不可解、而 上

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密詗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　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上心動、而馮保又以止　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挾入官禁、爲保擬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它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欲以嘗上、而　上已執馮保禁中矣。于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馮保罪狀、尋逮徐爵下鎮撫獄、省吾勒致仕、而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奪職從徙、而畫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它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爲充牣、而　上益心疑居正、疑其藏積或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詗疑恐喝、士大夫尚畏之。其銜恩者趣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試于南都。試南都者、九卿給事御史出郊迎、遮擁以下爲之飭傳舍、具鄰供。提學至襍屬邑之儁同經者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美酒粱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號者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啖耳、竟得中前列。而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居正三子躐取上第　四維之子甲徵已爲山西之第二人、時行之子用　天第六人、而夭子用懋官浙籍與選、如篆矣。四維雖恨居正而畏其不利已、乃不復窮究、而第摘省吾、篆之亂政、悉削籍爲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爲一空、而吳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亡有及之者、意不平、乃于建言疏剴議切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轍、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有疏辨、時行尤齦齦強飾、而其後執政累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補過云。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法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紀且盡矣。時行既已爲王篆輩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維語時行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煎迫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唯默默而已。而甲徵用嘉復

登第、四維嗾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攻尚
書徐學謨以啓　上、學謨斥、即攻時行。草具將上、而
四維以父喪歸矣。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百餘萬、而
尤納賄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於
上左右張鯨張誠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居正
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露之矣。　上頗心
動、久而察知其無它、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者、亦
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罪居正以私構成
遼庶人憲㸅獄、遼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寃、且曰庶
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　上喜、以可立籍
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橓、偕錦
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勘故構王憲㸅事。王憲
㸅者、其父王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卒、
太妃閒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
而坐王憲㸅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
憲㸅以是懟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
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酗暴橫、其國遠近皆嫉之、彈
劾屢上、後遂至削國、以幽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閣、
然不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讐語也。張誠等行、則居正
諸子頗侵夜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

意、先期錄其人口出、而子女遯避空室者、不及發、巳
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
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
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傅
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
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
之。于是　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逮究、亦
小緩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
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行
擬　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於是吏部楊巍等駁此
呂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　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
旨下、雖出此呂于外、而奪啓愚職、焚其告身。給事中
王士性等窺　上旨所向、遂極論楊巍、且謂時行實
黨居正而主之、于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
等席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請中貴人求
援、時行、巍鈞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
居正不已、以媚　上、于是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
奪其前所　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
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脩
俱發戍烟瘴地方。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能發大奸

遂京秩有差。而時行等自用　聖誕推恩，時行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其實尤先四維。時行賂行萬金張宏、張鯨等，始獲拜元輔，每頒賚異于余、許。明年，雲南上莽酋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有丁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國朝獻徵錄》卷一七

校記

①時大：當作「叔大」，見前卷張敬修撰《行實》及《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②鄉音者：當作「嚮者」。

③甍然：疑誤，或當作「瞢然」。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八

耿定理　李學梅　陳吾德
王世貞　王之士　李贄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真才矣。人又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于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應，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即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憒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壻莊純夫于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

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已女、已壻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既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即有　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懽，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辯，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邪。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邪。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邪。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爲此傳，而遣書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余恨也。第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爲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敬少時多病，貧生無術，藉楚空兄介紹，得受業于耿天臺先生之門。先生雖知余學沉于二氏，然愛余猶子也。繼因往來耿宅，得與李卓吾先生遊，心切師事之。兩先生以論道相左，今十餘年矣。敬居其間，不能贊一辭，口含黃蘗，能以氣向人乎。唯恨楚空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空長郎汝念書，汝念以送莊純夫到九江，專人馳書白下，報喜於余云兩先生已聚首，語甚歡契。越三日，則爲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空先生傳，述兩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讀之，不覺淚下，曰：兩先生大而化矣，乃適以今日至，豈非余更生辰邪。抑楚空先生復作也。因手書而梓之板，成以付

汝念及余壻汝思。周思敬跋。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二

李椽學梅傳

耿定向

李椽者、予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為臬司、皋椽、當 世宗賓天、部下諸司哭臨、時椽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椽兄弟凡四人、椽為嫡且長、餘孽子。椽父寵諸孽而疏薄椽、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椽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椽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偏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奚。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歿、椽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為幽居、乃椽煢煢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稾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漲、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椽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矙之、席稾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鬲、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歿、亦廬墓側如昔母、里人稱其孝。椽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千金、乃椽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

以斷、故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瞻昫、何如此囚。不以一毫自免、且從家累種、且饋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四法不應死、椽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椽取后察知德由椽也、乃置酒飲間更爲帑加金爲壽、椽色邪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椽往歲餚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椽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隤然一田夫也。予間與友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億其意、偶忘其辭。椽從旁代對、每多助予。始椽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應善甫、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籍令生於其際、久已卿矣。乃椽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嫉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黃、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椽幸受知冲宇矣。

李贄撰　《李溫陵集》卷一二

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

孫春及

萬曆己丑冬十一月壬辰、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卒于位。公名吾德、字懋修。先世莆田、系出宋太師冀國公誠。元初有曰偉者、總管惠州、因家廣。至孟垻生封兵科給事中南岸公文鳳、娶封孺人黃氏、生公。公十歲能誦于支卦名、納甲書卦九九之法。有強暴惡聲常及門、顧奇公、名公指峨峰曰山尖指日。公答、海闊滔天。謂若雖銳、吾能容之。其人嘿然。已、百邏補邑諸生。庚戌、下街獄起、公隨給事公會逮郡縣獄、職橐饘者三年。伯父又以鐵繫會疫作、人期不入。公復入侍。上書主吏、得條諸輕罪、頌繫活者衆矣。壬子鄉薦第二人。先是、督學使者嘗署梟事、論下街獄私某子甲、惡公守正不撓。及行部、得一生所爲文奇之、已知爲公、則大恚。應鄉書、又大恚。里人曰、何恚爲。文亡論、三年皇皇將父、以及其伯、籍令應孝廉方正舉第一可也。癸丑下第、屏迹公府、鍵戶發藏書讀之。聖賢戩籍古今損益國家典章、靡不研究。乙丑成進士、授行人。奉使授蜀汶川王冊、建豐城李尚書塋、皆無私交。隆慶己巳、進工科給事中。當是時、東粵盜賊如猬、飾虛公執空文以罔　朝廷、乃自督府上下相遁、盜賊日多。公上八事、明賞罰、復兵防、議舟師、禁調出、補假貸、覈虛冒、慎撫剿、錄忠勞。　上從之。蓋自海內寇亂、皆藉民舟戰守。東均之敗、參將魏宗瀚盡移入

南渡港、指揮李茂材力爭不能得。晳一本至殲盡、茂材死之。此公所切齒也。庚午元日、日有食之、鼓于禮部。公上疏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帝后恐懼、如此其至也。何況臣子。六經曠遠、國家儀注具存。往歲七月望、救月、中軍都督府公、卿大臣多從侯御亂行舞禮、雜沓喧㕓、俄頃而散。嗇夫庶人馳走、宜不如是、臣竊恨之。元旦禮部救月、三事在前、百僚在後、御史侍儀、鴻臚贊禮、昭昭白日、非復昏夜、歷雜效前。大臣自攜茵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出位。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不愧于人、不敬于天。矧先聖之經、忽聖朝之法、慢天道之尊、蹈戲豫之失、皆大不敬。元夕月復食矣。請先戒誓、御史不舉、臣請糾劾、以懲怠慢。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元旦元夕、日月交食、天心難切。　陛下下修省之詔、弭減省之文、幸甚應天以實。請居法官、戒荒寧、罷遊宴、凡娛耳目、悅心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臣工承德、天休可迓。勅禮部戒誓、救日月、無敢喧歷、自此始。命作蕭山、道中貴人織衣浙江、式十餘歷。公謂民力已竭、加之水旱、中貴人至將不勝、莫若徵改未完、便與同官嚴用和上疏、皆從焉。五月、攝戶科、適有貫珠之命、與同官李紀切諫、皆免爲庶人。公攝官僅七日也。　今上卽位、都給事中賈某薦公忠直、不宜久處閭巷、召爲兵科給事中。癸酉四月至京師、卽劾中貴人鄭眞傳內旨官其姪、錦衣總督劉壽奸贓、不宜召用、忤太宰楊博、先是己推尚寶少卿、楊抑之、而江陵新柄國、惡博見疏喜、則令所善鄉人王篆給事中張某諭意。一日見于直廬、江陵謂公疏善、偉識宜不止此。公對、不敢風聞中人也。江陵不答。是時江陵專、言事者多承風、先白乃敢言。公自以非宰相私人、不附。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交惡、購敦朴欲疏江陵與王篆、江陵遂令部尚書譚論劾敦朴謫外、公並劾儒。江陵與公不白、已憾之矣。十一月、成國公朱希忠薨、行金錢求贈爲王、驗封郎陳某與六科並持不可。公復上疏力爭。江陵大怒。十二月癸丑、慈寧宮火。公復疏陳五行休咎。江陵詆曰、安能腐儒語也。辛酉、朱希孝直廬火。丁卯、大內又火。戊辰、乃下其議。明年二月、麾出守矣。至饒、正風俗、作人才、廣厲學官、置儒士之田、談經枝

藉、誘進聖賢之道。爲條敎立父老正二、頒行于民間、勸以爲善去惡之意。其善惡皆有籍。行之出于至誠、莫不回心顧化。禁溺女、舉女名以公姓、或以縣。滅網罟之徵、定湖港之税、革浮羡、遠貨利。故事、外府不籍、以待太守。公盡移入内府、不私出納。鏝金把握易貪夫便之、則以積貯陶、天下所仰給也。春夏之間、商舟輻輳、故征于官、吏多侵漁、巡功因而掩取。至是以屬淪常度外無私焉。即欲用于平賈。新安賈人列肆郡中爲賈、倫兒得物輒以售之、吏資之家不能踪迹、有司亦視爲外府不問、一切逐之。權貴闖説、不聽。宗室結納有司、負勢驕奢、難繩以法。服正不阿、杜門斂手、即吹笙度曲、惟恐明府聞也。饒稱沃壤、樂浮徙、安多山、亡命滑匿。番餘則濱彭蠡、接九江、上流不逞之徒與濤出没、萬年尤盜淵藪。公飭什伍、鼓勇敢、有警掌固扞諸岸、戈船扞諸江、三年眠者帖席。初至郡城崩百餘雉、繕之而城中皆列栅啓閉、不獨大盜之備、亦欲以防倫兒。宗室夜飲不鍵致建昌王被竊、召百戸呂希周授方略、微得二人、即府之將作也。江陵已憾公、御史劉臺劾其授成國金十萬、出公饒州。持經者受顯禍、憾益甚。樂平進蕉、欲因中之、宣言　上怒蕉

府不可食、當逮太守以下、如此則株連勝部。光祿萬尚書爲言乃止、第收治縣人而詔切責太守。倫兒竊建昌王帶、則以售于留都、江防同知龍宗武偵得、上操江都御史王篆、俾致其文饒州巨寇。公坐謫馬邑典史、親老不欲行。屬馬邑失、因詔書罰尉安在、得無之任違慢乎。公恐、馳至鄭州、御史某又劾公在郡時違禁講學、擅用庫金指買學田、亦俾金耳。移疾蘇門。明年大計、江陵遂欲以此黜公、考功郎鄭某不可、竟削籍。公兩黜無慍色、田家冠優游里中、瀟如也。癸未、江陵死、都給事中余某薦還某府推官、同知、皆以親老不赴。甲申、二親幸以天年終。丁亥、詔起同知紹興。至則歲侵、奸民乘時並與爲亂。公職詰盜賊、渠魁二人而擒其儀者、郡中清居。五月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分部武昌。巨寇劉汝國、廣孟新倡亂久、嘗事者往往坐視、幸脱身去。公下車毅然請討、別部欲專功、寡謀僨事、賊勢益倡。公率師請壘、擐甲督戰、士無一不當百。己丑春二月、大破之、劉汝國、廣孟新就禽、餘奔遁無脱者。上功幕府。冬十二月、自黄州行部歸武昌、遘疾、二日卒、年僅六十有二。公長身偉度、望之知非常人。性忠誠、壹心許國、正直不能阿徇、故用輒斥。將大

用之、不幸逝矣。公始罷歸、于有司未嘗通竿牘、一鄉
利害則急之。庚午、羣盜充斥、邑西梁村雲鄉二壘反
爲賊窟、白骨蔽野。公請材官鄧子龍屯守、復臨江之
戍、至今賴焉。辛未、鴟夷由厓門入犯、人情洶洶、閭左
悉起赴敵。公父子輸粟餽糧、鴟夷乃遁。里中惡少年
謀以七月七日爲變、公密語守令朱別駕預待、不得
動。明年春大饑、結他鄉千餘徒起、會之於是勸分賑
粟、亭中張困乏亂遂已。既鴟夷由新寧犯邑西界孔
林、與鄧子龍計畫河守、賊不敢度。會朱別駕自五羊
歸、受方略、聚兵西向、賊走出許。酋數十艘入內海劫
略、鄉人奔城、舟塞河下、白有司居以開瀆而慰藉之。
于是時鄧子龍從征藤峒矣、則移書總兵張元勳召
子龍。元勳白直指楊標、標曰陳公通竿牘急矣。乃促
巡海副使劉穩屯香山、而令參將晏某從海上破賊、
相戒不犯外海。嘗發邑幕山四嶺徘徊、欲因倉步舊
城、益以新會古博平康新興雙橋置縣、招流亡、復里
甲、庶幾帶牛佩犢之衆盡緣南晦、不果、以爲恨。語在
端州志。蛋居海墕、以敵爲業、往盜視之、玉石不辨、列
柵自守、吏兵掩捕、一如昨風。公徹其備、有名籍者書
于開書、以後吏兵不敢動、而存活者衆。士以科第少

謀徒學、公曰毋改作爲也。建文昌閣于左而引紫水
入泮池、科第自此盛。邑負山環海、內狹外寬、議者欲
城其外。公亟言于當道、無任者。會寇何某至、乃城焉。
白沙先生若節婦烈女祠、皆新之。有毀節婦祠祠司
馬者、移書責之曰、司馬法不宜祀吾粤、柰何狥一人
之私而拂天下公議。月吉、與里父老會民讀法、語次
坙、繹閭里化之。先是、劫質者多賓舟宿屏處、俟贖用
此賊不得滅。比伍中刼質衰息、事關利害名教、爲之
不啻饑溺、皆此類也。丁丑自昌邑歸、朝夕得奉綸事
公、太孺人廿𣦸。太孺人體羸、未嘗離側、就養八年、父
母安之。甲申春、太孺人告逝、其冬綸事公亦逝、哀毀
骨立、倚廬讀禮。饒州弔者相望于道。總管故居在廣
州甫宜巷、長子居之、三百餘年、鬻于他氏、公贖而祠
焉。巷失百年、公未嘗不中夜興嘆。會方士挾驗鬼術
游里中、謂公青泉白石、一水雙牛、是總管公墓也。奮
其象、果得之、碑隱弗彰。語在大司空陳紹儒墓表。張
太母殯謝前山、見夢苦蟻、啓殯、三蟻適至、改葬三珠
岡。此皆仁孝心通于神明、非苟而已。梁氏姊守志、白
而旌之、爲立後。弟卒、捨家墳墓必原、曰令吾他日無
以加也。族人貧不能葬者爲之購、不能娶者爲之食、

其厚于人倫如此。冠昏喪祭，惟古禮是循，昏無舉樂，喪無酒肉。歲時率子弟拜家廟，無出門之祭。諸子有過，必正色相對，竟日不語，改之乃罷。登第二十餘年，無私財，惟給事公之命，食不重味，衣不文繡，必儉約為家人先。鄙侈靡、佚遊、酣飲，雖里人必法語之，亦不敢不從也。

（《國朝獻徵録》卷四五）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世貞神道碑

王錫爵

肅皇帝時，海内文學知名之士，蓋人自標幟云。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橫絶一世。每有撰造，率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氣義能鼓舞翕聚海内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可攷也。一時士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公之詩若文，而其平生行誼，非予莫知其深。惟是蓋棺且久，而麗牲之石，虛而待予，予不敢以不文辭矣。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出瑯琊王氏，自晉丞相始公導渡江而南，世為浙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舜者，因家于官，而大倉之王自夢舜始。又六世而為公大父質菴公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公幼稱為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為寶劍詩，得奇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舉主諷公贄文于夏學士，公恥于謁，謝之。除刑部主事。獄獄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閻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脱，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厰璫，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時分宜相嘗因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諭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暱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為納橐饘。楊夫人訟冤，公為手定疏草。楊臨命東市，公又為收其屍，治斂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宜遂大啣公。銓司兩推公為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使，青部故多盜，盜之黨多游于椽史，為耳目，吏莫能閒。公至，行保甲法，重懸購盜之賞，閭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為用，羣盜屏跡。嘗按捕罪人，當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尉匿之。一日試使尉詰盜，具得主名。公大喜曰：是何神也。吾得盜姝

矣。立召尉責齡所在、果得齡。有豪徐進道被訟、罪不
至死、而進道恃其宗強、黨與衆、陰謀勒兵反。公聞、故
緩其獄、令捕盜自効、而進道謀漸懈。遂縛之、盡散其
黨。青人相與手額頌公曰、吾曹父子安而室家聚、誰
之賜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爲吏、第飲
酒賦詩爲豪舉耳。比公至鎮而精嚴練事、發奸隱如
神、乃皆歎服、以爲趙子都之流、聲籍籍聲教下、而分
宜父子益忌公。又以公父司馬公　世廟特達知、
不肯事左右、瑕釁滋起。會盜入深州、分宜遂激爲司
馬公罪、捕下獄當死。公亟解青所印走長安、與其弟
太常公敬美叩闕請代。司馬急止之曰、無速死乃翁
爲也。則相與囚服號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而
諸柄人皆側目分宜、無敢言者。於是司馬竟不免。公
號跳扶柩歸、倚廬于家、三年不飲酒食肉、稱除、猶蔬
巾布衣、持心喪、遠邇哀痛焉。會　莊皇帝即位、與太
常公赴闕訟父冤、略言、殺臣父者本嵩父子、非　先
皇帝意。而臣父所督兵副遼剪首功八百級、嵩盡解
不奏、按深州小失事、曲法至死。惟　陛下哀察。疏入、
有　詔追復官。于是南北臺省言者謂公父冤既雪、
當一出報　主。尋起補大名、公猶隱軫思痛、不忍出

也、曰、報賜以力、孰若以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　祖
宗以弘　聖德、正　殿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
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修典章以彰國紀、推德意以
昭大勸、明爵賞以徠異勳、練兵實以重根本。因寓書
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共言其報　上止此、不復任驅
馳、請以死辭。而兩公復責以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已
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吳興時久雨、穀翔貴、富人閉
糶高其價。公謂未可卒禁、乃首捐俸五十金、積穀以
風富人、富人之糶益出。至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戶
賦、而以其餘賑。復上疏言、吳越新罹兵火、宅供億繁
興、民不堪命。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清錦衣
諸衛寄籍者爲根本計。事雖未盡行、然竟得改折漕
糧十五萬、三郡人稱焉。再遷山西按察使。聞鄒夫人
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歸。中道聞訃、袒括星馳、氣
息幾不屬。服除、以爲補楚臬、旋擢廣西。一月、入爲太
僕卿、復自太僕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鄖
陽在楚西南、無兵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
公獨刻意振刷、甫下車劾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
引去。前中丞嘗奏留邊餉備鄖緩急、公以九州一家、
憂在邊鄙、令通覈所部屯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餉、

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郎又適少事、柰何輙所急以
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楚地再震、荆州壞廬舍尤
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嘗遣京師人責言
江陵淩淫耳目之奸、非社稷福。其人泄之、而江陵積
不能平、數言于人。然以公才高行潔、猶隱忍收人望、
稍遷南大理、尋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
指前後所忤三相國、分宜睚眦殺人、入其網無得脫
者。新鄭禍而敖于言、嘗力持其訟、究論急、二疏不肯
下。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以
飛箝釣餌、雜出中人、手書不時至、皆欵欵輸心道舊
語、計未有以絕之。會予化女以守節感冥契、立恬澹
教門、公有當于心、輙焚筆硯、謝賓客、與余結廬城南、
戒食梵誦甚苦。間相對談平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
如夢如醒、且沾沾喜也。益自是江陵始忌予兩人、
不深忌予、亦不復以官餌餌公、予兩人亦詡詡得也。曰、
此度世不足、逃世不有餘乎。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
被物色、而公亦尋爲予餘黨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
部侍郎、爲父請　卹典、得贈大司馬、予祭。尋改南京
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廕一子入太學。時已遷刑
部尚書、會有言公曾被劾不當得考者、所司具言公
歷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劾比、事旋已。然公自此
歸志益決、凡三疏乞休、始允歸。歸九月而卒。卒之前
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斂葬諸儀甚悉。及期、與僧其
從容談笑、說偈而逝、若有悟脫然。而余女曇記公所
謂卦盡八八者、亦竟驗矣。公至性過人、篤老奉司
馬燕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徹英太常公友愛極篤、
嘗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訃、從過湖上、未嘗不流
涕也。祖質菴公嘗置義田千畝贍族人、公復以貲賸
益之。及四方有所餽入、往往隨手散施、咄嗟而盡。酒
人詞客、緇流羽侶、叩其門不以事辭、昏夜告急難、不
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命當道、不以非分讐。
尤好以文字奬掖人、後生初學每得公一言品題、一
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重。或故于廣坐字公
以示親暱而黜者、甚或陰持幕中嘲笑私語責公、公
明知之、一笑而已、以故人皆歸心。或恩及人而人不
知所自、醉罵人而人反思之。迨公卒、閭閻兒女舉哀
相弔、海內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蓋其
誠心爲質、谷發廣而雕琢少。公所著有四部藁、世已
刻行。四部有後集、未刻。有別藁、未刪定、藏于家。古今
著述之富、公爲第一。其所蒐獵百家子史、皆以意鎔

鎵翁然爲一家。故公之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泱札，大海渟泓，中無飽飣寒促鑱刻深險之態，如其爲人，寬疎磊落，皆所謂得其大者。嗟乎，後世有蘇長公，乃能評公之文，有郭有道，乃能第公之品，而予以竹林舊社，粗述耳目大都，儻亦庶幾文獻之足徵乎。公享年六十有五，官至六卿，法得專葬，從袁思司馬遺命，祔葬于項涇之原。計聞，上特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緡，遣官治葬。公長子兵部武選司主事士騏，用遺命辭，賜金不許。

《國朝獻徵録》卷四五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録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爲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爲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已，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惕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爲。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蔬牀糲食，尚友千古，行己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爲藍田吕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履滿户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毎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藍田美

俗復興。萬歷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計，己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力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既而道鄒魯，瞻闕里，偏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學脉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動海内矣。凡搢紳莅茲道茲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徵先生為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合志同方，相為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詣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于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為訣，亦曾子啟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繼疏薦。趙疏海内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弁，軌範詩書，敦說名已動于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後柱史疏大略與趙符。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為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然終老。至是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姱，悖倫篤于行誼，丁内外艱，毀幾滅性。處弟弟怡怡，未五旬失耦，誓不繼娶，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為宗族置義倉、義田，即極晦無多、貲貧士所難。居恒晦迹卻埽，即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問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徵本原，非沾沾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

貧苦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荃蹄、關里臆思、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世。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贄①、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荃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寘

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劒刃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讐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于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綺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

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卧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于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譚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于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

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大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彘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頤。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眞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也、而專譚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欲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劒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搨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

由焚芝鋤蕙、啣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慙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含亢入謙、而公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或問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孌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言。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謂其既已髠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袁中道撰　（珂雪齋集卷一六）

校記

①載贊：疑衍「載」字。按，《明史》卷二二一《耿定向傳》、卷二四一《張問達傳》所引均無「載」字。

明儒碑傳集卷七十九

張四維

張文毅公神道碑

上御極之三年、蒲坂張公以宮詹晉宗伯、大學士、入參
機密。又八年秉政、踰年以父贈公之喪歸其廬。蓋
上時時念公也、嘗傾問左右、張少師無恙乎、何時服除。
於是朝士大夫雖傳、張公且復召。海內延頸而望太
平、曰張公且復召。然未及召而公卒、
上聞震悼、輟一日視朝、　賜祭加等、爲十三壇、遣官治
葬事、贈太師、謚文毅、廕一子尚寶丞、恩卹甚厚焉。及
是公伯子甲徵等奉閣學山陰公狀、屬余紀其墓隧
之石。余與公共事
三朝、自詞林講幄入參機務、先後皆獲從公。凡公之論
議、著作與其曆注于　國家者、皆余所親睹、即不斐、
其何敢辭。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山西蒲州人
也。其先自解從、世以高義聞里中。曾祖寧、配雷。祖誼、
配王、繼配。父允齡、號嵋川公、配王、定生公。以公貴、曾
祖、祖父贈封俱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具余所爲嵋
川公志。公生而穎異、甫能言、解夫人弄之膝上、附兒
所欲。公亢聲曰、欲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
心知公非凡兒也。年十五、舉茂才高等。督學劉公共
雅自負少所許可、獨奇公年少而才、推曰國士。嘉靖
己酉、舉鄉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第一讀
中秘書。乙卯、授翰林院編修。無何、丁內艱、服闋補職。
壬戌、乙丑、兩充會試同考官、分校　永樂大典。是時
詞林少事、日游敖、徵逐、公獨與同志楗戶讀書、自傳
記諸子百家無不窮詣博覽、而尤好深沉之思、蓋隱
然負公輔之望焉。袁文榮公嘗以博物策士、屬公代
對、立具草。袁公嘆曰、此眞博物君子矣。徐文貞公嘗
召諸詞臣集直中、語及國計、屬公考訂贏縮、推利害
所繇、曰此參政異日憂也。隆慶丁卯、　大典錄成、陞
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
莊皇帝首御講幄、以公充　經筵日講官。公盟心登對、
多所開發、
莊皇帝常竦意聽之。是年主順天鄉試、尋陞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戊辰冬、請假歸省、　賜銀幣、給
驛以行、及春而役。已巳、陞翰林院學士、尋陞吏部右
侍郎、轉左。新鄭高公雅重公、推轂甚亟、而同事者寖
忌以爲軋。已從中撓之、公遂以疾乞歸。壬申春、

上出閣講學、慎簡宮僚、以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尋
學府事、兼教庶吉士。無何、復引疾歸。萬曆甲戌、　詔
再起公、以原官仍掌詹事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
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繁、諸司掌故皆闕軼、公極意蒐
討、自嘉靖辛卯以後三十五年間、朝章邊務、國賦人
才、皆犁然具備。江陵張公嬰然稱服、因出舊所編初
紀者盡屬公筆削、乃定。乙亥、
上簡置弼臣、陞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
預機務。公既拜命、侍
上講讀于便殿、　賜公御書一德和衷大字、公稽首謝
出。
上以公器度不凡、注視者久之。丙子、充重修　會典總
裁官。丁丑、主會試。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賜銀幣
鞍馬。戊寅春、　大婚、以公贊襄六禮勞、加少保、進武
英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庚辰、一品滿考、加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國子生。壬午、遼左大捷、
以次策功進兼太子太師、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凡
三進秩、皆予三代誥命。自江陵柄國、以刑名一切治

絕海內、其治若束濕、人心囂然。既沒、而親信用事之
人尚據要地、與權璫為表裏、相與墨守其遺法、閣中
議多齟齬不行。公燕居深念、間為余言、此難以顯爭
而可默奪。今海內厭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
丞直指令稍以寬大從事、而吾輩無深求刻覈、宜可
以少安人心。會
皇嗣誕生、而公喜可知也、曰、時不可失。乃手疏勸
上宜以大慶施惠天下、省督責、緩征徭、衆逋逃、恤災眚、
以養國家元氣。而出諸司所擬寬條屬余損益、凡數
十事以進。
上欣然命行之。尋以　詔恩加公少師、吏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丞。先是席江陵寵者憚公而
易余、故起浙昌位余上以逼公。及新昌論罷、計阻、則
欲敓事搆隙、乃因陽城太宰劾罷、嗾御史并劾公。御
史楚人也。
上曰、元輔忠臣、御史何得妄言。持其章不下、　手詔慰
公出。惟公者愈不自安、則貪緣罪人爵關說權璫、俟
將為公難。御史疏再入、
上怒、謫御史三級、出之外。公上疏引咎乞宥言者、
上褒答不許。是時權璫驕恣甚、

上積不能平、語浸淫聞外、言官亦微知
上指、乃共為疏論爵及保不法狀。
上震怒、立諭公擬旨曰、奴輩盗我威福久、其亟誅之。乃
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于南京、籍其家。言者因追論
江陵事、
上欲窮竟其獄、公從中救解、事得暫已。然異時江陵私
人遣斥殆盡、公請　詔臺省舉骨鯁端亮之臣、或起
巖穴、或拔自下僚、朞月間耆賢在列、朝宁改觀焉。公
一秉政而滌煩苛、鋤荒穢、拔根株窟穴之姦于
主上之側、其沉謀秘畫有人所不及知者。然公口不言
功、而言者或攘以為功、公亦不自明也。蓋自是
上益重公。一日
上視朝、公立金臺側、眩暈欲仆、
上曰、張先生不耐早寒。命中使扶送至閣。癸未、從　駕
閲　壽宮、陟峻嶺、
上顧近侍曰、可令二人掖張先生。其優眷如此。無何、嵋
川公訃至、公哀毀不欲生、
上特遣中使慰唁、微示以奪情意。公泣固謝曰、臣死且
不敢。
上憐之、賜賻祿特厚、仍命馳傳、給道里費、遣行人護行。

公辭
上于文華殿、勸
上以法　祖孝　親、講學勤政、清心寡欲、惜財愛民、保
終如始。因泣下、
上為之動容、慰勞甚至。公歸、　壽宮閲定、
上循録公勞、遥賜白金文綺、廕一子國子生。比服闋、
上將召公、而公疾革不起、是為萬曆乙酉十月十有六
日、距其生嘉靖丙戌五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公孝
友天篤、內行甚謹。與人交斷斷不能苟合、而厚于故
舊、不以存亡易心。嵋川公家居、月一馳使定省。既聞
訃、匍匐縗程、廢寢食、道病幾殆。甫至家而後母胡夫
人亡、兩弟又亡、公雖病、猶強起為經紀喪事。宮保楊
南澗公知公于髫齔、公以國士報。既沒而葺其祠。諸
故人遺孤無所歸、公皆衣食之、無令失所。新鄭去國、
門下士方首鼠避、公時赴宮詹命、自獲廡取道、會于
逆旅。江陵嘗以問公、公曰、昔事高公猶今事公也、去
而遠之、謂交誼何。聞者稱服。公居恒簡重、呐呐如不
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疑、迎刃立斷、日謂賁育不能
奪也。北虜欵貢、衆言盈庭、謂夷情叵測。公于政府力
陳便宜、乃許。王少保嘗曰、微吾伯暢、幾敗國家事。五

開闽叛撫臣纂卒討平之、或言卒當散遣、不且生亂。
公曰、有事用之戰、事已奪之餉、是趣使亂也。會滇南
用兵、令一將將以行、平緬之役、卒賴其用。公在閣中、
數為余稱楊文襄公曰、本朝經濟國手、無如是翁。其
誅瑾一事、大有作用、可謂振古之豪傑。意若深有概
于文襄者。乃公所以扶危定傾、安利天下、余竊以為
過之。公配王氏、儒官恩女、礽封孺人、晉宜人、淑人、洎
公大拜、後封一品夫人者三。有子六人。長甲徵、兵部
武庫司主事。次泰徵、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次定徵、中
書舍人。次久徵、次元徵、俱國子生。娶皆名族。次獻徵、
早卒。女三人、嫁聘皆名族、詳在志中。甲徵等以丁亥
三月十有七日葬公于蒲之風陵鄉、蓋公所自卜壤、
上即以賜公、從公志也。余按萬曆初、端揆之臣當
天子沖聖拱默、政權由已、而務文致太平、緣飾　恩寵、
示威重不可撼、上未必得
主之心、而下至于盡失天下之心、故一去而敗、既死而
人不思。及公以除慝逆姦結知
主上、稍易前人之綜轍、與衆更始。
上既推誠相任、而海內皆忻忻嚮慕、庶幾以振興鴻業。
然公柄事未久而去、去當後　召而閔然不能須臾、

天固未欲辛海內耶、何奪公之亟也。嗚呼、悲哉。余故
爰公之大者揭之碑、而系以銘曰、
翼翼虞鄙、代鍾賢哲。佐運匡時、有聲烈烈。顯允文毅、
應期挺生。才為國華、行為士程。
肅呈之朔、雍容載筆。挾藻垂鴻、鑿坡石室。暨事
穆考、敉經周旋。盟心解順、廣厦細旃。
沖聖在宥、公歸來復。勒成信書、乃符夢卜。
天子曰咨、汝作舟霖。其代予言、其沃朕心。公拜稽首、對
揚　休命。一德和衷、不絿不競。乃持大乜、易衆為春。
滌煩去苛、化瑟維新。乃屏憸壬、以肅在位。射隼于墉、
投鼠于器。乃徵遺逸、寘之天衢。凋無考槃、場無逝駒。
夙夜劬勞、不遑啟處。盡瘁厥躬、以報
明主。
帝眷元臣、日寵綏之。其顛其危、俾掖持之。信若蓍蔡、歡
若魚水。君臣之交、終如其始。素車西邁、槃槃棘人。豈
不懷　恩、非孝無親。祥琴在堂、蒲輪在路。秉彝行天、
公不返顧。柄政無何、其勳則崇。
帝心所懷、明對攸同。去則有思、沒則有卹。何其德矣、用
酬良弼。不墜厥功、不隕厥聲。于千百年、視此刻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事、總裁會典吳郡申時行撰。

張文毅公墓志銘

蒲坂張公諱四維，字子維，嘗讀書中條之鳳鳴山，學者稱鳳磐先生。其先世居解州鹽澤，元季遷於蒲。遷蒲後五世秀公，是為公高祖。秀生孟儒公寧，寧生首陽公誼，誼生嵋川公允齡，公父也。以公貴，六拜封命，累贈三世，皆如公官，而曾大母雷、大母王、繼母王皆一品夫人。嵋川公內操儒行，外託什一以游，而王夫人為少保鑑川公姊，有家法。以嘉靖丙戌五月十二日生公。公甫能言，解夫人膝，公徵問所志，亢聲曰、願得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當是時已心知公非凡兒矣。年十五，舉茂才高等，試輒冠諸生。後九年，鄉舉第二人，又四年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第一，讀中秘書。每念國家待士厚，士堇堇工鞶帨以取世資，是自薄也。於是叅究累朝典故、儀章，詢考四方利弊興革，務當於實用。嘗侍徐文貞公，語及國計，文貞公曰、此叅政他日憂也。當是時，公已隱然負鼎鉉之望矣。乙卯，授翰林編修。無何，丁母夫人喪。戊午起家，時寵賂滋章，公獨有以自守，泊如也。壬戌，重錄永樂大典，公與分校。隆慶丁卯，書成，陞右中允，兼編修，直　經筵日講，予五品服。尋陞左諭德，兼侍讀，代　制草，清武黃。戊辰，請告寧親，賜銀幣，給驛歸。庚午，陞翰林學士，掌院事。詞林獨學士習講讀最重，班僉都御史上，時久虛其銜，一旦以授公，人以此覘公旦暮且大拜也。是歲，陞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轉左。明年，又引疾請告。遣中使問疾，賜羊酒蔬粲。久之，予告歸。會　簡東宮侍從，起公協理詹府，尋掌府事，教習庶吉士。無何，復引疾歸。

肅皇帝在位久，實錄浩繁，開局編摩，竟隆慶之世，書未敘也。

今上萬曆甲戌，再起公，以原官為副總裁。乙亥，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叅與機務。初，江陵公手自筆削嘉靖初紀，僅及十年，而公接其後事，公故博洽有史才，討論潤色，悉當江陵公心，於是更出初紀屬公定焉。再踰年書成，加太子太保，進直文淵閣，賜賚焉。

大婚禮成，賜金花銀幣服色，加少保，進直武英殿，廕一子秘書。　耕藉，以公率諸卿終九推，焉。庚辰，一品滿，賜賞鈔羊酒，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國子生。明年，以遼左捷功，進兼太子太師，予武廕世錦

衣百戶。公之初拜也、
上手書一德和衷四字賜焉。時江陵公當國登務嚴刻、
狹登進、嚴誅戮、嚴朋儕、急催科惡鬬炎傷奇、行聚歛、
最後算緡復訟法令煩苛、海內囂然苦之。公居其間、
色邑不得志。壬午、會江陵公卒、是秋
皇嗣誕生、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符丞。公乃密
疏宜下寬大之詔、因擬上詔書條格、以次罷諸政事
不便者、民懽若更生、而故江陵公私人號稱楚黨者、
益目攝公矣。初、江陵公病亟、而楚黨大權失勢、乃詐
為江陵公遺疏薦起新昌以自代而謀去公。先因權
璫保所親信者徐爵結保為內應、而外嗾三御史伺
間交章排公也。於是一御史先論罷王太宰當之、一
御史因重劾太宰、連及公。
上曰、少師忠臣、安得為此言。特其章不下、而 手詔公
出視事。最後一御史再疏、則褫官三等、出之於外。公
引咎乞身、請宥言者、 優詔不許、而楚黨陰謀者更
被劾去。當是時、
上已心嚮公而銜役用事者、無所發怒、日望外廷彈章、
而他御史劾洞
上意、交起抨擊、先論爵通匿禁地交通不法事、疏乃諭
保、歷數保大罪十餘。
上大怒曰、奴輩盜我威福久矣。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
於南京、籍其家。或追論江陵公與保表裏為姦狀、
上益怒、欲併籍江陵公、逮其諸子。公力解之、事以故暫
已。當是時、楚黨坐斥殆盡、他御史氣益發舒、引繩批
根、猶抨擊不止。公乃言於
上、治道去太甚耳、宜畧苛細、存大體。從之。時六卿半易、
省署為虛、公請詔舉耆碩端亮前時所指廢者、期月
間人望畢收、朝宁改觀焉。公當國未市歲而遭父喪、
上嗟嘆悅惜、計奪情不可、則賻䘏有加、
慈宮潞邸各致襚焉。 面辭文華殿東室、勸
上清心勤政、節財愛民、慎終如始。因泣下、
上為動容、命乘傳、賜道里費、遣行人護行。公行病疽、渡
河創甚、踰月乃抵家。
上以閣定辭宮、遣賜銀幣、復廕一子國子生。公歸而兩
弟繼卒、後母胡又卒、比終制、竟以身從焉。乙酉十月
十六日也、享年周一甲子。訃聞、
上輟朝一日、賜祭十三壇、遣官治葬、贈太師、謚文敏、復廕
官一子符丞。公為人孝友、篤於故舊。人有德、一飯不
忘。故人遺孤、往往衍以縣火。公初在詞林、與新鄭江

陵二公為奬道交、二公繼在政府有隙、新鄭去國而
公適赴　召命、從獲鹿取道、會新鄭於欒城。江陵公
知之、迎詢公曰、
上方震怒、安得私見罪人。公曰、嚮昔事高公、猶事公也、
一覩一陳、謂交道何。江陵嘿然。俺酋款塞、朝議籍籍、
鑑川公力持於外、而公居中為陳便宜。鑑川公嘆曰、
成吾事者伯揆也。楚守臣蔡卒討五開叛苗、苗平、議
散遣之。公曰、有事用之、戰事已畢奪之餉、後何以使人。
會滇南有警、即命將將此屬以往、蔡卒感奮、迄用成
功。其善謀能斷類此。公立朝三十年、登政府者九年、
當國僅期月耳。壬戌、乙丑、分試禮部者二。丁卯、典順
天試一。戊辰、典武舉試一。丁丑、典禮部試一。是歲暨
庚辰、癸未、讀大廷卷三、主會武宴一、春秋代祀先師
三、幸太學分獻一、　國立方澤分獻四、他以扈從
　郊陵閱武、賜蟒衣鸞帶、麒麟斗牛服、繡縧伽袋綬
壺諸物、不可勝計。夫人王氏、儒官恩之女、初封孺人、
晉宜人、淑人、而封一品者三焉。子男六。甲徵、庫部主
事。恭徵、儀部員外郎、皆進士。定徵、秘書。久徵、元徵、國
子生、皆任子。獻徵早卒。婦楊、次孫、次楊、次羅、次楊。女
三、長適武選郎馬樾。餘皆殤。孫男四、女二。甲徵等將

以丁亥年三月十七日、葬公於其所自卜之鳳陵鄉。
而奉大學士王公狀屬余為志銘納壙中。甲徵、余於
本所取士。余因憶辛未從公供事文廷受諸士卷、輒
口相雌黃。公正色曰、
天威咫尺、柰何戲豫。小黃門往來偵之、達
上所矣。楚黨排公時、余燕見、公輒曰、久病當去、思引天
下賢者自代、共在公乎。如是者再。余竊揣不自安。無
何、謬被　簡命、意公或數言余於
上、而人不及知也。公又為余言、欲白新鄭冤請䘏而未
得間、今以遺公。余出新鄭門下、深愧其言。三事狀所
不及載者。銘曰、中條之陽、爰有鳳鳴。是鍾名碩、蔚為
國楨、於文敘公、夙稱博雅。篤古濟時、如宋司馬。秘紬
石室、草潤蘭臺。始終四紀、文直事該。
黼幄橫經、綸扉補衮。道先啓沃、民瞻師尹。蕩滌新法、斡
旋乾坤。斗杓潛運、大冥陽春。內清姦慝、外散黨比。蒐
羅巖穴、布列庶位。老歷扶杖、思見治成。化瑟弘張、海
宇廓清。惟晉有才、五百年後。萬曆之功、比於元祐。梓
遭家難、殉父以身。儵乘箕尾、莫逐蒲輪。鳴鳥不聞、千
秋窀穸。厥德非衰、若茲樂石。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知制誥經筵事、會典總裁新安許國譔。

張文毅公墓表

萬曆乙酉冬、少師大學士蒲坂張公卒於里第。訃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師、謚文毅、官一子丞尚
寶、諭祭者十有三。其冬明年丁亥、公之子兵部主事
甲徵等葬公於蒲之風陵鄉、則公所自卜兆。
上遣官為營封樹云。公輔政幾十年、其正首揆也僅期
月耳。而當鼎革之會、夙夜奉公、知無不為、一切廣
聖澤、厚元元、斐憸壬、舉遺佚、皆出公石畫。天下方手額
公、而一旦以憂去、竟不復起。故公雖以榮名始終、人
猶有憾焉。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公幼即聞敏、
有異大志。豫茂才、試常為諸生高等。己酉舉鄉試第
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入翰林。翰林職鉛槧、以
不關閒吏事為高、公獨取
累代典故及四方興除利弊反覆研析。時華亭徐文貞
公雅知公、業以公輔期之矣。乙卯、以編修丁母王夫
人憂。戊午、復故官。越八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以重錄 大典成、晉右春坊右中允、予五
品服、充經筵日講官。已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而
公念父嵋川公且老、乃給假省視。明年還 朝、又明
年晉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學士最華要、不輕授、於是
人爭言張公且相矣。已晉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
轉左。辛未、引疾乞歸、
莊皇帝眷公、不許。再疏、乃許之。明年春、
今上出閣講讀、起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事、尋掌府
事、兼教習庶吉士。復引疾歸。
上御極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府事。乙亥、
上手勅晉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丁丑、
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明年
大婚、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庚辰、以一品滿三年、
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壬午、以遼功加兼太子太
師、又以
皇子生加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前後廕子者
四。方江陵公秉政、法令苛急、如束濕薪、海內詾詾。是
年江陵公卒、公因密疏請下寬大 詔、罷一切法令
不便者、天下嚮然若脫攣縶。而先是江陵公病將革、
其入蔡黨人惧公當軸、即不得逞其私、乃詐江陵公
遺疏薦新昌公自代、為去公地、而大璫馮保居中左
右之。流言藉藉起。及一御史疏上、

上持之不下、一御史疏又上、
上怒甚、錮其三秩、斥之外。於是諸黨人稍析氣內携、而
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公表裏構合諸姦狀。
時公猶藉藁私第待罪、
上立召公入、令擬言官之法、籍其家。已而皂囊曰上、率
為諸黨人。諸黨人既以次逐罷、而言者猶不已、公綢
除惡務根、他可畧也、言于
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核用海內端直士舊為江陵
公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清肅。然公以勞致瘁、
一日在
上前忽眩仆地、
上命兩中使掖至閣。明年春、扈　駕閱壽宮、
上登山四覽、又顧謂近侍掖公。
上於公倚毗甚切、故　恩禮優異如此。未幾、嵋川公訃
至、公號踊擗慕、
上遣使慰勞、賻贈有加。及辭
上于文華殿、稽顙進曰、臣豎儒、辛荷知遇、今雖遠離、不
勝拳拳之私、願
陛下法　祖孝　親、講學勤政、清心寡欲、惜財愛民、日
慎一日、保終如始。

上復慰諭、目送之。公既重傷嵋川公、而兩歲間、兩弟相
繼卒、繼妣胡亦卒、公煢煢苦瘵、悲感益集。乙酉十月、
方禪繼妣胡之喪、忽暴下不止、數日而逝。公居常恂
恂如書生、然深畧內蘊、人莫能窺其際。至樹大事、決
大議、霆擊斧斷、亡不中窾隙者。江陵公在位久、恣胸
臆自便、公挾持堅定、意所必不可、江陵公終不能奪
之。性嚴重、寡言笑、與人斷斷不苟合。然能以意氣假
人、人樂為用、故一肩艱鉅、旋乾轉坤之效、倚辦俄頃、
論者方其功不在華亭公下云。華亭公故知公於筮
仕時、乃公亦陰識、視華亭公所以闇闔上下、駭機伏
弩之間、口銜心算、且翕且張、時詡詡為不佞言之。又
嘗伏楊文襄、翁襄敏兩公氣畧磊砢、無書生文吏瑣
瑣態、而惜後人無繼之者、意亦陰自許也。丈夫故有
志操左券而前、卒與事合。嗟嗟、使公在位久、其耳目
同事蓋習且安、虛而委蛇、養天下以和平之福、功烈
可勝道哉。公內行篤備、在長安、月一使人問嵋川公
安否。其喪也、憑棺一慟而仆。兩弟歿、公已病、猶彊起
經紀其喪。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公
待罪去、公起家宮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公惟問
故、公曰、曩昔之事高公、猶今事公也、柰何以去而遠

之。其敦厚雅素類此。當公之里居宅憂且闋也、翠小櫂公旣忌其復起、間私問不佞、即蒲州公來、當別用一番人。公自度與之共事合否。不佞謹對曰、先生誠正人也、不佞以誠正輔之必合。嗟嗟、此亦不佞之左券也。雖時會未偕、請以質之九原、無愧色焉。因纂公行誼大者、授諸孤、使附於麗牲之次、以詔來許。若世系姻屬及公歷官受事之詳、非 宗社所以重輕、茲不具載云。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經筵事、玉牒會典總裁太原王錫爵譔。

張文毅公行狀

萬曆乙酉十月十六日、故少師太學士鳳磐張公卒於蒲坂里第。厥嗣兵部主事甲徵等告哀於 朝、恩命既下、乃摭其生平行誼、將乞碑誌於名世元老、以垂不朽、而先屬不佞為之狀。狀曰、公諱四維、字子維、中條有別峰曰鳳鳴山、因以鳳磐自號云。張氏自上世居解州鹽澤南陂、元季有思誠公者、始遷於蒲。其子友直公乃占籍焉。友直生仲亨、仲亨生克定、克定生秀、世以高義聞里中。秀字彥實、是為公高祖。生孟儒公、諱寧、配雷氏。孟儒公生首陽公、諱誼、配王氏、早卒、繼配解氏。首陽公生嵋川公、諱允齡、配王氏、今少保鑑川王公姊也。自孟儒公至首陽公、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自雷夫人至王夫人、皆一品夫人、而嵋川公則親承封命、凡六拜 制誥焉。初孟儒公之卒也、雷夫人煢煢稱未亡人、與其子女依外氏、故首陽公德外氏、為雷翁媪木主祀于家。首陽公好讀書、居常手一編、或為鄉人誦說大義、恂恂如也。嵋川公生十年而首陽公卒、解夫人亦煢煢稱未亡人、事雷夫人惟謹、里中號曰雙節。嵋川公孝友仁厚、惇信樂義、外託什一以游、而內操儒行、楚蜀燕瀛之間無不知嵋川公名。王夫人合德而隱、以勤儉治家、語具中少師、楊太傅所為誌中。

肅皇帝五年而公生。公生而穎異、甫能言、解夫人抱持膝上、問兒所欲。公即大言曰、欲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夫人時或不懌、則具道異日顯親之具以寬適其意、未嘗不解頤而笑、固知公非常兒也。七歲就外傅、動如成人、出入必以禮、同學者皆嚴重之。十五擧茂才高等、時督學劉公縣翰林出視學政、高自爾貴、鮮所許可、見公年少有偉度、異之、則下堂循

行問睨觀公草。草未竟、而劉公讀之以為奇、乃特移
坐堂皇上、更數題試公、公立就。于是劉公嘆服曰、蒲
即多才易得耳、若乃國士無雙。遂置以為第一。自是
每試未嘗不第一。己酉、舉鄉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
以庶吉士第一讀中秘書。公以為國家待士厚、不宜
工鼇悅取世資以自菲薄、於是取國家典故悉研究
之、詢考四方利弊及興革所由、無不洞察。當是時、公
已隱然負公輔之望矣。華亭徐公偕公甚謂異日濟
大業者必在公。公侍坐語及國計、徐公曰、此參政他
日之發也。其見期望如此。乙卯授翰林院編修。無何、
以母王夫人喪歸。戊午、起家除原官。是時寵賄滋章、
士以遊請相尚、公獨闔一齋與乾菴馬公、正峰孫公
數人吟誦其中、自守泊如也。當事者顧益重公。己未、
充 廷試掌卷官。壬戌、充會試同考官。時主考相國
袁公以博物策士、當代對偶、病不能具草、以屬公。公
對具如袁公指、袁公嘆曰、真博物君子也。八月、充重
錄 永樂大典分校官。乙丑、復充會試同考官及
廷試掌卷官。
莊皇帝元年丁卯、重錄 永樂大典成、陞右春坊右中
允兼翰林院編修、予五品服、充經筵日講官。公盟心
登對、與有所感悟。每至政柄國計宮壼官寺之類、人
所難言者、未嘗不三致意焉。左右侍臣聽之、無不灑
然變色易容者。
莊皇帝肅然敬憚公。是秋、充順天府鄉試主考官。冬、陞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代草 誥敕、兼清武
黃。戊辰、充 廷試受卷官、武舉主考官。是冬、給假歸
省。
莊皇帝以公講幄勞、特賜銀幣、仍給驛以行。己巳春、還
朝。庚午秋、陞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故事、學士不撤講
讀、衙則班僉都御史上、遂遇閣臣不引避、 朝廷重
之、未嘗輕授。至是特以命公、眾翕然謂
天子且相張公矣。冬、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
轉左。辛未冬、以疾乞歸至再、
莊皇帝遣中使問疾、賜羊酒蔬菜子告歸。壬申春、
今上在東朝、出閣講學、 詔慎簡輔導之臣、乃起公充
侍班官、協理詹事府事、尋掌府事、兼教習庶吉士。居
無何、復引疾歸。
上踐祚之二年甲戌、 詔再起公、以原官仍掌詹事府
事、充
肅皇帝實錄副總裁。是時嵋川公年且七十矣、公方朝

夕色巻、扁所居堂曰愛日、聞召不欲行。嵋川公曰、家
世受　國恩、未有以稱塞、柰何以老人負
明主寤寐旁招意。公乃就道。蓋公既入都而輿情手額
具瞻、僉願公蚤相
天子。乙亥秋、手勅陞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
內閣、參與機務。公疏辭、　優詔不許。公既拜、命侍
上講讀于便殿、
上以御書一德和衷大字賜公、公稽首謝。既出、
上顧左右曰、新輔臣器度與衆不同。注視者久之。冬至
駕幸南郊、以扈從勞賜公蟒服、麒麟服。丙子春、命
代祀先師。秋、充重修會典總裁官。
聖駕臨雍、以公分獻。冬至、命分獻于圜丘。丁丑、命
為會試主考官、廷試讀卷官。夏至、命分獻于方
澤。秋、再命代祀先師。
肅皇帝實錄成、勅加公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
賜鞍馬。公之在宮詹也、寔專綜實錄編劘事。自嘉靖
十年以後、凡三十五年間朝章邊務、國賦人才暨柱
下伏前之事、衆覩記弗詳者、公悉殫心探討、博證而
精覈之、犁然具備。再踰年書成、江陵公覽而稱善、因
出舊所編初紀者、盡屬公筆削乃定焉。九月、命主

會武宴。冬至、再命分獻于圜丘。戊寅春、大婚納
幣、以公充副使、賜金花銀幣、仍賜蟒服斗牛服各一。
以贊襄六禮勞、　勑加公少保、進武英殿大學士、餘
官如故、予三代誥命、廕一子中書舍人。冬、扈　駕南
郊、賜蟒服、鸞帶諸物。己卯、三命分獻于圜丘。庚辰
春、三命代祀先師。
上耕籍田、以公充九卿首、
上注視公終九推、眷禮有加焉。三月、扈　駕謁　陵、賜
蟒羅繡綵伽袋綬壺諸物。廷試、再為讀卷官。六月、
奏一品三年績、賜羊酒鈔錠、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餘官如故、再予三代誥命、廕一子國子生。辛巳春、
扈　駕閱武、復賜蟒羅帶綵諸物。冬、四命分獻于
圜丘。壬午夏、再命分獻于方澤。六月、遷左大橈、
上嘉公運籌功、進兼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復予三代誥
命、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先是天下苦江陵公法令
煩苛、吏詭故鈞名、而民益瘵。是月江陵公卒。八月遘
皇嗣誕生、公乃因慶典密疏、請下寬大　詔、省督責、緩
征斂、舉遺逸、賑災眚、以培養　國家元氣。
上憮然曰、先生言是、亟議行之。公乃擬上　詔書條格、
罷鑄錢丈田之令、欲以漸罷政事不便者。　詔下鄰

國、民忻然若更生、而楚人故竊弄江陵公政權者皆
側目摒公矣。九月、以大慶加公少師、無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蔭一子尚寶丞。初江陵公病
時、其帷幄私人日夜聚謀、俾公等二三當軸臣皆正
人、且杜群枉路、乃詐為江陵公遺疏、薦起新昌公于
家以自代、俟其至首去公。約三御史次第為排公疏、
而紹介逋逃罪人徐爵者、往来關說于權璫馮保所、
保從中可之。謀既定、於是一御史乃先論罷王太宰、
一御史因重劾太宰及公。
上曰、元輔忠臣、御史何得為此言。持其章不下、而　手
詔諭公出視事。最後御史疏復上、
上怒甚、奪其官三等、出之於外。公上疏引咎求歸、而併
乞宥言者。
上褒答、不許。無何、言者發大司空曲裔不忠狀。司空、故
所謂帷幄私人也。
上遣中使至閣諭欲去司空意、公疏對如
上指、
上乃勒之致仕。居數日、言官論奏權璫保及爵表裏為
姦、歷數其大罪。
上覽奏震怒、咔奕、召公入朝、令擬旨曰、奴輩擅我威福
久矣、必速誅之。乃下爵詔獄、安置保于南京、籍其家。
或追論江陵公與保、爵交通毒害忠良狀、
上曰、此同罪、何得無誅。欲逮繫江陵公諸子、籍其家。公
婁疏救解、以為彼誠負
上、然
上始終遇臣之禮謂何、且國體不宜如是。
上猶未允、公乃以去就爭之。
上重違公意、事以故暫已。臺諫爭發舒黨人奸狀、于是
諸帷幄私人盡坐斥、而猶抨擊不止。公言於
上、治道去太甚耳、寬宥苛細、稍雜道。
上從之。時六卿半易、朝省虛位、乃請　詔臺省舉骾
端亮之臣向所遺棄者、布列庶位。一時六官之長皆
民譽云。每見、必語之曰、今
主上神聖、公道昭明、各舉其職、無廢憲度、閣臣自不相
撓也。於是事歸六列、言歸臺諫、公為調劑而奏之、吏
一切束濕之政、期月之間、朝宁改觀焉。當是時、公值
鼎革之會、鞠躬盡瘁、知無不為、至廢食息。一日
上視朝、公立金臺側、忽眩暈而欹。
上曰、張先生不耐早寒耳。　命二中使扶送至閣。癸未
春二月、詣　天壽山恭閲　壽宮、司禮監給器具、肩

乃命　駕臨閱、
上陟降嵩山、縱覽形勝、顧謂近侍曰、可用二人掖張先
生以登。共　恩禮隆異如此。三月、為　廷試讀卷官
臣。是月、嵋川公卒於家。四月、訃至京師、公哀毀骨立、
如不欲生。
上特遣中使宣諭曰、朙卿父辭世、朕心甚悼。孝情當盡、
一允宜節哀以慰朕懷、副衆望。中使諭
上意、欲奪情起公視事。公泣曰、生不逮養、沒不奔喪、何
顏以立於世。為我謝
上、臣死不敢奉　詔。中使具以復奏、
上嗟嘆惋惜、賜賻𦅸紵綵六表裏、銀三百兩、鈔萬貫及
米油香燭諸物、諭祭六壇、遣禮部員外郎張志致祭、
工部主事沈一中造塋、而王夫人得並祭焉。公　廷
辭、
上命馳傳、賜道里費、遣行人護行。
聖母及　潞王賻襚各有差。翼日、　面辭于文華殿、稽
顙奏曰、臣行能薄劣、日侍左右、無所裨益。今當遠離、
伏望
皇上法　祖孝　親、講學勤政、清心寡慾、惜財愛民、日
慎一日、保終如始、臣不勝悃惓。

上答曰、先生輔政久、朕所倚信、茲以憂去、其節哀自慰、
稱朕意焉。因泣下、殿中侍立者皆感動。公既辭　闕、
兼程以奔、旦夕哭臨、癰生於腹。過陝州、創甚、扶病渡
河、至首陽不能進、月餘始抵舍。九月、
上以閱定壽宮、遣賜銀幣、蔭一子國子生。甲申二月、葬
嵋川公于　勑建新塋。葬之日、公跣紼痛哭、徒步十
餘里、奉遷王夫人之柩與嵋川公及繼妣胡氏合窆
焉。輀車所至、聚觀如堵、見公悲號孺慕狀、皆嘆息有
垂泣者。公既痛嵋川公不得一見為永訣、而公兩弟
又相繼卒、繼妣胡亦卒、公欒欒哀疚、卒以身從焉。蓋
公初病脈癰、繼病耳閉、百藥罔效。乙酉六月、禫嵋川
公之喪、而弟室及從子又亡、公以蠱傷復病脾泄。十
月朔、禫繼妣胡之喪、公已伏簀不能興矣。月之既望
晨、戒僕人具盥漱、整巾服、扶藉端坐、舉手揖空者三、
及昏而逝。公天性孝友、內行淳篤。與人處斷斷不苟
合、而厚於故舊、無間存歿。初迎嵋川公於京邸、徵縉
紳父老為好會以適嵋川公意、事必咨而後行。嵋川
公既歸、月一馳使問起居。得家書、必欽容屏息莊誦、
如侍側。或久不至、則憂曰、吾親得無有所苦乎。既登
門尺、雖身理繁機而心時時念嵋川公。嵋川公之卒

也、公歸抵舍、憑榻一慟而仆。所親或執六十不毀之文以解、公曰、吾拜疏而出、銜哀而入、吾終天之痛安能已也。及兩弟之喪、公雖病、猶強起為之經紀。曰、吾痛吾弟、因痛吾親焉。宮保楊南澗公自髫年知公、南澗公沒、公為修葺其祠宇坊表。執友劉君華遊旅待公而舉火者數十家。新鄭、江陵兩公皆以才識交公驩、兩公既輔政、凡 國家大事皆以咨公、公亦盡言無所諱。新鄭公之去國也、公方拜宮詹之命、自獲鹿取道、與會於欒城。入都、江陵公謂曰、新鄭以得罪君父去、公奈何見之。公曰、疇昔之交高公、猶今事公也、去而遠之、謂交誼何。江陵公乃釋然。公生平嚴重簡默、吶吶如不出口、至其臨大政、決大疑、當機而斷、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北虜款貢、衆謂爽惰且不測、公獨陳便宜于新鄭、江陵兩公所甚悉、兩公從之、議乃定。鑑川公嘗曰、徵伯甥在內、吾事將不諧矣。五開苗叛、撫臣蔡卒討破之。事平、或言蔡卒皆四方烏合、留之且生亂、請罷遣歸田里。公曰、有事用之、職事已棄之、餉、何以使人、是趣使為亂也。會滇南有警、即命將將此卒以往、蹶請留本省征勦、備軍興之用、所以卒定莽寇之亂者、本公之謀云。關中大饑、公言於

上、出內帑賑窮乏、蠲租賦、民乃寧。其應變定傾皆此類。公歿十餘日、訃聞、

上震悼、為輟朝一日、諭禮部厚擬卹典以聞。於是禮官奏稱、故元輔當深文械切之後、而廣

聖恩、薦忠讜、去憸壬、勞績最著、請賜祭葬、贈謚。

上乃命贈公太師、謚曰文毅、官一子尚寶丞、諭祭一十有三壇、官為營葬、則中書舍人鄭國俊、山西布政司參政劉中立來致

上命、始終恩禮備極隆異焉。公配王氏、儒官東泉公恩之女、封孺人、宜人、淑人各一、封一品夫人者三。生子男六。長甲徵、癸未進士、兵部武庫司主事、娶楊氏。次泰徵、庚辰進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娶孫氏、封安人。次定徵、中書舍人、娶楊氏、封孺人。次久徵、官生、娶羅氏。次元徵、官生、娶楊氏。欽徵、早卒。女三、長適兵部武選司郎中馬檍、封安人。次字舉人楊煌、次字庠生韓燿、皆早殤。孫男四。贄聘南氏、䝨、贇皆幼。孫女二。公生嘉靖五年丙戌五月十二日、卒萬曆十三年乙酉十月十六日、享年周一甲子。兵部君甲徵等將以丁亥三月十七日葬公于蒲之風陵鄉王庄里侯家庄之南、公所自卜兆也。家屏為公桑梓後進、寔暱公忒

于詞林。初在史局，誦公文章，見其春容爾雅，蔚爲宗工。比從講筵竊窺公學術，則見其直諒多聞，納乎聖聽，然而未睹公大全也。公既居中持國柄，乃伏睹公憂勞夙夜，蹇蹇匪躬，以身任天下之重。方其變邪剔蠹，一日而宇宙回春，此與司馬文正公元祐之政，豈異哉？夫文正公晉人也，閲數百年而公乃紹美。其罷新法，復舊章同，旋乾轉坤之效同，而勞瘁以致疾又同。然遡觀其德，則均之以誠心自然爲本云。不佞何能贊公，謹叙次公生平而稍爲衡槩之如此，伏惟名世元老覽而財擇焉。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知制誥經筵、會典總裁雲中王家屏撰。

以上諸文並《條麓堂集》卷三四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

周子義　鄧元錫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周公神道碑銘

公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以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明年二月　會典成、予以公都校舊勞不可以沒世掩、手疏言狀、　上特贈禮部尚書、賜祭二、出水衡錢治窀穸、並用尚書恩、仍　賜謚文恪、蓋異數也。又明年戊子十一月十有五日、葬龍山王家塢。諸孤炳文等以墓隧之碑請、余與公同鄉舉、官同詞林、稔知公、其曷可辭。公諱子義、字以方、別號儆菴。家世無錫人、　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耆老召見　闕下、抽一子從軍滇中、寔始隸士伍。志善有五子、其仲曰昌言、昌言子鑑、鑑子濬、濬以能詩工楷書名里中、是爲公父。祖、父皆以公貴贈如公官。祖母陸、母吳並淑人。公生端重頴拔。年十八用博士業受知學使者、褒然首應畿試矣。而公曰、此不足崇德致用、益發篋取五經及諸儒論説、潛精玩索、著敎語及日錄見聞、要於傳理翼經、抒所獨得、不爲雕繢以自標異。蓋自爲諸生其所挾持已如此。嘉靖辛酉舉于鄉、乙丑登進士第、已選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試詞賦類取高等、然非公好也。既授編修、益厭薄剽説綺語、獨昕夕考覽　國朝典制、延諸掌故咨諏之、蒐羅放失舊聞、至稗官諸史之記、靡不精涉。會修　世廟實錄、公與焉。戊辰、分校禮闈。己巳、使荆藩、還理　誥勅、充　經筵展書官、修實錄如故。　世廟初、創禮更制、故名繁鉅、公博蒐蕑取最有法。久之、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時時進諸生講説經義、爲推本聖人所以立言之指、諸生人人意自得也。一切差假卒試文義爲差次、即故人邑子靡所私。後祭酒至、率按公成事爲絜法。而是時給諫余君懋學上書刺時政、語甚峻切、疏從南中來、而余公所舉士也、于

是江陵意公。掌南銓者遂阿指，欲中以考功法，迫公議不可。公聞，即掩關臥，諸生日蝟集門外，環泣請留。久之，乃强起視事。亡何，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競疏留，同寮目屬公。公歛手向堂上指曰，此廢彝倫者何。卒不疏留，而公用是益逡巡不調，爲南司業五年，乃稍移北，又踰歲乃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是時士習稍偷，尊尚捷給武健，而公獨用鈍口樸貌與衡立，以故當塗常疏外公，公殊不悔也，爲樸鈍顧益甚。己卯，典順天試，尋清理武黃。庚辰，再分校禮闈。夏，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爲祭酒，教授略如司業時，而法加嚴，即寒素子厲志修業，寵異之如貴倖，即諸小侯以習禮至，繩束之如寒素子。故事，大學生日給餐錢，往往爲猾胥乾沒，終歲不得。公下令，諸生持券詣祭酒受錢，于是諸生皆徧給，而錢所贏積幾數十萬。又令諸生貧病者先月受給，死而無歸者特給，又斥其餘大治學宮，不以煩縣官。其綜理周密皆類此也。癸未，

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轉左，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公故明習國家事，至是益精心校勘，因革廢置，犂然就理，予所疏都校舊勞者也。是夏，奉命教習庶吉士，俄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領職事如故。公所爲教務端凝簡靜，而時有激勸，曰，諸君起疏屩，儲禁林，荷上恩厚若此，而不以時自奮，安所稱常吉，勉之矣。所品文獨重考索精詳，終不貴靡曼。乙酉，滿三品考，　上賜羊酒鈔錠，給勳階，　誥廕如制。嘗病，特賜酒米羊豕，士論榮之。丙戌，副閣學太倉王公典會試，一時舉士多異才，而公務先雅馴，敘辭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爲勉，有先進風焉。時　上親簡閣臣，未及公，及廷推宗伯，以公副，言者遂露章詆公不早自決，然終不敢一涅公履。公聞之曰，安有爲人臣以不得遷官歉歉去乎，吾恥爲競也，然吾病矣，去固當。　上卻御史奏弗省，　溫旨慰留公。公上疏乞骸骨，再不許。歲且履端，不得已强起，會大官設春餅，公

與宴。比歸、猶儼然薦歲事已、雍容點檢架上諸藏書、姝無恙。厥明、溘然逝矣。悲夫。公爲人寡言笑、斤斤繩矩。性孝友、少奉兩尊人考終、然居恒自恨晚達、不逮祿養、歲時薦享、未嘗不涕泗沾襟也。事其兄若姊甚恭、與室人相對若賓、接諸子偶得過、不譙讓、色怒對之改、乃止。日有日程、即斤語細行、輒備書以自鏡。與人交不爲欵曲、至延引故舊、振急周乏、孜孜若不及。平生無尊彝圖畫珍奇之好、顧獨嗜書、書積餘萬卷、多公手蹟。凡三預校士、師兩太學、所簡拔多天下賢雋、荐歷華膴、然公未嘗一干以私。公故不皎皎市廉名、乃卒之日、會嚴冬、賓友就視、臥內布衾練帷蕭如也。公所著敎語二十卷、日錄見聞十卷、中書直閣記藏于家、其大者有　國朝故實可二百卷、殺青未竟。公自爲祭酒時殫力編輯、竟午夜不寐、而寮友門人無一知者。既沒、搜得其藁諸孤、乃云。嗟乎、此亦足以觀公矣。世之降也、士大夫豪舉横騖、艷奇節而弋尊名、未有質行闇修、退然而處後者。公博聞淵詣、不爲藻飾、其內行淳備、屋漏無忝、不爲矜抗、蓋巋然先民之法程。無知不知、稱爲端人長者。假令柄用、必有以表儀當世、匡拯頹俗、而天遽奪之、謂之何哉。此余所以信公于蓋棺、而深恨于推轂之晚也。嗚呼。公生嘉靖己丑、享年五十有八。配趙氏、封淑人。子男四、長炳文、官生。次炳謨、國子生。次炳勳、武生。次炳烈、邑諸生。女子六、皆嫁爲士人妻。孫男二。詳在少傅許公志中。銘曰、世尚褒節、矜雄詞、高足要路、爭先馳。下者齷齪、如韋脂、抹撥禮敎、聽天彝。公無抗激、無詭隨、履方應舉、圓中規。大圭不琢、美未漓。潛修篤行、寧無奇。執義凛凛、堅不移。吾耻儕俗、甘遑時。粤初載筆、燃青藜、枕經籍史、躭湛思。學探閫奥、窮津涯。賢關望苑、何委蛇。談秇講德、相切劘。濟濟多士、欣得師。昭代典章、星日垂。惟公討論、潤色之。如有用公、究厥施。坐令澆薄、還淳熙。胡不畀兹、臻期頤。翩翩乘雲、去莫追。高山可仰、德可儀。先進禮樂、非

公諱。崔嵬馬鬣留豐碑、後有考德覩銘詩。

申時行撰《賜閒堂集》卷二一

周文恪公子義傳

王世貞

周文恪公者、諱子義、字以方、世爲常之無錫人、業儒。而至　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滇中役改隸軍籍、顧其人倜儻負氣、更用是起家。有五子、仲爲昌言。昌言子鑑、鑑子濬。鑑、濬俱以公貴贈如公今官。贈公濬工詩善書、里中搢紳慕稱之。然以好行德、不事家人產、產漸挫、而又難子。年四十七始舉一子、又三年而舉公。公生而端頴異凡兒、五歲受書、輒誦十二能屬文。十五見其業於鄉進士殷君、殷大奇之、勸其出就試。公謝學未成、弗果。十八試於督學御史馮公、褎然首列、遂以諸生應試、不利歸、而益勤苦自力。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啞啞佔嗶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乃悉取五經熟涵泳之、既而取程朱諸大儒章句繹之、已取漢人注疏參之、融融如矣。乃復取濂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蔡祭酒之遺言而體驗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者曰轂語、凡二十卷。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錄見聞、凡十卷。於是公之學成矣、里中弟子負笈請受者累恒滿、至藉其束脩之贏以供贍公及母吳淑人甘毳、而公躬啖蔬糲、衣韋躡屩自若。然至當省試、輒以不應令報罷。人或謂公、盍少

既就時趣耶。公謝曰、毋以爲也、我固當有合。而贈公
及吳淑人相繼捐館、公毀瘠逾禮。既服除、爲嘉靖辛
酉、遂薦於鄉。明年復絀南宮。又三載乙丑、會試高等、
對策復上第、選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所試詞賦
皆甲、而公意乃不篤好、曰此與舉子業何異。益治經
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者、弗盡酬也。
復用試高等留拜編修。明年爲隆慶戊辰、分校禮部
試、所得皆名士。與修 世廟實錄、奉冊封周之泰寧
王。王國津送直可百金、公悉還之。分理制誥、充經筵
展書官。公於實錄所任纂自嘉靖丙戌以後八年事、
於議禮制度最名爲繁鉅、公芟擦剪削、亦最名簡要
有法。未及就而遷南國子監司業。公至、日坐堂廡、與
諸生講說經義、務爲精深、推本聖人所以立言之指、
而其課業皆手自甲乙、最爲剴當。諸生人人心自喜、
以爲不虛值。是時、萬文恭公、余文敏公相繼爲祭酒、
共人介通不同、同於推服公、至取司業所定規條爲
祭酒法。而是時公所舉十余卿懲學治南垣、皆極
論朝政得失、於相臣操切有所刺譏。相臣既已逐余
罪矣、而疑疏草自公手、銜之。而公昉之官至考三載
績、亡一尺贖以通相臣車門、嗛嗛露辭色。會留都大

計吏、吏部尚書嘗交關公、公一切禦以理、亡所徇。尚
書窺得相臣指欲謫公、以逢之而仰其恚、賴諸公持
之力、得亡它。公始中蜚語、即掩關臥、曰是不難我稷
被耶。諸生日伺公門、環泣請留。久之、稍出視事。後以
督大敗北、前後通六載、始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
脩撰。祭酒今少傅許公貽書公曰、忠信蠻貊尚行之
哉。意蓋有所指也。萬曆己卯、主順天試、縱檢無小眚、
亦號得人、兼清兵部黃史、無敢以率略進者。庚辰再
分校禮部試、公故治書而改閱詩、如夙治、所得名士
視戊辰。尋遷國子祭酒。其教授諸生、約略如司業時。
至釐革姦窠、節嗇浮費、積金錢數千緡、拓修公廨一
新、不以煩縣官、則非司業所任也。當是時、相臣雖不
尋爲忮、而待公猶落落、公殊安之。會其卒、始遷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遷左侍郎、知貢舉、充會典副
總裁。已解部事、顓訓庶吉士。俄進吏部左侍郎、掌詹
事府、共兼學士、總裁會典、訓庶吉士如故。公喜曰、吾
知所以報國矣。庶吉士晨朝、公未嘗不諄諄以爲已
之實學訓之也。間與論天下事及祖宗彝訓、而後傷
及執文。曰此若所由貴也。雖然、非若所急也。會典總
齊百司庶務、公故長於其學、而至是益加精慮、目披

手校、昕夕不倦。臺諫有請以明先儒從祀文廟者、公首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應、而恭祭酒湑、胡布衣居仁、章文懿懋、呂文莊柟亞之。下禮部會羣臣議、祀王、陳而布衣與焉。公既為侍從長、而禮部以尚書缺請廷推、首侍郎沈公、公僅居次。既内閣以輔臣缺請、時居憂者禮侍太倉王公及吏侍山西王公得之、前後皆越公序、公泊然如弗聞也。或謂公不當去乎。公笑曰、以我不任去固當、以我不為内閣禮部去、非臣節也。書不云乎、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滿三歲、賜鈔綵羊酒同尚書、贈封如令甲。嘗以病請告、賜醫藥、米麪菜同閣臣。尋偕太倉公主會試、所得多恢奇博明之才。採文為天下式、而公大意乃在崇雅敦實、於序爾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為勉。有某御史者希指、謂公兩見抑為不能其官、而妄詆訶之、然不敢及公行履。公上疏乞骸骨、優詔不許。會典成、公功最多、而以校讎故耗精力、比且上而公病、一昔卒矣。上聞訃震悼、而會閣臣用書成得序遷、乃併上公功、待贈禮部尚書、賜祭者二、行人治葬、一切用尚書恩申、謚文恪。公為人孝謹天性、奉贈公、吳淑人獨能得其心、皆以老終。然居恒自恨晚達、不逮祿養、語及輒慨然改容。以時蒸嘗、未嘗不涕泣也。事其兄恭甚、時捐槖以成其義名、衣食嬸姊、畢身無倦色。又為之字遺孤如子。燕居獨處、恒欽欽若對大賓、疾言遽色不以加於僮獲。其御子姓如萬石君、試序所為諄諄、蓋身有之也。於物無所嗜好、所嘗好獨書。祿賜贏積餘萬卷、咸手自校讎。前後典試與成均所造士、仕宦幾徧海内、絕不以毫髮私干之、亦無敢以私請者。大商林姓、有故暱而交公。公既貴、請以五百金為壽、公謝絕之、曰、吾不復與而交矣。遼之撫臣致賀金滿百。公大驚曰、以一撫臣而賀金百、其為百金當不貲、何以飽戰士哉。卻不受。公時自謂楊氏父子四知三不惑、庶幾有之。志伊學顏、則服膺而未之逮也。公既以明習掌故聞公卿間、有疑難事輒問周先生云何、公事為條答無爽、然未嘗露德色。所著書自發語、日錄見聞外、有中書直閣記、評列後先宰輔賢否甚晳、秘不以示人。 國朝故實幾二百卷。

（《國朝獻徵錄》卷一八）

潛谷鄧先生元錫行略　黄　渾

萬曆癸巳七月十有四日、先師鄧子卒于南城之仙山。先師諱元錫、字汝極、別號潛谷、南山公冢子也。高

祖栢崖公以進士起家、故自新城梘源址遷有津之南、以御史事　仁、宣、　英皇帝、以慈惠恭肅享有令聞。御史公生毖菴公、國學生。毖菴公生瑩菴公、瑩菴生南山公、年四十有四未有嗣。先是南山公築層樓自隱、曰南山樓。先一夕、南山公夢一白鶴自天而下、至其樓、南山公收之、持與劉孺人、是夕遂生師、時嘉靖己丑二月二十八日。生而穎特、南山公每奇之。甫五齡、就塾師黃君學、試以駢偶云、步武有人、嘗道可祿桓與馬、隨應云、惜陰自我、及時須著祖生鞭。一夕夢一人儒衣、與之言曰、清風濯巖洞、是我再來時。黃君大驚之、與南山公曰、是兒非我所能師也、盍請明師教之。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時師志廣莫羈、經典墳史咸喜博覽。人曰、無已荒乎、黃師曰、譬之蔡龍、隨其所嚮、豈必膏粱耶。時師氣勃莫遏、心所欲爲、畢銳必達。人曰、毋已戾乎、黃師曰、譬之養虎、隨其所如、豈可拘繫耶。時諸人同學於黃師者、俱聽講於師、黃師惟默聽、其啓口質直無文飾、直發明書旨、黃師敬欽服之。年十四、與觀泉朱公曰、君子儒爲己。又曰、君子下學、學而反諸身、潛諸心、闇然於幽獨之地、日用見在、實落用功、由是而身端心誠、神通應達。

今之學者、經史、師友指示、昭著目前、而無益於得者、學不爲己故也。恭於今誠患之。朱公時大愧服其志。年十五、南山公有疾、撫師曰、吾將逝矣、兒幼志未定、予茲從以家累兒、兒學業其弗克終哉。師潸然淚下、跪前復曰、敬成父志、兒矢畢力于學、以紹先人、光南山公曰、而若是、吾目瞑矣。既逝、師哀毁如不欲生、水漿不入口。時張孺人、劉孺人愛獨至、而師日夕侍養、雖時講業於外、旦暮歸必鞠躬侍側。師王母或詢所事、或問所業、必委婉應對者久之、乃退。待家人凜然嚴肅、毫不敢犯。弟得瞽疾、時慮家計旁落、遂作弟訓、俾母諸湜母、繼慈母、苛童僕、毋刻農民、以毋佚先人之遺訓。既弟以疾終、遺幼孤、撫育教訓之若子。年十六、作先世事傳譜、至南山公、乃躃踊嘆曰、先君孝友刑家、廉清範俗、挹仁飭禮、以裁厥世、孤愚鮮識、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孤罪誠莫逭矣。遂書遺行、日置座右以自省悔、求無忝焉。年十七、傷富家苛刻農民、慕古社倉法、乃立、鄉約、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貧耗、而鄉民之老者、若嫠婦之節者、寡者、咸聽其貸而不取息。其人死、并以所貸即爲葬資。每歲臘春耕、即發社以爲常、無

問寒暑、必親履其地給之。年十九、遊縣庠。時近溪羅先生倡陽明先生之學於邑仙居、師聆講者數、時、陂郎銳然棄舉子業問學。年二十一、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師王母憂之、以爲棄舉子業不事兩事遊謁爲乎。師恐違其志、復畢志舉子業。年二十四、遂買舟謁唐荊川公。舟入湖口、直風濤、舟幾覆、同舟者皆戰栗、師獨危坐默然、曰、生寄也、死歸也、無所逃、待之可也。乃焚香禱風、風稍息、遂返舟歸、惟日夕探造。詩自魏漢而下并近體、均爲刪訂、俱有評騭。文則祖三代而宗秦漢。年二十五、親泉朱公有疾、師晝夜供湯藥。及疾革、爲視含斂、經紀其喪服葬祭。朱無子、爲立嗣。其妻孀居、歲時問饋。年二十六、隨諸大老講學於上清、偕師友往問學。時同事者數百人、諸老獨於師諄諄留意焉。往來書簡、相與神交。乙卯秋、將應試、聞朱氏計誦、即揮路費以助之。始登舟、泊都會、惟遍走諸名公論學、館舍弗之計。隨領江西鄉薦第三。舉主考天台[illegible]公得師卷、大驚曰、是網天[illegible]民故者、使宋儒可作、亦自神乎。此歸、師念張孺人年高、而孤身遠遊萬里外、如承歡何。惟日在門潛修、因示人曰、老母頹齡、爰欲篤孝、廢聞之志、修菽水之歡已、

輟北上之轍。諸非以文學論議相切磋者、不敢與聞、亦不敢請見。邑侯高公素推轂師、具路費爲勸駕、竟謝卻不受。戊午秋、張孺人欲成其名、力促之行。因具裝復走吉州就學、與東廓鄒公、三五劉公剖決印証。鄒公手書發育峻極皆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遺之。甫越月、閩闓寇侵新邑、遂馳歸侍養。自是與二三友時刻煅煉、研晰於本心天人之辨、危微精一之旨。時門徒日盛、而司空心吾張、尚寶司丞諫川焉、皆當時受切磋砥礪者也已。黃師卒、爲營葬、養其子、爲之成人。子殤、爲立嗣、黃孺人終身饋養、事之若母。辛酉冬、師王母復強應試、始遊京師、與高安吾齋傅公、陝西泰關王公切劘此學。既魏齋公登世、師冒雪往賻之。戊辰試、歸受徒講業於天柴、日督同志者相與作興此學。將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師爲此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日辰起、率諸友[illegible]收攝放心。至食辰、次[illegible]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時、在門者彬彬各有造。辛未、作函史下編。撤所居室爲先祠、規制以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奧、西最一室居上

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毖菴公而下、左立左昭位、右立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咨立一主以示勸、設族厲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主亯祖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有成者、以東最一室祀焉。春秋率族衆詣祠舉禮、恭敬嚴肅、每事必親問之。禮畢、尊卑長幼集於一堂、開示以孝友恭儉勤恕之道。凡有曲直就質平焉。出一語立斷、善者獎勸、不善者懲戒。貧者寡者、咸竭力周給之。修家祠、上則天地君親師、左則祖、右則社、日有祭、朔望有祭、民有釁。於時復修義田。義田者、其先所爲供祭田也、因水衝裂、師獨捐已田三百餘秤、浚成深川、以殺水勢、而義田漸復。壬申、丁曾王母強孺人憂、擗踴哭泣、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居喪一守言禮、不事浮屠。厝塋室、既葬、就墓側結廬居三年、啜粥飲水、旦暮悲號。癸酉、作三禮編注釋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居喪禮一加張孺人。丁丑、尚書毛詩釋、春秋通成稿 成、稚川王以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閎乎〻乎。天人古今之綜而一以貫之矣。遂爲書其首簡、斥百金鋟梓、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釋易於廉山。王公見之、作詩曰、探測羲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機。已師喟然歎

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焉。嗚呼、卽沒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卽程夫子易傳稿尚出於易簀之後、矧固陋如錫耶。以故易釋凡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摹。己卯、五經釋及函史下編成。敬菴許公時爲盱郡守、莅任三年、具知其賢、遣書昭之。已命五邑士就學、復請至盱、與論學甚契、至以程伊川先生目之。先是都察院敬吾魏公奏請行師鄉社保甲法、直指使者韓公行部訪隱逸遺賢、將邑侯以大夫士庶交薦師、遂以實跡上。許公復以上直指使者、爲題請于朝、自是許公遷秩入京師、與同舟談學者四十日而別。己酉、泰關王公斗津章公不遠千里而別、相與切磋者踰月。及別、又念王公年衰遠遊、命于抑君從以供爲華輔以底家。戊子、南昌郡守范瞻陽列師及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同薦于朝、已而南京祭酒定宇趙公復請徵師如崇仁新會例。疏中云、如鄧元錫飭躬勵行、志希聖賢、少舉鄉試、養母于家、倪意仕進、杜門著述十五六年矣。其方嚴介潔、行既不爲詭隨、其潛心績學、才實堪於經濟。臣謹讀其所著五經釋、函史諸書、精深閎博、皆能發載籍之微義。他若三禮編、潛學稿等書、皆極淵邃、成一家

言。及詢之鄉評暨仕宦之在江右者、文言其親終廬墓、能立義倉以贍一邑之人、諸設施亦犁然精當。蓋嚴毅似胡居仁而博雅過之、高卓似陳獻章而灑落不及。其稱之士人如此、誠古之逸民聖世之遺賢也。臣以爲如元錫者、宜處之禁近、可備採擇。即用之郡縣、當爲循良。旨下吏部、移文布政司、起送部試。有司登門勸駕者再矣、師乞養病未赴。己丑、貴州侍御王少拙公復請徵師、疏云、臣聞帝王之治、惟以親賢爲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辟召徵聘以起巖穴之士焉。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自巖穴而登之廊廟者也。中云、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進賢致慎於其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彼疾國之君尙爾、況　天王之明聖乎。又云、至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致者也。臣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聘隱逸二臣、至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觀其學、或探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果有可用、則用之以備顧問可也、用之以輔導元子可也。旨下吏部、移文布政司、問病痊令起送赴部。師

復具舊患日深、新恙復作、乞恩在田調治、以終成全詞上之。有司三復勸駕、師又具患病委篤、乞恩在田調治詞上之。時年踰六旬矣。至壬辰、直指泰公行部、又復題請、疏云、鄧元錫襟期孤介、思緯淹通、數十年杜門著述、羽翼聖眞、環百里感德善良、維持風教、相應破格錄用。旨下吏部、吏部覆本疏中云、以臣等所聞、鄧元錫學行純備、人無閒言、而跨俗守貞、不希榮進、其逸軌自可作人、是宜受王明之及、未可隱於山林、令聖世有遺賢之惜也。　上遂以翰林待詔徵之。天曹咨內臺、內臺下撫按、按君下縣有司親致。按君陳公移文云、看得本官德性醇樸、問學淵宏。羽翼聖典、宏編備天地人物之紀。維持風教、清修居賢良方正之科。宗匠士林、蓍龜後學。博采輿論、僉曰眞儒。幸際清時、詎遺名碩。爲此仰府行縣、掌印官即將發下文憑、親造其廬、敦趣就道、仰答國恩、勿虛盛舉。師時年六旬有五矣。至是函史上編成、師以禮　君命召不俟駕、今爲負疾不赴召者再矣。今　上以官[illegible]、[illegible]復坐辭、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且以成厥昔[illegible]五嶽志也。始太參川樓吳公爲昭陽郡守、欲延師爲上賓、師以張孺人年高辭之。至是復遺書問之、書云、

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種種、儒術經制備焉、眞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詞章皆虛文也。每一馳情、輒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所繫於中。比見　天子懸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不爲門下揚眉。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爲魯兩生乎。然以愚意討之、則一官不足爲門下重、門下當爲吾道重也。又詩二首云、自龍金門謁、深山日著書。神遊千古上、心苦廿年餘。述作承先哲、行藏委太虛。清明開虎觀、詔下遣安車。叔世無巖穴、惟君隱獨眞。形求知帝賚、聘至卽天民。石峽藏書舊、形闈載筆新。旋看起居注、清切動楓宸。已憑至拜命、不得已、卽理行裝、辭親友、爲長別計。朋友年高者、師俱厚遺以助之。始行黎明、密棹小舟而往、以避餞客、時癸巳七月二日也。先期一日、空中忽飛素帛一條於邑學聖殿、一條於濱武驛旅竿、卽與師里近。師於特底仙山辭太母劉孺人墓、卽日與厚山丘公及諸友論學竟日夜。已作書及格物說復敬菴許公。疾作、惺然兀坐、[illegible]自覺餘然無復餘炁。明日、遂草舟力衰憊、扶病赴闕、長逝不能前進、乞恩放令歸田、以終殘喘。辭疏并答路公書。時孫思恭與南城吳念慈諸君在側、更無他語、惟恬然而逝、乃癸巳七月十四日。沒之日、郡主路公躬往仙山哭、見其容含笑若生、爲涕下。闔郡大夫士凡素受業於門及相識者、俱走哭失聲。凡見者村夫田婦、兒童老叟、莫不悲號、市井里巷罔不傷歎。四方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翰林院待詔鄧汝極先生墓誌銘　許孚遠

我國朝中葉，自制科而外，以儒碩徵聘起者，僅有若春坊諭德吳聘君與弼、翰林院檢討陳先生獻章，及今上所授翰林院待詔鄧君元錫、禮部主客司主事劉君元卿四人而已。吳聘君辭官不受，陳先生受而不仕，惟遺聲光在宇宙間。近鄧汝極捧檄出門，抵盱江，將上疏辭官，亦遽卒。賢者用世，固若此其難也，豈名與位不兩全，造物靳之而然耶。當汝極之沒前二日，孚遠自閩中遣使問出處，兼期過三山商訂平生未竟之業。汝極方在母塋僂山，作報書及欲辭官狀，謂君命未就，義不敢遄赴友約，語歷歷如平時，而逾日即不起。異哉，其生死之際也。其冬，門人黃文學渾持所述行畧走洪都，乞萬學憲狀，而入閩乞余銘。余諾之。既三秋，其孫思恭復於同邑鄧孝廉澄所撰事傳來，留都中，前請。余不能待學憲狀，姑為之銘，而銘焉。君諱元錫，字汝極，別號潛谷。高祖義，中永樂辛卯進士，官御史，歷湖廣、廣西僉事，立朝侃侃著風節。曾祖時康，祖廷瑋，俱有隱德。父植，慷慨好義，所居面南山，因以自號，結層樓，招客嘯咏其中。配張孺人，不宜子，置側室劉，生汝極。汝極童而莊，然志氣高廣，不為羈係，塾師難之。稍長，南山公延黃文學天祥為之師。文學知其非凡品也，不為繩束，縱其所如，學日進。當是時，寤寐典墳，馳騁史籍，已廓乎有囊括萬古之思矣。而汝極性褊多戾，文學為之調適維護其間。時創聞稽山良知學，衆駭弗省，文學以勗汝極，相與邁往，則矢志肩負，洗然契發於傳文之上。文學嘆曰：聖學非吾子不能及也。嘉靖丁未，補邑校弟子員。乙卯舉鄉試第三人。南山公歿於是十年餘矣，張孺人且老，汝極謝公車不上。戊午冬，行至中途，復回車過吉州，問學於鄒文莊、劉師泉、劉三五諸先生。文莊手書發育峻極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從戒懼心體流出語為贈，而二劉先生於汝極有深契，交加鍛鍊，學益有得。已而張孺人強之

庭試、始借計一再赴春官。及張孺人與劉孺人相繼卒、遂絕意世間功名事、杜門潛學、歷寒暑三十餘載、著經繹上下函史等編。汝極之言曰、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洋乎天人之與倫物之情備是矣、刪述垂訓、功至罔極。近世學者牽滯聞見、迷離於原本、其師心自用、饒口實於六經註腳之語、蔑問學而不事、吾深病之。於是首著書繹、詩繹、三禮編繹、闡先師所謂雅言詩書執禮者也。其言書也、莫重於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旨。謂人心乘氣出入、而其本乎天者曰道、動於人則危、復其天則微、不微不危、微則康、猶反覆乎精以察道心恒微之幾、一以止道心恒微之所、斯人很天定而無危、是天地之中也。誠信而執之、時幾永保、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是學之極則也。唐虞之典謨、夏殷周之訓誥誓命、率由是焉而已。其言詩曰、風者、風也。風本於家而化成於國、故端起於夫婦。雅者、正也。政發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頌者、交神明之道也。主唱歎無淫佚、主清潔無修詞。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命極矣。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謂世以記並稱者、誤也。故取曲禮及少儀、內則、玉藻、酌以彝倫日用先後緩急之序、編次為曲禮上下篇、而以表記、坊記、緇衣等語附之為經記。儀禮本古經為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為傳。傳錯見他記者、摭取為外記、記各附其篇之末。周禮仍五篇之舊、而記於經相發若記考工者附焉。蓋科條畢具而失倫者、咸各歸其官。故其言曰、曲禮制而人道有理。曲禮、禮之本也。儀禮者、先王所以訓齊天下經仁義之大端也。周禮治要在論官、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一準乎天行。周禮制而天道以明、民故以察王治、其大順矣。余讀書、詩、三禮繹、而知汝極潛心於古之大聖繼天立極敘倫經世之道、精以深、闊以密也。春秋者、先師明天道以正王統而定人心之書也。屬詞比事、大義森著、非擅可句字繹也。故作統言通焉。易本汝極所專經、晚益篤好、著易繹、諸卦爻具有繹。祖庖羲圖象作先

天圖原、宗文王、卦辭作周易序卦、後天圖原、憲宣聖易贊作十翼通、又玩易反對爲偶圖說。易草和就、余時守盱、得覩之。既自關中遺書汝極、謂易理精與、猜着意見、落言詮、猶難以俟後聖而不惑。汝極復書唯唯、乃更繹竄改者、至於再至於三、垂易簀不休、而尚未以付剞劂。令所募行郡中者、殘後出之門人弟子者也。然而殫精研思、闡發四聖人之蘊者、既可謂大有補於先聖、有功於後學矣。史依洪荒而來、迄於勝國、考覩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離合之變、王路隆汚道術善敗之故、爲上編、有表、有紀、有謨、有訓、有述、有傳、有志、體裁各異。其材取諸史、其義稟諸經。故其言曰、帝之有紀、明治之有統也、翼以謨而明穆交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也、翼以述而庚行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在下則述而藏之、職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嗚呼、此汝極之志也。史下編總三才之撰、覩會通之極、由上古迄當代、各紀一事、本末終始、臚列爲二十一書。其言曰、天官之分九野也、方域之奠九州也、人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之道歷萬世而同條貫者也。故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天官莫大於時令、曆數以紀之、災祥以驗之、而天人之際大備。故次時令、次曆數、次災祥。方域莫大於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有土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次漕河。人官莫大於封建、封建政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校其本已。故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有學校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天地之序、樂宣天地之和、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長國家而務財賄、乃其來久矣。於是小刑明刑、大刑制兵、次貨賄、次刑法、兵制發焉。春秋謹嚴、莫謹於中外之辨矣、故次邊防、次夷狄。異教之爲常道裂也、自道之撒始矣、當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汝極之學於經史者、徧可覩其槩。已而異教考一編、鏡二氏與吾

儒迭為真勝之故，以及理性命得失毫釐之幾，可謂深切著明，篤信於聖人之道而不惑者也。而其要以反經為本，以天命為則，以禮教為防，以乾惕為行，一務於神明默成而不事辨說。其言曰：小辯亂德，君子尚行，小人尚言。尚言好辯，辨必窮大索隱，以相高尚，務加人雕刻，渾淪析玄，解冥焜燿，如火旋轉，如風令聞者惑心𢟪志，雖足讋衆為人師，而無當於事實，有味乎其言之也。然闕

汝極言足紀師之石衢巷，遂家於潯。四傳為柟，中淳祐進士，修厚德巷，奉其先，移狀本鎮給印押世守，今藏於家。又四傳為丹徒教諭公逸，逸生英，英生文亮，文亮生寧，寧生琪，琪生濟，濟生畏，畏生震，長身玉立，有隱行，人稱老佛，君大父也。生四子，長月溪公經，是為君考。少孤，依外家吳氏，娶葉孺人，且賈且畊，家頓起。為其諸弟以次授室，左提右挈，俾各有家，蓋亦手持立而能振中衰，為貽謀燕翼之計。晚年行營高敞地奉父畏公遷葬，因自祔焉。生二子，長即君。君幼多病，十餘齡始就外傅，三年通經書，補弟子員，方攻制科文藝，有聲於時。而月溪公以貲稍羸，為賦役所困，又伉直不善事官長，數受厄。君長跽請曰：兒徒事空言，圖效而坐視巢卵之毀，後將不救，則奈何。遂挺身代月溪公奔走於外，東至海，南至荊襄，歷寒暑無所避。又代之徃役典庫藏。先是，典庫者為有司所魚肉，率破家，符下，相嚮泣。君曰：第以書生身當之。會龐直指鵬按浙，首疏行條鞭法，罷一切徭賦。君應闕

不旬日而歸。既息肩，杜門發憤，思竟前業，闕

又湛思闕

給朝夕，而富人恒操其急困踣之也。叅倣古社倉常平倉法，合鄉為社，審其斂散，殺漸贏則法漸廣，一主憫農，而其高年有疾及節婦孝子特優之。若在族姻，尤為厚視，待汝極而舉火者不知幾百十人，垂四十年於此矣。少與同里朱君僎共師黃文學，劘切為深。其後朱君夭無子，黃文學以里闕

受官，卒京邸，亦無子，兩家爭衣食於汝極。高安傅孝廉明應以同志稱石交，其沒也，走數百里臨其喪，

而存恤之靡所不至。初舉鄉闕 執經滿座、大小畢育之。成學若張司空闕 光祿闕 黃柳洙、涂孝廉雲鳳、並出其門。中歲重自潛斂、不喜爲人師、乃臨川傅侍御元順、南城聶邑宰鉉、左行人宗鄂、並以同袍執弟子禮、汝極故不能辭。而若鄧孝廉澄者、晚進歸依、視在門墻尤篤、蓋其感之深矣。邑司成王公材識汝極於諸生時、晚益折節相下。司成公既歿、卒賴汝極以片言徵信於有司。方汝極學成、其書稍稍出海内、巨公長者無不慕其聲、想見其人。諸兩臺監司若郡守邑令、往往致書式廬。迺汝極義不往謁、雖幣交不苟受、余之守盱也、蓋三年而後得接顏色於郡城已。還督學關中、借過臨汝、入洪都、會鄧少宰萬學憲與余周還逾月、乃別、無言不盡。則相契以心、不在形骸之内矣。然而往返舟輿、必捐貲宿戒、不以一夫一馬累吾有司、其操致凜然不可瀆也。汝極於文章雅不爲酬應、間一操染、率傳經析義以相教、而雄渾極變、規周漢而有其質文、詩摹襲近體而古選、沉鬱蒼麗、漸風雅而成家。著述自經繹、函史外、有四書、周易、潛虛、集古今儒者詮解而折衷之、以爲後學指南。謂漢而下儒莫大於王文中、而以僭訾之者過也、次中說爲六篇。而周元公之遺書、張子厚之西銘、程淳公正公之遺書、彙爲編以明儒統。周衰經降、而諸子之說昌、史列其傳、傳所不及者有子約。近代以集名家者有集約。詩自古而來取其卓然關世教者曰世風、詞不必盡詩而義存雅正者曰近雅、騷賦係焉、統曰詩約。明眞詩未嘗忘也。而諸經具有圖、昉義圖而來、曰文字之所從出爲爾、諸皆藏於家。先是薦汝極於朝者、韓直指國禎、秦直指大夔、趙司成用賢、王侍御以通、而司成之薦以徵賢請、擬汝極於吳聘君、陳公甫之流、厥後主爵者特起汝極以翰林院侍詔、與吳陳相頡頏闕 重也。然汝極風致德業具可考鏡。視前軌孰高孰弘、必有能辨之者矣。汝極卒不數月、而郡邑上之學使者、學使者下郡邑學官弟子、並祀郡邑賢祠中。兹可以見東奧好德

之驗。汝極生嘉靖巳丑二月二十八日、卒萬曆癸巳七月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江氏、繼楊氏。子一、景儀、江出、亦娶江氏。女三、江出者二、一適生員涂懋文、一適黃涵。楊出者一、適南城生員丘徵。景儀後先生三月卒。孫男二、長思嚴、娶敖氏、繼楊氏。思嚴先卒。次即思恭、生員、娶黃氏。曾孫男三、玄一、玄二、玄三、並思恭子、未聘。墓在邑四十四都下村盤溪子山、午向。銘曰、

於爍儒軌、肇啟宣尼。下學上達、萬世為師。六經垂憲、燦若星日。天經民彝、藉以扶植。世衰道降、異學縱橫。玄寂變幻、乘其高明。彼忱高明、行僅為僻。浸而虛誕、譸張罔極。亦有豪儁、文章自雄。綺言無當、藻繪徒工。嗟爾鄧子、黎陽潛學。洞燭羣迷、獨追先覺。既繹諸經、載摩函史。上窺神化、俯究名理。疲精著述、易簀不休。既沒言立、光賁千秋。爰考素履、矩繩是蹈。克孝克恭、示民則傚。道之藩籬、曰存名節。而子皎皎、曾無玷缺。實大聲宏、升聞於朝。徵起史局、蒲輪在郊。擬疏辭官、叩閽路寢。行及盱江、少微忽隕。自昔儒者、稀聞盛遇。天若靳之、莫究其故。嗟余涼德、辱子深知。銘予百世、非余而誰。

《明文海》卷四四五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一

魏時亮　涂懋光　夏叟　李庭止

李大昭　袁黄

明南京刑部尚書敬吾魏先生行狀

魏敬吾先生者、非先儒之典刑哉。儒者口則古昔稱先王、鄉評官箴往往多譽議友都頗志於貧賤感心於寂寞。人曰講學不足信、非講學不足信、贋儒不足信也。先生尊講學、而躬行為務。昔官中大夫歲租不能供一飽、怡然自若。常人砥厲初仕、稍被挫折、自度計無復之辭不回面易心者。先生被權臣中錮、例不得復用、甘守衡門、不一失足公庭、持己何嚴也。予故曰、先生儒者之典刑也。先生當屬纊時、呼其子士淳、士清、以狀托余。余夙知先生、不敢辭。先生姓魏、名時亮、字[illegible]　世居南昌木山里。父天相、嘗為袁州掾史、守奇其才貌、厚遇之。會生先生、見有異稟、乃嘆曰、有子可教、恐用供刀筆之役為。遂解職事歸、而訓先生、先生遂用經術顯、登乙卯舉人、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積至戶科都給事中、陞太僕寺少卿。先生嘗以兵科左給事副令大學士新安許公使朝鮮、却其女樂銀幣之餽。故事、詔至開讀、王北面、使臣西向、先生與許公固爭之、天威不違顏咫尺、吾何敢以一二人忝天王命。王不能奪、竟南面跪之。時與國中人講學不能盡解、遺以明儒論學語錄、國中人鐫布之。嗣往者國中人咸稱昔時二天使廉而有禮。其不辱君命如此。在掖垣、疏幾成帙、大都毗主德、匡國是、節財用、斥奸回。嘗著者、敵陷石州、請上面詰大臣。蓋穆廟登極來未發一語、故先生以是為請。越二日、上講罷、即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不虞敵人深入。上嘆高啓吻間、將有所商略、而中官王本者輒從旁厲聲謾罵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逞言官周公怡、陸公鳳儀、實欲借此恫喝臣僚。上怒本、目攝之、本猶語刺刺不休。其黨滕朗者肘之、始息。上滋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不敢

發。先生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是時華亭與新鄭相尼、舉朝俱右華亭、先生亦右華亭攻新鄭。未幾、新鄭再相、盡逐故與己有郤者、以考功法中之、先生亦在逐中。人謂先生官不過四品、家無資斧、何以娛朝夕、而先生卜築先峯之巔、曰、吾用是老甘心焉。癸未、今上親萬幾、朝政一新。兩京臺省文章尉薦之、下部議、起先生南大理寺丞、旋改左通政、陞太僕、光祿二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代掌京營戎政、晉工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先生之劘寃也、不減給事時風度、疏曰敬時綱領要務、曰保民裕國之謨、曰法祖聖修肆剴旨其鉅者、餘悉具鈔中、上多所舉行。又請皇長子出閣講學、上大感動、方命擇日、竟罔中沮。先生厭苦稍頗、同類有不便者、假讒語嘲先生。先生曰、余不能劾力宣猷、報國家厚恩、以謨謀劾昇平、則吾何敢復志乎。不受。先生至南、會當大獄、力以洗究釋滯為己任、亡何而病亟。亟之先數日、憊甚、然精神凝定、口不言外事。既終、形神瀟灑、若屍解去、說者謂先生生平力學之驗云。憶余為給事中、薦先生、有器宇溫粹、問學端平、恬約如處子、寒素如儒生之句、人皆以為知言。既余識先生、始知業所言庶足似先生萬一。然先生之學大都以靜為主、以敬為宗。常教學者云、無感時此知常寂、一敬以存之。有感時此知常照、一敬以宰之。使是神明其德、使是戒慎恐懼。以此教人、亦以此持身。所至以會友講學為事、至先生自得之深、卒不能測其涯也。先生生嘉靖己丑、卒萬曆辛卯、享年六十三。祖某、父某、俱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某氏、贈淑人。配萬氏、封淑人。側室何氏、余氏。子士淳、廕國子生、聘原任吏部左侍郎王公希烈孫女。士清、聘御史陳君子貞女。女三、長適熊維持、舉人熊珍子。次許聘兵部左侍郎萬公恭子、次許聘御史涂君杰子。所著大儒學粹、叡吾奏議、行世、志伊學顏宗會禮訓三卷、藏於家。先生性孝友、處家庭族黨一本於厚、里中數有忤者、卒不計。人

皆須先生休度懿行甚彩、不知先生潛心於道、篤切種種、一切皆性中浮寫、安足為先生頌哉。元標嘗論豫章縉紳往者班班不能羅述、魏水洲恭、萬合溪恭、其最著者。水洲在肅皇朝以諫顯、三諫三榜、遣謫良苦。合溪官太常、沒十餘年不能葬、令其子餬口四方。又李嶰峯恭官尚書、家事蕭索。何先輩行之修也。先生於水洲之諫而無其苦、同合溪之學而過其遇、並嶰峯之顯而效其守。惜天不慭遺、使天未喪先生、吾安窺其所至。今猶幸天王聖明、令先生再覩天日、以愧餌貿奸相於地下。雖然、即使先生終老充峯、他日論世知人、不以先生之遇為加損也。於先生奚憾。謹狀。

鄒元標撰《願學集》卷六上

徵仕郎鏡川涂君墓誌銘　鄒元錫

徵仕君既已官秦鳳翔府經歷、已轉楚沅州衛如前官、官十年矣、仕有聲。人意君仕優且廢學、而君歸、曰切磋於學不置也。君恒言、人何可一息廢學。夫王事若龍、學焉得習、孔氏弟子患之。況下此數千載、學與仕益岐、薄書期會錢穀獄訟、勤居將往無已時、仕於學何當、而何謂學也。令經生受學嘗有造者、往往以離索久而怠學。問之、曰、日理帖括訓詁語而妨學。即如言、即學何時何地得自致耶。以今觀徵仕君官久而日深於學、即官而即切磋於學、則知不患妨功患奪志之言尤信矣。自近學與名世者務索玄窮大以自蓋、曰性命、性命至存誠反躬、恂言質行、若以為不屑為者。乃其言彌高、其行彌濁、其心彌廣、其識彌狹、其悟彌卓、其忠信彌薄。茍自快一席之談、若可凌前聞、侈後觀、而虛蕩之風愈熾、俗彌濫以惡也。乃今徵仕君獨拳拳立誠反躬、言恂行質、進次於修學、顧不難哉。有言學宅可勉、乃剛柔輕重遲速得之性者、難卒變也。君曰、無自恕。有言事難如心者、曰、無有寬。有旁及釋典玄言者、則浮大白譏之曰、何為讀非聖書。蓋君之學自信於知寸行寸、知尺行尺、尺寸之失不如此也、可與共學矣、抑且比有立哉。先是予從師

友講業天峯仙居閒，君遣二子來受學，亦時時來質學。既翹然奮已入銓，適先師在川，先生貢禮官在都下，同舍同寢食切磋，而君以有立也。君語及先師，必追悼慨慕，益以信學之不可已矣。君諱懋光，字伯明，號鏡川。其先進賢人，宋季團練使伯一公徙新城。國初登甲第者三人。曾祖某，進士欽曾孫也。祖坦軒翁洛。父梅，例官帶，未官卒。自君未聞學，執父祖喪能喪，事祖母朱母潘能養。比入官能官，世以資限士，君起例貢而官聲藉甚也。在秦視汧陽篆，在楚視會同篆者再，所至字民慎獄，清徑平賦，賑饑掩骼，政具舉而苞苴餽遺毫無染也。閒勦秦田賊，議建縣治楚五開，塡峒夷尤偉，當道下獎檄者十有一，撫按會奏薦者再，欽獎者一。嘻，君之能官，學之力也。官久且更陟，而君念母老，求歸養甚懇，監司挽留之不得，聽致仕，而獎檄沓至，多美辭，其大者以為居蓮幕介冑歸心，八年一日，攝花封閭閻頌德，萬口一詞。且謂其未老以孝養歸，為士林盛節云。然君歸痰疾作，乃無何卒。生嘉靖戊子九月日，卒萬曆乙酉六月日，年僅五十有八。第藉令君不能信一旦之決，少濡忍幾辛一遷，不克一面母而客死，即目何能瞑矣。人安可無學也。君室㹠子世增、世陞，繼室楊子世積、世慶。積少而端慧，余進君，君必令侍，令問經問學，予奇之。無何夭，予為悼痛，而君安於命，勉寬譬不過戚也。曰，令慧者不夭，則公俗子，令存令為善者必有後。在川先生何竟乃之嗣也。俗余季子亦慧而夭云。噫，達哉言。增娶黄，陞娶裘，繼劉，慶聘㹠。增子曰大亨。女二，適劉宗濂、鄧子然。葬某都某山。先朞，增、陞、慶以君從子世修狀來請銘。銘曰，

君仕有聲者華耶，學有程者實耶。華不竟曜，實不竟成者，疾耶。疾不永日，而既有立，死不亡者，貞石喋喋。

（《明文海》卷四四五）

夏叟傳　耿定向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恍恂，里人敬信之。吾友張甑山以司徒即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

一日觀山號於會衆曰、夫為學、學為人也、而今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叟憮然內省、曰、吾平日修持為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漸知向裡。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抛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自省、謂時胞中者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請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歷戊子、叟曳杖來訪余於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弟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何知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令人讀孔孟書、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為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勤襞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為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為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也、謂何有於我者也、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備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着、無聲無臭是也。叟憤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余聞之大咤、嘆曰、近學之敝於

虚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諗同志。惟昔茂叔之於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從吾、皆以憤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强識者反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国朝献徵录》卷二九

布衣餘山李公墓誌銘

夫布衣而能使人興起、聯屬者、此豈聲音笑貌所能哉。予見餘山李公其人矣。公豐城人也、姓李、初名正己、字遵甫、後更庭止、字某、别號餘山。父某、母某。幼習舉子業、不竟去而為江淮楚浙遊、大困、意豁如也。歸聞盱江羅公開講、乃以布衣見羅公。方與諸縉紳集者數十人、公踊躍至、羅公命童子取水浴、浴竟登堂禮公。公目攝曰、世間有此鐵脊梁漢子乎。禮之。公不去羅公側、目有所入而道頗彌深矣。從姑山有一僧辟穀久、望見公頂有氣如虹、隱隱上騰、異之、以語見羅李公。公語僧曰、辛與俱來。僧曰、此當以剃達。公始至、所與見羅公語載剡中論者、非公悟後語。一日見羅公曰、四書五經是修身為本註腳。公應曰、修身為本、又是我底注腳。見羅公亦為首肯。時聞公名而禮之為朝夕依者、皖則有與模顏京兆、陽羨則有史太常玉池、越則有大司成陶石簣、在三君子庭以十餘年之久、而皖與陽羨、會稽稍以與起從遊者甚衆、多語錄、另有紀。蓋公學從盱江入、不事粉飾、絕諸意言色相神情、直與千古映證者在、故以一人心而能通諸君子心、通諸君子心以信多士心。語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公其人歟。倘公而彷彿假借疑似回護、即率諸弟子賓賓而几席秦越、胥而南北者多矣。楊少宰、周少卿贈公詩、悲眼雙闌金不着、剛腸一副鐵難如、每對一尊頭獨默、時論千古淚雙流之句、此不可觀公哉。銘曰、

學匪虛譚、 誰會其宗。 猗歟餘山、 老至心融。
諸方共學、 六辟四通。 不落言銓、 丕振宗風。
跡阻心親、 我思有窮。 用銘玄室、 以告羣公。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六上

明滑菴李先生墓誌銘

見羅先生倡學劍江、學者景從曰衆、至身先師事、今同志益有所慕、明滑菴李君其選也。余在貴竹、有寄觀我堂集、余披閱之、與君答問語甚具。余一通、剌就正先生。癸未余賜環、幸得識公面、至與余語連數日夜。曰見理須徹原頭、工夫不離日用。曰程伯子後之聖人、達天之學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須透此乃有歸宿。曰人只是爲形氣所間、克去形氣便是修身爲本、便是止至善。曰心性一也、形而下便是形而上。曰率性之謂道、順之則天、逆之則人。語甚夥。徐盱衡語曰、先學恭甚嚴、余欲上疋人心疏、會病作不果。今其責不在足下耶。余頷之。越歲、吳明府安節令茲邑、余折簡寄之曰、里有滅明、君知之乎。曰、非所謂潛菴李君耶。余再四禮賓席、不赴。告余以邑中諸利弊、業已次第舉行矣。且方需之佐吾理。乙酉、余有改部之命、過江上問明府、云君無恙。余時方避客、擬入都門即請告、與君結盟而共學焉、君遂以病不起矣。上自部使郡邑、下至族黨閭巷、或咨嗟涕洟、曰李君亡矣。思君不得、或旌其閭、或扁其所常遊處、或形之歌詠、痛堂堂大厦而棟宇之圮也。嗟痛哉。君令子廷傕、廷騎先後過余山齋、傳君治命、屬銘於余。余不敢辭、余乃取余同年水部徐君狀而志之。君諱大昭、字汝潛、號滑菴。自幼有巨人志、從兄右齋先生每以名儒期之。既遊庠、雖有聲諸生中、然心鬱鬱不樂。聞吉先哲倡正學、則津津向慕。會越中王龍谿寓白鹿洞、君裹糧從之。辛叢、凡三年。已聞谿徐公魯源行部至、君復來學。二公皆大奇君。乙亥、李先生歸自粤中、首揭修身爲本之學。公取其諸書讀之、從之遊、已條先生危病中學甚篤、通齋戒稱門弟子、遂謝去諸生。君意雖越嘖而行斤斤如也。丁卯歲大祲、出餘粟賑族鄰、而全活者甚衆。有詐窮困者、公不較。又有寄金者暴卒、尋族子璧之。又有殺其僕者、公遣人告賊、隍七日竟得其人抵罪。而瘞枯骨、周急難、無算。所著有程夫子全書、儒門定脚録、事學日鈔、困知記

晷及蕆錄論學書、藏於家。終之先二日、猶呼二子及門人講學、大都不越與余前所語。徐自題其贊、有曰一點酸心千古事、春風座下更誰傳之句。題畢、乃呼諸子孫羅拜、正衣冠、終於正寢。公於生死去留間、若浮雲往來太虛、蓋生平力學之驗云。家爲邑著姓。高祖養素、以子冢宰貴累封都御史。三傳爲嵩岡公、即君父、以文無害爲掾曹、未仕。母荷塘黃氏、侍御公妹。公其冢嗣也。配非門史氏、繼娶游氏。男二。長廷唯、邑庠生、娶井氏。次廷瑜、邑庠生、娶蔡氏。二子皆績學、慎行、克繼君志。女二、長歸邑前庠生黃銓子恭。孫男三、應豹、應偓、應鵲、孫女一、俱廷唯出。公生嘉靖乙未年三月初六、卒萬曆乙酉年十二月十五、享年五十有一。銘曰、汲汲而求師也、卒本於修身。皇皇而仰止也、求之伯淳。有言必偉、有行必真。蓋力學之大人、非止今之逸民。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六上

贈尚寶少卿袁公傳

公諱黄、字坤儀。曾祖顥、祖祥、父仁、代有著述、不仕。仁更能詩、書法趙松雪。公少失怙、苦學善屬文。祖贅嘉善殳氏、因補其邑諸生、名籍籍起。歲大祲、嘉善許令問消弭之策、公引洪範五行及管輅、邵雍語以對。令異之、遂聞書院、令高才生受經。隆慶丁卯、選貢入南雍、舉庚午鄉試。貢爰者雲集、指授文規、往往得雋去。萬曆丙戌、始成進士、時年五十三矣。公學通古今、談時務鑿鑿。甫釋褐、奉總憲劉與常熟宫坊趙公用賢共議清覈蘇松錢糧。公上賦役議、一曰分賦役以免混派、二曰清加派以絕影射、三曰修實政以省兵餉、四曰查派剩以杜加賦、五曰免協濟以恤窮民。又清減額外加徵米銀十餘條。豪猾以不便已、率爲浮言眩當事、沮格不行、識者歎焉。戊子謁選、得寶坻知縣。邑賦畝二分有奇、諸役編派反倍之、車運皇木役最疲。公建議請乘漕艘未集、由會通河運入、而移皇木廠于三賢祠北、使濱水受木、且去京密邇、取給便當。事爲奏之、報可。因盡革重夫重馬採石及

箭手諸役、省泒里甲銀兩、正賦而外毫無擾焉。内臣開礦督貢銀魚爲民厲、公上書閣臣、謂魚自海抵邑、又自邑抵京、道紆鮮易敗、請由海濱馳至京應上供、閣臣允之。自是中貴罕至者。潞藩之國、郡邑率賦多金爲公費、水淺舟膠留頓、則費逾廣。公令囊沙壅下流、水滿舟易達。及舟將至、則啓沙囊、更壅其下、不移日越境。邑地窪下、比歲大潦、公浚治三岔河、築堤捍之。海水時溢入爲患、令海岸多植柳、高數尺、潮退沙遇柳輒淤、漸成堤。因于堤内治溝塍、課耕種、曠土大闢。是時薊鎮主客兵不滿十二萬、而年例銀及屯田民運諸項計且至一百五十萬。撫軍以公曉暢邊事、檄令酌議。乃列十事以獻、曰草養軍之虚費、曰汰臺兵之冗員、曰謹撫賞之機宜、曰定市馬之良法、曰復舊耕之額田、曰廣山林之種植、曰興險阻之水利、曰增將領之供給、曰置輕車之便利、曰覈器械之冒濫。又兵備王令議防海事宜及軍民利病、公各列八款上之、語皆石畫。壬辰、以大中丞蹇達薦、特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適倭躪朝鮮、朝廷大舉東征、甫到部、經畧薊遼宋應昌疏請贊畫軍前、兼督朝鮮兵政。冬月浮海渡鴨緑江、調護諸將、拊循三軍。提督李如松大捷平壤、部下多割死級報功、公馳諭禁之、如松不悦、自引遼兵而東、委守平壤、不畀一卒。清正兵來襲、公遣麾下及朝鮮兵三千邀擊之于南山觀音洞、殺數十人、擒其將葉實。如松驕而貪、輕騎獨進、經碧蹄館、爲倭所乘、軍大衄、退守開城。(據東征二士録。)大司馬石星意遂主款。應昌入沈惟敬之言、支吾封貢。公亦以將驕兵罷、浪戰非策、上書本兵言之。未幾竟中拾遺疏劾、爲令時緩民逋賦、革職歸田。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四。天啓改元、大冢宰趙公(南星)追叙東征功、得贈尚寶司少卿。生平著書甚富、多散佚、今惟兩行齋集、歷法新書、羣書備考梓行。子儼、天啓乙丑進士、官高要令。卒。公博學尚奇、凡河圖、洛書、象緯、律吕、水利、河渠、韜鈐、賦役、屯田、馬政、以及太乙、奇門、六壬、岐黄、句股、堪輿、星命之學、莫不洞悉原委。

雅以經濟自負，未第時嘗受兵法于終南山中劉隱士，又嘗服黃冠獨行塞外者經年，九邊形勝山川營堡，歷歷能道之。其贊理東征也，訪求奇士，得馮仲纓、金相置幕下。倭酋清正者，故薩磨君之弟，關白雖篡，心畏之，使婴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為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趣鴨綠江。時如松敗保開城，而經畧駐定州，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仲纓與相言于公曰：清正輕行長而貳于關白，可撼而間也。公乃遣入清正營，說使釋所虜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清正果如命，即日自王京解兵東歸。（據東征二士錄）先是，公言歲星歷尾，尾為遼分野，朝鮮屬焉，今色不青而白，此兵徵，然朝鮮得歲而倭伐之，倭將有內變，朝鮮必復國。迨後倭撤兵歸，關白死，卒如其言云。

論曰：公自言生平得力靜坐，然其學流入禪玄，好為三教合一之說。其以兩行名集，亦取老氏有無雙行之旨，故與菅公東溟深契，而說書義解多與儒先牴牾。然其砭訛發覆，則俗學所未有也。語云：通天地人之謂儒，公雖未為醇儒也，獨不得謂之通儒乎。

李鄜菴先生（世達）曰：公初為張文忠公（居正）客，文忠議正樂，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不應，使公視之，曰：候氣之室宜擇閒曠地，今瓦礫叢積，則地氣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牆宜入地三尺，二重木室入地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僅可固地上之氣，不可固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室三重各啟門，為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所以反覆而固氣也，今皆以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有自然之理，今所截衆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之午常偏于丙二分有半，今日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于午二分有半，冬至候黃鍾之管，宜埋壬子之中位一而已，豈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文忠如公言，擇地天壇之南隅，飛灰果應。文忠欲屬公以正樂之事，公請先正歷法，語不合，遂謝去。公嘗受歷于長洲陳壤，其法本回回歷，以監法會通之，更定律元，糾正五緯，最為詳密，號歷法

新書。

朱鶴齡撰《愚菴小集》卷一五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二

呂坤　趙用賢　曾朝節　王之士

王世懋

分守濟南道右參政寧陵呂公德政碑

蓋聞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近折遠鄙、率胥訓而可興。方範則不受圓鑄、尉型則難殉脩器、猱狖尚教以可升、螺蠃恆祝以肖我。況乎五方之產、元元之民、含靈蘊性、戴天履地、乃至褎惡鷗鷸、恣跳佻俠、野爲彊肉、懦則悍使、絶滅倫化、罹觸纍憲。是豈吾胞之赤子、不殊遜齒之羅凫哉、良繇人上弗治、斯民辣視、官守獲畫、衣予末季、坊立木於鞅世。甚則背號猛鷇、畜羅數罟、反銳索阱、壅瀑貢濺、是猶希蠢動于化人之盛、驅鬼魅爲俎豆之雅、所操者背、所望者睽、斯以難矣。我分守藩伯寧陵呂公、中岳續秀、大河酌潤、良奘比其溫厲、岱嵩方其醇濊。少不好弄、長不毀跡、目絶非聖之書、識務爲有之變。見道則程晁可參、諸治則賈生可二。乃又曰、不立乎門宗、志不流于懵瞯者、昔而旁采漢儒之詮蹠、爲詩而無取李唐之華靡。心聲崩發、天籟自鳴。郊廟朝亭之典章、忠誼節烈之風操、疆域星野之大凡、殊方重譯之佾列、簪裾竹木之近嫌、醫藥卜相之煩務、六經狀其旋義、史稗逸其冗指、靡一不探委窮源、殘蹄走竄、窓戶淵閑、卷匪刀筆。自昔鴻賢克挑論衡秘帳、方之我公、不過牛背之一毛、大千之粒米矣。越自掄魁、翔省、上第南宮、寡古積其心、精閎將幾于變殞。一行出宰、再攬畢紱。襄垣據儒以文吏、大同學軍以從政。兩地祇紳立石肖像、狄公之頌、常耕樂氏之社。再擬銜用、寂內遷、將維小宰、清通爾要、王粲合嫩。罔翔拳省、亦既數年、尚書安其公正、寮友樂其爽粹。門無剌謁、室寡賓從。苞苴却于千里、請託問諸水濱。程功校賞、清辨在疑、而公耻不事事、邑鬱終日。會當　主上賚問天部、例有外除、而公抗聲大語、願參明詔。恬顏含和、略不爲動。肩摒上爲淮陽去波公于禁闥。乃公單車就道、綰組于番、瀦處棄心、嵩目搖手。衆視守臣如疾鄰、而公則孕男占籍、以爲閭俗、謂無領爲尊業。而公則官方民隸之必稽、已下車而下記、詳譯千百其科條。尋按部而按圖、緊鋻金石、其計畫大、乃鉅綦、不

屬單詞。或言寫而意斷、若諾徑則指深。首集鄉約、要布成書。致長吏以提衡、仍非時而案驗。中閭王在、別白良懸風勸百一。城邑塡示、雄牟敗廉、誘席恭列、月朔日望、按期蝟聚、不妨工賈、毕便農訟。各心儆乎。　皇祖六言、抑意僾乎我公三尺矣。頻年屢値歲凶、人莫必命、公乃朔澌雪着、胥不帖夢、捐瘠丁窮、號泣塡耳、觸一事則出一便宜、歷一方則增一呴沫。縣匹夫而計、殫盡人之黃白緣孫媼、而法周閭境之獢獒、括萬姓于徑寸、擴千里于十指。發倉倒困、傾帑竭輸。奏記之文、月以十計、猶未獻其數數也。毛於草根、對皮苦董、毒狠遍閱神農之書、示以食物之性、亟在實核、隨恐中惡。才衿溝斷、復念招撫、振則度其散聚、籍則汰其人類。死殤則時其湯㾞、死喪則掩其暴露。重鬣則納之敎導、肩醫則廩之使備。公素神明爽爽、遂致氣力嫩嫩。人百其身、公百其慮、卒之已瘦民肥、大東與桃蟲。政之役、公其獨奇者也。公恒念失不對不待、不畜不牲、不蠶不帛、不績不衰、乃敎我民、及時蒔種。栽幾本榆、幾對栗、幾株桑、幾畦麻。場圃任園、牛牧任郊。雞豚狗彘、皂著其物、盆簝筐畚、備倫其器。又

令貧稱結信、毋相訴。戒貸賄、六畜不宿于家。酌人以爲用、成賈以徵債。廣而及于耐耔城。早白鬒兔薪。獄不稱署、罪從惟愬。厥罹御重、爰書持論不下人。鑿我拘、衆侶余否、是非非是、軟然太虛矣。齊俗誇詡、用尚炫服、吊奇、隸祿俗巾嘖之色、男子聚社結之制。六科徵逐、飲食若泥。家無儋石之儲、坐有兼珍之膳。是風競煽、本實潛微。公則剏雕對誠、導儉塞流、務泉糧食、卒歲蔵積、再年以往、能無比屋洋洋者哉。余毎怍夫上有遲齊、多不究下、心竊惑焉。乃見公之吏治而得師也。公制一令、則輒任長、輒喩佐、領削苴、蚕食、懷戒胥吏舞文骫法、是故三十餘城畏丞以下、目矚臨司、心怵要束、昧废晓上意、稍究破積習。此尤我公立政之大端、旣試之明效也。所飼曰、往者公涖滿服。才二年、所屬城百姓即有蘇、爲立祠祀之者、僅僅十一耳。乃今且再期、而人無弗吕父、里無不仁君者。政威積久、民乃以和、不虐也。務民聚族而謀、譜關請留、擬用累勛超拜例、不謂山西之命、我人失借、百姓猝猝莫知爲計、徒走怖惶巳耳。唯是天不佑我、不㦛之奔、古有詛楚、移以詛晉、其可乎。公大抵作用一準中

庸、不爲祿暴壁跡、又不一任寬仁、故所揮霍、率無留閡。嚮者與公論事、公從容謂余不見古人、安得古道、不復古道、安視古俗。吁嗟乎、憲念深矣。既當吾世而得斯人、即爲之所役、所甘心焉。公名坤、字叔簡。不復倜于感其字。徵文者爲邑三老孝弟其其若干名。貧不能驟金而尸祝之者、萬萬計矣。

邢侗撰（來禽館集）卷二[illegible]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毅趙公神道碑銘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葬二十三年而褒卹贈謚彝典始大備。又八年而崇禎六年、距公卒三十有八載、而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曾祖諱實、徙居常熟。祖諱玭。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參議。嫡母蕭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當國、父喪、有　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十、爲編氓。家居六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又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羅墩之阡。公應廣嘗選名在第四、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　神宗皇帝爲史官、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修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　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閭門誦讀、意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江陵卒、朝政大變、　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

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間、不能無内慚且忌、而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權用、不快於吳縣、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起、舉國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常、何謂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營狗苟、皆藉口借之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技而僨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之路、騁報復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公。太倉王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入不平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厥後、交口沓舌、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容、求去不得、遂引而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偪、心倖其稍遠。及其久次于南也、海内望公旦夕枋用、爲之扼手扼腕、其語不絶于耳、則又恚而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留署棄公、朝堂爲之大閧。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 三王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諭從中出、道路藉藉、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年重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絶婚吳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子鎮飛章詐公。當國者主之、蜚語流聞、中外洶洶。公抗疏力辨求去、章三上、得請。舉朝大閧、訟公者章滿公車、咸報聞。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御史吳弘濟、吏部郎安希范、刑部孫繼有、譚一召皆相繼去。行人高攀龍亦排宵人鄭材、楊應宿希風吠聲、又得重譴去。於是善類一空、朝右持清議者噤不敢發聲。當路稍慶數年來黨局始騷、自今幸少得歸泗

矣。當時之傾公與慶曆中以孤甥女子之獄誣歐陽公略相類、歐陽終得白且大用、而公一去不復、此可爲歎息者也。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癸巳、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閒。不獨公生平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于此、何也。江陵既逝、執政之精神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枝柱公等。吳洸江李樹的于前、鄒趙顧高俠轂于後、裁量執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始坐公以朋黨、既逐公以婚姻、竝一機牙也。故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也。執政既疑公、舉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傳鉢授、爲留中永錮之法、以壅遏清議、消磨人才。公没之後、正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于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強直、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封敗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嚙齒奮臂、輒從容奉牘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斂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求、悉其利弊、在宮坊、延進士袁黃商榷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説、以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復勛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爲絜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　元子、及宥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剴切。令公得行其志、竟其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早定、生民必乂安、而　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鉤黨之禍。公之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哉。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案燃巨燭、寫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華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早喪。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三人。琦美、刑部郎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監生、倜儻有父風。隆美、欽州知府、以廉辨聞。女七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琦美、隆美皆公沒補廕。先帝思公有功國本、又廕祖美之子士履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而隆美之子士春舉鄉書。公之沒也、小人希富國旨、數尋聲吠、公子弟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遂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腸直節、頓領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銘曰、

龍淵大阿、剸犀截龍。遇彼柔蔓、鈍其鍔鋒。暨暨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宮府。公奮巨手、剸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杈枒。便文自營、載鬼一車。葛藤蔓草、孰斧斯之。氷刃霜鍔、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椽揭。天不祐助、人與笑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顥、焕然上升。死爲閻羅、司彼姦越。金碧之神、赳期來告。讒邪螟特、職競作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邪。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隮々潮、公赫斯在。徵于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眡此刻文。

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卷六二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植齋曾公墓表

萬曆甲辰春正月辛酉、禮部尚書植齋曾公卒于京邸。訃聞、

上震悼不豫、百辟卿士無不悲涕。越月、其嗣子廷楝至自衡州、以卹典

請、得

贈太子太保、祭葬賜廕、咸如例。再越月、嗣子持其門人大司成蕭公所爲狀泣請表其墓。夫表墓非古也、人子欲標其行垂諸石、俾過者式焉、亦猶行古之道乎。余弗文、何以言。按狀、公湖廣臨武人、諱朝節、字直卿、植齋其別號也。其先世自敏學公舉應天鄉試、遂世業儒。敏生華、華生祚、祚生寵、號龍山、是爲公大父。龍山公以忠厚醇謹立家、敦行孝弟、力追古道、以是鄉里重之、謂曾氏後必有興者。嘉靖乙未、公應興徵生于龍興里。少英穎異群、甫十齡、能屬文辭。十七補弟子員、食廩餼、聲籍藝林間。一夜夢尼父自天而

下其室、公拜迎之、覺來汗淫淫沾背。自是志學之念興矣。廿有四、舉于鄉。日奉二人菽水、絕宴遊浮華之習。卜第龍隱山前、偕弟朝符、朝簡肄業其中。未三年、簡薦于楚、又五年符薦于北畿、人稱湖南三鳳云。乙丑、公東還自大梁、得古太極圖測于蔡孝廉家、朝夕潛玩、心開月明、恍然有悟。聞徽有程天津者、王泰州高弟也、往學焉。相與究格物致知之旨、備極明確。天津嘗問植齋之義、公曰、節之植也、不直則不立耳。天津曰、人心即性命靈根子、欲自立、當從靈根上培養、自然枝葉茂。公益有醒悟。自徽延入家塾十有餘年、且群里中同志易僉憲蒙泉、劉問卿仁山、廖孝廉嵡齊諸君子訂會証學、互相切劘。疏水宴如、非公事不履城市、不見邑宰、遠近從游者益衆。一日登君山、指洞庭謂門弟子曰、不慎厥終者、有如此水。則公生平學問標品、蓋自孝廉時已定矣。及丁丑上春官、臚傳第三、薦紳喜動顏色、咸謂得人。時少年爭務競靡、公獨以澹泊寧靜自持。有以謁言詆傷綫指權貴者、公尤恥之也。在史局凡九年、遷侍讀、典春試、尋以會典成遷諭德、復拜國子祭酒、充少詹。比年遷南少宗伯、改南少宰、尋改北少宗伯、協理府事、侍
皇太子經筵。值三品秩滿、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辛丑、仍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是年三品秩六年滿、進禮部尚書、充
日講官及起居注。以二三疏進、曰靜、曰中、數千百言、大端欲
皇上主靜以立人極、執兩端、用中于民也。
上嘉納之、置之坐隅、以備省覽。時
元良茂建冠婚禮成、
聖明欲擇老成人敎之以道而諭諸德、于是以公侍講
東宮。其三加告戒之禮、皆公爲賓、意念深矣。公遇侍講日、則因事納牖、旁引曲諭、必歸于道。
東宮怡然聽受、每加首肯。公作駢語曰、殿上集龍夔。

東宮曰、齋中希孔孟、曰、孔孟之學何居。公對、博約之功爲要。一時遇合、誠千古所未有也。班侍七年、勤勞備極、

上注念方殷、期保輔之任、永贊重輪、會公步履稍艱、

上疏引年、疏凡五上。

聖眷愈隆、賁賚愈厚、延竚之間、公奄然逝矣。嗚呼、公不可爲完而歸乎。公性至孝、奉二人先意承志、無不得其懽心。及襄大事、則秉禮致哀、無一不可爲世法者。處弟符、簡、無論教之摩之、力學成名、即仕宦以來、一甘一縷、無不與共者。然喜施予、好急人難、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內外無不濡潤。公者其律巳直而方、廉而辨、恭而有禮、雖盛夏希覩袒露、雖夜起必御巾幘、敬倚之學、不墮冥冥、不啻嚴矣。而于接物也、和喜平恕、油油然令人如坐春風而曝冬日。生平不面折人過、亦不宿留人。非故善者好之、即不善者未嘗深相忌也。歷典文衡、所得士千有餘人、中多名儒碩彥。其教習庶常也、行仁講讓、敦朴崇禮以示之範、六年如一日。每于正業之暇、必集坐齋中、相與究晰身心之旨、喇喇千言不休。即詩歌吟咏、亦無非發明聖眞而引之于道者。以故出其門者、彬彬質有其文、學不離矩規而步不失尺寸、一時士論稱之、詞儒臣門牆桃李之盛、無如公者、則公育才之功、異日利我國家豈渺小哉。公立朝二十有八載、小心敬愼、樂易歛恭、非堯舜之道不陳、非孔孟之學不講、當疚瘼哀憊中、猶搦管解貞觀全史以進、及易簀之頃、猶手書遺言曰、有愧大臣事君之道、愼始敬終之心、于斯可想矣。公之學以主敬爲宗、以致知爲入門、以躬修爲神化、其見于身、驗于爲者、一有弗協、則曰靈根未透。其門人誄之曰、先生口之所言、不如身之所行、筆之所載、不如行之所成、善言德行乎。蓋公得于天者厚、養于學者邃、故處君臣師友之間、無不止于善者。雖當楚學紛亂之際、獨守正不流、翼經拔邪、其端居息。公之有功聖門、又豈其微耶。嗚呼、公其精神在孔

孟、其命脈在道統、其胤育在宇內之英俊、其于
昭在天日雲漢之表、詎寧衡湘洞庭之間有者
乎。公著述甚富、行于世者有紫園集若干卷、易
測若干卷、臆言若干卷、古本大學解若干卷。餘
不悉書、表其大者、百世而後可以風矣。

朱賡撰 《朱文懿公文集》卷八

明故中順大夫直隸河間府知府少菴王公暨配恭人韓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辛卯、余得請罷歸、而王公爲河間守也、相
與把臂道左、憮然言別。明年、王公亦罷河間。又
明年、其伯子廷對③走數百里、衰苴及門、以壙石
請、則公及配韓恭人兩月中相繼没矣。嗟嗟、人
生地上夢也、聚散浮沈、其於夢境在倏忽之際
耳。抆涕而誌之曰、公諱之士、字吉甫、自號少菴。
其先瑯琊裔也、世居青城鎮。六世祖貴、從家鄒
平、官大同府同知。高祖琛、隱德弗耀。曾祖晟、爲
博士諸生。大父黃山公誥、以明經爲鄢陵教諭。
父復菴公陽、爲諸生、後以公貴、贈中順大夫、廬
州府知府。母孫、封太恭人。舉公一子。兒時老成
敏慧、大父奇之、携至鄢陵、延名師授經、文業日
進。趙公孔昭爲鄢陵令、大見器許。歸補諸生、爲
學使吳公維嶽所知、選肄湖南書院、益有名諸
公所矣。隆慶丁卯、舉山東省試。戊辰登進士高
第、選潁州知州、撫綏振飭、威惠流聞、治行爲江

比第一。滿考、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奏績謁告視親、出補故官、遷寧國府知府。以外艱歸、服闋、補廬州、聲施益振。三年奏最、再受策書、計且遷官、而操江中丞忽用忌者語、列公兩臺、不與聞也。公因歸卧不出。久之、長安諸公趣詣闕、補保定府同知。會河間缺守、按臺徐侍御奏公故二千石、任治煩劇、擢守河間。居一歲、河間大治、而念毋大恭人年高、謀欲歸養、撫臺宋中丞惜之、留不爲奏。壬辰大計、復被蜚語中傷、得旨聽調、當事亦不知所出也。公得遂始圖、歸視甘旨、若將終身、乃無何、不禄矣、悲哉。公爲人性資坦夷、色咲可親、推誠接物、不設城府、而事有操持、奉法循理、屹不可奪。數牧大郡、用廉明敏慎、所至見稱、釐革興建、皆有可紀。潁有軍尉某横恣不法、士民重足畏之、公廉其罪狀論報、直指收案致法、郡中震栗。廬江界郡有盜嘯聚、至數百千人、勢且不制、公發兵傳檄、罙入其阻、盜遂解、郡境以安。河間直兩京道上、日有過客、公一切罷絕

宴餽、務爲節約、即故人所善、但以卮酒往勞、不煩公帑。河間城東南地洿、雨水流潦、方舟而陝、前守錢公橋於其南、惟城東未及爲植、公復爲五橋於東、連亘六里、民不病涉也。語具李中丞記。別駕治粟以美金奉、固郤者三、固進者三、不忍其愧也、受而屬之主藏、適有平糴之役、取諸庾而賦焉、其廉而不劌如此。河間民婦趙、年十六無故而死、公手其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亟使廉之、則姑與少年通、因緣謀趙、趙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罵不從、姑介少年並擊之、斃焉、遂具成其獄、而旌趙之烈、郡稱神明矣。所至興學右文、尉薦士類、恩禮甚備、其所甄獎多成科名。然公爲吏以質行自任、不飾名迹、又好以繩法操下、聽讞比無所阿私、故常爲僚吏所憚、屢見中傷。出入二十餘年、官不過牧伯、談者惜之。居鄉尤有恩施、嘗舉子錢千緡、閭里中大饑、遺書伯子、盡折其券。門外貸肆有抉扃而覺者、貰無所得也、公愀然曰、彼貧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

資而對吏使、終身不比於人、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貸其墓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它鬻。其惠愛皆類此。恭人者、同邑韓公瑋女也。生而婉娩端淑、家人宜之。笄而歸公、執酒漿縫紉、以奉舅姑、備子婦禮。公嘗遊學它境、歲時歸省、闔扉謝曰、兩大人躬督耕織、日夜作苦、猶時時遣奴持筭器食勞君、凡望有成名以顯而世也。晨昏之禮、新婦在是、君其無歸。既貴有錫命、僕使亦充。日三上食舅姑、修脯醴酏、咸出其手。喪其父毋、哀毀泣號、悲感行路、曰、痛吾親之不食於其宗也。葬事之豐踰於有子矣。内政嚴整、御下以慈、治生勤儉、身衣布襦、寸帛纔絲、皆有稼藏。至鄉給親族則無所悋、撫畜諸子、備極憐愛、然能董其藝業、不使少弛、有父師風、賢聲著於里黨。公生嘉靖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卒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恭[4]人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卒萬曆二十年九月十一日、得年五十有八。凡生七子、而成者四、長即廷對、邑諸生、娶衡府奉祀孫櫝女。次廷奏、禮部冠帶儒士、娶長史同邑呂克恭女。次廷櫂、娶山西叅政高苑張修吉女、蚤歿。次廷薦、娶浙江副使淄川韓萃善女。其三殤也。女一、適同邑太學生孫燦然。孫男六、長鼎昌、聘元氏知縣新城張篤敬女。廷對出。世昌、聘長山庠生李邦澤女。圖昌、聘御史青城于永清女。祚昌、聘庠生孫載陽女。運昌、鉉昌、永昌、未聘、俱廷奏出。曆昌未聘。廷薦出者一、皆幼。余覩公歷守五郡、不出燕趙、吳楚、皆赤畿地也。燕趙之郊、政罷而俗悍、吳楚之間、民剽而法繁、及公爲之、皆若所素習。然則惟是悃愊設誠、不言而化、獨無如中者何耳。漢世良二千石如韓、張諸公皆歷四五大郡、所至有聲、徒以牧伯地重、不從旁制耳。令如今法、諸部使者用柱後惠文交錯於上、而下吏操輕重其間、何以致理効如所稱云哉。余既誌之、因銘之曰、 天之夢夢也、孰是人斯而不究其庸也。民嚮其腴、

已集於枯。或銘之盂、或張之弧。吏安可爲乎。嗚呼。

于慎行撰《穀城山館文集》卷二〇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世懋墓志銘

王錫爵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毋而兄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蒙王君公之行、別置號曰墻東生。宦小達、思自抱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即丘子既而下、世有聞人。至五季而有諱仁徧者、爲吳越王鎭海節度衙推、官嚴之分水。曾孫璿爲宋左司諫。六傳至夢聲、爲崑山州學正、即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遂爲太倉州人。祖倬、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爲弘治正德間名臣。父忬、歷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部尚書、爲嘉靖名臣。妣郁、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十齡而病瘵、大司馬憐之、不欲强以呫嗶。乃公頗益苦私習爲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午順天鄉試。己未舉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肄事兵部。當是時、公父大司馬在薊遼、虜方深入、而相嵩欲以是中之、逮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聞而止之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女速我死。遂不果

上。明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墓之側、朝夕哀奠、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羹畀之、弗食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布單衣、不敢與宴飲、聽音樂。惟於詩酒夙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爲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李于鱗、汪伯玉諸公皆有盛名當世。公最後出、與倡酬、諸公驟大驚賞、呼之小美。會 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 闕上書、辯大司馬寃、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公兄弟薦、太宰閣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謁吏部選、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袞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愛孽姬鄭之子邦寧。會夫人薨、賓緣請於 上、以鄭繼封、且謀爲邦寧奪長地。會有 旨悉按錄諸勳胄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務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濂領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遠禮、而諸爲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紿祭酒姜公曰、邦瑞强年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邦寧不爲嫡、而何以母拜 天子誥稱夫人。姜公疑未決而迻之儀曹、儀曹復迻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藤曰、鄭夫人固妾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孽也、而邦瑞爲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後邦瑞卒爲嗣魏國、饋祿諸居間者、繼祭酒亦坐詿誤罷、而後以無所自、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撓法也。居歲餘、遷北儀曹員外郎、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太恭人病請告歸、至池河聞訃、以不及待疾哭數絕而甦。癸酉服除、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傅劉二御史上疏言事、觸江陵大相怒、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爲傅治裝、爲劉營救、以是失大相旨。方奉 命吊祭秦藩、遷江西參議、治南康。公慮竄僇不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御史因按與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者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爲、及其治之、敏精於是、御史以爲材而異之。尋入賀 萬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官其地者頗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公爲令下諸郡縣、裒其平上之臺、臺者爲令。已縮司篆及署分巡道、當省會至繁劇、公于吏事益習、有所剸割、曲當理情、即老吏莫敢措手。尋監秋試、冬入計、南昌令者以進士銜

可五載矣、始用小背辦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是盜驕橫直凌司府、莫敢誰何。公盡發其奸而去之。時藩司之從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大會方岳暨二千石及貲級以下、胥自疑、公獨條對儼儼。太宰嘆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晰淑事敢言、獨吾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公材、則太宰語、欲收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相寢不奏。而山東學使者缺、太宰以屬公、公力辭歸。聞化女事而察之、以書自通、無何別去。公嘗決一父子訟、而父併其、公痛杖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前匍訴泣請代、始釋之。父子感悔如初。有哀師者好偵諸曹、得其事嚇曰、三代不啻是矣。移視陝西學政、強就行、其所條約東明暢藻雅、甲他省、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給事中某、御史某故習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摘化女事、謂余與鳳洲公藩張爲幻、而留省懸之、至波及公、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公慨然訓身爲人師、率即事弗竟、何顏復臨諸生。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余弇家既亦自河南謝學政、俱歸。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起督福建學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乃促裝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于是公勉而之任。時大試期迫、八閩故材藪、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其鄉薦紳所在雲集、意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專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省左參政、分守福興道。入賀　萬壽、於道報遷今官。居金陵雖甚適少事、特不勝士大夫筆硯之請、戶屨如織。過余書讀古人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色怏然然而辦以絕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遊諸名勝、而昔遊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于喉、穀食爲減。乃移狀於卿沈、爲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姑予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報可、遂歸里第。明年四月、手書析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檢理身後事、墓壽爲儉、令宅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屬歲大侵、餓莩盈道、公乃倡諸大姓行糜粥、全活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尚矻矻者迺有濬思子至崖內外篇、經子臆解、其課子姓、爲諸生較藝不怠、而性稍下善恚。將百日、病復大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楷墨、手書一紙與鳳洲公訣。大槩謂種種諸證俱現、恐在旦夕、弇姓

敘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輕死破恋、六親既以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末復謂天下雖存饑、　聖主能傷厭事、尚可爲、惟願　廟堂勿因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授人過、諸君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緘書未發、迫暝自力起、使人挾而據胡床、盥手與足。既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翛然遂逝。公以嘉靖丙申生、歿于萬曆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生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幹爲公府居間、間有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州里之利弊不能控者。背義若渴、有所聞汲汲行之。遂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爲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揚物情、因事爲功。好提獎屬吏、即不至曠濫、未嘗不弘撿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晚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最其大要。亦喜讀二氏書、恒謂吾于兩廡饗亡所負、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以故望崖編諸書、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而起、世以比宋之二蘇。所著詩文集共得五十餘卷、其關部三鄂劇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前已行人間。

《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校記

①嘗熟：當作「常熟」。

②綱嘗：當作「綱常」。

③延對：後文作「廷對」，必有一誤。

④「恭人」下當有「生」字，文意方完。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三

張元忭　王問　孟秋　鄧以讚
潘士藻　管志道

張陽和先生墓表　羅萬化

嗚呼、此為余友宮諭張公子蓋之墓。余之獲交子蓋也、自嘉靖丁巳與太宗伯朱公少欽同師事侍御俞先生之門。余長子蓋一歲、少欽長余一歲、三人相視稱莫逆云已。余與少欽俱成隆慶戊辰進士、先子蓋授史職、而子蓋隨以辛未登第、官翰林脩撰。余三人復比舍聯床、切磋究竟、宛如同學時、何其懽也。詎今萬曆戊子、而子蓋逝矣。嗚呼痛哉。少欽業為狀以請銘於相國王公荊石、而復命余表諸墓。顧余安忍也、蓋屢操筆而屢廢者久之。雖然、誼安能無一言以慰子蓋。按子蓋姓張氏、名元忭、別號陽和、先世故綿竹人、為宋相魏公後、從家山陰、入國朝而父太僕公天復以仕顯。母為劉安人、夢文昌降於庭而子蓋生。古貌稜稜、雙眉戟立、識者已謂不凡。及長嗜學、誦讀不倦、而慷慨負意氣、論議侃侃、常從太僕公於儀部、每每詢搢紳臧否、時政得失、隱然已見激揚之意。揚忠愍公死諫、為文哭奠、詞意悲憤、聞者偉之。讀朱子格致篇、輒覆卷沉思、務求所安。已聞王文成致良知之說、恍若有悟、喟然嘆曰、學在是矣。自是日究心焉。戊午舉於鄉、時太僕公督學湖湘、子蓋罷計偕往覲。逾年始歸、築融真堂於龍山陽、講學其中。後連上春官不第、而會太僕公有滇難、下石者蝟毛集之、子蓋以一房書生力脫奇禍。蓋期年而呑吐蠻烟瘴雨中、叩門號呼、洎於父子相抱泣於庭、事卒以白、而子蓋之精力頹耗是矣。既入中秘、自以釋蹻取上第、期有以自樹、無媿科名、稱聖明之遇。日珥筆館下、蒐金匱石室之藏而研究之。詞臣雍容文墨、率捷户簡出為高、子蓋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有得輒籍記之。至國有大興除、必反覆詢考、務協於一。會上御極星變、御史某以直言被放、子

蓋疏請復其官、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兩宮、語甚切至。不報。無何、聞太僕公病、給假省視。歸、躬湯藥者十閱月、而太僕公卒、子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免喪、起家同修會典、已充內書堂教習。貽鑒訓忠期埏埴正人、以備僕御之選、蓋有古大臣之思焉。已又充經筵展書官、代草文官誥勑、直起居注館。會皇嗣生、奉書告楚中諸王、匡廬沅湘武夷諸洞天福地、足跡靡不遍。至必有會、會必有記。使竣、以便道歸覲太安人、依依膝下不忍去、而太安人戚色督之行。行不數舍、心忽動、馳歸五日而太安人不起矣。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斂、人以為孝感云。再免喪起家、用詞林久次擢春坊諭德、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見上津津嚮學、時霽顏色納講臣諷勸、退而色喜、謂宗社幸甚、庶幾抱微忠伸末議、靖獻於萬一也。初、上御曆覃恩、太僕公以坐謫被黜不得與、子蓋疏白冤狀、請移恩太僕公、詔予冠服。至是、復懇疏以原官請、上以其違例瀆奏切責之、竟不許。子蓋大窘、伏地慟不休。痛湔洗之不行也、控籲之無地也、烏烏之私格而貫日之誠徹也、竟伏枕奄奄、尋至病革。時余適大故、跧伏苫塊、惟少欽守邸中、得與子蓋訣。啟手足示之、呼陛下者再、且曰朝廷亦多有人。張目拱手謝門人之請、遂歿。嗚呼、詎謂子蓋而止此邪。子蓋少負奇稟、忠孝大節、明發不忘。自總髮以及艾、行己守官、耿耿為宇宙奇男子、而尋厥本源、則良知一脉遠宗文成、而體驗實踐、自得為多。每謂學者皆說良知、不說致良知、去師門宗旨遠甚。又曰、上智即本體為功夫、下學用功夫合本體。其超悟融釋、表裏洞貫、不讓諸入室弟子、而矯偏救弊以羽翼師說、則子蓋之功有焉。尤惓惓接引後學、成就人材。性剛直、嫉惡如讐。至於獎善、常若不及。如後文公文成兩賢祠、祀四鄉先生於學宮、議條鞭法便於民衆、建龐公去思祠、推創法之功以示不搖、皆本子蓋力也。居恒負天下志、閒偕鄉先生譔集、胥曰子蓋為黼扆中人、顧以古名臣傳及國朝經濟録為相業助。子

蓋莞爾曰、忭徼先生寵靈、得事明主、執奏誓一篇足矣。其自任之重如此。以故一時内外搢紳、莫不以伊呂罷歸之、而子蓋亦不復固讓。至處推勢實間、不激不隨、漢如也。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既成、子蓋為續其後傳。又修會稽縣志、紹興府志、義嚴衮鉞、稱一方信史。然並出張氏父子手、人謂有班馬氏之風云。撫異母弟恩義備篤、尤厚於親族、待以舉炊者數十家。孤寡老弱婚喪皆有給。越俗浸尚奢靡、居喪讌賓崇佛、子蓋以禮節之、著為家法、人多化焉。衣必重澣、飯僅脫粟、子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已。子婦有服珠玉文綉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歌詩堂上、陶然自得、人莫窺其際。大都從虛明中一竅作用、無失其本來者而已。余嘗謂少欽縝密而有不為、子蓋剛毅而有必為、皆任道之器、而余以淺衰弱植左右二公間、庶幾箴砭薰陶我也、而今子蓋逝、失一良友矣、可勝痛哉。子蓋以五品終、格於令不得請謚與贈。越三年、吏部鄒君元標以子蓋請、得如羅公倫例、以為不媿科名者勸。少欽狀子蓋、謂後必有表章之者、不謂近在吏部也、子蓋可無憾矣。子蓋娶王安人、純德懿行著於内外。子汝霖、汝懋。諸孫玉立、所以紹休嗣美者且世世弗絶、皆子蓋之所留也。爰碑刻石、用識余思、以詔來者。

《明文海》卷四四五

仲山王先生傳　龔勉

嗟夫、經以載道、古者講經即所以講道也。後世講學之名立、於是始目經為訓詁、而與道遂岐而二。自八閩虛齋蔡公以理性之旨發明經術、務與前儒相統承、而士始有所準。繼此而紫峯陳公、次崖林公各以其學專門為書、而經學益著。然其書亦互有得失、而未能的然不詭於聖賢也。至我仲山先生潛心理窟、闡揚經旨、本三公之説而折衷之、著為定論、學者治經、欲求通於紫陽朱氏以窺孔孟之藩籬、舍是其無蹊徑矣。今其日抄講意諸書、托剞劂以行世者、可具論也、厥功豈不偉哉。先

生王姓、諱問、字子裕、學者稱為仲山先生。比沒、又私諡曰文靜云。先生父曰樂莘翁、以經學師邑中、而伯兄討部公夙有文譽。先生無他傳、獨父子兄弟相師友、頴敏絶人、得父兄指授而精詣之學益進。髫年遂與兄齊名、相繼登薦。嘉靖壬辰中式南宮、引疾歸、讀書山中、從遊者日衆、學益大進。戊戌廷試、賜進士高第、授户部主事。丁内艱、服闋補原官、以便養乞南、改兵部、尋轉車駕司郎中、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行抵桐江、乞致仕、時先生年甫五十。當事者夙才先生、欲大用之、而乃决策引去、無幾微遲迴顧望事、蓋欲修色養之孝於樂莘翁也。比歸、日奉觀遊遨、凡可以娛悦者無不至、而與討部公白首怡怡、情愛彌篤、孝友刑於鄉邦、大為觀風使者所欽仰、薦疏屢上、而先生若不聞也者。夫篤於至性而爵禄曾不足介其衷、則先生之學詎徒空言也哉。家居卻掃一室、焚香静坐、上下千古而一切世故澹如也。時徜徉山陽水涯、與漁樵伍、築室寶界山、極幽人逸士之致。又於東郭搆絲蘿菴、招名僧居焉、講出世之學。爲舟几杖、往返湖山間、人蓋望而疑其仙云。絶跡公府、監司郡邑守相莫一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短詠數言而已。先生雖不久於官乎、而其所設施則有卓然可紀者。由户曹視榷徐州、力剔積蠹、而又榷衆貴賤、以本折配支、戎卒稱便。在南駕部、戚修馬快船。諸軍最苦幫甲、往往逃竄以死、先生憫之、爲白大司馬、疏請官造、不以煩軍、遂不復有幫甲累。其他請營房、覈軍藉、嚴查軍政、優快平船月糧、經畫鑿鑿、迄今著爲令。而獲免幫甲者、則家尸祝之。先生之經濟、此足以窺十一矣。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文學、四方負笈者雲集、開示指要、亹亹不倦、莫不虚往實歸。稱先生之教以掇高第者、接踵於時。然、要以立身行己忠孝為本、不僅事飾繪已也。郡先達文莊鄒公道德文章表一時、而太守喻公、中丞唐公、學憲薛公並以經學稱海内宗匠。先生始從喻公遊、喻公謝以不及、乃師事文莊公、一見輒稱許、曰異日子

不予讓也。已與唐薛二公友善、雖學術行誼動相頡頏、而至其超然出處之際、則二公不無心服退舍矣。先生形癯神清、體不勝衣、而志甚勁、色溫而莊、無悅人之容、然久歟自醉。與人交情溢於文、而尤篤親故、賙恤無間。馭左右甚嚴、乃其體恤又甚至也。天性澹泊無嗜好、惟以翰墨自娛、詩沖澹入陶韋室、字遒勁得晉魏人法、間或點染人物山水花鳥、則神形兩至、即專門名家不逮矣。諸凡流傳、與適海內、寸箋尺素、人競珍之。蓋先生之學無間精粗、咸潛心究意、故雖一藝、而其工至此。先生勇退似錢若水、而才略過之。沖雅若杜祁公、和厚若邵康節、而洛沂風詠之趣、使得遊於聖門、則當與顏氏子者翩翩而並駕矣。嗟嗟、可不謂有道之士乎。某在門墻、辱先生知愛最深、嘗手書相勉、謂他日衣缽當以付予。某深愧焉弗無聞、大有負先生。先生沒而冢嗣吏部君以傳見屬、夫予方負先生自愧、而又烏能傳先生哉。然知先生而能言之者、某又不敢辭也。故獨推本其經學之祥、撰次為傳、而俾後人知淵源所自云。吏部君名鉞、方以文學經術顯於世、是足繼美先生矣。

《明文海》卷三九八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我疆孟先生墓誌銘

今東魯仁賢彬彬矣、力承正學、我疆孟公其最也。公在、同志依公如魚之於水。公亡、同志悲公如岳之摧。奉斯豈偶然者哉。中州孟君叔龍與予於公最契、叔龍書已狀公、謂予當銘、予不敢辭。君諱秋、字子成、世居茌平、學者稱為我疆先生。自幼凝重端淳、誦詩書即通大意、不為訓詁所束縛。里有宏山先生者、夙志陽明學、公贄而受學。已思貫入太學、庚午中京闈、辛未成進士、授昌黎令。邑黎疲而殘於兵、公一意和惠煦育、與餘編修城堡、振文教、收孤獨、皆德政遺意。初人或謂其迂、久而曰公固大儒也。上下文相信慕。陞大理評事。公悉心平反、賢聲大著。會山海關部司缺人、柄臣遣公往、特須勑許公便宜行事。公至、因緣為奸利者屏跡、而先是溺其職

者、遂以蜚語傷公。公被計當調、不赴、乞致仕歸。公之歸也、輿妻孺人共駕一牛車、旁觀者捲口笑曰、昔鎮是者黄金滿載、身名俱亨、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為也。公怡然歸、陋巷簞瓢、若將終焉。會時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積陞尚寶司少卿、卒。公之在都門也、一以會友興學為事。所論學諸書、具予刻我疆集中。其最要者謂心非血肉之謂、未發不離已發。謂孔門學惟志仁、不論克己。謂惟了自己、即是聖人。皆上副先儒宗傳。無論世士色取行違者不能望公一塵、即號大儒、履繩蹈矩而以意念為實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哉。公最留心國家事、世或以儒病公、使得竟公所為、世必享真儒之效、而公位不稱施、知公之深、人人扼腕。雖然、孔孟大聖大賢、亦未得竟其志、然其學照映宇宙、孔孟固未嘗亡也。人心不死、公之學固自有在、天之所以用公、在彼不在此。公生卒年月及子嗣、具孟君狀中、不具載。銘曰、

嗟彼世儒、　意念自持。　生滅遞續、　影響支離。
於餘先生、　能自得師。　天聰天明、　廓然無知。
身有準繩、　行無瑕疵。　政追上古、　黎民遐思。
未竟厥志、　斯文在茲。　聖學有的、　眎我銘辭。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六上

明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潔定宇鄧公墓誌銘

夫宇宙有至道焉、匪至人弗會也。嘗讀子思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似歧道與德而二之。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則真凝矣。夫道者路也、與民共由之也。德者得也、身所獨到、心所獨契之謂也。凝則形神不分、聲臭俱泯、與道合、真古今一息矣。定宇鄧公蓋凝道畢世者也。公名以讚、字汝德、學者尊為定宇先生、新建青崗里人。青崗卜居自成和公始。和生瑗、瑗習靜巷中、夜半忽生蓮花、紅光燭天、四隣驚為火、走撲之則紅蓮也、始異之。卜者曰、茲地其有至人挺生乎。瑗生綬、綬生富、

隱德弗耀。富生朗、寧庶人奇欲觀之、匿不就。朗生儼、戊子擬首薦、不果、是爲公父。以公貴封翰林編修、晚以伯子衡州守貴贈中憲大夫。公自幼簡默内敬、常閉編修公與人論學、輒牽衣尾其後。閒出語、類夙儒、而復勤學。公憐其劬、扃之斗室、公遂習靜斗室、神情益瑩。出而曰、心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聞以所得者發之制執、少年未之奇也。洪溪東公驚而語曰、是兒終當以學鳴天下。督學敬所王公謂以聖賢心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大奇之。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第一人。初、江陵爲主考、閱諸首卷、不省而置之。晚得公卷曰、刊落鉛華、獨存大雅。業已奇公文。接公儀、復泠泠柳柳、如玉如金、江陵神爲悚。歸而伯子問相國狀、公曰、相國必大有爲、但恐緩急弛張、絃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而今果驗。廷試、賜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未嘗妄有交遊取予、詣恭忍寒、童僕方啾啾歎絮中、公起以殘楷當火燃指、哦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時如此。亡何觀改元、新鄭逐、逐將眷眷多事、公過江陵時有匡拂、江陵弗善也。遂移禪剎、以病請。江陵持不下、進子就學。已聞封公病、始從公請還里。封公逝、覲爲含歛。服闋、有終焉志。丁丑、强起至武林、念太夫人未偕、遂歸。時龍溪王公寓西湖、羅會稽、張山陰兩翰撰約公對龍溪精舍。龍溪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溪崇心服、已而備語詆公、公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龍溪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内人復以公必能光明絕學、而江陵奪情後積政愈甚、屬望公出山、言庶幾有入。己卯一就列、公竟不入、遂還里、朝夕依太夫人側、諸縉紳罕覩其面、惟昆弟友朋互相切究。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

蕃、始為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來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蘊、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即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覺易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闊中和。其虛明若此。居家臺省剡無虛日、戊子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詔起宮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公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其先禮義、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其尚恬退、以躐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之心、為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惜。居爭之實、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為趨、濫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為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指乎。奉旨不允、始勉奉太夫人行。至則有謂公者曰、南國士跳弗馴、宜嚴。公至、多士洗心以聽約束。常示諸生曰、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

也、亦非欲諸生恨我所有也、顧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曰、數成內臣且有聞先生名遁而謝罪者、我輩違先生約、不得比為人。公自是益信曰、嚴必律身始、律身弗嚴、誰能悅之。方其久與多士遊、或有補益。晉南京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方大計、公以天自誓、即故人親知不一顧。時溫三原冢卿、陳餘姚、宋益都兩總憲皆海內名德、同心共濟。計籍出、人共稱服。亡何、署禮部事、疏請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疏云、天之不言而信、由今日明日、今年來年是也。故信之旬諸冊立以來、蓋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侍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而駭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為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主立嫡之條、謂有嫡立嫡、斯為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主器有托、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顧早正春宮、猶切於億兆臣

民萬萬。皇上以學中宮而緩冊立、戚者未諒中宮之心乎。臣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既內決於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於人心不可拂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其為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即位以來、何令不信。獨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疏不知其幾、獨膽吏公語語血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復疏云、昔人所稱銓衡、謂澄汰流品、蒸重也。如以病人充之、精神不強、既別必混、所傷滋大。臣又聞昔之為吏部者多務獎恬退、斥浮競、蓋以開廉恥之心、塞速化之路。臣林壑病夫耳、皇上遐聽在廷諸臣言、再蒙召起、速化莫如臣矣。不復自量、與聞銓事、身範不肅、將使賢者以臣為戒、不肖者以臣為趨、辱命且甚、安在其用臣為也。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蓋疏默移世軸、其功甚大。方

計昕夕名、一覩太平之盛、亡何以太夫人謝世遐哀、感疾長逝。先是病痼郊寺、知友强之歸、僅存殘息、道路是廢。乃拭家、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問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逝。自都門以及走卒、人人無不心痛者、此豈聲音笑貌能哉。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特諡文潔、賜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蓋珠患云。昔陸象山自幼即悟宇宙吾心、公自少即悟心之精神謂聖、至終身日化月融、精密廣大、高明篤實。所與諸生語及揚少宰諸士戢伕稿者、皆發前人未發。世儒畢瑣者不足論、即以道自任、妄以色相莊嚴、去公之旨遠矣。人覩公六十猶慕、一生侍母、輒以公至仁純孝、不知公不自以為孝也。覩公平生林均、邈然陋巷、輒以為康靖孤介、不知公不知其為介也。人知公衾影無愧、一門藹藹、以為內行純備、不知公歉然不自足也。此皆公妙明性中流行、時而發之、使公得大行所學、以一性逼覆海宇者、可限量哉。常思漢時斯學侵晦、遂以憲比顏子。予每窺公深

潛純粹、曉夜端坐忘疲、即當時穎予明道不知何如也。夫人語及天地聖賢、望而震焉。公曰、姑舍是。與龍溪留未竟其說。以予逆之、即先天不違、行地無疆之謂也。即為仁由己、不由乎人之訓也。天地且不違、我何必法天地。仁不由人、我何必師聖賢。此公未竟之言也、恐非江汪子頃波者所能窺也。元恭性最惡不善、下乎公心背交義深觀公執為心降。公沒念及不自知涕之無從也。嗟夫、聖人之生豈容易哉。封公當魁而絕矣之、以醇德隱儒林。太守公為郡邑、求操實政、老獨粹修不怠。弟諸生務絲大雅、不知有兩兄貴。家庭和德、所醞釀者深、培植者厚。天之於公也篤、公之於世也究。世有真心求道者、公其正鵠矣。公生嘉靖年月日、沒萬曆年月、享年闕十闕。銘曰、

瑤章奧區、代有名儒。傳衣紹鉢、動曰良知。
影響叢譏、終成管窺。惟公特起、陋彼支離。
名揚於庭、當宁屬目。言懋庭闈、遠返初服。
密修靜攝、儼莊惟肅。如玉在璞、如珠在匱。
聖主側席、詔起東山。屢疏乞身、潛守豐殷。
勉酬君命、歸振實關。出擁皋比、入奉慈顏。
言佐銓衡、言掌邦禮。惟實惟清、世氛若洗。
公乎與論、名器廢陞。摩拉德望、師師以濟。
匪也有母、疏乞恭刑。望公之起、萬有同情。
違時之否、而公不起。士悲梁萎、人歌萬里。
湯湯江流、誰窺涯涘。堂堂大廈、其將誰峙。
猗歟我公、何伎何求。其身則隱、其神則幽。
起居食息、惟道是謀。夢寐神情、與天有游。
沉潛邃密、見孔於卓。繼往開來、昭明絕學。
淳深粹穆、不彫不琢。一代山斗、爲然先覺。
惆予孤愚、道義情真。如輔倚轂、庶幾古人。
公今往矣、淚落伶俜。每一念公、願贖百身。
平康正直、光輝篤實。微言細行、皦如天日。
撝辭銘公、一言匪溢。誰哉傳史、鑒此直筆。

鄒元標撰：選《願學集》卷六上

尚寶司少卿潘君士藻墓志銘　澹園集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蕪陵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旣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于時以死、而與吾儕從游去華氏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敎外旁出一枝、則有潞陵李宗甫、去華旋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族端中、少司馬珍若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則崔氏之重勿累哉、不足多也。君父滋、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什而起、起而爲符卿、官華近、稱顯融矣、而卒邅廻不調以殁。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死也。嗚呼痛哉。君爲人磊硐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雖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顚躓瀕於危、人皆引避、或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故君坐擬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于同籍得二人。問之、則涖左蕭君汝芳、鄒泪滸君縣也。後二人爲邵縣、錚錚有聲、皆以殭項受商禍、君又力爲寧復。今二人皆知名于朝、爲賢士大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温州也、衛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士、君與之唱予和、若塤篪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郡賢祠。其與人交、行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開出宮門、與良家女婦干擾者、執之廠、閹而命之去。君謂若好出、付簿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　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耶。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洶洶、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會以火災陳言、大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　上。上謂君歸過宮闈。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聘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鑿貴也。君首肯余言。旣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畏其不言、旣而聞君衆讒、乃嘆曰、負吾友也。憶、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耶。雖然、當是時、中貴之怙太甚、熾

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博擅以褒李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兩聽亦自銓部謫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愈其難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既以諸弁起、爲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觀時事輒抗慨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言①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洋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君前考功郎將君時、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即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翁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齕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孝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守關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慈見察于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卒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幾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先生之學、人或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剬而用之、以自名一家、异款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于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闇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真。硜硜者流局前聞、夯有互闘紛以綸。嶠勇如君廓其源、并包絕異貽聾昏。驅除異論如廓曇、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祇茲文。

《國朝獻徵錄》卷七七

廣東按察司僉事管公志道墓誌銘　澹園集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嚮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祔食焉。未幾、公仲子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志道、字登之、先世隷郡之崑山、弘治中分隷太倉、始占籍爲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暹生江、江生和、世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恭官、公父也。封翁三子而公爲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成人。六歲就傅、讀書一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出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八邑。嘉靖癸亥、恭簡師來總學校、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先師意尋師取友、不憚場驟。一時如盱江羅先生、東崖王先生襞、相與討論揚扢、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築精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剴切閎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事。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洲、均田課、核水兵、要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譬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歃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然不動、叵測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癸酉、　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死不歸、甚非之、以柴主故不爲顧諍、乃約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衆、輒疑謀出公、業心銜之矣。十一月、補刑部貴州司主事。厥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入、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爲異日昭雪地。常省其饑寒、拊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戊寅春、大婚禮成、爲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紙爲貴。中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

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勑諭申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劾亦難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嫉，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汚衊，不過枝梧其詞以荅風旨耳。時粵方中寇，公屆任一月，即奉撫臺檄出清遠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討，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馳歸，爲紳父老與道瞻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世。壬午，江陵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於家宰陸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又有阨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之迹如埽矣。當權臣橫甚，弱者靡之以爲利，強者攻之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衡而卒之無顯名、無後利，豈不翛然不繙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爲書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闡博透邃，詞辯縱涵，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步，二氏以是行於巳，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爲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嗟乎，公爲人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違衆駭世譏焉。然古君子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推之氓知之，鄉曲不知而千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距卒年七十有二。

（國朝獻徵錄）卷九九

校記

①言：疑誤，或當作「官」、「居」一類字。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四

錢一本　李逢陽　余繼登

劉元卿　陳與郊　孟化鯉

原任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　誥贈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啟新錢公墓表

錢公之坳也，有奇窩遁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

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留爲

聖子

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　國本譴逐者，存則不次擢用，坳者優敘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牴權貴，出忝外藩，近得　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官閥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　主恩重，不可不揭之以賁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書者，無如　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改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　上嗛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官爲編氓，則公去國之繇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壑罔饜，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　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視大舟疏；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逆逆駕　明旨以鉗衆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餽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

材疏。河西敗衄、樞管之臣莽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忝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狠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問貪官疏。其它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奬名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自嘗譴歸、葺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搆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公、贈尚寶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尚寶丞兩顧公、今少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于河汾鵞湖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爲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衷苦、公持世嚴。

定陵末年、謠詠競起、羣鋒衆簇、攢集于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于講堂之上、辭氣斬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黽鼃類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有黽記。尋洙泗之脉、以瀹其流而堤其泛濫、則有源滙編。晚顧宗國觸事疚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奥。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歿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逢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

夫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行亦預曉藏獲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然邵子生平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爲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

神宗之世始而嫉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遘遇公互有之。伯淳爲監察御史裹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掇拾短長其所値爲王介甫猶可以道理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鞫治大吏在内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不乏也。卽伯淳處此能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遯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齮齕者十八九矣。

英明嗣服萬類維新蹉伏者進竄謫者膚幸國脉釀厚同心僇力可望太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公在當策得利見之爻爲羣龍先路而今已矣。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爲不若衆人爲夫與公共爲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用于世公之靈尚式憑哉。公生平好奬與後進其以壬子冬侍公于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多。卽不敢言堯夫之於歐陽棐然其不見棄於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端别號敬新先生常州武進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始爲廬陵令著循吏聲。今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其世系生卒子姓具在鄒先生誌及雲杜李先生傳中。

姚希孟撰　《棘門集》卷二

錢啓新墓銘　鄒元標

當啓新錢公令廬陵也、予時以司封郎家居、覩公行事、置漢庭卑異中、不知雌雄。法之所在、大吏不能回、豪右目攝之矣。予飈言曰、此亭亭者、寧時汶汶乎。數年中、興文造士、救荒弭盜、均賦表訟、夫政未易更僕數。所最注心者、偕諸耆碩究心名理、不明不已。又捌祠祀諸明德君子、政崇大体類如此。名入為福建道御史、首疏前按江西御史取贖鍰、壞憲体。上閱疏怒、逮御史於理。累御史瞋目語難曰、故屬吏胡不為班行地、恨不即屏之九淵。公不問。然自是海以內莖簏都捐、其所節約者不不可量數矣。銜命尋西粤、諸聞公至者相戒曰、是當糺上官。上官得重罪去者。至則黜貪墨吏、糾陰庇屬吏監司者二人。覩報冊立易期、公極言壞祖制、并語侵掖廷中涓相頤吐舌。又引綱維、陳大義、讜切輔臣十餘事。而疏朗朗千餘言、敵以下所不能堪。會杖孟給事養浩、奉旨落公職為民。公飄然歸郵亭、不知故御史也。牢落湘江、一故人始以舟護歸、歸而杜門、自譚道、著述外絕無嗜好、即干旄在門、不得一望而來。所著有象像管見、洪範行、竊平几、、發儒先所未發。又憲世儒之溺于彼教也、作源儒滙編、又作道記、良工苦心、有功世道甚大。居嘗與顧光祿分席為郡盟主。忽東林議起、至公一無加遺、推大理者至再。吾黨方以公為碩果、而忽長逝。逝之先數月、經紀後事、賦詩示期、秘不欲傷侍御心。家族人聞之以未必然、已果然、人皆以為駭、不知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公於易學沉潛反復、死生大事、必有深入未易語人者。學在洗心、洗心則藏密、則通晝夜、自其常事。假以了死生歸之彼氏、請觀公可矣。三十年來、以錮人山林為勝局者、人一落錮籍、便如九幽望九天。予子嘗謂為人所錮者、必其自錮者也。心行果真、即沉之萬仞波潭、浩氣猶自貫射、若如公出而有為、如雷霆之震物、由中而辨。處而有守、如清風之煦物、亡不涵濯。昔人謂修於家壞於庭者、而今有色於朝壞於家者、若如公者、錮而愈新者也。益嘗窺公微矣、公令時有要住致書曰、無以家子弟而有閒說。即復書曰、令非聽閒說人者而作是語、要人色且。又一要住子弟僑寓左右、遣人之之歸、衆錯愕揣不情、予獨為挈節。夫鮮天下大節者、其胸

禄必有横及海宇之度、而後能任重道遠、非瑣瑣男子能之。若公者、豈今之人哉。世羅才者志無殊絕之臣、偶國以跟鉅寄公、公才足以擇斥八極、氣足以坐鎮炎蔆、何事不辦。使令公老死泉石、使望精光者欽祗、讀道書者興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世棄才、國安得有才、此予于公而反覆不能已於懷也。公子某過三楚、問公志操、要予銘。即不要、予亦當秘錄以貽千古、而矧倫落石交、敢以不文辭。公名一本、字國端、別號啟新。銘曰：天祚皇明、篤生偉人、皎皎孤騫、為國蓋臣。筮仕螺川、民呼召父、巍碑道周、追蹤何武。簪筆西臺、氣凜秋霜、擊隼高風、鵰落班行。衎命而西、淨掃狐穴、誰云荒涼、六月霜雪。國本攸地、侃侃千言。孤忠自許、聞者心寒。直道難容、税駕於楚、撫心慕古、適乎晝夜。千古大事、剖析玄微、渝然以往、如脫垢衣、河圖洪範、列聖心印。獨証先天、粹然以正、嗟林皋、實不中實。出處如公、心行雙清、學邁虛談、行肯暢暢。潛修如公、吾道之寶。公有令子、步武量綱、後先為烈、家有皇象。正氣洋洋、公實不死、于筆如矢、百世其似。

《明文海》卷四四五

禮部主客郎中李公逢陽傳

李逢陽字維明。國初籍金吾後衛、家南京。幼端謹如成人、家庭間謦笑不苟。雖盛暑恆整衣冠危坐、終日無傾側容。視世沒溺財利、惟恐汙之。游郡庠、京兆喻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陽以師道自重、出入未嘗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於鄉、喻定薦之。逢陽聞之弗善也、絕不謁謝、喻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性篤孝、母歿哀毀骨立、啖蔬處外三年悉如禮。隆慶戊辰第進士、時方選庶吉士、逢陽本第七人、當道雅屬意逢陽、固避弗就、乃授戶部主事、改儀部郎中。會選官人、惟簡其貌類端淑者、艷冶悉置不與牽。命遣祭楚王、事竣以百金爲贐、卻之。歸未幾、友人楊希淳病、逢陽親視湯藥、或謂宜少避者、不從。楊卒未浹旬、亦竟不起。逢陽篤於踐履、不事空談、及見天臺先生、然後心服、謂人曰：吾曩來毛髮動止皆非是。又曰：吾不聞學、得爲古之矜者止爾、今而後知學之不可已也。幼與希淳爲石交、相切劘、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一時俱歿、人咸惋惜之。有集若干卷、少司寇吳自新合楊稿刻而傳焉。

《國朝獻徵錄》卷二五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雲衢余公繼登墓誌銘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河間余公以萬曆庚子七月十六日卒於位。部臣以聞、上深嗟悼、詔贈太子少保、諡文恪、賜祭、使使護喪、出少府金錢治葬如法。蓋上之篤念講臣恩卹備渥如此。公諱繼登、字世用、別號雲衢。其先遂人也。高祖士賢北官於燕、占籍交河、家焉。三傳至贈宗伯信、以貲行貫為公大父。余公生贈宗伯恩、以貢入太學、仕為東昌府史。配褚、繼陸、皆贈淑人。陸、公母也。公生八歲而考妣客歿、贊贊千里扶兩櫬以歸。宗人睨而弱之、欲謀其產、所以齮齕百方、竟得無恙。而謁里師受經、誦習日力。年甫十三、補邑弟子、宗人之謀寢。嘉靖甲子、以詩舉京兆。萬曆丁丑、乃成進士、選庶吉士、卒業館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至校大制作、筆鋒縱橫、超乘而上、諸公交重焉。己卯、授翰林院檢討。癸未、分校禮闈。是歲纂修會典、越五年書成、進修撰、賜白金文綺、宴南宮。戊子、奉使周藩、歸而舟蕩於河、舟人皆號。公具衣冠拜禱、風止波恬、如或翼之以濟。己丑、充經筵講官、旋擢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而直日講、與北海馮公同說通鑑。時上希御法筵、講臣具艸以進、公乃與馮公議、以便宜稍引古誼傅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諓諓效說經語。辛卯、典試留都。壬辰、陞右諭德、兼侍讀、典試武闈。癸巳、轉左庶子、兼官如故。甲午、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乙未、廷試充讀卷官、旋擢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切諫。其年拜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明年戊戌、充知貢舉官、會三品滿考、詔中使齎羊酒至第勞焉、予三代誥命、大父、父母所為受令稱矣。其年轉左、郊廟大禮攝正卿以行。公在講筵且十年、皆與馮公共事、而馮公再謁告歸里、所直日亦公代進講、獻納為多、歲時受賜金繒及他珍異、屢次閣臣、不可勝紀云。當其時、禮卿闕且二年、廷臣所推轂無慮十餘上、皆留不下。及再以公名進、名又在後、上竟用焉。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眚、時政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隨。戊戌歲終、衆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紹興地出血、二氣外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酤榷、織造、開採、鬱結無聊、勦難安幸。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肯

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狄道山崩、湧土出五。公復上言、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爲沴、絫山開礦、地藏空虛、不能固脉、山崩川竭、陵谷變遷、閭閻窮困、郡邑蕭條、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數愈瀆。　陛下爲天之子、天以非常譴告、尚可恬然數日不報。公見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深用爲憂。　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爲異說、竊佛氏緒言、熒亂耳目。謂經籍傳註皆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眞。後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端、勿使進。奉吉挈爲功令、下學官釐正焉。公自署部肆、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董請建儲、又至八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　上意感動、勅所司爲具、將行大禮。而公既受特知、四推內閣、旦夕且有後命、亦不及少待、卒矣。名位固所不念、國之大計於公志何如哉。公爲人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密自將、穆然闇默、言不出口、即謦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囘撓、倏定即有不當、常正色攝之、始若不堪、久而知其無他、更信服焉。居官廉儉、不視生產。學士同年曾公嘗過其里、茅屋蕭徑、一如諸生、嘆息而去。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干人。少子從學官試、夫人祈爲一語、終不肯發。貲產既薄、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廩、官無蓄槖。爲文典重懇至、以意識爲宗、不尚綺靡。詩法孟襄陽、尤工爲歌行。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生嘉靖甲辰、比卒、得年五十有七。

（國朝獻徵錄）卷三四

禮部主客司主事瀘瀟劉公元卿墓志銘

鄒元標

安成自文莊公以學鳴海宇數十年、所稱心行雙清特起紹述者、吾友徵君瀘瀟是已。徵君于黨所藉以鞭末路者、乃遽然長逝、不勝梁木之嘆。仲弟上卿泣而持狀過予曰、先子生而先生薦于朝、沒幸先生銘于幽。先子辱知不淺、其無辭。某謹拜狀、而相對爲世道悲者久之。公諱元卿、字調父、初號旋宇、既號瀘瀟。先世爲安成南溪人。自幼雄奇穎敏、入塾諸師駭而遜謝去。既負笈盡吾伍君、伍門業麟經者各有秘錄、靳弗與。公奮然曰、豈神授耶。遂自出杼軸、成一家言、諸人皆驚詫以爲異、然非公好也。入郡爲青原遊、與夫語曰、肯之青原飲妓酒人歌新聲者遑且、自兩鄒

公子入逆絕響。公聞而惕然有省。兩公子卽僉憲汝海、宮洗汝光氏，時自東會歸，嘐嘐以正學倡諸里人。公入山、汝海以學啓公，公喜動于心，歸而陳諸宋儒語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焉。汝海退與汝光心良者久之。時周太守鶴皐舉諸士試，公盡以所學發于論，太守大奇，以爲眞儒再出，不獨以科名器也。入闈遂魁江西。偕其師伍君及劉侍御鼇，仍以學相切丞礪。辛未，業入彀，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置之殿。江陵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公歸而師事三五劉公，倡學里中，里中勃然興起。甲戌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矣，而里中從遊者日衆。公于諸先輩語淡生厭，深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黃安耿司農。公于蘭溪機稍動，至聞耿氏時提生生謂易一語，欣然自信曰，孟氏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濕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以此爲學，卽以此迪人，而所刱復禮、講仁、中道、一德諸院，咸有常會，西鄉諸習俗得公一變。范水諸盜得公一彈，兩邑爭界不輸賦者得公一定。人其嚮彬彬如也。太守汪公觀風，行之詠歌，此足徵公學矣。公雖絕仕進乎，既而強應聘出，埋光剗采，冀

與名賢一移世軸。覩時不可爲，遂飄然歸。然國子薰德者甚衆，儀部疏從祀諸先大儒、釐正女直諸疏，皆其卸者。然知者皆謂公具大有爲之才，使有力者盡去崖角，必大有可觀，惜公未竟其用也。公性敏，又諳于典故，有可裨閭閻者，聞必行，行必力。益嘗慨世之學者漫無實履，與世爾闊，是墮名相，俯首寘心，鈞深致遠，是墮理窟。公與衆人游，春風習習，人皆可親。然徐而叩之，淵懿粹穆，人終不可得而及。夫使世儒知有眞品，有實用，公其人矣。或者謂公學度世有餘，于出世一路未必無疑。不知公久學於性命之說，豈不有聞，顧不欲深語以啓世儒儱等之習耳。公寂篤於倫，一門以內雍雍穆穆，無可遏之行。合祠、剏祠、輯譜皆寛先世所未有者。至於汝海、汝光掖導之功，心口不負。生嘉靖甲辰三月，終萬曆己酉七月，享年六十六。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晤語、測言、思問編、何其編、先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宗解、黎江證學、大學新編，行于世。

（國朝獻徵錄）卷三三五

太常寺少卿陳公墓志銘

歲己丑、余謁選人、故事朝罷則謁省中。時海寧陳公爲吏科都給事中、旅進一揖而退。又十二年、余自武林入覲、公時以奉常里居、特越疆顧余舟中、數言而別。又十年、余解分陝節、訪邢子愿臨邑、則公子祖皐中文罔、身亦幾不免。子愿潸然出公書示余、李本寧能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今之魯仲連也。且與君善、君何不爲余言。余不知公何所知。余比僑寓江淮、從浙人問公家事、云當事者亦知祖皐寃、爰書再三讞明審、獨以公故、獄不可反。而公邑邑病卒矣。又五年獄解、祖皐將葬公與母朱孺人、乃奉舊史董玄宰先生所爲墓碑、屬余志墓。余不能報公地上、何忍負公地下。志曰、公名與郊、字廣野。先世齊高氏、至南宋入浙、居臨安。永樂間、東園公諒從海寧爲陳氏贅壻、因從其姓。子世榮、世榮子亮、亮子晃、晃子經、經子中漸、以公贈吏科給事中。母嚴太孺人。四子、伯爲公、仲廣西參知與相、叔與侯、季與伯。王父于諸孫中、許公伯仲、以爲能大吾門、而金壇廣文朱公舜臣與王父同爲郡諸生、甚驩、以女字公。公十六爲郡諸生、就婚金壇。金壇曹太史見而稱之、此我輩人。二十有四、以春秋舉于鄉、再不第南宮、歸而足疾、三月不庭、醫婁生針之愈。隣人逮公與叔弟于獄、雖對簿、手不釋書。會試舉弟四人、出王文肅公之門、授河間府推官。時王母王孺人年九十有三、公留朱孺人事兩姑、獨之任。其冬、王母卒、公承重歸。服除、謁選人、奉母以往。復除順德府憲令理官、從侍御史按部獄、出入官藏否、經其手、而執政方綜覈名實、用法嚴、畿輔吏奉行刻深。公獨顧念官以推爲名、即孟氏善推所爲之說也、人之自愛、詎不如我、吾何求多焉。理出爲人坐殺人抵罪者、或白宜遠嫌、公正色曰、人之命乃重于吾之名乎。有僕行盜而主不知、主坐死。閔其詞數過、若有白頭翁嘆息于側、得情釋之。臺使按劾惡人、逮繫累百千、公第治其魁、諸吏小過悉宥不問、所保全甚衆、所平反不可數計。暇則進諸生授經談藝、四方聞者負笈從遊。順德於八郡爲小而隣國而民貧、成來學、戶限欲穿矣。六年、以高第徵、遮道泣而留行者二三百里內接踵、呼爲陳佛、至今尸祝之。已拜給事中、首疏請召用因江陵得罪者、趙用賢、吳中行、沈思孝、艾穆、鄒元標、宋鴻漢、郭惟賢諸公。會討吏疏禁餽遺。念母家居、移疾還子舍。假滿、遷戶科右、工科左。上營大峪壽宮、言者聚訟、公爲折衷、輒關時諱。壽宮成、上親臨視、公以侍從受緋衣之賜。已爲禮闈同考官、事

竣、乞致仕養母、以有弟三人非例罷。命冊封世子妃、假道歸省、遂不欲出。毋不善也、入報命。尋遷吏科。屬大計、復疏申餽遺之禁。至云有如餽及臣門、臣當指實參治。如臣隱忍、當按實先行治臣。其或緣此詬臣、反中臣則付之國論國法、臣不敢知。而朝衆更爲蜚語、是夫陰招之陽卻之者也。已丑、復爲禮闈同考官。科臣兩同考禮闈、亦數十年稀見、以是益譁焰矣。居省中、所言裁織造、減營建、修實政、停助工、皆關民隱國體。復請登進陸文定、陳恭介、鄧文潔、邢司馬、王司寇、鄒太常諸公、皆名臣也。已擢太常少卿、督四夷館。母八十、復乞歸省。行五百里聞訃、匍匐奔還。越三年、有以行取考選過濫追論銓曹及公、遂免官。搆別業城隅終老、而贈公以輿論祀鄉賢。喜曰、無遏佚前人之光、于願足矣。建宗祠、置祭田、三黨有緩急、脫朱孺人簪珥以助。邑西路場竈艱苦、言于朝、均其役。其千戶子歲荒自鬻、逓之、卒得世官。所受業師有子、爲具六禮以婚、而周其一歲之資。嫁姊族女中表姪、頓公生有養、沒有歸。性不飲酒博弈、不握筭、不出遊、惟以臨佳帖、種名花爲適。作傳奇小令、令童子歌之以起倦色。自六籍外、刳心太玄、潛虛、好屈宋揚馬張左諸家賦、考訂音韻。所爲文上下兩京六朝、獨不作詩賦。曰、不能及古人、無以效顰自黜。將婺母兄弟子姓衆、各擇吉避凶。公曰、昔邾子繹利于民不惜其身、苟利吾親、何所不可。甲辰冬、啟照公兆祔母、日者言是犯公本命、公不顧。次歲祖皋遘禍。公自省生平未嘗寃一人、而今寃吾子、命矣夫。僦居視子橐饘叔。弟疾、公趨視而泣、吾弟以身代吾訟、吾不能以身代吾弟疾也。安仁吳中丞過武林、公詣之、語良久、輿歸、中道疾作、遂卒。朱孺人與仲子以喪還。萬曆庚戌十二月四日也。距生嘉靖甲辰二月二十有三日、年六十有七。朱孺人生嘉靖甲辰正月四日、傷其子、又傷公、以子死病不聊生、辛亥六月十有六日卒、年六十有八。孺人事兩姑孝、事公莊、治家勤儉、公以故不問生產。晚歲奉佛虔、卒時面西向、方大暑、天忽寒、竟歛色如生。長子祖皋、太學生、娶儀郎錢公某孫女。痛夫在大譴大何之域、憤激哀毀死、玄宰爲之志。次子獄、太學生、娶吏科都給事中沈公某孫女。孫男三、其一殤、存者仲邑、諸生、爲獄後、娶孝廉丁公某孫女。次佶、太學生、娶觀察凌公某孫女。孫女一、適中丞許公子良孫鳴岐。俱祖皋出。公官九列而蒙彼其之刺、子出爲死一生、父母婦因之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豈方術信耶抑公所謂命、非人力也。余讀祖

皋啟事曰：先大夫居諫院，江陵敗矣，太倉未當國，而䌷江陵者云江陵黨，䌷太倉者云太倉人，此無庸辨。若以吳縣執政故，併及諫臣，先大夫夫位後國，是人情視昔何若，而先大夫獨蒙不虞聲以就木也。余與董玄宰自史臣外補，所經風波非一，旁觀世局，祖皐語非妄。衆惡必察焉。爲具論之，可藉是答子愿矣。朱孺人從公殉，例得書。銘曰：子無罪就死，婦爲夫死，父爲子死，母爲父死，維天降割，亦忝憮矣。父喻者死，母踰者死，子無獄死，歸非孰死，維天顛道，故靡與矣。知所微㦄，在損名耳。賢愚同盡，名安在矣。兩雋史氏，不徇衆毀，爲死者一洗。賢諸逆人，辭亦貴矣。

李維楨撰　《大泌山房集》卷七八

奉政大夫吏部文選郎中雲浦王公墓碑

夫學已以內事，修之身其德乃貞，修之家與鄉其德乃信，修之天下其德乃大。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不見之行不足以爲成德，而世以二三之見，譎詭敗行，塗飾人耳目，不可以欺三尺豎兒，矧曰天下後世。蓋余自癸未入朝，心素嚴師者，吾師朱臺翁先生，友則王聊城、洪陽外所稱二孟先生，張宮諭賦工孟行者是已。孟先生在平人，業誌其墓，而雲浦先生下世久，遂任中州、東郡亡由，常竊自恨。表弟王鉉令新安，拜而屬曰：此我友也，真儒也，搜其圖書，詳其後裔，是念未幾而先生弟以墓表見屬，此予志也。先生諱化鯉，字叔龍。先世關中郃陽人，洪武間移新安，遂占籍。高祖具，曾祖聰，祖倫，世有隱行。倫生秋，號雙臺，隱行具載太史誌中，贈南京戶部主事。母衛氏，封太安人，夢日如斗，以嘉靖乙巳閏正月廿四日生先生於儒學東。長而修偉，其髯望而知爲有道人也。自幼即知虛心下問，諸長者曰，此祖家

子、必成大儒。十七補邑弟子員、念人生如溫寄、汲汲一生、不可為人。西川尤先生力行古道、遂就學焉。請凝學小記曰、濂洛真傳、具見今日。遂歸而與里人敎行不怠。謂督學不但奇其文冠中州、即行亦以為濂洛衣鉢。應貢第一人、廷試第二人、入太學、同郭司馬青螺、王尚寶我鍊、黄宫詹慎軒、萬選、最後仕而與我鍊聯軫尤密。庚辰成進士、辛巳授南京户部主事、管銀庫、出權河西務。公痛華風靡殆盡、付税銀縣收支、目不視一錢、惟與士民講聖諭六語、中揭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過客題祠曰、司農権税路河邊、絶勝山陰取一錢。共說囊中金百鎰、何如生像祀千年。丙戌、奉命賑河北、散賑有方、全活數百萬人。獨加意於善人、即布衣委巷知學者、必致禮焉。將還朝、改考功主事。丁衛夫人憂、起補稽勲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公念以人報國、本自素志、乘可致而復走私門、所學謂何、孤立行一意、所推轂必海内共以為賢者、所擯斥必夫權門屬、為國說者、中涓甄請甄

尼。疏起都給事張棟、上疏令彝官政府封還、陰陽其詞於上前、上遂以忤旨調外任。時正當大選、先生星夜治文書完、跨蹇驢歸。兩都文章不平、先生意氣自如。諸方而郡邑投一刺不可得、津逢問選君何往、而先生已遁去矣。歸而舊弟子候於黄河、續舊盟者數百人、歌舉洋洋、舉振林木矗矣。初、先生謁西川歸、而大倡會西川曰、聖學矗行於西矣。乃先生謝給事、睇昔益宏、以昌、宣天欲以新文柄付先生而不欲先生盡施之行事耶。新建之學、北地諸君子多疑而不信、篤信不惑、西川與茌平、追先生而三。然諸君子故不能不疑新建之言、而不能不信先生之人。其事雙臺公、衛安人聚順無違。兩尊人謝世、公以不得視含殮為恨、朔望必搏顙。二弟曰、彼代吾送終、視二弟即吾親也。里遭荒歉、啓雙臺公發廩濟人、貧不能償者、折券燒貫、里中人以為嚴師、以為慈父。合家鄉國而徵諸行者如此、蓋隱顯一致矣。或以先生未得大行為憾、不如國之大事、理財用人其巨者、先生初

試民部、大挽貪墨之末流、再試銓曹、欲用拔茅之廣路、亦足行矣、不盡行者天也。時予與先生同舍、兩人各有肝膽、咸被逐去。既而趙爲邑、顧無錫、鄒雲夢、王灊川亦皆不竟其志。予嘗不能事人、故不能用人。惟不能隨時、故不能有裨於時。然使時知銓曹自有正路、吾道自有正法、能屈吾黨一時者官、不可奪吾黨千秋者志、則所被一時者小之乎云爾。史臣曰：此宜何如其急焉。嗟乎、二程先生當宋盛時、皆位不稱德。今炳炳日星、爲萬世師、先生何必以位顯。伊洛淵源千古如生可也。兩臺爲公名續伊洛後、而以專祠祀先生、允宜。先生沒萬歷廿五年正月、享年五十三。配龔氏、封安人。男一、試、邑諸生、娶董氏。女二、一適梁允濟、一適王觀賢、皆諸生。十月十三日、塟於邑東匡谷之北原。銘曰、

真主吏銓、　時際一清。　藹藹吉士、　吉司銓衡。
吉士宅心、　婿於天子。　孤介狷潔、　恥爲權使。
尼於要人、　弁棄其身。　日漸月累、　山谷沉淪。
皎皎我公、　吾道冠冕。　退則循循、　進則蹇蹇。
世事日非、　吉賦歸來。　惟二三子、　藉公以栽。
一人振鐸、　萬夫齊進。　河洛之間、　藉公振警。
偉矣我公、　克紹二程。　公其芽趨、　吾道丕明。
不落階級、　不囿見解。　獨握其要、　先立其大。
流風餘韻、　百世之師。　天未喪道、　斯文在茲。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五下

孟先生傳

先生蓋伊雒閩貞儒、篤學好修者。卒二十七年、游內如吉水西安、虞城諸君子、爲詩爲賦、爲贊爲誌銘、爲墓碑、是不一人、而獨無傳、吕子乃爲之。曰、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其先秦人也。洪武初有好古者始家新安焉。好古生貞、貞生聰、聰生倫、倫生秋、是爲贈南戶部主事變臺公。配衛太安人、夢有光如日、大於斗、遂誕先生、蓋嘉靖二十有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有四日也。先生幼而警敏、長而端慤。其度修而美髯、其性嶷嶷、識者知其非常人。爲兒時嗜讀小學、八歲讀孝經論語、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及左、國、秦漢。比爲文、自搆一格、不傍人籬下。十七補諸生、便慨然以古道自任。館於盟津、一日謂其弟兄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即安、豈沾沾舉子業哉。於是叩西川尤先生、質直力行、倡道淑人、遂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雒真傳具在於茲。凡西川先生所言、手自摘記成帙。會督學試所部、拔其文行皆第一。尋慨恩部首貢、肄業成均、試第二。有友郭青螺、黄慎軒、孟我疆、而我疆尤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癸酉、中河南鄉試第九。故事、同年具呈坊僎、先生愀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凡先生所貢及省試、有司以故事僎舞遊路費、先生皆峻却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將赴、欲致先生爲重、終不往謁。尋服變臺公喪、起補戶部主事、筦銀庫、痛革宿弊。出権河西務、戶不言利、惟與子衿耆老講聖諭六條、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先生奉命往賑、裒益稽核、全活無筭、尤厚資善士。是年晚覲、封主事。會衛太安人卒、先生丙丁內外艱、哀毁骨立、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蓋先生天性孝、事兩尊人無閒、或偶則率婦長跪請過。變臺公易簀、先生之留都任在途、以兩叔父視含斂。比襄事、每朔必稽顙曰、見兩叔父即見吾父母也。服闋、補稽勳、歷文選郎。先生私念用人本朝廷公典、或干以私、豈不上負君、下負所學。故一意孤立、雖大貴人氣焰薰灼、不少徇徙。例銓法多先白政府、然後補牘、先生不爲動。中璫請託、毫不假借、勳守閣勿通一刺。凡諸舞文吏所得自行其意者、搜剔殆盡。於是內外率側目視先生矣。張司卷棟以都諫建言國本、諭將論避之、弗敢用也。先生疏起之、上業令票旨、政府封還、陰賜其詞、遂忤上調外。尋以中外力救、削先生籍。先生神色自若、猶夙夜治文書付所司、始跨蹇歸。

歸之日、簪紳絡繹、出祖於郊。見先生行李蕭然、家奴徒步、皆嘆曰、賢者去國、我輩尸位、獨無愧於心乎。郡邑長吏率求一見不可得、或負芻津途、問選君何選、而先生已微服過矣。初、先生從西川遊、歸而設會講學、寒暑不輟、多所興起。西川嘗對人曰、吾道西矣、嗣與我播諸先生講學京邸、又於川上建兩賢祠、後爲宗賢樓、聚圖書、羅俊乂。四方之士聞風負笈、若陝濉、嵩永、維孟、汝歸、秦晉聯翩而至、無慮數百人。至是、先生歸、諸弟子迎於黃河之湄、歌詠之聲遏雲振木。先生於道益精進、所發明益開朗澄澈、非獨擴良知之緒、卽上遡洙泗、中衍伊雒、嘗亦非先生莫屬也。先生所至人化之、在椎則淸貪墨之風、在銓則抑奔競之途、在里則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故里中不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喜宴不用鼓吹。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雖窮鄉幽谷之人、無不稱曰孟師孟師。先生精神強毅、每漏下五鼓卽起、課諸子弟、夜分伊唔不倦。亡何疾革、弟化鯨侍藥、猶孳孳勉以爲學。又口占四詩、有聞道未足之意、遂瞑。門人相視失聲、城爲罷市。瀕有老嫠婦、聞而悲之曰、天下無禍耶。其感人之深如此。海內君子過其墓、皆泫然淚下。凡弔先生者、不曰皋夔稷契、則曰濂雒關閩、不曰精心卓異、千古有賴、則曰際吾道之隆地、慨斯文之衰天。嗚呼、痛哉。大抵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尊以孝弟忠信愼獨爲要、不爲高深玄眞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有門人王黍君以悟者、自總丱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先生丁酉正月二十六日卒、葬城東函谷之阜。明年祀鄉賢、大中丞鍾公復以輿論建祠、春秋特祀。壬戌、奉詔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子一、誠、舉明經。孫瑛、璘、瑁、璲。曾孫文恒、余甥孫也。瑁舉甲午科貢、璲舉、文柏皆舉明經。皆能繼先生志。所著有尊聞錄、讀易粹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黃璽冠儀注、文集八卷、行於世。先生號雲浦、學者稱雲浦先生。

呂子曰、道學不明、世日趨於墨哀譎詐、肩韋噂沓而不可砥也。相習而常、惟言學則非而姗笑之、以爲怪窺厭所由、豈以世有一種僞學、口而弗躬、不然則迂執而弗裨於用。今觀先生力行孝弟、古道淑人、且理財用人、齊家化俗、隨試而効。故凡口而弗躬、迂執而弗裨於用、皆學之似而非也、非學之尤也。先生嘗世趨波靡之日、廉而不涩、炎而不競、遜而不侮、此之擔當於道、豈傾人姍笑、豈向人函孔生活、與吾道之一砥柱、而惜不假之年、

天也。遡淵源者曰伊雒爲洙泗嫡派，而先生蹶起，上接月川之鉢，近振西川之鐸，程邵以後，一人而已。近先生之居如此其甚，讀其書，尚論其人，夫亦愈知學矣。

呂維祺撰 《明德先生文集》卷二一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五

瞿九思　郝敬　于愼行　劉潐
陳金鉞　胡用賓　錢翊之

瞿九思郝敬傳

瞿九思、字睿夫、號慕川、黃梅人。父晟、官太僕卿。幼病痹、五歲就家塾、弱甚。舉者言兒至十歲始可育。晟懼、弗督以學。晟授戶部主事、行兒江西、九思從事羅洪先。晟任廣平知府、九思年十二、督學試廣平、以甄任子弟例考爲生員、檄還黃梅。是時嚴嵩爲政、九思作定志論上父、言權奸柄國、貞良被害、願父乞骸骨、避賢路、指類極厲、陳義甚高。晟讀未半、改容已、乃歎曰、小子剽刻人物、其言大過。因祕其書。年十六、晟病、日夕不解帶、湯藥親嘗。晟遺命治喪無內主、可迎婦受弔。九思遵遺命、素車迎婦、俾主櫬內。九思居堊室。既葬廬墓、畢禫後、筮日爲婚。年十九、謁耿定向問孫秋。二十、謁曹大章於京口。至南京、謁瞿景淳、林廷機、許穀。江西督學徐爌迎主白鹿洞、遂如江西、與爌論太極定性之學、致書羅汝芳論文行。年二十五、謁鄒善於河南。督學胡直迎主濂溪書院、復講學於嶽麓書院、石鼓書院。萬歷元年、巡撫趙賢聘修湖廣通志。其秋中鄉試。知縣張維翰繫斂激變、縣民詠辱公庭。維翰誣九思號令徒眾爲異謀、御史向程劾維翰激變、吏部尙書張瀚庇之、九思遂長流塞下。其二子伏闕上書白父冤、張居正故才九思、乃釋歸。九思由是閉關著述、與門人休寧張復策進心學。四方從學者日眾。其學原本六經、至古史傳記、山經地志、天文圖籍、律厤算數、稗官野乘、無不搜羅、而本朝國史、時政興革、利病尤悉、可施實用。才最敏贍、手自鈔錄、至指屣不復能字。撰著口授、門人弟子更相代書、猶不給。凡十八年、不與外事。當時自部院大僚及州縣吏、求書恐不獲。士大夫過境、以不得見爲恥。萬歷己酉、巡按御史史學遷疏薦九思濂洛關閩正傳、宜備侍從、上命徵翰院添注待詔。九思奏云、臣原籍湖廣黃梅、中萬歷元年鄉試、尋以縣事覆革、節經先後撫按臣昭雪、薦揚於萬歷三十七年、聖恩復臣衣巾。本年十月、復蒙聖恩授臣翰林院待詔。奉命之日、不勝惶懼。夫翰林地近職親、爲清華之選、待詔承顧納詢訂、應對之官、是必一代名儒、庶幾無忝厥職。臣何人斯、遂辱斯命。臣少習先人之業、挾策而上賢書、原非矯語巖穴者、無端受誘、遂隸編氓。光天化日之下、獨爲向隅之流。每北望神京、不禁乘風引領、豈徙

傳其寸長尺短、不得一自効於明時、臣懸主之惓、根於衆彝淡於夢寐、亦臣所不自解也。今陛下一旦拔臣於幽廢之中、錄於顧問之列、天高地厚、莫喻深恩。臣行心胸、獨不思生至闕廷百叩舞蹈、以昭千古盛遇。顧臣行年六十五歲、元氣耗於思慮、血氣侵於寒暑、手足委頓、耳目昏眩、雖欲伏闕、其勢不能。第念聖恩不可以久曠、官職不可以虛縻、草野之士、淺識寡聞、無裨宏謨遠略、然一得之愚發於感激、亦不自知其迂疏也。先是萬曆甲午、纂修正史、榜求天下知樂之士、而所得張敔、李文察猶不甚精、在樂則疑於淺近、在詩則疑於散佚。臣載觀秦漢以來、歷代興、闕漢、則分為六十二部、唐則分為十道、宋則十八路、獨我朝兩京十三省、宛然與周詩二南十三國風符合、此殆天意、欲國朝詩樂比隆成周。誠不自揣、遂欲作為明詩、以準周詩、如兩京則準兩南、十三省則準十三國、專屬郡國者則準小雅、屬京師者則準大雅、以廟陵及鄉射賓祭樂章則準周頌、以天下藩國四彝蕃國朝聘燕饗樂歌則準魯頌、以歷代帝王陵廟樂歌及兩雍闕里天下儒學祭孔子樂章則準商頌。即於其詩幾章幾句之下、博考國家典故、著為機宜、以便省覽。至於音律未叶、終不可被之管絃、又嘗以司馬

遷、李文利二說、就中審度、定十二律分寸、合之易範律、一一相符。夫以臣之固陋、豈敢自謂知樂。竊念聖朝大典、關係匪細、神人賴以和協、萬物賴以昭蘇、昭德象功、於是乎在。故臣不識忌諱、謬欲著為詩歌、務使詩與律比、律以聲諧、洋洋乎登歌變舉之餘、無異成周之盛。然後臣心始快。臣願始酬、顧困於貧病、尚未成編。伏願陛下察臣病困、免臣赴任、使臣更加考驗、百無一誤、然後獻之明廷、以備太平之一助。至於臣之生平別所著述、數年之內、漸有成緒、臣苟病骨垂延未與溝壑、他日並得以芻蕘一得、恭奏九重、庶幾上報聖明不次之遇。下舉微臣引退之案。此臣區區之本懷也。吏部覆疏、九思淵源正學、粹白眞修、馳聲譽於中原、大節目無權貴、抱奇宛於一民、終身念絕怨尤、韜跡垂三十年、著書凡十餘種、愛國忠忱、形於筆札、太平盛業、淡於神魂、泉石而有斯人、廟堂足為瑞慶。應準天順二年臨川縣處士吳與弼、幣聘來京、授以諭德、萬曆三十一年梁山縣舉人來知德以奏薦授待詔故事、皆得賜歸、有司歲給月米。今九思遭際與二臣同、而著述之功不啻倍之。准以原官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五石、以示貲助。書成、撫按具奏、酌量擢用。有旨報可。學還於廣濟龍坪、建江漢書院、

迎九思主席。卒年七十一歲、從祀府縣鄉賢。所著有六經以俟錄、中開口授、中開位育圖、洪範衍義、仁術、孔門愷解、和樊圓、實用編、時務表、邊略、傚古編、著文編、士俗章程、蕭元錄、佛鑰、孔廟禮樂考、明詩擬、幽贊錄、文莫堂集、紀思錄、言善錄、知命篇、歷正同仁手札、後先進呈。子甲字釋之、年十九舉於鄉、早卒。卒字曰有、七歲能文。方九思被誣流徙、甲年方十三、為書數千言、短服號呼、歷抵公卿、白父冤狀。及子往返徒涉、不避寒餒。天下稱為雙孝。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京山人。父承儒、以舉人授蕭寧知縣。敬幼警敏、有神童之目。任俠負奇、嘗殺人繫獄、同縣李維楨力援得免、由是折節讀書。萬歷己丑進士、由知縣歷戶科給事中。益都知縣吳宗堯奏山東稅監陳增貪橫、神宗不問。敬上疏大略謂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買鉛鈔、抽丁加派、種種不法。益都一縣、支費官銀二千、合六州二十九縣、歲派銀十餘萬兩、皆非無據。不行勘問、何以正貪殘之罪、彰陛下之無私。宗堯一縣令耳、書生貧苦、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橫挑虎口、徼必不可得之幸、而呼必不可回之天乎。自今以後、開采之役不停、內臣之差遣不罷、則知明旨所謂勿擾者、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需求者為阻撓之大罪。雖三令五申、豈惟陳增勿信、臣亦不信。陛下且以獲利萬金、晏然無事、而不信臣言、但陛下所謂利者、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陛下所謂不害者在目前之苟安、而臣所謂害者、在將來之叵測。乞先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問、正增不法之罪。不聽。而山東巡撫尹應元亦極論增罪、神宗切責應元、斥宗堯為民。敬再論奏、奪俸一年。增誣許宗堯贓私、詞連靑州一府官僚、旁引商民、皆坐籍沒。敬復力諫、前後章疏十二上、不納。坐事謫江陰知縣、以不檢失人望、遂投劾歸、杜門著書、凡數十種、總名山草堂集。而九經解尤為自得、窮搜冥索、十年始成。大旨見於自序、其略曰、三代而下、取士明經之不明、由取士始。士業一經、守師說、得當則入官、經猶敝帚矣。宦成則優游林邱、嘯詠餘日、思入學鼓篋、如傳舍假寓耳、安望知類通達、強力不返、以化民成俗、副國家取士之意乎。余早歲受詩、成進士、三試為宰、諫官、而十年之間、兩罹考功。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余心惡焉。甲辰歲、遂棄官、隱一畝之宮、僻在荒郊、衡門長掩。乃取經籍、課誦久之、於訓詁外、微有新知、苦性鈍、隨筆備忘。前後涉獵九經、為九經

解、分九部、乃銓九敘。敘、庖羲作易、文王演序、周公繫文、孔子贊翼、四聖相授、道本一致。百家之說、紛然煩碎。執義者遺象、狥象者失意。邵雍圖先天、分易爲二、考亭主瞽策、義守卜筮。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緯稗亂正、易道旁蘼矣。作周易正解部第一。四代之書、邈茲逖矣。漢之伏生、九十記憶、太常晁錯、躧門隸習、凡得二十有八篇、與四代之宏璧也。晚出古文、託名孔壁、艮楷與贋、混不相襲。而二千年來、礟砆溷其良玉、不可弗削也。作尙書辨解部第二。詩三百五篇、授自毛公、古序精研、六義明通。考亭氏盡改其舊、斥爲鄭衞、遂使雅頌失所、國多淫風、先進後進、吾誰適從、其毛公乎。作毛詩原解部第三。孟子云、王者迹熄而作春秋。五伯得罪三王、春秋爲五伯而修也。世儒誣仲尼獎伯、貶天子、退諸侯。吾聞諸夫子、直道而行、與民共由、豈其譸張名字、探文隱語、如世所求乎。作春秋直解部第四。禮家之言、雜而多端、迂者或戾於俗、而亡者未覩其全。蓋記非一世之人之手、而道有所損所益之權。訓詁之士、穿鑿附會、理學之家、割以削傳。辭有純駁、義無中邊。舉一隅則矛盾、觀會通則渾圓。作禮記通解部第五。儀禮十七篇、禮之節文、爾先儒欲引以爲經、夫儀烏可以爲經也。儀者損益可知、而經者百世相因、其辭繁而意瑣、或强世而違情。昔之讀者、苦於艱深、支分節解、盤錯可尋也。作儀禮節解部第六。周禮五官、終始五行、司空考工、水藏其稗、緯象之言、縱橫之心。說者謂是書周公所以致太平。六官錯簡、河閒補經、世儒因相考訂、而不知本非闕文也。作周禮完解部第七。天縱聖人、爲斯文主、弟子問道、而作論語。廣大精微、包羅眾有、無行不與、誰不由戶。四時行生、日月開曆、大道忘言、默識善誘。小子何述、詳說以補。作論語詳解部第八。戰國塵飛、處士橫議、周道榛蕪、文武墜地。鄒魯相近、澤未五世、願學曰私淑艾、七篇之言、居由仁義、稱堯述舜、入孝出弟、守仲尼之道、以待後之學士。反約則同、詳說豈異。作孟子說解第九。首易何也、八卦文始也。次書何也、二典帝始也。次詩何也、二南王始也。次春秋何也、王降也。次禮何也、記也、非經也。次儀禮何也、儀也、非禮也。次周禮何也、非周公也。非周公而經何也、昔人經之、因也。次論語何也、集大成也。終孟子何也、五經之都護也。經五而九何也、三禮皆禮也、論孟皆傳也、猶之五也。五用九、天則也。書成、通爲卷一百六十五、爲解一百六十七萬言。起草於乙巳之冬、卒業於甲寅之春。越六年己未、殺青斯竟。竭駑駘之才、費桑榆之陰、唯以

僨所夙負、無媿明經而已。敬於諸經、極有苦心、實能見前人之所未及、而避實趨虛、多憑渺索、求之太至、則不免於鑿也。宋人以義理之精、薄漢儒之訓故、訓故誠有不得古人意者、然其功鉅、自不可沒、而宋人或以意氣貶之、不盡由理義也。敬竊宋人之失、而以宋人薄乎漢者薄宋人、識力亦孤絕矣。而宋人功鉅不可沒者、敬亦往往意氣報之、非盡其識力之惵也。書斥古文、詩用小序、似矣。顧解伏之書、既有所不必解、而辨孔之書、至以周公居東爲兄之至情、亦臆說矣。詩小序之必以首句爲古、雖近似然、亦有不可强爲解者。敬必遵小序而斥朱傳、不知序取首句、其言未嘗不出於朱子也。周官既不信矣、而又以司空非闕、鑿爲賜分六官、陰法五行、冬水藏精之說、則破碎支離、幾於侮聖言也。明中葉後、餘姚王氏之學再傳失其眞、士大夫以良知混儒佛爲一、漢陽蕭氏以郝氏爲良知流弊、而敬著駁佛之篇、與沙門復支往復辨論、凡五千餘言。與黃安耿氏、蘄州顧氏、弟兄出入於老佛者不類。明代湖北人士著書之富、莫過於應城陳士元、敬則其亞者也。然陳氏於諸經之外、旁及二氏百家、蓋以博雅爲宗、非敬例也。敬中年自置一棺、題額爲一杯齋、作記自銘、語似達生者流。又爲生狀、死制其銘、略曰、謂我爲儒、我百家諸子。謂我非儒、我詩書執禮。談元妙者、尋常見聞。窮神化者、隨身規矩。蓋百子之道、不遵忠恕。堯舜之道、不遵孝弟。苟案曆而行昏、實罔民而欺世。敬生平學行未能及此、然亦確有所見者也。敬卒年八十有二。子宏範、崇禎壬午舉人。

志曰、瞿九思、郝敬皆儒而俠者也。九思以嬰吏誣陷長流、象釋。敬亦以殺人繫獄、幸李維楨解之。然皆能折節讀書、卓然有所自立、所謂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九思之論樂律、聲詩、諸聲比律當矣、而斤斤於郡縣之世、必欲以兩京十三布政使司上同二南十三國風之諸、鑿矣。敬於九經諸解實有心得、爲先儒所未發。然思而未稽於學、往往以己意推求、而無所本也。五經本於漢制、六藝亡樂而得五也。後世七經、九經、十二經以及十三四經名、計部稱之、亦無不可。敬之言曰用五而九、天則也、鑿又甚矣。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二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穀山于公慎行墓誌銘

葉向高

穀山于公以大宗伯謝病里居者十七年，乃與余同拜綸扉之命，同趣　朝，而公忽病，病遂不起。海內方冀公之柄用，冀其有所展設，聞公之訃，無不愀然咨嗟，爲世道惜。　天子亦深加惆悼，卹賻踰等，贈公太子太保，易名文定，遣列卿護葬事。葬再踰年而始克葬。門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爲年譜，李公道用狀之，而公子緯持以乞誌銘于余。余在詞林，於公爲晚進，不敢以交游禮事公，而當公之末年，所從分推轂惟余，方相期以匡濟之業，而公已矣。今者之役，其安可辭。公諱慎行，字無垢，一字可遠，別號穀山。其先世出登州，即史所稱高門之系。入　明，始徙東阿。高大父忠，爲邑三老。忠生時，以高年賜爵。時生珧，爲平涼府同知，以節廉著，祀名宦鄉賢。公貴，而高年公與平涼公皆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平涼公娶於劉，累贈淑人，生公。公生十一歲，失劉，執喪如禮。嘗條淑人言行若干篇，讀者悲咽。十四，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學使者孝豐吳公異之，拔冠兗郡，隸學宮。州判某來攝邑，以側理隃麋餉公，公不受。平涼公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藩伯萬安朱公招公與濟南于達眞同其子維京講業，以閩士鄭日休爲之師。磨礪蒸蒸，學日益進。遂以辛酉舉省試第六人，佹解首矣，而主者以其文大奇，故稍抑之。髫而赴鹿鳴，諸大夫即席欲爲冠，公以未奉父命辭，衆皆嗟重。再上春官不第，爲朱公開府濟上，公復從之遊。戊辰第，選庶吉士，師殷文莊、趙文肅二公。殷言詞章，趙言經濟，趣操不同，而皆深器公。庚午，授翰林編修。纂修　肅皇帝實錄。明年，請急歸。又明年，召修　穆皇帝實錄。甲戌，同考禮闈。　穆史成，以勞賜金幣，晉翰林院修撰，編纂六曹章奏。會典重修，公爲纂修官，隨以推擇充日講官。時　上方勤政勵學，日御經帷，早出晏休，孜孜不倦，而公與同事諸公皆一時名流，所開陳裨益甚多。公主講歷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論說，上輒爲竦聽。講罷，時出御府圖畫俾和，或分命題詠。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具以質對。　上又大書責難陳善字賜公，中外相傳，詡爲盛事。丙子，進翰林院侍講。明年，　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奪情，公與同官蘭谿趙公、新建張公輩七人共爲疏力

言其不可、而疏章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吳公、姑蘇趙公以言奪情事杖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呂公從中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佯以他事致公喪次字謂、公子吾所厚、而亦從人爲此耶。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艴然。再踰年己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　詔入日講如故。同講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貳卿、下亦銀緋、而公猶守舊秩。久之、乃進左諭德。時江陵已謝世、言者懷暴其罪、　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內璫往籍其家。當江陵柄國日、旣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卽閒有所受取、亦可宥數。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什萬分不及、而必欲捕坐提虛、廣爲搜括、以稱　上命、恐株連蔓引、令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又江陵老母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顚沛可傷。宜諭于有司、請于　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錐之地、以合于古人帷簦之義。纚纚千餘言、極其切至。乙酉、典試南畿、晉翰林院侍講學士。丙戌、讀廷試卷、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先是、壬午南畿所舉士有挂議者、　上命覆

試。大宗伯沈公以嫌避、諸公莫敢決、公爲衷之、軒五人、輊一人、衆咸帖服。一日、方坐曹、諠傳午朝鳴鐘鼓矣、百官倉皇趨入、公徧遲遲偵之、則訛言也。　上聞、責禮官湯臚對狀、奪兩月俸。公與焉。已以執奏秦藩封事忤　旨、用他事奪俸者再、隨轉左。戊子、畿試、儀郎高桂摘舉者八人、　上命覆試。試之日、廷議鬨然、公調停乃解。己丑、會試、爲知舉官。考滿、改吏部、掌詹事府。甫涖任、卽擢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請　冊立、請郊廟、請禱雨、及宗藩條議、諸大典禮、而　冊立最懇、章無慮十餘上。時　上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屢旨責公。公持之愈堅、至自劾乞罷。坐是又奪俸三月。令甲、　親王故絕、以將軍入繼者、衆子不得封郡王。潞王違例請、公力格之。京考行、諸臺臣不便也、御史某以爲言、公議仍用京考、拂其意。迺山東疏上、遂指公預洩典試主名。　上諭閣臣詰公、閣臣爲解乃已、猶奪俸三月。公自爲宗伯、屢以職事廷爭、屢引疾。　上時而慰留、時而誚讓、嚴旨與溫綸錯下。公雖感激　主恩、而於義度不能留、業堅去志。至是、遂杜門力請、凡九疏、乃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時新安許公、山陰王公亦以言　建儲事先後去。公歸而掃墓築場、出

賜金置酒、延親故道說生平。時往來別業白庄、觀刈穫自娛。間或出遊、近則雲翠、天柱、大豐諸山、遠則岱宗、靈嵓、鄒嶧、華不注及泗上諸泉、皆有詠述。四方冠蓋過阿城、無不造廬請謁、公多以病謝。惟二三知己或門生故舊來訪、則下榻留連、累日夕而後去。盧使者每報命、輒首薦公、南北宗伯有闕、必以公名上。屢推內閣、再推教習庶常、皆不用。久之、以講臣舊、上復恩公以舊官詔掌詹府、使講春秋。比公疏辭、又疏不報。至丁未歲、延推閣臣七人、公爲首。乃被 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公再辭、不允。而余亦自南來、過公、公喜甚、約余子從舟而吾從陸、相次趨朝可也。時公以宿疾發、微有所苦。既就道、則趑趄不欲行、徙以與余有成言不可負、而余亦數使人邀公、謂公不來吾不敢先入國門。公乃自力前、抵近郊、尚平善、陛見之辰、以扶寒拜起舒緩、司儀者欲毋糾、公不可、仍自具疏請罪。 上溫旨慰公、令亟視事、而公固勅舍人勿解裝、爲歸計。自是病卧。一日、忽草遺疏、惓惓以親近大臣、補言官、起廢弃爲請。呼所善門人、使受而書之。已伏枕長嘆曰、吾終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逝、逝之日適南都以所梓穀城山館集至、公猶反覆披閱、指點訛謬、亟馳一帙遺余。參此集乃余請以付梓者。嗟夫、寧知公遂以此訣耶。公生于嘉靖乙巳九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丁未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三。始劉淑人夢菴摩羅果綴實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兒童時已儼然大人器度。弱冠登第入詞林、人即公輔期之。高文襄公以相臣握推柄、與公尊人有通家誼、嘗向朱公問公。朱公謂公宜一往見、公卒不往也。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世、士大夫附麗稱功頌德者十人而九。及而被禍、所爲引大體調護營救者、惟公、談者不謂然、而以公嘗服忤江陵、無以難也。事定之後、始相與服公。所與司寇書、天下傳而誦之。其爲宗伯、固以直諫取忤、至于被擠而去、去而久不陵召、說者謂公或別有所納褻、公終不自言。其最相知契者無如歸德沈公、卒相繼爰立、世亦並重之。直講前後十四年、遷承 恩顧、凡郊祀、陵祭、幸天壽山、閱壽宮、無不扈從、錫賚精鏐、寶楮、金符、文綺、彩扇、絳錦諸物無算。而敦倫好施、所得俸賜多分給群從族親。益置祠田、緩急交游、知故及其子弟、故橐中嘗無餘財。自宗伯謝政歸、始搆數椽、僅僅中人居耳。居恒

愛片言、如柳下惠、仲由。而爲人排難急困、往往不吝。至鄉邑大利害、如條編徭役、災眚諸事、抵掌論說、無所諱避。性尤好書、常夜分誦讀、至老不倦。于文早①學六朝、麗綿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歐蘇之致。里居日久、四方爭其名、凡碑版志傳贈送誄祝之類、無不欲求公之一言。羔鴈塡門、公擇而應之、常有餘力。其詩則服膺李于鱗、骨力氣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春曹奏議、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兗州志、筆塵史摘、若干種、皆宏博精覈、成一家言、當次第傳於世。郡邑皆祀公學宮、兩臺使者復下檄專祀公。余既次公事爲志而嘆曰、甚哉、天之於人嗇也。夫以公之沈深捉勁、寡言恢恢、不吟不叮、爲世所倚信、多假之年、則文潞公、少假之亦庶幾司馬君實也、而柰何奪之速哉。然公嘗爲余言、時事大難、如有不可遽而蔡剛成、近而薛河東、皆吾師也。由今觀之、吾又安知天之奪公者、非以成公乎。九原可作、尚當起公而質之。

（國朝獻徵錄）卷一七

劉孝廉約堂先生潮行狀　羅大紘

隱君劉孝廉者、泰和城西人。父太僕公爲浙東慈谿令、生君、故名潮、字君東、約我、其所自號也。晚年人稱約堂先生。其先世居邑之龍溪、自龍溪遷泮塘、至長沙定王皆可譜。高祖父仕昇、曾祖父汪、俱有至行。祖父坦溪翁端祥、以子太僕貴、贈儒林郎、光祿寺寺丞。父策齋翁逢愷、嘉靖辛丑進士、釋褐爲慈谿、廬江兩縣令、歷官南太僕少卿。母周氏、封安人。太僕令慈谿、政行俱厲。一夕夢神人抱童子授之曰、佳兒也、爲慈人報德。遂生君。君東生有異質、五歲能受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太僕公奇之。稍長、有丈夫志、目光若曙、吐辭音韻洪暢、矯矯以氣節自任。年十二、讀書駕部蓊園。時椒山楊公以直諫得罪、詔戮於西市。君東遶屋空行、至夜半聞已死、慷慨歎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尚志論。又爲無愁子、隱逸先生、明空道人傳。無愁子、酒也。隱逸先生、菊也。明空道人、燈籠也。論操尚不羣、詞更森拔、三傳與致散朗、翩翩然有塵外之思。識者稱爲遠器。太僕致政、君東隨歸、補諸生高等。明年丁卯、隆慶改元、舉江西鄉試。君東嚮學方銳、不欲赴公車。太僕勉之曰、欲爲天下士、豈可不友天下士。入燕、盡友諸名士、如太僕教。亡何、太僕卒。明年聞訃、奔歸、朝夕依靈府、足不及內。親友相對、未嘗破顏。君東負才名、高識古人、士友

咸器重之。同郡鄒僉事汝海、曾大理于健、公車往還、共談名理。大宗伯尹洞山公、中丞曾魯原公、大相期許、而觀察胡廬山公屬望尤深、貽書足誠必大人言行。君東願自刻厲、期有所到。他如益都朱司寇、南都焦太史、蘭谿胡元瑞、新建丁右武、臨汝湯義仍、諸籍内名士。初試南宫、皆在燕社中談藝賦詩、相得甚驩。歸後稍豪於酒、久之乃作戒生戒以自儆。君東雖豁達客然、律已甚嚴。試南宫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東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後江陵張公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然四方同輩文學行誼有聞、或工詞賦、工書法、必多方訪求、盡其能。家藏書無算、尤喜名人草書、如宋仲溫、解大紳帖、更所珍愛。每出視友人、輒咨嗟歎賞、舉醇酒酹之爲快。蓋樂善好友、重交誼、矜然諾、其天性也。荆王太傅李九標爲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皆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妁、解盟不待發矣。君東折柬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稱子、而許也、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産起訟、太守汪公曰、李無子、唯一女、當分其貲産半予女、餘以分同祖親。君東辭不受、曰、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産、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癸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勸就京秩。君東咲曰、士能爲大用、不能爲小用、吾不敢當。然能爲可用、不能爲枉用、君亦信我乎。司選曰、劉君志自皰落耳。君東歷試南宫、不遂、欲懸車終養、太夫人不可。亡何太夫人卒、君東哀毀、歎曰、吾已矣夫。二親不存、吾年近艾、復逐逐何爲。遂投牒不仕。明年、有司致公車常貲、辭不受。搆終慕堂、志孝思也。又歎曰、士不得志廟廊、則游園亭、適志耳。遂築園、以自怡名之。司空曾公投詩贈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漢子虚。而君東自序之曰、吾從先君宦轍二十年、半在長安。舉於鄉、八上禮闈、友四方名士。憶在先人膝下、挺秀發奇、披翰振藻、自謂生而爲吉州男子、縱不能杖馬箠、馳萬里外、繫單于頸、亦自當兼天人、陳禮樂、立名清時、或犯顔極諫、以報　天子、豈意至今日哉。已丑、丁先恭人艱、僅存餘息、廬次沾濕、兩足幾成支離、年與疾俱至、日月云邁、志業奇危、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已。先人之敝廬旁有隙地、古樹數株、方池半畝、因結茅爲園、藏先人遺書處、

卷及古今金石篆隸之文、寶墨名蹟數十家。蒔竹萬竿、種柏千行、古梅蟠松、緋桃蒙柱、蓮蕖蘭菊、名花間錯、布滿庭砌、題曰自怡園、取陶隱君語也。予往還燕都、歷名山大川、探奇選勝、獨徘徊匡廬、覺有神會、磊石象之。南樓數十尺、傑出城頭、可攬貢江。予所獨契圖在於斯。夫大人達觀、任化昏曉、時申則紓其文采、運屈則斂其風藻、故馳騁揄揚、登封作頌、已非吾分。臥箕山、固首陽、又非其時。扣角悟主、輸遜要舉、亦義之所不敢出也。想蘇門之逸響、叅濠濮之玄韻、哦詩松下、誦古林間、時展草隸、品其精劣、研鍾史之遺刻、摹解宋之鮮墨、神與情會、悠然自得。盤踞匡廬、恍淩三疊、對五老、雲生几席、泉響嶼島、采其玉芝、藉以瑤草、寫目南樓、清氣聚衿、嶺水東注、風恬波澄。時一命酌、高唱朗唫、澹泊虛洞、精瑩爽靈。憶予真於盤眸、招東方之歲星、斯亦劉生之一時也。若夫艮朋通刺、守令任爲、穿曲巷、遶錦屏、瀹茗竹檻、浮白花前、爾爾然日、客不以爲傲主人、亦不厭也。任性而動、隨意所一琴一詠、無喪無得、雄心頓盡、解吾發結、人境所遠侔先哲。客有問予曰、君在園中何事。應之曰、禹稷繹綸孔顏、行藏盡在於是。後遊士過君東園者、搢什英多、編爲怡園雅集。太守黃梅汪公、武林張公、司李慈谿劉公、長吏張公、徐公、萬安陸公、皆式其廬。辛丑、建太子冊恩、　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予冠帶。友人勸就之、君東曰、吾眞者已弁髦之、假者何爲。又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過少宰鄧公、勸沮之。歸搆爲文館、見志。直指桐城方公、聞君東高尚、無書不讀、欲表其閭、且疏薦於　朝、君東託友人辭之。雖杜門却客、而宗族閭里孝義甚篤。念龍溪祖祠祭禴、送田數十畝、豐其牲牘。歲饑、承太恭人命、發粟賑之。邑有度田聚口、爲書佐有司之闕。太僕公令慈谿、廬江有惠政、並俎豆學宮、而慈人復以脩楙楊慈湖先生祠、倡明學脈、奉主配享慈湖書院。吉水少保曾公亦以太僕有鄉行、言於學使者、入郡縣鄉賢。君東遣子廷曾至慈告廟、自送郡縣主、皆滂泣盡哀、纂崇德錄、昭德懿德錄、附二親之志。太宰羅文莊公學宗程朱、爲西昌理學宗、自世講良知、而文莊之學堙。君東曰、程朱一脈、豈可遂廢。校編文莊集、梓行於世、學者耳目爲之一新。少宰劉槎翁詩刻久敗、君東曰　國朝詩以唐音鳴者、人但知起自北地、不知吾槎翁已甚濫觴、輒爲訂梓。并脩快閣志、以槎翁有快閣詩。君

東少承胡廬山先生引接同輩諸賢者、皆相與講學。而君東志在進取、後稍爲任達、至末年瞿然曰、此豈足畢吾生耶。遂罷招納、謝交遊、廢登臨、壹意默坐讀先儒書、會其大旨。尤尊信王文成、具見焦太史、區侍御、鄒太僕往返書中。其答區書略曰、不佞弟於陽明先生推尊太過、或亦不無緣、弟童而習之、終其身若臨我父母師保、不似世人僅口耳而艮知之也。夫生知者、豈必堯舜文孔哉。孔子且猶遜其生知、自謂好古敏求而已。然好古敏求、衆人不知、孔子獨知之、卽生知也。文成闢關鳥道、龍場苦心、始悟大學一關。舉世習訓詁、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得悟、誠爲困知。然舉世安於所習、且不知困、而文成獨困、則吾知困者亦生知也。他書不具載、輒其所獨契者。逮予延曾受業鄒爾瞻氏、曰、汝當以賢者爲師、毋效阿父。甲寅年七十一、俯中元祠祀、戒子姪曰、吾期將至矣。八月、遣延曾徵鄒爾瞻手書太僕公墓碑、曰、勿忘、吾廿六七猶能待汝。於是乘肩輿歷園亭、命孫與猶子輩茗行酒、盡日而休。曰、從此逝矣、後寧復有主人翁笙聲耶。延曾還數日輒病、友人王蕃初京兆、尉亭南儒部盛服造、縣令閩君東病且革、不解帶趨視。君東使人謝二君而卒。卒之日、毋問知不知、皆爲歎息流涕、予者千七八百人、爲文祭者數十家。吉州人士咤西昌風流儒雅、差別各邑、而君東産於浙、受鑑湖剡溪之氣、以故踔絶、大非凡流。少居燕邸、著三傳、殊爲平生之識。其軒豁通朗類明空道人、對客豪飲於無愁亭、得趣最深、然終於隱逸、晩節更勝也。予嘗謂君東生於洙泗、當與琴張、曾皙相亞、在晉人蓋阮步兵、王右軍之徒哉。予與同年鄒爾瞻居田間久、知君東。其子廷曾將乞銘於爾瞻、而屬予狀、故次第其生平以俟作者。

孝廉約堂劉公墓誌銘

鄒元標

予以癸酉舉于鄉、時吾師大司冦朱鑑塘先生、李吉州數向予語諸孝廉、至約堂劉公、大爲擊節。而最後予丁丑成進士、浮沉南北、大理曾于健、水部蕭希之、太史焦弱侯爲予言、公從諸君子明月論心、深悔從事斯學之晩。是時予心儀公矣。頃予倦遊、棹舟過白下、數從公別業、杯茗譚心、知公爽達豁落、蓋軒然遠埃外人、恥與世俗儒同伍、非世眼所能測也。公既罷就予、遣其子宗魯來從遊。乃公下世、宗魯過而泣曰、家大人抱才不偶、所知者二三君子、石上之銘惟吾

師是託。予不敢辭。按狀、公諱渊、字君東、別號匡南、晚號約堂。先世出長沙定王後、凡數十傳而爲坦溪公、贈光祿寺寺丞、是爲公祖。太僕少卿策齋公、公父也。公少穎敏、少卿公絶愛之。以弱冠登丁卯鄉試、人謂公一第轉瞬間、乃連蹇不第。人爲公扼腕、公慷慨自喜。凡四方能文者、善詞賦者、善書者、咸與遊。諸能文者曰、君東才十倍稍出緒餘、便可蹴踏吾黨。而君不屑曰、吾里自有正學、諸先輩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吾不得比壯夫乎。凡鄉里先正長者術王新建學、必尊信其說曰、吾家大人得諸先生長者、不敢忘也。諸舊遊者間調笑曰、君東何苦爲此。君謝不顧、杜門不上公車者幾二十年。一日予過而諷公仕、公曰、劉生傲骨、卿仕又陶柴桑矣。予笑曰、柴桑官三月、後賦歸來辭、膾炙人口。子一日不仕、何歸乎。公笑曰、辭中有既往不可諫、亦悔其仕而非。與其覺迷途而返、吾寧不失足迷塗之爲愈。予曰、若然、又加柴桑一等矣。笑而別。一日公復過予論易、予曰、易之道在復、吾輩樂擾擾名場欲場中、情識熾和、是非毀譽紛如、無了期、未有不至頻復迷復而滅頂者。迷復之凶、及君道也。吾輩心爲君、君爲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不遠之復。公起而言曰、雷陽物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欽其強陽、歸于無有。故曰剛反則亨。予拜公曰、公之廿年掟關獨處、其有得於復之義耶。公起拜曰、不佞敢云不遠之復、惟復以自知而已。不佞敬服公之造。常語友人曰、君東先生非削跡爲高者、蓋有見於其大者然也。公家有藏、貴名賢墨跡數千卷、名園花卉奇石半、類三吳風致。然公暫娛其中、曰乇日聽兒爲町疃場亦可、吾何與焉。其達如此。性最孝、祠祀家政、極其脩舉。每念太僕公精心服官、爲人齮齕、泣數行下。及祀贅宗名宦、配祀慈湖、則忻然喜曰、差足慰先大人地下矣。訓宗黨一以澹薄恭讓爲語、故宗黨世公之訓、如公生之日。人人以公有賢子、公可瞑矣。銘曰、抱璞不售、而韜于匱。雖則蘊匱、其光可燭。西昌仕國、亦多偉人。公其傑特、晚韜而純、濃而能澹、剝而能復。既明且哲、先民芳躅。目如電光、舌如懸河、砥柱橫流、孰能不波。有子能文、公實不死。揭茲懿行、以俟信史。

以上並《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庠士陳毓泉墓誌銘　何吾騶

萬曆甲午歲，豐城李孟誠先生以止修之學倡道閩中，閩中士從游甚衆。獨同安陳疇伯、居以諸生致高第，而李先生推同有三人焉：其一爲居，其一則居之族子從新，其一　也。楩楠豫章，待匠石顧而方重焉；懸黎結綠，待卞和獨而始珍。人知李先生之推重於居，而不知居之無待而爽，自任衣冠而已然者。蓋居之學見先生而獲其止修之旨，遇居之學未見李先生而一遵居敬窮理之緒，則已確然而精密。李先生之說盛行閩中，居不違沿其意旨而推明之，而居敬窮理之緒，自求究心程朱、濂洛諸儒，未有能契其極者也。居之言曰：二程年十四五便銳然欲學聖人，吾年幾何，自謂後生，轉眼便是四十五十。又云：朱子年十四歲便慨然有求道之志，窮理致知，反身實踐，己莊書偶，行舒而恭，坐端而直，凡集心正書籍，見用此警。自少至老，抑寒戲暑，造次顛沛，未嘗少離。學者第患無立志，志如此，我便見朱明道矣，何愧矣。又曰：今之論士，皆有識見，然後善議論能文章耳。識者，識聖賢之可學而能也，識己之當學聖賢也，識學聖賢之愈于求功名富貴萬萬也，不憂貧，不諱賤，惟恐不及聖賢而已。又曰：吾身有大威儀，能之一敬而已。緝熙敬止，向渾爲仁，敬孝慈信，敬用五事，自符于言貌視聽思。嗚呼，我小子其敢夙夜不敬。又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可也。此可恕人，非所律己。守道之士，寧拙毋巧，寧拘于繩内，毋溢于道外。步步收斂，至德性堅定之後，自然圓融而不滯矣。又曰：工夫在平時，未見工夫，惟于欲斷未斷之時，勉強撑去，大工夫也。見于綱常事物之大，尤貴穿于着衣喫飯，開卷合書之一舉一動。又曰：無賓也而如見，無祭也而如承，無忌也而儼若，不顯也而亦臨，無斁也而亦保，此真所謂默而識之也。又曰：學問晝卜之妻子，夜卜之夢寐，猛參到則夢寐之間不在身心而在天下，深覆到則妻子之際非相敬誠則相肅雍。又曰：會友所以輔仁，講學所以修德。自昔賢人千里從師，皇皇求友，患難同歲不輟，是豈閒事空譚。士友必先見此意趣，如魚得水，然後可相勵有成也。蓋居未見李先生之時，堅於志而邁於往已如此矣。雖吾泉蔡文莊公於今猶稱理學名臣矣，考當時所與門徒講論者，不過即

科舉之中，剝而入於聖賢之道，而文藝之學所以翕然推仰于世無間然者，唯其篤識五十條，加之克治進修之務。蓋士未有不切于自治而可以與識學問之虛聲已。如君自任衣冠之日，所以自勉如此其至，吾方以李先生之門藉君為重，而非君之學藉李先生而長者。君向得從李先生之後，所以發明師說不遺餘力，益求久參會，取行數業，而於漳中吳允州、蔡泛齋、泉中王合錫則契好尤深。淺進初學方藉君發蒙立標，而君溫然亡矣。然君雖亡，而所以治身修應之言具在，有志于道者，當聞而興起也。君諱金鉉，時仰其字，世為閩之莊江人。其先有夏貴公者，六傳而生存立公，存立生見泉公，是生君。君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得年五十五。子某某。銘曰：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是惟莊江之陳子。樸白蕭兮薄苦芷，驛短亭兮幾年而思美人兮終古已，後千百年兮晞斯冕。

明抄本《明文海》卷四四六

松庵胡先生傳

國家尊崇宋儒，士以理學名世者，指不勝屈。然十九縉紳先生順風而呼耳，布衣之士惟陳剩夫、王心齋、胡敬齋最著。當萬曆時，廷議修從祀之典，進者三人，而悠悠之口尚有遺論，惟于敬齋則翕然無敢置半喙，豈非居敬之學真得宋儒宗派，而非如頓悟懸解者，可以虛辭借耶？今新昌有胡松菴先生，與敬齋俱江右人，俱布衣，其學俱以實踐躬修為正的，造次不苟。沒後新昌人請于學使者，祀之鄉賢，蓋雖未得與敬齋並居兩廡之列，而已隱然無愧于學宮之俎豆矣。先生諱用賓，字其佐，別號賓巖，以子觀察君貴，贈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生而廣顙豐頤，氣度偉如。初就塾，即以聖賢自期許，同輩若熊觀察、蔡學憲、熊兵憲皆以為畏友。為諸生，攜舉子業，亦匠心命意，發明道術，不作流俗綺語以求合于時。雖屢困有司，不恤也。久之而行誼愈孚，其學問所得亦漸以顯融，章灼為世所尊信，執贄而請，開塾而延者，屨恒滿戶外。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求人師，孰有如胡先生者？而先生愈益自好，斤斤于義利之際，宵夜拾遺金、帳

至明還其人。有少婦私挑，毅然絕之。人或咲其愚，先生曰：吾愚于欲而明于理耳。晚乃舉觀察君，知好學，程督甚嚴，日舉西江之理學節義相勗厲，曰：此皆以聖賢心傳聖賢口者，吾兒勉之，毋效俗人所爲，愧鄉先進也。其論文章，則謂歐、曾、蘇、黃不在漢唐諸人下。　國朝如瑯琊、歷下，自是大家，若昆陵、晉江之談理，刺骨，亦何可少。論治道，則謂千古治亂否泰皆根于人才之消長，皆卓有獨見，不隨人口吻。平居惟澄神默坐，神遊千古，胸中空洞，不着一物。久之而靈慧漸露，見人動止文字，即能定其終身。觀察之舉于鄉及第南宮，皆豫策之，殆庶幾于至誠前知者耶。當先生爲諸生，父以充軍搶米，憂憤成疾，又會嫁女無所得貲，沒而意恨恨也。先生悉解其室人簪珥衣婢以字妹，斂廬數椽，薄田數畝，盡鬻以償充糧。曰：以此慰吾父耳。叔無嗣，所爲奉養葬祭無少缺。邑令知先生貧，遣人遺數金，曰：以此爲觀察膏油費。先生語其人，此令君恤貧士耳，毋溷乃翁。觀察既貴，臺使者遺以冠服，弗御。邑大夫賓之鄉序，力辭不赴。郡守樓君稱其性情，遊義皇以前人物，在秦漢而上，人皆以爲知言。■

生于嘉靖辛丑三月初四日，卒于萬曆丁巳三月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七。詳在陳司馬、朱太僕表誌中，不具論。

論曰：近世士大夫以講學爲話柄矣。夫借講學者而皆質行直修如胡氏兩布衣，其孰能病之。夫布衣無擅藉之柄、無榮辱得喪之念，超然有鳳凰千仞之致。苟能篤志于學，宜士大夫不能及也。而余所覩觀察之居官制行，猶有布衣風，則松齋先生之教遠矣。觀察余所舉士，乞余爲先生傳，且曰此吾父命也。余甚愧其意，乃所傳先生者僅如此，世有志理學儒林者，亦可以觀矣。

葉向高撰　（《蒼霞餘草》卷八）

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錢君墓誌銘

鎮江有好學修行之君子曰錢君翊之、以明經起家、爲山東萊州府膠州州同知、遷陝西鞏昌府通判、以年至致仕、講德譚道、爲鄉先生凡十餘年以卒。其子玄以戶部郎中賀君烺之狀來請銘。於乎、自宋以來、儒者各唱師說、以立門戶、謂之講學、而姚江之良知爲最盛。世之談良知者、其是與否、吾不能知也。以謂莫若反而徵諸其人、以其人爲質的、而學術之是非較然矣。君少卽有志於問學、聞良知之指、有所契合。會以貢入南雍、江西鄧文潔公、楊端潔公皆官留都、君摳衣兩公之門、往復扣擊。及其官膠州、楊公爲吏部侍郎、檄致君銓曹署中、是正所著書、浹歲而畢。故所得於端潔者爲尤邃。君居官計口食奉、蕭然如老書生。膠州有孟公堂、宋蘇文忠公遺跡也。刻後杞菊賦於石、陷置壁間、時時諷之、以自廣。爲州有軍丁戶絕者、臺使者欲勾補之、君奮筆署其牘曰、有軍不清、官之疲也、以民代軍、官之横也。臺使者怒甚、卒不能奪君議。然亦竟以此知君。鞏昌通判分駐西寧、逼處土番、聚兵餉、繕城堡、戒嚴以待變、而又請於監司、賞番酋訖撦者以風動之。諸番感讋、卒以無事。其去官也、惟載長安石刻十三經以歸、顏其堂曰石經。戴冠深衣、與諸生端拜講貫、老而不輟。此君之生平也。君其有得於良知之深者耶。抑亦扣擊于文潔、端潔而不自有其少學耶。抑其進而求諸古人之學、知而允蹈之、而不復涉歷乎近儒之門戶也。然則世之講學者、以君爲質的焉、其可矣。君感端潔公之知遇、晚年走數千里瀆酒墓下。其在長安、故丹徒令龐君時雍抗疏忤權要、交知縮頭莫敢問、君獨送之國門、執手而別。君之剛毅特立如此。其所得于問學者、要不可誣也。君之卒以天啓壬戌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七。配呂孺人、先君十六年卒、年六十一。孺人與君合德、自學以至官成、籌火宿肉、內外斬斬。子一人、曰玄。以某年某月葬君于丹徒縣之黃瀼、合祔呂孺人塋。銘曰、

錢氏武王始闢迹、點藺邑畢徙厥邑。雲洲傳芳弘祖業、有子七人君奕奕。樸學拙官絶藻飾、元氣浩然迈玄宅。厥子辭賦美金璧、俟如有聞訊茲石。

錢謙益撰 《牧齋初學集》卷五三

校記

①學學：當衍一「學」字。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六

楊起元　瞿汝稷

明吏部右侍郎楊復所先生墓誌銘　鄒元標

今上己亥歲九月二十日、吏部右侍郎復所楊先生卒於巷爐之側。兩臺使者以聞、上哀悼、輟朝、賜祭葬如禮。不肖葉甲辰起田間、又明年同門戴士衡君以其侄見所狀來徵銘。憶自己丑歲先生分校禮闈、蒙收不肖爲門下士。先生不以文章器不肖、進而與談性命之學。奈機緣淺薄、無能時承教誨。方卓先生晉少宰、獲遂私願、不虞有太夫人之喪、又不虞甫朞年而先生從逝地下。庚子歲、不肖奉大人致政過白下、會聞訃音、慟而哽咽、偕附同門一致奠。及捧斯狀、且泣且讀、向南天拜而呼曰、吾師乎、吾師乎、非不肖之銘而誰銘焉。謹按先生諱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世籍惠州博羅縣、代有大人。懋宋元入我明、有伯安公者四傳而生潤、始由泊頭鄉徙歸善。潤以次子順封徵仕郎。順爲先生曾祖、由武功歷官山東膠州判。生男八人、次五天祿公、是爲先生祖。祿生子三、季傳芳、號肖齋、司訓潮郡庠、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配郭氏孺人。肖齋公學研經史、識精理數、其所著要義諸書、用以開先生者、不可殫述。觀其庭聯有云、頭上青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其大較可覩已。先生公之長子、生而穎敏。爲兒時縛有大志。幼弟旅卒、先生甫八歲、作文以請鬼。將焚時、叔祖天祿公覩之、見其詞嚴義正、情哀意懇、泫盈盈數行下。每誦讀、尤嗜學論。肖齋公命著講義、觀其意、其所發明、時時於誠之一字、以爲天德王道之本。又嘗嘆趙則平不過區區臆見、猶能知論語一部佐創守、使其知學、則宋室規模何讓唐虞。且言編論語必首學、乃知人能弘道、學固所以進人於弘也。肖齋公大奇之、常以致虛爲誨。先生出語人曰、大人將欲見兒虛其心、寔其腹。年十五補郡弟子員。肖齋公設帳傳經、郭孺人拮据治饋。先生見而嘆曰、兒已置身儒林、乃不能擬科名、遂二人以祿養、將人子謂何。於是下帷發憤。丙寅歲督學使者羅公拔之首、決以丁卯元屬意、庠盖謂先生也。明年、果領鄉薦第一人、年方二十有一耳。屢困南宮、惟是孜孜問李、不遠千里而師友是求。聞盱江偲李先生往請益、言下大悟、遂

以弟子之礼〻焉。萬歷丁丑、登進士、廷試二甲第五、選庶吉授翰林院編修。時當事者頗属意先生、明年請告歸、四方問學者踵相継、于是搆樓永福之巔、額曰商微、若將終身焉。乙酉起原官、雅不欲赴。肖齋公迸先生而前曰、兒得無以我二人在念、今幸尚健飯亡恙、獨不能從兒遊乎。迺偕與之官。丙戌、分校礼闈。丁亥、轉修撰、冊封崇藩。戊子、主闈試。己丑、復分校礼闈、轉国子監司業。又明年、轉洗馬兼修撰、充玉牒纂修官、賜金幣。未幾入經筵、進崇聖志然聖學以隆萬世極治疏。壬辰、仍分校礼闈。先是、先生所取士文皆雅馴、故蕪命即再三不售云。時肖齋公已家居、先生出闈、當忽〻不樂、若有神先告者、比覲歸。而中塗聞訃、徒跣、星奔、慟而欲絶者數四。郡孺人曲爲解慰、得不死。先生苫塊柩側、柴毀骨立、出肖齋公所閲書、畢陳靈右、宛如獨立過庭時。已而卜吉兆、肖齋公見夢于斗嶺之堤、用襄窆、窆搆於基側、至釋服猶然居之。乙未、起国子監祭酒。先生以母老乞侍養、上令奉母承懽、屬太孺人心知其意、日促治裝、不得已而應命、猶居月餘始就道。今讀其志思詩與别墓詞、悽惻婉痛。丙申、晋南京禮部侍郎。會宫殿灾、自陳不職、乞賜罷、以遂天譴、旋以太孺人病乞回籍終養、未得請。丁酉、復上修寔疏、大約以承郊廟、隆聖母、卹民隱、勤政禱、當無忘御極初心爲言。未幾、轉南吏部侍郎。其明年請奉母歸養、未得旨。兼攝南禮部主事、上元儲冠婚疏。是歲皇陵工成、適祇命祭告、聞墩氏有割股愈親者、乃表其廬、行縣優卹之。其同親致孝類如此。未幾、名爲北吏部侍郎。先生知太孺人有歸意、草疏致辭、與太孺人之卒値、奉柩還葬于馬嶺。先生仍廬居、往来于二墓之上、一步一嗚咽、林木振微、若爲助哀。已又、搆祠于郡城東、肖齋臺示以聯曰、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①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何精相感召若斯之至也。秋季得病廬中、知不起、召子佳囑言、就洛所、振衣冠、焚香北拜、肯過家扶櫂來、馴報称、稽首天南、永辭聖代之語。二童子挾回卧内。所善友人徐枝披遠在五十里外、急召之至、先生瞿然起曰、固知勞君、〻患然肯来、真所謂死友也。徐君猶爲慰藉、先生正言曰、形骸有盡、神明不滅、豈以死而亡乎。已而纚〻數言、惟欲徐君以諸子之幼在念、囑

子侄惟以不澄衆設爲藥。越翌日，將召醫，先生乃曰：醫者醫病也，非醫命也。將修祈事，先生又曰：祈者祈所願也，吾願見祖父於地下，更何祈。衆曰：若此將何歸。曰：觀在安歸。語畢，忽起，周視如遠行狀，遂斂手端坐而化，距生年嘉靖丁未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曰世祖有初於五指而聖學王臣夢之詩，及先生堯，則又有數焉。閭里枯柏之點，發祥閩秀，豈偶然哉。先生學宗明德，行爲倫常。於書無所不讀，最懷性命之語爲真詮。於當世之務無所不周，最切格君爲上務。於賢無所不學，而嚮往盱江，立廟繪像，何殊築室之情。於先故舊門徒，凡所不得，而恤孀妹，撫其孤，愛諸侄如其子。即生成之恩不啻。治家純尚德化，而正容悟物，令非禮者自起敬起愛。若居官二十餘載，而服食門閭猶然未第。雅道愛世俟，必偃念離異，里族不煩，則又皆其餘事。先生配梁氏，以編修初考封孺人。繼室林氏，俱先卒。側室張氏。男七人：長見暄，以迎祖母櫬道卒，未娶，梁出。次見峻，聘聘②廣州鄉宦彭哲與女。次見暾，次見暐，俱孕。暾聘庠生姚楷女。暐聘鄉宦車梁女。次見明，聘庠生陳毛仲女。次見晟，待聘，俱林出。次見暐，待聘，張出。女一，梁出，適鄉學生王漸魁。門人吳道南曰：人於學固年以進，先生之聖功要以始者。人於親以物稍遠，先生之孝思慕以終身。況隆師無間死生，友弟惟如親愛，推斯以何所不洽，更何必以緒餘屑屑然爲先生表見哉。且死生亦大矣，神明不滅，默祈無事，最所達路深服，爲真無愧曾子易簀時已。嗟泰山之北頹，幸斯文之未喪，乃爲之銘曰：學宗孔孟，孝書舜慕矣。我師亦趨亦步，趨步匪跡，即文之求審。明德絕宗，旦暮循遍，聲氣應求，四遠來聚。大冶洪爐，是鈞是鑄，聖孝王臣，兆已先付。五百貞元，匪師奚屬。靜靜佳城，聊寄窩靈，晶在天府，無所往。對祀廡楹，永綿學祚。

明長蘆轉運使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瞿公墓誌銘

瞿公雖以任子起家、而海內稱其行品清高、文學贍富。歷官所至、建豎卓然、共期以鴻鉅之業、固有巍科甲第之士所不敢望者、余私心甚頌慕之。而公之弟令楚學使者星卿為余所舉士、公歿而星卿以墓中之文屬余。余喜於為公後也、乃又愀然悲曰、天乎柰何遽奪公耶。

公宗伯文懿公之伯子、諱汝稷、字元立、別號洞觀。其先自宋季有義不仕元者、始居虞山五渠里。五傳至宗大、宗大四傳、是為文懿公、世稱昆湖先生。娶李夫人、四十始舉公。在母腹時、醫妄以為瘕、欲去之、百藥不效。生而徧體皆青、羸甚。嘗患疔毒、醫言不可治、忽有異人授以方、立愈、人遂以公為遇仙。是後公識解日進、涉獵淹通、宿儒不能抗。然以善病、文懿公不欲令苦讀、遂用蔭入成均。司成姜公、周公試以詩賦、拈險韻、皆立就、才名傾六館矣。文懿公請告里居、公旦夕扶侍不少離。居喪毀瘠幾殆。三年不入內。時督學君纔五齡耳、公念文懿遺囑、每撫之悲號、至旁近侍者皆為出涕。

卒喪而有家難、內訌外嬭、又主以貴勢人推因萬端、公矻不為動。嘗有假蓮社招公者、至則闃無人、而道旁有持刃伺者、賴偕友遁歸乃免。蓋久之禍始紓、而文懿公遺產亦盡、蕭然四壁矣。謁除、得臺幕、移某府幕、皆以潔廉著。同官與列侯爭禮、執政右列侯、衆莫敢對。公抗言、軍府參佐惟視纂者得稱屬、餘則否。永樂中儀注可考也。執政無以難、議遂定。秩滿晉郎比部、持法斤斤。宗室為扶溝令所抶、訴於朝、逮令下曹讞。公謂令甲宗室出郭有禁、是安得至邑庭。如至邑庭、即邑民耳、以令治民、當何罪。大司寇懼忤

旨、有難意。公曰、此某所治、即有譴、某自任之。讞上、令竟得釋。居比部且三年、以有所避、請改南、得繕部。南繕部雖閒曹、然有金錢出內及內外營造諸役、亦冀藪也。公鉤校精覈、一錢不妄費、胥徒縮手。榷關故有材木可備興作、往在事者置不用、而與商為市、所糜無算。公請罷商用榷木、司空是之。嘗與陳御史某共榷龍江關、有羨緡、故事充主者交際。公請於御史以歸部、御史盛稱公。黃州楚

劉郡、素稱難治、乃以公守黃。公念黃俗善訟、每聽讞必手具爰書、所麗法皆明告訟者不移晷立辨、郡庭肅清、居閒皆絕。採木詔下、他郡率用富民充役、多破產。公獨給官緡、擇衞弁董其事、民以晏如。趙直指文炳徹行至黃、得公治狀甚嗟服、以爲龔黃召杜再見也。而以爭麻城令事糺公、移部武甫下車、稅璫檄列郡、欲有所求取、詞又倨。公爭之臺使不得、遂投牒徑歸。主爵者雅重公、起守辰州。其地民夷錯居、易以生釁、公寬平鎭靜、莫不安之。保靖土司彭養正有嫡長子象乾、弗愛、愛庶子象坤、而象乾者、酉陽土司冉御龍甥也。御龍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有隙、養正死、元錦遂聚兵逐象乾立坤、兵拏不解。當道議征之、公謂楚民方困、用兵非計、乃檄喻元錦、謂立後以長、國有成法、誰敢紊之。撓法以取禍、智者不爲、且爾不見哱拜與楊應龍乎。播州之役、爾實在行閒。前車不遠、而柰何蹈之。元錦得檄、涕泣自陳謝。象乾卒得立、而象坤自其父在日已竄名征播敘賚中、至是遂貪緣得給宣慰劄。公念如此

必再爭、難未已也、亟白兵使者、取其剏立爨之、奸謀乃息。時復有大將議剗苗黔中、議割辰四衛一邑屬黔、皆以公言格、辰人大悅。擢長蘆運使、榷璫欲加商稅、公力爭乃止。又勸其蠲挨單稅、璫不可、公請於鹽使者、疏罷之。潞藩例有食鹽、中涓射利、至用舟千艘藏匿私販、射殺扞掫。公爲極言利害、且將論奏、中涓懼、减至六十舟、後遂遵之。洪水爲災、當道議賑卹、公謂賑無益也、令所部悉覈地利、當興與貧民能勝畚鍤者、計工授食、浚利國濠六十里、興國河八里、橋梁陂池道路、悉行繕治、民賴以無莩。未幾、失其配王淑人、淑人賢能以勤儉佐公、沒而公悲甚、又竭力官守、尺寸必親、即鹽使者每事皆倚辦、公坐是愈瘠。屬當入計、事竣遂以病乞休、銓部方用異等薦公、不聽。後知公病篤、乃爲請以太僕少卿致仕、

命下而公沒矣。公至性過人、事父母極其色養。以太夫人卒於家難、摧痛尤至、人聞其哭聲、無不隕涕。事庶母殷安人如母。教誨星卿自齔年至成立、諄諄道義、絕不及生計。分產諸弟、輒推佳者、而

自取磽确。歷守三郡、長蘆司，皆脂膏地，未嘗取一錢。在黃日，有武弁得巨蟹于江以獻，公咲謝之，仍投之江。自發歲即精禪理，參入徼奧，嘗著有指月纂。而最不喜溫陵人李贄，以為得罪名教。居恒好講學，至當官則絕口，曰：毋樹幟以啓倖也。所著詩文二十餘卷，絕似漢魏間言，其牢騷侘傺之感，多托之于賦，凡十餘篇。卒之日為萬曆庚戌三月十三日，距生嘉靖戊申四月初三日，得年六十三。自家難後，娶贈淑人帝氏，繼即王淑人。子三：式耒，娶趙氏，少宰趙公用賢孫女；繼歸氏，庠生紹悰女。式黼，聘錢氏，副使順德孫女。式鉉，聘蕭氏，按察使應宮孫女。女二：一字嚴知府澂子杭，一未字，俱王淑人出。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於文懿公之東偏，公遺命也。余於公僅一再望見，蓋臞然不勝衣焉，而其浩然之氣、皭然之守，質之孟氏所稱一介不取、千萬人吾往者，真無愧也。每念國家用人如公者，當在三旌九列之選，乃世人拘攣，雖能知公賢，而終不能為破格之事以處公。即余初入政地，嘗與晋江李公力薦公於銓曹，而竟莫予聽也，乃無何

公亦逝矣。故余因志公而不能無公私之恨焉。銘曰、

弱其貌、强其守、嗇其施、豐其受。惟忠惟廉、惟孝惟友。是社稷之寶臣、而人倫之魁首。胡官僅外臬、年亦中壽、是孰窮其有。惟德業文章、蔚在人口。於戲、茲之爲不朽。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通家侍生福唐葉向高拜撰。

明長蘆都轉鹽運使司都轉運使加太僕寺少卿致仕元立瞿公傳

公諱汝稷、字元立、吳郡之常熟人也。以父文懿公任爲郎、累官長蘆都轉運使、詔加太僕寺少卿致仕。初文懿公爲公娶徐尚書女。文懿公歿公三年不入內。公仲弟夔與婦徐以姦鬨公。叱婦徐去之。郡邑吏皆尚書門下士、親知故舊承望風旨、游說百端、公不爲動。尚書養刺客、遮道刺公。公僅以身免。公往謁尚書、踞上坐。尚書厲聲詰公。生自念亦有所悔乎。公仰而應曰、悔不能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尚書卒無以加公。王元美爲之詩曰、瞿生狀眇小、氣雄三軍帥。有志必自酬、無鋒可令避。蓋稱篤論焉。公筮仕得臺府散僚、顧獨以潔廉著。獄持大體。軍餉自府幕給發有入官常例錢、公在後軍府悉謝去。已稍遷中府、故事後府都事出、軍士跪逆諸途、它府則否。軍士之跪逆中府、自公始也。同官與豐

城侯爭禮，執政右豐城，公取永樂中儀註以進，執政莫能難。扶溝令以扶宗人被逮，嚴旨下部議。公爲比部郎，當具獄，請于尚書曰：宗人安得佚宗正條，微服入令庭，令自扶扶溝民耳，何罪。讞上，令得釋。南鎔部爲奸商窟穴，興作輒倚辦商所，冐破縣官金錢無筭。公請用兩關榷木，榷木不至朽蠹，而商不得比而爲奸。榷龍江關，與陳御史共事，一羨緡必歸之公。南都人爲之語曰：長御史乃怕短主事。蓋公狀短小，故云。而陳御史者，乃益盛稱公，爲言于大司空朱公，遂用推擇爲黃州太守。公生平念仕子一途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國家所倚重，而其人亦鮮激昂感槩，如長沙黃嚴者，奮欲一洗之。中更家難，益自刻厲。少侍文懿公，長游于王元美、陳廷裸、趙汝師諸君子，國家掌故及近代人才政術，無不淹通。服官南北，投分皆海內名士，志節慷慨，相與引重。而公又嫻習吏事，潔身修行，歸本于實用，以一任子居開賢，人望之如鉅公長者云。而黃故鶩狹好訟，公謝絕請託，手削爰書，大聲諭之，琅琅徹堂下，訟者叩頭服罪，傳相救厲，詞訟衰止。公嘗爲詩曰：訟庭橫高霞，質成澹無事。蓋其治狀若此。無何，徙治邵武。中貴人括稅者移檄八郡，用監臨體，公爭之不得，遂移病歸。公于黃法不當徙，以爭麻城令忤按臣，故比歸聲益起。即家拜辰州太守。湖南土官永順彭元錦最强，與酉陽冉應龍相仇殺，而保靖彭象乾者，應龍之出也。象乾失愛于其父，欲立其弟象坤，元錦助象坤，聚兵逐之，事久不解。公移檄諭元錦曰：竊聞宣慰悅禮樂而敦詩書，數奏膚功，不自矜伐，苟循是道，金日磾之賢可跂而及也。乃以挾立彭象坤一事，嘖有煩言。夫立後自有成法，撫按司道諸臣，孰肯從宣慰而紊國家之法耶。宣慰世受爵封，耳目綦聲色，口體綦甘適，指揮進退，罔不如意，三州六司之人，豈盡勇力

才謂不逮宣慰、而俛首聽服哉、亦恃國家之法耳。終身覆幬國家之法、而不知法之覆幬我、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水之生我也。魚不知水之生我、蕩而失水、則雖有鱣鯨之力、且制于螻蟻矣。人不知法之覆幬我、縱而敗法、則雖負富强之盛、且摧于僇辱矣。宣慰自恃富强、謂朝廷莫如我何。宣慰自計、孰與寧夏之哱與播之楊氏哉。哱拜以降胡數立戰功、歷位總戎、遂有驕色。既而鄭經略行邊、以其子承恩隨軍、承恩視邊城諸軍皆出其下、歸益驕。先是歲一日有雀集拜之左肩、旋而右繞者匝匝、凌雲而翔。拜喜語人曰、烟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兵亂、衆欲推拜父子、則先歲雀翔之日也。于是乃逐亂軍爲變、寧夏城與虜僅隔一後衛、守後衛者爲蕭如薰、楊司空之婿也。狀貌如婦人女子。拜遣驍將哱雲往攻之、楊司空女力贊其夫、誓以死國。如薰鼓勇而前、以一矢斃雲、拜爲奪氣。拜父子卒就屠滅、雀集之祥可知已矣。以拜之强、倚北胡之援、而一荏弱少年與一翠帷砥室之女子竟能當先而挫其鋭、天下事何可易量乎。宣慰之强、不過哱拜、敵國之援不如强胡、職司楚地者、又豈乏一弱將一女子哉。竊爲宣慰危之也。哱拜事尚在北陲、播州之役宣慰嘗馳兵而與之角矣。往者萬人、喪者八千、蓋十不存二、其强豈後宣慰、播地之險且廣、又孰與永順也。安疆臣九域土司之冠也、以女女應龍子、豈不念其親姻、而從大軍共滅應龍。計一失足於應龍、且與應龍同禍、故忍情決愛、以圖自保也。今宣慰釁端尚淺、翻然知悔、自圭可全。若不良圖而逡巡護前、噬臍無及、竊爲宣慰惜之。且宣慰所以甘心象乾、不利其立者、以象乾酉陽所自出、慮其合而扼我也。宣慰一出師而象乾僅以身免、酉陽彊土亦日蹙、其無奈宣慰何亦已明矣。重虞易與之鄰國、

而忽視不可干之國典、不亦異乎。昔尉陀決計于陸賈、而彭寵失聽于朱浮、豈賈浮之言有善不善哉、兩人之聽異也。宣慰誠能聽本府之言、尊國家之法、保靖立後、一從漢法、請力任其無咎。不然宣慰所樹碑家廟、以播事垂戒子孫、後事之師、豈遽忘之也。元錦捧檄泣曰、太守生我矣。遂解兵去、不敢逐象乾。而元錦所題詩句流傳巫黔間、語頗不孫、又匿彭勉忠數人不聽出。當事者欲窮治之、公謂元錦用命不用命、關係國體、詩句有無不足問。彼既用命、又欲窮治其用事之人、恐威損而法不行。管仲相齊、下令于流水之源、令下而不察下之所未必從、非行令之術也。後先奏記數千言、保靖、永順、酉陽三司事乃大定。亡何、勦紅苗之議起。公上議兩臺曰、苗地接楚蜀黔三省、當楚蜀者晏然無事、寇盜竊發、卒歲不過一二。舉黔視楚蜀多苗警、遍年頗寧息。今玆之變、實起于黔總戎陳某。蓋黔有食糧熟苗、龍惠大種苗也、居小橋、頗為部落所歸。中國羈縻之假、以指揮服色。總戎初至、遽革其糧、苗警日起、總戎以為皆惠也。二月、總戎使健步王仁續至惠寨、仁續淫苗婦、惠并苗婦殺之、白狀于總戎。總戎誘惠殺之、盡滅其家。五月、復殺其弟富夫、漢法民姦人婦女者、并殺其婦則勿問。惠故奉漢法也、又以白總戎、何至殺惠而滅其家乎。變起如是。由在我矣、奉詞討之、不亦難乎。據沈洋之疏、謂其地徑不過百三十里、則自方四計之五百二十里、圓三計之亦三百九十里、況其地勢與南越同、眞有如劉安所稱、山川要塞相去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未可以幅員程計者乎。四五百里之內、其人奚止數十萬、上下山險若飛、履茨棘嶄岩、跳躍如猿猱、方跳躍時、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往往命中、掉鎗以銜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度險能整退必設伏、此苗之長技也。而其性好獨居阨守

不能遠攻。今若盡殲其類、則彼將聚而救死、酋長無樂生之心、部落有必死之志、以數十萬之衆據四五百里不可測識之山川、我未可以速得志也。我國家征苗之師、宣德六年興師至十二萬、而都督蕭綬最稱勇略、綬馳師池河、人苗心腹之地、屯田築圍以示久留、諸苗震悚。綬受降設堡而退。正德之師二萬三千、嘉靖中與師如正德之數、倪復益萬餘、而殺傷亦略相當。國家之不盡殲苗也、亦愛苗而不攻乎、抑亦窟穴邃僻、道路阨塞、未易窮討乎。

二祖創業垂統、凡夷漢雜居之郡縣、必名之羈縻、蓋取漢虞詡之言、欲臣子顧名思義、知懷柔撫綏之道也。今乃横恃中國强大、與無名之師、括杼軸皆空之財、供組練不貲之費、勞瘡痍未復之衆、攻往古不臣之夷、苗之所結怨一人、我之所騷動三省、背

二祖之訓、貽兆姓之憂、失策甚矣。爲今之策、惟令各哨堡傳諭苗長、其不願助龍氏爲亂者、人自肯與之剳諭、以携其黨而誅其不用命者、苗自縛渠魁以獻、餘悉赦勿問。即使一偏裨提千若百人往足辦矣。不然、黷武與戎兵連禍結、國家之患、吾恐其自嗣苗始也。議上、事得寢。大抵溪峒蠻夷難撥易亂、不當以漢法治之、流官治夷又不能一切循漢法、生蠻夷心、而卒以糜弊國家。永順紅苗兩役、微公其不爲播事者幾希。公以一郡守削亦一靖、再弭蠻闔大故、幽突徙薪之功、世故罕有能明之者也。貴陽按臣欲以四衛屬黔及復設沅州總督、川湖貴都御史公條上其不可狀。公守辰猶能抗國家大議、以守臣說駁御史、去今才十年餘耳。長蘆鹽政日弊、公以都轉運使往治、風清弊絶。如汰　潞潞食鹽之艘、蠲商人落地之税、皆與中涓丈移往復、力陳利害、乃著爲令。歲大侵、議與工作、浚利國濠六十里、與國河八里、事舉而民不害。是歲上

計京師、
詔舉天下清廉異等官、公與焉。庚戌春、公病甚、
還長蘆。且卒、政府裕清公曰、我負失瞿公矣。
及其聞之未章也、亟言于銓部、題覆卿銜致
仕、
命下時公卒已六日云。公孝友天性、文懿公晩
猶近女色、公難于彊諫、第持其衣袂而號。文
懿笑曰、嘻、我知之矣。李夫人以家難卒、公廬
墓哀哭、感動路人。公諸弟獨星卿賢且少孤、
公教督之不遺餘力、卒爲聞人。余少以姻家
末屬侍公、于公出世經世之學、蓋竊闚一二。
公少嗜禪宗、赤髭白足之侶靡不叩擊、而醉
心于東溟管先生、納贄稱弟子。其與管先生
論學書有曰、師教在融三而歸一、稷謂得其
一則無問三也。眞得其一、不妨人喚作一家
貨、否則爲三脚猫、終無用處。著石經大學質
疑、窮極原委。管先生心折焉。痛嫉狂禪、思以
實行橎柱之于溫陵李先生、斤斤不少假借。

公安袁中郎、溫陵之徒也、入銓部、傾首推轂
公。吾邑趙少宰汝師與婁江王文肅負一世
望、兩雄不相下、公以通家往還其間、不激不
阿。然于婁江卒無所附麗。公所與游多當世
直節士、婁江所側目者、婁江愈益嚴重公。余
以計偕過長蘆、與公劇談三日夜。自分宜華
亭以來、朝著變更之局與國論牴牾之端、抵
掌而譚、不失毫髮、余以此益心服公。公居恒
謂代無全人、人無全是。党人無裨于漢代、而
宋賢有辜于新法。于祭耿恭簡文見微指焉、
然而不敢盡也。公病革時、余候公邸中、徵言
死生之際。公執余手語曰、一泡起還一泡滅、
吾何怖矣哉。去易簀僅浹旬、其志氣淸明如
此。公少好辭賦、遊燕時作松聲賦以自廣。邵
武歸作雲鶴、武夷二賦、及行路難十八首、格
調在江鮑閒、寄託深遠、殆有過之。五言古雕
金鏤彩、步趨三謝。佛乘碑版之文、多閒總持、
出入海藏、宋文憲以後一人而已。公子未諳

余、先公于子有閎士之知、必事也傳先公者。嗚呼、哀也、斯爲公子也夫。史謙諡曰瞿公蓋質有其文、眞實有用之君子也。浮沉散曹、一麾出守、再見幽燕酉戌之間。閣部大臣雅知公賢、駸駸向用矣、以一卿銜死、不竟其用。嗟乎、士生斯世、其能用者與有幾、公乃以不竟其展、令人有餘思焉。於乎、悲夫。公嘗語余、古今政治名實參半、如朱子所行常平倉亦虚名無事實。欲有所論著、不果。余故述公所論永順紅苗事、詳著于篇、令後世得以覽觀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彌甥婿錢謙益頓首拜譔。

以上二文并見《瞿田鄉集》卷首

校記

①據全句文例，「希天」上當脱「聖」字。

②「聘」下當衍一「聘」字。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七

顧憲成　趙南星　鄒元標　馮子咸
許孚遠　季道統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顧公名憲成、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者也。其先不知何許人、宋有將仕郎百七公者、始家上舍里。數傳至廷秀、商文毅公爲表其墓。再傳爲如月公諱麟。又三傳爲友竹公諱緯、邑諸生、公之曾祖也。父南野公諱學、始居涇里、以公貴贈戸部主事。母錢封太安人生公。兄曰涇田公性成、仲曰涇白公自成、弟曰涇凡公允成。公自[illegible]書、即多穎悟。十歲讀韓退之諱辯、每過南[illegible]公諱輒避之。然不可勝避、爲鬱鬱不樂。師問知之、以告南野公。昔韓咸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夫忠可忘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諱忠。南野公喜、以告公。學之不可忘、亦猶忠矣。公謹受教。公少時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隣塾。歸必籍燈誦讀、恒至達旦。其爲舉業之文、握管立成、瑰朗新妙、而雄逸之氣、颷馳江決、不可圉也。隆慶庚午試爲邑諸生、萬曆丙子舉於鄉、皆第一。其冬居南野公之憂。庚辰舉進士、爲戸部主事、海內學者翕然稱公之文章、宗尚之。然公篤志孔孟及宋大儒之學、潛究默行、不屑爲文章之士。是時江陵當國、方橫、舉國若風中之蒲葦。公與南樂魏公允中、漳浦劉公廷蘭慷慨論議、持天下之名教是非。江陵聞之不平、以語申相國。申相國、三公之座主也、三公皆上書、欲其匡救、江陵、然江陵固不可救、亦未敢爽公。壬午、江陵大病、舉朝醵金爲祭禱於神、公拒不預。同曹代爲署名、公使人塗滅之。江陵竟歿。申公及新安太倉秉政、以公爲吏部主事。尋以錢太安人年高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考察京官、時辛公自修爲御史大夫、而海公瑞爲南御史大夫、執政羣小咸憚之。於是御史房寰醜詆海公、此時涇凡公成進士、遂與同年諸公壽賢、彭公遵古同疏劾寰、皆放歸三年、

然後用之學官。涇凡公之直聲震天下、稱二顧云。
於是辛公司計、當路皆喪其私人、惡之、而工部尚
書何起鳴被劾、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可以德執政、
郎同歸暫耳。何大喜、遂訐辛公、而給事中陳與郊
等並劾辛、何以戰國從横、實牝辛、而辛何果並罷
去。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皆以劾起鳴
降官。公乃上疏言、何起鳴訐辛自修、既罷自修、謝
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此皆出
朝廷意耶。降四御史以承望、彼陳與郊等顧非承
望耶。疏上、謫佳陽州判官。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戊
子、轉處州府司理、司理刑官也、公專以孝弟教人、
多所感格。己丑、居絰太安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
辰、郛乎如為考功管大計、舉公廉吏、尋陞考功主
事。吏部從來無出而再入者、非乎如不能為也。時
上久不立
東宫、至是
詔與
兩皇子並封、云待嫡嗣。其時首相則王太倉也、

上殊信任之。公唱四司上疏言、臣等稽
祖訓、
東宫原不待嫡、
元子並不封王。且
陛下建儲之期屢改矣、今曰待嫡嗣、是無期也。又
貽書太倉切責之。太倉懼禍、並封之議竟寢、人以
是知太倉所欲為無不如意者、而第假
上以行其私。癸巳、公為司勳鄒。公元標巳投之南
刑部、求去、有
旨放之去。公力勸太倉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
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太倉屬以
推羅宗伯萬化。宗伯翰林也、又其氣類、故欲用為
冢宰、以盡歸大權於政府。公曰、往者內閣之推不
專在翰林、今巳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
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告太倉、太倉恚
甚、然其議遂格、而陳公有年為冢宰矣。及公典選、
有會推內閣之
命、舉七人、山陰王公為首、而宗伯不與焉。太倉益

恚甚、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林所宜、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給事中逯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先是、公見羣賢被擯者日多、欲漸汲引、非太倉之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公一脉、王公德新輙得旨。太倉佯喜謂公曰此機括甚佳、自此益亟推舉。欲以爲激上之怒而除所忌、又委過焉。自公去而僉忠持正者無不得罪、林下充實、吳中尤最盛。是時涇凡公亦得罪歸里、公兄弟與羣賢時聚而講學。其學惟就孔孟宋諸大儒之書闡明之、溫故知新、不離乎區蓋之闕。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久之、曰當道爲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學其中、東林之名滿天下矣。戊申、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命偶下、公知當道無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以他人、又推僉院爲陪。時富平再出爲冢宰、其先爲冢宰、乙未管外察、黜馬督學猶龍、丁叅政此呂等賢者。少司馬沈公思孝面非之、遂上疏、得旨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歿。富平猶恨沈公、而又有人言沈公欲奪之位、及淮揚巡撫李公三才亦其所不悅、李公方被羣喙、公貽書政府及冢宰、言李公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沈司馬、馬督學之賢。富平怒語人曰吾已容之矣、於是一二攻李公者、語稍稍侵公、公惟自反不與稍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爲詬駁、及海內靡棄之人矣。論者以江陵刀鋸也、其害雖慘而有所不及、繼其後者猶天地之害氣、氤氳于風雨霧露之內、依托於雷霆震電之中、以致其毒爲禍甚烈且深。公竟不用以歿、善類戚悼之。南野公故豪傑之士也、顧公爲諸生時、在位者或念其貧、有所餽遺、南野公一切不受。顧公早捐俗情、嚴空殆庶、蓋得之庭訓焉。公生于嘉靖庚戌八月七日、卒于萬曆壬子五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怡橋公女。生三子、曰與渟、太學生云云。王孝廉以尚雲從之所爲

狀來鄗上、爲趙子爲之碑。趙子曰、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眞、顧公乃厚異之。癸巳、余莞京察之役、顧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敎我甚多。余被罪太宰、餘姚孫公亦奪俸三月、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而涇凡景從請公皆貶官。無何、公亦削籍去。大抵太倉之權也。而太倉再被

召、公循倦倦望之爲善。及所上福淸富平書、望之破黨錄善、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

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訴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顧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欲即拔之要地。顧公以救失爲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謂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趣出恒情萬萬矣。其於名敎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爲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慥慥君子哉。鄒爾瞻亦講學者也、以言事遣戍、旣復其位而旋錮之。講學者皆欲忠

國家、於身無所利、倘亦可以無苛訾乎。嗟乎、傾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余與公相知深、靈胸之紀、寧可遜謝。其詞曰、

三五旣遠、嗚烏嘘天。哲降非辰、世道是屑。進思盡忠、直行抗言。抑權薦黨、斬

社稷安。元老曰呼、膺爾余患。佩之以玦、不復爾還。仲尼素王、堯舜讓賢。厥惟素臣、何愧九官。邪說亂正、吾道之姦。吕言排之、夷庚匪艱。兄弟同道、巍焉雲霄。涅沌未期、聲名永傳。

趙南星撰　《趙忠毅公文集》卷一一

明朝列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墓誌

銘

涇陽先生系心斯世斯道者數十年、一旦長逝、天不可問矣。无某雖未奉促膝之惟、然巖峀間魚鳳不甚沉寥、擬藉公為歲寒盟、而公溘然、无某豈獨一人痛哉。公子淳之涉長江、持大行高公存之狀來請銘、予不忍辭。按狀、公諱憲成、字叔時、學者稱為涇陽先生。顧之先自將仕郎百七公始家上舍里、數傳至曾祖諱鑰、邑諸生。鑰生夔、夔生南野公學、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錢氏、封安人。生四子、公其仲也。自幼沉毅異常兒、讀韓文諱辨、每至封公諱、輒嗚不忍吐。師以告封公、封公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兒奈何諱學。公尊教惟謹。嘗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以自儆。一日師講禘之說章、公請曰、夫子既不知、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叅夫子之蘊矣。又一日講養心章、公又請曰、愚以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

主強則百物退聽。其應頗多類此。師驚而謝曰、子俱如是觀、五經註脚豈虛語哉。庚午、補邑諸生。丙子、首應天試、以丁封公憂未計偕。庚辰、登會試高等、授戶部主事。朝夕與魏南樂允中、劉漳浦廷蘭切砥、求不愧科名。觀時政紕繆、忠佞倒置、輒憤不能平、擬書上申相國、有所匡糺。後觀魏劉二君書皆而當、遂附名進。江陵漸有聞、方以語相國、未幾遂謝世、不然事有不可知者。在江陵病、傾國走摩望禱、業署名、公走馬立削去。後江陵卒、始晉吏部、孜孜人才、即幽隱不遺。以錢太安人壽請告者三年、閉門讀易春秋二經。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有亂何尚書起鳴者、尚書疑辛大中丞自修陰嗾諸御史、遂得降級。公上書詆尚書、語侵內閣甚力、而屬望大臣臺省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其言甚公而正、通國傾服。當路不悅、落公職判桂陽州。先是蘇柳二公及莊定山俱以謫至、州人士望公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就業者甚衆。亡何、轉處州李公下親民事、有閱墻者、曉譬之、

各欣然去。方以此得淬厲其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益歸。公歸、丁太安人憂。起泉州理。壬辰大計、舉公廉寡欲第一、尋推考功司。公至官、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偶同官爭、及與太倉往復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姻婭、公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公疏願與同罷、不報。已須銓事、凡公啓事與海内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太倉所欲用冢卿與内閣、公復尼不行。久欲中公、以公時望攸屬不果。乘公推内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自公歸、正人投廉遜者錮者如衡風之蓑、無寧羽矣。公歸、得重病者數年、至甲午始甦。各有創記、沉潛粹密、與讀書錄相表裏。問學者日衆、乃與高大行景逸闢東林集同志、歲有會月有紀。其所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爲、而惡亦可横行。蓋有感於世之儒名盜行者。不佞闇常致書商度、公曰、予言救世也、故自爾爾、與予密證以俟異日。然公之所造亦淵乎微矣。嗟乎、使天假公年、

世覩真儒之效、惡可量哉。蓋嘗論非無談執者、自公經執出、世遂以爲王程復起、握管者却步。非無啓事者、自公秦副出、世遂以爲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闢、世遂以爲濂洛更甦、虛驕者愧恥。顧公一入銓曹、衆方彈冠、遂之桂陽。再入銓曹、衆方引領、錮之家山。三起光祿、堅卧不起、而竟天耶人耶。公雖不得盡其用、然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即寤語寐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夫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謂公一日樹千百年計可矣。彼抑公者、蓋天以斯文之責付公、公必不以彼易此。鄒子於公有餘慨焉。公之上書右沈司馬、李司徒及銓曹諸事、原不爲一人一事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不深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從千磨百鍊過出真身子來。公宜可及哉。公已竟數年、諸君子彬彬質有其文、異世且加賴之。如公弟季時、國子薛君景其人者、恨不起九原而肉之、以爲世儀。別存

存寥寥、護其毛羽、猶慣吾道不振而忍摧殘之耶。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觀摩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執轍。為末學計者、能不熟數公軌行而一令後世有所師承。馬公生嘉靖庚戌八月、卒萬曆壬子五月、享年六十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某女子。三與淳、廩例生、娶莫氏、邑廩生某女、繼娶鄭氏、霑益州二守某女。次與淪、殤。次與沐、郡廩生、娶唐氏、翰林庶吉士某女、繼娶嚴氏、太學生某女。女二。一適王孝廉永圖、馬平令某子。一適太學生王世學、行人存之公子。孫男五。柗、樠、俱淳出。柗聘劉氏、南京兵部郎中某女。樠未聘。杓、梢、柱、俱沐出。杓聘義興王孝廉某女、梢聘琴川太學生趙某女。柱未聘。孫女八、嫁聘皆仕族。以萬曆年月葬於白山向。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錄、證性編、杂梓編十餘稱、行世。銘曰

世運昌明、公揚於廷。世不我與、公投於林。
有鳳九苞、噦噦其音。四方來儀、異地同心。
匪曰好我、墜緒是尋。手挽江河、力破重陰。
猗歟我公、如玉如金。不泯者行、洋洋者神。
是耶非耶、吾道陸沉。我銘匪諛、天日監臨。

鄒元標撰（《願學集》卷六上）

儕鶴趙先生小傳

先生磊落英邁、卓然物表、了無蓋藏、渾無涯際。臨事直心自遂、矢志報國。嘗見其於銓曹孜孜矻矻、繫念海內賢人君子、推轂遷除、益無虛日。機要所關、身不得為、必倡率同志為之、激以名節、無不感奮。以功郎司癸巳內計、所訪必擇其人、所聞必考其自。先生有姻親為公論不容、客謂先生何以處之。先生頻顣曰、此官在長安暫耳、此身在鄉井常也、異日作何面目相向。客曰、君愛其親、誰不愛其親者。先生即謝曰、然。此國事也。於是先生黜其姻、而冢宰一人在吏部者、黜首揆一弟在太常者黜、當路私人無一得免、國論大快、謂二百年計典絕調。而政府恚甚、尋謀逐先生。先生歸、築一室郊坰、擁書閉

戶、非其人不與見也。性善飲酒、為小詞多寓憂世之懷、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自已。先生敏悟天植、見人望形而別其臧否、聞言而悉其底裏、積數十年後無不驗者。題覆章奏、破小人陰私、洞徹其肺腑、故當世疾之如仇。今年六十、健壯如少年、而先生則素關養生之道、能以呼吸使其氣轆轆周身如環。嘗曰、服食之法、草不如木、木不如禽、禽不如獸、獸不如人、人不如乚。人者乳之類、已謂攝養也。

高攀龍撰　《高子遺書》卷一〇

鄒忠介傳

公諱元標、號南皋、江西吉水人也。中萬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遇江陵相奪情、公上疏指斥其非、謂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進賢未廣、決囚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疏入、上震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即日就道。在戍所讀書講學、生徒就者數百人。有巡方御史至衛操閱、公必戴鐵帽、號衣、持戟負弩雜軍伍中。巡方知之、亟詣人謝罪。公厲聲曰、此君命也、何以謝為。　神廟親政、擢為給事中。知無不言、旋忤時太宰、改元起刑部右侍郎、入朝。首疏言、今日急務、惟在和衷。朝臣一和、天地應之、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而禍且遺於國。又積陳末議、一曰拔茅、一曰闢幽、一曰理財、一曰振武、一曰釋滯。又言保泰四要、一曰節、二曰儉、三曰和、四曰厚。又疏請卹忠直諸臣。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會遼陽不守、經撫罪案紛紜、各祖。公[illegible]言、王化貞用　而反為　用、用間而反為間用、宜坐

上刑。熊廷弼有益世之氣、料敵之明、而喪師失地、功罪同科、比楊鎬多一逃、較袁應泰欠一死。人服其正。當是時、馮恭定從吾爲副憲、與公同心、因建首善書院、尊山中講學盟、而科臣朱童蒙等特疏訐公。公疏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畧言、隆慶卯辰間、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其相業。　神宗酉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嘗過而問焉。若以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之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連上四疏、乞休以去。魏璫矯旨削職。居亡何卒。崇禎初追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公爲人正直忠厚。當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墻高峻、如泰山喬嶽之不可仰、而嚴霜烈日之不可近。公顧頹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而不得至其前。一段懇懇惻惻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飾詐傲僞之態。嘗言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我爲紅爐、是鐵可鑄。我爲太虛、凡鳥何飛。在都門過錢宗伯謙益邸舍、抵掌談笑、欠伸於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鼾齁熟睡矣。又方中丞震暘謁公於家、蕭然一室、臥榻之側、繫一伏雌、坐談良久、即命夫人烹以饗客。會以之官至彭澤、公懼毋舟楚治、欲亟得夫、而夫星散。公持尺牘呼尉、至鞫訊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公旋自慚悔不已、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詳刑要覽一冊。每語人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遽忘恭敬心乎。詞暴氣厲、恐不可令知者見也。其耿節直腸、謙光古道、大都若此。然於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推折、忠邪消長之故、一語及之、意氣奮激、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之奔杓、會不可禁禦。每有所見聞、輒草疏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意不假商飭、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削藁忘之。公歿後、門人林銓梓其奏議詩文若干卷行世。

論曰、西江鄒氏、系自武林、則溯木本水源、忠介公嘗

與吾家同譜云。穉知忠介之爲人也，明識治道，敦賢友傅，通達國體如陸敬輿，賢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無私如包希仁，忠義恐篤如司馬君實，是固兩朝之麟鳳，身止家乘之山岳乎。顧自江陵以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大用。晚登三事，復爲惡黨論逐以死，惜哉。古人有言，愛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惟忠介公足當之矣。

鄒漪撰《啓禎野乘》卷三

貞靜先生馮子咸行狀　　馮琦

余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冶水，再逾月而葬，謹紀其行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咸，字受甫，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益其志也。父冶泉翁，母李夫人。少失怙，李夫人慈母也而嚴父。既長，娶冀端恪公女。丙寅，爲郡諸生。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冶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己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

初從端恪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儕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絀之。曰：勿目脩大爲閒闊，勿目放恣爲灑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徽纆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醒身應務，皆敬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冶泉翁，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衣。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氏貧不能自存，公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事之如諸父禮。居常嘆俗失世吹始於禮亡，欲酌古今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

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毋敢不躬讀、毋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恭、撫子姪欲歡篤至、必敎之以正。晩舉二子、曰琬、曰琰。甫稚、懷抱、即口授句讀、拱揖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務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毋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冶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爲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劑量其多寡、貧者蠲予之、貧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泉而聚之、設義會以備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敎、多爲善良。與人處初落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容至不張具、班荊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詡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爲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詡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平最騖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世家庭愛其猶子也、餽諱之如嚴師。於鄉人好馬君、馬君卒、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劇、朱公及余皆傳遊京師、獨茂才旦夕視公病百餘日、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涕。即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爲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與賦弓、情非挾傲、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爲。然則謂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書墨而正納、紙取辱焉。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謙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渙然矣。鄉人皆稱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爲所化矣。平居議論類如此、大略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胡敬齋。平居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衆一世從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爲與是者、雖百折不易也。吾友鍾叔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虞廷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爲知言。學者稱爲貞節先生。享年四十有九。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孚遠神道碑

孫鑛

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公者、德清人也、諱孚遠、字孟中。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即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之學。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十月授南京工部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廠、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宜載瓶入都、胥人每倍困之。公乃令計舟大小為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關、例輸米舟五石、名曰纜價。公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堤、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近頌者藉藉。四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勳、蓋冢宰胡莊肅意也。胡公任南參贊時、以汰營兵事知公非徒以講學也、而文選郎中胡公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公款語。先是選君高貴、不輕與新進交一談、胡公乃爾。然皆講學家常語、道己所得而已。而諸察詫其事、以為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則爭問公、公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目、而一二同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一時講學諸公亦少横恣、諫多為之羽翼、閭巷諠傳、謂將欲盡易置諸大臣、衆

毅心憤之。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為次、前傳不論、而公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缺、胡公以傳欲起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垣墻間因有訛傳、銜者益刺骨矣。然前傳有深淺、亦不可槩不論、至近歲竟行。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公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殊抑講學者、起公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猖獗海上、助為聲勢。公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為要領。即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右城村、一軍軍烏嘴、兩魁大懼。公遣使諭之、即乞降、且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擒降者殺之、茂、俊美復逃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膈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身隨公來。公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詔賜金綺。移閩臬、會新鄭罷、復閩察、公謫兩淮運同判官。是歲隆慶六年也。是時一榜所黜皆高黨、公乃高所麾、又銓部例止黜一人、已有東明穆矣、何復及公、則以掌考功者乃夷陵郎並删同年友、銜公深者也。公心意鬱遂終隱、往見一菴先生、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

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illegible]十六年中夫嘗一[illegible]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考功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拔推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公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謁江陵問及馬政公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負累苦其肥乃日步作之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豆止取儆急饒足猶問之若何衝陷如燕人語舟且豪貴占恡者多是皆可裁去銖銖民血何爲守膠柱失炙轂因陳便宜四策初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公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吏部歲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王夷陵出公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歉其德謂忌者欲處公以府若託申閣學居間或可免而公拒之甚力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覷無何建昌之　命下矣公明於經世之大體沈細有斷余素敬慕公至此始識面公亦弟畜余每相過談世故公所権衡必究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凡邊情漕務財利及細事皆酌論一二遇有措置法不徒指弊盡也其論人不過刻謂濟世須才若止律以品誰不能者即獨矜品品即下何若才者猶實有益於世遼大將李勛大將威當事者重倚之人或病其專公曰將材定難今但二人填鎮即心折矣是時方又令守任其處公知府非徒摧抑寔貨其久羈之然寔不出相君意人皆謂江陵擅威福諸如此類衆皆默遜彼當之彼則不辭斯則其善取權者也公守府廉謹無庸談尤以敦教化為務大約如黃潁川韓焉朔規模不廢講學新城舉人鄧元錫篤行著書公甚重之親造其廬謁焉十一年入覲抵京因攜鄧叟所著函史示余余曰可濟世否公曰未敢輕許然是務寔踐人也是歲余奉遣以公俾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鄉給事元標特疏薦公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嚴然甚敬舉人王之仕又前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皆積學不仕公移書當路薦之後三君得徵以公爲之地也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水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民[illegible]相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君嘉禎知當塗

縣、系與公契因共平心讞解之、訟息而罷焉。公又
請發帑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饑獲者數千家。
會都御史李公材以滇事被逮、公與李同年、以講學
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耳。而南
道某遂劾公、 詔降二級降外。歸數月、獲送考封公
終。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
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原自閩發之。
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備營兵、請帑金六
十萬貯以備犇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
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關司農者悉并入稅局、由是餉
漸充而民所供頗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
島酋相譽狀。疏聞於朝、請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
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
禮道其實、謂即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善。後奸人惑
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公中策也。公又念
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故在也、而
不甚嚴、闌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符、至急時
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
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
海患弭。 詔允之、閩人便焉。饑民嘯亂、劫會城、
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略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
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
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爲賊。公
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
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劾之、以疏會按院、其人
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語侵公。公
不爲意、朝議兩是之。然公竊萌於此矣。講學者多黨、
公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
以事竄、則謝不與交。又南昌一講學魁、亦以請救拒
絕。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戍閩中、
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
秤、公近之矣。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
郎。是時倭未平、公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
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公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公
在南都以閒暇、又盛講學、與禮部楊公起元俱以部
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
適官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已謀以冒濫中公、公至是復
惜講學遺端、遂不可解。公抵清源聞之、以病乞、 詔
不允。比白簡上、復 詔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

得　尢、歸家不殖生產，亦不如二氏行樂，已致教，以講學爲務。嘗以所著論語述示余。然公于陽明雖服膺，然所講者非良知派也。生平質直，不樂倚之委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岸薄，咸吐誠磊落可喜，益自謂學所得如此。然彼口語亦坐此矣。公以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予祭葬，贈南工部尚書，錄一子。子大受，今業國學，繼二男也。葬在鳥程官澤山。銘曰、

質諒不公卿，國史曰未爲不遇。于且前膺簡擢名卅，如其過吁。嗟乎許公信數之奇，雖歷卿貳，贈正卿，夫何以爲陳力。南工移南銓，以北非絕類也，而衆忌已歸。雖名予告，定與時違，兩相修卻，病夫乃一。尾麈未暮年，內察復及之。彼相既銜，銜相者乃求疵，下石於穽，惟恐起有特。左官九載，爲部隨伍，楚相最難合，適有合竟爲衆沮。少參且勸，僅出守府。督學關西，晉貳京尹，繼響康莊，前跡盡泯。一青爲義，後起旁吻。嗣方舉忽鍛，志士有憤。輾轉數階，始晉中丞。振武敦仁，善政有經。胡因小隙，蝦嚼青蠅，雖陟棘寺，旋佐司馬，彼心未忘，讒說仍播。殫力兢兢，竟退在野。君子攜　朝，孰但爲左。榮遇幾何，如許坎坷。夫以公之學共才，使得要以贊，　明時霖雨八紘，豈不偉哉。即不然，而其言行、其志仲、異已無猜，正氣猶扶，猶慰吾儕。今所遇如茲，孰主其裁。然而公守益堅，其講學不衰，抱道以終，不朽者來。俯仰古今，何合何乖。

《國朝獻徵錄》卷四一

司業季亦卿道統傳　　葉向高

昔在癸未，讀中秘書者二十有八人，陳州季亦卿爲第一。十餘年間，浮沉生死，大異昔時，乃近者復失亦卿，情其如何。因爲之傳。亦卿名道統，字亦卿。先世昭信公自宣州徙陳，昭信公四傳至贈檢討公，是生亦卿。亦卿少而穎，七歲之母家，里師問孺子知書否，因採古文[illegible]令讀，[illegible]已[illegible]成誦，[illegible]以難里師，里師遜謝。李氏兒來易[illegible]也。[illegible]年以補弟子員。久之，乃第，以庶吉士[illegible][illegible]林[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林沈精覃思，大肆力于文章，乃聲詩尤工，[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附其門，亦卿皆引與切劘。持論甚高，而大指在[illegible]川、襄陽二家，致亦似之。以使事過里，[illegible]贈公沒，亦卿稍及視疾，至卒喪皆如禮。再入翰林，分校禮闈，稱得士。已晉司業，涖留雍。南中士汰易爲邪，亦卿約束甚嚴，紛之繩檢，諸生廪廪坐舍中，講誦不絕聲，趾無敢戶窺。其才者喜得師，吏來

槧業文日彬彬矣。先是雍士登薦書殺故額五之一、亦卿疏復之、比歲自成均舉者皆高足弟子。時謂亦卿操士嚴亦重其倫鑒。無何以疾乞歸、疏三上不得請、遂自免行、至荆山卒。會有詔徙北雍、以左中允視事、而亦卿不及聞矣。方亦卿去時、心念太夫人甚、晨夜疾馳、與得一見、然卒弗見也、悲夫。訃自白下來、家相與訝、季君貌重而行淳、庸詎止此。已復相與太息、安得風流文雅如季亦卿者。亦卿善飲、雅以飲自負、登筵逡逡、若不勝爵。比四坐稍酣、亦卿乃引滿無算、強答與俱。客多避伏引去、亦卿故自如、益復浮之、旁睨坐者、君胡不自力、令高陽生笑人。於是亦卿酒聲與其詩俱噪。其在吾黨、惟四明王季孺、蒲東楊曰泰稍相酬酢、業皆先亦卿往、亦卿然不自得。去之留雍、喜官舍稍勝、有亭水竹間、課士之暇、輒坐飲其中、且飲且吟。後半歲以病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或謂亦卿之詩得酒爲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皆哭。往里中有某姓者修郄于鄰、誣以拾遺金抵法、衆共冤之。亦卿白之官、乃解。既孫二姓約爲婚、婁不能就、亦卿出貲佐之。凡亦卿之樹德于鄉多此類、卒以見思。亦卿既沒、遺稿多刪、僅存若干卷。有子鏡、能世其業云。論曰、楊子雲有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然而禮言嚴、書言寬、何相左也。繇其指歸、嚴則尊而寬則行、孰能廢諸。季先生與余並時而教兩雍、科條不同、要于尊道立敎、是在吾友、余不及也。夫江左六朝之遺也、流風靡靡、非吾友厚爲之坊、習愈替矣。昔司空在坐、桓譚變色、嚴正之移人如此。故余因論季先生得敎指焉。

《國朝獻徵錄》卷七四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八

郭正域　葉茂才　趙邦柱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毅郭公改葬墓誌銘

萬曆中、歸德沈文端公在政地、江夏郭文毅公在翰苑、咸以公廉彊直爲時斗杓、而兩公者亦深相得也。四明沈文恭公當國日久、訾議叢集、不能不意忌歸德。郭公署禮部事、於四明多所枝拄、言者詆訶四明、連及其黨、其人皆宿昔歸附郭公者、於是四明之私人謀傾郭公以翦歸德。械既成矣、楚宗人華趆上書首告楚王非恭王子。王大懼、輦輸其金錢走闕下、使人私於郭公、幸毋窮治楚事、請以餽首相者餽公。公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力。四明以下皆宛轉爲王請、公固不可。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蹤緒、華趆首不盡誣、公持議益侃侃。諸爲楚者疾其梗己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己也。訟言楚宗之來皆公使之、相與盡力排公、而嗾王飛章劾公以相抵。公抗疏伸辯、以王餽金書上聞、且向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邨、須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上初得妖書也、以謂牽連宮禁、其間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四明之私人聚族而謀曰、楚事方殷、而妖書踵作、此可以一網而盡也。以楚事傳致妖書、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證明楚事、則楚獄可立解也。於是四明從容爲　上言妖書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爲此、微引其端、以聳動　人主。御史康丕揚則曰、自華趆訐楚王、而奸人無所忌憚、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實一根柢。給事錢夢皐則曰、首相一貫不主楚事、則妖書不出矣。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某、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四明乃擬旨窮治、務得眞賊、并勸公以楚事聽勘。荊門州故同知胡化老而狂易、上書告州官阮明卿、謂妖書出其手。事下刑部、夢皐等告尚書蕭大亨、胡化與郭同舉於鄉、郭在楊邨、乘婦人輿宿歸德邸舍、相與竄謀、不可失也。大亨讞胡化、使引公及歸德、化叩頭大叫、痛哭曰、阮知州殺我一家、我自來叫冤、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

犬殺人媚人，即見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說蜀犬者，斥夢阜也。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讞，上曰：「誣也。」盡釋之。而東廠捕得妖人皦生光，異時嘗以宿憾把鄭皇親，造妖詩大署其門者，上意欲歸獄於生光。四明意未厭，揭請詳鞫。丕揚抗章訟生光之枉，請少緩其獄，賊之父子兄弟可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公與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上怒以阿庇反賊罷丕揚，四明力救之以免，而獄益急。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汝忠追捕無虛晷，逮醫人沈令譽及名伶達觀，從令譽床頭獲片紙，語連歸德門人刑部郎于玉立、吏部郎王士麒，皆削籍，而恨王立尤甚，欲幷殺之。歸德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徼戶閾，不敢晝啓。楊邨拉岸，重圍擊柝，謼呼徹晝夜。喧傳上出龍票逮公及王立，喝令早自裁也，可以無辱。公曰：「大臣有罪，當伏法死都市，何爲自屏草外。」時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盃聊自壽，大家頭上有青天。」意氣自如也。汝忠盡械公僕隸、竈婢、乳媼及傭書者，男婦老幼共十五人，剕劓鍼灼，五毒參至，每上彭考，兩脅肉拉毀墮地，竟無所得。汝忠以金吾告身誘書役毛尚文，令引沈令譽，而以乳媼龔氏十歲女爲徵。會訊之日，東廠陳矩詰龔氏女：「汝見妖書版幾何？」曰：「版有一房。」矩笑曰：「妖書僅二三葉，而版有一房乎？」詰尚文曰：「沈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戎政廣平王公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書，將有兩妖書乎？」考皦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令引公，皆不肯。生光坐褫輿中，矐目仰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剮，我一身當之，奈何教我奉沈相意，妄扳郭侍郎。」總憲三原溫公、禮部侍郎晉江李公越席而起曰：「讞獄者苦不承，安有既承而反相抵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矩嘆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公既去，御史史學遷勸楚事，其寃大白。四明積不爲清議所容，乃拉歸德與偕去，而楚宗與王相搆不已，至於刼王人，殺鬨府，三十餘人駢首就僇。假令華越之來，公果爲禍始，公與諸宗衡宇相望，當此之時，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公其能晏然而已乎？羣小聚謀殺公，欲借妖書以解楚事，久之

妖書獄而楚事乃益白。公之不爲羣小所救者、天也。其大節凜然、終不得而抹撥者、亦天也。公何憾矣哉。先是、楚勘疏入、　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李公在部、爲撮略以進、而諸人謂公匿議單不上。公不置辯。李公上言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息。妖書獄急、翰林華亭唐公偕晉江楊公、郎墨周公、會稽陶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踧踖無所容、揮杯茗酹地、以子孫爲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希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辭於天下後世乎。四明色沮、獄漸解、而蕭大亨欲脫皦而坐公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古抵其藁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當盡數抵償、不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面折戶部尚書趙公世卿、奈何附權相以害正人。趙立命駕往說四明、四明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焰熏天、障日、宮府震動、海宇軒簸、而詞臣散僚引據名義、獄不少鯁避如此。然自時厥後、詔獄繁興、黨籍代有、傾危之禍、釀於縉紳、而婦寺小人相挻而乘其敝、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吾觀國史至癸卯甲辰之閒、未嘗不廢書而嘆息也。公諱正域、字美命、楚之江夏人。其先世有諱聰者、以驍勇事　高皇帝、受長弓大矢食寀之賜。子孫世習武、至公父諱懋、始以文舉於鄉、仕至趙州守。以公詹事、考贈如其官。母王、爲淑人。公舉萬曆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甲午、充東宮講官、陞春坊中允、歷諭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講幄。　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　東朝每午夜出講、以爲嘗。天寒甚、鑪無宿火、公大聲語近侍曰、無論皇太子王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虐僵口噤以死乎。翼日語傳禁中、鑪火郁然矣。事雖瑣細、公所以擁佑　東朝、良有深意也。敘遷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掄眞才、請罷納貢、毋以明經之選夷於鬻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壻也、驕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侯家奴百數蹋邸門、而寧遠、魏國盛氣懟公。公曰、以學錄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

得褻衣走馬、橫絕先師廟門。以先師扶國子生、非以學錄扶都督也。即上疏、曲有所歸、不若兩平之。令諸門交相謝而罷。居二年、陞詹事府詹事、儲講如故。壬寅、晉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踰年、回部、攝部事。公在部諳典故、惜名器、堅執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吏、不假權郎吏、部務爲之肅然。孟夏朔日食、値　廟祀。公言、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救日、翼日享廟。從之。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薨、公斷以聘儀遭喪、入竟則遂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況天子之於臣耶。卒遣使行。夏至陪祀、諸臣託疾不至。公謂祀事不虔、疏　上久不躬祀所致、請下詔勑厲。其意實以諷切　人主。回夷帳內府王價羈留病死、號泣道左。公曰、　明主可以理請、柰何以小費失外夷心。疏請支給、　上趣令承運庫予之。其援据典訓、顧恤國體、皆此類也。日食之占曰、日從上食、占君知佞臣、安心用之、以亡其國。四明惡之、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妄言禍福、當叅。公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能叅、我能救、毋恐也。四明聞之而止。兩淮稅使魯保請專勑關防兼督澗直織造、歸德持不可、而四明票旨兼予之。公曰、改造礦稅之別名也。保得關防、是總督四省也。勑可與、關防不可與也。四明強應曰好、而使文書房近侍以　上命脅公、公持之益力。四明告歸德、　上怒甚、必有處分。歸德曰、郭以此去官可矣。四明慙、弃恚歸德。而　上顧司禮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官。四明疑公有內援、益比而孳公矣。秦王爲其庶子請封世子、公堅執不與。又請封郡王、四明擬旨下部、公堅執不肯覆。四明又使前奄以　上怒脅公、公弗應、牓示部門曰、秦王孫中尉進封、父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得封世子。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府所推金錢皆不效、而恨公者益深矣。謚議起、當奪者之子孫訴於政府。四明曰、我在誰敢奪。公曰、敢奪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謚、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不下、而謚議不果行。公之與四明相枝拄者、其

大端如此、而其它固未可悉數也。公在儲講日久、深悉 神廟父子慈孝、儲位必無覬覦。用立之後、政地頗自負定策、公爲詩志喜、有會誇麟趾周公子、不侯鴻飛漢老人之句。妖書事發、請戒諭東宮侍衛伴讀等官、以公爲東朝講官、可鈞連發難、雖震驚弗顧也。 上召 皇太子慰諭曰、哥兒莫恐、不干汝事。 皇太子亦語近侍、何故曲殺我好講官。奸人聞之氣奪。本公所以得全者、 神 光二廟之力也。公歸田後、聲實益著、海內望旦夕枋用、以爲一出則太平可立致。聞公之訃、雖芸夫紅婦、無不嗟咨歎息、謂天之無意於斯世也。公在史館與福清葉文忠相厚善。公高明果毅、勇於擔荷、福清樂易善柔、妙於調御。兩人交相規切、心皆不以爲然、而不相非也。福清大拜而公溘逝、海內惜福清不得公自代、而福清亦用以爲恨。雖然公雖不用、其所自樹立已足以表見於天下矣。嚮使得君專政、優游綸閣之中、以調停爲燮理、以遵養爲包荒、以朝廷爵祿爲果蓏、以國家元氣爲癰痔、身贏老成長厚之福、而國食敝窳朽蠹之禍、公亦豈

願之乎。用而負國家、不用而自負、用不足以爲伸、而不用不足以爲詘。以此易彼、必有能辨之者矣。福清之論楚事曰、七國未削而錯先危、公弗是也、卒有妖書之禍。嗚呼、錯則已愚矣。人臣殺身有益于君則爲之矣、安得謂胡廣趙戒賢於李固也。擧世悠悠、鮮不智彼而愚此、可勝歎哉。公卒於萬曆壬子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九。妻張氏、繼室畢氏。生子四人、文封、武封、昭封、宣封。其三爲任子。女二人、嫁宗人蘊鉷、李[illegible]。公沒後之四年、 上命禮部請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天啓初、奉 光廟遺詔、疏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蔭一子中書舍人、加祭一壇、謚文毅。嗚呼、成 光廟之德者 先帝也、孰謂 先帝不聖明哉。公爲文章雄健磊落、似其爲人。生平好有用之學、於朝章國故、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利弊興革、儲峙胸中、倒篋而出之、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若干卷、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楚事妖書始末、十三經補注、凡若干卷。葬以乙卯二月、墓在龍泉洞山。文忠公旣誌而銘之矣。其改葬於某阡也、昭封以續志

屬余曰、昭封生於楊邨、僅十日而乳媪之夫械去、媪日夜哭、乳湩不下、僅而不死。以父任爲郎、坎軻跋𨃮、幾填牢戶、眞世之不幸人也。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他日庶可以見先文毅於地下。余曰此吾之志也、其何敢辭。銘曰、

於穆上帝、高居法宮。靈璅沈沈、應門九重。日車中天、雲旗在下。豈無宮隣、厥有金虎。矯矯郭公、江漢炳靈。如弦斯直、如冰斯清。豫章銅山、淮南寶賂。火齊堆盤、金錢塞路。經書滅郿、史紀易馬。九廟神靈、誰與敢假。銅壓旁午、銀璫錯互。鬼神晝號、眞宰上訴。殺機蹶張、箝網林植。全身保名、

聖主之力。自公之去、視天夢夢。章奏寢閣、朝著霧霿。自公之亡、讒人罔極。葦笥籍盈、端禮碑泐。嗟公一身、繫國紀綱。國論職志、黨禍濫觴。流言丹青、朮沈石浮。窮塵一昔、枯竹千秋。勒銘幽石、爲示無止。毋耽黄扉、而媿青史。

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卷五一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葉公墓誌銘

萬曆中、東林之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爭相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己、間執其一二瑕疵者以相詆讕、指清議爲横議、陰護其所扶謫之人以箝天下之口。甲寅、乙卯之閒、其說始大熾。葉公官南太僕、抗疏闢之、以謂決裂國論、敗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引繩批根、公眇然孤踪、忽發讜議、聳驚且恚、聚族而攻公。公不激不隨、端坐而肆應之、且累疏乞歸、言者卒無以勝。公　神　熹之際、東林之與黨論迭相勝負、然公之言卒未嘗不勝、其故何哉。嗚呼、公之所以勝者、蓋有所以爲公者在也。公諱茂才、字叅之、其先世自吳江徙居無錫。高祖諱昌、曾祖諱芮、祖諱謨、世有潛德。謨生聯、娶許氏而生公。公面目清削、不苟訾笑、體骨稜層、若出衣表。自爲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舉萬曆己丑進士、選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京工部。榷關蕪湖、盡革它稅、不名一錢。胥吏以舊例爲請、公爲俚語訶之曰、勿多言、左右排列金剛、檯我不動矣。已事、上羨金數千。奏疏曰、久旱而得通、故有羨金、請不爲例。且進羨非臣志也。神廟嘆嘉、賜白金松布以旌異焉。改吏部郎中、再請告歸。久之、起禮部郎中、歷陞尚寶司司丞、少

卿、南京大理寺丞、南京太僕寺少卿。始一出，家居十五年矣。又七年，起大僕寺少卿，改太常寺①少卿，皆不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甫三月，請致仕。公仕宦强半在南，什九在告，布衣蔬食，食淡攻苦，有堂三楹，不施丹雘。安人老矣，躬親紡織，青燈白髮，熒熒丙夜，其肥遯苦節，雖小夫稚子無閒言也。當言官與公爲難，盛氣奮筆，必欲有加于公，問影吹聲，描頭畫角，已不遺餘力，然終不能毀公之廉，以爲貪，而訾公之恬，以爲躁。至于今衡門如故，子姓蕭然，雖夙昔操戈向公者，未嘗不聞其風而感，讀其書而思，望其室廬而低徊不能置也。嗚呼！此吾所謂有所以爲公者也。公生平學問，躬行實踐，信心爲己，感民彝，痛國是，是是非非，如風檣弦矢，觸而必發，豈有意與黨人爭勝負哉！天啓中，閹禍將作，急流勇退，優游終老，高忠憲之殉難也，慷慨急難，以免其子。緹騎邏卒，交跡於道，不少輭避，人始知公非以智免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仁者必有勇。其公之謂與。公卒於崇禎二年六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安人華氏卒於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篤孝，自營生壙於江陰馬鎮先人之穴左。没後之五年十月，與安人合葬焉。安人生子繼武，九歲而殤。生一女，嫁秦雷震。側室胡氏生二女，嫁孫竑、禾薛憲伯。公之卒也，其嗣子繼斌、光輔得請　賜祭葬，乃屬職方華君允誠爲狀，而謁銘於余。華君學行卓然，稱爲公後進者也。其狀公爲信。銘曰：

居官三十年，泊然儒素。閱世七十年，渾然赤子。夫人不言，直哉如矢。角巾東歸，虛堂隱几。穎然真氣，没而不死。我鑱銘詩，用勵頑鄙。

錢謙益撰　《牧齋初學集》卷五二

參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觀一趙公邦柱墓志銘

郭正域

予與安甫自童子時同起庠膠，予長安甫五歲，乃安甫先予六年舉於鄉，後予六年成進士。予在翰林，安甫在吏部。予南，安甫亦南。予歸，安甫亦歸。安甫於里中獨雅重予。兩人生平多切劘語。凡文章行藝，予不忝一日之長，言無忌諱，而安甫領畧獨深。予遭大難，安甫驚悸泣下。其後安甫無疾而逝，天何奪吾安甫之速也。按狀，安甫姓趙氏，諱邦柱。其先豫章廬陵人。宋宗室有經畧豫章者，世家廬陵，自敬榮公徙楚之咸寧。生魁賢。魁賢生鶴，爲諸生，餼於庠。生安甫，其仲也。性穎敏英秀，白皙，望之如玉人。時蒲圻魏順甫有文名海內，一見安甫文，大奇之，曰：吾閱人多矣，無如趙仲子。遂以次女女焉。年十四補諸生，十九爲歲丙子，舉楚第三人。己丑舉禮闈，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課，九門鹽法，薊州邊餉，一毫不入私橐，人稱其守。改吏部主事，有饋玉卮而詭言壘挺者，覘其受也，兒而卻之。諸凡干瀆一切[illegible]。念姚太宜人病，請告歸，而太宜人逝，以不及[illegible]含斂，籲天擗地，布席旅側。服闋，謀屏居田野，奉太公菽水，而太公促之行。甫治裝，而太公捐館，哀毀骨立。會銓部與政府不協，相君故以事憾先後吏部諸郎，遂下旨斗逐諸郎，而公名在所逐中，調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朝野不平，而公無[illegible]微見顏色。在南十年，買舟負米以供朝夕，意豁如也。少宰止菴楊公宣言於朝曰：以趙某才品，可久淹南耶。改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時太宰爲見臺曾公，有道經留都者，訪人才於曾公，公曰：諸曹吾所未悉也，吾署中宜莫如趙賢已。陞南京光祿少卿。曾公意未愜，既致政去，復以書言於當路，不令公知也。會以　皇太子千秋入賀，時宰握其手曰：公久淹南中，此閒宜藉重公。公薄其人，不答。久之，陞通政右叅議。故事，諸中貴以銀臺爲外府，所請乞訟詞以百數，動至破人產。公痛懲其敝，關說不行。諸中貴伺公上疏至殿庭，環而詬語以百數，公不應，第命持一名刺詣司禮諸閹，悉鼠竄。會科臣有附執政疏言相權漸輕者，公適在大司馬李公坐，謂公曰：此疏殆有微指。李公曰：何謂也。公曰：是欲以追四明山陰耳。李公未達。明日臺省藉藉如公言。李公謂公曰：僕閱全疏數過未喻，公見疏首即了了，此其智奚翅三十里哉。有丞某具疏言天下事，以時宰方唐楊綰、宋文彥博。公

其、夢、燴覗聽、屏去不奏。會署務旁午、於一切奏報多所釐正、梓爲書。安甫故瘦削、似不勝衣、又重感時事紛沓、有遠引意。遂乞差歸里。於近市隙地搆一小樓爲避囂計。亡何以疾卒。平居無疾言遽色、臨事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自髫年與伯兄貢元公季宜黃令共朝夕、驩甚。及宦遊、撫諸姪如已子。處私室、雖溽暑不岸幘、孌童季女不入門。食不兼味、布衾裘葛不敝猶不更爲也。嘗言仕宦須早爲歸休計、卜地爲園林、鑿池養魚、植花散步、聊以頤性命、攝身心、何必車生耳哉。通籍至臘仕、手不釋卷。尤好爲詩歌、不作近人語。而天奪之年、弗竟其學。所著有亭帚言、南遊草、悠然齋尺牘、納言愚得、周易注疏等書行於世。生嘉靖戊午、卒萬曆庚戌、年五十有三。

《國朝獻徵錄》卷六七

校記

①太嘗寺：當爲「太常寺」之誤。

明儒碑傳集卷八十九

馮從吾　高攀龍　繆昌期

甘丙　馮應京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謚恭定馮先生神道碑

長安爲風氣所滙、大河縈繞、太華巉峙、原隰沃演、扶輿萃靈、迭迭有杰人鉅公起而應之、如漢之第五伯魚、楊伯起、唐之韓宜陽、宋之呂正獻公、皆其選也。關中往喆、史不勝書、獨臚舉四君子者、第五倫作司空、韓休作相、罷爲工部尚書、呂晦叔平章軍國事、亦以司空拜。千百年後有官閥同者、馮先生也。伯魚在朝、忠不隱諱、直不避害。韓休直方、不務進趨、尤爲時主畏憚。晦叔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勳業得之問學居多、而鸛雀鱣魚、御集講堂、諸儒有關西孔子之稱者、惟楊伯起。千百年後、進而竭忠同、退而窮理同、合四君子而會爲一人者、馮先生也。馮先生者、大司空少墟也。王文成嘗作人心有仲尼之詩、鄉塾傳誦、擬于鞞鐸、俊兒郎厭其腐弗習也。先生之父手書以授、而先生犁然有當也。居兩喪、哀毀如禮。以論學爲德淸許公孚遠所器重、連掇兩闈、觀禮部政。入朝者多飯中貴家、先生獨携茶餅往、所到必以理學書一二册自隨。選庶常、以端靜寡營得之、然不規規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曷同志。除山西道御史、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通者、卻必峻、若輩聳息。都中饑、官爲設糜、無抹道殣、時自取啜之、迺克有濟。壬辰大計、以先生司偵邏、包匭肅淸、生平與相知贈答書卷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司城者結首揆紀綱爲厲、疏斥之。省中胡汝寧、權門客也、屢彈不去、以先生一疏逐。

神廟中年、朝講浸廢、或飲酣甏、左右給使、齋心草

疏、有困麴蘗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宴眠終日等語。神宗怒、欲賜杖闕下、會長秋節、輔臣救免、遂請告歸。三年、還故官、督長蘆鹺政。每按部、德教爲先、進諸生而教之、遴其鄉之堪表率者而崇奬之。至吏而餓虎、賈而碩鼠、無逭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竟從白簡、坐是與要人左、遂以它言官株累、削籍林居二十六年。

光廟改元、累用符卿冏卿廷尉召、因兄喪未行。熹廟初、與鄒忠介先後出山、適有遼左之警、羣心惶惶、爭遣其孥。先生獨盡室以從、示不返顧。亡何、廣寧失守、經撫携手入關。先生謂不逮治、何以曷守關將吏、率同官具疏、朝論韙之。後以中丞佐西臺、而忠介爲御史大夫、善類倚兩先生爲重。兩先生方尋山中講學之盟、以與起忠愛、其衛世良苦。又因廷議進藥事、謂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也、議甚正、羣小聞之齒擊矣。於是刺講學者踵接、而先生與忠介後先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即家拜工部尚書。是時逆璫猶以人望羈先生、乃正氣怒張、璫亦磨牙向人、因疏辭、予致仕。次年、褫其官。有同鄉踞均衙者、選一狂猘撫關中、日夜窘辱先生爲事。已而詧見其清、不忍加遺、惟毀書院、曳先師像擲城隅、以洩其憤。先生痛如切膚、吁嗟病榻、晝夜趺坐二百日、夜不就寢、竟以此長逝矣。希孟諸生時、從奉常姜公士昌、御史大夫高公攀龍遊、而知先生。比辛酉壬戌間、相逢京邸、甚驩、每爲余娓娓談林居事。方其以御史奪職歸、犍扉塊處、九年不出門、六年不踰戶、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司啟鑰、親朋罕以刺通。有問學者、一稱子肅而入、坐久、碾來牟、剪葵韭爲供。

輶軒客及內外臺使者至沽斗酒烹一伏雌油油而退去後杳不相聞若公庭及單車應召卽號同志無掌大赫蹏相貽也始病怔忡以靜存調之靜極而通深造逢源得之病中居多有侍先生數十年未嘗見有擇言擇行流露從橫居然性體擬之大儒宋以上勿論其在　昭代則河東餘干之間乎憶辛酉冬中州某公一日集十餘客先生與希孟俱預焉頗商及學問事酒三行鄒先生振音歌人心仲尼之詩以侑之余固疑其為講社也浹旬而馮先生折簡相招集城西道院至者幾三十人多一時名卿先生拈若合符節語窮其合一何在問有一二送難者迄無了義余歸從枕上尋繹復念世人側目羣賢久矣輦轂下復闢講壇謠諑之叫也甫明而鄒先生叩門來謂此會子毋往余躍然曰余固欲止兩先生鄒先生曰馮子以學為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共之又數日而先生來余諷曰國家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需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與起親上死長之心講學何可置也余嘿然不敢對壬戌八月余乞假還先生召余暨魏給諫大中盤桓抵暮而別別後人言蜂起先生歸秦又二年璫禍作余從鋒林劒樹中留此身以事

聖明然骨脆力蹇迄未窺學問之藩而先生不作矣髣髴生平豈獨喆人之痛茲其子嘉年以麗牲之石見委櫽括其梗槩而繫之銘先生諱從吾字仲好學者稱為少墟先生世為長安人官爵存殁卒葬婚嫁詳誌狀中銘曰

終南惇物榮以渭水山高土深民風茂美挺生巨人秉中蹈軌輔世覺民視聖而履揚庭呼號豈曰瀹詖生平所學以獻

天子。遇則霖施，違則霞舉。往復平陂，卜公出處。一榻經年，兀坐不起。竹徑雲封，荆扉雪壘。雍頌儒生，摳衣納屨。春滿河汾，風清濂沚。以翼天常，以維人紀。詎曰聚壇，號召徒侶。含珠布襦，狺狺未已。維蠅有矢，維蠆有尾。糾聯貂璫，毒流海宇。牖下考終，得死所矣。道山爲岡，理窟爲房。鬱鬱蒼蒼，焉公之藏。

姚希孟撰 《棘門集》卷一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更始，首僇逆閹，言者始上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曰忠憲。崇禎三年某月，公之子世儒始奉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錫山之阡，俾謙益書其墓隧之碑。謙益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於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間，一二君子奮起下位，以搘拄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曆癸巳，趙公忤時相，被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即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侃侃不少絀，遂降揭陽縣添註典史。而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久之，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己，爭相標目，遂譁然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相

次枋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閹魏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戍趙公、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于水。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然其所繇來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終始、豈非天哉。公初聞有使收補與家人處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者。夜分、闔其室爐香彿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請河形神離矣、裳衣戊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潔身、不以苟生辱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絕廢禮。結願來世、不以之死忘君。從容就義、守死善道。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訾笑、淵停嶽峙如也。束修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謗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歸之。其自田間起家也、　熹廟幼沖、婦寺中外盤互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遺奸清國本爲己任、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小激怒　先帝謂訕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闕、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藤倚戶外、風采肅然。逾月而報罷。當是時、外庭攻閹急、羣小依閹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能久於位者、天也。其不能救閹禍者、亦天也。公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眞知實踐爲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弔古、雲水孤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見水、皆我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曳杖易簣、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講矣。公諱攀龍、字存之、世爲常州①之無錫人。祖諱材。父諱德徵、妣陸氏、實生公。材有弟曰校、任黃巖知縣、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子。其後皆以公貴、贈太僕卿。妣皆淑人。妻王氏、封淑人。子三人。世儒、世學、皆任子。世寧、邑諸生。公之沒也、世儒請于　朝、得贈三代如公今官。公卒于天啓丙

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官爵及所著書若干卷，誌于墓，譜于家者，皆不具書。嗚呼，近代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中則淳慶之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方立黨籍，公則爲溫爲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學，公則爲雒爲閩；其如公何？彼方逞黃門若盧，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鍛，百鍊良玉之火三日。張羅布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適以完節畀公。彼小人者，冰山既傾，腐骨猶臭，徒爲海內所咀嚼唾罵，傳之無窮。令其轉而自計，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之忠君愛國，死而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與愔淫謠諑之徒，比長絜短于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攄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之志也與？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懼而不死，敢因公碑首，麤述朋黨梗概，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憂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芳澤稠，珩璜琚瑀，紛相樛。回翔延佇，經九秋。虹蜺揚光，白日霁。蘭芷不分，蕙爲茅。先君後身，衆所讎。一夫九首，擇肉投。帝閽高高，靈璅幽。死暴都市，生彙因。天地爲籠，逝何訴？清泠之淵，水滔滔，蹇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清淮流。公非水解，乃天遊。皎如白日，臨中洲。扈從三后，參前騶。雲旗晻靄，衛九斿。手援斗柄，駕龍輈。騎鯨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殷戈矛。蜩螗沸羹，爭朝啁。靈不言兮，心豫宛。乘風載雲，過帝丘。

錢謙益撰　（《牧齋初學集》卷六二）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繆公行狀

曾祖王，
妣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
妣朵氏，皇贈淑人。
父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本貫常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天啓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閹，江陰繆

在左坊、羣小懟公於閹、謂繆與楊厚善、老於文學、奏草實出其手。閹銜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院、疏閣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公獄、詞牽連追贓。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坐檻車、取故紙敗筆、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授予曰、敢以是累後死者。公殁、予時時捧其書歎且泣曰、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隸黨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覓理筆札之責乎。後十年、予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然而歎曰、嗟乎、予於公乃今可以言後死矣、其可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舉萬曆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七年。　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諭德。是冬、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畢命于詔獄。今上即位、詔贈詹事、追及其二世、而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爲常熟[2]人、居小山之湖橋、國初徙江陰。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爲儒、任俠修長者之行。其父母馴行孝謹、饁耕相敬、有古儀法。雖其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雋才、邑令詔安胡士鰲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摳衣受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之上下議論、才辯鋒涌、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鍛礪志節、以古人相期許。予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殁、經紀其喪事、遂定交。端文與高忠憲公闢講堂於東林、公退而語予、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閒、朝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豈皆便文養交、蠅營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害己、欲鋤而去之者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曰、吾惟恐人爲僞君子、肯與人爲眞小人乎。往往盱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也。當是時、予以史官里居、羣小畏予之出而忌公之翼予也、曰必亟剪之、是將令虞山遠飛。於是姨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有　東宮梃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寀抉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

者。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摋忠臣義士。之案慧以公言爲徵、廷元頓足曰、繆官史館、安得司空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內計、公與予竝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止。自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射的、黨人之忌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予、則以梃擊前議、也。天啓初、逆閹已驕橫、殺　光廟伴讀安、逐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過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迂其言、頷之而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高公、楊公及桐城左公、嘉善魏公、豫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著、朝右皆側目扼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曰、內無末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予。左默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閹曰、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不可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西

谿、公自號也。福清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矣。公罷歸未踰年、劉廷元以副院入、坐贓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寀亦考死。廷元者、故所主風癲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事、邑令岑之豹遽前捉其手、妻妾不得訣別、惟聞銀鐺聲琅然撼版扉慟哭、徐傳語慰勞而出。閹既飲章捕公、織閹實誣奏始上、且有收捕五人後命。公中塗得之、疾呼家僮曰、虞山免矣。喜見顏閒、忘其身之在貫索也。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槖饘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月、閹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其諱、祭自二十二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辰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其斂也、十指墮落、捧擲置兩袖中、蓋閹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拲焉。其宅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閹自以爲得茸心於公、不知其代人操刀爲議梃擊者釋

慽也。嗚呼慽矣哉。公性純孝，父末疾，臥蓐十七年，午夜聞謦欬，偎偎若忤，臼撞胃，趣整衣立牀下。執喪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于肅拜請乞洋洋淫覆面也。邦君大夫少受一言之知，使車絓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推賢讓能，救過分謗，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才時，即以民瘼吏敝爲己憂。邑令臧罪狼籍，官舍有井，闌唐李嘉祐手刻詩句，載以歸楚，任滿營求保留，公移書遂之去。江陰民比屋讙呼曰繆舉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易疎豁，不立厓斥，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者，旣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呴濡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睞，手擾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好爲人規切過失，不少鯁避，或其人護前諱短，面頸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飈迴浪息，都不省記，而褊心之人驟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衷溪刻，領有鐍而胃有甲也。同年進士，醵金讌會，戚里椟席，觥籌錯互。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殽截，嗅若捥，卒發一語，舉座愕眙失色。久之，欠伸思睡，顧左右取馬去，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闌焰之方熾也。士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衆中面數之，其人赧而卞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喩吾指乎？蓋猶以爲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實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所撰稿於通衢，行人走卒塡咽聚觀，弗顧也。初欲梲楊疏其旣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左。閽弗任，則雙藤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捎馬，戟手罵詈，閽刺探巳十餘曹，公等故自若也。生平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餈錯列，餦餭雜進，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踦倚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牀奕盟類時，搉情僞，討成敗，揣摩天下事，不失毫髮。几席戶牖之間，多受人欺紿，瞪目顧視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處分井然。至於屛營箱篋，籌算錢穀，心懵手懶，雖僮夫稚子皆睨而笑之。口多微詞，兼好訾詆，就急徵行，至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韝袴，掙擲植立，與客談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伍聲折

支曲盡情態，緹騎爲讙笑失聲。其跌宕嗢噱，紆緩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脚，聊且繙閱，通曉大意，穿穴解駁，別出新理。陶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近之。虛懷下問，自視欿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勸學曰：無效吾腹笥枵然，爲貧子捃拾度日也。嗟乎，世之高冠長劒，大儒臚傳者多矣，其亦知公之自命失學者，乃所以爲善學也歟。公生於嘉靖壬戌七月既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人。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李柔靜仁恕，有婦德。痛公遇難，蚤夜呼憤，得疾驚惑，不嘗以死。李有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應昇其一也。考諸國史，詞臣死閹難者，惟劉忠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 天子既愍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猶有待焉。或曰有尼之者也。遡公之爲人，篤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舊，慎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疎於防奸，忽於酬物，是其所短也。其所短者，雖有深讎積怨，吹毛索瘢，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其所長者，耿然著明，如秋霜夏日，顧猶有異議焉，何哉？忠愍以血衊葬，公以嚙指斂，死無皐復，殁無家忌，後先慘死，寃動天日。獄卒之殺忠愍者，悔作逆天理事，懊恨成疾，未幾而死，羅文恭公記其事。今之士大夫讎公於死後，曾不如忠愍之獄卒，是何可令文恭見也。恭惟甲令，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咨詢，稽覈名實，應謚而未謚者，覆奏補給，固非一人一時所可得而專決也。當都堂叢議時，予已罷歸，無從奮筆彈駁，謹撰行狀一通，上之有司。他日節行定謚，廷辨可否，庶幾可考信不誣。謹狀。崇禎八年七月望日，舊史官常熟錢謙益狀。

錢謙益撰 《牧齋初學集》卷四八

明太學生子明甘君墓誌銘

子明名丙、字子明、別號琴亭、太守康平公孫、封侍御若虛公仲子、參知子開介弟也。先世載譜籍中。與兄參知少而失恃、鞠於大母。同參知受學三吾劉公、恪尊繩檢。邑方試諸儒童、子明棄而趺坐青原淨室、家索之歸不得。大母泣曰、老年望孺子青衿如望歲、孺子闒闒、老而失望、奈何。子明聞而歸試、與令嘉定人、大奇其卷。蓋子明淨定久、發為文彩、映人心目、實不從文章家得來。為諸生、督學郡邑守相器待異等。偶有感憤、棄而遊太學。太學自祭酒、司業以下大器之、文潔鄧公翰撰焦公皆以為入室弟子。三試棘闈、俱入彀不果、後知為子明卷、咸大惜之。子明於麟經內承家學、外藉良朋、所得既邃、一時名流爭推轂之。然君雖不遇、而於三教得其窔奧、抉心嚮往、凡世儒擬議色相意識揣摩者、絕不一駐足、曰、此學究見地、所見者大、惟文潔弱侯及予與。大京兆劉抶生知之、而一時友若劉瞿父無美諸兄弟、周幼清咸尊信之。它人相晤、公亦不一啓齒。或與之飲酒、酒後耳熱、始發舒其磊磈之氣、已復循循如初。所著有擇善篇、揚扢前修、為世炯戒、亦略見一斑云。子明雙目神情內斂而貌樸古、其於畜不深嗜其嗜不止。名山勝境、足跡半之。於世味澹無所營。予嘗言曰、翊我老景者子明也。不謂子明以訪焦先生留都、遂不起。嗟乎、予老矣、誰復知予念友之痛也。君生嘉靖某年七月、卒萬曆乙卯年某月、享年六十。娶某氏、繼娶某氏。子某、邑庠生、娶某氏。葬於某處。銘曰、嗟子明、非今之人、蓋古之人、世多遇而子明何奇也。遇者如烟雲聚散、誰復知之。奇者文藻陸離、月旦推高、將與山川而並耀。來茲世有知者、其以予言為不欺。

鄒元標撰《願學集》卷六上

湖廣按察司僉事慕岡馮公墓誌銘

蓋余之得交于慕岡馮公也、在壬辰同第之後云。公端凝沉靜、言若擬、動若議、窺其意向、必為聖人而後已。聞

有關揚聖學及志行端良者，竭歷師友之終歲講究如不及。然絕不為口耳𣑱露之習。曾會學淮浦累月，其同事謂余曰：吾未嘗聞慕岡之有言也。又會學京師累年，其同事謂余曰：吾未嘗聞慕岡之有言也。余以間質公所學。公曰：吾日日有領略焉。蓋心研躬體，期之乎自得，以故月異而歲不同。己亥年，謂余曰：吾其正月之冰乎。固自覺將泮而大進。乃在幽獄時，曲暢旁通，未嘗有所窒礙。比出獄，將遊歷四方，盡交天下士，參驗取益。忽以病終。悲哉！其門下士戴子任跋涉來都下，以誌銘屬余。嗟乎！即無戴子，余自不容已于言。公諱應京，字可大，慕岡其號。先世自開封遷廣州。有永祥者，洪武間從戎南都，隸籍泗州衛，定居盱眙。凡三傳曰方實，實生昌，昌生贈承德郎兵部主事崑，閫公世登，是為公父，官順德訓導，祀名宦祠，盱眙以鄉賢祀者也。配贈安人陳氏，生公京邸。甫八歲而贈公卒于官，伶仃還里。逾年始就小學，路拾遺鏹，持以告母曰：當詢其主還諸。年十四，請宋儒程子遺書，忻然有會，志聖道自此始。十五充博士弟子，十八升增廣生，繼乃廩于公。督學直指至，必旌其行。眾口食貧，竭力旨甘以娛母。嘗居泗，一夕忽心動，曰：母必有疾。亟歸，果然，藥之愈。六試省闈，辛卯登賢書。壬辰成二甲進士，觀吏部政，輒辭坊金，不以煩里閈。時哱寇方熾，守臣多求去，公上疏請降資為邊方尹尉，練兵戡亂。未許。是秋以老母假歸。次年安人卒，哀毀幾絕，苫塊蔬食，不入內舍者三年。丙申，除戶部主事，督餉薊遼，窮險隘，究興替，諮方略，創戶部職掌及經武考諸編。丁酉，東倭不靖，轉兵部主事，慮思殫謀，倒囊延士，以資當事大都。公食衣不厭麤菲，而日夜皇皇為天下慮，非以接欵豪傑，則考訂典籍。每自外歸，必呼筆識其所得之人與所聞善言行以為常。己亥秋滿，奉勑授階，疏贈二尊人，馳書祭告，乃分田二區，業陳劉二甥，賸其兩姊夫世之。責人自責耳，誰復念先人遺血如公者。且父事其師而周其師之子，與父執之子，俾皆有室有業焉。是年擢

副職方郎。庚子、擢僉憲湖廣、備兵武漢黃。既下車、亟行部、延見吏士問利弊、一以厚民生興教化為務。首舉鄉約、保甲、社倉三事、其崇賢獎節、息訟弭盜、懲淫斥異、繕城葺祠、除道疏川、利農通商諸德政、槩見于著艾編中。先是楚苦稅監陳奉之荼毒者二年、公入境、其獄頗戢、已復狂逞。辛丑春、公乃上疏劾其不法九大罪、而稅監誣訛之疏亦至、詔降公官、尋削籍、尋逮繫。公初聞降報、即解組登舟、士民聞然、哭聲震原野、葦舸攀追、夾岸號呼者信宿不絕、爭繪像尸祝之、建生祠若干所。及在途聞逮繫報、遣妻子東還、而單騎赴中都龍興寺候逮。沖襟愉色、談道不歇。黎明即起、誦高皇帝御製文集。或詢楚事、曰、盡臣職耳、非有意為之也。械入金吾署中、稅監亦見撤、于是楚民不啻更生、而公且罹刑、鞫禁詔獄。薄海之內、咸謂公以一身易全楚之命、烈日爭光、而全楚世世感之刺骨。顧公于楚事偶然耳、儒者以無事為本體、以有事為應接、而世人能觀人于有事、不能觀人于無事。假令以楚事槩公、則謂公為楚事掄亦可也。公在圜室、倡諸同繫儒紳紬繹孔聖心宗、討論皇朝典故、或閉關靜存者幾三月餘。時有契悟、忘憂躍喜、而經世實用編成。大抵尊崇聖祖、備體用之全、歸信紫陽、析儒禪之異。平生精力、多見于此。甲辰、奉詔釋還、杜門簡出、足不涉公府。率族衆舉祖先之祀、田夫舉鄉社之約、而祖祠義田、叔馬邑之倉、學壇墳興焉。蕭然蓬戶之中、纂述不輟、暇則課少年歌詩、習禮習射。一日忽謂門人曰、吾夜夢聞二語云、其流行者光輝、而其所以流行者散也。我將去矣。越旬日、腹疾作、謂親友曰、百年頃刻耳、宇宙即吾家、萬物吾同氣、所謂我身是私身也。生死公于天、吾何得私寧之病。三日劇、寤存不發一語。丙夜恭坐、漏下五更而逝、面色如生。天地晦冥者十許日、遠近悲悼。是為萬歷三十四年丙午正月二十日、距生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五月二十一日、年僅五十有二。楚以名宦祀而盱眙祀鄉賢祠。夫世之仕者非無可紀之績、然于道

無窺、不隘則雜。其或從事學問、馳心曠遠、遺落世事、亦焉用此。若公者、其學有用、其政有根、操履粹白、精神流盎。學當如是也已。配張氏、封安人、備有令德、人以此觀公之家政。子二、長霆、公以兄之子為子者。娶陳氏、繼楊氏、次霖、側室李氏出。娶霍丘選貢周允升女、霖之生也、公曰吾有嗣、可致身于國矣。及能讀書、公曰令讀五經。俟年十五、觀其志果端人也、則授以舉子業為國用、不則否。嗟乎、此之為心事、豈尋常可埒哉。孫男四、尭徵、尭缺尭缺、皆霆出。尭會、霖出。孫女一、霆出。尭徵娶庠生亢時雨女。餘皆幼。墓在邑西之靈山、葬以癸丑年十月廿有缺日。銘曰、衆視聖若驚、而思與之頏。思與之頡、衆談學若艷、而如饑之哺、如渴之啜。厥學有成、是謂正學。可宗為轍。嗚呼、公固自信、吾亦信公、以傳信于來哲。

曹于汴撰《仰節堂集》卷五

校記

①嘗州：當作「常州」。

②嘗熟：當作「常熟」。下文同。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

薛敷教　歸子慕　祁承㸁
陳際泰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歡、以為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其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為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以身為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辨、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為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為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為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孫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為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斂用衰絰。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元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不好弄、五歲即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參之、以身曰、是欲為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為定向而發。竊以為遠臣箝口、近臣煽威、禍祖

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讐為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為重、而視陛下為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為時來者、不惟不能叅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即回想抗論嚴嵩一疏、有靦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顏頹、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懲已浮榮、膓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即二三輔臣陽托飲醇、陰圖登壟、通又故峻諸司、共繩厥來、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恚、壓師潁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將孺人卒。辛卯授經

王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部、有竝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複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竝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為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黄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嚴、顧公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尚書孫鑨甥本部司官呂允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為奸邪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謫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於子弟。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掾、掾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掾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冤者脅之以身、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

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革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聚自家閨閫、撿押祗贊落魄爾。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宄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業參之、以身從耡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秉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東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濟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殯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真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溧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渾乎同羣耶、幾油

油與偕之恵。子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謂其即黙也、思也、恵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清也、和也。猗與斯人、蕩滌汚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為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高攀龙撰《高子遺书》卷一一

陶菴先生傳

高攀龍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即有至趣、嘗掛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輙引酒自賞、自餘童孺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苦心為文詞、釀味沉情而出之、以輕舉遠度、飄飄乎如祓濯于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於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既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於崑之西村、曰陶菴。三子遞相過從、几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黙黙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菴。陶菴者、縛茅為屋、插槿為墻、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張一琴、書數百卷、一爐一棐、囊一瓶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宴坐黙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蔾蔬沽醑而已。歸子自居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為宗黨爭訟伸白、不為子侄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嘆、油然以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為陶菴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顧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

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靨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之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殽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爲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弟傳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予懼子之得其郛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子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郛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教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落。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歸子得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午十二月二十日。

（《明文海》卷四〇〇）

大參祁父母夷度先生墓表

敘曰：學遡古宗，禮樂有聲于伊洛。仕耶至性，誠獻益懋于山陰。地鍾禹德之休，生諸賢而琳球常潤。月乘貞媚之瑞，降一士而瓌瑋殊輝。食報之奇，緜于樹厚；晉階之徭，肇自夙丕。有明大參知曰夷度祁公者，諱承𤫍，字爾光，諧韻于祁奚，炳炳晉乘。源深于上汴，脈脈禰巖。自五傳以來，代有偉才，郡鳴俵俠。耕讀久而博士始聞，風節遴而議垣彌著。公甫十齡，輒擯百藝，折柳幾墮，而生皆書，及宵而旦，羽客夢以異徵，千里琛其奕物。此慧啟泰鴻而凝重所自陶也。博上古中古之遺，五燈不晦；探今生往生之秘，二乘旋闡。幼而敦禮，孤不忘殘。爾乃心惋于大士前，神愴于藥王下。遺火不戒于豎子，進鑑返塵于殘燼。用以益弟釀其血誠，狄尤邀其冥眷。夙登賢籍，早拜令侯。慈節未極，九關隕涕；祟思靡及，一室摧心。公時首補寧國令，毋以簡忽，毋以遠懈，民使馴弱，民俾淑。須山不麋，所訊明允。踰年茂

績繁、轉長洲。經冊緯冊、亂絲理也。熟戶業戶、鴻鴈集焉。課兩邑之文英、學道行爰。新二都之宣嗣、遡統尋源。譽浦清華、忠將報瀝。弟要路應璜雖醒、宿士所繇、落落不悔、家學逾揚。面壁弗辭、抵標內映。至期乃得甫中北曹、越歲又謫南僞主事。慈廟肺石、洗沉冤數十人、察見司舫、稗帑金三萬計。璫不中飽、遲有良規。于是清勾則迁歸鄉步、泣驗則伏飛先登。須不歷而合、嗣不請而符。至夫出刺于吉安、孔水心契于茲。遊原、琊巽情深、繇來飲馬。鷺洲聲徹、手疏可宗。左遷思窮、治諭攸鑒。士體飭公無矜、秀業明公益勵。兆章貢災、民乃魚矣、公重金以呼卒、而發穀以賑民。且驕陽肆、民轉燄矣、公跣步以禱天、而灑血以搶地。尋而路非彝方、舉糠正切、理無照黑擣袖允宜。國居得詠、益濟先憂。圖史盟幽、尤申後勍。公忠壓懷、曠然遼式、爰有充閒、嫡大賢泝。矯矯天飛、章章帝賚。至如補沂州倅及遷宿州守、當襆中恪、秉巨內虔。皇華不阻、郵政聿新。乃宿

不受踩躪、國不能橫征、公其保障哉。自埇嘗原詩春符、付之一炬。二東宜貸泗上獄、繼其諸餞。且夫琅琊篇究哉芳蹟、符離紀實逆精忱。至如留侯于職方副郎、圭璧人倫、繇綸國璧、羁遊有北門、黔越益多東箭。公獲嘗遷緣、寧遠坑師奴之魂。審視清勤、朝廷隆司馬之寄。敢以勝最、仁以性成。猛遠前賢、遂稽後胤。壁觀通籌書于徽、牧津証名書于渺。遴才循宜、人不能私。河朔要衝、公豈獨斷。又遷河南兼憲僚、兵于斂鉄。兄公先燉於聲、先哲于發。軍撓戎而乃作紙、慮退舍而乃寒心。黜毛帥疏則餉有餘備、減廚傳儀則驛進禁石。公何難旱苦子遺、蝗不毒境。浸及莫撓、版以撼城。從焚溺而生者、公之再造也。繼仍轄河北少參、再擢江西大參。茲者地限江河、及爪牀劾、職均藩臬。迨久傷思、爰晉川功、用佐樞府。晉盈四部、通逝者之如斯。業藉百年、願賢者識其大。是蓋擬腑車其尚追、乃竟犯濕痺而溘然者乎。享年六十有四、崇禎元年冬月寢疾、

卒于　里。合寧與長與南比爲二部及吉而
沂而宿、并中州江右者、歷繁孔邇、僊俪桐鄉、德
[illegible]邑郡、頌淡省塗。輟歌輟舂、雙鳧何方。古爽昔
淫、岐峭壑莊。摧禍服采、無異智肌。憂多于懌、飲
水洪川。城府不有、嫉猜滙忘。嚴毅中肅、繹易騎
揚。良知精髓、光煥繹紬。案牘摘發、遊刃化馳。悠
然東山、唯古人師。片語落花、磧、不撒習承。來游
遊台雁、同泛于湖。五色雲開、羲獻之堂、一輪月
[illegible]之乳。因有無垢、呼爲勝朋、文成捐寫畏
友者矣。共年某月日、墜于化鹿山之陽原、將以
滌塵垢、完問學、濟國經野、近安遠恬之身而歸
于奄忽。名世挺生、擢冠柱史、正色而從諫、轉閩、
祓諧而奸究截集。興除彰瘴、長洲苦役、將貽以
求年、慰在天之靈、能無慊乎。復暨伯仲氏、快讀
未見之書、嬈書六月之息、更尚廉平、洵有天道
哉。於戲、緬公大誼、則形筆躍而欲鳴、稽其殊猷
則愉懍酣而思拜。雲深霞蔚之區、嵯峨嶙嶙之
胃、令千秋下仰止者神溢于立馬、樵蘇者意悚

于寒楸。銘曰、
烨烨公族、爲晋巨卿。汴流遐邈、徙越隸萌。五
傳開美、開人樂耕。代衍忠節、門垂直弊。公誕
瑰異、夢符上清。舞象飆發、破萬卷精。黃甸聯
書、如郡百城。得雋食厚、應王之楨。撫字所部、
夙夜心行。武平補救、戢亂止訌。幹天諧縣、畢
涼推衡。河東惠風、質民端生。秦銅盈把、剛世
靡爭。坦以自適、猶無相傾。捐金秖瀾、子來吉
兵。綏瀚功高、譽浹上京。入甫比駕、咨錄孔明。
岳牧仰屋、公建孤擎。志干寒雲、乃表自珩。佩
保大猷、左公右卿。暇則著書、索履抨抨。傑然
松老、滯卬崢嶸。嫦誼薄天、貫即乞旌。
帝重年格、潛下陳情。冠挂禹穴、逍遙譚盟。心狎
泉石、疏常藤籬。皎乎大儒、磅礴水精。建駿恭
質、康功不寧。几几猷念、逝水莫停。豐碑倚雲、
深鏤鴻名。懿實要古、舊知銘成。抒毫抒素、上
燭長庚。詞峽欲傾、風雷相驚。遐哉喜起、嗣者
盈盈。山高楸寄、靈長卯塋。

陳仁錫撰　《無夢軒遺集》卷六

陳行人傳

公名際泰、字大士、號方城、臨川人。天分殊絶、讀經史一目數行下。嘗點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人以爲器。公曰、諸君目鈍、我猶着顛矣。制義宗先正、而盡芟浮靡之習、日或抄數十藝不少倦。積文萬餘、海內得其文、皆不敢視、久且姑置。自金壇周鍾唱嘆於揚、翕風者始翕然宗公。卒淹科目二十餘年、至庚午得於山陰宋運昌房、舉第七人。辛未不第。婁東張公采深慕之、特請於銓司、往令臨川、所以與公兼聯、復証諸公與臨川數君子、此唱彼和、文風丕盛。甲戌計偕、六公發孟校公卷、薦第二人、成進士、授行人。滿五歲不一遷。己卯主貴州試、所校士無足當其意者、告歸、不數年以疾卒。所著有五經讀、太乙山房稿一十五卷。子士鳳、士驥、善屬古文詞、有父風。

論曰、先生洵一代文人也。既受知于文文肅公、甲戌榜放、銜貴雒陽、而功名未顯、事業無聞、齎志以殁。楊解元維斗謂大士文無一不自傳註大全及先輩中來、特故爲高幾其貌、奔放其勢、幽渺其思、使人不敢以傳註大全及先輩之跡求之。然非有深心妙運、則不能也。斯言真知先生者哉。

鄒漪撰《啓禎野乘》卷七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一

袁宏道　馮復京

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萬曆庚戌九月初六日、中郎先生卒于家、得年僅四十三。親戚鄉黨如失所怙、中外寒士哭失聲者數十人。弟中道少先生二歲、少同塾、長同校、以失母蚤、倍相憐愛。後先生宦遊南北、中道皆依之、如形影不離。自先生示病、即日禱於神、求以身代。已而逝、中道痛不欲生、遂得血疾、幾死、乃逃之玉泉山中、排愁破涕。及痛定、欲哀次先生遺事、以求海內二三鉅公爲誌銘以垂不朽、而每執筆輒痛絕、屢欲書而屢中止、則囑姪彭年草創。彭年曰、姪也不文、即文也而丁未以後事稍知之、丁未以前事皆未知也。且大人在世時不能一息離叔、父則始終知大人者、非叔父而誰。予不得已、收淚而直述之。按先生姓袁、名宏道、楚之公安人也。其先世從江右徙蘄黃間、遭世亂離、譜牒莫詳。至洪武中、爲戍卒、屯田公安之長安里。曾祖處士公諱暎、以任俠聞。祖處士公諱大化、慷慨然諾、有獨行君子之德。歲祲、捐數千金活人。子諱士瑜、自稱七澤漁人、即先生父也。七澤公儷於龔、是爲龔太安人、邑河南左布政使龔公諱大器女。生三男子、長曰宗道、季曰中道、先生其中子也。先生之生也、太母于夢月入懷、故小字曰月。少時即具倍年之覺。年四歲、着新履、舅龔孝廉呼謂之曰、足下生雲。先生即應聲曰、頭上頂天。孝廉大駭。八歲、龔太孺人卽世、先生不數哭、一哭即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總角工爲時義、塾師大奇之。入鄉校、年方十五六、即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時于舉業外爲聲歌古文詞、已有集成帙矣。戊子舉于鄉、主試者爲山東馮卓菴太史、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明年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先生深信之。下第歸、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與朝夕商確。索

之華梵諸典、轉覺茫然。後乃于文字語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叅究、時有所解、終不欲自安岐路、恃爝火微明以爲究竟。如此者屢年、忘食忘寢、如醉如痴。一日于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以証之伯修。伯修喜曰、弟見出、蓋纏非吾所及也。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無不妙合。且洞見前輩機用、白雪田中能分鷺鳥、紅羅扇外瞥見僊人、一一提唱、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時聞龍湖李子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子大相契合、贈以詩、中有云、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先生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爲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爲古轉。發爲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急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伯修還故里、家居石浦之上、偕外祖春所龔公及舅惟學、惟長輩、終日以論學爲樂。當是時、伯修與先生雖于千古不傳之秘、符同水乳、而于應世之跡、微有不同。伯修則謂居人間、當歛其鋒鍔、與世抑楊、萬石周愼、爲安親保身之道。而先生則謂鳳凰不與凡鳥爭巢、麒麟不共凡馬伏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意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伯修與中道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子。李子語人、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先生。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眞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先生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先生超脫、或足以困先生。乃先生灑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於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灑民間、溢於額而不知。先生一目了然、摘其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

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凡十餘詰、皆不敢隱、皆俯首曰弊。先生俱寘之法、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拆征收之封、惟苛兌者許民告白之、而以其所羸代輸者爲傾鴻費。上官聞而便之、以其例下諸邑、悉如吳縣。先生機神朗徹、遇一切物態如鏡取影、即巧幻莫如吳門、而終不得遁。故訊詞恒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先生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遣、終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牘者、先生出見縣前占星人覺黠甚、念必此人也、呼來占星一紙、覘手跡與匿名牘無二、訊之立伏。其妙於得情皆此類。先生爲令清入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公聞而嘆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覆函數寸。待過客無所闕乏、然亦不甚豐腆。日中蕭然無事、與客酒奕爲歡。嘗以勘災出、徧遊洞庭兩山虎丘上方、率十餘日一過。朞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先生意見與當路相左、鬱鬱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值先生偶病瘧、又家中有書來、云詹姑病危。初先生幼失母、育於庶祖母詹姑、戀慕之甚。先生聞此、去志愈決。凡七具牘解官、而當事者才之、不聽。吳民聞其去、駭吽狂走、凡有神佛處、皆懸幡點燈建醮、乞減吳民百萬人之算、爲詹姑延十年壽、以留仁明父母。其得人心如此。而先生終不肯留、乃置孥於錫山以待命。當事知其不可強、姑令予告養病、俟病痊補教職。先生既得請、聞詹姑病已愈、且囑之毋歸、而大人亦云世豈有二十八而懸車者。先生不敢返楚、乃爲人貸得百金爲妻子居諸費、而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攬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雲、戀戀煙嵐、如饑渴之于飲食。時心閑意遠、人境皆絕。先生與石簣諸公商証、日益玄奧。先生之資近狂、故以承當

勝。石簣之資近狷、故以嚴密勝。兩人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靈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了不與世匠相似。總之發源既異、而其別于人者有五。上下千古、不作逐塊觀場之見、脱膚見骨、遺蹟得神、此其識別也。天生妙姿、不鏤而工、不飾而文、如天孫織錦、園客抽絲、此其才別也。上至經史百家、入眼注心、無不冥會、旁及玉簡金疊、皆採其菁華、任意驅使、此其學別也。隨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適、而毁譽是非、一切不問、怒鬼嗔人、開天闢地、此其膽別也。遠性逸情、瀟瀟灑灑、別有一種異致、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即、此其趣別也。有此五者、然後唾霧皆具三昧、豈與逐逐文字者較工拙哉。戊戌、伯修以字趣先生入都、始復就選、得京兆校官。時伯修官春坊、中道亦入太學、復相聚論學、結社城西之崇國寺、名曰蒲桃社。踰年、先生之學復稍稍變、覺龍湖等所見、尚欠穩實、以爲悟修猶兩轂也、向者所見偏重悟理、而盡廢修持、遺棄倫物、偭背繩墨、縱放習氣、亦是膏肓之病②。夫智尊則法天、禮卑而象地、有足無眼與有眼無足者等。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已亥、遷國學助教。庚子、補禮部儀制主事。數月、即請告歸。歸未幾、伯修下世、先生感念、絶葷血者累年、無復宦情。時于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堤、種柳萬株、號曰柳浪。先生偕中道與一二名僧共居焉、潛心道妙、閒適之餘、時有揮灑、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絶倫。而遊展所及、如匡廬、如太和、如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發於詩文、煙嵐溢毫楮間。蓋自花源③以後詩、字字鮮活、語語生動、新而老、奇而正、又進一格矣。時陶石簣有書來云、聞足下田居甚樂、有大心腸以玩世、有硬心腸以應世、有窮心腸以忍饑、眞非吾中郎不辦此。昭素有寬腸、弟有窮腸、總輸兄一硬字耳。蓋實錄也。先生居山六年、自覺入眞入俗、綽有餘力、而大人亦冀其一出、以結世局。丙午、乃偕中道入都、補儀

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偕諸客文酒賞適。丁未秋，李安人卒於邸，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從柩潞河。歸至中途，得銓部報，先生歸覲封公以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主事，攝選曹事。猾吏多舞文，屬當急選之期，故事，凡瑣尾事皆曹郎躬爲之，吏無敢近者。一吏忽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二美缺，今有某驛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先生目攝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時攝銓者爲少宰楊公喬，方病卧旅中，先生往問病，私語以猾吏某把持銓政，主事誓爲國家除此大蠹。楊公曰：吾輩身爲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但此輩內結中官，外恃姻黨，設有不惻④，爲累不淺，慎之慎之。會猾吏私一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刻報中⑤。先生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主者擬以疏聞，而後逮治之。先生曰：此胥吏也，但寘之于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奥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入署傲然自如。先生令兩隸持之曰：去，從汝入刑部，汝不得活矣。即時縲之以往。猾吏錯愕，不知所爲。已而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蓋吏部事權久已旁落吏胥，此輩率長子孫，其中引繩批根，憑藉狐鼠，傳舍堂屬，陰爲把持，稍不可則興謠造謗，麾之出如振蒿，率畀下之以爲常。其主案老吏，司屬少有以疾言厲色加者。至是稍惴惴云。先生始立年終考察書吏之法，疏云：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一察，又有不時之糾，此輩獨否，則尊崇反在京秩上矣。彼何所畏而不爲惡。故歲終有考察之法，可者留之，不可去之。疏上，報可，命所司如議行。更立刑具，同於諸曹，不法者不時朴責。楊公居牀第，聞先生處此猾吏事，蹶起而嘆曰：此吾所切齒腐心者也。今能如是，吾死瞑目矣。公病亟，招元生謂之曰：此中陰氣逼人，借公陽明來此，少壓邪氛耳。又曰：吾佐銓四年，未見一實心任事君子，每竊嘆曰：朝廷之上如斯而已乎。今得公矣，國家

之福也。惟自愛，遂逝。其後太宰孫公丕揚繼主銓政，未熟近日銓規，偶推升敎職，有南北中三籤以便選人。太宰見之，謂郎中薛公芳曰：「銓法惟公，安得分別遠近，隨意規避。今後不必揀地方爲南北爲中，但掣出即是。」薛郎中曰：「此法已上疏允行多年，實爲穩便。」孫公老耳，微重聽，依稀聞上疏字，曰：「汝與我抗疏爭論乎？我歷事累朝，但知奉行故事而已。今屬官曲意徇情，壞朝廷法，反使堂上官一搖手不得，何其横也。」推案而起。司官皆錯愕，不知置對。先生從旁高聲曰：「郎中謂明公大臣，不當親細事，芳爲明公代勞，非有他意也。」孫公色微霽，口誦「不親細事」四字，怒遂解。已謂蕭少宰雲舉曰：「適言不親細事者何人？何沉雅也。」蕭公曰：「此公安袁宏道，名士也。」蓋此後孫公知先生爲大用器，甚重之，部中一切事稍稍可密用轉移之法矣。己酉，先生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先生曰：「豈可以一已之功名，忽多士之進取。」故通場皆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多名士，其錄爲天下第一。先生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証，遍遊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山絶頂而還。所著遊記及詩，渾厚蘊藉，極一唱三嘆之致，較前諸作又一格矣。庚戌，中外官例應取者，留京暫受部啣⑥，以候選取。時候行取者七十餘人，以久在邸次，求太宰早題。孫公云：「原疏無行取等字，何乃不安其官，遽欲逼迫本部蹤取淸華耶？」急命該司取原疏來，疏已失，止得疏稿，上果無行取字，止有「聽候選取」四字而已。孫公怒甚，曰：「是以我爲耄也。老夫即具疏治此諸人欺罔之罪。」諸司官力解不得。先生適在火房，卧夢太宰披襤褸衣，匆忙走出，已挽之醒，聞此事，私嘆曰：「言路之塞久矣，太宰豈可復上此疏助之否隔，且大招紛紜，甚不宜。」急草一札至孫公處曰：「暫受部銜，乃近日權宜之計，以上久惡言官，得言甚難，故姑諱行取，以選取代之。今天下事已如轉石拔山，若不委曲通融，事何由濟？惟明公

念之。太宰得札、意始解。先生之善爲調停多此類也。先生攝考功事、一時清流多見拔擢。居吏曹凡二年、偶曹務稍暇、攜二三賓客出遊城西、以水聲林影相娛。少宰蕭公聞而嘆曰、他人作吏部、閉門惟恐見客。袁吏部不拒客、客亦不能爲累、此等風流韻致、眞當于古人求之耳。會考功事竣、遂給假南歸。孫公別時咨嘆、幾欲泣下、念年已老、後不及與共事也。途次借中道遊百泉及遍覽襄中之勝。時公安已爲水嚙、不適有居、先生乃定居江陵沙市、傾橐及市去公安宅、易得一居、欲修葺之、迎養封公。其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樓之前作一小樓、凡三層、可望江、名曰捲雪。先生宦況漸冷、有意栖遲、遂定卧遊之計。其學亦日趨平澹、常語中道曰、吾覺向來精神未免潑散、近日一意收斂。樓成、每日坐三炷香、收息靜坐。又曰、四十以後、眞粉黛縱情慾、便非好消息也。語多如此、不悉記、然大約悟達以後不欲糜息養神事也。至八月中秋後、微動火。九月初五日晚、尚與姪祈年譚時秇。至初六日早、以血下注不起矣。去若坐化者、哀哉。先生識見爽豁、機用圓妙。有知之者、謂其識如王文成、膽如張江陵、假之以年、天下事終將賴之、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生平事封公甚孝。兩異母弟安道、寧道爲封公所愛者、先生居官時、極力厚之。念母氏少劬止有一姊一弟、皆有無相共。尤重友誼、憫孤寒。如丘坦買武功爵不給、立解腰中銀帶助之。寒士有覓書尺者、即爲推挽。爲吳令、不取一錢、貸而後裴。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生平不見人過、有過輒爲掩蓋。門客有負之者、卒亦善遇之。好山水、喜譚謔。不能酒、最愛人飲酒意興、無日不暢適、未見其一刻皺眉蒿目。居柳浪六年、睡或高歌而醒。好修治小室、排當極有方略。所著詩文、始有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繼有錦帆集、令吳門作也。繼有解脫集、吳門解官與陶石簣諸公遊吳越諸山作

也。繼有廣陵集、龔兵令就敎暫攜妻子寓儀眞作也。繼有瓶花齋集、則爲京兆授爲太學助敎及補儀曹時作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卧柳浪湖作也。繼有破硯齋集、則再補儀曹作也。繼有華嵩遊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二卷、外有批點韓柳歐蘇四大家集、宗鏡攝錄、西方論、楞經刪、皆行于世。先生生于隆慶戊辰之十二月初六日、卒于萬曆庚戌之九月初六日、享年僅四十有三。妻李氏、封安人、成都太守李公台孫女、先先生卒。子二。長彭年、嫡出、娶羅氏、庠生。次岳年、側室出、娉蘇氏、郎蘇御史雲浦惟霖女。蓋中郎逝後、念遺孤而許字之者也。女二、長許娉雲浦第二子、次許娉雲浦弟生員惟霑。長子以萬曆壬子十一月　日、與李安人合葬於刀環村法華寺之原。弟中道哀傷中直述其事、百不既一、伏惟　大君子採而誌之、幸甚。

袁中道撰　《珂雪齋集》卷一七

馮嗣宗墓誌銘

君諱復京、世爲常熟人。國初戍懷遠衛。高祖諱玘、官御史、弘治中疏請歸故籍。祖諱渠、父諱覺、皆不仕。妻盛氏、生三男子、舒、偉、節、知十。天啓二年卒、年五十。君强學廣記、不屑爲章句小儒。少而業詩、鈎貫箋疏、嗤宋人爲固陋、著六家詩名物疏六十卷。謂冠昏喪祭不當抗家禮於會典、作遵制家禮四卷。羅舊聞、述先德、作先賢事略十卷、族譜四卷。年四十餘、始見本朝實錄、謂通紀詳而野、吾學裁而疎、弇山炫博妄而繆、憲章典則自鄶無譏、作編年書駮正得失、曰明右史略、草創未就而歿。君形容清古、風止詭越、翹身曳步、軒唇鼓掌、悠悠忽忽如也。性嗜酒、酒杯書帙錯列几案、歌嘔少倦則酌酒自勞、率以爲常。數踏省門、不得舉、詠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往往被酒高歌、至於泣下。嘗之白門日盱、輒登雨花臺縱飲慟哭、哭罷復飲、飲已復哭、人不知何所爲也。死之日語家人曰、吾將爲冥官、以日中上。人曰、須明日乎。曰、非也、鬼神以夜半爲日中耳。及時而絕。銘曰、

阮籍死矣，哭聲千年。君字嗣宗，其哭亦然。唐衢謝翶，後善哭者。君亦何爲，有淚如寫。遺書滿家，子孫繩繩。先號後笑，請眎斯銘。

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卷五五

校記

①楊：當作「揚」。

②盲：當作「肓」。

③花源：據上文當作「桃花源」。

④不惻：當作「不測」。

⑤留之刻報中：此句疑有脱誤。

⑥啣：當作「銜」，見下文所述。

⑦嘗熟：當作「常熟」。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二

卓爾康　沈守正　顧大韶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去病姓卓氏名爾康其爲人孝于親忠于君篤厚于朋友以通經術講經濟爲能事孤峭介特以世道爲巳任雖其生値叔季身沈下僚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信之無異詞去病杭之塘西里人父光祿署丞明卿能詩特客諸老先生皆字之曰徵甫去病徵甫之少子也而出後于其兄學錄文卿少有至性事三母皆盡孝萬曆壬子舉鄉書本生母卒終喪三年哀動路人此其孝于親也憤時俗重進士科棄溲乙榜厚自灑濯務使所居官大授祥符教諭署儀封封丘假守許州所至頒立教條釐雍河築圯城爲百世利入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田司郎中在司廳危言覈論動引古誼兩向書便文老吏皆屈巳從之左遷常州府簡較從大同推官盧公象昇爲督府建白兵事稍自發舒量移兩淮分司運判不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錢歲大祲涕泣爲淮人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甲申之難早行呼憤涕流漬床席不踰年而死此其忠于君者也兄時與胡胤嘉休復同學嘐嘐好古長以許孟中高存之二君子爲師友休復遐庶常卒官爲木主祀于中霤之左并祀休復父太公及壬子舉主余御史之無後者與人交寛論不卹巳而嚴于卹巳後門寒觴傾身慰藉鉅公要人片語責望終身不交一言晩而與余定交語人曰吾得此友藉以報塞國家非以爲交遊光寵也其相期待如此愍六經之學不逮而師悖摩跡編削何藕字櫛斯張衆目爲羅以蒐獵聖賢之指要作易　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辨義四十卷茂苑相國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去位不果上萬曆間河决山東去病年二十與休復落第居金陵遣老丁生裹糧覘張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船南北迂道沂沿訪問黃淮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郊廟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要會要各有成書而尤詳于武備人皆易之謂帝上兵法耳比官雲中而黔卜之議起卜　者順義王後也西吟市馬以卜爲倉疋取我一金而陰陷哈金強半謂之啞食哈恨而謀併之乃好言誘我卜陽事天朝陰導　天朝若捨卜而固與我願併力爲漢圖　諸降　部落却附從中毳起　可反手滅也邊吏皆貯衡鼓掌謂侯封可炎

戾取。去病奏記盧公，謂邊吏不知大計，其故有三。卜四世係塞，今棄之以媚吟，諸臣謂漢少恩不足恃賴，一也。吟易我而畏　設言爲我圖，所謂空給王爵耳。二也。吟開歸化城十五日不解，卜銜我甚，必東走以導我。三也。計莫若宣諭西吟，保全殘卜，堂堂正正，存中國大體。我一言而解卜圍，柱卜設術　諜此所謂知大計者也。盧公大悟，趣下邊吏施行，宣雲遂解嚴。當是時，盧公嚴重去病，朝見屬吏罷，輒開後堂延去病上坐，部折謁不敢隅坐，請事議上，時漏下二鼓，盧公炳燭伺報，質明而事定。于是向之易去病者，詫去病果知兵，又惜盧公能用去病而坐視其抑沒以終老也。崇禎末，中書沈若廷揚以海運超拜，特疏請余開府東海，設重鎮任援勦。去病家居，老且病矣，聞之大喜，齒罔系說，條列用海大計，惟恐余之不得當也。疏入未報而事已不可爲。去病晚歲論兵，尚爲東事，及其所期許于余者，至是而心灰步斷，臣精銷亡，不復能久居此世矣。此可爲痛哭者也。去病卒甲申十一月廿九日，年七十有五。妻李氏，側室劉氏、詹氏。子三人，向人、伊人、泉人；女一。人泉以乙亥歲塟去病于泉鶴之阡，抱其遺書哭而請銘于余。余見而悲之。

余嘗謂去病以文士喜論兵，述戰守勝負之要，似尹師魯；遇事發憤，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似石守道。歐陽公論守道曰：其遭世驚俗，人皆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然則天下之士雖知去病，其能推其用心而哀其志者，則亦鮮矣。去病有集二十卷，余爲之序曰：百年而後，深思尙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如余之廢書嘆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止者，蓋其言之而益信。銘曰：

世之稱君，咸擬以儒林廉吏，琬琰刻鐫。余之惜君，則嘆其長情奇志，怫鬱于下泉鶴臯之原。宿草芊眠，此何祥邪，有光閃于斗牛之間。嗚呼，張華雷令不可得矣，孰知其然不然。

錢謙益撰　《牧齋有學集》卷三二

都察院司務無回沈君墓誌銘

萬曆時、杭有三士焉、曰胡胤嘉休復、卓爾康去病、沈守正無回、奮乎流俗之中、以文章志節相摩厲、海內稱之、如唐人所云四夔者。休復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踰年卒。去病、無回皆不第。無回官都察院司務、卒於官。其子允含屬去病爲行狀、而謁銘於予。予之諾其請者蓋十年於此、去無回之歿十九年矣。嗚呼、去病之稱無回備矣。稱其行誼則曰爲子而孝也。初舉於鄉、痛父之未葬、衰經而襄事、不以公車爲解、鄉之稱孝者歸焉。爲友而信也、視友如其兄弟、視朋友之父母如父母、視朋友之子如子、鄉之論交者準焉。爲舉子而廉也、公車二十年、不以名刺謁監司、不以竿牘干縣令、自守泊如也。鄉之自好者觀焉。稱其經濟則曰、爲學官於黃巖、以文墨而精吏事。學田之伏匿者八百畝、一昔而鉤得之。台卒之譟也、設方略、購死士佐兵使者定變、老於兵閒者莫及也。稱其立朝則曰、爲司務四十餘日、以散寮而著風節。嘗朝之日、司驪應奏事者不至、無回獨被糾、免冠待罪、卩不置一喙、皆得不坐。人謂古大臣風、彷彿錢若水欲與知州陪奏牘銅事也。嗚呼、無回之可稱者如是而已乎。

余爲舉子、與休復、無回方舟而北。休復蕭閑淡漠、如定僧靜女、無回神宇高徹、顧盼風生。余居其閒、兩相得也。已而與無回游處、觀其所撰著、鉤玄提要、朱黃盈帙、知其人博學深思而好古者也。盱衡揚眉、指畫天下事、其辨博如環之無端、其斷割若鶻之能解。客散辨息、端居燕處、若風之已過而水波湛如也。車蓋成陰、生徒成市、道廣智周、人人以爲親己。介性所至、戒標榜、絕依附、如松栢之獨立、人未嘗不望而自遠也。嘗以宋人擬之、休復似孫明復、去病似尹師魯、無回似蘇子美。明復諸人、其所遇斯已窮矣。三君者之自見於後世與諸人孰多、才耶命耶。其可爲歎息者不獨無回而已也。今年余過休復故宅、其寡嫂具特羊之饗、去病居主位、允含以子婿行酒炙、明燈促坐、譚休復無回游跡、相顧涕淚而罷。去病方罷官歸、門仞蕭然、意殊不自得、而余亦已老矣。允含諄復以銘墓爲請、去病助之尤力。余之慨歎於無回、以謂去病稱之未盡、

者、余之文果足以盡之耶。天之厄無回也、使其可稱者如是而止、余與去病又將若之何。嗚呼、其可悲也已。無回之先自南宋已家臨安。父煙江公諱某、母某氏。天啓癸亥三月二十八日卒。娶謝氏。子二人、長尤含、次美含。某年某月、葬於某地之阡。所著雪堂集、濬河防倭議、行於世。他著作皆燬於火。銘曰、

褫命之銜通天咫、煙江有讖詒厥子、玄黓涒灘發麟趾。鹿鳴之秋歲陽癸、有才無命一官死。五十一年昔夢耳、請視巾箱尺蹏紙。我作銘詩歌萬里、有如不信問瞽史。

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卷五四

顧仲恭傳

顧大韶字仲恭、嘗熟人也①。父雲程、　神廟時爲南京太嘗寺卿。仲恭與其兄大章字伯欽、孿生子也、連袂出游、人不能辯其少長、有張伯皆仲皆之目。伯欽舉進士、奉使休沐、顏面膚腴、衣冠騎從甚都。仲恭老於書生、頭蓬不櫛、衣垢不澣、口不擇言、交不擇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鏡自詫曰、顧仲恭乃如許。仲恭少治詩義、專門名家、竟陵鍾惺定爲本朝第一。長益肆力於學問、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亂其津涉、啓其鈐鍵、而其所沈研鑽極者詩經、三禮、莊子也。其讀書也、一覽即了大義、通明指歸。又不憚穿穴訓故、用以會稡異義、剗削隱滯、一以爲通人碩學、一以爲老生宿儒、蓋兼而舉之也。其論詩、以爲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時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埽毛鄭、鑿以鄭衛爲淫風、世儒皆知其謬。其尤踳駮者、則不取義之興也。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又有全不會小序之意、妄自刪改者。伐木之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篇乃答上篇棠棣之意、雖燕親戚而以朋友爲重。棠棣譏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言人不可不求友生、至於父舅兄弟、亦當以酒食相親洽也。朱子取小序首句而刪去下二句、則直以父舅兄弟爲朋友矣、其可通乎。鴛鴦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

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无咎也。周自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西征而徐叛、自此以還、以巡狩爲危事、故卜征五龔吉而後行。此所謂爻萬物有道而詩人以爲諷也、正與魚藻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同義、一吟詠而知非盛世之詩矣。此之不解、豈所謂以意逆志者乎。今欲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衷之。嚴粲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而大全之作、敷衍朱注、一無發明、用覆醬瓿可也。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爲禮經之學者、惟知有鄭注孔疏。康成以耆德雄辯壓折千載、穎達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和有好古之主、于是三代器物閒出於壙墓伏匿之中、學者援以證漢人之多謬、而陳氏之集說出焉。未有集說以前、學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說以後、學者之患又在乎明而不能疑。不可以不深維而自得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羸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以及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春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旬內外、司爟之出火內火、冬官之量豆鍾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据傳、考古徵今、以訂補注疏之疏闕、而小戴記是正者尤多。其辨五帝世繫曰、康成千載儒宗、而惑溺緯書、王肅引經據傳、用以難鄭。惟五帝世繫則康成絀史記本紀而取春秋命序曆、最爲有見。王肅據家語五帝德以闢之、斯爲謬矣。五帝德篇、太史公採爲本紀、謂黃帝少典之子也、正妃嫘祖、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爲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爲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自黃帝至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詩書之傳所不載、閒可推尋、則必於左氏內外傳求之。左傳郯子之言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乃紀于近。繇此言之、則少昊在黃帝之後、顓頊之前明矣。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直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于何地乎。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玄囂、玄囂號曰青陽、

而少昊號曰金天,逈然有金木之别,其非一人可知。且玄囂若立為帝,豈容降居江水。或又曲為之說,謂少昊即少典,如是則反為黃帝之父矣。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克之而代其位,何容炎黃之閒更著少昊。其必不然者一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左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此乾坤消長剝復自然之理也。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命重黎絶地天通。顓頊氏之衰也,共工氏霸而不王,帝嚳伐之而序正星辰。皆其子孫失德衰敗,而異姓代興。若黃帝之後即少昊,少昊之後即顓頊,顓頊之後即帝嚳,數百年嘗治不亂,則九黎共工,安所厠足於其閒。其必不然者二也。古者帝王革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用,繼世而有天下則否。若少昊顓頊帝嚳親爲黃帝之子孫,而儼然革命,更姓改物,視其父祖如興王之待勝國,則悖德已甚矣。其必不然者三也。凡左氏所云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者,皆歷代帝王之苗裔耳。受氏之後,雖數十百世,亦曰某氏,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以鯀為顓頊之親子,以稷契俱帝嚳之親子。于是竹書紀年謂鯀一百九十歲而誅,推其受命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堯之禪舜,舜之禪禹,大約在九十左右,寧有一百八十方膺重任者。八十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寧有一百九十而置大辟者。堯未舉舜之先,書稱百姓昭明,庶績咸熙,稷契果親弟,八十年而不知,堯豈若是之愚,而羲和四岳諸臣蔽賢為若是哉。其必不然者四也。命序曆之言曰,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次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所据以紬本紀,而予亦深信不疑者也。黃帝壽三百歲,後九世合得千二百二十年,或亦有之。或一千字為衍文,闕疑可也。康成信緯書莫失於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等俱有名字,而後世乃千載遵用,莫得於帝王世數之說,而後世絶無信從者,以此知人心不同,衆言淆亂,而好學深思者之寡也。陳壽蜀志稱秦宓

見帝系之文、著論以明其不然。今其書不傳、而禮記疏中載孫炎駁王肅聖證論、文多散佚、予乃彙合、傳以己意、作五帝世系辨。其餘如正蘇明允太玄論、駁蘇子繇洪範五事說、辨李翺五木經、縱橫浩汗、不下數萬言、而謂太玄可以不作、欲追廢桓譚、張衡于千載之上、吾未之敢許也。仲恭論經學、于近代少可、惟推武林卓爾康十五國風論、以爲通儒。爾康勸仲恭著書垂後、仲恭復之曰、古人之書汗牛充棟、吾輩雖勤學者尚不能十窺二三、況吾輩之才學遠不逮古人、而後之學者其勤又未必及吾輩、縱復有意施之五車、其誰傳之。又曰、春秋以前作者之事備矣、雖有聖人、但述而不作。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矣、雖有志士、但當誦而不述。爾康無以難也。慈谿馮公元颺按部海虞、造門修謁、請所著書、仲恭亦以斯言謝焉。晚而語余、吾欲將十三經、諸子膚言滯義、標舉數則、勒成一書、竊比於程大昌演繁露、王伯厚困學紀聞、庶幾可以謝諸公及吾子矣。易簀之前、稽寫所箋詩經、禮記、莊子、俾其子屬余、今所傳炳燭齋隨筆是也。仲

恭自負才敏、傑然有志於當世。衰晚病廢、志意約結、作爲文章、以自慰諭。嘉定程孟陽稱之曰、李文饒之流也。作竹籤傳曰、竹氏之興、蓋顯于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即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間、爲諸王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傳帝意作韻語、簡奥類焦贛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肸蠁。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于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己意答之。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

而賢之，薦于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巽懦徇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讟，嘗惴惴。衆推鐵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于鐵。太宰據鐵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内外無閒言。鐵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泰亙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閑焉。鐵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于是臺省交章劾鐵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鐵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鞫之。期日命鐵聽于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鐵：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鐵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賢取乎，科道之選不以貲緣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繆盩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知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于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鐵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鐵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其手，鐵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鐵曰：敗國事者非鐵也，諸臣締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于防閑，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閒，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即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鐵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鐵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

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樸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慽焉、固未若籤之虛已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于滕、巫祝又豈可賤蔑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又後虱賦曰、李商隱有虱賦、陸龜蒙有後虱賦。李止譏其齧臭、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矣。作又後虱賦、以正之。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幷發、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有徒。與人相通、損益各殊。蠶絲蠭蜜、翻効勤劬。絡緯促織、蜻蜓蟪蛄、螢飛蜨舞、助人爲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蛐蜒、穢我階除。胥庭網戶、蠨蛸蜘蛛。螻嗚于土、蚓歌于塗。怒臂螗蜋、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爰產竈馬、羶聚玄駒。地鼈蝸牛、負蠜推車。總屬堪憎、無傷于吾。若斯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蟫、善齧吾書。蠹侵嘉樹、蛀耗米珠。蝗蝻蟓螣、嘉種是鋤。醯敗于蚋、肉敗于蛆。飛蠹蝕柱、青蠅浣裾。是皆吾讎、害禾剝膚。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蠆尾惟蠍、鉤牙惟蜍。蠼螋似蜮、玄蜂若壺。蛭縮如棰、蚝行蠕蠕。守宮壁鏡、藏毒不虛。凡彼蠚螫、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蜩蟯匿胃、蚧蠆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蚊恃蹻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逋。若汝虱者、何能爲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褌、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瞥焉見察、循榮鑽衂。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會莫汝踰。湯沐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愼勿怨余。虱聞斯言、匍匐俯伏、靜聽譴訶、祈幾沸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齋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命布施、于聖軌躅。嗟君之量、何其褊促。我食無穀、我啜無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喙無啄。微咂君肌、何遽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閙諸商君、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民之髓、蠱主之目。僨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考終就木。我美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

一果君。欲我誅、盍速彼獄。我鬨亂言、怒髮上衝。最爾微蟲、寧望貪喜。積汝德命、不比奴僕。敢擬朝士、騰兹謗讟。即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懸之于竹。細篠爲弓、繡鍼爲鏃。弦絲射之、一發洞腹。尸諸棘端、以爲大戮。仲恭焚棄其稿、自定爲二十二篇。此二篇最善。贊曰、余壯而始與仲恭游、每舉韓退之許柳子厚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以相磨切。已而讀班史、至陳遵謂張竦與原涉應客之言、未嘗不爲反復流涕也。傷仲恭淳湛里閈、所謂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其文章議論將久而不傳、故採擇其可觀者著之於篇。葉適敘陳同父之文曰、使同父晚不登進士、則終爲狼疾人而已矣。仲恭亦云。嗚呼、悲夫。

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卷七二

校記

①嘗熟：當作「常熟」。按，本集中「常」多刻作「嘗」。下文「太嘗寺」亦當作「太常寺」。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三

鍾惺　文震孟　耿橘　鹿善繼

退谷先生墓誌銘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既葬，其弟曰快者謂元春知獨深，可不須狀而銘。又地下人偏嗜其文字，不宜舍所嗜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月，其嗣孩夏復以母黃宜人之命申焉。元春返其幣而哭，使予不爲文則已，使予而尚爲文也，舍是奚述焉。雖然，退谷異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徒絮絮然爲誌墓之言，彼其詩文譔述雖傳矣，而形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退谷初在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水火，終日聒聵，以爲吾若居給事御史，務求實用，不兢末節小名，愛戀身家，如雞鶩之爭食，婦女之簡狎，庶不令主上厭極大創，先以此定其根本。禍流縉紳。然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用出矣。先機蚤見，已若知有熹廟之末年與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真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阨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偃仰郎署，衡文閩海，終不能大有所表見，然其數見也亦大矣。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亦可惜也。已見經先生矣。退谷羸瘦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法書名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牆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字。居官吾老，無一日間。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吟。遐思繁遠。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鉤夫長根，雖甚讐怨者意欲投之於廁而不能禁其不行。萬曆甲寅乙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藍筆，各以意棄取，文章到必傳時。鋤莠除礫，笑哭由我，雖古人不之顧。世所傳詩歸是也。宜有物以敵之。此華劃爲人作一好題目，因知其無益也。殺以此得禍者數矣。小儒輩侏侏睢睢刻爲書破之，退谷咲謂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外，自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妬我輩，護此書而護書與秘書兩發人太刻，總非較量可及。

必欲其興、與世之媚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去幾何。予深高其言。退谷改南時、僦泰淮一水閣、閉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來陶寫文心。每游入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而謝之）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窗覗之則（氣足以暢鬱、散回、歎而光影相與守之、此中真見其得異。）嗒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爲真好學者、退谷一人耳。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縈繚之美。使巴蜀、歷三峽。入東晉、觀日出。較閩士、陟武夷。東南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返。山川豫待、人士歡迎。（與山水交游加長、直不欲名士耳。）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失、以爲讀書不讀內典、如（悲倍。）乞丐食、終非自養。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撈嚴、眠食藩溷、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臥猶沾沾念之、曰使吾數年覗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退谷簡易、如楊子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遊虎丘、遭兩公子見傷於途、酣狀敲傾、作捉搦覺蹋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

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來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來贄、稱弟子者。退谷出舟相見、則向人也。爲細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退谷雖嚴冷、然待後擭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方有何士、爲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汩汩然若有所請屬者。其後所薦人多顯、貴退谷、彼（前事朴而想、此事倣而達、總不與世俗人了夫擾耳。）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慚當何如也。性喜擇士、凡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衆。遇有真實、雖其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常如隔牖。人有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逢貴賤、皆執其稱而詳告之。故往往才人成就、歡悅無量。但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詾懟齮齕、（此敝不察誠偽、方是才人本情。）皆叢于此、亦可爲士大夫不慎之戒矣。退谷內行過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爲生艱難、事皆廻環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疾苦、一往無緒。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

部郎中封去毘陵、退谷亦秩滿遷閩中督學、侍親還家、舟泊九江。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室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厮餐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起。問媼安在、則猶牀上臥。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太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至社中一贊儀乩從、默卯二字深承。予爾時聞之歎、仰而已。退谷爲諸生十二年、常不利。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爲夷陵雷公簡討所深賞、中第十七人、成進士。爲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益五十有二矣。生于萬曆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十八日。塋去皂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全集、評閱諸書、俱行于世。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景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即公嗣父諱一理、號裕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即公生父諱一貫、號會菴公、武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拜大夫、宜人。妻黃氏、亦封宜人。妾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繼公死。黃宜人所生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邁早卒。嗣子陔夏、亦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慷、早卒。恮、諸生、詩文甚奇、先退谷卒。悌、又先恮卒。獨五弟快在耳。快真朴、長齋事佛、通書畫、事予如兄。姪二人、昭夏、納夏。昭夏亦諸生。元春既已爲誌、憶昔年退谷之作魏長公銘也曰、後死者之墓之誌、烏知夫誰手。予戲謂退谷、有如我一旦填溝壑、所謂君雖恨于臣、無可奈何也。當時戲言耳、豈意二片幽石、眞落于手乎。悲夫、何以銘。

銘曰、

餐幽獵秀無終極、氷性霜臺眞辛匿。得意辭書不再歸、海嶽如從君受職。驅煙排霧待拂拭、紛紛餘子不相識。强來君前談法式、鞭笞鳳麟加裁抑。爾曹蠢蠢徒失色、勤農堯湯費稼穡。汗流至踵沒籍湜、大勇猛

人歸蓮坡。厥多閒隙，宜慈力、海印放光，只頃刻。殮棺求之不可得，萇萇衣履我銘側。

鄭元春撰《鄭友夏合集》卷一二

文文肅公傳

公諱震孟，字文起，先世衡州人，自衡屢遷，始定居於蘇。有諱林者，偕其弟森，後先舉進士，林官至溫州知府，森巡撫都御史，而文之族始大。林生翰林待詔徵明，徵明生國子博士彭，彭生衛輝同知贈左諭德兼侍講元發，元發生公。公年二十一，以春秋經舉應天鄉試，凡十上禮部。天啓二年始舉會試，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於是熹宗幼沖，太監魏忠賢擅權，羣小相次用事，方下講學之禁，而謀盡逐東林黨人。公乃疏請勸學勤政，語侵忠賢。忠賢怒，摘摘疏中字以爲嘲訕，有旨將予杖，閣臣力救，改降二級調外，遂棄蹇以歸。公故與姊子姚文毅公希孟及里中周忠介公順昌友善，其志節略同。又覗東林諸先生輩行甚後，而平采論議，數相企慕。故羣小爭目爲黨魁。及歸里，忠介公既被逮死，文毅復以事鐫職，公日夜懼不免，豫訣家人，族緹騎到，即引決，幸而不及於禍。未幾，一妄男子作步天歌以寓刺譏，廠衛捕獲，即鍛鍊獄辭，令牽連公，公亦遂削籍。崇禎改元，薦起侍讀，尋進左中允、左諭德，充日講官，累至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纂脩熹宗實錄，日講如故。公在講筵見人主聰察過甚，而諸臣方用門戶相齮齕，莫有能當上心者，每臨講，必反復開陳，務闡切時事，以諷帝，輒改容嘉納焉。旋察公挺挺忠正，論說有裨於國，中宰輔選。嘗曰：文其倒好。始講筵於五經，廢春秋、禮記不講，神宗方命講禮記，至是又命講春秋。閣臣溫體仁輩素不樂公，而春秋非顓門，不能講。公少習是經，爲大師，體仁不得已以公應命。講至宰咺歸賵，傳，賵凶禮也，於例當闕，帝令補講章進覽。公乃推明春秋之義，極言咺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帝甚嘉歎，降諭諸講官，今後當講者悉以此類推，舉朝益知公將大用矣。其明年廷推閣員，公資淺不在推中，特旨命吏部取公年籍履歷入，遂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公之爲史官也、值北兵南逼、吏部將借邊才以翻前所定逆案。公再疏爭之、雖小已、相與側目。繼又上疏請改正光宗實錄、其略曰、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脩恭請光宗實錄副本校對、見中閒纰謬甚多、而悖謬之大者莫如先帝之册立與梃擊、紅丸三大事、祖要典邪說而應和之。蓋逆黨崔呈秀等請旨重修、見今藏於皇史宬者是也。方進呈之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訂、以故含糊從事。後來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石渠之藏者、至今邪說猶在。儻謂一入史宬不可復改、則流傳後世、將安取衷。國是攸關、非細故也。因條次所宜改正者、其目凡五。疏入、大忤體仁輩意。而帝獨心善其言、出御平臺、手公疏示閣臣。帝銳意獨公、而體仁及王應熊兩人猶斷斷力持之。詰問良久、兩人者辭窮無以對、方叩首曰、此誠逆黨所造邪說也。今要典之燬已久、又蒙皇上申飭、即可垂示後世矣。實錄雖不果改、而奉俞旨申明略如公之奏焉。由是益與體仁輩忤。既入直、應熊去位、而體仁深中多數、乃力求所以中傷公者。會都給事中許譽卿及公婚家福建右布政申紹芳得罪、公竟以是罷去。先是、吏部尚書謝陞不厭衆望、數爲科道官所糾、陞頗疑譽卿。柏使譽卿故公所推重者也、用是猜疑公。最後陞納山東布政勞某賄、推擢登萊巡撫、衆議大譁、因交章彈陞。陞窘甚、具疏自辨、遂誣譽卿、紹芳、坐以馮籍與復爭官、講關其事、絕無左驗、蓋陰借以傾公也。故事、凡奏疏至閣中、閣臣以次分票。是疏不隸體仁所、而體仁徼取之、竟擬旨削譽卿籍。且票且目公、公從容曰、言官爲民極禁事也、彼方德公王成之耳。體仁益愠、露章言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惟此爵祿名位、而文某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出此悖倫滅法之語。欲以激怒帝。帝果意公有私、得旨閒住。公罷而譽卿削籍、紹芳亦下獄矣。公歸里南半歲而病歿。當公之病也、聞文毅公訃、往哭之慟、其病遂革。距文毅殁時相去僅十有五日。四方賢士大夫爭悼惜之。公性方嚴、不苟合、以是數忤小人。在內閣不滿三月、雖屢見寵顧、而受同官排陷、訖未及有所設施。家居公廉自守、苞苴不敢及門。通籍凡十有五年、至於貴顯、其第宅猶仍諸生時所居、從未嘗拓地一弓、建屋一椽也。生平深惡內閹、不與文通。有太監曹化淳者、故出王安名下、淳慕公賢、嘗遣私人祈公、儻得循例往來外廷、事敢不惟命。或勸公往投謁。公哂曰、此謁一入、其辱尚可滌洗乎。其後見排體仁、咸謂化淳與有力也。越三年、始復原官致仕。又二年、贈禮部尚書。南渡初、追謚文肅。公嘗因流賊不靖、疏言致亂之源有四、中閒指斥廟堂猜疑、黨人蒙蔽、與將無紀律、兵無行伍、塗污慘劫、驅民爲賊之狀、尤極痛切。及公既歿、明竟以此亡天下云。有兩子、長子衆最知名、明亡隱居笠澤之丙舍、杜門著書、終其身。

前史官汪琬曰、琬嘗訪公故居、蓋已易主矣。因抵其讀書之所、所謂青瑶嶼者、俛清沼攀脩柳、慨然久之。適大風颯颯起林木閒、輒想像公掀頤抵手痛詆逆黨時也。琬謹按公行狀及衆所譔烈皇小識、詮次爲傳、以詒衆之子點、俾後生有考焉。

汪琬撰（堯峰文鈔）卷三五

瀛海耿公墓志銘　承勇

耿公諱橘，字庭懷，別號藍陽，河間獻縣人也。公令於海虞，虞之人至今思之，稱爲耿令公。公講道於虞山之麓，學者尊之曰藍陽先生。去官歸而事養其母，孺子慕，以說其嘗，則里中之人傳其事，稱曰耿孝子也。常熟爲姑蘇屬邑，古虞仲所封地，故稱海虞。公令虞，廉而威，法必行，而善爲民興便利。邑有尚湖，故盜藪，公布方略，遍設四面伏，而身乘小舟湖中。夜半，群盜集而劫之，伏發，盜皆就縛，并根株擒治其魁。魁故豪於鹹，橫海上，負重俠名，公誅滅其家，里中黨豪者弗言也。乃公在官，邑中竟無盜。初，公獲盜未勞竟，赦與士大夫講學書院中。盜跪庭下聽講，論已引問其悔前事若何。盜皆叩頭願更始。公引去。越數日，卒痛杖之，編爲鬼薪，竄之海濱磽确地，令耕而自食。又籍其名，附當時稽察之。故盜感其更生，而漸改，步爲良民。虞故水國，水時利時害。公下令按圖籍，閘洛修濬渠之事，而責之田主者，稱田主者皆責金穀，但業事佃戶供役人，不復問獄會通塞何狀。令下，幸抗不服。公械責人衆，置櫝於里門，以警前抗令者，而令

乃行。水蓄泄不失時，而歲收大穰。邑人曰，耿名常熟，真常熟也。憶萬歷戊申，東南郡邑大水，城門往來以舟渡，米價踊貴，而常熟之民晏然無恙。公出所儲官粟數千石平糶，散之民間，而民間遂忘米珠之苦也。公之遠識而能再造邑人類如此。公既內徵，擬補諫職，先皆授司馬職方郎，而中浮語遽之去。蓋公勞民事，捕盜開水利時，議者已數云。邑民安而令公危矣。虞故子游之鄉，公因其遺俗倡明其學術，創爲學道堂、絃歌樓，人創古今聖賢宗像，而人爲之贊，抉其宗趣。其與人語每曰：我有一物，名曰照妖鏡、斬戮刀，一生抵當我不過。其講學務明諸心，而以即見即物爲宗，如象山先生所云人情物理上用功夫是也。然公自信頗真，而大約繩人以必如我。余聞諷以贈語曰：因物則證宗，執我則霸學。公初譏我言而未許，及來京師，爲會巧所中，則終息。忽念余言，謂公真愛我，我今且從事此十年，而乃可副公望也。而未幾，公尋歸矣。公歸而奉事八十母，時承歡膝下。離邑城鄉路中有地曰林村，母孺人故姓林，村以其宅名也。公就其地築林塘，奉母孺人時游其上，

以慰其故土之思云。及母殤人沒、而公衷念不置、負土廣其壟、塑母像其中、而自塑一跪像其旁。暮年雨戚、對謙親文三日。燕畢之夕、而公卧于臺下洞中、明晨而公化矣。相傳其事、父老以爲公報母恩畢、故捨其身以去、是以爲歎孝子也。嗟乎、公之死、寧獨爲公痛惜。余在京師、每檢閱天下人物、有幹濟氣力能搘荷世道者、輒口實藍嘖嘖嘖談。舉下士大夫皆知公爲用世有學問實際者、而公竟不及一措置以沒、此其恨寧獨在公哉。已人悲、卿人慈、吾黨之人悲、而余悲何能已也。據余所習聞而志之、弄爲之銘。公之先世世武籍、至公而易、其默氏春秋中、不具述、獨推其大如此。銘曰、武躍于淵、備龍德也。泥而在田、文明蘇也。參高而德、情亦忱秉澤也。屯而不施、并隊之不及也。吁嗟先生、如刀斯銘、如鑿斯光。銘不足窮、先忍太揚。獨留精彩、瀛海慈慈。我銘其石、千秋之藏。

明抄本《明文海》卷四四六

太嘗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贈大理寺卿

賜謚鹿公墓誌銘

崇禎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奴酋兵破定興、太嘗寺少卿鹿公死之。明年正月、其子化麟伏闕上疏曰、奴之掠畿南也、臣父移疾村居、無城守之責。臣父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障神京、我入郡邑、誰與守。自己巳奴警、望風髠首、臣節掃地、非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當存亡之會、朝廷無仗節之臣。遂令臣侍臣祖居江村、辭丘墓、授兵登陴。令弱民疲、號令不一、死守七日而城始陷。臣父守南門、奴從東北隅上、挾刀索衣、臣父嚙齒大罵、天朝鹿太嘗衣、肯覆羯狗奴耶。奴怒甚、斫三刀、復射一矢、罵不絕口而死。臣父贊樞輔於關門、厲志恢復、奴素懾其名。内溝環攻、志在必下。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虜、捧一撲以塞潰波、挽杯水以澆烈焰、以投閒之吏、死朝廷以抱病之身、死鄉里。不獨城存與存、効斯民勿去之義、且欲人戰家守、折狡虜南下之謀、假令人盡臣父、則一隅可保、九塞可寧。是臣父爲一城死

義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疏上、　天子下所司按覈。十一年二月、兵部覆請、　詔贈公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尋祠賜謚、予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先是、公殉義之冬十二月十二日、化麟奉其祖太公命、權瘞於祖塋、拜疏歸、待命苫次、哀慟不勝喪而死。化麟之子盡心謀於其祖之執友孫奇逢與其徒張果中、請吾師高陽公志墓、而屬予表其隧。十二年五月、予哭高陽公既除服、乃喟然而歎曰、嗚呼、高陽既沒、鹿之誌非予其誰宜爲。乃按歸安茅元儀及盡心所著公事狀而誌之曰。公諱善繼、字伯順、其先小興州人也。國初有諱榮者、徙居定興南之西江村。曾祖諱府、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襄垣縣知縣。祖諱久徵、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直言厲行、蔚爲名臣。考諱正、累封如公官。妣田氏、贈恭人。正貫公子、少爲諸生、縣令宋繼登請與相見、正方糞田、投畚鍤而往、縣令歎息。逆奄時、傾身急諸公之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公端方謹慤、歸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慨然有豪傑聖賢之思。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孫奇逢酌酒切劘、定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洞悉源委。袁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絜令焉。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殷、餉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兩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耑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稽乏用、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繇祖

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　皇上批發度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劉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之緘縢不可問。天下事焉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卽　主上視吾輩何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　上怒、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日、中官閩門扃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吾繼語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歎息而去。無何、堂官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舉朝交章請留、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公遂移疾去、而司農竟如數補進矣。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忽漫無所執持、柰何不令　人主厭薄臣下哉。　光廟御極、首復公官典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匈匈、公受事誓天、涙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羣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夷行邊、請用廢弁坐贓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馬疏爭之。奉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繇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狥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狥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求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謂其剌已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高陽公以閣臣理部事。高陽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已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高陽閱關以歸、高陽自請督師、公請從。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卽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高陽當關四年、經營遼河東西、恢復遼疆四百里、安揷遼人四十萬。入而造膝密畫、出而

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為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齋暮盥、漠然兩書生也。布衣敝馬、出入亭障、閒延見老較、退卒、與相勞苦、因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跅弛、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高陽之門、公之功也。高陽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而還、去家二百里、不遑省覲。中朝自此知關門決計進取、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高陽將渡河、入奏、逆奄懼有晉陽之舉、矯旨趣令歸鎮。中朝忌高陽者、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詒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為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為振刷、意在壞兵、而總以巧行其撓沮恢復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壞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發、前日之禍復作。遂廣潰陷時、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為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河山、丼心腥穢、忠臣義士有負戟長歎而已。未幾、高陽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迄今十四年、舉世無復有言恢復者矣。嗚呼、此可為痛哭者也。公在關門、不以邊吏邀一階半級、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家居四年、　上即家起公為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公再起物望、崇重精勤吏事、夙夜在公、一如為郎吏時。未三載、復請告歸以沒。己巳冬、虜薄城下、公昌言於朝、非急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虜者。先是、公物色世龍於羣帥中、薦之高陽、推轂為大將。諸誹謗高陽者皆以世龍為質的。及高陽再鎮、手復四城以還、　主上、世龍之功為多、而世龍亦卒以功名終。於是人咸謂公能知世龍、世龍不負公、而公與高陽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公天性純孝、母既沒、念太公獨居、共臥起者二十年。其子亦馴行孝謹、四世一堂、更衣幷食、雍雍穆穆如

也。里居教授生徒以百數，攜齊升堂，離經辨志，江郊之上有河汾濂雒之風。畿南之士殖學修行鐵礪自好者，不問而知爲鹿氏之徒也。晚而師事高陽，曰：不圖周孔猶在人間。高陽亦曰：伯順在幕中，如清風止水，助我神明者多矣。公之沒也，高陽哭之慟，爲挽詩六十四章。又二年，高陽亦殉虜難。公與高陽與遼事相終始，公又與高陽相終始，嗚呼，痛哉。公爲人齋莊中正，明允篤誠，辭受取與，如水之有坊，而不以一節加人；是非可否，如食之必吐，而不以一青掩人。以身命歸君父，以心膽質鬼神，以深心冶鑄善人，以至誠變化異類。其道之不行，而以完節自見，則天也，斯世之不幸也。公之沒也，年六十有二。娶王氏，贈恭人；再娶王氏，封恭人。子化麟，天啓辛酉舉鄉試第一人，後公一年卒。孫男四人：盡心，舉崇禎丙子鄉試；洗心，以蔭入太學；悅心、從心，皆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所著有四書說約三十一卷，文集若干卷。公與予俱出高陽之門，予以枚卜被訐，公正告蒲州，當爲　上別白忠佞，無以門墻故混淆國論，上負　明主。蒲州不能用，遂終身不見蒲州。當是時，予待罪邸舍，公數過予執手，而不使予知也。予是以慨公。銘曰：

幽朔之地，斗極崆峒，三光五岳，篤生駿雄。生不獨生，有孔鑄顏，高陽定興，二百里間。堂堂鹿公，羽儀斯世，矩方規圓，渾然元氣。羯奴鴟張，全遼如燬，白首郎吏，獨抱國恥。　帝命視師，輟我綸閣，公辭銓郎，出贊戎幕。枕戈席馬，抱冰履霜，指授將吏，魚麗武剛。軍書少閒，危坐促膝，麤飯毛盆，寒燈土室。羯奴外訌，讒夫內扇，白山未勒，黑水猶戰。誓涓七尺，以報　天子，吁嗟鹿公，與遼終始。碧血不變，白光如虹，江郊之阡，有氣熊熊。彗星角芒，參旗先後，騎乘高陽，慰我　三后。高墳宿草，我友我師，人之云亡，孰知我悲。

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卷五〇）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四

劉永澄 楊彝 顧夢麟 周順昌 吳鍾巒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曾晳、季路、顏淵之徒侍側、曰、盍各言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往矣。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千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他焉、即功業文章不少槩見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災祥、蓍龜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識之不可掩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于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為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識不可掩者也。靜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為揚之寶應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即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名靜之飲酒、有娼佐觴、靜之即謝不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讀。又善病、室中書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秘書、為有力者所奪、人為不平、靜之無幾微見顏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檢、伸究抑懲汙濫、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穀之數。矻矻如居土室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為子弟居間、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有詔令禮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啓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時忌人言災異、鄧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為靜之

坐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事繼起、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乙雜志、邸中雜記、又爲歸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僉側目。滿三載不遷。靜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昪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訓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柰何不以一命貢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苫塊外寢。壬子春、補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淵目炯炯然、英采逼人。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僣放過、彼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寧知千載而下無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訓迪子弟、出于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兄鑪錘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常書薛西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自損廉心。故竿牘不及郡邑大夫。至神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爲快。靜之即尸居蠖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內、于世道民生所關、下至邊疆情僞、江海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往往飭治象貌、不爲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脈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如何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于天下、即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搉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即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即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媮樂、謀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

之註雖騷、于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之得年三十有七。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謚曰貞脩先生。長洲文文起摭遺事為貞脩狀、擧龍知靜之深矣、得文起為誌其大者。人言靜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為靜之、不以用不用也。銘曰、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巖遊、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憫此道微、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為千秋鏡。世所取正、是謂為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高攀龍撰（《高子遺書》卷一一）

楊顧兩先生傳

楊先生彝、字子常、常熟唐墅里人。少與同郡顧先生後先補諸生、兩先生相親善、皆明經飭行、矜尚氣節、每試各占高等、時人並稱楊顧云。顧先生之生也、其母陳夢神人授以石麒麟、故名夢麟、字麟士、吳丞相雍後裔也。世居太倉之雙鳳里。明萬曆天啓末、士之為時文者喜倡新説、畔遠傳注。兩先生慨然思振其弊、相與講説辨難、力明先儒之學、遠近受經門下稱弟子者、嘗不下數百人。會吳中諸名士興文社曰應社、兩先生俱在焉。諸名士及其門下弟子往往遵用兩先生説相次取科第、而兩先生卒浮沉學宮中。顧先生僅中應天乙榜、援例入國子學。楊先生以歲貢生授松江府學訓導、居五歲、擢都昌知縣、移疾不往、而顧先生亦訖不及仕也。然名聲方大噪、凡四方賢公卿大夫有事於吳者、必請兩先生相見、與講鈞禮、賓客雜遝造門、以不獲面為恥。東陽張公國維巡撫三吳、聞兩先生名高、數親禮之、又延顧先生為公子師。然顧先生嚴正、自注書説經外、未嘗少干以私。一武人夜以賄至、先生駭曰、此何為至於我哉。其人惶遽去。太倉守鄞縣錢侯肅樂與顧先生過從甚歡、亦命其子弟受業。終侯之任、顧先生絕不以事請也。

以故錢侯入官京師、輒誦言顧先生於朝。而楊先生自明亡即杜門不出、有貴人往投刺、趨避門外者移時、訖不得一見、乃歎息而去。蓋其耿介略相類。先是、明季辟舉法行、張公輿、提學御史力欲辟薦兩先生以應詔、兩先生同聲固辭。凡往返再四、知不可奪而止。本朝順治初、或冒顧先生姓名走謁當路貴人、貴人不知其僞也、遂被款接、且委職至府通判。楊先生先刺知之、遺書以告顧。先生怡然曰、我自為我、彼豈能浼我哉、竟不發其事、時人推為長者。顧先生少於楊先生二歲、年六十有九、以順治十年卒。閱八年、楊先生始卒、年七十有九。兩先生性並孝友、尤好周人之急。楊先生遭母歿、嘔血數升、斷酒肉者竟其喪。撫孤姪具有恩意、少所事師死、獨力殯埋之、且為婚嫁其子女。鄰人或侵楊先生屋址、置不與校也。顧先生遭母歿、其守禮一如楊先生。崇禎中、連歲洊饑、吳中米價大踴、顧先生首倡巨室煮糜粥以活餓者。語人曰、吾非餒於家也、勉為善而已。兩先生終身力學。楊先生為諸生、每暑夜苦蚊、輒納足巨甕中以讀。晚而目盲矣、猶請友人讀書其側、為諸生講說、必連日夜。而顧先生老病、亦必手一書、卧視不輟也。顧先生尤好著述、所纂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詩集四卷、又重訂說約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中庵瑣錄一卷、韻珠四卷、雙鳳里志八卷。楊先生方撰次大全節要一書、及見說約行世、乃謂顧先生曰、子之書猶吾書也、遂削其稾。兩先生皆工詩歌。楊先生詩多不存、存懷舊詩一卷。同郡有善詩者、序顧先生詩以擬陶南村、龔安節二人、吳人咸以為允。集中和陶諸篇、尤為時所傳誦。楊先生有子諸生、靜又庶出子緒、皆夭。顧先生有子湄、字伊人、亦工詩歌、嘗纂虎邱新志、子樾稱之、方知名於世。

舊史氏曰、予聞楊先生頎然長身、骨稜稜不勝衣。顧先生豐頤飄鬚、其議論尤和婉可聽。兩先生同郡、長同學、遂爾齊名當世、至今天下言經學者多宗之、惜乎子

不及游其門也、故倣孟堅傳楚兩龔、爲兩先生合傳、以志嚮往、以俟後之良史採焉。

汪琬撰　《堯峰文鈔》卷三四

周忠介公遺事

周忠介公順昌字景文、明萬曆中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請告歸。是時太監魏忠賢亂政、故給事中嘉善魏忠節公忤忠賢被逮、過蘇、公往與之飲酒三日、以季女許嫁其孫。忠賢聞之恚甚、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指劾公、遂削籍。而會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與故應天巡撫周公起元及公有隙、追劾起元、竄公姓名其中、遂遣官旗逮公。公知之、怡然不爲動。比宣旨公廨、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小民聚觀者數千人、爭爲公呼冤、聲殷如雷。諸生王節等直前詰責一鷺、謂衆怒不可犯也、明公何不緩宣詔書、據實以聞於朝。一鷺實無意聽諸生、姑爲好語謝之。諸生復力爭、稍侵一鷺、一鷺勃然曰、諸生誦法孔子、知君臣大義、詔旨在即君父在也、顧羣聚而譁如此。皆荅曰、豈惟君父、二祖十宗實式馮焉。諸生奉明公教、萬一異日立朝、不幸遇此等事、決當以死爭之、明公柰何教人諂邪。巡按御史見諸生言切、欲解之、乃語諸生曰、第無譁、當商所以善後者。衆方環聽如堵、官旗見議久不決、又訶撫按官不以法繩諸生也、輒手鋃鐺擿之地、有聲、大呼囚安在、且曰此魏公命、可緩邪。衆遂怒曰、然則僞旨也。爭折闌楯、奪擊官旗、官旗抱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或匿厠中、皆戰栗乞命、曰魏公誤我、有死者。巡撫幕中諸將率騎卒至、或拔刃脅衆、衆益怒、將奪刃刃一鷺、偕兵使者張孝鞭卒以狗、始稍定。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復數爲温言譬之、衆乃解去。或謂公盍返私室、公不可、遂舍一鷺署中。是日也、佗官旗之浙者道胥門入城、強市酒肉、瞋目叱市人、市人復羣毆之、走焚其舟、投橐聚於水、官旗皆泅水以免。一鷺懼、召騎卒介而自衛、夜要御史上疏告變、檄有司捕民顔佩韋等十餘人繫之。

越八日，公竟就逮。既至京師，下詔獄，坐贓考掠，瘐死獄中。而忠賢復矯旨殺佩韋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又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之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冤，詔贈太常寺正卿，謚忠介，予特祠。一鷺亦以忠賢黨被辠，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韋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鷺大怖，遂病死。

汪琬曰：亡弟搢九嘗私次忠介公事，予以示公之孫旦齡，以爲信，乃稍節其冗者，參以殷氏所作年譜，授其家，俾弁之。

汪琬撰《堯峰文鈔》卷三六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繼遊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問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旨。又遊高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爲孫文介公之困思鈔。是時公年尚未三十，已嶽嶽稱人師。門下江陰李忠毅公，其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迓之，留歸其家飲餞。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兒讀書。公曰：弗爲眞讀書人已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眞先生讀書。因相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州籍，成崇禎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顧以旱潦相仍，催科甚拙。已卯，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以蜚語，削籍。襆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宦於此有三樂：其一爲蕺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明所學；其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肅樂也。公性恬淡，既罷官，即有投老之意，宜興再相，願

以延攬清流爲事、遣所知道意、許登啓事。公笑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夫。宜興不樂、公泊如也。辛巳、瀕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甦、曰吾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亡。是年、公叔子禴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之還、員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尚欲拒人言耶。唐王將爲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偸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容問以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晩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

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即用之而不柄用、漸且俾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豢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尚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述。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皐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

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慨然而退。時有以公流離海外勸之歸者、公作止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大夫皆覲望不出。公曰、出國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僞印、販鬻官爵、僵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兵則致其敕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於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公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惟遯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禰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羲招公居四明澗天、公答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子禰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二日、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遂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遺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禰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禰之即與對壘。尋循例應州試、即成州諸生。尋歸應本邑童子試、即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即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即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禰之者、禰之亦雖自負、落筆不作凡近語、與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脈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留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

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略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諱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盗賊土豪，無不留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城破，職方吴易起兵太湖，鷹之應之，兵敗死焉。吴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革除去御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横林，卒而葬焉，遂家於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鄞，至今長興人有霞舟書院。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九

校記

①不輙：當作「不輟」。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五

劉宗周一

子劉子行狀上

學人黃宗羲狀

本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水澄里。年六十八。

曾祖槩、妣茅氏。

祖焞、妣陳氏。

父坡、妣章氏。三代皆歷贈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漢長沙定王劉發之後。在宋有遐翁先生禮、徙廬陵四傳而爲揚州別駕廷玉。廷玉生文質、尉於山陰、始爲其縣之人。又四傳而生諱救、明之孝子也、以童子入滇、脫父於戍。又三傳而爲贈兵部右侍郎鐸、以其孫棟之貴也。鐸生濟、濟生槩、槩生焞、號兼峰。焞生坡、號秦臺、有名諸生間。當其卒時、太夫人章氏年二十七、越五月而先生生。兼峰喪其嫡子、家道喪失、先生依於外家、從外祖章公穎受學。十二歲、章公在壽昌、先生徒步從之、攣足者數月、不顧也。凡三七壽昌、已學經義於曾念彬。念彬令取裁左史、授以縱橫變化之法、而章公老儒墨守先輩。先生從此則失彼、徘徊兩岐、每遇私試一題、必爲二義、以正者呈章公、奇者呈念彬、交相善也。萬曆二十五年、舉於鄉、先生二十歲。又四年、舉進士。丁章太夫人憂、先生熱中門之外、創爲堊室、高廣容膝、日哭泣其中。陶文簡望齡弔之、歎曰、欲哀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服闋、以兼峰年老不欲出、兼峰不可。又一年、就選授行人司行人。嘗慶元枋國、方與楚宗妖書之獄以陷君子、先生章疏劾慶元。同年生見之曰、君亦曾爲老親計乎。先生默然深念者數日、遂請終養。丁兼峰憂、毀瘠而病、病愈亦不出、居家七年。孫公丕揚爲太宰、問其名、以原官起之。充益府冊封副使、先宗儲位未定、先生因報使疏言、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未嘗宣召寢門。春秋鼎盛、講廨不設、託之阿保之手、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復推之而於皇太子亦厭之也。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妾、復推之而使皇太子亦狎之也。初、顧端文憲成、高忠憲攀龍講學東林書院、其議論是非、若秋霜烈日、朝野憚之。是時崑山顧天埈、宣城湯賓尹收召黨與、樹傳[illegible]之衣鉢、爲小人宗主。辛亥京察、孫公掌計事、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禮部郎丁公元薦言太宰是、聚奎等排奏丁公、往復甚苦。太宰既引咎去、舉朝蜩螗沸羹、聚族分部、以丁公故端文講學之弟子也、東林、崑宣遂爲黨魁之目。未幾而荊熊之爭起。湯賓尹之居鄉、以媒蝎著、有施氏女不愛壘而死、其鄉諸生頌之斷斷然、賓尹恥之。繼梅生者涇徐尚書之女、諸生復發其事、御史荊養喬以梅生薇罪。熊廷弼督學至宣、則盡反其獄、出梅生而撲殺諸生之爲首者。爰書謂今之公舉皆施湯故智、蓋廷弼黨賓尹、借梅生以灑賓尹耳。養喬爭不得而去、掌院孫公瑋議廷弼解職聽勘、宣黨復大譁、謂東林主使之。先生上奏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游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

眞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望而知其不同量者也。儻朝廷一日賜環、則人人爭拔劒矣。然則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者、亦豈遂爲定論乎。略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學東林者、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無遺憲成羞、可乎。嗚呼、學術之難言也。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老莊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進于東林者矣。南道御史孫光裕謂先生顚倒是非、借東林以袒養喬、飛章攻之。當是時、東浙銓曹衆論屬先生、同邑商周祚謂先生曰、愼毋及時事、且晚吏部矣。先生不聽。於是浙人僉曰、非吾家種草、可使之居相厄之地乎。先生乃給假歸、教授鄉里、門士日進。先生曰、昔伊川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子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無自厲乎。天啓元年、起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受事九日、卽劾奄人魏進忠保姆客氏、進忠者、大逆魏忠賢未改之名也。與客氏爲對食官衛近侍、並所親樹、出于朝政、威權大震、而小人之攻東林者多出其門下爲舍人。故事、大婚則保姆出居民間。客氏既出、熹宗涕泣不食、復召之。臺省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各上疏爭、俱降謫。先生言、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古者公卿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以其禁中決也。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謁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拂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斜封之勅、鈎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幷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奉旨罰俸。御史董羽宸請啓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先生曰、自叔梁紇以上、宜特立一廟於闕里、孟孫氏亦然。顏路、曾晳、伯魚進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上。路之長也、黜之賢

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十哲諸賢於顏曾多倍年之長、於思孟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矣。學宮啓聖祠當罷。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其禮樂豈可降乎。在太學從天子、在郡邑從諸侯。翼出疏辯、先生與之往復、乃兩報罷。光宗升祔議祧憲宗。先生曰、與獻帝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當祧。祧憲宗非是。幷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宗廟之禮、庶幾無憾。不聽。廣寧之役、先生請先問在內者之罪、而後及於在外者。其所列崔文昇、盧受、楊鎬、李如楨、皆黨人之所庇也。癸會試錄於孝陵、轉光祿寺添註寺丞。未至、陞尚寶司少卿、又陞太僕寺添註少卿。先生疏辭、不允。繼以告病回籍。或謂先生曰、今甲無小臣辭官禮。先生曰、廉恥之在人、不因小臣而奪也。曰、衆君子在位、國事可爲、何若是其慭耶。先生曰、進退之義不明、而欲正君匡俗、未之有聞。四年、起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又辭曰、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眞才、山林無嫮節、陸沈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辭太僕之命。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時朝局已變、逆閹明攬大政、內批劉某、藐視朝廷、矯情厭世、革職爲民、追奪誥命。鉤黨之禍、蔓延天下、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袁忠愍化中、周忠毅朝瑞、顧裕愍大章死詔獄。先生作賦哀正直、暴奸邪、悲歌慷慨、若旦暮從而遊者。高忠憲聞之曰、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嘗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先生然之。輟講、遁跡而惠公世揚被逮、招辭連染先生、有詭行頗僻之劉某、狠心辣手之黃某（先忠[illegible]公諱）語。先生自分不免、以子托之門人陳堯年。緹騎入浙、家人惶遽。先生曰、毋恐、寧今日而知有是乎。旣而知其逮先忠端公也。先忠端公至郡、先生餞之蕭寺、危言深論、涕泣流連而別。謂門人曰、吾平生自謂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此中怦怦欲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思陵登極、黨禁解。先生出弔蒙難諸賢、無錫則高忠憲、吳門則周忠介順昌、江陰則繆文貞昌期、李忠毅仲達、桐城則左忠毅、吳江則周忠毅宗建、姚江則先忠端公、皆爲文哭之、拂拭其棺塵而去。楊忠烈、周忠惠起元、俱以瓣香告哀。又請建五君子祠於西湖、風厲浙人。先忠端公與魏忠節、忠節之子學洢生於浙、周忠毅官於浙、高忠憲講學於浙也。崇禎二年、起順天府府尹。上方綜核名實、分別功罪、羣臣救過不遑。先生曰、皇上具大有爲之資、未有以二帝三王之道進之、故使爲治不得其方。於是矢責難之義而上言曰、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閉、與亂同事。以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憂

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試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剋期以出塞爲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搏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尅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輔臣劉鴻訓亦業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援地惜。廠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矣、又勑問既往、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比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巧詆、習爲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正以未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凛救過、護諂者因而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練而不戰、

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法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上見疏不懌、批爲迂闊。未幾、京師戒嚴。先生曰、吾守土官、當以民生爲急。請捐門稅以通煤米、行保甲法以核奸細。發內帑二萬金、三分之一食餓者、一賚守陴者、一給戰士有妻子者。出太倉米數千石平糶價。遵化難民集京師日以千計、議置之郊關。先生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無煩諸君過慮也。分遣僚佐出城、籍其姓名里業、給驗以入、分處蘭若、無失所。上自閱警、不出視朝、章奏皆留中不報。中旨辦布囊八百、宦奴競獻馬騾、又勑大小臣工各進馬一疋。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説動皇上者、吾守土官、義當與城存亡。乃詣午門叩頭奏曰、國勢之孱弱視人心之安否、又必皇上自安其心、而後上下之心始安。臣請皇上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之外、無有它計。一面批發章奏、勿輕羣策。俯伏待報、自晨至暮。中涓傳旨、先生始退。復造閤門揖輔臣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危疑、宗周雖竭愚誠、不足

上悚主聽。閣下可不力爲之所。輔臣曰、公且休矣、走也得開圖之。巳而上敕督師袁崇煥於詔獄、大學士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戎政尚書李邦華、工部尚書張鳳翔皆坐煥黨擯斥、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益疑羣臣謀國不忠。廢督師、以總兵滿桂爲總理統諸帥、召白衣申甫授以副將軍、又以奄人提督京營、協理城守、一切刑賞皆亂。先生諫曰、今日第一室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乃者聖謨淵遠、悉取獨斷。如軍旅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之故、付之武臣之手、而今使邊將以跋扈逃、申甫以雕賊除、其他人援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侯世祿皆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戮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至是文武之途盡矣、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於是降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關以外將㕛第委之乎。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魚朝恩、童貫、千古炯鑒。皇上皤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書御不報。越二日、桂、甫以敗沒聞。自上誅逆奄之後、凡由逆奄而至大官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小人出奇計以翻案、行開金數萬於外、而後驪場之事起、上亦不能無惑志。首輔韓爌、左都御史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守㕛第罷官、動以東林爲口實。先生言萬曆之季、高攀龍講紫陽之學、世以東林名、卒搆逆璫之禍以死。皇上首表遺忠、攀龍已爭光

日月、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已者推入攀龍之黨、即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清謹、在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議者方謂老成不可不惜、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四面之網、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留中。滿桂既敗、上出總兵馬世龍於獄、爲總理、召張鳳翼爲總督、御史吳阿衡爲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龍節制、未嘗接一戰。先生劾之曰、今所稱關以外將將之任者、非張鳳翼乎。鳳翼儀附奄人、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之田間、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朝廷亦何利有此尚方付之坐觀之手乎。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佞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由是而白簡不聞、其風采猶足觀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筭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天永命之說、從前所以治天下者、不可不更也。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代天而理天下也、苟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督責殿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寬平。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又因及一切詿誤者、重者以杖死、輕

者以論去。紛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遇者易應昌之以囘奏獲罪也、亦處之以詔獄。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鍛鍊爲忠直。督厲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寬應昌以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陛下卽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旣誅、見征必盡、又督及來年之預征。有司有遠、司道有罰、節節追呼、閭閻中旣已不勝繹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汚吏。卽遣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訐於監司。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金魚靴塵之風空谷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旣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勘蘇琰贓証、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勿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勿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周延儒溫體仁方窺伺上意、新得相位、見而惡之、以先生禱旱稱疾、激上怒。上詰曰、除新餉、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劉宗周必有便計、卽明白奏來。先生言、遼東一鎭、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鎭、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更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兵、傭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傭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競爲刀錐者。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富、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乂安、而四方不從之賓服者。上復以爲迂濶、上意在功利、先生封章多扞格不入、遂請告、旨許回籍。先生之治京兆也、風裁孤峻。其遇豪貴、不啻利刃之齒腐朽。每坐堂皇、奄人闖入言事、先生不應。或出語相詬誶、先生若爲不聞也者、治事自如。奄人計塞、反笑而謝曰、公執拘人、吾固知其如是也。武清伯奴子與諸生爭道、諸生受毆投牒、先生使吏入武清家捕之。武清及門言狀、先生拒不見、曰奴辱士而主擁護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知不可但已、別遣一奴、先生心識其僞也、令其自理爭道之由、奴不能答、叱之去。乃撲前吏而推捕益急、始出之、捶撲數十、何校武清門外。先生厲禁倡優、輦轂之下、優人服飾有千金以上者。一日先生出、籠篋纍纍、不及避、停車何問、曰此司禮太監樂器。先生曰、干禁者卽公侯不汝貸也、況宫奴乎。焚之通衢。單丁下戶則緩其銜轡、周其情隱、雖兵革匡勦、

皆有恃而不恐。先生出門、都人罷市而哭。八年、温體仁久居政地、導上以繁刑厚斂、海內盜起、臺諫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上念置相不得其人、進大小九卿詹翰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者。太宰以孫愼行、林釪及先生上。上降詔召三臣入、長吏催促上道。尋擢文文肅震孟入閣、起用黃漳浦道周。上意頗欲更始、而體仁乃大傾孫。稱疾、釪入直。明年正月、召對於文華殿。孫文介病卒。先生與林釪俱入、上問曰、方今人才匱乏、權衡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釪爲支吾之語以進。上先生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願詞今日一一改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參罰。小民困於加派、痛不可言、轉困於有司參罰不可言。蓋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詩云、靡爲盜賊、莫知其繇。臣竊痛之。上又問兵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內治既修、則遠人自服。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宗周之言也。兩杖相撞、釁鼓輿尸之際、于此時而

說干羽兩階耶。傳旨、林釪入閣、劉宗周別用、陞工部左侍郎。先生上封事曰、皇上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出塞、而壬人鏡口承舊。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於是廠衛司機務、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撲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盪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牖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徵、收酷吏之威、緩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事、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

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鑑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脉。幷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愼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今之所以日勤聖慮者、亦何有哉。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海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又奚煩於觀兵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効也。然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愼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上覽之大怒、命文書官口傳重擬。次輔錢士升票擬以進、上猶謂其輕也、發改票溫體仁從重票擬上之。毎票擬至御前、上手先生之疏、必繙閱數過、起行數匝、久之而意解。雖曰、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原豈堪盤據。烽火照於甘泉、虛文何以撑拄。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任所爲、宋無三釁、終困外國、可爲前鑑。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乃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先生復言、堯舜之所以爲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皇上已具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投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凛之。卽此一念謹凛爲道心之主、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蒞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蓋天下之治、從本原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皇上深致意焉。工作繁興、度支告匱、上命諸臣捐助。溫體仁與勳臣朱純臣爲倡、又議罷明年朝覲。聽其進奉、先生諫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國步艱難、競爲匪躬自効者、而瑣瑣進奉、何當報稱。乃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而議以捐助罷、儻遂行之、辱國滋甚。上不悅、然上意欲大用先生、會推閣員、廷臣一再推俱不及、上皆置之。三推始以姓名上、上將點用、而溫體仁大懼、募會稽人許瑚上疏、謂先生才諝不足、道學有餘。上疑瑚同邑、知之必真、乃已。體仁益修黨人之隙、舉動決裂先生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念上欲求治而爲體仁所蔽、荷上殊絕之知、潔身去國、

所不忍也。復上疏曰、臣惟皇上勤心遠略、夙興夜寐、而邦畿震蕩、禍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假手於門戶、舉朝士之異己者槩坐以煥黨、大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經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結一捲土之局、則朝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邊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即不遂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遂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鐫剝戍、何以昭抑兢之典。鄭鄤雖久千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亟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內批、邊臣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政之舛。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姑著革職爲民。十四年、

起吏部左侍郎。上知先生而温體仁害之、體仁去、後薛國觀傳其衣鉢。國觀以罪死、上念先生者久之、適會推少宰、上意不屬、臨朝而歎、謂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也。罷朝、遣文書官傳諭吏部而用之。再疏請告、上不可。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别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上書明之。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臣請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即是惟精、誠此之知、即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慎獨之說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効。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谷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立於上而莫之與。豈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講與。仰惟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幷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眞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即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以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朝廷始、請自今百僚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廠衞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恥之坊。由是化羣臣以化兆民。秉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一面經略農田、悉捐天下勸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陛下但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終以爲迂闊、不能施用也。先生未至、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冬、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上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由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丞之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上曰、已有旨了。乃謝恩退而列風紀六事以上。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馮從吾爲嚮宗、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復天下社學、選明德老成者爲之師、聚里中彥士教之。一曰貞法守。自今一切輕重獄詞、聽三法司聽斷、不得下詔獄。其有不公不法、五城御史覺察之、廉其情罪之重、送刑部究擬。一曰崇國體。自今者今、大臣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

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始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遣。一曰清伏奸。自今朝紳交結近侍、蹤跡顯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黝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臣衙門以白簡從事。一曰懲官邪。官之失德由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自今有輦金入長安者、臣單辭檄之、立置三尺。一曰飭吏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天下事事、宜歸悍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毫不可貸。且亟罷藏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上雖可之、亦不能盡行也。御史王孫蕃劾奄人劉元斌縱兵搜牢、疏不下、而元斌辯人上。知爲司禮秉筆奄人王裕民所漏也、并下裕民三法司雜治之。尋改刑部徐[illegible]石麒以侍郎署事、擬裕民成、仍列院寺姓名於疏。上怒三法司故縱、召入面詰之。先生趨朝而石麒始出爰書入對、上首傳先生責以擬律不當。先生對曰、此事非臣鞫問、不敢妄奏。上益怒其讕委。先生對曰、前下法司、臣未受事。後改刑部、臣不得與聞。然閱石麒具案、已曲盡情事。上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辟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先生對曰、司寇所執者三尺法耳。法如是而止、石麒非有意貸裕民也。上曰、裕民欺罔實甚、卿等不知耳。先生對曰、就事論事、裕民之罪止於是。若內廷有隱微之奸、自有聖斷、在非臣等所知也。越日、裕民棄市。已又京師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䘏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逮跋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上曰、責重朕心亦是、但䘏盧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敵乎。周延儒之再相也、起用正人、一反其曩日妒賢嫉能之政、而君子亦遂喜其附已、深相結納、乃獨不能得之於先生。每朝畢、士大夫多與延儒接迹屏語、先生魁然孤峙、士大夫皆慚而止。會考選推知、多以賑濟、建城、防河諸名色滅俸行取、郎署有自行陳乞者、皆通賄於延儒。先生言禮義廉恥、士君子居身之本係焉。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今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既不恤、又奚有異日立殿廷爭可否、其爲植黨營私、欺君罔上、有必至者。延儒不悅、授意於兵部尚書張公國維、令以邊才錄用其私人。國維薦某某等皆知兵、請上考定次第。太宰鄭公三俊曰、考選者、部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況樞部乎。上疏明職掌、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怒、召吏部都察院出其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何謂侵官。三俊對曰、考選之屬部院、祖宗舊制也。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總攬大權、而在臣等亦得盡職掌。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槩、往往有論列明而其人傾邪者、有論列虧而其人樸實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乞從宰臣請、幸甚。上不可、宣旨召候考官時敏等十二員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臣奏

對、出於勳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上默然已、俱授兵科給事中。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先生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上革孫順、王育民職、法司提問。先生又申飭憲綱、上讀至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意不懌。先是會推閣員、一時聲名之士多與焉。小人忌之、爲無名子書帖之殿壁、以當路二十四人分配二十四氣、上亦遂疑會推之事、此二十四人中有把持其間者。成吏部尚書李長庚、罷左都御史王道直。至是上戒臺省代人規卸、爲人出缺。給事中姜埰上言、皇上何所聞而云然。此奸人工爲蜚語以中君子、卽二十四氣之故智也。然事故非無據者。上怒其黨比、行人司副熊開元奏劾周延儒於上前、請避左右、上許之。而延儒獨留、開元請并避延儒、上曰、卽所言機密、輔臣豈得不與。開元乃奏延儒不足當國狀。然延儒在旁、開元故氣奪而辭蹇、退而補疏、又漏奪失次。上怒其陰陽反覆、乃下姜埰、熊開元於詔獄。先生曰、皇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九卿當公疏救之。鄭太宰以下皆唯唯。閏十一月己未、召對羣臣、皆候於廷、(相傳有詔)旨授錦衣衛官、賜姜埰、熊開元死。先生曰、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殺諫臣。與今日宜空署爭之、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何顏立交戟之下耶。衆亦唯唯。上御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薦西人湯若望善火器、請上召試。先生奏曰、御史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

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恃火器爲司命。今破城陷邑、豈無火器、而然哉。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修舉、數十年無窺邊者、未嘗專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湯若望唱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世、今又作爲奇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放還本國、永絕異教。上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其監制、何必深求若仁義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修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閫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奏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修法紀之大端也。上曰、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對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督寧薊、關門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既忽邊防、聽其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

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慨然引爲皇極主。於是進實才以養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曰、目下烽火逼甸、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而於以制禦邊鄙、不難矣。然有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眞才望出於天下眞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對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初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埰、熊開元不能力、上拒不納、禮部以下無言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皇上度量卓越、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宥譴、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霽、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勑下法司、原情定罪。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對曰、掌衛刑者多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者也。每聽寺人之役使、勢不容於不私矣。即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確直、與開元並無交與、實從君德起見、請皇上勿疑。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寬宥。上曰、金光辰也聽議。處先生出、待罪朝房內。降劉宗周愼拘偏迂、朕累優容、念其新任、望之更改。今乃藉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輸斥。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級調外用。上雖怒先生、亦遂不敢置姜埰、熊開元於死、而發刑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埰、開元各百、刑部尚書徐石麒奪官。先生以未解嚴不忍恝然竟去、出止門外之僧舍。士大夫問學者交錯於途。時李忠文邦華代先生而未至、鄭太宰上疏留先生、計吏先生遂行。其冬東陽亂、浙之在朝者入公疏請練鄉勇。浙西徐石麒主之、副以在籍監司錢繼登、浙東先生主之、副以在籍給事中姜應甲。制曰可。

（南雷文案）附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六

劉宗周　二

子劉子行狀下

北變聞、先生徒跣慟哭、謂諸生曰、既不能戮力圖君以至於此、又不能身先討賊、可斬我頭謝先帝。君等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也。諸生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緇素發喪、檄召四方、復君父之讐、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乃曰、諸生責宗周是也。身雖老、尚當先驅効死。遂荷戈出、從者數千人。守道王鄘崇不能發一語、尤生曰、此不足與謀、乃至行省、語巡撫黃鳴俊、一面發喪、一面整旅北進。鳴俊請少鎮靜以安人心、先生勃然變色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讐、乃反藉口安民、作逗遛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而退。明日、士民洶洶、聚先生所不散。鳴俊來、先生指而示之曰、羣情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亦莫若發喪出師也。鳴俊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先生曰、嘻、此言其嘗也。今日頒詔者何人、安所得哀詔乎。夫禮有嘗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公即疑凶問、亦當行哭廟禮。鳴俊不得已從之、於五月甲午行禮佑聖觀。先生尺布裹頭、伏地而號、官吏士民和者數萬、聲震屋瓦。先生問師期、鳴俊以甲仗未備對。先生曰、出師而後甲仗從之。向者語公以勤王而不應、今再爲觀望計、吾儕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而使其客以封守言。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徇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先生度鳴俊不能用、乃與章公正宸、熊公汝霖、朱公大典召募義旅、將出而福王監國之詔至、先生乃解。初有說先生入南中定策者、先生曰、在我有赴難討賊而已、餘非所知。詔起原官。先生言、一旦遘此鞠凶、臣即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敗、席藁以待。上批、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今憂患相倚、無以難進爲辭。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陳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重撫臣事權、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臣既封、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

閫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閒道北進、檄燕中之父老、起塞上之名王、哭九廟、措梓宮、訪諸王、萬無容自諉者。更不然而起閫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鎭合謀夾擊、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桀用新恩、誅奄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臣爲今日問罪之師、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上答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愼新爵、核舊官、朕拜昌言、宣付史館。弘光帝之立也、羣臣意多不屬。中樞史公可法以七不可寓書於總督馬士英。七不可者、言其好色、好酒、好貨、不孝、不讀書、便有司、近匪人也。士英與其客阮大鋮、楊文驄謀之、大鋮則入而交關于誠意伯劉孔昭、吏科李沾以爲內主、文驄則出而迎弘光于淮上。史公儒緩、未定議、而四鎭之納弘光者已至江上、錯愕迎拜。既登極、士英乃以鳳陽總督印印前書宣示中外。史公內不自安、以政府讓士英而出太宰張公愼言、起用吳甡、鄭三俊。孔昭以爲急黨人、緩定策、遂廷叱之。召阮大鋮陛見、用奄人治兵調食、修援立之報、日不暇給。方利思陵之禍、凡言討賊者詘之。先生連疏請告不得、遂言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泰之理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昌故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馬士英乎。于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矣。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至不難遣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信、而置若奕棋、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鎭以慰之、安得不競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又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閫臣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鎭、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册、允爲弘光第一美政。宗社幸甚。上報曰、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于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宮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望其速入、面諦大政。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耻其

不能致先生以爲天下笑反急先生之一出。于是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奸人朱統𨨏言先生請移蹕鳳陽、蓋謂鳳陽高墻之所、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所當急備。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往、先生危坐僧舍、終日無惰容、刺客亦心折、不敢犯天下之惡名、皆去。不知所之。黃鳴俊入覲、其兵抵京口、與防江兵角鬬。士英一聞浙兵、則以統鎮之言爲信、亦震恐。上傳云、昔漢宣起于鄴難、丙魏合志。唐肅宗起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戶構玄黃、天下寧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鬬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不得已受命。上言、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各衙門而交結近侍、爲罔上行私。臣院皆得過而問之。臺省諫廠衛、給事中袁彭年論外、先生言廠衛設而宦官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而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長此不已、紹述魏崔之政、養成虒虎之奸、宗社之禍所不忍言。尋以阮大鋮爲兵部右侍郎、先生諫曰、國家莫大于邪正消長之辨、而才次之。大鋮而才、臣慮其爲黨邪害正之才、病世道而有餘。其進其退、江左之興衰繫焉。上批、大鋮進退繫江左安危、是否確論。先生又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去國、無不唏噓感歎、老校廬兒亦相聚而語、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其後左良玉移檄、亦以不聽先生罪士英、從民望也。弘光元年五月、南都亡、先生語守道于穎爲戰守計、不應。六月丙寅、日十五、先生聞浙省降、方食、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遂不食。諸生請曰、今日繫天下望者先生也、先生何遂言死。先生曰、向者累請于公城守、褎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在余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今上蒙塵宜死、吾越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諸生曰、不然。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貴于捐生、顧余老矣、力不能勝。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余之所守、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丁卯、諸生請先生出城。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諸生曰、古人云、擇一塊乾淨土死。城降矣、即欲死、豈先生死所。先生曰、然。戊辰、先生辭祖廟、出居郭外之水心菴。癸酉、門人王毓蓍自沈于柳橋。先生聞之曰、王生死、吾尚何濡滯哉。祭祖軾曰、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則有文山、疊山、袁閬故事在。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尚有望于中興。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而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必待蕺山之徵聘而後死、死於義未嘗不可、然蕺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矣、然猶不死、則以九十三歲老母在、戀戀難自決耳、我又何戀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于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王玄趾（毓蓍字）赴水而死、所謂士死義也。玄趾眞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蕺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丙子辭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投洋中、額久不得溺、舟子入水扶之而出。會聘書至、先生口授答曰、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俟遷延、遺玷名教。戊寅、遷楊枋、王毓芝之侍。先生字呼之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語及毓蓍死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又曰、始吾不食數日、渴甚、飲茶覺如甘露、因知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毓芝問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恐、而吾心泰然。如是而已。庚辰、秦祖軾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臣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書之、先生曰、偶然爾。先生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饑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明乎此者、其于道也幾矣。嗣子汋請諱。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屬之曰、死後葬吾于下蔣、碑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淚下、曰、吾平生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已而曰、胸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辛巳朔、先生謂毓芝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門士有傳金華建義、請先生忍死待之。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待爲。門士固請、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問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死生、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先

生謂應鰲曰、頻夜夢見朱文公。應鰲曰、先生固文公後身、竊謂先生學問精切入微處、當軼文公而上之。至其晚年自焚諫草、號遯翁、先生今日所遭微不同耳。先生曰、還讓先賢。應鰲曰、鰲非阿所好、先生之學直是去聖不遠。先生勃然曰、不意汝言狂悖乃爾。乙酉、先生撫心謂祖軾曰、此中甚凉快。祖軾問先生、自裁不出他途、而必以絕食者、非但從容就義、蓋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不答。丁亥、祁中丞彪佳投水死、王毓芝以告、先生已不能言、張目舉手者再、指几上筆硯、至則書一■字。毓芝曰、先生問■■■事乎。頷之。戊子、先生卒、前後絕食二十日、勺水不入口十三日、卒猶不瞑。娶章氏、贈■■夫人。子一、汋、字伯繩、能傳先生之學、學者宗之、亞于先生。女三、壻諸生陳剛、王毓芝、秦祖軾。孫男四、茂林、士林、長林、道林、而茂林則義之甥也。孫女一、適吳詹禎。先生之學始自外祖章公穎、公號南洲、閩文簡周寧宇〈應中〉皆出其門、喜與門士激揚風節、先生心竊慕之。長師許敬菴先生孚遠、已交劉靜之永澄、丁長孺元薦、而入東林與高忠憲問答、首善書院初立、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主講席。忠介宗解悟、恭定重躬行、先生爲兩家騎驛、通彼我之懷。忠憲、忠介、恭定既沒、講學中絕、先生始有證人社之會。南都而後、門人問學者、先生曰、守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皋比而講學論道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先生宗旨爲慎獨。始從主敬入門、中年專用慎獨工夫、慎則敬、敬則誠。晚年愈精微、愈平實、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故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其大端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只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無工夫可用。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門人葉潤山廷秀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省察即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謂常惺惺者存、又存个何物、養又養个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而爲三乎。潤山曰、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潤山曰、幾者動之微、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个心、常惺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雖然、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專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毫末、增毫末則物于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毫末、減毫末則物于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于斯爲至也。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

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于善而不二于惡。一于善而不二于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者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于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蓋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眞工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問、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幾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謂程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个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却不肯下个動字。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言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仁之德也。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禮之德也。自其肅然而歛也謂之怒、義之德也。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智之德也。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即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性之德也。故人有無七情之時、而無無四德之時。儒者苦于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自其存諸中言謂之中、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陽之動也。自其發於外言謂之和、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于化育者是也、陰之靜也。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即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謂子曰易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後人執極于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于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不知一奇即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即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即隱于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于是。總言之、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知此則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性、粤自大學中庸散于禮記、程朱表章以爲心學之書、有功于道術、信乎不淺。而後之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道心淪于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中體落于偏枯。二書矛盾、非先生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以知未發之中即誠意之眞體段、而二書相爲表裏也。當是時、浙河東之學、新建一傳而爲王龍溪畿、再傳而爲周海門汝登、陶文簡、則湛然澄之禪入之。三傳而爲陶石梁奭齡、輔之以姚江之沈國謨、管宗聖、史孝咸、而密雲悟之禪又入之。會稽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闔之術鼓動以行其教、証人之會、石梁與先生分席而講、而又爲會于白馬山、雜以因果僻經妄說、而新建之傳掃地矣。石梁言識得本體、不用工夫。先生曰、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既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爲無忌憚之歸而

已。其徒甚不然之、曰識認郎工夫、惡得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郎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以爲了徹也。其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先生以謂、新建之流弊、亦新建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有以啓之也。其駁天泉証道記曰、新建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其駁良知說曰、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止因新建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于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得不進而求精于心、非大學之本旨明矣。蓋先生于新建之學凡三變、始而疑、中而信、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而新建之旨復顯。先生以禮記雜出漢人之手、記中夫子之言皆出家語、有去其問答私爲已有者、于是取而考定、爲尚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儀禮逸經十六篇、曰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傳二十三篇、曰冠義、（附表記考。）昏義、士相見義、（劉敞補。）鄉飲酒義、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劉敞補。）喪記、（三篇。）喪義、（四篇。）祭法、祭義、（三篇。）禮本、（郎二本。）禮器、禮坊、（附經解餘篇。）樂記。（附鐘呂考。）側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宵人、明堂位。（禮察保傅餘篇遷賈誼勸學遷荀子。）其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

燕居、閒居、表記、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遷家語。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子等書。）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閒、用兵、少問。（郎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子、弟子行、皆從側也。古學經曰小學、（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學記上、（文王世子、大戴保傅。）合學記下。（本文。）四書曰曾子、（十篇。）論語、孟子、子思子。（中庸。）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合璧。周程張朱五子之言仁者、益之、曰連珠。附以吃緊三關、一曰人己、二曰敬肆、三曰迷悟。言求仁所有事也。擇五子書之醇者解之、爲聖學宗要。周子則太極圖說、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則東西銘、朱子則答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陽明子則陸元靜良知問答及塞源拔本論。先生謂朱子著大學、于誠意章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簀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于法已疎矣。至愼獨二字、明是盡性吃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疎乎。朱子一生學問得力于主敬、今不從愼獨二字認取、而欲綴敬于愼獨之前、所謂握燈而索照也。作誠意章章句。袁了凡功過冊盛行、因而有做爲遷改格者、善與過對舉。先生曰、此意最害道、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

處路頭不清、未有不入于邪者。故論本體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也。作人譜、太極圖說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爲人、人合德爲聖。先生獨言人卽天卽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作讀易圖說。先生在京邸、有問太極之說者、輙舉易以答、遂從而詮次之。每卦首彖辭、次爻辭、次彖傳、大小象、一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方圓圖、皆與先儒不同、以發明太極卽在陰陽之中。作古文易抄。以方文正孝孺從宋潛溪得金華何王金許之脉、有明理學當爲第一。作遜志正學錄。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末學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龎也。作陽明傳信錄。有明學術龎雜、先生仮名臣言行錄例、以次諸儒有特書者、有附見者、不以成論爲然。薛敬軒、陳白沙、羅整菴、王龍溪皆有貶辭、而方文正、吳康齋人所不屬者、先生以正傳歸之。又常謂義陽明之後、不失其傳者、鄒東廓、羅念菴耳。作有明道統錄。先生自家庭以至宗族、朋友、鄉黨、施之無不各當其節。其事太夫人也、以筋力致養、柴水之事皆躬親之。蕺峰公病、先生俯伏左右、抱扶臥起、身爲薦席。居喪則歠粥飲水、闔門蔬食。次女患痢、醫用黃雞爲藥、先生勿許也。三世七喪、尚在淺土、先生營立塚墓。御史徐縉芳貲之百金、先生謝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卽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勿汚我先人墓上石。僕所未了者、固僅有先人一事、試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爲念。御史不敢復言。專女兄如母、女兄病瘵、醫藥之貲、力所不能致者致之。先生赴官、聞其不豫、輕舸徑返。卒則養其子、子卒又養其孫、曰聊以終吾事母之念爾。叔母朱氏無子、先生迎養于家。朱氏欲異居、先生輙自艾曰、古人數世同居、今吾一叔母不能安其心、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再從弟宗祐流落閩中、先生尋歸。冬月製衣、家人與之以布、先生見而恚曰、兄弟一體、弟衣布、兄能安于帛耶。易之。初、劉氏家廟所行皆世俗之禮、先生一一正之。置祀田、輯宗譜、乃立宗長一人總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一人以齒、宗幹一人司錢穀、宗糾一人司賞罰。舉宗之事皆質成于宗長、宗長未聽而投牒于官者罪之。月朔、宗長率宗人而謁廟、有善惡皆書之。置義田百畝、定卹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娶、五卹喪、六助婚。罪人與醮婦不卹。先生自終養歸、聞許敬菴先生之卒于途中、不至家而往哭焉。丁長孺、劉靜之卒、後每過必哭。先生不妄交、其平生希聲慕義于先生者滿天下、所稱性命之友則周寧宇、高忠憲、丁長孺、劉靜之、魏忠節、先忠端公六人而已。崇禎八年、十年、越郡飢、先生募米、分遣諸生賑之、全活五萬餘人。十三年又飢、煮粥平糶、活者又萬人。郡邑下教、每坊積米二百石、爲明年平糶張本。先生所居昌安坊、卽以所積爲社倉、損益舊法行之、一坊遂無飢者。鄉黨有冤結、先生必爲之平理。奸吏跼蹐、唯恐先生之知也。先生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在家强半敎授、敝帷穿榻、瓦竈破釜、不

改儒生之舊。士大夫飾其輿服而來者、不覺慚阻、故見先生者多毀衣以入。甲戌乙亥之間、先生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其價爲之頓高。先生飯客不過數器、而士大夫之享先生者亦遂以乾飯寒漿、先生未嘗不心知其僞也。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先生榻前、見其單陋、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丁巳京察、劉廷元、韓浚奪怨于東林。士諤時爲考功、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之親見者也。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方閉門稱疾。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耀若徒返、亦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都督劉應國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涕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得見先生、不覺喜極而悲也。金壇周仲馭鑣謁先生、先生留之飯。仲馭語人以七箸長短若何、杯盤大小若何、爲一生未有之榮。郎官秦祖襄入京、止宿逆旅、僕從紛紜、主人供應不給。周覩同旅者一人、幅巾危坐、童子侍側、問之、曰劉都御史也。祖襄惶恐遁去。其爲世所欣慕畏憚如此。先生門墻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辭色、君子亦未嘗不望崖而返。周廷儒使其客薦誠于先生、先生不答。其後有爲馬士英言者曰、所貴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爲君子、國事爲重、不宜拒絕太深。先生亦不答。有司馬自附君子、先生惡其佞也、同朝不交一言。司馬每晨必詣先生言事、先生默坐、司馬濕翻布穀、言盡而去。黃漳浦祭告禹陵、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倘佯山水之日。漳浦聞之即行。先生德日愼、小心日謹、微官行人時、旁轉衛經歷、不樂、覺而自責曰、此一念從何來、終有不忘榮進念頭在、乃知平日滿腔子都是聲色貨利、不經發覺、自不察耳。待罪中左門時、諸生惲日初欲上書留先生於經筵。先生聞之曰、僕自反必是名利場打不過、洗不淨、盡有一種聲音笑貌爲人所覷及處、至使朋友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關不易過也。世之言先生者、無不曰其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似胡澹庵、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至先生之所以告思陵者、歸本德化、不汲急急以兵食爲先務、學術不明、小儒不知治道、往往信不能及。卒之思陵以爲剿寇則必強兵、強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加派、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豈知驅天下之民而盡歸于寇、餉無所出而愈不足、兵無所食而愈不強。其無兵無食者、皆于務兵食一念始基之也。思陵亦時憶先生之言、罷而召、召而罷、終不能用、而天下事已去矣。然後知先生之言爲思陵對證之藥也。其時爲救時之論者、以爲朝野屬意于先生、先生稍霽其威嚴、則前之陽羨、後之貴陽、不至決裂如是。此說在孟子枉尺直尋之喻也。天下人心方趨于假借、由假借而至于無所不爲、江河日下、先生而假借、一時之國未必不亡、而千古之聖學先亡矣。浙中之爲講學者、以爲忠義名節無關于理學、而先生清心忌惡、終陷黨議、是意氣之未融也。蓋聞之子朱子矣、風俗頽弊、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萬曆以來、排擯詆辱、出而殺君子者多自浙人。蓋由宋至今、沿之爲俗、故朝

廷之上成之爲黨、遂使草野之間講之爲學、并先生與、先忠端魏忠節三數公振拔汗險之中、則亦何以使忠義名節如今日之漸之盛也。先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者人心之所以爲。心分性爲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爲。性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先生曰存發一機、動靜一理。推之存心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于一。然則彼皆非與。曰、孔子已言之矣、吾道一以貫之。工夫之與本體有二者、便不一也。書曰德唯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自有六經以來未之有。

于萬曆六年正月戊寅、享年六十有八。卒之城東南二十里下莽之原。海寧吳貞肅麟徵于壬戌榜前夢至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爲文信公過零丁洋詩。問之在旁者、曰、此隱士劉某也。覺而不知爲何如人。已而有言之者曰、此講學之劉先生也、忠節識之。忠節死國難、甬陸符謂義曰、夢驗于忠節、將無驗于先生乎。盍以忠節之誌銘請于先生、以當之也。義然之。先生身殉宇宙、關乎聰明。嗟乎、吾黨之愚也、義幼而孤、鄉邑之渦々逆奄之黨人推築之無所不至。先生從而封殖之曰、不佞白安先生（先忠端公別號）之未亡友也、有致難于其家者、不佞請以螳臂當之。衰門由是得安。長授先生教誨、質性下愚、亦自謂書本中可以自得、痛掌血痕、不沾牛革。今也稍有所知、而舊說横流、微言將散、高天厚地、此恨何極。因次其始終、先生之學術、庶幾存其十一、而思陵欲治天下之心亦耿然而見之也。謹狀。

（南雷文案）附

明左都御史蕺山劉先生傳

先生名宗周、未生而其父秦臺公亡、念之號念臺、起東其字也。少無衣綿、外家為之製縕袍、拓落如豨、長猶衣之。嘗從外舅學壽昌、走烈日百里、攣一足。萬曆辛丑成進士、授行人。故事、舉人入國子、始預謁選。宗周急祿養、冀以舉人得早授、就國子試、乃釋褐、而太夫人逝。服闋、以薦起原官。疏東林學、不報、因告歸。先是、宗周於服闋之隙、曾講學東林書院。東林者、宋楊文靖祠、而顧選郎與高大行講學其中、後所稱東林黨是也。時選郎已死、朝士從大行游、務持清論、別流品、而小人不便、攻之。宗周負清望、政府之銜東林者思借以引重、且擬處宗周選部以奪其志。及疏入、而攻者四至。時宗周以行人告歸、御史韓浚糾其後、且欲中以考功法。考功郎趙士諤訟之、免。熹宗初政、盡起廢籍諸君子、諫官惠世揚薦宗周、而大理卿鄒元標繼之、起禮部主事。自二十四歲釋褐、至是已四十四歲、始一遷、凡二十一年。時客魏將亂政、諫官言者相繼去。宗周起九日拜封事、糾魏進忠、客氏。進忠、忠賢也。時多言客氏、而進忠之糾自宗周始。進忠銜甚、然終以勢未横、傳旨杖六十、輔臣葉向高力救、改罰俸。於是遷宗周光祿寺丞。未幾、遷尚寶少卿。又未幾、遷太僕寺少卿。宗周以一歲三遷未安、且客魏勢轉盛、疏辭三上、不報、以病行。故事、三品以下無辭官禮、宗周獨辭之。太宰趙南星重宗周、起宗周通政、會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忠賢怒、盡逐東林諸君子、宗周甫疏辭即革職、奪其誥命。於是大興鉤黨獄、緹騎遍天下。御史惠世揚被逮、辭連宗周、王侍御業浩救之、乃止。崇禎改元、忠賢誅、給削籍官誥、起順天尹。宗周集諸師儒、示聖賢為學之要、諭三老嗇夫興利剔弊。所屬奸胥有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勳戚家人及豪强不法、抑之。絶中貴請謁、盡驅伎童優女、焚權家所畜戲仗炫服。武清伯奴客爭道毆諸生、直入武清第捕得之、搒掠、加三木示長安街。會

王師大入邊、所屬老少奔都城、乃請撤九門諸稅、發內帑賑給平糶。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為甲、甲有長、十甲為保、保有帥。十保為鄉、鄉有伯。由鄉而坊而城而畿、各以五為數、而攝以官。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不舉者坐。適遵化失守、而近輔之流移者日千百至、廷臣慮藏奸、議勿納。宗周曰、此京兆事耳。遣屬籍姓氏居業、記以篆符、宗周驗符入分揷之、而聯于保甲、發贖鍰設粥、僵者使就火室、道殣給槥。其閭左單戶、令富民互相賑䘏。時

王師攻德勝門、督師袁崇煥抵之不勝、上不視朝、而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進馬騾。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之說欺上者、夫與斯土為存亡者、京兆也。疏請臨御、自卯至酉、跪午門不去、諭遣之。乃集京兆官屬暨鄉大夫士、父老子弟于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哭而祭之、布死守之誓、衆皆哭。

王師退、宗周瘞戰亡將士、自德勝門涼水盧溝諸處、瘞骨三萬、標以柳榆。乃復陳善後之策曰、選有司、撫流亡、聯保甲、練民勇、已下部。而宗周於保甲之法、尤加申飭、曰籍、曰政、曰教、曰禮、曰養、曰備、曰禁、輯書以獻。乃復裁京兆冗費一萬六千餘金、而大興宛平費額尤甚、悉裁以舊籍、權貴無敢難者。於是陳祈天永命之要、為更化之端、其旨在除詔獄、捐新餉、而要歸于化門戶意見、語侵輔臣。時上方持法、切責黨人無財賦以佐軍興、而宗周所言適中之、怒曰、必捐新餉、則軍需何措、着奏。宗周覆奏、謂邊左額兵額餉、原自相副、若緣邊州縣各選士兵、自三百以上、至千而止、量給食械、為兵餉給、為農餉懸、何至如新餉五百餘萬之多哉。且京兆裁冗萬六千金、抵之續派萬二千三百金而有餘、推諸天下、猶是也。且陛下修德、廷臣孰敢私其利者。上終以為迂、責之。宗周疏乞歸。越五年、上以體仁在閣久、專務刑欽、致民窮盜起、且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臣工親試之、且推在籍堪任者。廷臣推禮部尚書孫愼行、侍

郎林釬并宗周、而愼行道死。陛見有日、承旨范仁誤傳令宗周先見、上不悅、論仁城旦、及見、而宗周以修德舞干爲禦敵計。上顧體仁曰、滿桂之敗、宗周在朝也、此時能舞干羽耶。因相釬、改宗周工部左侍郎。宗周乃直陳時政、思轉亂爲治、其要在抑宦侍、不使侵政、去市井言事若陳啓新者、而下尺一以招流亡。上怒甚、輔臣因爭指其隙。上反改顏曰、宗周直臣、不度勢量時。夫盜賊遍天下、而欲以尺一勸除、何也。會推閣員、三推皆不報、上意在宗周、而究以迂濶、且謂宗周學有餘而不足於用、遂止。既而體仁修黨人隙、擠文震孟諸公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輩皆得罪。宗周復請告、自起用至是凡百日。瀕行、貽體仁書數之。會

王師再入、宗周在道、聞復用中官監軍、馳疏諫。中官恚甚、羣詬之、而體仁復指以爲黨、革職。越六年、復起吏部左侍郎。甫就道、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召對文華殿、退集御史于庭、嚴飭之、臺中肅然。乃申巡城職掌、察九門官吏不法。設鄉三老、揚高皇帝大訓、即以鄉老行保甲法、咨五城御史著爲令。無何、上惡諫官姜埰言、已下吏議、而行人熊開元糾輔臣延儒、縛開元并埰付詔獄。宗周思救之。時上方召對、或傳中旨斃二人獄。宗周昌言曰、刑人于市、禮也、焉得私斃諫官。此不可不諫。衆許諾。及對竟、户部尚書傅淑訓頓首請釋埰開元、上不納。餘無言者。宗周直前爭之、且曰、言官可用即用之、不用即置之、縱或得罪、亦當敕法司擬議、而遽下詔獄、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怒曰、司衛皆朕刑官、何公何私。且朕不得自問一在廷官乎。宗周爭不止、上大怒、乃曰、吾固知開元疏有主使也。宗周免冠、廷臣爲宗周謝、僉都御史金光辰特申救之。上怒甚、目爲朋黨、敕革宗周職、而光辰亦降調外。次日、有舉人祝淵赴公車疏留宗周、上益怒、坐淵妄言朝政、下吏議。而宗周以掌憲六十日去。甲申之變、宗周荷戈號跳、呼督撫討賊。而南都新建、以原官起。至丹陽、劾輔臣馬士英、責其不討賊而變亂新政。士英

怒。會浙撫黄鳴俊提卒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道鬨。事聞朝廷，士英遽指宗周與鳴俊懷異，將入清君側，為廢立計。宗周入朝，不聽見士英，乃修黨人隙，特薦逆案阮大鋮知兵，既而起大鋮兵部右侍郎。宗周糾大鋮，不報。拊膺曰：吾不可復居此矣。遽歸。

王師入浙，將軍孛羅遺書徵宗周，會宗周絶食死。死前一日，門人王毓蓍自沈柳橋，上宗周書曰：毓蓍已得死所矣，先生早自決，幸毋為王炎午所弔。宗周得書，呼其字嘆曰：元趾，吾講學數十年，得子隨之，足矣。宗周幼學外大父南洲章公，既而師事許孚遠，分别理欲，遂與同籍劉永澄、諸高大行攀龍受古本大學。及歸，魏給諫大中造講，既而同總憲鄒元標講首善書院。至避璫難，輯皇明道統録，始遜志，終陽明、涇野。大抵所學由刻厲而漸就涵養，嘗曰：吾今而知主静之要也。崇禎辛卯，由京兆請告，立證人社，同郡祁彪佳受學。是時弟子日衆，乃著第一義等説九篇，輯聖學宗要，以濂、洛、關、閩、姚江為合一學。及為少司空，每於在官項記所獨得，曰獨證篇。于是辯太極之誤，闡大學誠意、中庸未發之旨。大抵一中和，兼動静，合本體工夫，而要歸于立誠。晚年著讀易經説，著易鈔，既又著經籍考，遍輯十三經、諸子、史傳之有裨于教者，其言迴博而旨迴謐。夫道一而已矣。宗周家會稽蕺山，稱蕺山長。居貧，食不兼蔬，入官寓朝房。嘗起少宰，道乏食，臨朐令以十金餉，受之。至前途，得故人所遺金，趣遣還令。及罷總憲歸，不能行，朝士歛贐餽之，不受。其後赴南都，以冠服久敝，假冠于從子之官者，歸而還之，笑曰：吾不可掛他人冠也。其介如此。

毛奇齡撰《西河集》卷七六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七

黄尊素 陳仁錫 吕維祺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黄公墓誌銘

天啓逆奄之難、淛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吏科都給事中謚忠介魏公、山東道御史黄公也。先是 神廟末年、淛人浸淫黨論、雄唱雌和、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蘭蕙之孤生於荆棘而已。自兩公之死、然後兩淛之人曉然知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樵夫、牧豎、皂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見其人也。語及於閹兒媪子、靡不呼號駡詈、恨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聚徒植黨、所以鼓動激颺者至矣、而人未必從、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子言之、有殺身以成仁、豈不大哉。黄公諱尊素、字真長、其先江夏人。十六世祖諱萬河、爲明州録事、從家餘姚。國初菊東先生諱珏、精皇極經世之學。祖諱大綬、父諱日中、世有儒行。母盧氏。公少負軼才、擒詞摛藻、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茗雲閣、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多能人、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長短。公精彊廉辨、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 先帝沖幼、宫府朦蒙、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墻之禍、慘於戎狄。宵人爲之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抗疏繼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萬燝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公、魏公考死、公除名爲民。丙寅、以織監疏逮繫、坐贓考掠、體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以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大體、折大獄、多所保全耆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出死力相榰柱。公語門人徐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玄黄至矣。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姤豕也、不務堅

貞用晦、敦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之計、其可幾乎。羣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即進規於鄒曰、京司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卒用是去。羣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萬燝之杖也、公語楊公可以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不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固機失謀乖、遺梁冀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婞直僨事、每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咆哮詢詈、閣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不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羣奄顧京營馬馳突爭道、公語京營嚴顧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戢矣。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詰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年元符。其後朋黨煩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正、援据切當、皆此類也。楊、魏死、公爲位慟哭。是夕夢楊公告曰、大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子宗羲詣闕訟冤、　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蔭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谿馮公元颺與其弟元飂具特牲往拜、諸生馮文昌等數百人胥會祠下、浙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是宗羲以巳巳十一月廿五日葬公、又十餘年而以墓銘屬予。公娶某氏、封恭人。子五人、長即宗羲、次宗炎、宗燧、宗轅、宗懷。葬在化安之新阡。予往識公長安、退而語人、黃公豐願廣頼、長身山立、歸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惎予。在昔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偽吳者、袁廷玉相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勉之。繇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義顯聞乎。予之相公、蓋未爲不驗也。銘曰、夷之初旦、明未周、虹蜺揚煇、蔽贅旒。天門訣蕩

叫莫蘇、一夫九首擇肉投。高冠長劍部黨儕、一葦膂塞江河流。一擊不中恥下韝、衣冠血肉塡厠廁。艱難弘濟需巨舟、風顛纜弱拖不收。人謀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嘲啁。抗辭同日自我求、芳膏貢灼非我尤。天晶日光死何憂、幸哉不從李范游。淋漓碧血閟一丘、蓀芳蘭茁天汝酬。我銘其藏語不偷、丹書靑史俱千秋。

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卷五〇

黄忠端公傳

邵廷采

公名尊素，字真長，號白安，紹興餘姚人。性嚴介，諸生時以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據行，卓犖不爲苟同。萬曆四十四年成進士，除寧國府推官，能治强宗，以廉直稱。天啟三年，擢御史。時逆奄魏忠賢與保母客氏爲對食，專竊朝權，用王體乾、李實、崔呈秀等爲腹心，阮大鋮、曹欽程、楊維垣等司搏擊，許顯純、田爾耕等任爪牙，又黜大學士沈淮謀大開内操，震驚宫廷。四年三月，公因星變指陳時政十失，末云：「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伏莽。」逆奄不識，將尋斧柯。奉旨責其疏中有「天下誰之天下」語，奪俸三月。未幾，而汪文言之獄起。文言者，徽人，本名守太，以武學不就，納監入王安幕。邵輔忠論劾，下刑部，徒三年，更今名，仍入監，通纂修實錄，授中書，往來諸大老門，頗驕蹇。顧慷慨曉大義，僉都御史左光斗、吏部給事魏大中皆與遊。時逆奄久欲傾陷君子，授意刑科阮大鋮建謀。大鋮乃遣吏部尚書趙南星書吏部陞轉請告者，率引人相代，有預首之議。南星不知墮其欺，嶷然以爲前奠當準，上疏曰：「吏部四司，惟稽勳一人，餘皆二人，以稽勳事少，故然。今日之稽勳，從文選、考功用，如就近量推，不拘資，即一者二人，亦可。」引陸光祖、馮呂坤、黄克念同邑同司例爲言。上從之。遂調職方郎

中部維漣為稽勳管外察、而維漣與原任主事吳羽文暨汪西華、于是刑科傅櫆論南星連劾、并及光斗、大中、抑文言、下文言詔獄。其後因之廷更羅織、挺與大獄、始禍也。大中片紙求救于忠端、公曰、事急矣、勿殺義士。公即至北鎮撫司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文言因此得寬。忠賢怒、以他事削僑、用許顯純代之。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論忠賢二十四罪、忠賢欲結輔臣韓爌為地、爌雅拒、遂令魏廣微、條旨切責漣、而溫慰忠賢。自廣微、顧秉謙入閣、葉向高孫半註籍、午門杖殺郎中萬燝、又逮御史林汝翥。汝翥懼先匿、羣奄手、亡走指遵化撫、羣奄抵汝翥閩人、向高匿之、直入邸寓毆罵坐索、向高奏之、亦置不問、文言竟杖一百為民。于是向高奏、數十年不行之廷杖、用之旬日、定傷國體。且自楊漣首劾、衆論鬨然。至上誠欲、保全忠賢、莫若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共于靖禍矣、福、直俄頃耳。以搖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千兵甲于宮廷肘腋間、係屬急變不聽。向高、擴于告去、漣、光斗皆削籍。先是、公從漣上疏言、小人為惡、至于情見勢極。先時甚棘折之不足、後恐干戈取之亦難。及萬燝杖死、又言廷杖之禁、為廷杖者、必曰祖制、亦思後行之者何人耶。二正之朝、行之者、王振、劉瑾也。嘉靖時行之者、嚴嵩也。萬曆時行之者、張居正也。曾見二祖、宣、孝之世、有此事耶。公深

沈誅斷、破碎小能不為已甚。大中劾魏廣微、公曰、不可、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大中不聽、廣微遂決與正人敵。忠賢知劉僑寬汪文言之獄、其謀出公、尤忌之。五年二月、遂與周宗建、李應昇等同削籍去、而從逮汪文言。秋七月、逮漣、光斗、大中下鎮撫司、脇文言撚其受熊廷弼賂、文言不肯承、顯純乃自為爰書、緣入定罪、追贓酷掠、皆死于獄。六年三月、復逮高攀龍、周順昌及公。先是、五年冬、三吳諸言謝衆、以公為主、用孫杜織造太監李實為張永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恨、刺事至江南四策、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為功、密記逆奄以求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聽訪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皆指為吳人、而不知公越人也。攀龍拜疏、坐閣池止命、吳人因顧罵殺緹騎、而緹騎之逮公者、方泊驛門、求供億、楊驛官、義士許湖成倡但一呼、衆發擊焚其舟、沈其檣至于水。有司擁護出境、抵杭關、失駕帖、竟不內矣。撫按逮公北京、與李應昇同就詔獄、考身無完膚。再考及公、公仰首顧顯純曰、吾思見李君貞病受楚毒乎。顯純為之動容。閏六月、卒于獄。前一日、獄吏言以內傳欲斃公、公有所亟寄家、即于三木上賦詩、南北向拜謝君親、不及他事。先後死璫難者十有七人、名列兩朝忠烈祠碑、而中書汪文言、與懷賢不與焉。莊烈帝登極、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端、

予祭葬，厥子宗羲入賦，而封其父曰中如其官，妻姚氏封淑人，鄉黨榮之。曰中讀經濟，通易、春秋，與人言，必原本經術。忠端公之喪，縣令弔之于途，魏濱公曰，此鄭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市民，公杖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令亦從此不敢近伍伯。從宗尚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奇汝主耳。其疾惡如此。姚淑人，上虞人，從忠端公在京，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密商，紛將事，燭累見跋，營勾茶鐺酒盎無失。侯魏大中尤數過，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客去，淑迎請，公得無又有歎息事耶。獄急，上書求代，每哭公至，掌絲指子節相慰解曰，無慮，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蓋魏濱公于諸孫出入，屬大書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八字于壁。諸子更數傷哭，淑人亦哭。一生經衛難危，後三十年益遭亂離，播遷無定居，每以舊國存亡係念。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七。子五人，宗羲、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宗羲自有傳。

贊曰，黃氏之系，出于穎州。漢嗇相慶元不屈，厥支是延。慶元送判金人琰一度元之三子分地殷兵居定海為東浙始祖東發啟宗，名震宋末姚鄉族明。文進士交泰學宗兵革壓未敦于卿從學蕺盧，以大其藩。擁當遜國，思效全忠。天遣多奇，掣與叛同。賊詩為臣忠欲救全忠什所取與叛同之死豈伯川有詩，小野亟賓。來河撫衛，不先一飯。伯川錄天啓壬午主考渙為有行猶詠化小野入詩斗鶯救國忠泉泰生輪賢東河學宋氏樂我子孫子入大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忠節之後，斯文之傳。知孫必爲，慰我對川。公父大三品及封，七品死節。始叔不嗣，終乃纂合。公書三品封祖父七品死贈同寺丞三品封得同文之獄，勳非錦歸。天奪其翁，箭櫛不定。既宗公死受封兩朝忠烈，碑峙孤山。六忠祠祀，越城具瞻。我過竹浦，樹林斯想。兒在其中，宴宴白露。

（思復堂集）卷一

陳文莊傳

公名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為縣令，有能聲，卒于官。公少有至性，哀毀幾不欲生，以祖父母在堂，勉進饘粥。侍祖父母疾，衣不解帶，經旬始一飯。祖父母歿，親營葬具，手足重繭，然亦未嘗釋卷。時公已舉于鄉，數上春官，蕭然寒士也。辛酉游西湖，方與諸士啜茗較藝，顧西北黑雲起，慨然嘆曰：吾萬曆所養士，今二酉矣，四海遐寄，寸籌莫施，何勝詠為。及聞熹宗皇帝遐升，輒治裝北上，泣別母前曰：兒為朝廷進士幾三十年，雖未沾圭撮，得優游色養，誼不薄。今朝廷重有大故，遂疊多事，諸孝廉裹足，朝紳並家廟晞，兒當自勵風耳。比至京師，即攜孝廉衣冠走定、慶二陵，哭甚哀，聲達于寢。或問曰：先生是舉得毋過禮乎。公曰：吾世受恩，愧不能及兩朝豎報，情至義起，何例之有。是歲壬戌及第，授編修，偕庶常倘戸讀書，禮樂兵農無不博涉。屢乞終養不得。居亡何，丁內艱歸。時魏璫用事，諸走得厥貨，賄多趨其門者。文文肅、周忠介諸賢謫逐相繼，而天下方以[illegible]之事璫公。公外示周旋，中實介然，不可干涉。[illegible]附，補講官，每進講多所規正，璫甚銜之。以公負重望，不敢自絕。會璫父子給鐵券，欲得誥詞，再遣人趣公，公不可。璫怒曰：屬草則鉉[illegible]，不屬草則齒劍，奚擇乎。公笑謝之。數日，遂有孫文豸之獄。文豸以誦步天歌見捕，坐妖言亂朝政，單詞連公及文文肅，削籍歸，即日就道。璫發十數騎偵公，無所得。至濟上，有吏受璫旨掠公，僮僕惡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簸檣，帆幾碎，諸卒亦異讚公夷然不動也。毅宗登極，起原官，稍遷中允，典武闈。出宣諭三韓，賚油素記阨塞甚備，為小冊可出聚米也。諸鞭韃衣表一峻謝之。庚午，陞國子監司業，所教士修詞立誠道甚備。是秋充經筵講官，凡所敷陳，皆本心得，切時務，不事訓詁。辛未分典禮闈。秋，冊封周藩，歸遂乞身。甲戌三月，起南祭酒。亡何疾卒。甲申，贈禮部左侍郎，予謚文莊。所著有皇明世法錄、四書語錄、衍義補、易簡錄、經濟八編、潛[illegible]類十餘卷行世。子濟生，官太僕丞，懷奇負[illegible]著述，能世其家學云。

論曰、吳郡著述之富、推弇州司寇瑯琊二酉之藏、皆然文苑中南面王。公後百年、而萬卷、百城、與之頡頏、何其盛也。然司寇所著論、雖足稽國乘、其間瑕疵互見、露、應酬筆札、酒食遊戲、居其大半、視公經史、史擬抗討論、微而月窟天根、大而　祖功宗德、小而兵刑禮樂、稗官野史、無不甄覽、如五穀濟飢、藥石伐病者何如哉。雖間後來、居上可矣。

鄒漪撰（啓禎野乘）卷四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孫、以保乂王家。迺冠裼廢、流淪、胥其掾。後生執筆、輙敢擬議老成。以吾所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賀公、睢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心之舊。身攖狂寇、家扞嚴疆。其効節同濂雒、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在成仁。既入水而不濡、雖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為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常大書其官、博士詳誄其行、雖陳鄭皆災、穀雒交鬬、而丹青彝卣、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長弘之晉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

鄉、父諱孔學、皆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門。妣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歷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雒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兖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璫矯旨弗用。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常寺、以少卿管四譯館、尋陟爲正、陞南京戶部侍郎、領糧儲、超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事多可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光廟上賓、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仗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也。南司農既多逋賦、無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寡鈎考不及額者

百二十萬有奇、即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尚虧十有九萬。京軍匈匈索餉、要在根本。公廼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息、奸吏歛手。又以圜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放鑄濫雜、而專行法錢、權其子母以瞻用。行之三年、累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篤行、居近先儒郎鄭氏之禮堂、寫曾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爲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猷略、爲學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爲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究雒、家國靡有成算。既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庳土惡、災蝗洊嘗、窮民襁負無

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賙鄉里，膚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土冠王之典禁黠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踩宜陽，蹦永寧，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雒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絲物累鉅萬，謹錄籌壯，不問賊。援兵之過者，稅犒惡投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過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逆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縋下鬬，殺十數人。賊再用羅軍破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爇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遇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其首顧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詘於賊、辱國體。」賊渠見公於周公廟，曰：「呂尚書日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瞋目罵曰：「吾天子大臣，恨無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賊捽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菀枯之際，惘乎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韋挍，宮省舊吏皆云鄭貴妃

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璽引數千網、收其贏以溢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思陵封椿匱詘、推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憂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緡錢藏鏹、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傷親親之恩、延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亦但領之而已。捐私帑出家糧、譬之捧土堙河、萬分何濟。老臣不惜以身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而銖勝爲錙、卒棄之亡徒悍卒之手。此公聞國言籍籍、拊膺嗌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思上憂太后日夜泣、梁將士力戰、吳楚不敢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諡曰孝。今夫神祖之所以愛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首、薦當有聞而應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諸侯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雒陽之變、發於內潰、彼非能內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周之板蕩、慼大道之銷沉、公於是灑熱血以濺孤城、抱殘經而覲三后、講舍則芟荑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爲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肴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人或疑公宜潤達濟變、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自奉、子弟傲從、通脫放橫、侵枉小民、故頑特姦賊、數致姦軌、相因而起。公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捄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兗州、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蓮妖之變、賴以無恐。歷銓曹、公廉

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月攷。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歷堂官、忤政府、據故事以面折臺諫、偘偘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場、清屯糧八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趫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爲江防。蓋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而間出於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許爲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南侍郎陛辭、上目而偉之。既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骫骳。上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言者乃摭他事中公。既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山之陽者七年、以遯世無悶爲學、不欲與世之君子較其短長。然自以遺不世之知、顧用致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堂之日、其中有不合然者。故沒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彬彬謹厚、未爲道人所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武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雒陽事相類、故聿連書之。呂公仕宦參錯、余未及見、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芑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澠池初渡淮、泗晏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先見。又雒陽未破、苦言以借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雒人士避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而兆琳成進士、於故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寶公之墦、手自讐校、刻之於淮上。余既受而卒讀、江村寒夜、從廢簏敗紙中追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致信、非爲公一人已也。公諭塋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祔。其月日諸系、茲不載、載其大者。余以公在祀典、配瞽宗、作家廟、諸生雅吹笙磬、登歌進酒、是不可以無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垩鏞。我公其來兮章甫、以從奕奕兮周廟。鴟鴞毁室兮斧斨截道、我公其死兮

四國是悼。瀘挨風兮上征、御麒麟兮王孫。謁我后兮天門、執羈靮兮微臣。睠虙妃兮在旁、撫愛子兮沾巾。辭九閽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骨藉藉兮無人、撫宮墻兮叢棘。噫嘻、曾與閔其不見兮、蹇吾法夫仲聯。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鷹揚之苗裔兮、功不遂乎營丘。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甘芝菌之萎絶兮、忍化此蕭艾也。眷靈泉之消潔兮、雖挖石其何悔也。重曰、鼓填填兮血輪囷、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巀嶭兮碑出雲。餞余馬兮河之滸、酹椒漿兮進蘭膴、刻貞珉兮誓終古。

吳偉業撰《梅村集》卷三〇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八

華允誠　顧天錫　顧景星

華鳳超先生傳

先生諱允誠，字汝立，無錫人。舉天啓二年進士，歸而受學鄉先達高忠憲公攀龍之門。踰一年，從忠憲公北上，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是時魏忠賢與閹臣魏廣微等亂政，方欲盡誅逐東林黨人，凡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隸黨中。先生將草疏以爭，忠憲公力止之。會楊忠烈公漣以疏劾忠賢得罪，忠憲公與諸賢相次去位，先生遂請告以歸。崇禎二年，赴補營繕司，監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兩以繕城工。南御史疏薦天下清官四人，首列先生姓名，衆以為允。久之，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於是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衆望。先生憤然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吾非以養母引退，即當死職官下耳。先上母老乞休疏，不許，遂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數千言。其末謂：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遣門請命，昏夜為常，加膝墜淵，惟其所欲，甚至託同鄉則逆黨可因事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怒諸臣之專，專莫甚於此。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威福下移而舉錯倒置，臣竊寒心。疏上，凡再奉旨詰責，先生遂發洪學冒功冒廕諸欵，言益侃侃不阿。且謂喪師辱國之王化貞、何以不正法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何以不矜恤也？唐世濟之黨護逃臣，何以驟得美官也？劉宗周之孤忠自立，何以不登啓事也？時體仁方擅寵，中朝見先生疏者，悉為危之，先生亦自分禍及。然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是後釋大成，誅化貞，而逐洪學，最後世濟下獄，體仁亦竟罷去，訖如先生言。其年，竟以終養告歸。歸十二年而弘光主即位於南京，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改驗封，到署南十有三日，復引疾歸。凡通籍二十餘年，立朝不滿五載，其剛方蓋天性也。中間疏爭者率國家大計，而訖未究其用，知先生者惜之。自諸生時，讀忠憲公心性靜坐諸說，即深信不疑。及從公游，造詣益深邃。公既歿，先生發明高氏之學，巋然稱東南大儒，蓋忠憲公之後一人而已。平時閉門家居，有司罕識其面。尤為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巡按御史祁公彪佳所重，每先生至吳門，兩公必先造舟，虛心咨訪焉。先是周延儒再召，過無錫，迂道詣先生門，且屬其私人傳語，許以殊擢。及在南京，馬士英亦詣門如延儒，然先生俱不報謝也。先生嘗論經有曰：易者聖人之體，春秋者聖人之用。又論為學曰：居讙呶之時，常自收斂，常自鎮靜；處闃寂之地，常自震慴，常自生發。其所得蓋如此。　本朝順治五年，避地鄒氏鎮，標兵猝至，先生以不雉髮被執，送抵江寧。諸滿漢官咸集，竝以緩言款先生。先生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去，身不可降。乃遇害，年六十有一。是日天大雷電，晦冥，風雨驟至，父老見者相語曰：此不要錢華吏部也。無不歎息泣下。從孫尚濂從先生死。僕薛成聞先生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僕朱孝聞訃，亦號哭立死。十五年，縣人作神主，祔東林道南祠，學者因先生自號，尊之曰鳳超先生。

前史氏曰：予聞先生之當鼎革也，聞指頭上髮歎曰：留此必賈禍，然吾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地下。此其定志久矣。嗟乎，忠憲公授命於前，先生又仗節於後，所遭之變雖殊，而就義則一也。不負所學，誠哉是師是弟子云。

汪琬撰（《堯峰文鈔》卷三五）

顧天錫傳　子景星

顧天錫、字亚光。祖闕、父大訓、自有傳。天錫生十歲、從祖闕山居、誦書穎悟。十五治尚書、十八治春秋、二十一治禮。督學華亭董其昌深鑒賞之。萬歷癸丑、闕卒、哀毀廬別墅者三年。與太倉張溥、金壇張明弼、東鄉艾南英、臨川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萬時華聲氣遂集、倡爲古學。值遼東事熾、侘傺鬱悒、脫略羈靮、或以粉塗面走林莽間、挽拍伶歌、悲來泣下。或束書泛舟孤往、彌月忘歸。癸亥、改國子生、對策及奄寺、主司大恐、落其名。監生曹某請生祀魏忠賢於太學、強以署名、天錫投筆徑去、客居保定。值莊烈帝即位、監生錢嘉徵袖疏密示曰、急署名、上將誅奄、此必得當。天錫謝曰、某鄉不徇曹君之非、今豈敢分君之是邪。太僕米萬鍾館之海淀、課其子弟。過永平、登暘山、置酒望東北雲氣如五色綺綵、成龍虎文、天錫歎曰、王者氣也。酒酣長歌、悲壯激越。時太白經午、雨土、故鄉地震、釜底皆有篆文。有鄉民四歲兒一夜發番僧狀、楓樹生花如蓮、江上雷震一物、魚身牛首、背山鄉民水甕汲滿立涸、漩渦作聲、城東李氏地中有聲如牛。天錫方轉徙天津河間、以詩禮教授弟子凡數百人、遠近稱顧夫子。五試太學、再登乙榜、所指授爲制舉文、學者多用以售。及門或登館局臺省、而天錫卒不遇。以積分詣部、當除知縣、不就。詔徵辟特用人才、不應。丁丑、出都、漳浦黃道周歎曰、劉向南矣。遂由齊得河淮、作河淮江三策、歸築嵩園、盡出先世遺書、教子景星、兄弟攻辨、無間寒暑、夜必聞雞。深究漢劉向氏學、用洪範五行、皇極經世推明天人微誠、後世著戒史七十卷、大旨以謂劉向用五事配五行、說本夏侯氏與天文五星樂律之義、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思屬土、劉氏從而衍之。宋儒疑九疇本九則、詆譏劉氏、並疑雒圖、蓋劉意深、特其說未盡合耳。經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何以言之。升降俯仰、血氣也。胚胎、血氣之本也。故貌從水、雨水也。正月坎九五始雨水、九月天根見、雨止水始涸。貌恭血氣和、則休徵時雨。不恭則狂、狂則咎徵恒雨。水失從孔蓋淫佚、故爲大水、爲不潤下。地忽變甘鹹、或湧溢飛圖、皆不潤下也。潛伏爲介、故爲介蟲之孽。魚水族也、故爲魚孽。鼠水屬也、性陰賊、故爲鼠妖。豕黑色善下、故爲豕禍。服制所以飾躬、貌不恭故爲服妖。支離淫亂、故爲下體生上之痾。其應爲僭爲蠱、狂之罰也。凡物不當上而上者、皆是也。水色墨、故爲黑眚黑祥、眚自內生、祥繇

外致也。坎爲隱伏、爲加憂、故爲恒陰、爲夜妖。惟水沴木沴金沴土。凡我沴彼、其咎在我不在彼也。聲成言、言成文、明離象也、故言從火。離爲日爲電、故曝火德也。言從則休徵、時暘。不從則僭、僭則咎徵、恒暘。雨少陰之氣、金德主順也、僭則不順、火來乘金、是爲爍金、故不雨也。火失其性則不炎上。凡火光轉行、火不熱、烝爨不熟、微火爛熾、皆不炎上也。天見隕火、不爲不炎上、何也。天火炎下、地火炎上。天火、太陽也。地火、空中木石金水土之火也。故地見流火、爲陰火、爲不炎上。天見殞火、不爲不炎上也。不爲不炎上、故但爲赤祥也。飛陽就燥、爲羽、故爲羽蟲之孽。雞羽屬赤色、爲正、故爲雞禍。蝗介而羽、離象陰驕陽亢、是生蝗孽、亦爲火沴水。馬火屬也、火氣逆、故爲馬禍。火藏發竅於口舌、故爲口舌之痾、爲詩妖、爲訛言、熒惑爲妖則謠讖興也。離爲乾、爲大腹、爲孽、爲烈、故爲鼓妖。凡物不當聲而聲、皆曰鼓妖也。火色赤、故爲赤祥。惟火沴水沴木沴金沴土、東方震、震來虩虩、故視屬木、木藏發竅於目、故爲目痾。於時爲春、燠則蟄蟲啟、草木茂、視明則休徵時燠、不明則僭。僭者之行猶豫也、豫則咎徵恒燠。凡無冰無雪、霜不殺草、冬溫桃李冬華、冬不電而雷、冬春雹、春無雷、春不風雨、春秋大熱、秋昇復蟄、從陽亂生、皆恒燠也。亦木沴水、少陽之氣所泄也。爲木不曲直、連理倒生、易種、皆不曲直也。爲草妖、木類也。曲直爲龍蛇、故爲龍蛇之孽。艮爲狗、艮東北方少陽之位。素問曰、春木令、其畜狗。狗蒼色、爲正、故爲狗禍。木色青、故爲青眚青祥。惟木沴水沴火沴金沴土、金主聲、聲主聽、聽主耳、耳屬水。金水清爽則耳中空、空則聰、聰則休徵、時寒。不聰厥咎急、如聾者、福急自信也、急則咎徵、恒寒。金主殺伐、殺伐過肅、故恒寒也。爲金不從革、金自成毀、不聽陶冶也、爲耳痾。耳聽官也。西方兌、兌爲羊、故爲羊禍。羊白色、爲正也。金通氣、爲毫毛、故爲毛蟲之孽、爲服妖。金色白、故爲白眚白祥。惟金沴水沴火沴木沴土、五行宅中爲土、五藏宅中爲心。心之官則思、思睿則休徵、時風。風、土氣之發、思之象也。不睿則蒙、蒙則咎徵、恒風、甚則霾霧、炎爲不稼穡。不稼穡者、不旱澇而百穀草木不實也。凡石麵、聖米、野麥、稱穀、稗草化稻、稻化稗、草、野蠶成繭、地中得米穀、皆不稼也。爲雨土、不風不霧、而塌塌坶坶然而著於物也。爲虹蜺、土氣淫泄、陰陽亂合也。爲瘟疫、火土交屬也。爲人痾、爲物惟人善思、其爲痾也、爲民多癲、多狂悖、多暴厥、死復生、生異形、男化女、女化男、男女具體、童子暴長是也。爲贏蟲之孽、蜾類也。

爲孼男女媾精、草木媾榮、國有　謌華妖乃生爲心腹之痾。爲果蓏之孼、果蓏仁蔫、象人心也。爲牛禍、牛大心而少慮者也。土色黃、故爲黃眚黃祥。惟土沴木沴水沴火沴金、土宅中而寄王、失德則衆沴歸之。故惟水火金木沴土、災之大至爲矣。王者有震德、則不爲災。周易曰、震無眚者、存乎悔。因衍五行交沴爲二十五類、列以爲圖。一六曰水爲貌、爲後宮、爲庶謀、爲聽官。二七曰火爲言、爲外戚、爲庶官、爲吏官。三八曰木爲視、爲相、爲庶民、爲工官。四九曰金爲聽、爲將、爲兵刑官。五十曰土爲思、爲君、爲庶事、爲尸官。據劉氏說而詳焉。崇禎己卯、明太祖孝陵蝦蟆石樹災。五月、家園古樟災。燬之得旅之小過。曰、異哉。是爲鳥焚其巢、飛鳥離之凶。與漢河平元年鳶災其巢占同。先是乙亥、流賊初渡河、知州棨闕城、名曰符乾。天錫曰、嘻、其轉言爲乾符王仙芝陷淮南之年也。蘄、淮南地也。癸未之歲、賊由符乾闕入、遂屠蘄城。天錫爲世子遺左良玉書、良玉得書泣、欲取道屯武昌。天

錫儕世子南下、歸祖籍崑山祖居。甲申順治元年、故明福王監國南京、改元宏光。術者言光者盡也。天錫曰、異哉、是爲言不從。昔漢元帝建元竟寧、時以爲終檷。曹丕禪位、國滯以爲不十。齊天保爲大人只十、隋廣運爲軍走、大業爲苦末、元至正爲一止。言之不從、應亦隨之。又言本朝前後禮臣不學、年號有可異者。前涼張重華、五代張遇賢、宋賊方臘、皆號永樂。夏王李乾順號正德、西魏孝武號泰昌。五代史、契丹兀欲號天順皇帝。金大安三年山東賊楊安兒、元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皆號天順。齊立後梁永嘉王莊爲梁帝、改元天啓。唐僞須世隆號天啓。何其沓歟。因著改元考、分正統、僭僞、盜賊、外域、凡八卷。乙酉、南京禮部失印。天錫曰、嗚呼、天戒若曰、無用禮也。禮失、喪無日矣。筮之、殫思終日、因爲離騷二章述寇亂、慨當時。一章曰、五沴始兮災殃、震牛首兮江干。耆雍畢闕兮人痾、四齡縈長兮更啼。鶉殺晉兮亥氣貪、戾土坎兮木先僭。奧亢兮隆蟲、臑腠兮土童、江氾兮蜚鴞。既既悉兮時涅梅、神鑑怒兮鬼夜泣。霧塡塡兮雪霰集、長矢抔兮短兵接。祟墉壁兮震霹靂、匪夜明兮天綈帶。蚓蠖兮追泅、屍覆兮牙搜。貧婆烈兮異類服、至幾裂兮湖之屋。遐黎何辜兮名洗巢元、顏柔散兮江之皐。嗟江滸兮迢遙、顚白康兮千雕。霏霧兮洑瀰、隋葛兮自翱。音魂卷局芳蘗兮拚猗難、牛何切悲風弗兮可奈何。進屯屯兮退漫漫、䶊森連蹇兮難以久延、蜩螗䗫沸兮肇播遷。右述亂二章曰、郵傳兮遲遲、仄堲兮甌甌。年逮逝兮世不治、

全躬浴德兮忠孝維儷。酋身名後兮道有固然、策筴爲懋兮謇謇爲賢。促偪阨以偪卽兮弔欃槍之指茲。慭世莫予知兮、愛謳喻於亂詞。亂曰、嫩歆后育兮、奠八百之丕基。覆脣匡弼兮、何革命之斯須。赤烏腕夫殷爲兮、五馬踣於一龍。占厥遐於闕逕兮、處二儀之旁薄。謝鳴夷於東門兮、汨乎吾將焉從。右銘此留江南八年、孝子景星歸蘄、結茅爲廬。作儀、啖柏葉、飲水、歷數月不病。環堵無門、石爲几榻、既腕者書、十年石被盜滅。撰書具於後序。天錫少孤、鞠養於姊、所著書自有傳。娶、事姊如嚴父焉。姊卒、赴闕自投牀下、以爪剺面、流血沾衣。祖父母、父母、姊忌辰、長跽移日、至老不衰。天錫抗爽好義、然不與人短、不發人私隱。有族父無嗣、分遺百緡、義曰、吾豈以父無嗣爲利哉。卽取以周貧族。有族子貧、自鬻身、義之、質衣贖歸而分之田。出都、有友寄金帛數千兩、緡託他所、歲餘還都、或告曰、某恐君。天錫義之、及指物往取、封識如故。康熙癸卯卒、年七十五。子景星。

景星字亦方、一字黄公。生時父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因名景星。三歲不語、一日忽語、稱彌月及前生事甚悉。五歲值葬大父、哭踊如成人。歲饑、荆王命有司元夕張燈、象人衣以彩繒、俾往觀、卽蹙然曰、何不以此賑饑。遂不往。六歲能賦詩。八九歲徧讀經史、日數行下、時稱聖童。有詩文一囊、束髮就府試、合肥龔鼎孳爲蘄水縣、一見卽曰、江夏黄童、天下無雙。薦於知府、試風簾下、立草十數藝、日未昃也。知府驚異、與論古今、歎曰、此王佐才也。拔冠屬第一。督學試亦第一。己卯、鄕試中副榜。旋丁母憂。時饑疫相仍、寇氛四熾、張獻忠等嘯結旁邑、日伺蘄城。先是總督熊文燦撫獻忠等十餘營降賊過蘄、荆王止賊首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同觀。景星年方十六、急謁知州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獻忠於諸賊最黠、不早除之、必貽後患。奈何既不爲備、反令此背得窺王宮。知州色變、勒技勇入衛、周旋竟日而罷。明年獻忠果叛。癸未屠蘄、戮王宮、虜其嬖姬。天錫父子避亂崑山、依族氏居。甲申、鼎革、福王監國南京、試七省流寓生貢、御史陳良弼舉景星第一。武英殿廷試、特授推官。疏上、敕陳四事、一曰亟駕宜駐淮以張國勢。陛下承遜卽位南都、海內仰戴、爲神人主。然以先帝臨之、則陛下臣也。三月之變、書契以來所未有、臣子義不共天。闔內外義師合起、已破賊關中、爲先帝復讎、而江南不聞出一旅、加一矢、將來何辭以對義師乎。況今死賊遊魂、苟存旦夕、非如前日豬突狼戾、不可制也。其逃入楚境者、餓面裹創、掠野剽食、不過寧南侯偏裨力可殲。愚臣竊謂陛下宜駐蹕於淮、大集將吏、蒐乘補卒、誓言討賊、而貸不勦降良玉、璽書慰厚賞、使大江之中羽節相望、牛酒日至、獻馘執俘、內鼓軍懷、外借聲援。用兵大計、無逾此者、豈可

坐失機會、以阻海內忠義之心。夫人情孰不惡勞習逸、然堅於圖功、勇於改過、故乘腈衆之情而後可成非常之功。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齊、桓公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無返國意。趙衰咎犯乃醉公子而載以行。漢高入咸陽、封秦苑囿府庫、還軍灞上。故重耳卒伯諸侯、而漢高奄有天下。陛下自五月即位以來、安居宮禁、將謂萬乘至尊、不宜輕動、而長江天塹、恃以無虞乎。臣前於七月初十日、仰見禮部恭上武英殿御座、見時天氣晴朗、忽有黑雲自西北來、猋風堀堁、霹靂擊碎大中橋居民屋瓦、震斃二人。蓋天警陛下、欲陛下號令征伐、如天之有風霜也。八月丙辰朔日食張十一度五十七秒、分野爲中州、陛下龍潛之地。天之示警、亦云甚矣。伏望陛下念已往之失、圖將來之成、翠華一幸、中外改觀。其二曰、宜罷大工等役。高皇帝定鼎應天、闕廷制度巍峨壯麗、誠使後世無有復加。陛下龍飛武英、乾清、首行修葺、其餘宮殿、宜在所緩。而大工繁興、耗散軍餉、臣竊以謂不可。當圖恥未雪、正陛下卧薪嘗膽之時、而非修未央宮之日也。臣前廷試時見匠作數百從東華門入、每十人執一小旗爲小隊、百人一大旗爲大隊、自日出行、巳刻乃畢。須臾之間、畢應集、倒壁輿邪許、聞於國中。曾不三時、復引隊出、自日入行、黃昏乃畢。臣竊大惑。夫雜作之徒、多四方乞丐、工部傭僱而來、無賴子弟、妄行保結。今遺寇未殲、輦轂之下、尚多反側、設此輩有覬覦宮門、莞鑰者、陛下將何以制之乎。且遠近聞之、必謂陛下安江南、無恢復意、尤非所以風動觀聽。三曰、宜停大昏禮。夫大昏萬世之嗣也、以承宗廟、毋儀天下、顧不重乎。故訪德而後聘、六禮而後備、袞冕而後迎、廟見而後正位、蓋慎之又慎也。陛下自五月登極、七月即敕禮部選在京內外良家子、遂接廷親選。民間訛傳中貴且出。都城暨淮揚、不問門第、少壯爭相嫁娶、以近傳遠、將謂陛下何如主乎。且陛下大典所關、不更有急於此者。海內義士枕戈待命、義不顧家、此令一行、衆必解體。況今宮中給侍有人、御物粗備、陛下自謂較龍潛時何如、較五六月時又何如也。昔孫權以妹嫁昭烈、作珍珠步障、欲驕昭烈、昭烈卒不留意、竟取障鎔銅鑄錢以充國用。唐太宗時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容色絕世、文德皇后聘爲充華。魏徵言女已許人、太宗大驚、廷臣或言未字、太宗竟從徵諫、深自刻責、以女還鄭。陛下聰明勇斷、遠邁前古、臣下不能仰體、致此謬傳、風聞一播、奈陛下何。且陛下今日丁先帝之變、則在喪禮。圖方用兵、則在

軍旅。軍裝之中、皆無昏禮、願陛下熟思之。四曰斟酌將相勢有內外、權有重輕。臣輕君重則宜外重、君輕臣重則宜內重。外重、漢文帝於周亞夫是也。內重、唐肅宗於藩鎮是也。今不可不內重明矣。臣竊見興平伯高傑等、各擁外重之勢、而閣臣史可法出鎮揚州、分損奉祿以養賓客、步兵不滿二千、掾吏幾於百六、日與傑等議餉和事。易曰、剝牀以膚。又曰、履霜堅冰至。陛下謂諸鎮之力、僅能追窮一寇而已乎。此外重之弊也。臣愚謂興平伯、寧南侯、宜稍稍調晉。宋南渡諸將各雄峙、汪藻疏言、劉光世距賊數十里、若不相知、偃然宴飲。張俊自明州引兵至溫、道路一空。韓世忠掃鎮江儲資、盡裝海船、焚城郭、為逃遁計、至秀州放兵四掠、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宸翰召之三四而不至、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用古法皆當誅之、不可盡誅也、莫若擇有威望一人、盡護其軍、雖朝廷親征亦聽節制。據藻斯言、張韓所為略同今日。然史稱南宋功臣、必曰張韓劉岳、何者。待之得術、節制得宜也。劉光世或屯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或屯湖北武昌九江江陰、岳飛或屯湖南宜興蔣山、位雖藩鎮、聽調立功、將無分疆、兵不戀土、爭地之患、何繇而生。臣故謂宜如汪藻計、委重相權、相重則內重。當令何者一軍俾可法自將、與諸將犄角、相宜應援。韓信稱漢高善於將將、陛下正將將之時矣。且今江北諸將反戈鬪爭、非維揚一城乎。陛下誠能蒞揚駐淮、署立行殿、是陛下六飛消譁之地、孰敢復爭。太阿指揮、移屯進取、孰敢不服。雖如叚星、聯若首尾、孰敢復譁。所謂將將、莫如此也。詞指愷切、通政抑不敢上。又代太學生上閣部書、議大行廟號。馬士英使人密招附己、景星力卻去。游黃山白嶽歸、言時事、痛哭失聲。因浮家澱湖、為長隱計。大清兵既下崑山、多難、貝勒士頓固山額真強致軍中、命以原職隨征。景星力辭、養親還里。得若幅巾錦袢襦、酒漿自全。已而奉父歸蘄、結茅舊舍、群盜為賊。歲大歉、饔飧不具、糲糲意自得也。景星絕意仕進、而當事或詢以民生國計、則未嘗不為愷切敷陳。兵荒之後、田畢穢界不明、而猾胥滋擾、因與當道書曰、丈量荒田、因官病里長隱匿、履畝猾弊、愚民雖然稱善。及官役下鄉、又鬨言不便、何也。鄉路窵遠、有一日二日三日之程、派書弓手衙役、供給紙價、賄賂需索不一。今歲大旱、賦稼菱糶略盡、所以無大殍死者、則戶口少、漸會未起稅故耳。一旦丈量、費將安出。況荒田半在荊棘虎狼中、自古開國、荒田多行蠲免、招徠墾闢、漸增富強。即以近代言之、宋

有天下、當五代大亂之餘、至景德凡四十餘年、天下賦租田纔一百七十萬頃、又七十餘年爲元豐始有四百六十萬頃。外此仍多、租賦所不加。神宗用呂惠卿手實法、鄧綰抗疏、不三月而罷。理宗令州郡排定保甲丁賦、丞相謝方叔力爭得罷。元既得宋、命諸路達魯花赤勸誘開墾、阿合馬請江南稅不實宜覈、世祖慮擾民而止。延祐初、章閭言熟田隱匿、宜令按實、數年民不聊生、盜賊蠭起。繇是觀之、利害瞭然可見。洪武二十八年、令新開田地不起科、所以勸墾闢也。頃者大軍饑饉連年、耕口離贖、在在揭竿、丈量一行、必加急迫、以方招徠之時、而行府怨之政、事之不便、無如此者。上意必欲丈核、獨少假歲月、哀鴻稍集、行之差易。又與布政使書論積貯曰、大河以南、吳楚大熟、數十年未有。故雖大兵、民獲休息。景星聞難得者勢、易失者時。凶豐十年、率相往復、往者飢饉、加以軍旅、有司束手、相繼得罪去者、爲公私無儲蓄、而不預策於平時也。楚俗不知遠慮、歲凶富戶封囷待價、貧者詣門貸升斗不肯假、而年穀一登、遂乘相率掉臂不顧、以致出買他境。四五月間、雨暘稍愆、穀價頓踊、封囷乞貸如前、豈不大可恨哉。今連歲大熟、明歲或不可知。春秋書大有年、劉向以爲災、何者。變生於盛滿、而禍伏於不備也。宜令州縣秉時收斂。夫荒政不在凶年而在豐歲。豐歲勸糴、凶歲勸糶。勸糴則賤不傷農、勸糶則價不頓起。今穀賤農傷折銀不得如期足額、何如勿令改折、止納本色。況秋狼戾之時、一聞此令必踴躍輸將。以今年事勢計之、兩三月後本色所值過於折色、利入於公而民不困。猝遇軍旅凶荒、出以應之、而民不知、此李悝所以強魏、長孫平戴冑所以富隋也。漢元鳳時、以百姓未贍、許三輔太常郡以菽粟當賦、古有行之者矣。當事多采用之。順治已亥、　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撫藩强之不起。康熙戊午、　詔舉鴻儒六科公薦、衆舉、所司敦催上道。景星辭曰、景星正值臥病、捧檄戰慄、感激慚愧、如何可言。伏念景星昔遭寇亂、流離江南。順治二年秋、輔政叔德豫親王行查、多羅貝勒土賴固山額眞承制隨軍。繇至軍中、雙親齊病、無人侍養、告懇歸籍。未試民社、曾乏寸長。順治六年、丁母憂、扶櫬還鄕、嚴親亦逝、貧苦流遭、奔走乞食、家無墳典、腹匪書廚、心已痒於飢寒、力不遑於佔畢。四十年來著述絕少、塵市淺言、方悔少作、豈堪玷名薦牘。況野性麋鹿、取適起居、又酷嗜酒、飲不二斗、酩酊大叫、中宵枯坐、白晝沈眠、以致脾胃傷損、溲矢數動、偶一周旋、嘔啞不休。偲劣若

此、何以上侍 至尊。兼素善怔忡、志慮憒悅、讀書則健忘、搆詞益思鈍、耳順之年、復嘗眩暈①、去歲八月內、右臂染疾、痠頑麻木、有似風痺、自腕至指、搔搦不知、或嘗食失七箸、或臨齋贊、臂瓶湯液、熨摩亦少停止、驟一發動、輒逾旬時。顧臂自悲、恐成廢癈。昨蒙陛下彌感而流涕、雨露施惠、淪浹蚤漑。雲水閒心、惟冀解延化日。明公舉主責任、談何容易。生平知己、誰過臺下。倘別胥垂恩、曲成有道、樂借孝標之齒、時分仁祖之米、求醫有藥、叨庇延年、以其暇日、綴緝篇章、紀敘恩知、鋪揚 聖德、野人之願、自可千秋。懸瞻輪情、不勝戰慄。吏部咨報、推病規避、例當題參。因與王追騏同劾。奏上、 溫詔仍令督撫起送、景星又具狀乞寬假。明年扶病就道、給檢討俸米。三月朔、入覲 保和殿、 賜坐賜茶賜饌、再以病懇放還。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无咎義也。辛酉卒、年六十七。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其自序曰、三經蒙解若干卷、戒史七十卷、紀五行災異、舉史三十卷、紀選舉。燕京物紀十卷、戢元集二卷、茅軒集三十八卷、津門三舊四卷。先君于壬午以前作也。童子集三卷、願學集八卷、書目十卷、景星壬午前作也。癸未正月癸亥、並先世遺集燬於寇。石櫃集六卷、五經論孟說七卷、讀史平論二十卷、歷代攷元考八卷、蘄州志六十卷、素問靈樞直解六卷、鍼灸至道三卷、焦氏筮法二卷、玉京括錄紀道家言一百卷、先君于癸未以後作也。顧氏歷代列傳五十卷、阮嗣宗詠懷詩注二卷、李長吉詩注四卷、讀史集論九卷、睥睨錄百十八卷、南渡來耕二集七十三卷、蠡歲有增者、景星癸未以後作也。丙午十二月壬子、燬於火。南渡集有選鈔、在宣城施氏、梅氏、錢塘宋氏、山東郭氏、武進楊氏、邵氏、寶應陶氏、桐城何氏、萊州姜氏、丹徒江氏、商邱練氏、黃山沙門楚雲、去取不同、歷年增損復異。阮詩注有本、今在候官許氏。李詩注、鍥江段氏錄數十條刻十家注於濟南。嘗火作室人取南渡來耕十之三、幼兒自塾奔歸、取十之一、人間鈔寫兒輩隨收、即茲集也。故無歲月先後。嗚呼、自先大父明道經國之猷、兵燹不傳、先君子晚年奮志著述、冀有以傳先大父之不傳、確乎可傳矣、而又不傳。景星詩文十、猶三四在、必可傳而不傳、則不必傳而傳焉、未可知也。白香山自恐不傳、雜之東都蘇州廬山藏典中、不識今本果出諸此邪、抑人間原自流傳不廢者。僕未暇處請、以茲集始。

志曰、顧氏自序云爾。今存尚有黃公說字二百三十卷、而序所不及、豈書成在其後邪。或云郎睥睨錄增廣而

成、然序丙午之歲，則顯沚已在歲中，豈後又記憶而成説字邪？有明湖北人文風尚數變，至公安、竟陵而益靡，余勢極則反，蘄州顧氏父子以鴻才絶學振起衰頹，固由興朝氣運之隆，亦山川靈秀有所鬱而後乃暢達也歟。

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卷二六）

校記

①眩運：當作「眩暈」。

明儒碑傳集卷九十九

陳弘緒　倪元璐

故徵君晉州知州陳公墓志銘

陳徵君者、南昌之新建人也、諱弘緒、字士業。用徵辟得官、仕不稱志、四方多稱之曰陳徵君。及其歿也、皆驚悼曰、嗟乎、陳徵君死矣。至為出涕。君博聞強記、長於文辭、下筆輒千百言。少補諸生、以父蔭當得仕京朝、不就、曰、吾自取之。所與交同郡萬茂先、時華、徐巨源世溥、劉士雲斯陛、萬美叔曰佳、余小星正垣輩凡十餘人、皆知名。君進而折衷於道德、學益醇。其文章閎達浩衍、出入歐曾諸大家、以其餘溢為詩、風雨馳驟、士大夫避畏其才、而卒以不售。崇禎中、兵寇交作、文吏多棄城失職、上寖厭科目為亡用、特徵處士賢良奇碩者、巡撫中丞劉公宗祥以君應詔。君在途、擬上書見天子言事、至則不得召、除知晉州。晉故偏徼輔、守禦無備、君百計修繕、儲芻粟、治火具。甫三月而晉受圍、君登陴誓死守、眾皆感奮。環攻七晝夜不下、乃解去。當是時、真定屬邑大城多潰、而晉以褊小獨全、莫為上其功、坐不肯納閹部劉宇亮兵入奪民居、中蜚語逮繫、而晉州數百人走訟冤闕下、得釋不問。謫經歷湖州、權長興、孝豐兩縣事、遷完適餉。改知郃城縣、巨室濮氏與巡按御史有連、衆勢撫事脅州縣、罔敢咈、君獨忤之。居亡何、為御史臺所論罷。君剛介寡合、不樂州縣、而是時天下重科目數百年、君又不以是進、故三歲三易官、卒坐罷斥。於是徵辟之典寖壅格、士皆卧不起、而天下事日壞。久之、太宰鄭公三俊強起君、安廬監軍推官。逾年甲申、遂有京師之變、慟哭累日、絕復甦。君故自負史才、至是馬士英等用事南京、殘滅善類。給事中馬公嘉植薦修國史、不赴、蓋知金陵之必敗也。丁母憂、廬墓西山、輯南宋遺賢錄以見志。山中盜起、求躬耕不可得。順治癸巳、始置一樓章江上、作江城懷古詩六十首、讀者多隕涕。中丞蔡公、制府張公聞其名、先後禮遇。張公屬修南昌郡志、成書五十卷。四

方以他文請者盈笥堆案、皆立應、人人滿志去。康熙甲辰六月、病噎、明年乙巳三月五日、端坐卒、享年六十有九。所著石莊集、恒山存稿、寒崖集、鴻桷編、留書、凡若干卷行世。其藏於家者、周易備攷、詩經犀義、尚書廣錄、山房讀書跋、江城名蹟記、㟧齋詩、荷鋤雜志等書、又十餘種。君性疾惡、議論侃侃。及發諸文詞、罕所剌譏。服官清慎、俸入輒購書、纍車舁還、家人發之、咸相視歎笑。家居食貧、客至未嘗不留。當事有造廬者、指陳古今利病、以經術自任、語終日不及私。有得輒記、謂之病榻雜語。㝡後喀血、將歿前數日、猶為王祠部士禎作詩序、蓋絶筆云。君生萬歷丁酉十一月十有二日。考諱道亨、萬歷丙戌進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妣劉氏、誥封夫人。曽祖諱標、祖諱瑞、並贈兵部尚書。曽祖妣佘、祖妣袁、並贈太夫人。君娶熊、宜人、善筆札、凡所屬草皆熊為書、先二月卒。生女一。副室王氏、生二子、淙、澍、皆諸生。淙早卒。娶周教諭以璇女、年十八、守志。澍篤孝力學、康

於庠。娶熊封君洪奎女。劝子潤、妾魏氏出。女二人、一適湖廣左布政使熊公字奇子啟峻、早卒。一適尚書劉公定國孫紹節。將以某日塟君某山之陽、孫澍泣具狀屬其同姓兄允衡來請銘、曰父命也。予既敍其文、又詳其行事。銘曰、

謝子為𢆯、富有文史。謝子為達、三仕三已。其誰為之、俾豐於此而嗇於彼。嗚呼命矣。

施潤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二〇

明戶部尚書死義倪文正公傳

鄒廷彥

公諱元璐，字玉汝，一字鴻寶，紹興上虞人。父贈尚書涷，從鄒城。涷有經國才，隆慶辛未試南宮，對策指陳時政得失，下第。甲戌成進士，官南工部郎，定船政、軍衛皆便之。江陵相居正快其直，出之知撫州。歷守撫、淮、荆、瓊四郡，所至有循吏聲。公幼承悴庭，歸開忠孝大節，居身矜重，才氣絕世。天啟二年成進士，充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授編修。舊輔葉向高特器公，曰：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何處得此風采？然是時璫焰逆熾，向高未幾罷相。五年，公奉使封德王。使竣，即乞假省太夫人。尋召還京，魏忠賢已進爵上公，至配享孔子。公典試江西，命題譏切，忠賢大懼。會熹廟崩，思陵登極，誅忠賢，公乃得免於禍。崇禎始政，天下清明，而逆黨阮大鋮、楊維垣等猶在班列，所列三朝要典，詆頗公論，率小陰持其說以動搖國常。楊左衆君子死，士氣未復，巽幸小安，莫能盡言。公以為此邪正之幾，治亂之本，遂不謀同列，獨上疏曰：臣頃見邸報，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並稱，邪黨。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彈忠賢、糾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大抵聚清挺之標，而或絕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己，寧近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鉞裂廉隅，背叛名義，建祠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乃從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天祚明德，陛下龍飛，出諸臣於鑊之中，思論酌用，凡屬崔魏之異己，即可化个字為同心，而猶堅執方隅，深虞報復。夫豈年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無可施報復之端。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存敘矣，雖百東林，烏所報復哉。疏未措而召用韓爌、文震孟，而後天下推學書院。蓋書院生祠相為負勝，生祠毀，書院直不當毀。上方深惡，未即納用，而維垣起，爭公疏甚力。公復上疏曰：觀臣維垣所參，事事與君子為仇，言言與明詔相背。明詔戒諸臣無立同異，天下為公，而維垣論列，輒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動分門戶，持此鋼縣。陛下當陽，皎日既出，而維垣猶昇魑魅於容光照臨之下，欲比地下諸奸而更生之，取正人灰燼重加焰炙，乃快其願。臣竊以為計過矣。維垣怪臣盛稱東林，意東林可予三才，而緣熊廷弼也。然當時議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略，而未嘗不惜之為貪；于廷弼特未即西市之刑，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未為失論失刑也。若維垣之稱

殺忠賢、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而何况三才五虎五彪、律當處斬、而祇擬止於削奪、維垣不開殺正、又何尤昔之熊廷弼者乎。韓爌清忠有執、天語煌煌、即係寄廷弼僅見一氣、未嘗救之。令舍其抗疏抵璫之言、而加以開說莫須有之事。廷弼行賄、璫口假以污蔑諸賢、追贓酷掠。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於不附紅丸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慎行清望與王之寀不侔、議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為治盾、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王紀清正、因參沈淮忤璫而斥、文震孟觸紀削奪、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袍馳驛之人、此何可擬。夫刑賞出于朝廷、斯榮辱同之、若當日則忠賢之刑賞而已。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者、推榮推辱。柳宮保横玉之對招、何如杜梧抵罪之耻如杞。自此義不明、相率為生祠頌德、呼公呼父而不顧、而維垣以臣為謬、臣不受也。鄒元標始則崇直、後則寬和、正其暮年進德、鄒門講學、扶正人心、為益非細、而今詆之為妄取多藏。且逆璫逐元標而毀書院者、正以箝學士大夫之論、而恣其無所不為。自元標以偽學見排、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之廡、儼然拼琚宣尼。書之史官、貽後世笑、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崔魏時、人皆任其率性、罔辨頑廉。使有一人為激假借、猶足以立朝野之坊。若東林已故諸賢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而外、又有若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宗建、周起元、其人建皮搞救、有若趙南星其人、臣不敢臚名以侵為衆之賦、其為理學清節、要何可疑者。謂不同、豈鄉異品、豈有所矯激假借其間、而以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謂臣大壞臣益不受也。若維垣持論之悖者、謂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夫待小人惡稔、天下事已壞矣。救天下正人亦已盡矣。思攻而去之、不思何及乎。崔魏惡稔、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又始終以無可奈何為附璫鄉喇脫、一旦舞指稱臣、挺戈弒逆、亦托之無可奈何乎。又言、忠良不當以崔魏為對案。夫今日亂賊、非崔魏而誰。王安石非真小人、而附安石者皆真小人。豈崔魏真亂賊、而附崔魏者反非真亂賊。以維垣之邪說護亂賊之崔魏、孔孟復生、為世道懼、必有甚於前日矣。夫古今惟意見不同、議論偶異、如宋臣蘇軾、程頤互相訶詆、均不失為正人。本朝大禮之爭、折衷未平、皆主於愛君尊祖、若品節大閑、其有兩是。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無問其為東林與非東林也。總之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論不可不宣、清議不可不畏。臣前疏論列、本為維垣、不作其名、意使之開而愧恨、而熱發頻、而食不下咽。不意其怙終遂惡、乃至於是、且猶揚

總以正人自負、語言皆巽直、能上達帝鑒。嘗曰作偽心勞日拙、臣願維垣之熟思之也。書奏、上嘉嘆。公於是請毀三朝要典、略曰、伏見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始自清流、當事起議、與廷臣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至魏忠賢竊命、始假三案以殺人、而求富貴者爲口和之、此又編爲私書、名爲要典。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聖神御世、誅罰既行、則於此書唯毀之而已。館卷登之櫃、從史官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前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偽託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累係三案者之累也。願敕部立將要典焚毀、明詔廷臣、章奏無得漫舉向時點將之談、濫佛之說、一切市語妖言、以歷聽覽。舊染汙俗、咸與更新、將陛下寬簡蕩平之治、天下幸甚。上從之。時公已遷侍講、屢上書言事、海內傳其奏牘、爭望光儀。同郡大學士來宗道曰、渠何事多言、我詞林故事、唯有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云。後與其兄御史元珙進謁前大學士魏

廣微、顧秉謙削籍、招以廣微實爲禍首、持國柄杖璫、毒徧宇內、以先朝未有例除名爲民。於是御史毛羽健劾阮大鋮、御史鄒毓祚劾楊維垣、御史高弘圖劾劉應遇、梁夢環、劉詔、給事中顏繼祖劾李魯生、李蕃、霍維華。旬月之間、魏忠賢之黨以次盡去。上親定逆案、分七等、錮之終身、皆公三疏啟之也。四年、遷右中允。自袁崇煥敗後、罷大學士韓爌、錢龍錫、劉鴻訓、而相溫體仁、周延儒、史𡎴、謀借封疆翻逆案、日夜汲汲、龍錫下獄論戍、上益疑廷臣朋黨、無狗國心。會大淩河久圍、復遣中官督戰。公嘆曰、此觀軍容之漸也。外廷無人使主上不得已出此。是時前右中允黃道周以救龍錫謫外、公上疏願以己官換道周。道周行清絕俗、學深經史、抗議特宜、天爲陛下生此一人、非臣等所及、請用道周出臣、備棄愚目、缺得濟和。又前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剛介、正與道周相類、宜召還京師、風厲臣節。不報。因乞歸者、政府以公人望、藉家致啟勸慰留、喻以美遷。公辭焉、謂所知曰、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今石齋九一既去、而我獨留、有靦面目、將其謂我哉。引退益力、上不許。六年、遷左諭德、充日講官。七年、陞右庶子、掌坊事。上制實制虛各八策。制實者、成敗得失見於行事之實。制虛則本之心運之廟堂。以虛應實、可包百世、利子孫、啟民無遠勿屆。內閣執政、

論吏部侍郎張捷薦呂純如事，又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上還公審御檔，時時省覽焉。八年正月，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放高墻罪焉。公上疏以爲此禍非常，祖宗大勞人心所在，恐亂賊據南北斷，事變未可知。請上亟下詔罪己，悉蠲崇禎七年以前逋賦，并東南漕解改折，停撥追賦，勿或根據濟濫，并寬有司參罰，使官民咸得安枕，以祈天永命。十月，上避居武英殿，撤樂減膳，布詔視事，命臣工共加修省，務存寬恤。時禮部侍郎陳子壯亦條蠲租、清獄、宥罪、使過、省工、來兵，改折、蠲贓、恤宗、寬驛、旌叙事例十二事，與公疏俱下部，而溫體仁修事掣抑，卒以名塞，未能盡行之。是年，陞國子祭酒。上疏：禮王制，選造三升，然後論辨授官，簡不率則有郤送之條。請做其意，分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閏流，援納按年改正流，與貢選同科，然貢選不才，退爲閏流，此郤送之遺。又遵祖制，六堂遞升，所教業德行、明經術，講求兵農、水利、律曆，閑嫻騎射，備公卿將帥之用。嚴下，使讀律令，稍通治民，好攻揣而博訪品端學正多聞儒者，充六堂司教官，不拘甲科久任。教成，特與優擢。天下府州縣有通三經尤卓者，撫按送部，奏請延試，發雍肄業。仿高皇帝遺制，因子生習請務狀，以明大義，斷世事。學成，按洪武間殿進將學等校編修、給事中、除御史、部曹、方面。如此則太學養士可與同治化隆，次亦有光洪宋。明倫之教，始不徒設。又請勳戚子弟十四以上、三十以下入監教習，如古胄子、漢四姓小侯法，不由監咨不得承襲。上可其奏。體仁久知上意嚮公，慮一旦進用，且奪其位，力謀去公，而靈前無可指意。一日，上手書公名授內閣，命以值歷進。體仁大恐，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公冒封與事，擬旨削籍。上察其誣，改命予告歸里。十五年，起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母老辭，有詔敦促。已聞京師被兵，徵四方兵入援，毅然起曰：以臣貳樞而聞警不前，非義也。遂散家財，募義從，得敢死數百人，特滿夫應衝險出濟。明年正月，抵京城，時王師深入，自良涿至山左，連營各百里，游騎四出。初較旅皆止觀望，公正色曰：吾三千里赴召，豈復顧身。且北兵日南，進退將失耳。遂進。十日，達京師，京師城門晝閉，行旅斷絕，援兵皆不能前。聞公至，皆驚。即日陛見，奏陳虛實，孫守禦之策。亡何，叛帥劉超就擒，叙功，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當是時，上注意相公，而陳演欲據前擢，既同延儒，視師構成其罪，又慮公將用，號入告曰：天下多密患兵農不得人，令使元璐爲司農，元璐爲司馬，事濟矣。上不察演意，以爲推轂，即日拜公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遷元璐兵部尚書。召對諭曰：國家艱難，兵食宜合一。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卿其有以報朕。公引浙人

不得為戶部力辭上不聽諭曰朕知卿久矣卿忠誠敏練義不辭難勉為朕分憂至以為高皇帝用宋濂劉基成大業比說公乃拜命疏陳生節要義以為天下財賦什九咸耗於兵耗於將之虛冒請用戶部官行兵部事或臨操頒餉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至於軍興以來正賦之外有遼餉有新餉比復議抽練邊兵號召捕賊又加練餉其實有抽無練從西全鎮原伍惟將抽練之數號稱兵虛非因抽練而兵精乃因抽練而兵寡矣今請罷抽練歷還原伍又一兵無食三餉一民無供三餉名項紛然吏緣為奸願按民運屯糧皆撫徵收經晚行開省邊帥給發不害而唯責京運部欠糧口債者江河漏卮孰知所底請著令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項正賦為世常經兵餉事平勝復蠲蕩一民知所守又條上擬東戶改糴折省弁賦數事上皆從之京倉僅支二月上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大家索賈並深藏居奇米價驟貴公計不如收漕於天津歲運關寧薊永三百萬石內扣五十萬石輸京倉用四十萬金析給四鎮米石入餉大倉得米而邊軍喜得金上下便利諸所變通悉此類公當極弊之後盡力補苴稅政少發而度支終告絀條定屯鹽徐標參請從濟邑之制可省漕運徙西北者下部公議先於都城開引十萬來及將行會有以開礦鈔法動上者陳演附皆其說言利之人益紛紛進措施俟拂人心當是時天下苦於兵多將驕上不能御將將獨以索餉為事上意益專措餉括膏血以奉冗軍將庸將而不得一戰盜賊因之以括索責之命則哄然從風靡柿園既敗李自成兵不留行公仰屋夜思請上招秦晉二王悉輸所有餉軍無齎盜糧自成已入潼關隔兩省秦累世府庫盡為賊有矣成敗頃刻諸為民除奏邦除俱不得施設上雖虛中任公然責餉嚴陳演魏藻德等偷閑避身任十二月二十四日萬壽節上不樂漏下十刻與宰相諮求長策淵注歲餘藻德承間言封臣才品俱優但起家詞林錢穀終非所長上默然徐曰封臣實心任事頗將艱未能速效所撤誰代之者方岳貢具言公清操練事在廷無出其右不可易藻德曰代之誠難顧軍國事大幸聖主熟思其人上竟惑德藻言十七年正月降諭捧臣元璐專供捧職仍視部事俟代二月廿九日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為戶部左侍郎覺計務公解部事先是正月晦上諭公措餉百萬時部帑留貯不滿二千公奏外解未至道路阻梗且陳許都之變東南震動上滋不悅是日上怒蔣德璟條奏言練餉事有聚斂小人語詰問德璟不服公以鈔餉戶部職掌引咎上乃稍霽命擬德璟旨又補疏極言練餉之失且求退旨旦諭裁練餉是月

命李建泰督師西討自成。公奏言、黄河五千百里、處處可渡兵。力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各自爲防、量度要口築砲臺、大軍得專辦賊。及今年田穫半、使人有固志。又免軍餉爲民、立可致千萬。不聽。二月、自成渡河、陷太原、至黎城、他賊陷臨晉。建泰聞山西陷、家破、遂逃歸內、兵竟不進。是月、上猶遣中官王坤及科臣事朝薦等四出催餉、并周延儒呉昌時贓罰、米大典贓贖。公上言、贓贖重大、究何容易、勢必波及遷延、民不聊生、挺思走險亂、人乘之、恐遂無漸。乃罷遣坤。三月、賊長驅向宣府、亿保定所在迎降。公上言、賊勢披猖、皆自人心離渙、請急降溫旨、問徵民疾苦、分別罪祭、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悉與肆赦。祖宗兩都並建、原有深心、正爲今日、宜重留都事權、外引鳳淮以通南北之路。事急、又密疏請命東宮撫軍南出。不報。公嘆曰、今無兵無餉、無將無謀、而賊如破竹、然吾心恭然、以上憂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積盡火書、豈有如此聖明而一敗塗地者。第北來聽言用人、定封行賞、多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唯有七尺耳。丁未、都城陷、公將致命、門人金廷策進曰、公何不效文信國出外聚兵、以圖興復、乃輕自擲。公曰、吾誠信國罪人、然事勢無及、秖俟天下事非一人所爲、以待能者、吾姑順受其正。揖及太夫人、淚下曰、老母年八十四矣、日食飲尚如初、彼何慽。冠帶出廳事、北謝闕、南謝太夫人、畢、援筆題案几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又撫家人曰、上必殉社稷、俟大行殮、方收吾屍。遂南面坐、引帛自經而絕。賊入則見公如生、驚羅拜庭下、歎息呼忠臣。去頃之、僞兵攻搒戮辱援、家人乃得治歛、南都贈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順治九年、郵明季殉難忠臣十五人、公爲首。諭祭賜地、命有司春秋致祭。

論曰、崇禎之世、天下非無人、患用之後時與艱鉅之不得使其用。如倪文正公之掌計、悉務收拾人心、竟與人主背馳。及寇入關門、中外土崩、向所養百萬之兵、勞身焦思以籌足食者、曾無一人御敵。事勢已去、乃拔悔過罪己、恩威俱不足以威畏其民。觀臣世臣稽首賊廷、棄三百年之主如敝屣。甚哉、兵民之心不可失、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也。兵俾業嘗稱公與馮元飈分部實共事、元飈數被病、上賜藥餌雜物、居數月不得參。公前并三餉、濟邊兵、支吾匱拙、多非其意。每相見輒頻蹙曰、使吾兩人早受知、竭獨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孫傳庭之出關也、貽書元飈、雅不欲速戰。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誓師。既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上坐便閣急召元飈曰、傳庭乘勝、賊滅亡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方、朕且加殊賞。元飈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

也。臣不能無憂。上默然良久，因罷去。無何，致書閩
延求覃沘公傳，從捃拾元功先生述德五詩中逸事為後序。公
少性奇敏，五六歲屬對射覆，出語驚座。嘗戲作牡丹賦，父兩田
公見之，喜告曾太夫人曰：二郎他年公輔才也。其為詩文經義，
灑然逸倫。務涉翰墨丹青圖籍，無不深妙，四方名士請者，公未
嘗辭。然內明嚴，為廖翰林，有以是紙乞擘窠書者，揩筆將濡，待
其疾擗。忽閱紙所自來，則中貴所屬請耳，公遽閣筆，詬續，竟不
許。客懷怡去，數以律十首，曰一篇尚可名爵，十首殊不關乎。
因以名樓曰十關。崇禎十四年，田太保弘遇以貴妃父奉詔禮
陀過越，冠紳傳冊徵詩，報以二絕，竟不交一面而還。慎于取
予進退。一縣令求革制，致束帛，受而還之，中有黃金，不悅曰：以
禮求文，事本光大，何為韜秘以成曖昧。璧還一縑，反其余壽。為
大司農定居規，門可羅雀，循故例而供饌沐，公不取一縑。崇昌
時，撫經公門，壬午將賀興，度浞湖上，酒酣召客，欲為公幟，術皆
卷于內藏。徐𤀹渡江走告公，公慨曰：士當先行節，後才名，令出
門楸國豸且，異時何從監立。且求之忠勝才疏，名分處其從宜
興屬，又可就其粗乎。及閩中敗，成思公言。八年秋下召翰林，尚
書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公引疾，方杜門，致府尚山房兩

使至，謂上意久屬公，即召，無假選理。文公震孟亦勸駕。公曰：諧
公誠愛我，然我屢疏終養，今聞牧下邀用，突出即此，面目何以
對君親。況置相大典，自當旁求良術，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
得。得亦不光。遂堅臥。其日應名者七十餘人，各給一札，使平票
之。及賓府，惟文公入閣。文亦以病臥不起，乃甚嘆服，謂平友曰：
鴻寶每事高我一籌。公美髯容，能笑語，和光接人，司成歸慈，雅
歌投壺，以意創為百官僚璞正銓法。設五簋之享招客，閩人余
仲吉亦與酒行，忽嗄咽流涕，言方今中外多事，士君子致命守
身之道不可不講，須于平日設身當境處之。不然，群不察其名
節。諸生王毓蓍等咸在坐，聞公言，無不感動。終後既盡之日，卒
卒如公教。蕺山劉先生亦言，公任戶部，知不支，嘗擬一疏于袖
中曰：時至即行。或稱公徒以一死報國，談何容易哉。方公戊從
三疏，天下稱為鳳鳴朝陽，可當公行事。世最患向累不明，邪正
混淆，若宋時熙豐諸君子，或主調停，騑至大壞。公之建言立論，
澳然是帝相終始，三同攀瑞，終殉社稷。此非未陞明良之會，非
偶然也。公謀慮超遠，意主于成天下之事。與人寬裕，守模自信，
人亦卒不以非道相疑。壬午赴召，經涿州，時馮銓助守，州城獲
全，聞公至，郊迎供張。公欲往，從吏叩頭諫，公曰：非汝所知。遂往，

二若而起。或請其故，公曰、國家多難，原功賞一途可奔走群力。豕鹿所觀、不過鱗浙、拒之過深。且南北走今日軍國為重、倘挾開端翻案、明主持之自堅、霍呂其前事矣。周延儒賜死、朝士無敢咕者。公曰、往綸扉巨公群思剖以存腠宜、與獨以文章容哉。肯滌邑變類于董卓、鞋闖素服于崔浩。明主為法、齊來伸情、何媒何疑。上覺不問。所至汲引人才。在司農、使養歸鄉、必延接文士、咨詢僚屬、眾無倦容。政府有以拒咨明介者、公笑曰、容相以用人濟世、而乃避人避世乎。其風流幹眾與蕺山劉先生不同、以同歸于道。天啟時、蕺山直聲已震天下、而同里士大夫未有以真儒相推者、公每向人言、念臺今之孝帝。及崇禎五六年、又書劉先生當今第一人物。又數年、謂此老真大賢、要上信為清流、令乃知其無所不有。公之深思淵道、好學善下如此。於凡時論、必與君德時政相依切。論學術曰、孔孟之道自能刑人殺人、求須學申韓。少正卯之誅、原情按法、天下稱平。今有私關賣典加一等之論、則是有申韓、無孔孟。此等生心發政、最是害事。論良知曰、平天下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好君子、惡小人、無智愚皆然、正所謂不慮而知者。今乃為之說曰、君子無術、或亦誤事。小人人才、不妨姑試。則是作聰明非良知矣。思陵之受欺、公兩言盡之。叙事、諸長撰自辯官、取裁內閣。公初直講、用催科賦額箴切時政、體仁謂語意峭急、發政中書、往徒數四、公持不可。曰、啟沃自辯官事。此後峭急有甚此者、必爾、吾當自陳求罷。體仁銜之。時上意向公、進講無不稱旨。一日講說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體仁在側、公語直侵政府。上拂然、以手抵書案几端、仰首上視。公徐申求教、旁吐弘亮、舉筆容受焉。賦役已通、上御經筵講生財有大道。上疑公諷刺、詰曰、令國計匱艱、坐家為疾、何所措手。公對、聖明經權互用、臣書生、止知閭民之情、藏富于國。退亦不引謝。翌日、上謂閣臣曰、故事、講筵有問難而無指責、吟常之言是朕過也。公司計凡十閱月、解私寄來二十日即國變。著書數十種、代言、奏牘、講稿、兒易尤行于世。兒易者、分內外二儀。外儀墨守先儒、有因無創。內儀厭仲尼以眾三聖。又分之以兩編、以者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皆歸樂、革以治曆明時、全卦皆歸曆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同而重之卦占一辭耶、易所閑有為以發釋。自敘曰、漢人說經、古本經緯、以兒孫解象者。宋人棍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孫解象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子雲太玄、童烏共之。童烏、子雲九歲兒也。或以古文兒倪通用、因以姓稱倪易、誤矣。

《思復堂集》卷二

明儒碑傳集卷一百

毛晉　錢啓忠　談遷　張溥

來集之　朱之瑜　沈壽民　劉汋

隱湖毛君墓誌銘

兵興以來、海內雄俊君子不與刦灰俱燼者、豫章蕭伯玉、徐巨源、德州盧德水、華州郭胤伯。浮囊片紙、異世相存、各以身在相慰藉。不及十年、浚門之外、赴哭踵至。余乃喟然歎曰、古之老于鄉者、杖屨來往、在在東阡、在在北陌。今諸君子雖往矣、江鄉百里、雖脉近局、南村河渚之間、尚有人焉、吾猶不忠乎無徒也。少年問黄子子羽、毛子子晉、相繼捐館舍、咸請余半槨前、抗手訣別。嗟夫、陸平原年四十作歎逝賦、以淦悴意迮為感。今余老耄殘骽、慣為朋友送死、世咸指目、以為怪鳥惡物、而余亦不復敢以求友累人、所謂託末契于後生者、將安之乎。斯其可哀也已。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為鄉三老。而子晉奮起為儒、通明好古、强記博覽、不屑儷花鬬葉、爭妍削間。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者遠祖新安、近考餘姚、不復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雖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刲剝、使人不得見宇宙之大全。故于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他訪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輔其正學。于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而知其標準者或鮮矣。經史既竣、則有事于佛藏、軍持在戶、貝多濫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者有矣、其于內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并力、如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余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每思以經史舊學、朱黄油素之緒言、悉委付于子晉。子晉晚思入道、余觀箋注首楞般若、則又思刋落枝葉、迴向文字因緣、以從事于余。而今皆不可得矣。悠悠人世、可為與悲、豈但東阡北陌而已哉。子晉為人孝友恭謹、遲重不泄、交知滿天下、平生最受知者、故令應山楊忠烈公、所莊事者、繆布衣仲淳、張家宰金銘、蕭太常伯玉也。與人交不翁熱、撫王德操之孤、卹吳去塵、沈璧甫之亡、皆有終始。著書滿家、多未削稿。其子皆鏃礪耆學、能弄而讀之、異時有聞焉。子晉娶范氏、康氏、繼嚴氏。生五子、襄、褒、衮、表、展。襄、衮皆先卒。女四人。孫男女十一人。生于己亥歲之

正月五日，卒于巳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一。越三年辛丑十一月朔，葬于戈莊之祖塋。銘曰：

君爲舉子，提筆如虹。丁卯鎖院，試于學黌。明遠鹿譙，蟠龍正中。口啣珠齊，山字冠空。兩擔旁列，史右經東。明年改元，歲集辰龍。高山崔巍，觀象在崇。爰刻經史，敬嗣辟雍。泰鏡漢鼐，表應受終。脊誥既藏，竺墳似崇。玉牒縹筆，昱耀龍宮。封塵浩朕，噩夢衝衝。維兹吉夢，帝命克從。翠如頍如，有丘宛隆。文字海光，長貴柏松。

錢謙益撰《牧齋有學集》卷三一

朝議大夫奉勅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于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貴。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于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尚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豎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先生諱啟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埔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即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折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于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而中朝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正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熄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韙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國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寃。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聞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

講學，隨機指點，皆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真與，先生刻其集于寺中。憨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未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佾闇先後逮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饑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庄，流寇絣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註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一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三人，肅鏘、肅鋧，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珊。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劉山農、何心隱，皆嶔崎豪傑，乃弇洲毀爰書以爲傳，世遂拌擯。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禮認靜虛，劭直相與，水火醯醢盬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登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氣蕩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濤延，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已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會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而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凰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于時中原之師友盡矣，慷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諦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蠏鼠螢光。阜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廄，師友劍鋩。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彷惶。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黃宗羲撰（南雷文案）卷八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倖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遊荒，皇成烈帽，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

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得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推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誌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黃宗羲撰《南雷文案》卷八

張庶常傳

公諱溥，字天如，號西銘，遠近學者稱天如先生，南直太倉人也。兒時奇慧好學，如成人，日誦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扃戶下帷，上自皇古，下迄今茲，凡治亂興廢、賢愚是非，無不究厥理要。十九補諸生，聲聞藉甚。同邑吳公偉業從公受易，相期以天下事，志爲大儒，且不欲以科名羨人。與張公采尤稱合志同方，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造，凡經明行修之士，舉萃其中，士以不得與爲恥。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公好別白邪正，在中秘以臧否人物爲執政要人怒，要人思有以中之。公乞假歸，要人伺隙不得，乃指使東社黨，招里中豪猾，條事入疏，而蘇州司李某望風復訐公，爾已去官，由復社求下提學御史、巡撫、都御史勘議。議上，拂執政意，有旨切責，必欲根乃已。牽連六七年，而公以暴病卒。公死後，復有攻公希鍛獄者，再得嚴旨，責公及張公采各自陳。來具疏備述顛末，中云：聞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聞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避難弋，有慚圖金。

皆不出此。未且丑、命禪月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服官、俸廩入、悉節今歲給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艮足哀悼。疏上、上亦鑒昔生結社不過倡率文教、無他罪、宜勿問。後御史劉公懋訴、給事中姜公埰交章爲公訟冤、言公砥行方聞、所纂修經史有功典學、請悉徵遺籍備史館。奉旨如御史給事言、尋屬提學御史呈進、天下傳而頌之。公事親孝、既長、依母若孺子。兄弟愛極天倫。親賢下士、赴義行仁、孜孜不倦。嘗生徒承負才夭、公抱其遺孤歸、撫爲子、周恤備至。蒙師劉張溪殁于水、公爲營葬、歲恤其妻子。何孝廉南森、杜刑部麟徵、曾憲副三用、許給諫國榮、殁時皆以孤托公、展經紀其家。居鄉亟求民瘼、汲汲布惠。吳水圖、舟子多稱官關于雄、公禁不許。所爲文融洽經史、高出西漢。詩皆三唐風格。嘗言昔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者備顧問、奏對三雍、爲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化。功則爲社稷臣、勒錦旂常、否者表章六經、裁量子史、俾後學有所依傚、稽默亦不在撻伐下。言則寇豸朝陛、屏鈇指佞、言行道亦行、否者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比于龍門扶風。其立志宏遠類此。所著有七錄齋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詩書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五體、漢魏百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論曰：予髮未覆額、即誦張先生制舉義、顧以未得御元禮、識荊州爲恨。然予獲侍教公夫子、猶之乎親見天如先生也。讀先生之遺書、上追典謨、下斥齊梁、豈非一代宗工乎。乃以才高見忌、一仕即止。卒之道垂宇內、名動天子、是豈曲學小儒所得幾其萬一哉。先生于是乎不朽矣。

鄒漪撰（啓禎野乘）卷七

故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中來君墓碑銘

君諱集之，字元成。曾祖日升，以嘉靖甲午舉人官雲南師宗州知州，有文名。而君繼之，早歲通經，稍長即能以詩古文詞爭雄藝林，而阨于童試。崇禎六年，始以附學改學生廩食高等。八年，禮臣請特科舉天下士，每學取廩食高等者，設兩場試，分經義論策，硃其書與鄉試埒，而君舉第一，貢之南京國子監。領己卯鄉薦，庚辰成進士。時房官陳函輝能文，同房所收皆一時名下士，聲大噪，而館選數阸，擢之，改南京安慶府推官。會天下多故，獻賊破蘄黃，流及旁郡，沿江烽火接安慶。君力搘柱之，晝營儲峙，夜率伍伯邏雉堞間。顧兵民雜糅，楚師防江者駐安慶營，日以芻茭不即給，糗糒闕然，洶洶懷亂心，而前後撫軍擁幕府自大，鮮所獻替。君獨竭忠誠以告，陰為調劑，得遂所陳請，以故羈縻之。雖賊三薄城，而得以不壞。方是時，二京臺省聞君名，疏記其所為，爭起薦之，章凡十數上，而畿輔踵寇留不下。乃以壬午鄉試充南京同考官，薦成濬等凡九人。平賊鎮帥者寧南侯左良玉也。遇賊湖湘間不利，且匱餉，大掠而東，舳艫銜于江，聲言勤王師，所至讙譟不可測。君駕舟見良玉，良玉掫捏具踊屣出挨，嘖嘖稱君為推官有名，握手深結納。由是下江悉無恙。既而賊犯闕，事棘，南京拒賊者取君為兵科，君不就。先是，督馬士英以抬永城賊募兵黔南，道徽州，兵饑，剽食于婺源村民，民拒且鬬，殺傷黔南兵。士英大怒，將檄君往治，欲以亂民律掩殺，而君撫諭之，覆言民殺劫人賊，非殺兵，無罪宜勿問。士英心恨之，而外憚其直，顧無如何也。至是，君取名而士英方以故督入柄政，反言君可用，署以兵科，將欲收之為私人，而君恥不附，遽改兵科為兵部，後以他臣薦，仍改兵科，且並進太常少卿，而王師已南下矣。初，君父舜和公亦廩食于學，課君及君弟于儀湖之濱。君嘗過念之曰：此先公授書處也。至是髡髮匿湖濱，以著書自娛，購古今載籍，弃其中，日與客

論文及古今興喪得失兼近代掌故與夫身之所聞見者。燃薪繼晷。娓娓不能已。四方請敎者踵趾相錯。共稱爲倘湖先生。明制輕武士。遇戎衣輙嫚易之。視若廝隸。即季世用兵。稍稍敢自桀。而終壓于制。不得遂。方君爲推官時。安慶帥馬君投糧儲道以名刺。以爲鎭將與參政可平行也。參政責易板。不報。既而參政驟開府巡撫其地。乃修宿憾。將置帥于法。而君力解之。且薦用焉。至是帥歸命略地江東。世祖皇帝嘉其能。賜之以名。且令提督江南兵。開牙吳淞。于是擇使拜書幣乞君。況臨。君以角巾往。開轅迎君。饗于堂。滕地行酒。臚列山海不可識。人以爲此國士之報云。康熙十七年。上開博學鴻儒科。召天下才學官人可備著作顧問之選者。撫軍以君應。君辭之。且曰。吾年七十餘。已傴矣。尚能爲成君作衣補耶。康熙乙卯。君自爲誌銘。以爲他人莫能言。且多諛也。越八年壬戌。君始卒。又三年。其四子燕雯以己酉舉人赴公車門。值予直史館。闡分明史文苑傳。得君名已起草去。燕雯適詣予。具言寃門之石。先公已自銘之矣。惟是嘉謚未盡。學者將勒文于饗醴之版。比之顔光祿之碑靖節。此非先生文不足重。亦惟是先生與先公爲忘年交。文章親昵。足徵信勿諛。予曰諾。又十年。乃始爲此。君所著書目備載明史經籍志。其在經曰讀易隅通。曰易圖親見。曰卦義一得。曰春秋志在。曰四傳權衡。在籍曰倘湖文案。曰南行偶筆。曰南行載筆。曰倘湖近刻。曰倘湖詩餘。在雜著曰樵書初編。曰樵書二編。曰茗餘錄。君嘗曰。讀易隅通者。一隅之通也。然予是時方嬰城。藏燈木樵。每從塹隅旁通之。自爲誌曰。予所著有其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案兩紗、三疊。史志皆不載。以雜劇故也。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于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于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幛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爲

詩、賁與賊易覩也。夫通塞之難遇如此。子六人、皆以文名、其劉氏補誌、茲不載。銘曰、

君功在一方、而名垂四涯、其文可傳者、則藏之倘湖之湄。誌而銘、君自為之、遺言數事不可既、于是乎有墓旁之碑。然而遲之以至于今、曰非訣墓辭。

毛奇齡撰　《西河集》卷八五

朱　先生傳 衞任

朱之瑜、字魯嶼、號舜水、餘姚諸生、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崇禎十七年、特徵不就。弘光一年、復徵不就。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方國安軍、復不拜、被劾、避于舟山。永曆五年　兵屠城、肯堂等死之。瑜知事既去、豫避日本、移交趾、復還舟山、尋將之越南、而風不利、再至日本、又還舟山。其指欲乞外援、以圖光復、乃三至日本、而援兵竟不可得、于是復至越南。[illegible]十二年、鄭成功將大舉、招至廈門。瑜見其將吏寓紳皆佻達屏禮、知大事難成、居其營中、舳艫日接、避不相見。事後寄書規之曰、六月七八日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晨克城、　斷臍折股、馬蹶傷斃、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縛、遠近歡躍、聲動天地。　扼江而守、列礮如星、馬玉擐甲直衝、一鼓登陴、　騎所稱獷悍驍雄者殲夷殆盡。大　管效忠最為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二十三日、鎮江內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潘甃似謂　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八九日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剛愎貪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光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而一敗至此、雖死何足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陽、廬、鳳、萬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繹、送印內款、懼於後期。

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豈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爲功，直唾手間耳。幸總督忠靖伯陳燦老成持重，鎮定周詳，提督馬玉雄豪激烈吐氣吞　。況復謙雅和衷，剛柔相濟，分陝猶興，文武同心，豈不足以復高皇哉。[illegible]其慎惜金陵之役，責備延平，噫夫，詞志之悲峻也。當是時，既蕩定禹域，瑜義不媚　四至日本，遂終身焉。永曆十三年也。初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最善瑜，及討　戰死，實八月十五日。瑜聞之，於邑爲文祭之。自是每歲中秋必杜門廢節。[illegible]居恆窮困，柳河安東守約師事之，贈半祿，久之水藩主德川光國聘爲賓師，寵待孔厚，歲致饒裕，然儉節無所費，遂儲三千餘金。嘗歎曰：吾老矣，金多奈何。然移用中國，則事濟矣。臨卒，盡內于水戶庫。東邦君子若源白石之儔，皆謂其儉蓄餘財，志謀義舉，常有恢復中原之圖，然而時機牾，至齎憤以殁，可閔也已。子二，長大成，字集之，次大咸，字咸一，皆殉節先瑜卒。明亡後十六年，大成子毓仁，嘉瑜義，至長崎，時幕府禁內外人不得見而歸。光國纂其遺文，都二十有八卷，今版尙藏于水戶彰考館云。

《碑傳集補》卷三五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制，臣以尊備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雖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聯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峰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蠹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解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不摧。即使兩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恐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授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憐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洗事，非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懼恐得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道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

進。耕巖乃疑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嘗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辯之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為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為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承，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嘯，不妄言笑。為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諸詒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與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昆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屑意經生之業，與剛鹿溪掩關茅山，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揮凶。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書條陳鼓爝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為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為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蕨薇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窮無以明志。郡守吳元

錫曾寄十金，耕巖寺不欲受，度置壁中，三年塵漸，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而使倘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間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川闊半塹。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為臨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截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二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問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淶、棪、榆、鑑、埏、逢。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延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龍諸孤為追貸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疏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廢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任姑蔑，與鄉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踰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

年不通只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眞契也。先生之子逸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然和淚而銘曰：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劾似道之凶。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黃宗羲撰《南雷文案》卷八

劉伯繩先生墓誌銘 丙午

劉伯繩先生將葬，其子求予銘其墓。噫，夫道之難明也，數百年而生一人焉。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標示宗旨，繭絲牛毛，亦可謂嚴矣。乃入耳過口，輒焉失之，源遠流分，同出一先生之門，而不啻楚越之相遠。即以明儒論之，康齋之學，出而爲白沙、爲敬齋，爲一齋，而主敬之宗旨裂。陽明之學分而爲東浙，爲淮南，爲江右，而致良知之宗旨裂。然則墨守師說者，豈不爲難哉。嘗予劉子講學之將，吾越之承風接響者，以想像爲本體，權謀爲作用，子劉子之言格於浸淫之僻說而不相下。先生憂之曰：此禪門種草，寧可移植於吾室乎。於是推擇王業洵、王毓蓍及予等十數人者，進之爲弟子。諸弟子進而受子劉子之教，有未達者，退而私於先生，未嘗不冰釋也。許元溥、孟宏疑儒釋體一而用殊，先生曰：吾儒之言體也至善，由是而發之，其宰於身也，在觀謂之明，在聽謂之聰，在言謂之忠，在動謂之敬，其宰於人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其達於上下也，則民之胞，物之與，乾稱父，坤稱母也。有至善之體，自有至善之用，吾儒之體用不可分也。佛氏之言體也無善，由是而發之，無所謂視聽言動也，又何有聰明忠敬乎。無所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又何有仁義序別信乎。無所謂民物乾坤也，又何有胞與父母乎。有無善之體，自有無善之用，佛氏之體用亦不可分也。祁淵闕美問求仁，先生曰：天地之所以常運萬物之所以相生而不已者，止此春和之氣，循環而無端也。自其暢達而言之，則曰夏，自其收斂而言之，則曰秋，自其凝靜而言之，則曰冬，而總一春氣之卷舒，非截然分而爲四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爲人，則曰仁。自其裁制而言之，則曰義，自其節文而言之，則曰禮，自其明斷而言之，則曰智。而總一仁之周流，亦非截然分而爲四也。是故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義禮智也，而所以能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則仁之爲也。即或能宜事變矣，義其所義而非吾之所謂義。能制秩序矣，禮其所禮而非吾之所謂禮。能辨是非矣，智其所智而非吾之所謂智。何也，吾之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仁而言之也，舍仁而言之者，析之各得其分，而統之適完其仁也。是故儒者言求仁而不言求義禮智者此也。當是時，問學者雲擁其門，雖所得各有淺深，而山陰慎獨宗旨暴白於天下，不爲越中之舊說所亂者，先生有摧陷廓清之功焉。子劉子既沒，宗旨復裂。海寧陳確乾初以大學有古本，有改本，有石經，言人人殊，因言大學非聖經也。自來學問由正以入誠，未有由誠以入正者。孟子言求放心，夫子言志學，從心，其主敬功夫，從心始，不從意始。先生辨之曰：慎獨者，主敬之別名也。若在正心條下，則正心傳中當言下手功夫，乃獨於誠意傳中詳言之，



而正心傳中反不及者。蓋一誠意而心已正，身已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大畧聖賢言心有二端。語孟之言心也，合意知物而言者也。合意知物而言者，故不言誠意，而誠意在其中。如求放心，必有所以求之之道，操則存，其求之之道也，非卽誠意之慎獨乎。心之所之謂之志，非心卽志也。所之者意也。由志學而後能從心，非卽意誠而後心正乎。大學之言心也，分意知物而言者也。分意知物而言者，非外心以言意，卽心而指其最初之幾曰意。蓋必言意而心始有主宰，言誠而正始有實功也。兵火犇播，叢林之黠者網羅失職之士以張其敎。武進惲日初仲升，將嗣臨濟，先生謂之曰：古來賢士隱於禪者不少，有讀易者，有歌楚辭者，有汎舟賦詩者，其草者，豈不知業已圓頂方袍而故爲此狂激之態乎。蓋曰吾非眞禪也，聊以抒艱貞之志云耳。猶之趙岐、李燮避身傭保，非愛傭保之業也。今足下擲鼓白槌，欲嗣其法，則向之圓頂方袍者從其敎也，非有托而逃焉者。亦猶趙岐、李燮無故而羨心傭保，從其衣冠詩書之業也，不亦謬乎。仲升乃止。二十年以來，一輩學人悉皆凋謝。子劉子宗旨雖若滅若沒，先生之墨守，未嘗不爲田單之卽墨也。先生諱汋，姓劉氏，伯繩其字。家世具余所撰子劉子行狀。子劉子者，念臺先生諱宗周，先生之父也。年十餘歲，鉤黨禍起，避地武林僧舍，晝則隨衆傭作，夜分帷燈，禪板聲寂，發而讀書。侍子劉子處官舍中，門庭落然，不聞人聲。脫衆與樊，僮僕逃逸，先生方擁卷危坐自若也。用功過苦，遂至徹夜不能交睫。如是者數年，子劉子曰：此把捉之過也。久之而後平。子劉子野死，先生棄故業，踐荊棘於群虎之中，孤蹤萬山，歲餘復返。塞門謝隣右，莫窺其面。初，子劉子考定六經，發凡舉例，而未竟業。先生發篋陳書，究竟先志。監司郡縣舉其操行，下車請謁，先生了不容接，錮疾報聞。與王甫嶸、天錫遊息共學，天錫爲海道，欲申把臂，先生引范史覃周小泉之事以拒之，天錫嘆息而去。先生生於某年癸丑六月十日，卒於某年甲辰九月八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母章氏，贈夫人。配周氏，光祿寺少卿夢尹奠雒之女，先三月卒。子四人：茂、士林、長林、道林。女一人，適吳善禎。孫三人。先生既絕交息遊，左對孺人，右顧稚子，鬱鬱無可告語。余亦老屏空山，不相聞問，故其群經疑義，寅搜偶得，至逃儀禮鐘律，始與余往復，未幾而先生謝世矣。先生云亡，今而後山陰宗旨恐愈裂矣。執筆而自愧者久之。銘曰：

伯繩之學，廖解束縛，吾未知其所臻。㸃定名教，閉關絕津，蚍蜉蟻子，不容逃遁。殆陳同父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也耶。

黃宗羲撰 《南雷文案》卷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一十一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713
SS号=12315585
DX号=000007485843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